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三一冊目次

湛園未定稿六卷 （清）姜宸英撰 清雍正刻本 ○○一

古歡堂集三十六卷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 （清）田雯撰 清康熙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 二一四

湛園未定稿六卷

（清）姜宸英撰

清雍正刻本

湛園集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總論、已著錄。初編其文爲湛園未定稾、秦松齡韓菼皆爲序。後武進趙同敎摘爲西溟文鈔。此本爲黄叔琳所重編、凡八卷。宸英少習古文、年七十始得第。積學勤苦、用力頗深。集中有與洪虞鄰書、論兩浙十家古文事、謂兩浙自洪永以來三百餘年、不過王子充宋景濂方希直王陽明三四人。其餘謝方石茅鹿門徐文長等、僅具體而未醇。不應浙東西一水之間、一時至十人之多、不欲以身廁九人之列。蓋能不涉標榜之習、以求一時之名者。其文明皡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亦有以也。是集前二卷皆應酬之作、去取之間、未必得宸英本意、然梗概亦略具於斯矣。集末札記二卷、據鄭羽逵所作宸英小傳、本自單行。今亦別著於錄、不入是集焉。

慈谿姜西溟著

湛園未定藁

同學諸子較刻

序

余友慈谿姜子西溟負耿介之氣潔直自將與世鑿
偶獨好觀古人書每比次其行事而論其是非成敗
得失必準諸理辭盡而意沛若有餘其他所爲文字
俱不苟隨人高下古人即不可知近今作者未有能
或過之者也西溟少精舉子業屢躓有司愈不喜說
隨弋獲前年已有以其名上聞者會格於例旋報罷
故余嘗謂西溟習古近辭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
之數名達
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其一日之遇西溟聞之殊不以
介懷也日就余言古今文字有一定之的雖銖毫分
寸不可踰越若學者則務與年俱進與時俱變耳終
其身無得止法也以是益發憤欲盡屏人事并力以
從事此道會奉有纂修之
命治裝北上裒其前後著爲一集而中所芟汰者不下
十之三四集成將挈之以行余視其才力雄富而一
規於法擬古作者分量恢恢有餘地然猶自署爲未
定藁即其志可知矣
康熙二十年仲冬日梁谿同學弟秦松齡拜書

湛園未定藁序

長洲韓　菼譔

余識西溟先生三十餘年矣固未能盡知海内之賢豪黙數所及見以爲不可及無如先生者而所如之窮窮且久久益自彊益不讐亦無如先生蓋三十年間人事之變化多矣姑勿論貴遊子弟挾其聲勢氣力弋取功名意滿以去即窮老失志羈孤侘傺不平之士屢蹶久困塲屋中晚乃終得一當以不負其豪於平生者比比也而先生乃獨如故夫窮亦何病然至斯極矣先生負氣自高不肯浮湛俛仰豈亦有嫉而擠之者與迺輙相左如此可異也方徵博學鴻儒時廷臣得舉所知余亟欲以先生薦院長葉文敏公約同署名會公宣入　禁中待之兩月及余獨呈吏部已不及期矣睢州湯先生後主試浙中歎息語同事暗中好摸索勿誤失姜君竟亦不能得也自是之後每榜發諸公無不以失先生爲恨至乃名徹
聖主之知而冥冥之中卒或尼之與夫誦南山之句做逆旅之中者其不遇更奇而深足悲也然先生一不以介意益肆力於詩古文辭挾其高潔軼塵之骨韻而出入斟酌於古大家一句字之未安不輕出也久之自定其古文若干首猶名之曰未定稿問序於余余竊喟夫恃才睥睨意輕一切者多也銜官北面大兒老兵詎長風流徒資傫薄丁敬禮有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王文憲嘗出所作屬任彦昇改定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文章於道未爲不尊知之寸心侯諸來者豈易言定乎先生蓋孤詣入微而用心益細也其意直追古作者上下惟恐有豪釐鈌漏未滿之處其取精可謂奢而亦已貪矣造物之所予不能兩有而於才名尤靳焉成此虧彼其窮故宜即使遇亦未必不窮古之取上第爲朝官而以文章自名者其顛頓狼狽豈少哉嗟夫窮達何足言正悔不讀書耳如先生者足以樂而忘老矣

湛園未定藁目錄

卷之一

論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四大國論下

楚子文

楚子玉

續范增論

秦始皇

蘇秦

黃老

周亞夫

蕭望之

荀氏八龍

梁將王景仁

二氏論

擬藁

明史刑法志總論擬藁

明史刑法志論贖法擬藁 缺

大清一統志江防總論擬藁

大清一統志江防總論擬藁二 缺

大清一統志海防總論擬藁

日本朝貢始末 海防志擬藁

卷之二

序上

五七言詩選序

唐賢三昧集序

晉執政譜序

日下舊聞序

尊聞集序

滕笑集序

夏子詩序

餞別詩序

贈行詩序

吳虞升詩序

陳君詩序

一研齋詩序

文選類鈔序

張子制義序

賀歸娶詩序

廣陵倡和詩序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友棠詩刻小序
王給諫詩序
櫻桃軒集序
劉子詩文集序
嚴蓀友詩序
過嶺詩集序
黃子自譜序
翁山詩外序 缺
十峰詩刻序
健松齋詩序
無題集韻詩序
高舍人蔬香集序
奇零草序
鄒君針灸書序
志壑堂集序
詩義刻序
願息齋詩序
初蓉閣詩序
松溪詩序
馮孟勉詩集序 缺
誥贈中憲大夫沈公崇祀鄉賢詩序
孫朗仲詩序 缺
州泉積善錄序
周子詩序
陳常謙之任安邑詩序
韓子集序
奕譜序
李蒼存詩序

卷之三

序下

贈徐順德序 缺
贈翁祭酒還少詹事序
贈汪檢討出使琉球序
贈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贈李編修出守臨江序
別葉編修序
送陳紫叔遊永康序

送徐道積序
送馮子序
送王子序
贈董君序
送鄭庶常請假歸省序
送王白民隱君南歸序
贈永樂寺僧序
壽序
誥封都憲陳太公壽讌序
誥封都憲陳太公八十榮壽序代壬戌進士
送申學使赴任過里為茅太夫人壽序
冢宰陳公五十壽序
贈定海薛五玉五十壽序
送姚子南歸為其母夫人壽序
顏母朱太宜人壽讌序
徐母李孺人壽序
宋僉憲壽序
贈董子為其母夫人壽序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壽讌序
馮君壽序
王母申太君壽序
三叔母林太夫人壽序
卷之四
記
劉孝子尋親記
蘭溪重脩尊經閣記
狄梁公廟記
重脩嘉善縣署記
惠山秦園記
雲起樓記
敦好齋記
持敬堂記
蒡園記
五國圖記
拙閒堂藏硯記
十二硯齋記
小有堂記
汪春坊讀書圖記
思硯齋記
停舟書屋記

貞靖祠雙松記
遠悔堂記 缺
東軒記 缺
書啓
與友人書
投張閣學書
寄葉學士書
與鄭參政書
與萬充宗書
與馮元公書
投所知詩啓
卷之五
題跋 書後 辨 說 論 議 贊 記
雜著
臨鍾太傅四表跋後
題潛溪集謝皐羽傳後
困學記題辭
題南齊旌表華孝子小像 詩附
題金輿安卷子 缺
題程君卷後
題傳經堂贈言
歸太僕未刻藁題辭
碧山堂鬪酒詩跋
唐刻石蘭亭二種記後
求志軒集題辭
題蔣君長短句
題帖類藁 缺
書儒林傳
書左雄察舉議
書嵇叔夜傳
書郭元振傳
書史記衛霍傳
書張耒丙吉論
書王倫傳後
書春秋列國指掌圖
書呂氏春秋
讀孔子世家
釋輿必有合辨
辨吳氏論不喪出母
鼻亭辨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誣
辨戴記二條
友說贈許子肖草
程處士篆刻說
菊隱說
錢黃兩家合葬說
論詩樂
與子姪論讀書
論王風
嚴父配天議
漢壽亭侯像贊 并序
方先生像贊
記周孝廉兩世改葬事
雜著各條
碑文
京口義度贍產碑文
傳
謝工部傳
新城王方伯傳
匡廬先生傳 跋
董公傳
李節母丘太孺人傳
家傳
先叅議贈太僕公傳略
先太常公傳略
先戶部公傳略 跋
先贈文林公傳略 跋
贈太孺人先母述略 跋
賦
帝城積雪賦
玉河春柳賦
卷之六
墓誌銘　墓表碣　行狀　碑陰
文學邵君墓誌銘
前御史何公合葬墓誌銘
江南布政使司叅議前戶部侍郎櫟園周公墓誌銘
學憲敬道事監察御史任公墓誌銘
文學馮君墓誌銘
太學生謝君墓誌銘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張公墓誌銘
明經李君墓誌銘
桂林知府翁君合葬墓誌銘
安城楊君墓誌銘
周節婦墓誌銘
戶科掌印給事中黄湄王公墓表
贈奉直大夫張君墓表
旌表節烈湯母趙恭人墓表
文學李君墓碣
濂兒權厝志跋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沈公行狀
光祿卿龔公墓碑陰

誄

故徽州知府前工部郎中復齋秦公誄

文

數賊文

祭文

祭慎詒馮公文
祭大學士徐公文
祭謝時逢太學文代
祭仲弟次公文代
祭濂兒文
祭凌氏姊文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

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名會而卿至侯伯見誅而罪已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為專然人臣而操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為常者哉齊桓公沒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所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讋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

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既去驟然顛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荊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強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諸之而中國之諸侯非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厲西連於晉南結於吳乎聯之問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

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久長者以其為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尤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搆釁見於春秋至十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嗷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崤函之固廻翔孰視而不敢以

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于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尸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紬川尸體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寧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尸翟自處而法度紀綱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緜緜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窋失官竄於戎翟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于牢舉匏爵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代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即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

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櫜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囂囂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示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春秋四大國論下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既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禀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治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爲治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因之有強臣如身之有痞疾齊晉之君不知治之而聽其塊然於肘腋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既發而

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反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于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蔿掩爲司馬使具賦數甲兵既

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鬬椒俱嘗爲難於國中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滅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既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請亂於內而強臣不得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申公鬬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即發其縣之賦以征討于境外救鄀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陰地之役

司馬販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雖是也齊晉大夫之有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渠丘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強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寧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于朝蓮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

而骨肉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亾之立至而詠疵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容乎秦公子鍼出奔于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忧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剷强臣而欲巳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强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天下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爲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楚子文論

大臣之患不在于强直果遂任怨生事而在于儒懦迂緩名爲醖藉而其實持祿苟容之人漢之初用申屠嘉周亞夫可謂戇矣而天下卒以治至于元成之際任匡衡張禹孔光之徒以爲相卒至釀成衰亂大盜乘之遂以移國葢持祿苟容者皆逡愞避事其禍陰中于國家而言者欲舉之則無過可指任事之人日夜揣摩利害以身當其艱能使一國之紀綱風俗翕然振動而不可散然及其討左事敗而其罪常至于可殺夫與其用一可殺之臣罪歸舉者則孰若姑取一切無所短長之人而進之利可分功而謗亦不及于巳歷觀自古國家之委靡潰敗浸淫而不悟者有不以此也夫左氏傳楚令尹子文使得臣爲令尹蔿呂臣曰子如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余讀之而歎曰嗟乎子文之言失矣夫令尹楚相也相之任所以統攝百官贊理弘化非其人莫得居之而豈賞功之職哉及子玉死蔿呂臣實爲令尹左氏曰奉巳而巳不在民矣葢惜子玉之亾而信子文之非失舉也然後歎子文之心非左氏其孰知之也當是時齊晉迭强楚威幾頓

矣子文唯以奉巳䘵䘵者之不足以託國以支齊晉而制諸侯之勢而子玉剛愎又非執政之器然而一時之人才寔無出其右者則以權舉之可也特其暴貴任事慮不足以服衆故因其伐陳取焦夷而遂而授之以政而託之以功賞所以厭衆人之心而明呂臣之不足以深言也其後又使之治兵于蔿俾得斬斷于國中以重其權而國人始曉然于子文之意矣蔿賈者姦人也其言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夫子文能知越椒之狼子野心于始生之時豈不能知子玉于執政之日必待稚子而後决哉蓋剛而無禮子文之所知也子文以爲剛而無禮者之不足以易庸庸者之禍深也故寧棄其短而用之子玉之死晉侯聞之而喜可知也故當時之知子玉者子文與晉侯也向使成王于此能如秦之用孟明晉之用荀林父俾之復位脩政息民以待其隙并力而再舉則晉楚勝負或未可定當城濮之敗績也左師既潰而子玉猶能力收其卒全軍于奔北之餘安在三百乘之不能以入哉傳記鬬般爲令尹蔿賈譖而殺之乘機以取司馬其處心積慮欲阻撓有功之臣而奪之位者非一日矣故子玉憤憤于一戰願以閒執讒慝之口蓋謂蔿賈也然則子玉之敗亦蔿賈有以激之也已嗚呼自古人才之難得也用一人而人得而撓之則功不可以成子產之得有爲于鄭也以子皮力持於上而後強族不偪子玉之不終天也卽使子文聽聞者之言而廢子玉不用楚固不至于大敗然苐取䘵䘵奉巳如呂臣者而委之社稷之事將百姓何望哉才臣之取敗其禍在一時庸臣得志而潛潰其國家其禍乃見于數世之後漢匡衡張禹孔光之徒是巳大臣之用心固不可以目前之成敗論也

楚子玉論

濟臺滅明濟河中流有蛟挾舟求璧滅明斬蛟投其璧於河君子之於人也不可以威怵不可以利誘故誘遇異物怪類而可以威怵利誘焉則亦不足為君子矣楚子玉為瓊弁玉纓與晉將戰於城濮夢河神求之不與榮季諫不聽戰竟敗時人以為歸咎而左氏傳之是何諫者之愚而左氏之好怪也子玉之敗以剛而無禮不由河神使子玉巽順以處已廣益以集國事雖不與河瓊弁玉纓何害若猶是剛而無禮者拂衆犯難衆實怨之於河神奚有為榮季之諫當

謂其不徇衆不班師不當咎其不與河瓊弁玉纓也木有四瀆王者以禮秩祀之次於五嶽享王者之祀蒞晉之境許人土地威福自擅不忠啗人以利以貪其所愛不廉挾私敗成殘民以逞不仁不忠不廉不仁是謂淫祀子玉違淫祀者不聞其以違諫子玉不與河瓊弁玉纓可不謂之守正乎守正而見譏為善者滋懼矣晉文公聞子玉死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夫子玉晉文之所懼也豈能縮惡為河神下哉楚昭王有疾卜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卒不祭而死孔子曰知道哉君子不言禍福而禍福之來有適與其事相值者好事者遂從而實之嗚呼其亦昧於道也甚矣

續范增論

夏商之季其君無道而湯武誅之以臣弑君而不謂之簒取其天下而居之而不謂之貪何哉其故在於順人心而已夫天立君以爲天下也彼斬刈其民惟恐不勝而吾出死力以除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則亦安然以爲爾之君已矣二世之惡浮於桀紂關東之師正於湯武於此之時而有能顯暴其罪於天下奮不顧危如夏商之季之所以誅其君而弔其民者雖爲之君可也惜乎項氏有取天下之資而范增以其計誤之也方項梁與羽謀殺會稽守西鄉渡江以

會諸侯之師約共亡秦非有所稟命而行也以項氏之世將聞於天下非如他之所謂暴受大名不祥者也當此豪傑並起智略輻輳之際角帝而帝角王而王風起塵涌以爭勝於鋒鏑之下者何可勝數增也以七十之布衣與羽相遇抵掌而談當世之務不乘此時導羽以收拾人心延攬謀士急伸大義於天下而特勸之以扶立義帝提敎督之手加之十數強悍諸侯之上增以爲非此不足以制秦之命乎夫無故而奉一無功之匹夫甘心以爲之臣而不辭雖聖賢有所不能增以羽爲終能臣事之乎推增之心不過謂藉其虛聲可以速致天下耳不知懷王以變詐客死楚人特憐之而非有德於天下也使天下樂秦頹爲之死雖百義帝何益不然秦之當亡誰不知之天下方皇皇焉欲得吾以君之而又何有乎無功之匹夫取其昏庸殘孽相率而爲之下乎且增亦未聞天下之大義也夫旣一日而爲我之君矣則其勢不可以復臣非勢不可理不安也彼范增者徒曰擊夫廣勝之事詐稱扶蘇足以鼓動天下之視聽而不顧其後之將有所不安夫卽使其後之幸而獲成也亦不過如莽操懿裕之故事名爲揖遜而其實足以謫厲

於天下及其不成則相尋於廣勝之餘轍而已嗚呼此山林草竊之見亦眉王郎之所以踵死而不悟者孰謂好奇計者而竟出於此耶議者曰羽之失在不先赴關中而急救趙俾沛公得因之以取天下是殆不然羽之救趙義帝之命也羽安得而違之乎帝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顧獨遣沛公而令羽救趙以後約絕之使不得終王關中此其見弑之由也蓋權有所制則其勢自有所不得伸而其計將有所變顧其使羽負惡名於天下者增也若夫沛公旣轉戰以及關中矣此焚宮所謂勞苦而功高者而增也於羽之

焚燒咸陽誅戮子嬰天下成敗之關孰大於此乃卒不聞一言以爭而惓惓於擊殺沛公爲事一沛公可殺諸侯之謀士如雲秦民之思漢日甚增能悉制之無一反耶亦可謂愚而拙於計矣夫沛公義帝之所遣也苟可以成項王之事者增猶將不顧其不義而欲殺之何有於卿子冠軍議者謂殺卿子冠軍者是弑義帝之漸也不知此亦增之謀也增之去羽不於羽弑義帝之時而於羽受漢間之日羽之疑增亦不於義帝未弑之前而於漢間既行之後然則義帝之死增亦與有力焉況增之食漢以名也非一日矣彼

義帝者亦幸而見弑於楚以死耳使其不死以及於漢之將王漢將安所處乎度終臣事之不能也計無過封爲大國名爲不臣拱手揖讓以代之君其去九江之利刃一間耳而縞素以從天下卒使漢之得委罪於楚者增之謀實爲之也或曰漢王長者必不爲此是又不然人情之重孰如父子方羽之與漢王臨廣武而軍而置太公於鼎上也其危不容以毫髮而漢王且從容而謂分我以杯羹夫其親之不恤而何有於君哉吾故曰增之食漢以名也夫楚得增而亡漢用子房終以幾濟亦其謀之有善有不善也初楚

圍漢滎陽或勸漢王立六國後撓楚權賴子房諫以止卒消諸侯牽制之患者子房之力也其後光武肘掣於更始耿弇諸將勸之早絕而河北之功成明太祖初設韓林兒座劉基獨罵不拜曰此豎兒安足奉太祖從之而金陵之鼎建彼數臣者豈樂導其主以寡恩哉蓋誠有見於帝王光明磊落之業應爲可居之功而不屑爲山林草竊之計以徼倖於一時之便故烈光於前世名炳於竹帛唐高祖不知此義起兵太原以誅楊廣湯武之業也其事本順而終於代王之禪致唐祚不得正其始此則謀臣劉文靜輩不學

之過爲可惜也項羽殘暴失人心無終得天下之理要之范增者所謂無謀之甚者也考增事羽終始無可稱述唯勸立楚後與日謀殺沛公而已而其計皆不足以有成增不去羽亦必亡增之不得爲人傑明矣

秦始皇論

人之所由存者神明也其亡者神明去也斯則形骸之不能爲人存亡也審矣彼秦始皇之求神於海上以爲仙人不死之藥可立就而安期羨門之屬可招手致也吾怪其求之如此其至然竟隕沙丘爲世無神仙不死者夫其治徒驪山上具天文下錮三泉聚百萬家養生送死之具以照狐兎於泉下則可謂至愚者矣夫吾骨已朽矣而此纍纍者獨何爲哉盍彼方以塊然能飲食之軀爲可以致長生後天地者故淩居宮中極土木之麗美人鐘鼓之奉如雉之護尾

雀之守翠不知其有木不濡而火不熱者在也斯盧生徐市之徒得因而市其利趙高胡亥之謀已成於外螻蟻已思穴其臟腹腎胃而猶以形骸爲性命之所寓也因循不悟以至於死然猶且戀之徒滿藏而瘞焉不謂之大惑與老氏曰吾之所患以吾有身故君子後其身而身存愛其所患內其所外指路人以爲之手足誠又惑之惑也故神明之於形骸也祭祀之於芻狗也存則藉其用去則委諸地而已漢文帝終身節儉遺詔薄葬史傳其嗜黃老家言此始皇之不得爲黃老歟

此予二十歲前作前幅數行稍學魏晉人語以其不類聊删而存之

蘇秦

蘇秦張儀皆天下之辯士也然秦嘗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說趙王相約從親以擅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窺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也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非從師横故皆不可以並立於諸侯之國龐涓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

者可謂工於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暴秦過惡爲天下笑非儀負秦直說士之常態也則孰與久要以成其業哉

黃老論

漢自曹參爲齊相奉蓋公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其後相漢遂遵其術以治天下一時上下化之及於再世文帝爲天子竇太后爲天下母一切所以爲治無不本于黃老極其效至於移風易俗民氣素朴海內刑措而石奮汲黯直不疑司馬談田叔王生樂鉅公劉辟彊父子之徒所以修身齊家治官蒞民者非黃老無法也蓋漢當秦焚書之後詩書放失其一時之人心志耳目蕩焉無所寄而黃老之教不言而躬行縉紳先生之所以口傳而心授者所在皆是則乘其

隙而用之以施於極亂思治之後故其致理之盛幾及於古淳悶之化余攷班氏書爲黃帝書者幾家爲老子書者幾家大抵皆出於漢初人所爲所謂莊周者僃道書之一家而已太史公書雖老莊申韓並傳不聞有以莊子配老氏者古今人表僅次周於第六等中下之列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蓋老子之教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而其旨卒歸於治天下莊子者徒樂爲猖狂恣肆無涯涘之說以自放其意而已覩其人雖有聖人者出將不爲用也而魏晉間之樂縱誕者必曰老莊習其猖狂自恣無涯涘之說欲卑

之以移易夫天下則天下幾何其不亂且亾矣而老氏之弊豈至是哉漢武帝表章六經羣書並出黃老之教漸微然儒者曲學阿世文士浮薄無用在朝之臣僅有一董仲舒能明王道而不能用漢治亦愈衰於前豈孔子之教不如老氏哉老氏得其傳孔子之教失其傳故也自孟子歿後數百年而得一董子又千餘年而後宋之諸大儒出焉發明理學體用微顯之要然後世始曉然知儒者之學內足以治其身心外足以開物成務以致乎天下國家之用而卒不知所以用也則孔子之道之得傳于世其亦難矣

周亞夫論

通鑑不載劇孟事故明其意

劇孟特一博徒之雄耳吳楚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得劇孟喜曰吾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已恃之隱若一敵國此言詐也戰國時齊田單與燕戰自言天與我神師求之軍中有一小卒妄言我乃是單即東鄉事之以令於軍中敵人聞之皆以為燕得神師也此兵家所謂詭道也亞夫提孤軍入梁郊七國連橫之師正銳當此之時天下洶洶向背未有所定然其衆烏合易搖也而劇孟方以任俠聞天下故誇七國以劇孟而疑天下以七國之無能為所以亂其謀而解其勢嗟夫亞夫雖倔彊人其用兵頗多奇計能制敵所不及料故卒能困吳敗楚飢其軍而叛散之走吳王而斬之東越豈彼博徒者之足係其輕重哉方七國之兵起也在漢則有若鄧都尉料敵之神在吳則有若鄒枚見機之早臨敵決勝則張韓弓高灌夫欒布任安之輩或在梁軍或蒞漢將莫不併智協力以成大功而劇孟碌碌其間漢賞亦不及異時亞夫上功之餘亦不聞有所薦揚也其不足為輕重明矣故愚以為亞夫之喜

得劉孟也足齊奉小卒之智也

蕭望之論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以來社稷之臣予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嫉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稷之臣不如是也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而高者帝之肺附之親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復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於相而終不能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為主於內也史高雖與恭顯相表裏然為腹心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去則史高者一豢養之具臣耳何足患哉為望之計莫若深交史氏而無與之爭使辯士遊說其間設疑而多為之間則其黨可離而恭顯可逐也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帝未聞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幾而共所排擯者乃在肘腋之間此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為疏離骨肉專權樹勢也（二語用望之獄詞）況元帝闇主哉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口實者望之也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在宣帝之世宣帝任用法律寵二人以為中書令樞機之重歸於宦豎昔蓋寬饒嘗知以此為患矣以其地疎而言訐故終於不納望之為宣帝敬信大

臣則當力陳履霜之戒請選中書之選更置士人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可也既不能防患於未萌之先而徒欲強制於橫决之後固且不可况宣帝以法律任恭顯而望之先以法律佐宣帝則豈唯不能去之抑且教之使用也何以言之嘗考宣帝之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而獄成於望之之手者有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後去左馮翊惡韓延壽之聲名出已上因劾韓延壽二獄詞之上史皆云天子惡之惡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蓋其文致之巧有以深中其忌矣夫其果於用恭顯而不疑者以此哉吾觀望之量狹而好前以霍光輕已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已右則短丙吉焉奉世斬莎車王大功也而止其封爵張敞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之使抑鬱以死夫張敞與廣漢延壽奉世之數臣者皆鑑幹忠正有力之人也望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能保全善類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計已大失至於傾仄乃反恃一險邪讒諂之鄭朋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除君側之惡豈不悖哉大臣當國如望之之所遇不可勝數欲治小人則當先散其黨欲小人不爲害則莫若內摘

其君子之交既不能用小人以外披其腹心又不能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至禍發身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荀氏八龍論

東漢風俗重節義而有過於好名之弊故其毀譽多失實如荀氏八龍俗人之稱也而至今以為美談故余不得不論之當時天下憤嫉宦官士大夫形迹一涉交關終身不齒而荀陳其尤也然陳寔弔張讓後儒譏之是矣史稱寔感讓故於黨錮之獄多所全宥夫君子之有行以制義也義所不在雖死不可易今不論其往弔之合義與否而但以多所全宥為寔功使諸君子者不同絕宦官清議不立風節不樹豈唯免患將富貴可立致然其如義何哉以枉道苟免者

為是則清心疾惡而禍及於親戚故舊者皆非與此虧義害道之甚者也荀緄畏憚宦官至娶中常侍唐衡女為子彧婦此中人以下稍知廉恥者所不為其見斥公論宜也而史則曰以彧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古今失身喪檢豈盡無才者間有以才高增毀者矣不聞才可掩惡也所以然者以荀陳名盛不敢議故也荀氏之最著者曰爽彧爽與蔡邕同受徵董卓生為三公匡正無聞沒後乃傳其與王允同謀誅卓益邕以無後故身名並毀荀氏之名譽重於天下故雖死而猶以美名附之列女傳載爽給嫁陰氏女女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至陰氏女閉門自縊死此事可謂喪心一女且不欲聽其完節豈肯出身除逆為烈丈夫之舉哉八龍中六人無所表見此二人者名位最顯顧其所就若此余故荀氏一門無忠於漢者悅為侍中依違曹氏充位而已攸彧皆操謀主為漢大害逮於顗勖之姦邪至於亡魏而亂晉甚矣然其初所以致名若此之盛者以李膺故也膺師友荀淑爽嘗以得御李君為幸致書膺稱自同所天當時膺名重天下故爽之名出而天下信之皆淑沒在膺前彧死在建安十七年年僅五十

三歲時膺死已四十餘年彧婚時已有才名則其年已長計緄與唐衡議婚及爽事卓皆在淑膺既亡之後自古附名之徒當正人氣盛亦能勉自矯飾以趨聲譽及事勢遷移師友凋謝而改行易節者多矣如緄爽之類可歎也然淑膺不死則緄爽敗露亦決不至是賢者之有功於名教至此不益可見哉淑兄子昱曇兄弟疾惡顯名在八俊中與竇武同謀誅中常侍竟與李膺俱死以此當八龍之稱斯無愧矣

梁將王景仁論

王景仁嘗爲楊行密將而救兗州斬朱全忠子友寧于陳全忠自鄆州還攻望見景仁指揮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後景仁以楊渥之攻奔吳越全忠遣人召之因間道歸梁全忠者唐季之羣盜耳然頗能用其術能羅豪傑得其歡心以景仁之屠殺其子而不怨反寵任之以爲大將可謂有英雄之風矣卒能脅制羣雄遂其逆謀非偶然也昔者田橫恥酈商之兄食其不忍與商比肩而事高帝吾獨怪景仁者親弑其君之子蒙恥而立于其朝於是乎喪

其羞惡之心盡矣且彼亦未審於利害之熟也何以明之夫將以氣爲主氣以心爲主氣之餒焉而欲其將之無怯不可得也心之不安焉而欲其氣之無餒亦不可得也若景仁自淮南歸梁之後終其身僅兩將兵一爲北面招討使帥梁精兵救趙與周德威戰大敗于柏鄉橫尸數千里一攻廬壽軍戰於霍山復敗走遂以亡梁觀其爲王師範力戰青州時召諸將飲酒飲已復戰左右顧盼氣吞強敵彼全忠者方且從高望見之而動容太息而豈料其後之摧折若此哉此無他殺其子而食其父之祿其心有所不安焉

則其氣之餒而不振無所往而不躓焉宜也昔廉頗嘗爲趙將矣已乃避讒之楚戰輒不利曰我思用趙人頗非宿怨于楚也一爲趙則利一爲楚則不利夫亦其氣餒而不振之故耶又況於蒙面事仇廉恥道喪而欲其立功蓋益難矣此禮所謂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而孔子以爲不可與于矍相之射者也五代之際其人才本不足論吾悲夫世之功名之士苟且解位自託于射鉤斬袪之遇而不知其卒無所成也孟子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今則尺亦不可直徒枉而已矣然且相率而爲之者何其不知悔也故因景仁之事表而出之爲世大戒

二氏論

朱子謂佛氏之書其徒採取老莊之旨爲之其後道家旣失其傳反竊取佛氏經教之最膚淺者爲道經譬如巨室子弟亡失其先世所遺珍寶乃從其人竊得缻釜甕之器誇之以爲已有由是言之佛與老雖異而其旨初不異也其說精矣然自東漢至宋未有分佛與老爲兩人者也袁宏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此佛教初入中國之言也而所謂清淨無爲者則老

氏之旨矣東漢楚王英傳晩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桓帝紀立黃老浮屠祠於宮中言黃老即門浮屠者明其爲教本一也至襄楷上書桓帝始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道經亦云老子入關之天竺化生維衛國王夫人晉顧歡夷夏論亦云又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其言閎怪誕然楷東漢人時佛教流傳中國尚未久其言當必可徵孔子思行先王之道於東夷老子悲周衰去之西域爲浮屠亦其類也而或者執所聞見以爲難信吾意老子出關之後其去留存沒當不至寂然無考使其

一無所傳述旣以屏棄老死長爲戎羌之鬼矣則孰與其以任下終也而自崎嶇於流沙萬里之外此何爲者太史公書言老子卽老萊子年百六十歲又云二百餘歲又疑爲太史儋夫老子一人耳一以爲李耳一以爲老萊子一以爲太史儋當其在中國時已難定其蹤跡如此則去之西域一變而爲浮屠亦理之無足疑者也孔子曰龍吾不知其所變化此爲深知老子者至其徒始竟而自私其教曰吾佛也彼老之徒方瞀然不能復名其師之說然後二氏之黨始判然其不可一矣予謂今之爲老之學者譬之老氏

之嫡子也爲佛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庶子也嫡失其世守而丐貸於庶子之家則今之道家之謂矣然而其本固一也猶可異者若今之儒家者流剽取釋氏虛無幻妄之言一舉而附之孔子講解傳習流染曼延是眞所謂竊人之餘以爲己寶而不知愧者也然而道家之惑以其先世之失傳耳至吾孔子之教五經六藝之文粲如日星之垂列江河之流衍蔽之而愈明淆之而愈清一舉正之斯昭昭然白黑分而邪正別矣是其寶固未嘗一日亡也舍其家千金之璧而羨人之瓦缶釜甕以爲美然且不惜穿穴而求得

之若今之儒者是二氏之徒之所竊笑者矣

擬論

明史刑法志總論擬稿

自漢承秦弊歷代刑典更革不一迄隋開皇間始博議群臣立有定制其最善者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而唐提因之高祖命裴寂等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爲書而一準乎禮以爲出入禮之所棄律之所收也故唐律爲萬世法程其後放軼於五代之際至宋始參用之然其時所重者勅而已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勅故其法時輕時重終宋之世無一定之律也金元以來類因事立法及其積久而綱維蕩然明興太祖詔定律令丞相李善長等上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悉遵唐舊帝從其言凡更律者三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其所以斟酌變通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革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至嚴也而後稍陵夷矣大約律法之漸失者其弊始於人不知律人不知律遂以律之不足以盡情偽之變也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滋而弊愈無窮自此以往一定於弘治再申嘉靖三酌議於萬曆不清其本而徒爲此紛

紀此如揚湯止沸勢不灼爛不止故舞文之吏從而
汨亂之其端不可究詰如[illegible]也不引律而反引
例矣梟示尤重也律無[illegible]為弃於國
中徒使高皇帝[illegible]後世是有司之過也
昔太祖定律特設[illegible]律令一條使內外風憲官考
校有司之不能[illegible]辭通曉者以違制論降級百工技
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者得免罪一次永樂十
年命進士諳法司理刑獄正統前監生教官諸項考
選御史者皆令各衙門問刑半年而後試之職成化
四年以辨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

又以刑部尚書董方言擇進士楊茂元等三十人於
刑部[illegible]主事缺即選補之弘治間馬文升為吏部
亦上言請勅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外三司督令
斷事理問并各府推官人習律一卷朝夕講讀不時
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氣時有雖勅行具
文而已由此奸吏舞法妄立人罪或希上官意指或
伺人主喜怒隨意比附鍛鍊周內抑如又順間欲陷
于謙王文之逆立外藩不得則曰有其意而已而于
王棄市矣弘治間以妖言坐斬劉概矣嘉靖間以詐
傳親王令旨殺楊繼盛矣以言大臣德政坐[illegible]

子罵父律坐游瑞矣執法如此欲天下之無冤死得
乎至如律有取自上裁及特旨斷罪[illegible]前處治者謂
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illegible]名[illegible]及
律無正文者設非謂天子可任情生殺之也其後元
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illegible]則任其兔脫矣或本
無死理而片紙付獄[illegible]曰莫須若世廟之於李默劉
為臣罵君例加等坐之[illegible]尤不經之甚者而所司不
聞執奏此弊自英憲以後無代無之祖宗三尺法非
天子[illegible]之乎蓋法者所以制刑之輕重者也人者
所以用法者也而君人者尤所以用人以共守祖宗

之法者也然而法果可以獨任哉書曰明於五刑以
弼五教期於予治言刑以輔[illegible]則教可作而治
可興也及觀太祖之設[illegible]然者其自謂
當元綱廢弛之[illegible]卜乃大任天下
皆民禮之以[illegible]得縛其[illegible]若勢豪致之
闕下所過阻者處以極刑[illegible]其民而抵所
縛者以法於[illegible]挑筋剔指[illegible]刑腕髡首鉤
腸之刑而各[illegible]衛所廨左[illegible]皮場吏又贓
至六十金者引至場梟首取其皮以待後任者設之
於坐以示警造清涼樓令校尉下瞰城中所見[illegible]

好蹴踘擲蒱六博不作業者輒捕至樓中水飲之久
之群相枕藉死二十三年以京民為逆不已在京之
民廢及一半遷於化外者亦一半太祖謂廢為殺也
其他徙邊實都墾田築城自贖及株連死者不可勝
數當其時朝野惴惴朝臣至以鴆染衣帶早訣妻子
入直或佯狂避職猶不得免其深切如此然亦時時
有所矜貸既為三誥示天下而犯者不止一日讀老
子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慨然興歎以徒刑之
無益也遂悉罷極刑令議獄一從寬厚又著祖訓首
言法外用刑此吾一時權宜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

後子孫為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
割之刑臣下有敢奏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
避處死豈非仁者之用心哉迹其所為疑於嚴刻然
恩而卒能享國長久海內晏如者以其忠厚之意有
子孫後世之取法者存也其他篇皆明著此所以[illegible]
峻復本大誥意劉故上言[illegible]
心交結近侍諸條[illegible]
宮巧言諫免脂避人心者亦斬蓋所以[illegible]也臣而防患於未然故
其後亦終無權姦專制之患及其弊也士大夫朝得
紱而暮繫囚者有之他或廷臣稍逆旨時予杖朝堂

不其愛惜廷辱不服獄駁御史臺不及彈劾擄掠所
加血肉糜爛上避殺諫之名下有屠身之慘至於堂
廉亡等士氣不立而廉耻道喪其所由來者有漸要
之詔獄之設為禍尤鉅行之二百餘年雖有哲后曾
莫知變馴至亡國悲夫故綜其大畧者之篇而以廠
衛終之廠無列傳故備列其[illegible]使有所考

江防總論擬稿大清一統志

岷江會衆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郢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撫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衆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戶出沒藏姦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狎風濤而負固者不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於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汛下至

南直圌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任守 互為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於是取民間之步舡充弓兵巡司保伍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柵比而鱗密矣 本朝一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議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并轄之於總督都御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於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為守也徒知其

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illegible]天時勢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創業之大[illegible]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為居重以上流為捍扼以全蜀為根柢蓋自京口而至秣陵是為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為荊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荊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請於淮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其說偉矣南唐罷潁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亟戰於淮上溫不敢渡江

而楊氏遂能以淮南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為唇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關[illegible]城絡吳人罷守石城杜預得以收江陵之捷晉陶[illegible]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得越漢沔以取[illegible]則襄陽與荊湖相與唇齒之效也然而根柢[illegible]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illegible]矣晉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滅宋皆先[illegible]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illegible]南渡未嘗得蜀[illegible]宴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苻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命令人預備舟[illegible]於蜀[illegible]入寇於

時劉[illegible]之軍順流而下劇賊之衆至於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開而後襄漢得爲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荆南）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所出之道六（涂中 江西 武昌 夏口 江陵 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六合 襄陽 永安 江陵 蘄春 廬江 廣陵 東海）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 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決勝於吳楚之間其始由和州渡采

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於境內乃溯流直上而西殪之於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創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於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筭之士無所得騁其間其視長江衣帶同漁人舟子之所以泳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紀涉之對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謂數處者

不過西陵荆州九江采石京口延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於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間劉齊之冦泝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鎮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殘燬同時群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烽火照於江南然皆自秦豫來也如是病有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而況即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蹊曲徑觸處成險雖節

節分營而於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寒者其規模宜廣其布置宜密故善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與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至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時偏安者苦於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救之患者此萬世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　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棊布於荆州江寧京口諸重鎮奇兵游兵巡江諸營或守禦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遥應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運指臂以

夜北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真日南珠璣孔翠異香文犀瑇瑁貨幣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於枕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荆楚秔稻連檣接艫而輸於天府散給吳越者若取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及雍萌芽塡塞錚漏圖大於其細制近於其遠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嘉靖以後懲於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汔於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江第二重門

戶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於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於門戶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臣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輯之　本朝順治間撫臣李日芃其有成書皆略載當時見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証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　本朝設官各訊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於大江源委亦詳著於篇

海防總論擬藁大清一統志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汔於無垠唯是東南縮波而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接吳越間至不得安枕而寢

皇帝御宇之十八載神謨潛運削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於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畧定其地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戢之易鱗介爲衣裳於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

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閩尋奪臺灣居之遊䑸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於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椿建墩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　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乘閩叛潛居漳泉　王師收閩寇遁疆臣再修邊備而海壖金厦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

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　詔許之關界始
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
省開界得
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要地
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
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
士石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
督撫巡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戍
兵疏上報可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

堡關隘皆改設於外畧如明初之制民內有耕桑之
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羅真
臘滿剌加浡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乃設
榷關四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
雲臺山置吏以蒞之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
策也而諸番綫耳雕腳之倫貫領橫裂之衆莫不欵
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環寶
可效之珍畢至闕下輸積於內府於是　恩貸之詔
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
盛然而帆檣接於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於外國
則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誡而後稍弛
防患微中之宜
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
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洪
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
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吳禎爲總兵
都督僉事於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
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
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甚
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於家使巡視浙江福建

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訖蒲門縈迴
二千里設九衛築五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
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illegible]沿海上下六
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
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暠巡視兩浙濱海簡閱軍
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時廣
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屬逋逃蜑戶爲兵
增設依山碉不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於要害山口海
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國廣江
浙一切海上阨阨城堡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云

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
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深
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於衛衛轄於都司總
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
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軍凡
五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
種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錯
列分堠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
望而並海以南迎近倭故其戰守備尤密云廣東瀕
海之府八其六府分為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彌商

舶通番所必經也左挈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為中路
者廣州倭寇衝突莫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
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
以三路為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
曰浯嶼興化曰南日福州曰小埕福寧州曰烽火
門皆控制於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衛所戰
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重
於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
口其要在陸金山衛為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
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為賊所必經地故兩處皆設

重兵鎮之至狼山與圌山三江相呼應又為南北
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兼用登萊三營連絡
曰登州曰文登曰即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
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碁布足嚴守禦此其
大凡也自成弘後汔嘉靖初倭警寖息者五十餘年
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并兼豪右軍戶亡耗不復勾補
水寨移於海港墪堠棄為荆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
民逸囚漁人蜑戶咸伺隙思竄勾引山城失職之貢
使嘯聚稱王騷然蠢動一旦蜂突四起武夫喪氣抱
首鼠竄賊無亡矢折刃之創蹂躪徧於江南城野蕭

條白骨塡路矣然後諸臣猛將分道出[illegible]增兵設屯
人人扼腕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
國始得安息此[illegible]失祖制之故也予[illegible]胡宗憲
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於[illegible][illegible]江防者
必防之於江國初每衛各造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櫓等船
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
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蘇州於
吳淞江及劉家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所避風吳淞
江口及劉家河內海紆迴又非防海要地故議欲分
番年浙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

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霍嶁哨守相聯可扼來寇
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為賊衢三路之要宜以總兵
屯泊其地舟於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
則內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
過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
可以禦之過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淸水馬蹟蒲
嶴丁興長塗衢山杉山普陀馬墓等島經過然後北
犯金陵西犯浙江宜於浙江共設樓船若船數百
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
於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夜黑月必有颶風

巉崖夜礁麻廣俱觸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門王
直於馬蹟潭中總兵湯克寬設伏旋戰逐乙卯秋
浙直會兵大衢洋遊戰賊船路暴風雨大作覆舟以
萬計此遊擊海上之難也若倭從南來遊行必止依
山棲宿始至馬迹陳錢次乃洋山次大衢次殺前洋山
若婦傳然可遊致舟也然海洋綜緊賊舰知諸山有
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昔閩海中長年云遊颶風者
舍山漁涯大洋多得全遊知死地不避寇知登出其
下岸故必依此四山最會哨應援之令諸師伺敵發
無不中此其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遠甚

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
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蘇吳
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
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於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整駐
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
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
說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
設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
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
懸島中難於聲援三也將士利於無人掩功諱敗四

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
便移其三於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
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
守謹置汛於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
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嶼遠
離係無居人得採捕小民綢繆以來近岸常無覺者
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
藩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
厥居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
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

寧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
及浙直而延蔓於淮揚獨山東兗未嘗被兵何也蓋
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擣入然
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
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兵力
散渙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亡
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
千里同時而發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着徵調煩苦
民力大竭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
朝剏業徵都指揮千百戸之兵而聚統於將軍提督

總鎮分領於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
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踉之賊如是者三十
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刼郡縣生民不至大
困者兵力之出於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
於古三代以前尚矣秦命南海尉任囂[illegible]流曰漢陽
嘉中亦詔緣海益屯兵備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
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
沙今常熟縣地尋寇婁縣武進郡縣擊却之此自北
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孫
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入會稽上虞[illegible]始與

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唐謝琰以會稽守督五郡
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龜山而東至關風石
堰嗚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吳國內
史袁崧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潯遣水軍
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越之閒史記閩
循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遠出
為民害然則防海之亟於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槩見
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舖
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
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

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
互市始末然後備列
今制別為篇如左嗚呼强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
明太祖不勤遠略來則撫之去則絕之選將練兵修
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後入反是卒以
召亂今
聖上端拱穆清之上闇昧幽阻罔弗耀以允明以故
天威所震陸讋水慄猶數諭邊吏與臣封守毋敢邀功
生事邊場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illegible]遊計一旦有事

者所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
測量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
所撰次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
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
郡縣自為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蹤入犯分合日本與
地皆有圖

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擬稿大清一統志

自漢武帝滅朝鮮倭驛使始通者三十許國至建武
二年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倭韓皆近帶方種類百餘極南當與今建都相近安帝永初元年復入貢魏時
朝獻者一入貢者二至晉前後貢使以六至隋開皇
三年遣使詣闕大業時亦一至唐與貢獻者數天寶
十二年以新羅道梗始改貢道由明州其後使者仍
由新羅攻來端拱元年倭僧大周然遣弟子表謝有
日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倭聞洋至寧
波纔五日耳不得云十萬里且由新羅之說也至乾

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貢及元至元八年則
復隨高麗使入朝自此元數招諭之不報遂至兩用
兵其地一航不返而貢使亦絕矣合自漢魏至元二
千餘年間倭未嘗一寇中國至元末方張竊據旁海
郡縣敗後豪傑多遁出海[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寇稍稍因緣
寇竊議者謂使是時守[illegible]潛[illegible][illegible]僧[illegible][illegible]其自去來
於海上不問[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不至為大患乃二
年遣同知趙秩賜[illegible]書詰誇以天子威德且責其白
捏不臣其王初欲殺秩繼而復禮秩遣僧隨之入貢
然使未至而寇掠溫州矣是年有詔浙江福建造海

舟防倭秋遣行人楊載齎書往五年遣僧祖闡往倭
亦屢貢寇不常其貢也或無表文詔旨詰責其使至
付三邊安挿亦隨謫隨寇十三年始詔絕日本之貢
以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具與故丞相胡惟庸
有謀故因發如瑤雲南守禦而著爲祖訓絕其往來
以其僻在一隅不足以興兵致討云於是起信國公
鳳陽出江夏於閩嶠設城建堡冠蓋交於海上終太
祖世不復言貢事矣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從兵下
西洋日本先納款獻犯邊倭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其
國之法縛置甑中蒸死帝嘉其誠遣通政使趙居任

厚賜之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舟貢舟過二百人
船毋過二隻限其貢物若人船逾數夾帶刀鎗並以
寇論尋命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綬敕封爲日本王
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親製文勒石賜
之然倭入寇益不悛九年寇盤石十年寇松門金鄉
平陽十七年寇王家山島都督劉江破之於望海堝
自是不敢窺遼東而侵掠浙江益甚蓋西洋之役雖
號爲伸威海外而華人炫於外國珍寶覬覦倭使來
中國奸闌出入主客相糾以故寇盜滋起而倭貢道
自此一由寧波久之益習知其島嶼曲折則與越之

間姦然騷動因其宜也蓋倭之得以爲患我中國一
由於明高帝之通使再成於成祖之許貢而成祖以
好大喜功之心置高皇之約束於不用其禍延及於
數傳之後塗毒生靈幾半天下亦云慘矣當洪武時
以貢舶之來衆設三市舶司於福建廣東浙江聽與
民間交易而官收其利廣以西洋滇以琉球浙以日
本然獨日本之使號爲難御其來也往往包藏禍心
變起不測成化初忽至寧波守臣以聞鄞人尚書楊
守陳貽書上客力言不可以爲倭賊僻在海島其俗
狙詐狼貪洪武間嘗來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絕不

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復許貢於是往來數數知
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時[illegible]其方物戎器出沒
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illegible]肆侵陵不得間
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illegible]則[illegible]貢則叨國
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illegible]故如是至宣德
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
豐渥稠疊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
入桃渚犯大嵩燔倉庾焚廬舍賊殺蕃庶積骸流血
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
剖孕婦之腹賭決男女以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忍言

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
者頗沸於是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
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
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邊氓安堵茲者復來窺何
我軍懷宿憤辛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寢食其
皮肉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當事復從其請以達於
朝廷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郡先罹
其害芟民稼穡爲之舍館浚民膏腴爲之飲食勞民
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
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市物貨調謔婦女

貂瑞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
驚懼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
吾郡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
堪命益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
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縻國用竭民生而過厚之者
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彌其侵邊之患也今
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明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
亦侵無可疑者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
獻白雉周公猶謙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
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譏況倭乃我讐敵而於構

款之餘敢復逞其狙詐以嘗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
與之通乎然名爲效貢既入我境而遂誅之亦不可
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
其貢物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伏其
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姦謀沮息
威信並行東南數千里得安枕矣守陳言不用至嘉
靖二年而有宗設之事故事番貢至閱貨宴席並以
至時先後爲序時倭王源義植失寵諸道爭貢大內
藝興遣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
波素卿潛饋市舶太監寶賄以萬計內令先閱瑞佐

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怒於坐間起與瑞佐相忿
殺太監以素卿故助瑞佐兵殺都指揮劉錦大掠旁
海鄉鎮素卿下獄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
言奏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司市舶既廢商
舶無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終至去以五月不
論貨之盡與不盡也於是商猾構煽私市益盛不可
止會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人爭往貿易總
督都御史朱紈獲通販者九十餘人悉斬之一切貨
賄不得潛爲出入內地商販因負貲不償積逋至鉅
萬金豪家貴官爲之擁護利倭亟返報以危言恐官

府令出兵驅之去而蜚語中執使得罪死倭商大恨不肯歸徘徊海上未幾而變作矣[illegible]王事[illegible][illegible]建議以為宜復互市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illegible][illegible]則商轉而為寇通政唐順之曰船之為利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閉鎖洞驅逐務徒[illegible]為上策度不能閉則[illegible][illegible]收其利權而操之自上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海以資奸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今海賊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島公然番船之利而中土百姓交通接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考國朝設[illegible]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妨戒利乳使奸人得乘其便又疏請許貢以[illegible][illegible]又能止其

灌園未定稿　卷　日本六

入貢之路不能止其入寇之路商[illegible][illegible]疏論之曰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名黃渡市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又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裔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利減戍守[illegible]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當倭亂之時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若必欲繩以舊制十年一貢之期而後許之彼國服飾器用多資於中國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坐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正德後復改限三船）彼既不容不資於我而利重之處人自趨之以禁民之交通難矣此皆

言市舶之必不可罷也然猶未揆其本末而論之夫浙江市舶專為日本而設其來時許帶方物官設牙儈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貢之期以十年則六十年一至而後可謂之貢今止言市舶當開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是率貢與互市為二也將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互市矣且此前日之所以召亂者也可[illegible]哉且貢船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非市舶之所得司者也日本原無商船所謂商船乃西洋貢使載貨至廣東之私澳官稅而市之

灌園未定稿　卷　日本七

民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閩人導之改泊海倉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以六月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嘉靖三年歲內雙嶼貨擁而日本貢使適至[illegible]商遂販貨於倭倭倚其兵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仍回私嶼東洋船徧布海岸而向之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寇船矣然倭人有貧有富富者與福人[illegible]通[illegible][illegible]商導亂倭內然雖驅之寇不欲也此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通者也貧者飄掠為生每歲入犯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故不知者謂倭患之起由市舶之罷而其實不然夫貢者其國主之所遣

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
也無僞中國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
不通何開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
之名爲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不可許市舶獨可
得而開哉自嘉靖末年海患既平貢使亦絕以至於
今不聞其國之服食器用有缺而必取資於中國也
亦不聞倭之日爲患於中國如前也二者之言獨未
盡矣雖然有貢則商舶宜禁貢絕則商舶者適所以
爲中國利也未見其害也初自宋素卿爲亂之後十
八年余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浙閩至二十

二年許棟住霩衢之雙嶼港爲朱紈所逐其下王直
收住烈港併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遂至富强以
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惟學徐元亮分領之因而
從附日衆倭船遍海爲患與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內
地潛居其國中者亦不下數千家爲之謀主挾以入
寇自此致亂而通番之禁愈嚴然近海之民以海爲
命故海不收者謂之海荒自禁之行也西至暹羅占
城東至琉球蘇祿皆不得以駕帆通貿而邊海之民
日困以故私販日益多而國計亦愈絀至萬曆二年
浙江巡撫龐尚鵬奏請開海禁嗣私販日本一節首

法雖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
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禁之物（如人口軍器硫黃焰硝之類）如此
則賊歸於國奸弊不生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
益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
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亦得資中國
以自給之利二者利害大不同也先是隆慶初年福
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萬曆初巡
撫劉堯誨請舶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爲額於時凡販
東西洋雞籠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北港諸處商
漁船給引名曰引稅自四年溢額至一萬兩其後驟

增至二萬千九餘兩然則海民趨利之情與商舶通
塞之利病可睹矣創尚嚴於日本之禁其刊行海稅
禁約一十七事一禁壓冬以爲過洋之船以東北風
去西南風回雖緩亦不過夏唯自倭還者必候九十
月間風汛又日本無貨止竊金銀凡船至九十月回
無貨者必從日本來縱有給引仍坐之又以呂宋地
所出少所用止金銀商船多空回故稅販呂宋者每
船別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商人多折閱破產及
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長子孫者以數萬計同安奸
人張嶷者謬奏海中有機易山地產金可得成金無

算詔遣内臣勘覈呂宋聞之大恐以中國將畧取其
地流人爲内應於是盡坑殺漳泉之在國者二萬人
事聞張嶷以欺罔首禍與極刑巡撫因招諭私通及
壓冬者罪恐宥免而私販日本之禁稍踈矣萬曆末
以東事告急啓禎之際劉香老李魁奇鄭芝龍等爲
盜外洋垂中海莽然芝龍兄弟既撫後通洋致富賂
遺權貴海上建閩者亦屬此亦利由此私販雖日多
而國家竟不得其利云大抵私販有二有中國之私
販有日本之私販中國之私販齎貨至彼必勾引倭
徒緣貢爲名而乘吾之不備鹵掠人民以分其利許

一王直葉宗滿之輩是已日本酋長爲衆所尊者曰
天文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家各輸貲於天
文請得勘合入貢中國頒賜勘合而已後則亦有所山陽道周防州者所謂天文者是
也入寇者即九州島夷也實則貿遷有無以侔厚利利勢在上天
文所欲者後因奸民通販加之假稱名號者竊餘潤
合私通酋長遂至往來無稽而天文之利稍下移矣
故私販者中國之所惡而亦日本之所不樂者也然
以中國之奸民與日本互爲糾結其遺患於中國也
滋甚而皆起於進貢之途不絕貢端絕則日本之販
舶不至日本之販舶不至則我内地勾引接濟之奸

不能挾倭以爲重如此雖有高檣大桅羣聚而輩往
者不過將其絲素書畫什物之類以往返漁利而已
於我固無損也況設之市評以收取其稅如萬曆之
於東西洋者其有裨於國用又有甚利者哉臣愚故
以明之貽患不在於私販之有無而在於通貢之一
失明太祖既誤之於前而成祖復甚之於後然貢既
已絕而猶欲禁商使不得行是何異懲羹而吹虀有
見其患而無見於其利也　國家初定以海寇未平嚴
界而守禁及採捕康熙二十二年克臺灣爲各省督撫
臣先後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紓民力於是　詔許

出洋官收其稅民情踴躍爭趨自近洋諸島國以及
日本諸道無所不至四榷關之設其於市舶之設上
操其利權議其貨物而下不得以爲纖芥之害中國
主其出入而島人潛處帖伏而不敢動比年以來報
課日足比之唐宋則利倍之比之前明則絕其隱患
此所謂不寶遠物而遠人格[illegible]故百姓以遣
志於荒服之外者與奚[illegible]之慮得無有
私挾彼人窺伺中國[illegible]乙市者乎此蓋
一開召釁不難矣議[illegible]時禁閉出之
條絕勾引之萌杜生事[illegible]以物來者

皇上又垂誡萬世無得受其貢獻如今日使倭之片帆
不復西指覬中國如天上焉而吾民日取其有而轉
輸之於以仰佐縣官之急尤吳[illegible]之用而私以自寬
其民力於[illegible]給之道眞
安萬世之良策矣豈故備邊原委附於海防之後亦
以明設險者之在此不在彼也

序

五七言詩選序

文章之流徵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
而流爲衰世之文戰國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
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
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
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
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殆貞元大儒出始倡爲
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朴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
一變也惟[illegible]然自春秋以[illegible]國風之不作者
百餘年屈宋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賦[illegible]和之風雅稍與此
亦詩之一變也[illegible]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
接三百[illegible]之[illegible]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極盛餘波
及於晉宋頹靡於齊梁陳隋淫麗佻巧之辭剩而詩
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illegible]之間作者坌起大雅
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
故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
之文不可以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
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爲即晉宋也漢魏也豈學

古者之選論哉余嘗譬之富人之室其[illegible]不能登
理日即於墮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閎既崇如墉垣翼
如井不[illegible]然改觀也然猶其論[illegible]而問其主人而
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漢魏之支
派也唐人之[illegible]而折之英[illegible]然矣[illegible]然亦富
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illegible]則必變變而
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
子既防其[illegible]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
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選
嚴而遇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

[illegible] 卷二 序

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
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
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
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
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
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
義不一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
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
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為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
別部次具有精意已具先生自為凡例中不備述

唐賢三昧集序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干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然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俚之病主於無所不盡既無蘊藉停蓄之意於中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而和聲必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而亡之而風雅委地矣故宋元晦謂今人之詩如村裏雜劇誠惡其俚也然今人之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為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先生自序此選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近虞山錢受之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案以當時作詩者之年月而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為東遷以後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

其為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嘗為東遷以前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為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晚者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予蓋論詩之氣運則為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為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擬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廓落其體規取浮響慢句以為氣象而托之盛唐此正嘉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晚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為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別為宗派至南渡而街談巷語競竄六義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自放翁石湖而外不可多得或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艷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千有數百年之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余聞先生里居著文溢百篇嘗謂今之學唐宋為古文者逐貌而失神余文所以矯其敝意者論文於今日亦其當變之會乎乃余數請而秘不以出也故今所論列止於此

晉執政譜序

古之賢執政相繼於朝傳累世而不絕者未有若晉之盛者也蓋晉以上卿將中軍執國政必博謀於衆而後用之故其舉不失而自文襄以後世為諸侯盟主者無它已執政之得其人故也按春秋傳晉執政終春秋之世十有九人文公四年蒐于被廬謀元帥趙衰舉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城濮之役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上德也箕之役先且居代父將之蒐於夷用狐射姑而陽處父復蒐於董而廢之立趙盾焉其重且難如此趙盾之後次郤缺次荀林父次

士會次郤克次荀罃次荀偃次范匄次趙武次韓起次魏舒次士鞅次趙鞅以終春秋而晉亦分矣凡此十九卿者大半皆晉之選也當是時與晉匹者莫齊為强而高鮑之族無聞焉楚置令尹其世數姓氏皆可考然賢奸互用治亂相半不得與晉比晉自趙文子後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則執政之權始移于大夫矣大夫多侈求欲無厭其弊皆始于執政韓宣子受州田于鄭而易之樂氏范獻子取賂於季孫晉是以失諸侯楚囊瓦私裘馬之利囚唐蔡二君一國敗之幾至亡國則皆貪利陷之禍也甚哉利之為害於人國也蓋執政好利則百官尤而效之將唯利之是圖下以浚民之膏而上以奉君之欲則其國必貪執政好利羣臣皆貪冒無恥則風俗壞而尊君親上之誼衰攘竊盜賊之禍作士大夫廉恥不立小民迫飢寒輕犯亂則國幾何而不亡趙文子遊於九原曰吾所歸者其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而文子亦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是以能光輔晉國夫范宣子賢執政也子產猶戒之以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况下此者哉余故此次郤縠以下綜其行事而譜之觀其所以盛迹其所以衰詩曰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晉之盛衰亦有國者之明鑒也可不慎夫

日下舊聞序

古地志九丘之所述土訓誦訓之所傳不可得而聞矣禹貢於帝都首列冀州僅兩言爾舉餘州所至可知其境界因以見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此書之體例也商頌稱亳都曰景員維河景山河大河員言大河之旋繞於山文僅四言而山之高大水之縈廻形勢之雄壯險固俱粲若指掌此立言之法也文王治岐及豐二南所咏多在江沱汝漢之間無一言及於岐豐土俗者舉遠可以見近也蓋詩書之言約而該其旨微而顯而志有地理爲史家者流義取詳覈辭[illegible]有不必然者余觀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關中今則燕京而已關中自漢黄圖外若芍洪薛寘蕭貢之所輯無慮數十家獨唐韋述所撰西京記宋宋敏求演之以爲長安志十卷最稱淹博若燕則都於遼歷金元及明更世七百餘年其名雖燕舊而西自恒山滹沱易水以屬之邯鄲爲趙地西南漳衛爲魏及邢衛之境東南自大河附之海爲齊接壤蓋奄有數國之封畧故其所錄不得不廣其建國於五代搶攘之際非有周文武成康之基業與秦漢隋唐以來聲明文物之舊也而故典缺如蒐輯者尤難之友人秀水朱君竹垞檢討居京師久乃博采經史子集幾千卷及游覽所至所訪聞於遺賢故老者集之爲日下舊聞分爲十門總其卷得四十有二間以己意辨論其疑似援據精確辭雅義暢前此未有書也蓋自郡國寰宇之有記至元始編爲大一統志明踵而修之其所載者天文分野戶口貢賦山川城郭宮室坊市津梁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夫各郡邑之人物土宜亦云紀其大凡而已若夫歷代遷徙因革之不同風俗好尚圖史金石彝器淵沈土瘞山銘塚刻之剝蝕殘脫而僅存者人妖物眚仙釋怪誕虛初之所志靈異之所錄禽獸草木詭形殊狀非是書不備也誠能倣其例於十三布政司志各配以是書行之志爲之經此爲之緯識大識小兼羅並蓄學者一開卷而坐見六合之內極古今之變豈不甚快惜乎竹垞已老而作者之不易得也是編摭拾止于前數朝軼事然觀其所述非徒以侈浩博已也其于世運隆替君臣謀議政治民風得失之故瞭然矣法戒之實不在是與其以翼經而補史之所不及者尤作書之深意不可以不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日下舊聞

尊聞集序

韓退之集序文者貫道之器先儒駁其本末倒置是已然所以謂文爲末者文不與道俱故也善乎濂溪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文非道何以載道輪轅飾而不爲虛車者以其所載者道也其載之者亦道也文特其形而下者耳豈得謂道自道文自文乎然車不載物始謂之虛車任有物焉充之斯不虛矣文不載道而詭譎誕漫淫艷剽竊之詞勝雖有載焉豈得不謂之虛言哉既爲之虛言夫其離道愈遠也而鄙之爲末宜矣今之爲文者大抵有二其爲詭譎誕漫淫

艷剽竊者常無偏先之說爲無用用之不足以成家而見爲迂腐及覩其所爲按之其中無有也爲其弊者奉一先生之言亦步亦趨惟恐失之而不知其有超軼絕羣者在謂其中有物焉則亦無有也若此者猶不得謂之虛車已乎尚書澤州說巖陳公病之公之爲文也其初涵泳於六經四子之書排二氏之虛妄斥儒家之異論一折衷於新安朱氏而擇其尤粹者以立之本於法則左國先秦兩漢諸子之書無不取於體則唐宋元明之作者參伍焉無不備猶未敢以自信也久之集始出合詩文經解雜著共得八十卷某受而讀之見其理溯於中而文暴於外其所詩而言者皆得乎性情之正而所述者無非仁義道德之旨也則可謂富哉信乎其爲載道之文與雖然夫無所於載者謂之虛車可也車既飾矣載既美矣執策者從之或東焉或西焉或南焉或北焉雖終日馳不至矣公方以道濟明時其德於踐履發於事業而施澤於生民者孰非其文之至其所載於身者此是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從其道而隨所之焉雖重且遠有不至者哉讀是集者可以慶公之道而無病於道之難行矣

鷗笑集序

鷗笑集者友人朱君竹坨所自名其人仕以後文也余癸丑在京師葉文敏公得君集讀竟歎曰古雅簡所不論尤雜其無一語爽雜是時君方裘處士服周跡公卿間文敏所歎謂其能不爲世俗語也後君起制科辭嵾煥然自貴公豪家五方游上無不欲丏一言爲重君仰舐筆日盡數箱或非其雅意所欲爲倦則隨手應之成是其颇而夫以此積文不多君填爲集若干卷示余余曰是不可以負文敏爲削其冗長者存僅十之五六既取而觀之則精彩血脈與發呈露有若爛然而高者出於脾肾之上蕭洌然而其者决於重淵之下蓋積君十餘年之騁覽博取與其所內得之於心者日新月變雖不難追古人而與之並顧其雅尚所寄一往以深耿耿然有不與廛俗俱化者視文敏之所讀而歎者無以異也君曰王通云心迹之判久矣心不可以眾喻也然余自知之予既以知之矣夫迹者人之所狥而群耳而目之者也吾姑託以名吾集而庸以自晦焉可乎余曰然

夏子詩序

無易夏子於古人之詩無所不讀然皆資以爲詩之用故其爲詩益專而工於古人之能事亦無所不有性不樂仕宦嘗再任視施州衛學當山水奇僻處人蹤斷絕蓬蘿蔚然輒收視返聽神鶩八極翛然大放厥辭已復捨去來與遊京師忽持一卷請予曰趣爲我序而歸之吾行南轅自此以往殆無所不遊不復與公等接矣其遊益勝其寄託益遠則其詩必益奇然予又懼其溺於物外之觀無乃飄忽汗漫一往而不返乎將必晦其迹韜其光而不耀則是集不可以無傳也

餞別詩序

柯于翰周再遊京師覲其尊君給諫公將歸士大夫爲餞賦詩以贈行者二十餘人翰周亦自爲詩一章答其意今其歸數閱月矣予寓武塘去京師三千餘里外讀其詩如親見其賓主之盛歡笑流連而丁寧之又愛惜之無已也諸君子之於詩固可謂工而其於情亦慕深矣今朝廷清和給諫公以老成宿望當主上眷注每一封事出海内無不想望太平願見其風采而諸君子輻輳輦下相爲引重又愛公子之才念其別期其父子之後先繼美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非區區供張之設執手之感已也微公子能無眷眷於斯集乎公子偕其伯兄寓貌前年往反南北有紀遊詩各一卷予讀而愛之是刻成又將挾之南游自衡湘以歷之大嶺以南也吾知是詩流傳海内之讀之者慕給諫公之風采又樂其父子之繼美而京師承平日久一時勝流雲集飲酒歌詩風義之深厚蠖居堀處之士必有撫卷長吟而不能釋然者余爲之序竊幸附名其後

贈行詩序

文士之運其塞之也甚易而開之也甚難余覽史漢經秦焚儒之後賈誼以布衣發憤欲有所更張而絳灌沮之趙綰王臧議興文學而太后不說元朔初平津與天子協意定制始下郡國貢士之法開東閤以延四方之英俊當是時司馬相如枚皐莊助兒寛之徒固已布列在朝其後嚴徐主父輩上書闕下言事有益衆延及宣元之際任用儒相一變而爲經術西京之文至與雅頌爭烈無他其時使之然也使生數君子于高惠文景之世則不免于抱書淹鬱以老即其文亦不盡傳今班氏藝文志所載辭賦諸家其在建元以前者殆十不一二見也國家初定　世祖雅意右文然遺調四出吏士腰鞬而馳者絡繹于天下一時文士猶未得盡達故雖以吾郭子高旭淹雅閎博之才閉環堵潛藏者亦十數年于茲　今上嗣位海宇寧謐無氛塵之擾廷議條復科制詔有司歲貢士如前於是郭子始得以名上禮部值今縉紳在位多經術大儒孜孜汲引士類觀其用意非直漢公卿比郭子以名御史子挾策遊京師此千載一遇也故諸公皆爲詩以餞其行慶郭子之得時諸公雖若爲

文辭率浮沉里閈無足爲郭子地者今懷器以往以待賢公卿之求而其道將益光顯焉異日有稱天子讀其文恨不同時咸歎相見晚者必郭子其人也諸公咸以是爲言其知郭子也深矣卷既成而明州姜某爲之序

吳庚升詩序

吳門吳子翊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爲詩雄麗排宕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弟然然其意黙黙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諱之佳者當萬曆朝儲位未定有旨册封上所愛鄭氏爲皇貴妃時宸英曾祖奉常公給事戶垣首抗疏力爭不可且請早立東宮上震怒謫雲中尉從此淪落三十餘年而都諫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集公先春論儲事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諫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時被名內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諫竟以黜歿惜哉自國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戶之見紛然於是閹黨寇氛伺隙萌芽相爲翕張迹其終始雖罪有攸歸而一時匪躬諸臣亦未免過爲張皇以激成淸流之禍況其間依聲附和千百爲輩此與異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失沒寢陵驚及京闕而先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子如意之子亦且與盈廷水火漂爍俱盡迄今鮮或存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復起爲璫黨薛鳳翔所擠亟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歿得脫於鈎黨至今喪亂之餘兩家子弟猶幸不失其世守風燈雨館壁韓相對追敘數十

年來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累月積嘅所從來宜其皆可爲拊膺扼腕太息而見之於詩不獨誌游覽之壯觀爲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述祖德以相贈答者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閭丘僧詩盛稱其祖審言與閭丘之祖均同年蒙主恩爲榮然審言倖進女后之朝諂事張昌宗易之兄弟以罪竄宜也即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吳子之才發而爲詩使其屢爲之不止何患遠不如甫乎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以誇於子美矣吾與吳子勉之而已

陳君詩序

文章之道古人雖謂有得於山川之助者而朋友往來意氣之所感激其入人也更深乎所見於三百篇者如風雨淒淒雞鳴不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類其言皆至深婉足以發人之性情而動作者之思然在春秋時列國償介往還所至必賦詩贈答莅至殷勤然特以取諸古人之成什已耳未嘗必欲其自已出也而漢時稱公卿好客有汲黯鄭莊汲鄭皆不聞能詩終西漢之世河梁執手寥寥數章而已而宴餞投贈之作顧多得之於建安以後何也毘陵陳子集生獨於詩尤好交遊旦日出過存諸公間修脯之贄雞黍之設日接乎遠近不以貧故少厭以是其知交日親名日聞而詩亦漸積至若干首本之於意氣之盛而發之爲和平之音殆近於孔子之所謂可以羣者也陳君得此亦足以自雄矣然今海內言詩者日衆予意必有卓犖命世之才足以含跨往古而領袖來茲惜予特迂踈寡合其蒐取十不能二三若君之博聞廣見而猶謂無所得焉豈其理也與君居且久君即不暇爲詩以遺我盍君之所閱於賢士大夫者盍爲我取酒斷章而賦之吾將以附於三百篇之遺

焉

一研齋詩序

吳章得罪而門人不敢復名其師蔬張禹爲相封侯時人傳其論語章句而餘家浸微文字之聲價以勢利爲盛衰自古而患之矣始櫟園周司農以雄沈堅峭之詩倡起後進爲其學者甚衆及司農失勢稍稍去之今殁而能言其詩者或鮮矣余讀吳子介茲前後二集詩展卷未終其雄沈堅峭之色望而知其爲司農弟子也介茲當司農盛時不爲熻熻熱今去其殁時三年詩雖變益工然守其家法每論詩稱櫟園不去口及其嗣君交久而彌篤介茲誠貪士使其得

志操利權於時其肯逡行易心棄生殁之交翻手下石哉書曰詩言志若介茲之詩之志不獨今之學士大夫媿之亦遠勝於古之人也

選詩類抄序

梁昭明太子選詩自荆軻下合六十五人分其體爲二十三部余嫌其未足以著時代之升降究作者之歸趣也去年十一月自京師道汝寧客邸多暇因取史編緝之以人系代以詩系人稍芟汰者十之二日呵凍書之僅一月發汝抵廣陵錄成卷共得百十三紙略疏其人世次爵里於其名之下而不見余抄者七人焉余惡夫今之爲詩者剽掇其景響形似塵土很雜而號之爲選體故於今之爲選詩者無取焉然而有唐三百年之人之詩其不本於選者蓋寡矣唐人雖發源於選及其既成名家則較然自爲唐人之詩此學選者之所以可貴也余之爲是集也非欲取天下之詩而必之選體欲人之學爲唐人之詩而已求工於唐人之詩者必務知其所本則舍是奚取哉余又欲稍葺自梁天監以後合陳隋北朝作者拾其遺事共爲一集博采諸家之論詩者以附焉而未暇也因識其意於卷端時甲寅正月巳丑書於廣陵寓齋

張子制義序

余交張子弘遴十餘年所嘗讀其詩文而重之去年張子以貢入京師其所學益精議論恢張迥出時輩然余尤喜張子制義見輒把誦之不置或曰此特張子緒餘耳子何愛之深也余曰不然夫八股之道微矣學者視爲功令而趨之其體則敷衍經文詞不己出也株守集註義無旁雜也其習之相沿則有上承下迴前虚後實單行複序截章換字之法候氣銜繪傳神優孟似排而非儷體比論而無章法學者畫而習之村師腐生一見便解萬一功令復新舉今之所謂八股者而廢之則雖日陳王唐瞿薛之文於前誰復能辨其畦徑識其旨趣者乎余故曰時文者速朽之物也至近世金正希楊伯祥吳梅村陳大士臥子黃蘊生諸公者出始博取先秦兩漢唐宋人以來之文大發之於帖括經史子集縱其驅策横豎鈞貫無所不可而機杼自出一空前作者此猶杜少陵之於詩韓昌黎之于古文顏魯公吳道子之於書畫古法雖從此一變而天工人巧則已極矣故此數公者雖其文不名爲制義亦可自作一書以行而能使讀者了然自得於文字之外今張子既以其所得於古者

而沉湎於數公之文如此則余之愛其八股義也猶之愛其詩古文辭而已何疑哉抑明制重館選若開一舉行故以三陳之才而不得與若蘊生則固其所不欲就也張子幸年少入窺中秘翱翔禁闥其與時著述視數公更當何如則余之愛而欲把誦之者又將不一而足也

賀歸娶詩序

王子年十九隨其父任淮北將歸娶于其鄉其同學賦詩而賀以送之者數人而請序于予或謂予曰古者昏禮不賀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者賀之禮與曰奚爲而非禮耶禮不云乎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豈娶婦之家不可以是爲樂而姻戚之情則自有不可廢者然不曰娶妻而曰有客若謂佐其鄉黨僚友供具之費而已是其所以謂不賀也曰予聞之鄭氏進于客者其禮蓋壺酒束脯若犬而已不聞其以詩也以詩賀亦禮與曰奚爲而非禮詩閒關車之舝兮說者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非今詩之祖與文王新得后妃而關雎以詠亦此物也然關雎不過于哀樂故孔子錄之小雅車舝未嘗一言及于燕昵之私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記曰詩之好仁如此太史公亦用之以比孔子之德而今人多工爲浮詞以相波靡失朋友切摩之義矣諸詩雖亦未免漸染于是而卒歸之大雅方之古人猶庶幾焉

廣陵唱和詩序

廣陵爲古淮南雄鎭方其盛也上林瓊臺楊柳之堤龍鳳之舸延袤於重江複關之間而相爲衿帶諸公或建旄節盛參佐從四方奇士相與選勝賦詩賡颺太平而與時如韓魏公之與荊岐數公者貫花置酒一時主客之集後先繼秉大政傳爲盛事當天下無事時仕宦者得以其間從容於游宴之樂而述爲詩歌民生其間何大幸也然而煙塵稍警則淮南之受兵必先鮑明遠所謂通池夷峻隅頹者當問世而一見也而風嘷雨嘯之塲詩人之響或幾乎息矣然則詩人之聚散非廣陵之所以盛衰而天下之治亂所從出歟前世無論自明甲申乙酉之際載經幾皷余時過其故墟蓬蒿蔚然凄凉滿目如此者幾二十年已太倉端士王君之同年友新城王君貽上來佐斯郡始稍稍披荊棘事吟咏用相號召君於其秩滿而去也以舲艋渡江而相與登昭明之樓尋謝公之宅拂摩斷碣按行舊壘一字之賞一石之奇必咿唔竟日而去故君之詩爲絕句者至五十首殆淩轢乎佗奉龍標而掇其勝者也集成以示余余讀之喜曰此其太平之徵乎蓋自是廣陵之風雅復振矣去年余

客江北未嘗一詣新城陽羨陳子其年爲余言王君見予文輒嘆息以爲作者今過太倉亦云然余謝不敢然兩君知余余敢自謂不能知兩君乎故於是集也敢粗述其所聞若新城之詩雖未暇合梓然其風流亦大畧可覩矣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困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入此曾不容驟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洄洑

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覩家世鼎盛鮮裘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臥胡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遭四方多故夾江南北兵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廻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爲荆棘以棲冷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歔欷有所愴然以思愀然以悲以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而不自知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裒次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躋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歟然陳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欷者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儐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已

友棠詩刻小序

舍弟友棠與周子弘濟里居相善也甲子春同罷試南宮留京師授徒自給兩人者同寄人廡下口擿士炕啖餺飥縱論今古意氣益豪甚所聞公卿間下至街坊謿語碎事輒收拾作有韵詞唱和至數百篇高軒之客罕過而問者即有欵門求識亦淡鍵固拒不能忍顏色見也余謂兩人曰子盍稍鋟諸詩而傳之安知此間無有知子雲其人者弘濟逡巡未應不逾月而友棠之刻成矣友棠弱齡孤苦埋頭研北坐一小樓每咿唔夜半燈火穿漏窓隙間予特謂是專攻

舉子業耳時 先祖病餘出藏書三分之各得數櫃余問就視友棠書袠籍架上約畧珠墨殆遍爾時已號能詩矣其詩初學香山義山已乃漸染渭南跡其頹然自放處絕不類少年意度余時以老杜詩律格之友棠岸然輒有以復余也然余嵬友棠行篋中積詩尚夥其意直欲俟百世後之子雲而出之與弘濟之逡巡不余應其中有相視莫逆者此則兩人作詩之本余顧不能盡測也

王給諫詩序

聞竊慕古人立言之風以爲士既束髮受書自當爲天子近臣補過拾遺於闕下使閭閻永無壅蔽當須之事而君門洞然徹於萬里如此志不遂則當潔身遠去職覽九州名山大川龍絡萬態而發爲文辭以自表見豈能默默而已然古來所得名臣封事多矣要必居於其位然後得盡其言有其位無其時則其言亦終不行言不行則吾君吾相不獲受其益而澤不下究亦終於空言無成而已惟坎壈失志之士可以無待於外得恣其所論說然亦非能有益於天下

利病也而執掌王事者至弊精神竭年歲或欲效其一時之自喻適意而不可得此二者之所以難兼也往者黃門王君居掖垣時號敢諫又嘗有仁人之言於吾東南百萬之眾雖時議未盡施用然用此數年中 朝廷德意廡沛使流離之民幸無轉死溝壑既已畧行其志矣已乃薄遊吳越而其忠愛之意猶時時見於咏歌至於登涉山水寄情風物隨事抒意皆有以極其性情刻畫之所至而以之爲詩是貧賤之士所不得已而竊取以自娛者君皆得取而有之豈非難哉始余讀漢汲黯傳未嘗不三嘆也黯於古最

名爲能諫臣初武帝爲天馬歌黯謂帝曰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乎此言不獨深中武帝之失亦最合風人之旨葢詩之爲風雅頌皆有定體不可紊亂今武帝不深惟祖宗之德而白麟朱鷺赤雁芝房相繼登於樂府薦之宗廟則四始之體亂矣是詩之再亡也當時文士如司馬相如枚皋之徒皆見不及此而帝反以黯爲不學誤矣黯可謂深於詩者也雖然黯嘗積官至九卿矣旣而垂老出守至對天子揮涙乞留不可得亦可悲矣而君方遭際景運道益嚮用雖欲久自放於江南煙水

之間爲貧士之娛亦不得也豈二者之難兼在君則亦有然者耶抑吾所謂得位而遇者其中亦有幸不幸耶

崔不雕櫻桃軒集序

是集婁江崔君華所著君旣裒集其詩十餘種乃托予以序而先之以文曰櫻桃軒者故觀察凌氏玉樹園也園有玉蘭橫陰十餘畝前後有堂堂後櫻桃一株櫻桃之始花也與玉蘭相後先玉蘭始放而車馬塡溢門巷余不能鍵關以謝客每揖客退則坐臥櫻桃軒中岸幘而哦今詩數軸皆軒中之所得也故不名以玉樹而以櫻桃始予自壬寅歲得交崔君於廣陵之文選樓是時君即屬余爲序距今二載矣以君之知我也其可無一言以述乎君守道靜默貧而益

樂其志余所見天下士鮮有如君之賢者君之詩若文如其人者也君於書無不讀尤精於音樂曆數其詩幽峭艷逸出入於郊愈島賀之間而旁通繪事特臻其妙挾君之才以走四方當無不拂席迎者然君嘗上南宮不遇倦遊江淮以北以歷覽其名勝而見之於詩者多矣今猶以所居名其集者豈非無美於彼之赫然者獨居而樂得其志者哉觀察之園其子孫不能有之君得而居之今其園反因君而傳者以此知富貴之不足恃而托諸賢人君子與見於文詞者之足久也余雖幸讀君之詩猶未得隨載酒之轍

觀君之所以解衣磅礴者退而自移其情也於是集也能無慨乎

附者自序 余九齡失怙先慈口授義經本義家有藏書私心竊好之年十二已有篇什流傳矣壬寅癸卯間裒輯向所撰破碎錄始愁越客吟哀江小草夢草後甲吟慨余惟庚寅燕遊草竹西雜錄十種爲櫻桃軒集而以古律述銅候新書江天一覽吳門古塚記風簷賸語附焉甲辰阮亭夫子謀刻之不果絕句中只有崔郎七字詩是也明州董先生天下工爲文士士君子著作不得先生一言弁首遂

黯然無色古人云誰相知定我文者古人汲汲於相知而冀一遇而不可必得而幸得之而不得一言以爲元宴也者其可乎敢以請櫻桃軒者余所居前觀察婁公玉樹園也公有詩云宋玉當年獨有宅子山今日幸爲鄰余續一律存集中園有玉蘭薔薇十餘畝花時二十里外見之如白雲樓起園以是得名前後有堂不數年枝幹四出輒易堂以避之如是者十餘易矣崇禎末年觀察易堂爲樓乃得直視不然從其下而觀僅見花之柎耳樓後櫻桃一株櫻桃之始花也與玉蘭相後先玉蘭

方盛而車馬塡溢門巷載酒而來遊者日以百數余不能鍵關以謝客倘揖客而入腰呂必裂足必重繭可念也因坐臥櫻桃軒中岸幘而哦今詩數軸蓋軒中之所得也故不名以玉樹而名櫻桃然斯集海內已知之矣不可無先生一言以重其價幸爲吾序之贊之以詩曰景陵曾立言今之詞人興懷剌例有集標緗轉精緻序反多於文卷首列爵位因戒同心友不乞名人字余蓄此意久揚州識君始得君文十篇明珠兼翠翡波瀾到廬陵龍門較流利中亦饒香草江離芬薜荔賓文吳市門

千金良可易縱不逢佳士我自攄我志鋪張詭茫奇不以落我事若逢佳士眞又如何撰記茲集積歲月要與風騷鹿凉颸吹亭皐淡月照無寐有當于君心或序作者意元宴不我欺三都非所冀序留君集中可勿勞贈寄

劉子詩文集序

甲寅紹興七月之亂城中負戶而汲惴惴懼不免三日僅解圍去先是郡諸生劉子有所建明議上主者忽之未幾變作始思曲突徙薪之計悔不用至是於是求劉子不可得見咸服其先識余近覩其所上圖練保甲議及所著時務五策皆條晝詳盡寔可見之施行則豈獨一方之利害宜爾哉凡天下之患能見於未然者與圖之於旣然者必有間矣使其言果善不幸而不用於時則天下之事其可悔必有甚於今日者也夫文章之道類非捉𢹂淺近者之所能與也

劉子深沈好大略見人疾患戚戚如出諸已嘗歲大雨雪獨行深山籬落中出粟以給餓者人賴以活而設施不擾上官依法行之所濟者以千萬計其爲文非時所以治亂安危者不以言至其所言必激切而欵至言之可以爲爲之可以成也然劉子以儒者而發天下之事其身旣不見用矣乃始欲盡發之於文章嘗謂爲文當自出胸臆顧其有當於理否耳前人語不足效霍去病不至學古兵法此所以爲名將予謂使去病能學古兵法其將略不益精與軍行乏糧尚穿域蹋鞠車中餘粱肉戰士多餓色此不學之過也今劉子旣嘗學之而猶不以此矜於人不亦尤可貴也哉

嚴蓀友詩序

無錫爲縣居蘇常兩郡之間居是地者往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來亦代有聞人有明海內詩家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竟陵代起而靳其製本如雲嵐之出沒于山谷間聽其自起而自滅可矣而竭蹶以馳者至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竭而死也獨錫山之風氣頗能不詭于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者常衆亦由其人之性情能不爲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予往在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

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於溫李之調蔚茂而婉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至錫山始知爲嚴子蓀友作蓀友爲人蕭散冲挹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宜其必能爲詩而爲詩則自不陷於浮薄者予旣喜得蓀友蓀友遇予亦交臂歡甚念當別去於是屬余爲序其詩以余之顓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諳人情變態而氣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視以爲難近獨君能暱就於予而不予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予故拙於文詞於詩尤不能工顧能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於詩人之事故雖其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詩之能不痼於習俗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無疑矣而君不亦益知所自重哉君才富學殖所著詩且日多予取其已輯者序其端

過嶺詩集序

今京師以詩名家者稱兩王先生其一爲新城阮亭少詹而一則邻陽黄湄給事也新城詩最富成集者數種牢籠百氏不名一體於是海内稱詩後進各隨其意之所指而趨之皆能自標風格有聲於時然新城數稱邻陽給事詩不去口嘗令其從學者往就之甲子歲大比給事奉文典試粤東事甫竣而新城復使祀南海兩人所過留題山程水驛登臨宴賞酬和之作落筆都爲人傳誦嶺表詫爲盛事比新城北旋予告歸省而都下之言詩者乃專歸邻陽過嶺集者其奉使往還時所作也雖古之君子一出入不忘其君而古者諫無專官行人輶軒所至采輯風謡上之太史則十五國之風所爲褒美刺譏以感諷乎君上者莫不有諫之義焉當給事之往也楮墨流傳達於甲帳　主上數對從臣嗟歎其才以今　廟堂之宵旰求治而所取於給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善哉竟其平日敷陳披對讜言正論必其犁然有當於　聖衷者故因詩而知其志之所存宜也然則給事之詩之志正其所謂不負所學者而已是集所錄雖僅百餘篇其謌乎忠孝之情何其不殊於風人之旨也

天子誠得而諷咏之則蠻荒萬里之外民風土俗政治得失可以一開卷而瞭然於心目之間其爲益豈不大哉新城前示余粤遊諸咏余覽其大意粗不相遠而給事諫官也故余於是編尤致意焉若其鋪陳排比腴詞逸韻爲學士家之所愛賞摹擬而不能釋者此夫人之所共知而余頗有所不暇盡述者也

黃子自譜序

黃子心甫年六十有一而病自爲譜以授其友人嚴子蓀友曰吾生平好學所手抄書以數十種試於有司者凡六而卒不得志至此今病且革矣卒不幸以死後世誰爲哀我者子其爲我請之姜子俾敘其端幸及吾之見之也予聞其言而憐之讀其譜大抵多述生平交遊往還飲酒賦詩登臨燕遊之樂而遇所失意處猶有憤惋而不平之氣予聞心甫雖老病尚健飯可不至死然使心甫不幸而竟死是塊然之軀悠悠百年已同旦暮即棄捐之上中幸不爲狸狢螻蚓嘬盡然再過數十年將并其齒髮泯焉悉歸於無有與死櫱同化矣尚奚有於生前之聚散離合愛憎喜怒即今觀其譜中之所載得勢氣餒者幾人文彩納薦者幾人與心甫同而親異而讐者又幾人其存者尚有幾乎亦不待達者觀之而有以知其無異於浮漚之一瞬白駒之一隙也心甫落此而不悟則其神明鬱結於內形氣膠滯於外內與外交鬬而不已欲無病得乎且吾聞之二氏之言皆歸於養生葆性而吾儒之學亦有不與生死爲聚散者孟子所謂平旦之氣邵子所謂天心未起者是也心甫何無一言及此心甫姑置是譜也而求之吾心湛然寂然之間吾知其胸中將浩浩落落無一物之芥帶而獨與其大者遊前此之紛紜酬酢皆於心甫無與也嚴子其嘗試語之而心甫試諦聽之吾知其病之釋然去體有不待其辭之畢矣

十峯詩刻序

自予少時則知梁溪有錢君者既因緣人事舟楫還往曾不得一過而問焉記癸卯秋將適潤州泊舟西郭下憑艫眺望見江流抱城縈廻如帶山色蒼翠隱暎數里外其左右疎籬修竹隨流曲折俄有小艇從水門出列坐三四人中有哀絃急管之聲亂夕陽而遲渡余目送久之默默傷嘆居人之自得如此而余以貧賤奔走去惠山咫尺耳無由一至其處又還望君之廬則未嘗不以爲深恨也比再至吳門君辱書及詩於余屬爲之序其高弟秦對巖太史長者也每與余論文則曰吾所聞於師云云又曰吾師之於子文亦云云然則君之於余深矣宜乎余之始慕其人繼讀其詩而益爲之咨嗟歎息不已也初余觀君詩疑若不經意以出者及讀其自序所爲十峯集格凡數變要之以眞至爲宗則其屢變而益上以求當於風雅之旨者不可不謂工且久矣余故特表出之以愧世之言詩者且以志君之於余其不相識而相知之深有如此也他日過惠山之麓飲清冷之泉續其詩而一樂焉亦可見人生於山水朋友之趣均有得於自然者初不必身至其地親與之周旋而後快也

徑松齋詩序

古文之不作於時久矣二十年來人稍知講求此事其高者或詭而自軼於繩尺之外而卑者局趨於唐宋人之後塵以爲近所稱爲名家者如是而已此其所以爲之者衆而卒不能至者不求其法與雖究其法而不能自得之於己故皆歸於無所成而終也余去年抵都下臥病逆旅方進士渭仁辱投余詩文刻本各一卷余久聞方子才以病不得見就枕上取其詩文讀之觀其馳騁盡變而一軌於法與吾所嘗聞於古人者無以異也余未嘗及見古人然自謂古人去今不遠者讀其言知其有所以爲言者也以古人之文較之方子今所爲之文而知其所以爲言者初不甚異則余於方子之爲人其得之於心也久矣今年方子過余京邸相見懽甚復綴其近所爲文兩卷屬余論定顧余自揣淪棄於時舊學荒落宜其無復過而問之者乃方子非獨不鄙其愚於余所商搉去取亦欣然受之無恡情於是知方子非獨能爲古人之文者也其自得之於己以發爲文者特其餘耳迹其用心之勤且厚雖與古之道亦何以異耶夫文章者性情之枝葉也性情者文章之根本也今方子旣

沃其根本而茂其枝葉矣則雖溢培灌之以若成一
家之言吾直以行古人之道者非方子奚屬也故方
子亦自重其所以言者而可也

無題集韻詩序

過顧舍人北城寓居見谿翁朱子贊皇無題集韻詩
三十首余喜而竟讀今撮其數聯記之如新水亂侵
青草路好風輕透白練衣如千樹梨花百壺酒一莊
水竹數房書如夢中魂魄猶言是懷裏瑱玗今在無
如湘妃舊竹痕猶在阿母蟠桃香未齊如誰知春色
朝朝好剛爲浮名事事乖如簷前柳色分張綠雨裏
梨花寂寞開如一彈流水一彈月半入江風半入雲
孔雀銜寒窺沼見狻猊香暖傍簾聞如流水帶花穿
巷陌歸雲擁樹失山村如滿砌荊花鋪紫毯點溪荷

葉疊青錢如酒醒虛閣秋簾卷月滿寒江夜笛高如
海棠花底三年客蟋蟀聲中一點燈此在全首中或
未爲佳句然緣情繪一經其心抒而新之有起有承
有關有闔莫不聲切雲漢思入窈冥此贊皇詩法也
谷人評王逸少臨鍾元常書謂其勝於自運要惟逸
少能之耳

高舍人蔬香集序

古文人遭際之盛在唐爲李太白在明爲宋景濂二公者皆起自布衣若太白之供奉翰林調羹賜錦可爲榮矣然不久淪棄論世者以爲不幸景濂當元季久困省試金陵之召同數君子者扁舟西上入侍帷幄凡朝廷詔誥賦頌大手筆多經其撰述嘗賜宴禁中天子至親爲之賦醉學士歌其君臣相得如此故開有明三百年文章之運蹤景濂一人之力居多至其遭逢之幸亦似有數焉不偶然也今 皇上好學稽古妙揀侍從而吾友中書舍人鐵厓高子澹人用

高才生被遇入直內庭校讐秘閣 上時爲詩歌必命其屬和倚馬刻燭而辦頻警麗絕倫不失體製人以此難之又謙謹性成篤於忠孝偶病在告屢旨遣醫胗視增賜藥餌行自念某小臣也迺得此君上余覽其所爲梳上流涕恭紀聖恩諸作文生於情而不覺自慮其罔報之無地蓋往往掩卷歎息於是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也潛溪之學上溯婺州四先生下及歐陽黃吳之倫皆親承指授其師友之淵源不可誣也然猶年逾強仕始契真主今舍人冠弱棄繻與其徒絕塵而遊遂捐芒蹻頫華省入當顧問觀古遇合之奇可謂過之余前年癸丑入都而交君接其人溫如也以喜讀其詩沖融雅閑穆然有古有道君子之風焉以服而增嘆今其業視前又變益工矣使余之他日再來京師而君肯再出其詩以惠教之度其年加長德加劭以及於景濂閱歷之時之久則翩一代之著作醞釀深厚以待來者吾不能舍人之望將誰望哉

奇零草序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槩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位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熖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其揜抑於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爲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椑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而間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執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爲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君

子譏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儒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畧一卷以備惇史之求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鄒君針灸書序

古之高蹈者流若伐檀之君子稼穡狩獵以為業而詩人美之以為不素餐此豈儱謂其能自食其力而已哉蓋卽其堅忍之操刻苦之志以知其必能待時而有為以不至自廢於無用之人故曰不素餐宜也天之生人無論出處貴賤而皆望之以共相生養之道也如謂高尚其志卽可放蕩流佚聽人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如秦越人之相視然則亦謂之素餐而已矣予在京師識鄒君時稱述其尊甫聞望君蓋隱君子也予去年病困咨言用艾可愈延醫治之鄒君從傍指穴數處時有所發雖醫者不能逮也予因叩其從來歷言隱君故讀書既自放棄則學醫尤工鍼灸挾此技數十年能立起沉痾貧不取人一錢故術雖工而其家之貧益甚從予咨視其傳術則手訂書針灸藥脈各二卷在焉其意以無貲鋟行其書使吾父利益之道久鬱不廣求余一言以告於當世之有力者予嘗歎後世事日趨便而古意浸微醫其一也卽如靈素諸經所言針石之法必與方診藥齊絞急並用而後有効而病在腠理者尤以針石為宜然在漢時砭石法已不傳僅傳者針耳今醫家所用惟

五苦六辛草木之滋味其於人也末矣而凡針灸特自為一門習醫者反視為旁家外道而不之數則其為術安得不疏余故不請醫未暇讀隱君書輒欲倣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及近世元遺山序李杲明宋景濂贈周漢卿例件繫其已試之效於卷端使人知其術之奇中如此則此書之行活人當不可數計隱君者雖隱然自廢何害哉漢郭玉有云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輪扁之對桓公曰臣不能以傳之臣之子臣之子不能以受之臣鄒君本以善奕遊京師然而其於父之學也則固已得之於心手之際矣

志彀堂序

余嘗欲條疏古今賢臣建言者分而爲三彙成一書三者一曰宰相一曰侍從其一則諫官也蓋古者諫無專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輔導之義侍從有啓沃之任其責任與諫官等耳獨怪今之言事者專以其責屬之臺省於輔弼講讀之臣未有所與焉而爲輔弼爲講讀者亦遂寬然自弛以爲非我之所有事使諫官之能盡其職天下之事有諫官之所不能盡言者矣而況於今之官名爲諫者其能盡其言責者十不得一二而能盡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嘗少而不行者嘗多也然則如之何而不以責諸宰相與侍從者也順治間有詔命辭臣修玉匣記元帝化書時則檢討淄川濟武唐先生上言以爲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　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煊給事中陰潤事忤　旨歸里　本朝之能以翰林共諫職者自檢討始從此考槃般水之陽發憤著書垂老十年以今年七月訪友四明袞其文數卷以示余余讀其經世之言所爲籌餉積穀銅鈔改漕諸法其訏謨碩算可與賈長沙陸宣公相上下惜其雖能言不得試之實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并不得自見其言

於朝以待有力者之上而舉行之焉良可悲矣則夫以檢討之文爲窮而始足自列於後世者豈通論哉檢討當放廢之餘愁然以天下生民之事爲已憂顧其中若有所不暇者而當任其憂者反營營終日亦若有所不暇於天下生民之計循是以往斯民之患將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於斯文也

詩義刻序

友人胡子賓明既刻其四書制義成已而復梓其經義若干篇問序於予予惟詩之有義蓋古說詩者之流若漢所稱齊魯毛韓者特以其取掇應舉故稍飾之以文辭務中程式遞習之既久則體製益變四方風氣亦因之互異即舉大江以南言之雲間以聲調海虞以典制毘陵以豐贍江右諸郡以氣格而吾邑之為文尤矜勢尚奇家操鉛槧規撫龍門旁摭子史然其流皆有弊取風調者以弱襲典制者以拘豐贍者以靡受氣格者以爽奮而予邑後起亦頗縱恣繩墨甚者穿鑿詭譎齒芥於傳註吾黨懸然憂之胡子於是薈集羣說折衷之大全註疏并其枝葉擷其精英去前之所患而斷然自成一家之言既用此取舉然其意猶未慊也復發篋以公諸海內學詩者準的其用意固已勤矣前年君之任發錢唐余邂逅逆旅得盡讀其文時君又出所為各體詩示予也蓋古之說詩者多不暇自為詩君以三百篇為詩故其詩益工出於齊魯毛韓諸老生所未備君詩之工如此然一本於其所為說詩者則其所為詩義不獨以苟且取世資而已其轉移風氣而反之古足以信今傳後

無疑也孔子以授攻不違為詬詩者之病而漢世儒吏多起於儒林其治經皆有師法可紀余聞閩君治縣經年弊釐利舉境內無事日集儒生講論口授指畫絃誦聲徹閭巷君又希蹤陶彭澤之風時時式其里居徵歎者久之可謂極詩人之能事而與世之文俗吏相去遠矣蓋君不獨以其說詩又能工詩又能以其得於詩者試之吏事此其所以尤賢也予故并序及之以見君嘗讀書皆期為經世有本之學非獨如諸老生家扈辭無當與夫浮艷輕薄以自托於詩人者比也

願息齋詩序

陽羨徐先生之宦於永昌也所著有滇南詩草予既受而卒業復投予願息齋一集則其去官後所得也客有見者謂予曰夫子貢之問於孔子而願息於事君於事親也蓋五問而末之許也今徐先生之以是槃其詩也何居予曰夫徐先生其可謂深於詩也已當其披箐榛蒙瘴霧走金齒萬里之鄉直蠻猺新附義威德柔不避險艱及以細故解職而歸途經涉觸緒成咏猶無非憂君恤國之意其於親也亦然太夫人年八十浣濯寢食必皮燠寒必問嘗對予慨然太息以遊不即歸太夫人旦夕念我必甚也甚矣先生之無可息于事君事親也此予之所謂深於詩者也抑予聞之人之勞苦過當者恒自託於謳吟以寫其休焉息焉之意行者謳舂者相閭里夜作者相與歌詩以言其志皆此物也今先生雖篤於所事及其發而為詩也忠愛而不激憂思而不迫紆徐演漾按節而赴之合於大雅之音使讀之者指其憀心寬其鬱滯莫不灑然有所得以興起於忠孝焉由此觀之先生之志其殆息於詩乎既以此復客并書其語於卷次學詩者無亦知所本焉

初搴閣詩序

彭子爰琴善遊嘗三登泰岱臨日觀觀秦漢以來所用事處為詩紀事幾溢百韻時人擬之北征南山又徧歷漢沔走豫章尋匡廬諸勝與山僧道流棲遲者累月而後出故其詩取象綜博託寄高遠驟即之不可得其徑術既而悠然與之俱深往而不能返矣余去年與君相識京師自此並轡燕趙梁宋陳蔡之郊以抵於廣陵一年之中寢處飲食無弗同也然予既不善稱詩而彭子亦輟吟終歲或有問予與彭子者則皆不能言其故也歲行盡矣余將問棹南歸彭子曰子知吾詩能知吾所以作詩之意乎凡吾之於詩其作也必有為子盍為吾敘而傳之予謝曰唯唯余不能知子詩之所以作而能知子詩之所以不作子之輟吟者終歲余不能言其故也然其於知子也深矣余之知子之詩之所以作於其知子之詩之所以不作矣雖微余知子固自知之也余知之子自知之猶欲相求於言乎彭子聞是說也俛而不答喟然若有慨於心者因書之以為敘

松溪詩序

敢十年間寔聞之稱詩者大抵俎豆何李而苗門舍人爲之思自而公相雜介坡僞訓道靡流風漸息然其餘派之在西冷者如故也今年春王子子武來自雲間會予亦客省下遺詩兩種復出其近集一卷予受而讀之以覘前賢之矩矱非有所放而之歷與掉而之險也循其途而默爲焉馬以風骨爲主以自然爲宗長歌短奏宮徵雜陳循聲而按之旨趣畢出而凡向之所病爲剽竊模擬爲漢魏爲盛唐者不揮而自却此其苦心調劑覘昔何如顧猶得謂之起衰隊

李巳也子武甫至西泠郡人士翕然稱之雖其耆生宿儒亦樂從之往復而心折其議論不將舍其舊而新是圖乎於其歸也予序其詩所以感兩郡風氣之變而幸古詩之將復興也

誥贈中憲大夫沈公崇祀鄉賢詩序

先是松江府學諸生某等以故贈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沈公宜崇祀狀上之府太守以上于督學使者既得請遂置主卜吉迎祀之如禮于是鄉之薦紳先生及四方賢士爭爲歌詩以紀其盛且以悲公之遇慶公之沒而得顯而以慰憲副公之孝思于無窮也屬某爲之序某切按公生當前代太平之後懷瑋蓄奇蘊而不揚其死于崇禎之十四年豈復自意其今日也歟然當公死時天下亦大亂矣且以漢永平播遷之後下第寒士褁衣牽裳之徒猶强負擔而位郎

署者四十六人唐昭宗天復之二年皇輿粗定則部取耆宿五人與于禮部試者遽授之官時人謂之五老榜蓋古人于坎軻失志之餘其遭逢之奇又有如此者公生亂世不遇以天命也然古者瑣尾零落若此者蓋不勝記即其低首受書飢寒勞苦之不恤思一發抒其胸中所聞見而及其顛躓不偶久之而無所成也則侘傺鬱悒以死而其魂魄之寄所託之陰風晴雨松柏之哀號猿猱虎豹木魅山鬼之所俯仰躑躅而悲嘯者又不知其幾也然而生既屯歷于前沒又無聞于後者此非夫人子孫之責而誰責耶爰

自憲副公始長郎手父遺書飲泣而讀之既起家甲第上玉堂歷清禁持節于嵩少大河之間聲譽赫濯猶時時痛父不逮以鼎養之不及也對客則惻悽增欷會　朝廷亦軫念賢勞不忘其所自特贈公如子官今又俎豆之于鄉以春秋奠侑而饗祀之然後贈公之賢與憲副公之孝始炳耀在人耳目矣此與俱身荆棘龍鍾一第者其于命又孰得孰失耶或謂公孝弟聞于家行誼著于鄉鄉之淑其德者相望也此謂合于古有功德則祀者歟愚謂正不必以此例也夫公非有所瑰行絕奇以震炫于世也但使經公之

祠者見其終身阨塞而今獲遂顯榮如此則人誰不思力善教家以得名于身後見憲副公之賢辛苦以列其親之名於天下則誰非人子又誰不思黽勉繼志期無忝于所生於以發仁人孝子之思彰　聖天子風勵天下之盛皆于是乎在此諸君子相為咏歌之志也愚不敏敬述其所以

吳梅村先生曰前半如急湍飛瀑出于㩲奇偪仄之間結處則汪汪千頃波矣

州泉積善錄序

客曰古人謂[illegible]已可得如人不可得而聞今積善錄之刻何居曰此其故人八十歲翁朱鉉氏之所爲也曰然則非吳子之意乎曰使吳子而獨行仁義不求人知終其身而已謂之非其意可也夫吳子不忍人之飢寒疾困既已以其力之所及濟之矣其所不及濟者有人焉亦以其力之所及者濟之如吳子吳子不將視如已出乎則是書之行於世也譬謂吳子之意奚而不可曰亦有說乎曰吾徵之孔氏矣昔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

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曰君子之舉諸身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者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illegible]贖而受金則不廉不受則後無復贖[illegible]人不復贖矣夫受牛貪也不受[illegible]孔子之於二子其所與如此而所見非[illegible]矣聖人之樂善無已也苟其可以誘人於善也利且不避而況於名乎昔宋富鄭公於青州趙清獻公於越州賑荒之法一時名儒皆爲文紀之而元之何長者至微末也[illegible]文

具述其事此錄所載賑荒施藥救災助喪施棺諸事皆有良法可守後人倣而行之爲利無窮君子之與人爲善也不獨從而稱道之又以其法之不可沒也復樂書其事以貽之後焉或曰是嫌於名與利而避之見之者亦曰是近於爲名近於爲利吾無迹焉是私也非公也宜爲聖人之所不取矣嬰子名之振字孟翠浙之石門人博學善文舉方亦以京職有重名於時云

周子詩序

往故給事中陽羡曾巖莫公令武塘余修知巳之謁於門下因得徧交其邑中名士時周子渭陽羣從皆樂與余往還巾車畫舫南園北里之遊探籌而飲刻燭而賦余未嘗不攘臂其間盖六年中凡四至至則必連月而後返時諸子多年少豪雋詠咍閒作或乘醉叫呶狂呼若旁無人者而周子恂恂禮法自持言笑不苟其爲詩春容和雅有黼黻之章金石之聲蓋幾於有道者之言如其人者也十餘年來余奔走南北頹然既老且憊矣前年莫師卒京邸哭之慟間問武塘諸子亦多淪落失所意氣非昔周子惠然過余追數舊事相與慨歎而余視渭陽神色愈王袖出詩數卷句鏘字琢若將與後生角逐於聲律咫寸之間而氣凌出於其上者余方抱痾屏絕筆墨仍來索序甚急益歎周子非獨其才絕異也其精力之過人雖既老而不衰也如此余因欲倚之以自壯矣遂序其詩以爲贈

陳六謙之任安邑詩序

戊午冬予友海寧陳子六謙謁選得安邑丞以去致贈詩至數十篇或謂陳子才地高宜得膴仕不宜沉䟦爲州縣小吏予讀諸君之詩知其所期於陳子者或不在是也安邑故漢淮陰侯韓信所爲漢首立功地信之事爲君子所不道然其志實有過人者方其未立功時本與世之碌碌者無以異其始居淮陰也一市之中皆笑其怯至與趙戰背水而陳趙人皆大笑與楚戰濰水之上楚大將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又曰吾固知信怯也夫市中兒爲怯宜也至使敵國之將聞之亦輕之而不爲備然卒以此成大功則夫信之所以得此名於市中者豈一日之故哉士之志道德者固無慕於功名者也其志乎功名者非其識之沉力之堅而急於自見者往必敗而無急乎人之知者必得之若信是矣且天下之公侯將相其不爲市中兒之見者幾何而汲汲焉欲其知之也不已過乎陳子抱盛才來遊於京師適當朝廷下詔求士之日孫陽之顧一效將可得人方管曾君棄不取曰丞吾樂也余微觀陳子本非無意於功名者也人廿一言若是殆與營營者異趨乎則其中之所有豈可易量哉安邑故儉俗易治新令周君其同鄉又賢用陳子之才佐賢令以治易治之民政之成也可待鳴琴之暇相與登魏豹故城蹤跡其所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處然後執是卷而歌之當必有快然自得其志於千載以上者此非俗人之所知而諸作者之意亦容有所不欲盡也則予安得以無述乎

韓子集序

吾邑前代不論自明與家以古學相尚如烏春草斯道陳光世敬宗楊名父子器諸公以詩文名世者逝有師承自後子弟沿習爲制舉義舉前輩垂世之文度閣不觀而反笑學古者以爲拙於逢世風頹波靡不可收拾予竊歎以爲吾鄉風俗之敝將未有艾也今韓孝廉嗣君燕孫搰涤家學有素才更旁通敏捷雖漢魏六朝下散行駢儷各家殊體之文對客據几數紙立盡而又以其餘力爲時文與同輩角逐藝場往輒取勝以足名赫赫起括蒼舊姓用羔雁延請主其家塾此邑自方希哲後餘風所被家絃誦而戶濂洛燕孫雖年少多奇必將欲華就實游泳於作者之波瀾自流而溯之不底於源焉不止也如是雖吾邑前輩猶當屏息掘氣以揔君之所爲况於今世之瑣瑣者他日君復以其夕[illegible]有進於此者矣

奕譜序

奕之有品起自劉宋於時風流相扇至宰相論評人主裁決可謂盛矣其爲之譜者漢桓譚有十三篇唐王積薪金谷園宋徐鉉撰其凡例而隋志載棋勢數家王世貞歷數近世國手源流溫州鮑一中李冲後先出爲永嘉派婺源汪曙步鮑一路程汝亮晚出勝之爲徽州派顏倫善決局後李時與齊名爲京師派奕之有派自世貞說始也至今日而稱奕者尤多余所及見者若梁谿過百齡吳門李元卲盛大有武林季心雪新安汪盛年名皆出前數輩上而毘陵鄒君以後起年少一朝而頡頏於其間所至高門朱邸爭相延致其布局一成譜即當時傳布余嘗聽其言論起手布置若爲得勢多若爲失勢覺全局大勢落落然數着可定雖余意不好此然每有味乎其言之也君於是并緝前後奕譜合爲如干卷又蒐采經史子集諸小說家及奕理者即備載之於篇葢欲以啟悟後學資聞見之助其用心亦云勤矣夫奕之爲道微也然猶不能以無所師法而後工今也爲其道而棄其法欲以求工於古人難已以鄒君之用心而移之於好學嗜古者其可量乎哉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深

慨也

李蒼存詩序

詩自四言衍爲五七言又有長短句者長句間多至九言十餘言特濫觴於離騷漢魏樂府其後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則詩而文矣杜牧之阿房宮蘇子瞻前後赤壁則賦而文矣作者心思歷緬連閎於內挾其才氣坌憤欲出則飈發泉湧不可以古法繩尺哉嘗讀者洞心駭目不能執此而廢彼也斯已奇矣益五經之文易書禮春秋各具詩體易小象雜卦傳全用韻書虞書洪範戴記禮運孔子閒居等篇間用韻左氏傳語似銘似謠者尤多雖諸子亦然以詩爲文者古也以文爲詩賦非古也抑不害其爲古李子蒼存用茂才貢入京師自惟所挾者宜不能骫骳隨俗高下以故累試不偶其鬱悒無聊激而爲放宕無涯涘之語長篇浩歌往往有伯奇遺風余每歎其才而惜其遇雖然使蒼存之斂其才氣積爲湛深之思將不能以文爲詩復古之制也哉

贈翁祭酒遷少詹事序

記曰行一事而三善備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古者大司成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然後大司成坐於東序而論說之是凡教大樂正徒授數而不論說論說者大司成也然大司成之職在論說猶不離於口耳之功先王之教世子以爲口耳之功未足以成德而尊教也於是乎立之太傅少傅以養之於父子君臣之道然後可以潛移默化其志氣使之馴習於善而不自知故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此其序也又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成成就德行尊爲父師則必不僅主論說責效於口耳之間可知也夫其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彼爲之太傅少傅者又豈與夫樸魯少學者迭而論父子君臣之道如木偶之拜起然哉故愚以爲兩傅之職非司成樂正其人莫足當之古者大子師傅多兼官況世子與考古所謂太傅者畧近今詹事之制而所謂少傅者則今少詹事之職也然則今祭酒猶古之司成乎曰古者司成得教世子後世齒胄禮廢而今之祭酒所教者僅國之俊造而已宜

其與古異矣前年　皇上命　東宮出閣講學文華殿特　召歸德湯先生於江南命以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重德行也逾年蘇州翁先生亦自國子祭酒擢爲少詹事先生表帥六館盡袪監中夙弊所條奏諸教育法準於古制時議惜不盡用今而知　朝廷之用先生其意良厚而其職則以古司成而行少傅之事無以異也據今之職則先生之論說方有事耳循古之制則審喻以太傅之德行而使湯先生之道爲不孤者先生得無意與嗚呼自秦漢以來二帝三王之遺跡盡矣今　聖天子獨循古禮文肇舉盛典擇人而畀之而先生適逢其會此予之所以親見之而尤幸而尤樂其與湯先生相與以有成也

贈汪檢討出使琉球序

古天子行人所至止於五等封國而已自漢開西域持節而馳者鑿空生事於萬里之外爲君子所不道然猶未及於海外諸國也其後東南諸種類始稍稍通貢中國而其中所謂琉球者隋大業間嘗發兵攻之終不能臣服至前朝始稟正朔奉職貢以及於國家開剏之際尤秖效臣節四十年間航海之貢歲至 天子嘉其勤也復以其國俗好文學敦禮義不欲鄙夷其人迺妙選臣僚銜 命往撫之於是禮官同諸大臣及科道官會推以翰林院檢討汪君充正使名上依故事賜一品服齎 詔往前年汪君以文行超卓膺制科之選天下無不聞其名而慕之今將中朝之命臨賜絕島之國百靈效順趨走翼衛揚帆鼓棹直不十日可抵其境上則夫聆其聲名挹其言論風采以怗服震礱竦然增上國之重者豈獨中山君臣區區之是爲哉環島而居者小大國以十數將必有聞風景附爭集闕下者使盛朝之崇德鴻業磅礴無外汪君且與有力焉君行出自閩嶠乃者封疆大吏鳴劍踴躍蹴幾伏波橫海之功然艅艎之師銜尾相屬迴翔而不進者二年於茲矣或謂十萬之衆不必賢於一使之任然其利害未可懸度也傳曰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顓之言使之有遂事也以君之才顧其勢不得以遂事比其歸也罔盡其所見山川形勢設爲方略以上之以待謀國者之有所擇而用焉此亦良使臣之職也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海神唐稱廣利王宋加號洪聖明洪武三年詔嶽鎮海瀆皆去封號稱神 今制因之

嶽鎮海瀆之有定祀皆本於唐開元禮百川之水惟海為大而南海居委輸之極從廣州城南受二江之水分東西二道東南直抵甌閩西南抵駱越以及東西洋以往諸國無所不到於四海之中號為尤大稱天池焉故祀典獨重南海而韓退之作廟碑亦云南海神次最貴者以此也在周頌般之樂章序謂巡狩祭四海嶽瀆而作則巡狩之祀海其來久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削平巨孽中外無事 皇帝將以時巡天

下爰考古禮分遣諸朝臣告事山川而以詹事府少詹阮亭王公往南海惟 國家撫有疆宇大海之中鯨呿鰲擲憑妖鼓怒於波濤之內山河為之簸揻日月為之霾曀如是者幾四十年一旦風恬浪霽纖塵不驚依島之國占風而至瀕海百姓含哺嬉遊使吾

皇之德化洋溢無垠神之功亦偉矣南海之神既大而靈以黙佑我 國家其功尤偉 天子特以使事付公豈無意哉按廣州志廟在州城南八十里本非島嶼而陸行山徑崎嶇不若一帆之便退之於刺史孔戣之親祀至誇為僅事亦以往時刺史怠職不

虔委事于副而戣獨能躬自異于前政為可述耳今

天子既下南巡之 詔獨嶺南地以僻遠不得至度公之往布宣上德喻所以憂民疾苦之意至儁吾知五嶺荒徼俚人蜑戶必將如望屬車之清塵趨走恐後者民氣歡悅神嗜飲食由是言之則海南萬里清晏呈瑞效珍用協贊我無疆之景運豈有極哉一祀事之躬親誠無足道是役也 天子不以屬諸他而必以公行其果非無意也已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崑山徐公之以戶部尚書拜大學士也其爲戶部視事裁五月於時僚佐之樂其大用而惜其去之已早者件繫公在事政績將勒之貞珉以垂永遠公聞亟止之既不得願而以某之辱知於公最久也則請爲文述其意以進之某辭不敢又固以請且曰公之懿美固不待文以顯然某等之得各庀厥職以幸免於罪戾者皆公之賜也其敢忘諸自公之來蒞於此也故事說堂先滿後漢公令同日以戒吏玩十四司事條例互異吏上下其手恣爲奸利公趣畫一焉司秩禁三庫官胥乾沒四方解吏朝到夕發掾胥關累數千金是名項首迭來盤踞公黜其尤下名募之令竄穴斯去各省以軍支上部未銷貲且不貲輒撥恩赦概豁除之及一切倚閣鉅細筆覽遍就結案吏牘大減舊各司署事恒有所偏視輕重漢堂書諾更巧侮弄公凡所批駁行移毋或參差集益和衷一出於至公雖督撫上陳利弊臺省獻替向所謂不便奏停者過有可采輒破例覆行之以此故十四司官皆樂爲盡力而中外事關度支亦自謂人人得舉其職凡諸弛張其見於暫者則然惜某等之不能以公久留樂觀其成也愚則謂公之得爲戶部自今日始也諸君何異焉夫今之內閣名與古宰相異其實卽相職也在周則所謂天官冢宰者也周禮冢宰之職雖無所不統其大者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以用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以理財而已理財與用人對舉此則傳所謂斷斷無他技之一个臣之事而已後世以地官司徒有泉府遂舉國家財賦之出入并而屬之司徒此戶部之職掌所由設也不知司徒本以掌斂泉府所司特市之征布與國服爲息之令其他小司徒遂大夫以下所謂任土經野徵賦之類一切皆與國用出入之數無與而冢宰所統其職有掌受財受用者有掌聽其會稽者至于王及后世子之膳服賜予皆得制其節度而擇人以任焉由是觀之古蓋無戶部之職掌戶部之政一領于冢宰上以制國用下以阜兆民順陰陽之宜而遂萬物之性此三公之所以坐而論者也其事至廣至大其法至精至微非夫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懿與夫學問之深造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自漢以來周官之意漸微或問宰相以錢穀曰自有主者或以宰相領度支鹽鐵或兼制置三司條例司無論分合均失之矣公少以才器受知

先皇及事　今上從容啟沃出總內臺者三十年於茲正色立朝潔己率屬謀王體斷國是謇謇諤諤無少顧避時稱爲社稷臣者天下無異辭所設施於戶部者其略也然今之內閣事權亦與古少殊矣　聖天子慨思至理特登進公左右毘贊大業官仍以戶部繫銜者豈徒循其名歟意者由今之道而欲稍寓古之制隱然以天官冢宰之任責之與而公以其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起膺明命用其道以致太平一如成周之盛時斯可謂君臣同德千載之一遇也夫處公於政府與一部之辨

治孰爲大小易明也然而諸君猶不能無以私公之不得爲憾者蓋古者僚友相厚之誼亦愈以見公之賢也愚不敏敢竊颺其盛焉

贈李編修出守臨江序

唐翰林院之設特以待諸供奉者其後設學士專寄漸臣然歷代內外參用出入不常而爲州郡刺史者類多鉅公碩儒所至樹名績後輒去爲大官其遺風餘韻之在其地常歷久而不衰也與夫俗吏之削精疲神沉埋於案牘者異矣明初命編修以下考駁諸司奏啟平允則列名封上欲其諳練世務也後永樂四年以待詔解縉等七人入直文淵閣次年遂詔內閣儒臣考滿勿改外任於是後之爲詞臣者以餼仰養重爲自異于諸司累資積級不十餘年而至公卿

矣余覽明洪武後列朝實錄所載諸學士傳歿歷清華至老無一事實可紀就其間豈無卓犖奇偉如唐末諸公者而湮沒於無稱至不得比於州縣之末吏猶有事功可以表見亦可惜矣夫養儒臣以儲公輔之選也至問之決獄數不知問之錢穀不知異日何以爲佐理天下之具乎此非有國者之利明矣　本朝順治間嘗揀有才望儒臣外補方面其時大臣奉行不稱或反用其所忌者充之遂至一出而不返而成例卒不可變今　上二十七年八月吏部當大選府知府缺多邊遠有力者巧爲營避詭託郎吏倖淺

不及數遂懸鈌簽至二十有一積數月不掣言官屢奏謂二千石民命所繫不宜久曠　上下其議部守之益牢　上知其成見不可破遂以今十二月甲辰奮然引見諸郎官益之以編檢俸深望重者三人親塡注各鈌付所司刻期赴任勉以大用一時翕然稱快頌　皇上識治體要明于知人而編修德州述修李先生遂得臨江以去時先生當補少司成已咨部數日矣既得郡念太夫人在籍遠覲於就養恒憂見於色予從先生館局久知其爲人沉深有器局慈惠能利物厭飫經術不苟追隨有古名臣風其視治一郡直承蜩而掇之耳自平原具船由漕達江不兩月可抵治所欲避江行之險者取道武林上衢信沂流千里灘勢廻曲澄波疊嶂夾岸深林茂樹文禽異石足以娛目而爽神太夫人雖老健飯涉此不難昔司馬子長爲僞不疑傳詳書其尹京兆時受母誡錄囚徒多所平反卒以此名重朝廷而其母亦聲施至今予雅聞太夫人賢佐先僉事公歷任有聲先生素被敎迎養以往也待其政成還朝將必有操筆而書之如子長者豈不亦母子俱榮哉孰與夫前代之湮沒於無稱者先生其亦幸而得遇其時也又何戚戚於

中耶

別葉編修序

昔鮑叔既脫管子于囚且進之桓公而以身下之其恩大矣然而管子既貴未嘗舉以爲言其所言者乃在貧時與鮑叔商賈逐什一分財利與夫浮沈卑冗而卒伍厮養之事豈誠一時之感激有甚於生死而貴賤者與蓋嘗論之夫士固有蹈白刃輕千乘而不顧者矣仲雖伯佐抑其自待者重以爲生死貴賤危相扶而安相携者乃朋友之常道唯其平時知己有隱阨於形迹之外而不可以告人者此其不能以須刻忘也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其謂我嘗爲鮑叔謀事多困而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仕三已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其不遭時也余每反復此言竊怪以管子之智計如神舉齊國而用之唯所欲爲何獨疎於小事而拙於謀身至此既思得其故則又不禁歔欷以起蓋嘗讀詩緜蠻之首章曰緜蠻黃鳥止於丘隅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微賤勞苦而求援者之所爲作也賢者失志至一飲食之微不能自具而望給於人此其昏迷顛沛之狀必有可憐者矣然而自古豪傑之士如此者往往而有故人知

我恩人得我失人愛我憎及其甚也舉手投足無一而可殆所謂行拂亂其所爲者而管子之才之賢其猶不免於是歟當此之時有能飲食教誨之者幸也即不然而詆侮訕笑之隨其後甚且非意加之極之其所往人非其堅忍鮮不喪其所守矣愚嘗以是求之古人而欲如鮑叔之于管仲者何不數數也幸而有之是可不爲之流連而三嘆巳乎以予之得遇君於此也今之去也不能以無感故書管子之事以見志焉

送陳紫馭遊永康序

陳子以九月戒途遊永康予送而謂之曰子之是行以爲知己報乎抑將因以有求於彼乎頋覘子貌若有所不屑而強就之者然豈其亦有所慨於中乎予前年遇知於所司與子同已而失意又同計子交遊中知子宜無予若者以予之卑賤久羈於此所當人情險巇百端每悒悒不樂日思買田種秫杜門讀書鼓琴以自娛猶不能舍此而遽去而知子之必有慨於中者以予信之也子姑慎其所往哉婺州山水豐厚人物敦朴當宋南渡後衣冠避地多出其境宋元

之際朱呂學延蔓於八邑至今猶有傳者子負材藝修仁義立然諾持是以往安在其無遇也永康之學剏於陳同甫同甫要爲粗豪然朱子深愛其材與其往復辨難數萬言卒欲歸之醇正其緒言餘蹟亦垂至今子遊其鄉盍亦虛往而實歸矣子之師爲賢令於彼潔然仁以清無亦以吾言卬之人不學道老至奄忽遇不遇何足論哉

送徐道積序

徐子將北上其友載酒飲餞於昌亭之外頋予盍辭以贈其行夫徐子之爲人予既知之矣前年戊午余與並轡而北相得也既至而予卧病浹月所居室纔容榻塵坌墉鬱腥穢襲人徐子去余五六里而舍間日必詣予問所苦視食飲多少坐語移時而後去已力疾就試凡僦屋賃車粱餌器用之費畢給當是時余初不知其遊子之感也一誤失於有司不加怨恬然而就道三年於此而復行徐子之待人厚以恕其處己也恒嗇於外而務克於中彼惟其無求於人也

然余觀徐子其用意遠矣方今太平初奏 聖天子奮然思起積玩之習虛己以待總憲公之讜論比年以來振綱肅紀諫切中外人皆謂總憲公功衆與其伯仲兩公俱用風節比肩立朝遠以慰天下之望而退焉以有所共樂於彼也徐子往矣朝夕奉侍之暇質問之餘必有不言而觀感者吾見子學識之深造未有已也昔漢李郃爲司徒其子固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人不知其爲三公子也後卒爲漢名宰相樹功社稷世其忠孝自常人之見觀之則子弟之謹飭何與人國家事自君子觀之則遠大之器識必根

於此而徐子之能爲固與日之所爲也其理有不足疑者矣徐子挾雋才操紙筆從白衣舉子發策决科取世俗所炫燿此叩其囊底之智足以辦之以非總憲公之所期於子者故余亦不得而稱也

送馮子序

維歲之春予友泰君別予而西未數日也馮子孟勉亦來別予將西適吳會放大江覩于洞庭匡廬之勝而稅駕焉二君者皆今之賢君子也予非二子之與遊則不能一朝而樂而相繼以去予則予之悲可知也去年馮子客吳中寄予葛蟫十詠馮子曰葛蟫去吳江縣東五十餘里其地有禽魚蒲葦之樂灌溉之饒居人之環而食其利者百餘家中有唐隱士張志和祠蓋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中意此其經遊之處而後人之因而祠之者也宜馮子之有樂於此也然予讀馮子詩自傷其親戚之違離朋友之失處憤悱哀怨若不知有文字之足樂而賢人逸士之蹟遺風餘韻之可愛而可傳者必其無所樂於中可知也卯泰子之言亦猶是也予既悲二子之別二子亦復自悲其別然則二子之屢役於四方也其亦有不得已者乎顧余非能不爲別也勢不得別也別與處奚擇哉方泰子之歸也客有援其琴數引者爲予奏之鏗然以和醇然其志油油然其自放焉豈非得於中則忘其外者哉其所得愈重則其於外逾輕矣馮子之往而復以詩貽予也予固知其不以悲而以懌也

送王子序

王子言其家在金陵東郭門外近前孝廉王元偉尙士居孝廉先世東浙人中明崇禎丙子鄉試見天下亂起遂不赴南宮試隱居養親者甞自娛日莫巖飯糲不給所知或遺之酒粟固不受有一子一孫皆然唯曾孫二人侍養年垂九十矣王子言如此王子賢氣好奇與予同寓維揚郡齋每納涼露坐言必及孝廉予聞王子言亦愈欲知孝廉本末每問必及之令其盡言時同坐者有翹不相聞有聞而微反唇者余與王子不頗也世無知孝廉者獨王子以大父行事

之與相師友予謂王子歸而益勉之矣在易剝之六三曰剝之無咎善其能去其黨之不正者而從上之正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善其能與衆同行而獨應乎初也此二者其志相類而處利而得無咎者尤難益復初九一陽始生於下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候有識者能早知其機而與之并力而濟則足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雖其本無計功謀利之私心然而事勢之相値固有不得不然者至於剝之將變而純陰則厄運交構正氣彫落獨有一上九之陽僅存如碩果之不食而其勢亦無可爲矣方是時也

羣陰競進因勢利乘形生氣長而六三一陰獨能解去其同類與上九之君子相從於枯槁而不惜非其中之有大不得已者乎故易曰無咎而孔子又悲其失上下之助無所望而甘心於此也然而其義則已無過矣故曰其志相類而尤難於處利而得無咎者豈非以其有上九而益難哉故君子之與人也及其時之可以有爲其時之可以有爲則與之共濟以成其事其時之不足以有爲與之共濟以成其事矣然而君子猶不忍恝然去之者則命也易之學期於至命而已窮理盡性以至命者通與塞不與其中者也

或曰剝之上九既不用矣復曰得輿何也此固聖人之微意也曰使斯人者幸而復用則陰陽之勝負猶未定乎蓋使剝之極而必爲純陰則君子之道終消盈虛消長之數將一定而不可易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君子之高尚其志也雖其無意於天下天下唯其潰爛而不足爲也使其一有更易則君子必出而爲天下用君子之道常勝小人之道常不勝矣君子之道勝小人之道不勝則剝不終剝矣剝之必極而爲純陰者數也天也剝不終剝者數也天而人也此吾之所得於易者子往而從孝廉於其鄉當必以是質之

送董君序

京師者士大夫之所集而名利之場四方宦游者挾卷冊操技埶皆聚而角材于其中得則聲價驟起不得則側側歸耳董君者以星學自西浙來游諸搢紳間言某某當貴賤某當遷遷某官以某月某日某當罷或受譴貴幸刻期取驗其近者以旦夕遠者或數年保抱嬰孩或不啻數十年後則執其近者以取驗於其遠者亦若責左券可待故諸貴人爭傳客之不數月挈千金歸其術業精取償博享之無愧也人曰董君往士窮屑屑爲此無亦借是以翫弄公卿謔笑豪傑如東方生者耶然以君之道觀之則京師士大夫之風尚可知矣

送鄭庶常請假歸省序

龐公隱峴山之南答劉表問曰世人於子孫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遂携其妻子隱鹿門山采藥不返此處亂世之道宜然也若生逢有道而令子孫無失其家學澤及生民乃所謂遺之以安也王覇隱居見令狐氏子來容服甚光舉措有適顧視其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客去愧臥終日不起是時當建武重興聖作物覩之會人爭以文學自奮生子不才叱牛備耕正可恥耳其婦譏前餙辭解釋與兒女子之見也而范氏侈之爲美談過矣吾邑平之鄭先生醇德舊學推重鄉里自以前代遺老不營人事屏跡杜門日以讀書養性爲事屢空晏如也余友禹梅其長君本經術爲文章務追古人致之實用數上公車不第今年始以其經魁南宮列館選遇　覃恩封其兩尊人假告歸省行有日矣爲禹梅賀者且疑爲先生所不喜是惡足以知先生哉先生懷奇襲珍義不苟就度其心未嘗一日忘蒼生者舉平生未竟之志付之禹梅茲其所以爲適也已余覩戊辰一榜具慶者無慮數十人然皆少年速化無足深羨禹梅春秋且之艾先生暨夫人偕老鹿車徜徉於鶴浦之濱蚤起

寡息所聽益聰明食飲倍進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今禹梅歸不一年且散館復來自斯以往或乞歸終養或娛侍京師出則荷組紱之榮入則遂綵衣之奉事君事親兩無所欠余自維髫散放廢祿不逮養爲禹梅送此譬如渴者之談酸津流彼頰無濟實用徒自傷恨而已若夫鄭氏之樂豈有既哉

送王白民隱君南歸序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古者大夫士之致仕居其鄉者爲父師少師儀禮鄉飲酒與鄉射禮所謂先生是也以教其子弟皆不出其里閭蓋古者師弟子授受以道道在故來學道尊故無往教夫子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而不往教是鄉先生之義也自後周衰道喪師教益廢漢得遺經於秦火之餘諸儒人自爲說國家有大議則必問以經義云何弟子講說必問其何所師受一大師門學徒嘗多至數千人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除舍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引禮不往教之義忠不敢强蓋是時道雖不明於天下而人知尊經經非師則不傳故其所以自待與人之所以待之者之俱不得以或輕凡以經學之重而然也古者尊道其次尊經皆不廢師又其後科舉學盛則經學愈替國家取士不必通經士以專經取之不必問其家學所自於是上之抱經以處者士大夫家闢一李舍田舍翁積十斛米得折柬而召之矣北魏元欽性鄙悋嘗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誠非去食就信之義欽乃大慙茲

當時之風俗已如此今世孤儒寠生常不遠數千里負笈以求爲人之師猶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自非素習禮教禇家善族其視遇其師不啻厮養譏呵出入窘餓狗囚賓親不得通臧獲相侮笑至亡流離顛踣無所於歸者師道之不立非一日之故也友人王子自民治經有法恬於進取特以詩稱江湖間久近且爲童子師於京師幾七八年齒髮衰耗落拓塵市囊不畜一錢今晨來別余告歸余曰行哉亟作詩送之又爲之序其所以王子任真樂易無骯髒失意之色於去就聞余爲之序不悲王子之不遇徒以歎大道廢缺而聘之不古若焉

贈永樂寺僧序

從弟友棠讀書邑西龍山之永樂寺至京師數爲余言寺中之勝嘗賦十詠以志之余因是每思從南歸之暇得杖策其間以覽其所爲十詠之勝者比還里粗料理人事三四月間無停晷少間復謀北上將櫂不果遊而寺中住持月潭上人予族叔祖也來訪余且言曰寺創於宋淳佑中迄今殆五百年其間廢而興興而復廢者屢矣今從燼餘彻役之後殿宇宏敞齋廊靚飾鐘魚梵誦之音交出於林樾而足以登遠近之觀聽者皆吾師德聚之力也師自十九薙落來

山中清齋疏布脩行勤苦數十年如一日而今僧臘七十有一且老矣竊念此寺尊宿在明洪武間有西曙禪師以博學召理典籍歸新寺宇僧寮至三百間田畝十倍之飯僧如田之數宋學士景濂贈之以詩蓋九靈避地山中爲二[illegible]記先是都道傳與僧正宗契厚棲止於寺之[illegible]具爲上福能山記猶存集中也至今寺産蕩析[illegible]住僧纔二十餘人所謂水竹居者雖故址不[illegible]然諸道人名字得不與兵燹之劫灰俱燼而猶得播於人口者徒以數公之文字足留之也吾受師恩慮無以爲報私謂惟托於

文字足以垂之久遠而酒曙正宗之間後有以位置
吾師者非吾子之文其誰屬與予雖恨未得一從寺
中遊而猶樂道師之□□□不可以無紀
也於是乎有□

誥封都憲陳太公壽讌序

古者養老之典歲舉者有七而其所養者有四四之中一為三老五更一為致仕之老此二者皆以德養者也以功養者亦有之乎曰古者無無德而有功之人其能有功者是德之致也則古天子斯養之矣說在於周禮以八柄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註者謂生猶養也福則洪範五福之壽也臣有大勲勞者使其子孫養之以及其壽考康寧就其大者伯禽封魯以養周公而至於能利濟捍衛其一鄉一邑慮無不得遂其子孫之養可知自後世養老典廢特以子孫貴顯褒崇其祖父爵曰是其所教於家者云爾雖仿彿於古馭福之意求其能實以功受子孫之祿養可無愧者蓋鮮也今　誥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濩澤陳公則異是公少時於書無所不涉獵尤性謫豁畧感慨尚義有古烈士風當明季寇氛充斥按兵法百樓不攻築壁爲敵樓數仞率鄉里保聚值寇圍急自縋樓下肘請師於鎮將縋絕墮地急縋而上賊驚顧無敢近尋解散去入　國朝益拓樓內外爲小城適叛帥起河東必欲得公以自重公抵其書幣大罵却之賊怒來攻公拒益力是時環賊州縣文武吏或降或

寇而公以一布衣翔義提不教之卒守空城之蹶抗賊數千挫其鋒鋭未幾賊大破壞公與有力焉此於功賞爲中律而公方退襲儒服務以德率先鄉人絶口不言兵事以故時無知者然竟以司農公上卿之俸致養於家今去此又數十年公年益高德益劭而司農公聲望亦日益重　天子方倚之爲輔弼三宫執綺上方法醞之賜交午於邸第所以佐公旦夕之養以安司農公之心而欲與之共致太平者匪特如古之所謂馭福者而已然而公之得此於　主上則有非偶然者也某執鞭鞿侍司農丞於館爲有年顧內維謝劣承獎掖教誨之無已以其間竊窺其進德之光華器宇之凝重因是以想見公之爲人葢十得八九焉維歲之秋值公八十初度爰脩著其忠孝大節爲文而進之非以爲公一家之譜以爲　國家復舉養老之典馭福之柄必德功兼立如公者始當之無愧也

誥封都憲陳太公八十榮壽序　代壬戌科進士

前年　天子覃恩海內嘉與士大夫於是今大司農陳公得再封其太公爲都御史比今年三月制下門下士之在都者皆舉手加額稱慶而公顧若有所淒念者良久曰吾蒙　恩遭際至此入侍　禁闥備承清問出掌度支與謀國計惟是夙夜匪懈以圖所報稱於萬一者而未得其方乃吾親以今年七月稱八十觴矣吾兄弟五人中外子女數十輩羅拜堂下顧吾以長子而不得奉沃盥承色笑於其旁也子以爲我心能樂否耶某等進曰是乃夫子之所以爲孝也經不云乎孝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豈非以其得君而仕推其所以行己者於天下使無一夫不被吾君之澤而因以揚親之令名於無窮乎葢仲尼之望曾子以卿大夫之孝者如此若夫屏居子舍朝夕定省以謹修夫菽水之養是則所謂士庶人者而已以士庶人之孝孝其親夫子必不爲孰謂太公而顧夫子之爲之乎且某嘗側聞太公之爲人也少慕漢田子泰之風磊落負濟世志初事舉子業見伯兄侍御公起家成進士慨然曰吾可以無事於此矣退綜家務雖好施急病而生業日饒值明季橫流寇盜

完斥乃出聚家資率親黨築土堡保聚賊往來不敢犯後遂擴其堡爲小城而適當 國初叛帥反據大同聞太公名必欲招致之公則手裂其書抵其禮幣於地賊怒益師來攻登陴固守數十日得救圍解一村數千家不終陷於不義者太公一人之力也此與田子泰之堅辭袁氏辟命聚衆徐無山中盟誓約束歸命中朝者何異及乎功成身完褐衣蔬食白洞閭井則子泰之不欲賣盧龍以易賞祿之義也然太公濟物之志惻惻胸臆雖老矣猶亹亹論天下事利病不休既夫子連舉進士官中秘受兩朝不次之遷復慨然曰吾果可以無事於此矣遂推機息慟於十畝之間訓課子弟務爲明理達用期以所學上報君父而甲子之役欠公某登賢書諸象賢復蒸蒸起矣 聖天子嗣大曆服無疆惟休亦惟是一二耆耇曰篤不忘在昔唐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方知貢舉率兩榜門生郊迎宴新昌里第嗣復引門生列兩序元白諸名士俱在坐賦詩以爲榮異時夫子綱贊元化躋世仁壽而太公安車至止府寮乞之典某等門下七二百人次第上壽邸中意必有如元白其人者皆爲歌詩播之樂府斯乃太平之嘉瑞國家之盛事非獨稱艷於一時一家已也司農公於是听然而笑曰有是哉是吾父之所願聞也遂命書其辭以歸而侑觴焉

送申學憲赴任過里爲茅太夫人壽序

今僉憲申君任禮部郎至京師未久也太夫人在里春秋高矣每思念不置會粵西督學使缺廷議擇可者乃越次以授君君一不自喜而以益遠太夫人有愀然之色又念是役也當過家省覲而行適值其月之初太夫人八十初度則求於能言之士爲詩文進之以冀太夫人之一笑也以慰其離憂之思而請某爲之序愚維古之君子其未仕也有爲養以求仕者矣及其既仕也有以不得遂其養爲憂者矣故方其髮不及養則惟恐其仕之不早及其羈絆於王事驅

馳於道路而汲汲然憂不得遂其養之志則其覩一官之爲累也又惟恐其去之不速此二者皆過也夫親之不可以無養固也若夫仕不仕天也而豈我之所可預必其間者哉惟有道者不然將不吾與遂累而行菽水而奉非儉也時已遇矣道已行矣而內顧吾私有不可以兼遂者則貧於事父鞠躬盡瘁而初亦無害於吾之爲孝蓋事親誠則能使親忘其貧事君忠則能使親之不樂私其子使親忘其貧者士庶人之孝也并能使親之不樂私其子者此可謂卿大夫之孝也此古之君子所以推心任運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曾何有於二者之足患乎吾聞太夫人故吳興副使鹿門公孫女及歸爲相國文定公諸孫婦佐先大夫成名而以盛德稱中外閫範者數十年彼其於君臣父子之義講之有素則於僉憲君之是行必有欣然願其去而樂其志之得行者也君以此思之宜其中亦無不可洒然者粵西當用兵之餘王化再沾人文日起計僉憲君報政在三年大比之後復取道里門北上而是時太夫人方健飯於是隨計偕諸生執經逡巡磬折堦下後先而上壽亦人事之可喜者也僉憲君益可無憾於是行

冢宰陳公五十壽序

古之大臣佐天子出治其功績隆宇宙聲施溢古今宜無不可釋於天下之望矣至一士之不達則引以爲己憂而此一士者亦以爲我宰抱道坎軻終身而貧賤吾心安焉彼誠賢公卿耶而不吾知吾之耻也誠知之吾之幸也故有棄萬鍾薄三公而不顧而感激於一言之下至於窮老而不悔非獨公卿之能知士以然也彼士之所以信之者其亦有素矣如此而猶有遇不遇之異者誠係於其命焉爾君子之於人也覩其人之足以知吾與否而遇不遇之說不以存

於其中者也某辛酉冬來京師東海兩徐先生曰盍往見澤州公乎當今名公卿能以其學復文章於先秦兩漢之盛者莫踰公某固願聞名於執事然初見公聳峙山嶽邈乎其難企也及厠史局日領謦欬公見其所爲傳志而悅後凡得某之文輒拊掌稱善竊垂老不自量間隨俗爲時文尤爲公所賞識嘗置某文懷袖間逢人必出與共讀迴環維誦及其僥得復失業自委命無何每見公必相對扼腕太息輒凄然復起淪落之感而公之於某淺矣公今尚書吏部稱之於古則天官冢宰職也然事勢不同古冢宰足以

進退百僚而今自黃綬以上循資拾級吏部不能以其意爲伸縮况得開口薦一士耶然而今中外共以公輔之業歸公無異詞者以其不忍於一士之不達爲己憂者此眞古宰相之用心也昔孔子之人管仲弟舉伯氏沒齒無怨一事司馬遷傳晏嬰止載其能拔越石父而晉叔向之得爲君子亦以能感於堂下收器之一言則夫一士之微雖若無係於天下而觀古相業者必因之如之何其可忽也公太公封都憲公今年稱八十壽其曾爲文鋪揚盛事而公亦於今年冬爲五十初度自此黃髮台背觴咸　聖天子鴻

業益有洸然愚不敢以常情祝嘏而自述其感恩之私以代擊瓶吹竹而拊手偕觴於庭亦承公知己之意不欲以浮詞溷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愚匹士之言也邀神之聽意者其在是與

贈定海薛五玉四十序

有士於此不役役於聲利不苟同於世之是非取舍恬澹寡欲而遊于世斯可以交與予固非此弗以友也而少聞薛君之名已而東至海上以陰求其所謂恬澹寡欲不役役于聲利不雷同于是非取舍者既于數十百人之中得其所願交而如恐不得交者之薛君而友之焉聞君少時倜儻善議論所至傾一坐中與之登山而臨水雖終日極困不厭意必慷慨自喜之士而惜乎予未之見也蓋君今年乙未冬已四十矣或曰君少不得意于有司今適合古强而仕之時雖不遇未晚也予竊以爲不然夫古者八歲出就外傅入十五則凡民間之俊秀皆入庠序王公卿大夫士之適子皆入國學教之窮理正心以修乎身推之於天下國家將無所不備焉旣乃升于太學爵命之蓋其時日之講貫服習章程之精細詳密有不待二十五年矣四十而仕者極之中人以下也孔子弟子列傳載樊須公西赤年皆極少及孔子時仕度其年皆不滿四十又非必顏淵子奇而後然卽令如是士之有才無命而泯滅者不可勝記矣數年間天下競于兵爭災祲疾疫盜賊之患日夜不絕而民之轉

死相望矣此宜仁人君子之惻怛于心席不暇暖救之猶恐不及而君以無事而至四十豈不可惜與使君之堅其才老其識恬澹寡欲以集事其爲世利益滋甚而予之爲是言者亦欲使世之知有薛子者惜其少年英鋭之氣無使英雄有過不及時之歎乘其及今强壯之可用而使天下少享仁人君子數十年之利則凡予所願交而如恐不得之人無事以至于四十者其亦庶乎其鮮矣

送姚子南歸爲其母夫人壽序

今國家定制仕宦無兄弟者得歸終養而凡仕於京朝之官歷俸六年例得請告歸省此制初不見於三代之世蓋三代仕者舉不出父母之邦苟非行役在外則朝溫而暮凊日可無廢故終養之典不著然其君之所以體恤乎下下之所仰望乎上者猶惟以將父將母爲惓惓一不得則君懼無以使臣而臣亦不免衰恐以思以懼其不能盡心於所職如北山之歌陟岵之感是已況於後世背離膝下踰越數千里以事君而東西南北之唯所命夫至是而不思所以審

處而曲慰之者有國家者之過也至於例許得歸而不歸吾未知其何説矣余在京師久所見公卿間多以官爲家其位益峻祿益厚則決去益難有未葬不不請告歌呼飲酒者自若也有已聞訃而隱匿不去除服數十年而襲朱紆紫自若也有親老篤疾而恬或列騶從張車蓋傳呼以出自若也蓋搢紳之清議不立久矣大臣如此則下何觀焉以故風俗日偷而盛朝光明駿偉之烈不炳耀於世甚非所以稱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一日友人姚子暦初過余辭行問其奚往姚子曰吾母以明年正月屆七十壽

行歸省欲得子文以佐觴耳余曰今仕宦於京朝者絶不聞以母子相依爲人生可樂事子以宦客思親慾裝出國門意不返顧天下名教獨身任之固當既又曰夫子之親亦幸子之不爲士大夫耳不然子亦且如諸公者以身許國之不暇雖欲反歸衡茅烹雞炊黍召會鄰里上壽於老人之側得哉子姑行矣勉之然姚子積時求養於外一旦以親故番囊而還不以介諸懷其志趣過人甚遠使與時得遂其祿養意其樹立必不出古人下風俗之變而清議之立吾不於姚子有厚望乎姚子尊甫文學公爲先君執友余

垂髫數過其塾太夫人輒飲食余視余如親子弟以故悉知其閫德甚詳既稱未亡人治家內外整整將祀參議府君而上失祔之主數世疏數有序魚菽之薦必潔以誠其大者如是則其他所及以貽爲暦初兄弟無强之休者可知矣余客居無狀　先太孺人厚終之事忽忽未舉者有年每拊膺旁皇中夜不知所出而樂稱姚氏母子之間如此者豈敢以望子人亦因以志吾之愧而已

顏母朱太宜人壽讌序

唐李文公翺自稱其叙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其言以遷固叙述之工故讀者詳而事迹愈著而歎後作者之不盡然此固然矣余以爲古忠臣烈婦之不欺其志義炳日月雖其文之不工於傳無害況其原無待於傳耶惟其勢窮運極瀕於阽危矣乃事會之逢適有天幸名完而身亦不虧以至富貴顯榮享有壽考此豈非人生之至願而古所稱吉祥善事者耶則雖其心之無待於傳而因事咏歎頌述之以風厲於天下宜其聞而興起之者多矣余

自少聞客談闕里顏太宜人壬午狥節事至烈私謂所嘗見古所傳烈女間有其人晚近世決無此事然貯之胸中已三十餘年今居京師與編修考功兩君遊始知兩君皆太宜人所生而與奉直公所親教督而長成之者葢太宜人今年已屆七十壽余向所疑古烈女傳僅有其人者今果得親見之謂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又見其富貴顯榮壽考爲天之報施善人而歎古人之身名俱泰所謂吉祥善事如此類者向不數數見又疑今人遭際遠勝於古也葢太宜人爲故奉國將軍某公愛女以天潢貴胄作嬪奉直公大賢世爲姻於禮教若素矣方其出與奉直公同難也倉卒被驅邏卒詈不絕口卒擊折其左臂將加刃焉散髮披頸不殊僵踣道左積日始甦以指自刺指强不得入則取隣女所携刃自剄又不入時泣寒夢神人蒙以絮而明日小婢來伏其旁呼之忽醒有遺奉直公以金創藥者傳之得無恙夫節義之報不疾而速如此此所以更三四十年後綿慶延祉益繩繩未艾葢有神相之者然也今　朝廷恩數重疊自初封孺人累三封至太宜人京師士大夫多編修考功及季子孝廉年家故舊稱詩上壽以百數余愧不文無

能敷揚盛蹟勒金石而播絃管也異時太宜人年益高　國家太平亦愈久歲時置酒高會戚里抱曾元膝上絮述年少亂離百死一生之狀歷歷如在目前於是相傳爲承平世家盛事必有班蔡之倫載筆而紀其烈如李文公所云者矣當是時也殆亦有徵於余言也歟

徐母李孺人壽序

今年辛酉夏爲徐子亦沅元配李孺人五十初度孺人父某公於　吾母爲中表其祖大理公之館甥於吾外家孫氏也與　先君子爲忘分交孺人之母棐也嫠居苦節嘗隨其姑歸迎車厩里第與吾母居止情意甚款時孺人纔數歲然已能盥櫛衿纓隨母定省姆傅授內則女誡畧能上口舉止如成人矣後歸亦沅吾母嘗歎曰徐氏有婦矣以大理公之盛德而無後天其或者種報於是女耶當是時吾鄉承兵燹後巨宗勢族日就零替大理公之舊業已不可問即

亦沅先人侍御公繇笠入山涸迹緇衲亦沅寠身荊棘中數從其尊甫風餐雨宿暇則脊篙鉛槧摘次呻吟不問家人產孺人於時孑然季女也措拄中外秈籍帀劵手籌筆疏各有條理上恤姻黨下撫婢僕恩意周到無不人厭其心以故亦沅得一意學殖名聲日起又能以其餘力佐夫子課三嗣君成立今皆補學宮子弟籍有聲矣向微夫人則亦沅之艱難困嘗百倍意天之憫李氏而鍾之報者適所以爲徐氏之福耶今春余寓郡二子澤泳謁余而請曰吾母天性孝友念外大父母蒸嘗遠隔則設像於別業以事之歲時携諸甥上塚酹奠而太歔欷竟日自恨終鮮兄弟而以公之遠托於中表也能縷述其家事故嘗冀聞公之言以爲喜今誠得公文以侑觴庶其足慰母心乎余自罹家難神思耗潰絕未嘗爲人作文字然母見母黨輒憶吾母生平不置故能爲孺人壽者誠莫如余宜孺人年纔半百偕亦沅從容舉案三子雍睦諸孫五六人奉觴而進之鄉里傳歎以爲盛事故知天之鍾報於其身者信未有艾也微二子請余其能已於言乎

宋牧仲僉憲壽序

今年丁卯孟春月僉憲宋公初度其屬州司馬陳君偕同僚數人圖所以爲壽者公因不許則相與謀曰盍走京師乞言於姜君乎已公聞而色喜俾來請文余謝不敏而以公辱與文字游且久不能辭也遂徇其請而爲之序曰世之豎功立業草野崛起之士以能自見者不乏而春秋以前名卿大夫都由世俗至如西漢之韋平金張東京之黃王袁楊諸名族父子祖孫相繼秉政流光史冊降及魏晉南北朝尤以門第相尚宋歐陽公修唐書始爲宰相世系表其言唐

宰相才子孫數世而屢顯終唐世不絕迹其所以盛衰者雖在功德厚薄亦在其子孫然則子孫之賢乃前業之所藉以不墜者也豈不尤重哉余於唐史中獨喜李文饒以名公子壯從白衣舉遭際雄屯文章事業卓然聳出於唐一代名臣之上而唐之社稷幾衰而復振豈非所稱豪傑之士而後世鮮及者閒嘗數　本朝相業於歸德太保宋公首頓一指公當世祖初政用前朝舊德參預密勿天下方想望其丰采會不久拂衣大業未竟時僉憲公方年少耳風貌清瑩學殖該富其時見者無不相欽挹以爲能爲公

家文饒者非是而誰未幾起家通守黃州吏事精敏居然有當官聲及郎官比部讞決精明每奏疑獄援據律令傳以經典多從矜恕上官恒屈意從之而吏不得因緣爲姦自公在事所全活以無數用是　天子異其才特命監司持節通永薊處之三輔股肱郡以觀其所設施而將以大用之也公至則威德並敷肅屬杜絕屬吏望塵逐影竦息帖服往者匿跡圜境大治於時公餘閒閤垂頭讀書手執鉛槧口事呻畢乘興遊覽把酒角句主客狎進清言獻酬蓋當時所謂雪園文社者零落盡矣公獨振其頹響於簿領旁

多左支右掣之際士類且靡然從風此可謂精力之過人而文章事業兼而有之者也公春秋方富屬當令序開衙召客計爾時之分曹授簡歌九如而效三祝者方鏗耳炫目而余獨以君之濡染家學爲能施於有政彷彿於古世家之風故樂從諸君之後爲之誦說他日有系公於宰相之表稱爲　本朝盛事者必有驗於余言也

贈董子爲其母夫人壽序

往年晤董子吳仲湖上時余未識董子董子亦不余識也接其容論乎其可親與之坐久之雖儕人廣衆之中有以知其董子無疑也董子尊君孝廉公爭范孺人皆長子兩大人年三四歲兄弟四人皆讀書修行足繼其家聲每家庭侍寢膳議論古今事成敗雜以鄉閭耆舊事迹可傳述者輒人出一見持不能決請之尊先生然後得定其一家師友自足娛樂如此而余兄弟三人無他技能足以稱家大人旨又時時扁舟逆旅動輒數年或遠間三四千里外一遇佳節

時至衆歡獨酌之際則對食悲愁以思雖居者亦泫然不知其爲樂也以此不及君兄弟遠甚然董子之言曰菽水吾大人所甘也吾力尚不能具今人聞言養親者則曰孝在志養奚必甘旨哉是竊取好名自予而極其志至於以天下儉其親不顧也吾不忍爲之故與其兄三人日夜攻苦不絕庶幾少得所欲則築廬於山水之濱具車輿几杖弋於野而釣於淵奉吾親以老焉吾豈有求於彼哉而其志適有與予類者今年秋爲其太夫人五十初度問予一言爲壽予謝不敏而贈董子以言使其歸卽爲予跪進之可也

大司寇徐健菴先生壽讌序

戊辰冬十一月大司寇東海徐公初度之辰其南宮所得士居翰林者三十有七人共謀所以稱觴者於予且曰公所好者子之文也子無固辭雖然夫公之知余則豈徒以其文之謂哉盍卽余所知於公者言之余識公二十餘年所當其爲孝廉時卽毅然以身任天下之重自後游登高第踐歷三事所經涉事變益熟而胸中所貯書益多其入而以孝弟仁義淑其身也如嗜慾之惟恐不得所求其出而弘獎人倫扶植善類也如飲食疾患之在已其作而謀天下之事

也上求可信於君而下求無不可告於人此余知公立身之大端也及其游覽百氏根據六義而發之文章則必其實可以立誠居業救弊起偏而不爲一切譎詭浮漫無當之說所惑此余所以知公立言之大端也然又有余所深知而世之所號爲知公者或未盡焉則以公之於是其心實有所歉然而未足者也公自遭際分直　內庭綜理部務在公少暇日暮歸第坐客請問以數十輩論文斷疑酬酢盡意乃止則精力刓獘對食欠伸微覷兩鬢垂垂白矣然日以爲常不厭也今年春自惟直道忤時拜疏求退　天子

念其誠欵　詔許解職總裁諸館事留直如故公於是閉門謝客日取周張二程先生及朱子遺書熟讀而精思之俟其反覆推尋融釋脫落而久之乃得其所爲灑然者比余再三訪之則見其氣益加靜而貌加粹體加充矣記曰君子莊敬日强明道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君子之所謂强者乃在道德之充盈而不在乎氣血之壯盛也君子之所謂衰者乃在不殖而將落而不在乎年齒之逾邁也夫文章小道也功業外至也朱子曰人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此公向之所歎然而不自足者余今乃

自信其知之獨深也今　朝廷勤求化理方待公以鈞軸之任而公亦宜不得懷道匿德愨然自釋於天下之重然古之君子身處岩廊之上而其心浩然與天地萬物者游彼誠不以富貴移其心也循公之志或者功成於未老之日退而倡明斯道辨統緒之毫釐晰微顯之一致其深造也必窮理盡性以至乎命而後命自我立其兼成也必理學與事功相配而後體用不至於偏則予請從諸君子之後勉而卒業焉斯之爲壽不亦大乎請即以此言進之

馮君壽序

余家縣東巷與馮氏鄰水居世相好也自余舞象執經於馮先生之門先生有子曰孟勉曰宗一孟勉與余同庚生幼同學長益相善當甲申乙酉之際經涉橫流拋荒舊業而余與孟勉從播遷之餘終日抵掌談縱橫王霸之略無復當世意又以其間商推經史旁及詩賦每侵晨出外舍一榻坐對至夜分始各歸寢明則復然如此者僅十載已而兩家生事漸促余先出游孟勉繼之三十年中計聚首時或隔歲不得一見見輙復別去及余旅寓京師孟勉辭余爲廣德之行未幾而元伯見夢生没異路矣其後宗一数數至京師未嘗不過余余對之便執手於邑常歎以馮先生之盛德宜有後而孟勉所就止此疑天道幾不可問又私意謂宗一渟蓄深厚意先生之鍾報將在於是今年余歸里其仲子進謁跪而有請問其所以則宗一已於今年壬申春壽開六袠矣曰吾父方客海上吾兄弟曠焉定省庶幾籍先生之文往而介壽於前一開老人之懷抱余謂宗一神氣充實志略方壯出其緒餘足以完父兄未竟之業今僅年杖國似不足爲侈者然余所以不辭其請者既悲孟勉之不

幸又喜宗一之足以幹家於是言之不足又深致其祝辭以將之者蓋兩家世好之情親愛之誼有不容已者也

王母申太孺人壽序

康熙二十五年蘇州府縣學諸生以王母申太孺人守節狀請旌自縣以次達之撫院旋以事聞奉旨給銀建坊如制鄉里莫不謂榮再歷年而太孺人春秋稱六十矣於時嗣子東發方以才選載筆史館暫假歸省其同年生二十九人謀所以稱觴者以余之同事館局且知其兩家世澤甚詳遂請一言附東發之行而往壽焉余觀太孺人之苦節及東發之能以才顯揚其親使卒有聞於載述而益嘆文恪公之遺德遠也當明弘正之際八奄亂政大臣相繼斥逐宗

社阽危公首[illegible]苦心調劑嘗論逆黨以士大夫之可殺不可辱所係今昔類[illegible]於不合潔身遠遁當時大臣之能明於去就[illegible]權衡議者皆[illegible]人而已其自贊曰貴戚赫奕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益實錄也自後子孫承藉先德咸能以名節自砥至於閨門肅雝家法之嚴整尤為吳門士大夫家稱首若太孺人之艱難守死其尤著者也太孺人曾王父曰文定公事在國史權根華閥夙嫻姆教嬪于先府君織絍佐讀宛然寒素也甫年二十四而遭變時即欲以身殉姑涕泣曰吾

不忍見婦臾二時畢命即如此藐諸孤將誰託太孺人感之勉進飲食既而朝夕所以奉養其姑者益虔無懈沒而殮送之如禮時節薦享必竭其誠宗戚內外皆以先府君爲未亡而喜見其發之成立者至叩其學問蓄積又以爲非得嚴父之教何以至此蓋太孺人之於王氏始終稱無負矣今聞其女嫁松陵沈氏者亦早失所天勵節如母氏以此服太孺人之身教不獨能成就其孤而且有以化其女子子蓋文恪公之流風餘澤遠矣彼其沾溉於數世者如此其益此所係於人心世道非獨侈爲一家之偉事而已

也余聞之禮云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勿與友此非以戒其友益所以深責備於其子者也非有見焉則勿友矣苟有見焉斯友之矣東發少從京師發聲太學非久服官祿養爲二十九人者譽之無與辭且欲自同猶子以介壽于賢母之側唯恐不得其歡心此其家庭朋友之間皆有可重者也余故冣叙其事而傳之

湛園未定藁卷三

記

劉孝子尋親記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卒其伯子　即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哭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盱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潦者醒求其地不得彷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潦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

道徑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蒲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既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陿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豹攢棘破肩血流股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危殆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與旅從嶺扶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徙其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歲

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啓緘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遂縮而孝子至矣其所居村見婦偕行得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與矣哉鬼神幽渺之說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精誠流通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穀似爲余傳之余嘗竊自附季中原兵起迄庚四五十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堙滅沒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聞著於遺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沒

不足以傳而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陶學之辭在將王又綴以余之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者庶在乎此也孝子字麥蕭蘇之長洲人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蘭谿縣學之有尊經閣建於明嘉靖間舊矣遭時變革浸圮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於考則古學愈以荒廢亦其宜也嘉善陳君霆萬敎諭於邑之二年始請於署篆前御史張侯及其縉紳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合貲鳩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七閱月而竣事戶牖疏明丹堊煥如儲經之數十有三家列子史百家規制整密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王公蒞任二衢駐節城外而學院王公已較士在蘭鹽司郡守丞以下同時翕集瞻望咨嗟

皆以爲文敎之復興于是乎兆今年戊辰春陳君兢試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以告羣學者而固請於余余雖不文不可無辭以塞我友之意也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經十三經之說見於孔子而漢儒記禮始著經解之篇班氏傳儒林亦遂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敎人在於躬行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說盛於是專門大師競樹頹領角立門戶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兩傳互爲攻守唯尚書爲朴學詆左氏爲相斫書其說而得勝則師弟援引遞顯

立致其說紬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利祿之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帥其學士之教之術而變爲利祿之途經學之說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虛言矣自後武帝用公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關元帝制能通一經者皆復（武帝時太常議尚稱六藝至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始以經名然前書儒林序亦止稱六藝或曰六學云）唐宋以還科舉學盛以至於今士子應舉自四子書外各占一經舍棚剩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其視他經譬如侏儒語言之不通而疆畔之不可踰越雖於昔所謂經學者亦愈趨而失之愈遠矣此人才卑汙而風俗之日下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爲學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三年五年七年之視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爲用也如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間如律呂之分播爲八音而無一

之可缺也其內外交養本末兼事爲之有次第得力有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六經相爲終始之效也或曰如此則大學正之教何以不及易春秋乎曰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說也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于知類通達比方窮理而及于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

心故缺其一經則其本末內外之不備養之爲無其具而才憂其不成後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六經注腳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其說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誦而已也然而陸子之說卒不能以無疵者其爲之無次第得力無先後故也蓋但知窮經而不知內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於已者謂之俗學知反

之於心矣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邪正而自陷於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學非以求異也而其流獘足以至此既及於此則何以矯正於俗學之淺陋哉若知夫二者之獘而其於尊經也思過半矣蘭谿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於一再傳之後其士子皆朴茂而好脩而又得賢師儒以為之帥而尊之綱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之易變以復於古不難也閣在敬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朝嵐暮烟浮列几案而西瞰城市鱗次萬家皆可以供學者息游之助襄其事者為訓導曹君洪然董役者諸生某某陳君字紫馭方以文行有聲於時其成此宜不苟云年月日慈谿姜宸英

狄梁公廟記

甚矣賢者之流澤遠也八月予道東鄉歸避雨古廟廡下仰見題額塵埃中曰唐丞相狄梁公祠按唐書梁公嘗以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而唐貞觀制分天下為十道明州屬江南道為公使事之所及其私彼德而尸祝之於其鄉理或然也予既揖而降謂其里人曰若知茲祠所繇建乎神何為者曰不知也相傳其為宰相時挈女后之天下而致之唐豈古之忠臣耶予曰然然則其廟食于茲也其亦有靈否乎曰是惡得無靈往年有不敬于其父者見有神若發之不旋踵已有不義而謀人之貲及其身者神殛之亦不旋踵其為善者則否吾春秋為享無後時者是惡得無靈予聞之憮然按公生平一為寧州郡人立碑以頌德活死罪二千人相牽哭碑下三日乃去再為奸臣誣貶彭澤令邑人復置生祠奉之遷魏州魏人亦德之為立祠其所至得民如此當其使江南時毁淫廟以千數僅存者四詎意其身更一千餘年後瀕海遐僻之鄉村落之聚復有所謂狄公者而俎豆之如數邪且為之賞善懲惡降威福于其地哉亦可異矣里人因是村遂毁行謀背之子盍為之記予

乃指謂其人曰夫公太原人也其服官足跡疑未必親至于此然汝祖父以來皆祀之無異辭者何哉以其忠于君而澤于民也夫忠於君而澤於民雖非其地之生與未嘗親至其處而民爭廟祀之不衰其爲臣則反覆不忠其爲民上則貪且暴則雖其生長之地與其身親歷之處民愈加疾怨害之唾棄之焉是不可爲人臣者之明鑒乎非獨此也汝鄉有善人焉即徙而之他所鄉之人必曰某國某生也其他所人亦必曰某地某之所經歷與其葬處也夫孰不愛而欲引之近乎卽其違道悖德爲不善于鄉以沒者不

獨其鄉之人疾之雖其子孫亦以爲耻問其姓氏則諱若不聞指其室廬墳墓則變色疾趨而過也夫孰不惡而欲推之遠乎彼與公爲離者來俊臣霍獻可之徒今皆安在居其土者奚待其善惡之著禍福之及是尚不可入廟而知警也哉里人曰善遂記其辭于石

重修嘉善縣署記

古之爲政者非獨以簿書聽斷爲急也澤有津川有梁賓有候館野有亭障凡所以用其心者無不至若此者非以勞民也蓋敎濡而德孚則民不期競趨而集其事及乎政成既去而歌思之雖所嘗憩之樹木猶相戒不忍翦伐其枝葉況於朝夕居處以出號布令而身經營之者宜其所繫于民心者益深不僅如津梁候館亭障之爲設而已而歌思以樂傳之者又不待其既去而後然也嘉善故嘉興縣地前朝宣德間始分設縣治而署之建而圮圮而復新者數矣某

覽其邑乘攷其當時主者之爵里姓氏多不可得豈以事微故略而不著歟或者其所用心不能盡如古人故至今亦無得而稱之歟邑故劇地自子師莫公之始筮仕於此人皆爲公難公洗手奉職拔去故常嚴霜加於豪猾和風棲於窮閻登進秀良討論文義民俗蒸然丕變矣先是官署器用常取給羨餘一有期會團里次甲供其芻食公一切除去家世陽羨薪槁酒醴泛舟之役不三舍而至一勺之外弗以累民夏秋兩稅用符下諸里符到以次輪輸關開絕追呼聲伍伯皷手倚墻終日無一人後逋者故報謀常爲

諸邑先覩事未朞大小事悉就理乃仰瞻其堂則頹焉剝焉漸敧以壓公曰吾爲天子牧養民是之不葺非所以係觀瞻始謀于其屬諏日鳩工民承命荷畚荷挶任輦恐後未閲月而堂之缺者完盬者堅黝者堊墝者甓凡幕宇帑藏廊廡之屬以次整齊是役也搏節取具材不費城守用不煩官府公每旦夕視牘堂上吏民序立庭下益儼以厳耄倪歡悅頌冥滌慮某日受公異知千里來謁門下始至則問父老言生身六七十歲未嘗遇侯若此咸謂是堂之新不可以無述公亦以其用心之所在懼其久而易沒也命某紀其事公廉明閒于牧伯累被褒旌近所條舉運六事頒下諸郡縣爲式其見寵優如此今朝廷方行外吏卓異之典行以顯秩當事且暮以公名上則嘉善之民且不得久私公何有於是堂耶然自縣分治以來爲吏茲土者非一人矣而民之戴公也特異於前豈非仁愛之結於人心不可強哉使後之至者忠實一之守專務更張則小民何嘗不然而潔已奉職以世世繼公之德於不替將我民終有賴焉而斯堂之建而圮圮而復新固可以一俯仰而得所取法也已某辱公門墻之末敢不敬志

惠山秦園記

天地之大昔人等之蘧廬至于宮室之麗亭臺之勝直以爲寓目而已視其轉易成毀興廢之不常特瞬息間耳而傳之一姓以至數百年之久此自古未有也余少時讀吾鄉屠儀部惠山園記謂其中古木之上干層霄下蔭數畝者幾數百十章有泉從惠山寺而左淙淙濺濺注爲清渠日夜流不涸中壘石條爲細澗分流並瀉滌可愛園故秦有也然自端敏公迄中丞公之改葺時計將百年居公已歎爲難得今去其爲記者度又可八九十年而古木清泉蒼翠無改向時結構雖不必盡存要之有撤而更新無蕪而不治也予時與客遊其上或指示予山寺故爲宋湛長史宇其南麓唐李丞相紳讀書樓旁去數武爲宋尤文簡公遂初堂故址不獨其室宇無存而其子孫亦零落盡矣若愚公谷者一時勝絕吳中今亦將漸廢而爲荒墟夫物之有成有毀此消息之常何足深論惟縉紳有道之士能持身正直刱業以世其家而子孫之賢者能修德以光大前烈此百世不忘者也今以一園之有無爲秦氏重輕者固不足以知此而因此知秦之世有令德將裒衍踵晄之餘必有感慕而

與起者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然彼獨不能以忘情乎哉圖今爲太史對嚴公有太史日侍養圃中讀書承歡養飱必潔其父子兄弟常熙熙終日也以此思泰之世德所從來矣

雲起樓記

樓据惠山禪寺之左二百步其下爲惠泉舊有築于泉之上者曰極目亭後改爲三賢祠皆背山而俯瞰泉以爲遊觀者之所登眺而休息然其規制庳隘浸圯以翳伯成吳公之蒞茲土也拊摩嫗煦民以大愉暇誦揆乎閭閻辭風被乎山川乃以其休暇與客登山飲泉久之仰視山半丘壤穢茀草木叢蔽以爲無以蕩滌神明助耳目之觀也爰謀于邑之士大夫披石剪萊相其舊址而廣之創高樓其上懸若天半圍以雕欄曲楯夾以栝柏松杉砌以文石周以清泉然

後躡梯而升倚樓而望則澄江遠帶衆山如拱射貴之湖滑漣淪漾澄碧萬頃皆若攬挹于杖履之下往來者得所憑依登覽者以爲快焉是山自惠山而北矗起九峰岡隴合沓狀若九龍之相連綴故名爲龍山或傳昔有龍鬬于其上故亦名鬬龍也而以雲起名其樓者則自公今日始山取其騰踔如龍樓取其蒸變如雲公所以願望乎邑之人士也彼邦之人沐浴滲漉慶公之有作反以視乎公龍之蚴蟉茲山之下雲往而合崇朝其雨龍之蜿蜒茲山之巔雲之油沛布濩自天公所居地穎川南陽實龍之藏誰斷公

以澤而以潤于一方皇皇寵命有降自昔嘗召行人復留公不我遺民以祉庸予以公與民之交相得也異日政成而去民將視其所憩而衆依焉則是樓之建其可輕乎遂因縉紳先生之有請紀石以告來者

敦好齋記

錢唐王子丹麓自署其所居曰敦好齋取陶公詩書敦宿好之義以予嘗稱陶公爲學道者顧因敦好之義而終言之夫自漢以來詩書之放廢久矣至魏之末季王何輩出競爲清談以惑世士大夫非易老莊之書不讀易聖人所以明陰陽消息之理而與異端之旨同述其傳流於江左禮樂六經非薄湯武百餘年不絕而後繼爲乾竺之教至於江陵失守蕭繹輟講文武之道竟與瓦礫同殉此晉名流之遺禍所以不在秦李斯下也陶公傷之其言曰洙泗輟微響漂

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其悲時憤俗而自寓之意見矣南朝二百八十餘年無人能爲此言者惜也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使其得時以試行其所學佛老之害或者其猶未甚歟今王子德修學殖適於世用其視陶公之所好當不僅托諸閒居也已然而今天下風俗之患與前又異人懷狙詐貪利鮮恥名節不立忠信不植朝野相被習爲固然此其較清談之害孰多吾滋懼先王仁義禮智之教不盡委諸地不止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

則庶民興夫物流極則必反由今之道反之必自經
術始吾友能無意乎吾與子之稱是齋者宜在此不
在彼也

持敬堂記

三代之制營立宮室有廟有寢寢廟之中皆有堂而
古者家有塾凡里之子弟之俊秀則畢集於塾而教
之爾雅謂塾者門側之堂所謂夾門堂是也以此知
堂者亦古人所以爲教之地也古一命以上皆別立
宗廟以祭而今自公卿世胄以及士庶人無不祭於
其家者故以爲迎神獻尸祼鬯登餕徹俎以著爲趨
蹌駿奔之儀賓客宴衎入席敷坐饋食進酬以習爲
旋辟登降跪立拜起之節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無不
恪恭齊潔而於堂乎觀禮者故君子入其門登其堂
則無敢弗敬焉先是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學教學
者其言以嚴恭儼恪爲要其功始於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之間而推之至於盡性達天知命益作聖之
基學者無時而可離者也南宋時有吳柔者獨傳得
持敬之學於朱子歸而教授鄉里以學世其家今長
洲吳氏其後也夫敬者非獨以整齊其身而已凡父
兄之教其子弟與其師長無以異也然自道之不明
學之不講則人不知所以齊其家而教亦愈失何也
彼齊家因莫先於子弟也今之爲父兄者固日夜以
望其子弟而利祿之事射獲揣摩之術有一之弗工

則或然爲愧以忿彼爲之師者亦以其父兄之所望而勉且力焉利欲薰其中得失紛其外譬之於馬羈絡而馳驟之非不善矣然而舍其五父之衢而試之江河則陷溺隨之矣今之不爲陷溺其教者誰也余於吳氏之堂有感焉至其堂聞絃誦鼓歌之聲則躍然喜入覩其圖史陳設師友賓主所議論弟子磬折趨走階序雍雍乎秩秩乎其習乎禮也蓋吳君既以其先之所嘗聞於師者銘於其堂而又延良師傅師子弟教習之以聖賢之道以合於古人家塾之義則可謂能不陷溺其心而庶幾乎嚴恭儼恪以期乎盡

性達天知命者也今世士大夫家輪奐相望落成而名之備極五福之辭若類於世之巫祝者非所稱貽謀之善也吳子獨能不以世俗之所棄者爲迂闊務勉其子于聖賢豈不卓然有志之士哉使吳氏之有成俗其庶有變乎雖然不可以不誡也吾願君子孫之居是堂者無以險詖驁慢之心入無以驕僻放傍之行入無跛倚怠倦以爲堂之辱祀無俾晝作夜以爲堂之晏飲無淫朋狎遊六博蹴戲淫談不根以爲堂之周旋晉接左氏曰有敬無災衛武公以敬威儀慎出話爲子孫萬民繩承之兆保世滋大莫過於是

夫聖學之不明於時久矣吾於吳氏有厚望焉

壽圃記

定海爲甬江入海地余所見十五六年間艅艎之驚數至居人負盾荷擔而立猶日惴惴然邑著姓謝氏第間相望余從游其群從間頗視其居亦多就毀撤臧獲廬舍與兵馬雜居逮余再來而居民稍復其故處謝子在武治圃於其室之西偏名曰壽圃日與諸伯仲游翔其間以講德而問藝焉一日君觴余圃中問余浪遊幾年意中得失幾何事追念前十餘年間烽火震驚婦子之不保今得息焉游焉于此者豈非邀天之倖而然耶余倚酒微酣爲謝君詠杜少陵詩

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輒奮袖慷慨起君兄弟亦不以予爲狂也嗚呼此屋雖修賓不數畝無奇花卉怪石以供耳目之玩而得此于亂離之後可以見戎馬之漸息太平之將兆其在君兄弟朝夕聚處又可以見其能無事而儐籩豆飲酒以相樂有事而敎在原急難之意以相恤更世多故如此等皆不數見也然以君之才度非久淹滯于此者今吾鄉雖幸少安頃所經過自吳會以屬之淮南北被災處懷襄千里一望村墟無不蕩爲魚鼈之居而甑甗之宮生靈數百萬安所托命又不獨天下寒士可

念也君異時富貴其無忘吾賦詩慷慨時乎

拙閒堂藏硯記

海昌陳公岱青司李高凉有仁廉聲嘗自言吾視身外皆長物獨性嗜硯至癖每恨不能自克耳時鄉士大夫爲公德者競以好研遺之公精於鑒别雖宦粤者數輩傾裝不能及也余從其季君子文即所藏出之有曰卜壁者色正青紫長五寸餘闊入寸厚如其大比徵而不及者半其布却剩西溪山徑等三指許此石子文尤所寶愛陸君米修爲之記與兇弦白郡丞宣德舊坑三枚皆下巖石也又有曰龜巢端瑗爽鳩桃核鍾研之屬者合十有二枚而汰其次者弗著錄子文藏以方底襲以綈錦每示客則拭几鄭重正衣冠而出之曰吾無以此爲寶也先君數十年之精力聚於此矣孝子之於親也思其所嗜與其所好是子之有以記之也傳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不能執母之桮棬口澤存焉耳夫不能讀者非卻父書而不親也特其思慕之至執卷旁皇亦有若廻翔躑躅而不可已者斯其所以爲不能也不能之心唯讀而後知之矣今子之於是研也將終襲而藏之乎抑有所用之乎予聽曰真研不損真乎不壞夫真研不損矣能保其久而無散乎故聚必有散此物之常理也以子之真手用彼之真研則研將得子之手以發其精華美粹之氣充滿宇宙煜燿竹帛斯經千百年逾無損矣況直入世俛仰旦暮之間哉吾視陳氏兄弟皆讀書修行紹其家學而子文之得之心而爲文也其光鬱郁而肆浮其體温栗而柔潤傍及六書變態波磔策勒之法無不諳善吾知子之所以守是研矣且子無徒謂是鏗然而石者是先君之遺也子文起曰善哉子之記是研也微先君之靈吾不聞子之言研如卜璧者三一曰執法以司李公銘語故以名屬長君子厚一曰蟾蜍屬次君子啓二石皆最奇好事者至今不能目其高下其端瑗者子文以貽予

五園圖記

奕美何予家山陰之峽山去蘭亭舊址五里許嘗欲傍山依流結園雜植花果叢竹菜茹靈藥奇草於其中而未就於其遊也命友人鍾陵樊會公按其山川營構而爲之圖又屬予記之庶時觀覽以自慰焉今夫士之窮居蓬蓽揣摩干進者其晝而思夜而夢所爲取富貴立功名以及於宮室田園妻妾之奉子孫之計無所不至及其思倦而夢醒廻視所居依然四壁也此眞可謂之妄耳若夫所求者僅在一丘一壑魚鳥麋鹿之所羣居而獨遊此復與造物何與乃亦若有靳焉而不即予求焉而不易得者而徒托之無聊之思則士之窮至此誠有無可如何者矣此五園圖之所以作也雖然以圖爲妄耶則非獨功名富貴之不可恃即一丘一壑之孰爲吾有而孰之以爲得喪耶以此圖爲非妄耶則古固有戴冕垂紳鳴鐘鼎食享天下之奉而若固有之者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何予雖倦遊吾知其於蘭亭之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趣無日不在胸臆間而特以其與之所託無所往而不遇也則於是圖蓋亦有足喜者焉

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携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綠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汯汯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胥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乎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烟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旗旂以爲飾鐘鼓管絃

入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氾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齋固不待假而有也予以舍人爲知道

小有堂記

有林蔚然從數百武外望之隱出於連甍比宇之間是爲葉君九來半畝之園先是君曾大父孝廉公經始於邑東南叔父工部公稍葺而大之則園之修廣幾六十畝工部晚年析園以爲三以與君之況弟而君得其東偏之半於是小有之堂横踞兩山間反處園之中焉自君之居此益務修治凡一椽一石皆身自經理位置莫不有意嘉卉林立清泉繞除賓客之來是邑者君未嘗不設主人既與之遊而飲酒賦詩則未嘗不縶維信宿而後去蓋園之至君四世矣其同時之廢爲榛莽或易名他氏者多矣而是園者至今無壞益新則以君之能無忘先人之業以然也或謂君以彼其才宜早自表暴取世光寵顧退而自安於丘壑誠非所宜余謂今之汲汲自勵爲當世資者非必其天性皆汩沒于富貴利欲者也蓋亦有求爲買山而隱而不得者而隱忍以就之蘇秦曰使吾有二頃田安得佩六國相印乎由今觀之六國相印之與二頃田所得孰多況又有求而未必得者耶葉君之賢其知之審矣且古之君子雖其功成名立巍然係天下之望猶常以區區者與夫山人逸士爭其所嗜

好於一泉石之間此其寄託者甚深未可以常情測
也

汪春坊讀書圖記

中允東川汪君一日携此幅過余曰此禹生爲予壽
少陵詩讀書秋樹根圖蓋兼取負米力葵之意余觀
京師士大夫無慮三四百人其間祿得待養者不及
三之一求如余之具慶者殆十無一二比蒙　天恩
許之歸覲家在兩湖間山水幽勝奉吾親而處焉暇
則執卷咿唔其中以博老人之一笑此吾所謂至樂
也願子有以記之余嘗謂人生有三不可悔少年不
讀書老大不可悔有親不能事親後不可悔此身一
敗行終身不可悔自循卑賤無過人之節亦不至自

陷于不肖之行但於養親讀書蹉跎兩負夙中夜思
之戚然餘痛顧人老事去而悔無及矣君具幾先之
哲常能處人所不爭之地以此免於悔吝者數矣余
夙從事後私爲人傳說其梗槩今復乞養於強仕之
日讀書而養親以終老焉可不謂賢哉昔漢仲長公
理欲卜居清曠兼珍奉養以樂其志晉潘安仁居騎
省時思御板輿奉太夫人遊於家園而作閒居賦二
人恭于榮利卒嬰世網爲世所惜君獨能灑然於出
處之際如此非獨於余之所恨而不得者幾可以無
誠近其所爲古人有所不及也然彼二子者遭非貴

亂欲遂其志誠難搢紳先生幸遇承平之世進則廻翔禁闥盡啓沃之職退則偃臥丘園有定省之樂出處顯晦無所不可上下千百年間如此遭際豈多得哉此觀是圖者不可不思其所自也

思硯齋記

僉憲許生洲先生示余以施侍講思硯齋記先是僉憲之大父中丞公爲紹興守夢蘇端明手授一硯翌日使隸種竹掘地得硯於臥龍山麓旁刻天然硯三字畫其背爲東坡小像中丞寶之終身崇禎間今及後兵亂失去子封奉直公每追念出涕因營齋而居之而思硯以爲其名客有謂余曰噫嘻夫夢果可憑耶彼硯者果有所受之耶其得之也豈其適然而失之也豈偶然耶吾聞中丞公居官廉去任之日所載不過囊衣至今浙人猶能稱道之計其土苴金玉而

秕糠富貴久矣方且以其神徜徉浮游於造物之表而其硯一硯之得失也詎有毫末足芥蔕其胸中者而以是名其齋無乃非先中丞之意乎余曰不然夫爲人子者思其先人之所嗜好所遊處觸目而感之一切不敢以爲無有者孝子之志也至於無見而愾然如有見無聞而愾然如有聞甚矣則其硯一硯之得失於夢醒間也不猶之視人生之存亡得喪聚散離合俯仰變換於數十年之中而與之感而思思而有所歔欷宛轉爲不可解哉夫死生亦大矣而況於父子之間哉此思硯齋之所爲作殆有不期哀而哀

至者已僉憲之官京師也徧謁於所知求詩文以遂其尊先生追慕之至而冀以少慰其思侍講謝奉直公賢能不匱其孝僉憲之能曲成其志皆可書信也僉憲公新奉　命督學政關中裝行有日矣緣奉直公志將躬行表帥講學明道以興起其一方之士子意甚盛也余謂中丞公之硯不亡矣故記

停舟書屋記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逆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搆而分為室者三署如舟然而以予之所居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主人曰吾覗往來之人凡有事於江湖者遠或數千里近或數舍莫不候風伺便利計日併程竭力而求至故遇便風揚颿聯艦比艘乘濤上下舟子安坐而擁櫂行者悉艫而眺望瞬息抵岸則釃酒擊牲以為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此偃柂踣檣蕩漾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百千並已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

所不顧也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子累吾居予曰子不知天道乎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為此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今是舟之遇我於此亦命也予惡庸諱是哉雖然吾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終日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顧視兩岸邈無涯涘當此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憂其顛隮之及不當止而中止者過也今其安居無患而歆羨

於曰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命焉而已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於此則無以異是營營者也予倘無所求也則何不舍子之舟以返子之家偃息乎庭闈散步乎園廬瀏覽乎詩書頓撼之所不及驚戚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栖栖以待是者故予曰子休矣吾行謀之矣遂述其言爲停舟書屋記

貞靖祠雙松記

故兵部主事三原房公以明崇禎十三年省墓歸里值賊李自成盜據關中脅降諸搢紳强之官公不屈走深山匿跡至絕粒死里人哀其節私謚貞靖先生立祠祀之其嗣君今愼庵京兆得白松二株於涇陽韓氏歸植之祠廡外時松已拱把又種異或滋疑其難植也閱今二十年豐幹攢起相對峙如人拱揖狀標枝外蔭高出墻垣數尋仇如百餘年物人皆以是松之堅貞皜潔爲與公類意者其神靈所憑過其下者莫不咨嗟生敬京兆君祭官京師十年每瞻慕桑梓遇客自里中來輒問祠修飭以否兩松度今長大何若旣知其然則益喜請所知爲詩文辭紀其事以及予予歎公完節而京兆能封殖此樹不忘孝思足世其家愚不自揆爲佾神之曲一章使歌而薦之

有祠肅穆兮嵯峨名山之下嗟我公兮神所舍驂虬駟兮霓旌撫八極兮遊太淸忽下顧兮中庭素鬣兮綠髮枝連蜷兮穀槃厥狀恍爾兮神所集風蕭騷兮散渙激淸商兮夜半聞空中兮長嘯鬱陰屯兮天寒泣孤鳳兮啼鵑指翠柏兮摧爲薪感冬青兮颯已燒燬之來兮遲遲心悱惻兮有所思慈肴陳兮桂醑紛交

柯兮承宇兕碩且蕃兮永福女

與友人書

昨承枉示近著雜文十篇屬加點定僕於文無所諳識兼屢爲時義所窘不得一意向古人書偶一開卷意緒茫然如口遊鄉閭小兒間而忽接於長者有道之側神氣塞默不能自勝豈復足以論不朽之業耶辱教惓惓不敢固辭於從者輒竭其愚陋於意有未安亦妄改易數處或疑其太狂率重開罪左右然以僕之憒憒爲不辨文之佳惡則可使必欲掩飾聾瞶隨俗拊拆竊知音之名投時俗之好於義不可且非所以待足下也方今古學陵遲足下憤然興起以作者自期此古人所難前年在金閶與許子甫草往還甫草日爲文成必命僕檢定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僕感激其誠亦時有異同不復更存形迹嘗作友說贈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進於古人之意今甫草槖中多載僕評論足下與同在京師久豈未之見耶既以此待甫草於足下懷有未盡亦誼所不敢出若其無見而好爲妄言此在足下諒之耳僕從太夏別後亦時得文十餘篇俟暇時錄呈足下論文精當非如僕之妄言者所望者以僕之操斧於大匠之門區區之誠冀轉相報也不備某頓首

寄張閣學書

昨客都門倉皇返棹未獲時親教益至今惘惘也先生蘊匡時之略應泰交之會外長官寮入參機禁興數重疊出自宸衷旦夕用其道以弘太平之化草野伏聽可勝欣慰史局得先生與南陽公爲之領袖發凡起例勒成一代之書自當與日月並懸豈僅媲美三史而已承部下徵先曾祖太常公志銘前已繕送今別緘一冊奉覽明神廟時國本一案實發於先太常公此後盈庭水火爲東林者莫不指公爲之嚆矢而立儲自有長幼之指則已早定於萬曆十四年之

一疏矣後伏闕再疏幾萬言語尤激切至以晉獻驪姬爲比値當時厭言之際幸得留中然卒忤權相候補五年不得而去晩節被召至京纔一月又爲黨人擠退此公立朝行己之始末也愚歷考前史他不具述卽前漢時如賈山路溫舒諸葛豐劉輔之輩皆僅以一疏慷慨史爲立傳垂光竹帛況先太常曾不顧危浴日虞淵身受廌甲之竄而之死靡悔至其謫尉之後拊循餘蹟光明駿偉比之前人懸絕萬萬此于例皆宜得書先生平生正直是與尤樂成人之美不肯苟没人一節之善先太常之行事卓卓如此似無待於某之辭說者然而樂成人美者必其嫉惡如浼者也不苟没人一節之善者必其不妄徇人者也先太常直聲雖著於一時而其終始守道不渝之節槩三十年沈浮州里採聽罕及先生豈有所未悉而其中或不能以無疑疑而姑徇爲君子爲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忍終於無言而有待於左右之一察之也且以先太常之潛德積久而未耀以先生之文章道德可傳信於後世而躬任筆削之事如此某因得冒昧攀援進求一字之褒以垂之無窮或者天憐孤忠不忍聽其終於泯泯而適値乎此時其亦有待而然耶

未可知也伏望與同館諸賢商略定例特立一傳則不肖幸甚又先叔祖御史公諱恩睿崇禎朝號能言事一參烏程再劾宜興諸所建白多關切治亂前蒙同徵及家傳故并以聞或得附書太常傳末尤所感激徂暑惟爲時保攝不宣

寄葉學士書

都門拜別倏兩載周涉茲炎夏伏惟尊候萬福遠承棨開晉陟崇階行且作時霖雨以慰顒顒者之望厚在知愛其爲欣抃益何如也史局想已有成緒班馬著作成於一人之手今衆巧在門統歸繩削去取之際較前更難　朝廷以茲事甚鉅正非先生莫與任耳某草土餘生奄奄神氣文字之緣不復置想徒負知己二十年期許盛心良可浩歎前蒙史館徵及先曾祖太常公誌銘今奉到一卷先太常明神宗朝首爭册封鄭貴妃觸上震怒隨奉立儲自有長幼之旨

後國本得以無動者賴此一言爲之地也雖身遭竄逐而功存宗社滿尉之後移令餘干服闋至京一扼於權相晚年內召再困于閹兒從此齎志歸下雖通籍四十餘年計散館後立朝僅百二十餘日沈淪外吏作尉者四年爲令者三年耳易簀之日猶勅令寘朝衣冠棺中我將上見二祖言天下事其忠君愛國之念無頃刻忘聞者無不哀其死而惜其生之不竟其用也今使悠悠之名復堙於身後則不孝爲人子孫之罪何以自逭先祖戶部公命某爲家傳曰吾爲曾祖伏闕請卹與守之七年竟得之恨未見國史耳汝後必成吾志某坐困一經流倒白首不足以表章先人之遺緒則先祖之望或幾乎息矣而適與先生有平生之雅於此先生矯翰風節儀表當世獨立而不懼衆非而不顧推其志以達之於其所事誠有不可與流俗人言者噫亦難矣然先生不以其道之孤也所見匹夫匹婦纖介之善猶將進而誘之廣其聲譽以爲爲人好善者之勸況乎其言足以尊主安民其道足以濯世厲俗其遇之衆一蹶而不振以至於窮老而不悔而其人已死徒幸其名在焉不幸其名之未立又以其子孫之無狀不足以表彰先烈而使

其名又將至於無所藉以傳則於大君子與人爲善之心或者其猶有所未盡也且先太常之可傳不獨在國本一事其尉廣昌也境內有白狼爲害則檄於邑城隍之神不數日而禽戮之如捕雞鼠焚妖廟之歲殺人爲祭者三而民不驚宋丞相趙忠定公墓在餘干爲守冢方氏所侵公正其侵地爲文以祭之當事其人於慈道不旋踵此其政績之尤奇者其他所爲民興革不可勝數比古循吏尤爲卓犖列之諫臣類傳中宜無不可者某非敢以私干先生也　朝廷委詞臣以筆削之任正以其是非明而好惡當耳是

非之明好惡之當不在於他在於不沒其實而已先太常之名實暴著於天下已久使其不沒於萬世則先生之職也某何與焉然以某之無狀而使先世之流風餘跡得賴其人以傳以幸寛於不孝之罪戾則是先生由善善惡惡之公而波及於某一家之私某又何心可不知所以感也敬俟杪秋北上泥首以謝併所緝家傳及先侍御公傳壽送闕學公向承其顧遇因附候一通見時希道懇悃臨書惓切

寄鄧叅政書

某不肖不能自彫琢爲文牋韋滑稽以投時好顧獨喜爲古文辭間取古人希夷淡漠之旨泊然而無味者閉戶絃歌之以自排比成文章用自娛樂業與營營者背馳兼稟性迂拙不善隨時俗俯仰又絕不喜陰賊詭佞之習見人若此即拂衣起去不問貴賤而今世正多此輩觸手罣足動成觝迕自計此生當屏之深山長與木石爲侶猶復不自禁時時出遊南北間以不合時宜之人挾其泊然無味之文與服不足以動人丰采不足以驚衆積毀銷骨日引月長是以

踵接貴人之門望闕趦趄無由自進宜其遊而困阨而無所告訴以至於斯也而適遇執事於吳門吳之友曰宋子旣庭曰繆子歌起者縷述執事之爲人謂能貴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其於賢者禮遇之尤若不及焉卓然不以流俗之見動其中者也且又善子之文曰是百年中所無者子盍往見之夫先生古人也子以古人之道求之庶其有合也已已而相見果然復聞于繆子謂將謀之館人退自忖度以某之才非有所分毫有當于左右者褻瀆於懷投卞和之門其庸濟乎旣而念古之人有枉敎之

者當奇章相之節鎭淮南牧之客焉日縱飲從佚斜間遊奇章不問也且日令壯士左右之杜旣去始問知其故感泣終其身又有滕元發者館於范文正公家亦豪放不羈文正嘗思規之一日何其出遊明燭坐室中少頃元發歸長揖問文正讀何書曰漢書又問曰漢高祖何如人范逡巡不對而入此二公者雖不同然迹其才能豈有所不如于輕儁之二年少哉然而前輩愛惜人才之至意固有出于尋常萬萬者初非有所責其勞而後待之厚望其報而後禮之殷也且牧之元發倜儻奇偉之士也非二公者容之則

孰容之哉今某辱執事之知不後於古人不敢自外竊在下風適聞之道路曰隱有小人之言于左右不敢以辨夫合則留不合則去者某之道固然也豈以疑似之際與瑣瑣者多其辭說哉然而懷不能自已者以執事之知我今而有疑隱忍而就固不可默然而去尤未是也揆之或者之情當無他說直以某爲狂不可近耳若以狂則某固嘗學聖人之道而習其說矣其狂尚不如前二生云云之甚也就使某與狂如前二生者執事將不能容之乎是執事之卓然不惑其賢尚不如奇章文正也於某何有焉或者道路傳之非其真與而執事固未嘗有所過聽與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某今歸矣家貧幸有先世遺書數千卷足自發憤簡用不多妻子尚不至凍餒其何求於人哉特以素蒙執事國士之知卒然辭去萬一世復有好士如奇章文正者起而誤收之儔人之中以不得出於門下爲恨者恐亦執事之所耻也故敢以書謝且以爲別臨書惶恐

與萬充宗書

承教儀禮商已命童子録竟披玩反覆意義周到無罅可尋其尤辨者在寢廟之論謂大夫無私朝此皆先儒所未及愚更有臆說可與兄論相發明者附質於右周制三朝一在庫門之內大門之外曰外朝一在路門之外曰治朝亦謂之內朝亦謂之外朝一在路寢庭曰內朝亦曰燕朝自愚攷之則周二朝也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太僕掌燕朝之位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臣有貴者以齒此燕朝在路寢庭不過爲公族相朝燕飲之地臣

以齒爲上下非有朝儀位署之法也故玉藻曰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路寢之制特用以聽政耳故不曰朝其大朝會則在路門之外其時則司士掌朝儀天子當宁而立於門諸孤諸侯以次東西面立始謂之朝耳其禮儀儼肅非路寢庭比由此知路寢庭無朝名當時因天子取其近便居以聽政猶唐人喚仗入閤之制而其後遂相沿以爲朝耳不然路寢庭外旣有朝矣而復置內朝於庭之內不俟贅乎哉由此觀之則知天子之寢庭亦無私朝不獨大夫爲然也大夫路寢庭無私朝可曰私朝天子路寢庭無內朝亦可曰內朝考內朝之名始見於文王世子文王爲世子特王季諸侯也不得有庫門外外朝之制故以治朝爲外朝以燕朝對外朝則謂之內朝耳周旣有天下兩從其稱然謂朝之爲內朝者正也玉藻之文也周旣有天下之制也謂爲外朝者非正也文王世子之文也周未有天下之制也又諸侯庫門外朝經亦無明文鄭氏特據周禮及戴禮玉藻意推之而知中門之內大門之外別是有朝旣有內外兩朝則燕寢之不得復爲朝審矣故曰緣文王世子之文也偶見及此兄意或未爲然必以示我

與馮允公書

今後作書及相呼可直舉字不必曰老曰翁蓋古者既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德夫子作春秋凡賢卿大夫則字之而不名所以示予也終春秋書字者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稱矣至如子貢以弟子稱其師子思以孫稱其祖皆曰仲尼屈原朕皇考曰伯庸班孟堅敘傳謂父彪曰叔皮袁種盎之兄子直稱叔盎

曰絲明字是其所最貴者是弟子子孫之所宜得稱者也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鼎是衡字引衡書匡鼎白爲証顏氏謂衡與人書不宜自稱其表德仍訓鼎爲當義字者君子不敢以之自稱師不以稱其弟而孔子作書稱其卿大夫之賢者以爲與然猶不多見焉子貢以稱其師子思以稱其祖袁種以稱其叔父屈原班固書以稱其父唯君則不敢生而稱耳今則不然凡今之俗以直字之爲輕而易其字之下一字爲老爲翁雖乳臭之童稱老於其父兄之前則恬而受之輿臺皂隸之有聲價者大庭廣衆之中稱

之爲翁而不怍何今之待乳臭之童視古之待其祖父若師者加重也抑豈可謂孔子之賢其卿大夫者反不若今之賢其輿臺僕隸者與其顛倒違禮甚矣又古人於名字之外有云別號者直一時意興所寄託非謂是必不可少之事又未嘗以此稱於人也先正黃東發嘗言史衛公子弟與其親戚趙制置子弟徇伴東閣無可作做始刱爲雲麓一岩十州等號以南宋紈襦習氣波流風靡直至今日今人於其所稱尊貴者不敢字謂則又於其號之下一字所謂庵與齋者而復易以翁且老之稱焉殊不知於庵與齋復何所嫌而避諱若此此尤史氏館客所不爲者然今

之士大夫無不相率而爲之江河之日下只此一事有無窮之憂焉吾與足下豈可復揚其波而俛同於流俗人之所尚乎或有可稍通其說者曲禮天子復曰某甫復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鄭玄謂之且字某其字甫者男子之美稱未斥其人以美稱配其字故曰且字此似近於今之稱例然愚意且字者特用之於事神耳故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孔子生前未聞有此稱也況槩施之於後生小子可乎不可乎孔子惜僭禮之微者一稱謂之禮雖甚微然人心風俗之

所係且出之吾輩其於交道誠僞尤有大防見同志
官庶悉此言

投所知詩啓

伏承閣下以某詩爲可採特令送上者今抄就彙爲一卷如左借闗人以進或謂某詩多失志悲愁之作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敘百工協和不宜以此瀆當路之聽且重見尤矣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墬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巳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廼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　王使民夜作而婦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間申其鬱積而比興之事興

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屬衰以後詩也韓愈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臯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不倫而怨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憤訐不平是又未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嘗息意無營于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敵爲酸楚悲凉之調以寫其不得巳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

志或史有存者昔者伯夷傷黃農虞夏之不作悲道之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夷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夷顏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夷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幸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愚知則僕詩之所所存爲怨與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而讀其辭者亦或可以得其志也閣下其必有以教之某皇恐再拜

湛園未定藁卷之六

題跋書後銘贊頌文

臨鍾太傅丙表跋

孫權初識拒曹操嘗言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其後輸款於操者一稱臣於丕者再今考之於史關羽與曹仁相持徐晃連營逼圍權出師躡後自足掩取江陵無藉於操乃獻表欲擒羽自效何邪後之稱臣雖以蜀師東下權宜爲之然不勤二駕臨江而反終不能損吳之毛髮其不能困吳明矣而自同羇絏甘心北面殆大討無恥之甚者初建安末操始受權降鍾繇

貽太子丕書曰頃念孫權了更嫵媚太子答書轉相嗤嗤其爲曹氏君臣玩弄如此豈不爲父兄之遺愧哉權稱臣奉表在黃初二年十月至三年八月而孫曹之交絕繇此表當在其二三年間當吳之始臣於魏也邪貞知其非久爲人下劉曄以爲憂蜀僞降而繇之言曰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未幾吳叛終魏之世不能再服繇爲虛言矣其知出貞等下豈毫及之耶

右宣示帖

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者謂漢前將軍羽圍曹仁於

樊操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親自洛陽南征時也操駐軍摩陂至次年正月還洛陽死吳滿寵害羽在十二月此閏月當在十二月後征南將軍曹仁也胡修魏荊州刺史傅方南陽太守時皆降於羽羽威震華夏操議遷都於許以避之而呂陸之徒懼其功成見逼遂密謀擒羽使曹氏得衘持兩家而坐收其利次年丕遂篡漢天下大勢遂在曹不在孫劉矣當時蜀漢君臣計不顧此聽其孤軍深入坐失荊州後諸葛雖數出師漢中以問中原亦何益哉此古今一大變局攬此帖者所尤痛心切齒於孫氏之君臣者也操

自開國漢臣卬以天子禮事之故雖建安紀年語悉稱臣表式首尾一如漢制後但署東武侯者以是年九月繇坐魏諷反免相國故也

右戎路帖

後漢百官志侍中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建安初置六員表言先帝遣侍中王粲杜襲又云令使侍中與臣議之蓋當時機密之任也至晉後其職益重粲襲爲侍中在魏國初建時時始定制爲四員云昔人評此書椰葉浴鬼於光風象微臣之御寵蓋此亦右軍臨本也

右力命表

唐文皇評鍾繇書謂字長而逾製黃長睿疑長是方字之誤然鍾行書若墓田丙舍長風新婦諸帖結體頗長方者特其真書也鍾書存於今者一手是右軍摹本爲直表爲北[illegible]贖有河東薛紹彭印章元袁泰許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是漢隸初變不可以其晚出而疵之也惟季直不見傳志差爲可疑

右薦季直表

題宋潛谿謝皐羽傳後

謝皐羽傳鄧牧任士林皆有述鄧錢唐人自言與翱最善翱服其爲文病且篤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載勝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然翱宋末義士而牧傳中無所述第曰縣役繁興不堪迫辱委務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所居產薪炭率歲暮載至杭易米自給又自言爲翱死友然翱之没遺命惟託方部卿鳳吳子善思齊不及牧葬翱子陵臺南者鳳思齊及方幼學方焘焉桂芳翁登兄弟而牧亦未嘗聞赴其葬也牧自誇於翱爲文當自出胸臆罕讀古人著述此豈其眞不讀書者哉然牧云翱於軍伍中購得一子相與竭力生產任傳中不載宋云無子翱之臨没屬友其無子當信其前已購得而後復失之耶任傳詞旨隱約以屈原比翱是爲得之吳思齊墓誌亦可觀宋因任吳本特加潤色淋漓盡態讀之令人感歎不已蓋遺勝國之後無所避諱而能然也國家破亡神器淪没有權位者不必狥而草野失志之子有孤憤鬱悒而不知其然者豈不由于其性哉然不幸無傳之者傳之而失其志以此湮没於後世者多矣嘗觀漢新莽之亂

士至有僞失明見其子墮井妻與人私而不顧者其堅苦如是末世好名滋甚馮藉權勢踵抜侯王之門入則短後曼纓出則幅巾草服搖筆著書忠義奮發流播遠近邇迹巢許幸而其書不傳也不然又孰知盜跖之與曾史哉

困學記題辭

世有真道學然後有真節義道學晦而節義微節義不植則其於道學也亦僞而已矣黎眉先生歸田後著困學記自言余日間行事每至臨寢必端心危坐仰天而質之如是者十年纔覺違心之事日漸減少又云學道須破名利關頭若乃周孔其口商賈其心弋名於道德之林漁利於仁義之域是則謂之儒販聖賢負罪名教不小故自滄桑之餘絕跡遐荒至老不復見雖妻子不知其所向世皆疑其仙去而其家亦諱曰有之然孰知其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

者歟余生也晚不及奉先生几杖其季子自天讀書安國禪院時相過從流涕而道其先人則詞旨嗚咽至性迸發其交於某也禮恭而意彌篤然後知先生之學非徒以得正而斃已耳其修之身以爲子弟法者又如此其至也余嘗讀兩晉南北朝史嘆其君臣之際僞慢猜忌無恩義可紀至士大夫家居孝友奇節懸書纍見驚心動魄如弘農楊氏一家定西漢萬石所未及以此其時無故國而有世家輒思放古別錄南北朝孝友一編附於家塾乃先生所爲三十二卷者已犁然明備余又知先生之學其植基深厚尤

在於此而自天之能善繼其先志者亦能知其本之所在從事焉無失故也孝弟不立本實先撥而競爲道學節義云者皆妄也人有言今有能世其家如史氏所紀者子謂必自郭氏始矣

題南齊旌表華孝子小像有跋

孝子諱寶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孝子年八歲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旣長安陷孝子七十不婚冠有問者輒號慟彌日按史劉裕以義熙十三年秋八月至潼關命王鎭惡大破姚丕軍遂入長安其年十二月裕將東還三秦父老留之不得以弱子義眞都督雍涼秦州軍事留鎭之豪戍長安當以此時旣而沈田子以掩殺王鎭惡伏誅長史王脩被讒亦群情解體夏王勃勃遂進據咸陽走義眞積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此十四年十一月事也豪豈以此時陷沒而不得還耶從此中原分裂生靈塗炭于戰爭又百餘年然後合而爲一其遺禍烈矣劉裕之罪可勝誅乎而孝子之所痛者特其父也然自古篡竊之臣若王莽懿操父子俱未嘗親弒其故主也至零陵賊殺自後禪授之際習以爲常裕之子孫亦嘗身罹其毒而君臣之道苦矣獨孝子終身思父不婚冠此其所關于人倫甚大蓋與晉徵士之風異事而同軌者也嗚呼忠孝名節者國之大綱大常而人類之所以不滅傾失之上而得之丁下豈不尤可貴重歟南齊時同郡有薛天生劉懷亂兄弟皆以孝行旌然予獨以孝子之所遇有足感者故疏其事于像左且繫之以詩

平朔門前萬馬迴長安歡動聲疾雷羌酋反接渡江來南朝太尉作事乖心圖九錫苦欲回十三兒子何爲哉兩雄攫拏鬭不開忠臣斷頭起禍胚赫連積骸山崩摧叅軍馬背馱嬰孩草間求活眞駑才人頭作山高崔嵬三軍同時橫暴腮傷心極望髑髏臺髑髏臺上悠悠魂七十無家難具論一朝旌旗忽南眷百年星日當昬昬小人憶父心煩寃父老哭君聲轉吞白頭舉事何紛紜冲平陵畔啼夜鵑君親大義爰不泯赫哉孝子誰等倫東鄰之外五柳門宋齊轉眼俱埃塵忠孝歷劫無沈淪君不見此圖慷慨正氣存

題程子卷後

客歲淮南逆旅中偶讀韓嬰詩傳至孔子遇道哭者甚哀而自言其始所以宦學而失養之故以至悔而立槁也而是時孔子弟子之請歸養者十有三人予旣以前年拜違其親奔走於江之南北是日有感遂決南歸之志旣抵吳門程君燴來手一卷形縱縱而過予予旣喜交程君觀其所攜皆襲所求於海內之賢者所爲其母徐孺人傳志者也而程君之所自傷其貧賤不得養者則并見之於言焉時予歸志甚銳君則爲予買舟葑門之外共邀至家拜其尊君於堂

與其仲父杓石咸儒雅縕藉衣冠狀貌質樸類古人風留數日始去去而復牽留之觀其家之僮僕雞犬皆依依有向客狀若不忍其遽別者其好客出於天性可敬也今天下文士大率皆以家自累耳雖其間意氣自喜欲以廣致天下豪傑而奪于室中之反脣交謫者有之則其行之不成又非必盡出于懈弛而後然今程君家產纔不及中人自其母在時固巳父子力學聲藉甚諸公間及其歿也庭除楚楚果蔬之行列巾履之位置無不整潔可喜男誦女織之聲燈火交出林落客之登其堂者鮮不爲流連忘反樂其父子之賢而相忘于貧賤之累而又思其所以致此者則益悽然相對不樂蓋程君之言曰吾父子何自而能然吾家之所以得與君燕飫于此者皆母之遺也雖其父之言亦如此若孺人者可不謂之賢矣哉欲知孺人之行于其夫與子可以得之予旣有感于中又不忍燴諭因書所見者歸之

題傳經堂集

昔余晤亮菴於武林胡氏之米山堂向疑其宿學業行去余遠甚問之纔長余數歲未及訂交而別常耿耿於次也比於都中見其仲君明經沈厚知亮菴里居閉關幾三十年無復當世意今年初夏次彦游太學亮菴偕之來訪其故人既至假館僧廬終日不出於是公卿輿馬塡塞街巷坐門閈安宮與都下以至四方宦學名流羣展子弟懷刺到門皆願得識面爲快亮菴愈不自得急促裝南返余與之語頃即執手言別則其耿耿比前愈甚可知也臨行出示余傳經堂集遂綴論內古文辭數百篇所以耕美卓氏之家學甚備余井久謀歸擬築室於湖上陳編而讀之是則去亮菴居當不遠竣合檥舟來次造二所謂傳經堂者滕湖二先生刪潛其遺書從亮菴決疑發滯其必有益於余聞

歸太僕未刻藁題辭

太僕未刻藁其曾孫莊元恭所輯外吏牘申詳文移諸雜文字當另存其家不足錄除此共得八十三篇太僕集一刻于崑山門人一刻於常熟蔣氏近錢宗伯手定抄本最善然余從元恭借觀其未刻諸篇多隨俗應酬造次之作故可存者尤少余輒爲點定芟其蕪蔓殆十之七焉當明之有天下二百七十餘年作者林立唯太僕之文爲能獨溯太史公以來得其風神而合之唐宋諸家體格粹然一出於正可謂豪傑之士矣惜其晚始得第爲當時盛名者所擠壓而其所爲碑銘序讚之類多不出鹿城數百里之間外家戚黨田夫餉婦并見壘出以與夫名臣碩儒爭名于餘墨之下抑末矣此歸安茅氏所謂入富人之家而所見唯陶埴菽粟者豈其才之不逮乎予之及此益以歎夫士之好古而不遇者也

碧山堂元夕鬭酒詩跋後

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鬭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而前總憲公先得絕句三十首手書小幀示某某謹受而讀之其體物精切寄興遙至於聲調之諧美按之皆可歌也是夕某預末坐所嘗酒雖林方異製大抵南北香味自相類嘗考漢書以上尊酒賜侍臣注糯米爲上尊稷爲中尊粟爲下尊稽者今酒之南也而稷與粟者今酒之北也師古非之謂酒當以醇醨分上中下名非以米也且稷粟同物不可爲二然

酒性得糯乃益醇月令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而不及黍稷則古人之重稻可知注所謂粟當是粱之誤耳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公自序曰昔人稱北酒南茶北亦未可少也此言雖爲阿詞人然以三十種者較之實未易定其優劣矣自古言酒者王無功焦革而下數十家至宋張能臣之記所名元宋伯仁之爲酒小史微類以百數然鮮能備致之以娛客者是席所列自內造法醞及坊務選所造而閩海粵嶠暹羅琉球荷蘭花實之釀蜒封藤稽樽紛而至者皆得品量於一堂之上亦云盛矣使詠歌之弗稱則孰知夫今日者天下一家而輦下士大夫得乘其休暇流連觴詠以相賞於花晨月夕之爲可樂也某屬病未能追和故合公詩爲一卷以序而歸之

跋家藏唐石蘭亭序

此石背面刻蘭亭叙二種前一面比後刻較低一字明嘉靖間吳門黄君者工畫人物偶得此知是唐泉石因摹為宋人清明上河圖并搨如真本獻之一貴人其人以遺分宜相後潢匠索賂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見忤而黄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跋足知書亦善繪事與余家有連因攜其石至燕老焉此石向藏余弟三叔祖家叔祖没後余尋得之春碓間石廣二尺長尺二寸厚一寸許質光潤可鑑字體多類聖教序蓋唐僧懷仁所集本也近見武塘錢孝

廉搨摹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翁覃辨才圖遂摹刻之余締視正與此前一面刻低一字本同而神氣大之遠矣自後又得高氏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玩其紙墨良是宋搨與肖刻高一字本又宛疑無異其高氏本盛字上成字徇微起而此迎帶下放字彼楷此行靜字右脚低於左青而此微縮為不同及視石則二字已損即用前完本嵌補紙上補痕猶隱隱可見然後知此石之流傳真千餘年物也吾子孫當善藏之勿令俗工妄搨損其真氣康熙己巳年九月朔書於京

師之停舟書屋

求志軒集題辭

韓退之爲毛穎傳時人傳笑以爲怪獨柳子厚深善之以爲弛焉而不爲虐息焉游焉而不爲縱然此猶淺之乎知韓也凡古人文字不輕下筆雖一時游戲滑稽之文其中必有含諷譏切關於比興惜其稱物小而寓意大取諸近而取旨遠故足傳也黃袋子文若諸□則可得其槩矣文若爲吾里耆宿隱居市中著書滿屋然不自表襮吾頗自歸里始一識其面邑子浮薄輩相揶揄或未聆其姓氏無足怪矣其詩於洸洋恣肆中不沒其家數皆所謂不輕下筆者也

題蔣君長短句

記壬戌燈夕與陽羨陳其年梁谿嚴蓀友顧華峯嘉禾朱錫鬯松陵吳漢槎數君同飲花間艸堂中席主人指紗燈鬪繪古跡請各賦臨江仙一闋余與漢槎賦未半主人摘其字於聲未諧其句調未合余謂漢槎曰此事終非吾勝場盍姑聽客之所爲乎漢槎亦笑起而閣筆然數君之於詞亦有不同梁谿圓美清淡以北宋爲宗陳則頹唐於稼軒朱則瀏洗於白石譬之韶夏異奏同歸悅耳一時詞學之盛度越前古矣七八年來數君者存歿殊路南北方散處久矣夫余之不託於音也頃得蔣君虔臣此卷按拍而歌之酒酣以往慷當以慨蓋蔣君才豪而氣雄抒寫胸臆時時快所欲吐至其含宮咀商所泠然會心以自適於數君之外者亦復與作者之意何異宜余之既老且衰而復爲之閣筆於此也家季孝俞爲余言虔臣多讀書詩歌古文辭累數百篇每落紙雲涌川恣詭變百出行爲余盡發其藏則予之驚怖思閣筆於蔣君者何時已耶

書儒林傳

申公較然可謂之能明經學而不可謂之能守先王之道者申公前事楚王戊知其荒淫不法年已八十餘猶應詔起帝已不悅其言猶受大中大夫職幾不免于臧綰之禍殆哉轅生不欲爲黄老家言是矣隨下刺彘何其畢也萬一帝不予利兵刺彘一不隨手中生其不爲彘乎使生此時以正辭折太后曰臣官博士太后以禮使臣雖赴湯火其敢逃死若與隸書臣而命之鼓刀以從宰夫之役是使臣廢先王之道而棄其官守也臣死不敢奉詔如此太后必愧而謝

生帝亦必益重生漢興幾六七十年儒者與異端之教乍勝而乍詘訖於武昭未知所定亦諸生之區區講說無有以守死善道者動之也

書左雄察舉議後 議諸生守家法文吏試箋奏

按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之外必益之以六藝而族閭之師與黨正書之州長攷之及其在學也則又有中年比年考校之法當此之時固無德行之民而目不知書者矣故至于司馬論辯可無事于語言文字之間也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而面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卽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煩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

不得不極於此者魏黄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發其學業發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鄜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頓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失而愈遠以至於無可加

何者也夫有志於斯世者其必復古族閭州黨之法而後可以行鄉舉里選之事歟

書嵇叔夜傳

鍾會言於司馬昭曰嵇叔夜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但以康爲慮耳叔夜性烈而才儁意遠而思疎幽棲養性似無足當天下之慮者然當時典午之勢已成中外在事之人莫非其黨獨叔夜土木形骸不自潔飾而人以爲龍章鳳姿傲然有不可羈束之氣此司馬之所大懼也王莽先殺鮑宣而後西漢以亾曹操先殺孔文舉而後東漢以亾司馬昭先殺嵇叔夜而後魏亾此三人者皆忠正豪邁瑰傑之士也故必三人去而後天下覬之會之誣康以通毌丘儉則

康之不附晉明矣或謂數人雖在其如莽操懿之奸何不知數人之力雖不足以止奸而有以懾奸人之魄而折其謀者氣也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况於國之有賢者哉不然張禹孔光楊彪何曾之徒彼固儼然處三公之位非不尊顯也而奸人者方頤指而氣使之不啻若奴隸然其氣先靡耳阮籍受司馬之保護至爲其勸進之文而康以疑被殺籍敗壞名教爲禮法之士所深嫉而康終身無言行之失故嵇阮並稱而阮不及嵇遠矣

沈存中引盧氏雜說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

者以王淩毋丘儉覆皆自廣陵敗散吾魏散亾自廣陵始此說亦足爲康忠魏之一證自記

書郭元振傳後

張燕公行狀云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唯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承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此則關變不去保全聖躬爲元振之功而其不從廢立之詔尤其大節之不可泯沒者也本傳僅云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從宿中書省十四日乃休不著其廷爭不受詔之事失史家紀載體獨杜子美云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臣有慚色王室無削弱蕃屏著其翊戴之功而後元振之盛業大節洗發無遺矣此所以謂之詩史也舊註因神龍年號謂乎韋庶人之亂元振亦有功其間而史失之虞山錢受之知其附會又謂太平安樂二公主用事俱在神龍二年故曰神龍後不思神龍時相王猶未立此後中宗尚有景龍建元子美豈得追數其始亂之時而遽以七年以後定策之功許之乎神龍當爲先天之誤無足疑者

書史記衛霍傳

漢良將稱衛霍論者多左霍而右衛余熟觀太史公
傳所謂兩人點次處則左衛也其於霍也多微辭矣
傳叙衛戰功摹寫惟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二次皆於
天子詔辭見之而太史公覈實一曰出隴西有功一
曰捕首虜甚多一曰兵所斬捕功已多而已豈非以
天子之詔特據幕府所上功次其辭多鋪張失實而
天子方深信之則姑存此以爲傳疑之案乎觀大將
軍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纔五萬餘級而驃騎三出
詔書所叙已不啻十一萬餘首級其虛偽可見此良

史言外資敗法也又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
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
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又公少而侍中貴不
省士此數言者驃騎之將略已盡於此矣

書張耒邴吉論

張耒之責邴吉不薦馭吏爲沒人之善曰龔遂因王
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己出曰此乃臣
議曹教臣大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
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知曰臣與御史等耳
臣之從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
職思邊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必不負
一馭吏之功此不思之過也然耒之責吉亦可謂之
不思矣按史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
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

馭吏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
見吉白狀云云軍情至重至公車刺取大姦利事使
聞於天子天子必震怒馭吏重得罪而公車令屬且
以漏洩受法矣即吉亦豈得爲無罪耶況此馭吏無
他能因生長邊郡見持赤白囊馳來者知其爲發奔
命書隨探取之歸報而已非諳熟邊事者此何足以
汙宰相之口頰哉凡論古人物非淺觀其終始本末
不可輕爲訾議況於其賢者如世所謂翻案者尤不
可也近見有小儒責狄梁公不當事周論至深刻此
人坐不讀梁公傳耳觀梁公之處群小閒忘身直道

心陷死地活人無數而不知悔雖無最後一事不害
其爲大賢也嗚呼豈易言哉

書王倫傳後

向讀樓公鑰節愍神道碑載其奉使屢請用兵不顧
身禍及過之官而不屈從容南嚮稽首就死以爲倫
固豪俠不羈之士而能以名節晩蓋者胡澹菴許悼
之疏特力攻和議不知其末後。若耳金史云倫被
羈久困無聊乃倡爲和議求歸至金遣還朱弁張邵
洪皓强倫以平州路轉運已受命復辭曰此反覆之
人也遂殺之贊曰王倫紈袴之子市井爲徒此豈必
有恥辱使不辱者耶其言與碑辭正相反倫捌和議
於韓岳用兵之際使宋主忘不共之讐而甘心爲之

稱臣是誠不得爲無罪樓公自言謹據行狀參以槐
庭濟美集中與小曆遺史王銍父子御劄銘序揮麈
錄網羅舊聞以就此碑要非飾辭以求美名。史作
於元世其於抑揚與[illegible]間多所失實如倫未嘗仕
金傳本不當入金史[illegible]之叛臣若世宗所言
反覆之人又別有[illegible]宗熙宗高三人合
謀以河南陝西地[illegible]倫依此三人以定和議者
也及三人以謀反被誅倫奉使適至金主責問倫曰
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獨留倫不遣此正
所謂反覆者也使臣因緣遣會以就國大計此其

字史官據此以定褒貶何足以服倫之心耶傳云倫王旦弟王勉元孫按旦弟名旭非勉又衍一王字俱宜刊正

書春秋列國指掌圖

稅氏與權為春秋指掌圖得國一百有七余間憶記覽所及隨錄之復得數國有疑似之當辨者如黃在汾州為晉所滅非江黃之黃之近楚者按國策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黃城將下矣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犀首魏官則為晉所滅者此是也富辰曰邢晉應韓此韓封在前亦非晉韓氏所受邑楚子華對靈王曰陳蔡不羹此四國者專足畏也杜註兩不羹酈元謂汝水東南流西不羹城南是不羹有東西之稱矣酈氏又任城縣有詩亭即春秋詩國按詩與邿同魯以襄十二年取邿郎其地俗訛邿為詩耳隱

二年經曰莒人入向杜預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又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亦曰向傳所云蘇忿生之田及經曰盟向求成於鄭此向則邑名也自有封建以來其傳世久遠可考者尚衆自昔楚始大而為其并滅之國五十有二故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至秦為郡縣掃除盡矣然而江淮以南神明之裔淪在蠻夷種類散處者以百數迨後山東兵起而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等猶能起兵從諸侯共亡秦傳國建號久之乃絕古聖君賢相功德之食報豈不遠

哉故曰積厚者流光自然之勢也

書呂氏春秋

作此者其墨之徒與中多引用墨者之言常以孔墨並舉其言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城陽君弟子徐弱止勝死城陽君之難曰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勝曰不死求嚴師賢友良臣必不於墨者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孟勝死弟子從之[illegible]百八十三人而終屬鉅子於田襄子墨以不亡[illegible]此知墨氏師弟之間所以固守其家學頗有似於今世講學者之營立門戶而道德之爲天下裂久[illegible]墨氏之葬以薄爲道余讀其節喪安死二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若[illegible]視驪山之事而言之者又蕩兵篇古之聖王有義[illegible]而無偃兵因用兵爽國而偃兵是猶因噎而廢[illegible]有廢舟慎勢篇觀於上世封建衆者其[illegible]位所議論因多戰國餘習然爲書佺[illegible]察言善制猶往往及焉而始皇行悉一不與之[illegible]以諸儒之相驅而就坑以盡也亦其宜矣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於孔子何爲而世家哉予觀其自序每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述作之意如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於越則曰嘉句踐滅强吳以尊周室作越句踐世家第十二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鞅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威宣能撥濁世而尊周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曰以其同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

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子則周道幾乎熄矣以孔子爲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於本紀而下亦不得夷爲列傳也然或謂稱世家爲尊孔子而兩失者是未識遷之意者也

釋奠必有合辨

釋菜禮輕也釋奠禮之次輕者與釋菜者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釋奠者釋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故釋菜輕而釋奠於禮爲次輕也禮釋奠有六唯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它師還及四時入學皆不及先聖而四時入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主之各祭於其學之中天子不親行禮也則次輕之中此其尤輕者矣故釋奠有合樂者有不合樂者周禮春入學合舞秋頒樂合聲及月令季春大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禮祭先聖先師于時則遂

養老此合樂者也其餘四時之奠不及先聖王之有司者如春夏敎干戈則小樂正樂師奠之秋冬敎羽籥則籥師奠之一有司專家之事耳豈必合樂哉雖有司之事亦有舞有授器然周禮大司馬司戈盾之屬祭祀授舞者器謂凡祭祀皆授之不止釋奠也凡祭祀之樂不言合樂獨於釋奠言合樂非也且月令於仲春季春之合樂皆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親之則其重在合樂不在釋奠也可知故合樂則必釋奠釋奠則不皆合樂合樂之文著於經文者雖此其他則不槩見鄭註文王世子謂合先聖先

同於鄭國其說是矣自宋諸儒[illegible]合樂之說與鄭
異義陳氏集傳因之其解有[illegible]國有凶喪
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夫[illegible]常禮也不
必釋奠且學記曰[illegible]禘為夏祭說者曰
夏祀學在[illegible]祀學亦在春秋時祭之
後使其為[illegible]三年不祭而謂猶祀學可乎
若曰此[illegible]子行事者有可耳則有可之奠又不
當合樂如[illegible]所云也以此證之鄭義明甚諸儒論之
甚詳要之淺儒之說未可輕廢矣

辨吳氏論不喪出母

吳氏澂因子思哭嫂知其有兄因其有兄而鑿空為
奪宗之議曰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蓋
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
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
義起之者又曰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
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
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
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為順或曰不立後而但奪宗
可乎曰禮惟大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此大

不然使子上主尊者之祀而不敢服其私親則不但
不當服出母之喪亦當降服於其父矣何者以曾祖
祖禰其父則子思為支子不當主祭之父既不當主
祭則子上為世父後以繼其曾祖祖後無論父母皆
私親也服安得不從而降今但以續世父主祭為不
服出母之証於義安乎傳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謂
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已此所謂
奪宗也禮自大夫以下支子不祭或宗子有故而代
攝之祭則必告於宗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祝稱孝子某為介子薦其常事宗

子有非適他國者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亦如之而禮有降等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凡禮言支子代宗子祭者如是而已皆不得謂之奪若宗子無後者則必以支子之子爲之立後矣夫支子代宗子之祭其聯稱同也固不可以爲後而支子之子繼大宗者必繼其禰未有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禰之奪宗者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繼禰也禮惟大宗無子爲立後非大宗則不立後不言大宗不立後而但奪宗爲此說者以禮適子不爲後故遷就其說於奪宗以騁一時之

辨可耳不知其下貽末世議禮小人之口實其爲剌謬豈不甚哉且子上誠爲世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子上既不爲世父後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而何私親之足云乎設使子上既不後世父又不後其私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可也不然吾懼守禮者之進退無所處也古者士惟一廟以祭其禰而祭祖於其禰之廟子上士也不祭禰不立其禰之廟矣雖有曾祖祖之祭不知其將安設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然則爲子上者宜何居曰有孔氏之禮在矣記言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志變

禮也明其爲變禮從而爲之辭者皆後儒之過也

鼻亭辨

柳子厚爲薛道州作毀鼻亭記謂象以惡德而專世祀不可至明王文成爲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其民至今廟祀之其識似勝于子厚而兩公皆未及象封邑所在按靈博山在今貴州境非象所封地孟子舜封象於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一統志云在道永二州之間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愚嘗考之舜罪四凶其所誅流竄殛皆不出今中國之治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崇山今澧之慈利即岳州境比零陵尤近三危在沙州漢敦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萊州卽墨古不其縣南所謂投之四裔者以其爲東西南北之界也其實皆中國版圖所隸當時舜都安邑若封象在今零陵縣地則陸踰太行水下長江延遶五六千里然後得至又有洞庭不測之險俗與椎髻爲伍而驅其愛弟使披箐篁涉風濤犯瘴癘於此地此與四凶之放何異而猶以爲仁人之親愛其弟吾不信也漢文帝弟淮南王長廢徙蜀袁盎諫以爲淮南王素驕而暴摧抑之帝必受殺弟之名後淮南王果道死而帝悔不用盎言象之凶傲甚於淮南有庳之險遠不啻巴蜀使舜避放弟之名

而封之以險遠必死之地是何漢文之所終悔者而舜行之不疑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越湖絕江踰河陟嶺以至京師比歲一至則往返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則日奔走於道路之中且將有登頓之憂風波之患若三年五年一朝見於天子如周之制又不可謂之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也以此推之則零陵必非象所封地象所封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矣柳與王之說雖善然祠廟之建毀均于象無與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然世俗之附會古蹟名似而實非者多矣予誠不敢穿鑿以求之也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誣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有道着姚淶楊維聰者哉自錢宗伯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都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往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閒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猶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若其却史氏之聘以崇孝也麾寧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狎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饋以敦介也不懾於台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凋於猶褒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宮僚二三載年將五十餘即恬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於科目之外賁加乎爵祿之上斟酌之所不能取獎能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鴻鳳之過疏圃而飲灕瀨下視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嚮往之志極贊揚之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世忍欲盡在五噫中與序中台褒猶褒有悲憤時事不敢指斥而相與爲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錢公不考沒年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復著其說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嚴有建白援據古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於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恥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淶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取大典檢閱同修者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閒也此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既羅織於生前復彼誣於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哉小下哉余特爲表出之以告後之君子

辨戴記二條

七出三不去

惡疾無子婦人之不幸義雖當去獨無可以善處之法乎禮註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乳母矣夫能以婦道教人是謂賢婦與賢婦同處三十年既老而出之聽其為人乳母非義所安余讀商陵穆子之操而悲之知古人其亦有不得已者也淫與竊盜雖更三年之喪焉得不去況前貧賤後富貴乎古無生而富貴者故有士冠禮無諸侯冠禮士四十強仕始受祿有采地前此皆貧賤之日也然未仕則有分田以自給藝成行立書於州黨則取於上若有必得之理故其貧賤也不必戚而其富貴也不足驚今曰前貧賤後富貴是徒習見夫後世蘇秦朱買臣之徒驟得意於困阨日久之餘所以詫耀其妻子者而不知先王之世無是也其說皆不足信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母死昏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求嗣為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諸非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為兄弟矣而復勿取於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為夫婦之道焉雜記云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鬈首鬈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鬈首與不鬈首與不鬈首則異乎其未許嫁也鬈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遲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將必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逾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數夫之間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為昏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也吾聞之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謹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已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

吾聞之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喪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喪弗取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友說贈許子甫草

古者士有諍友荀卿曰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顏言朋友不及師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于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爲分甚尊而其爲勢則甚疎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疎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爲其綢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賙恤者有晉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賙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嫗煦而背謗詆者耳以語於道義則末也古道義之交以駢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於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沒而七十子之徒自以其鬬於師者相友發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問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大義至今學

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彝倫不至盡斁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爲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白其父兄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爲交遊以背公向私爲朋黨以一倡百和無所可否爲同志合道指道學爲迂闊薄廉潔爲無用士習爲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聞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

且率天下而爭騖於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許子甫草善爲文與僕交最善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籍籍許子名乃不以僕之拙訥頑鄙爲可鄙而特以爲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爲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飾以示僕僕時有所指摘疵纇輒喜發於頻卽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慍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爲也許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擢況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吾

知許子之取於友者爲異乎今之所取於友者矣雖然夫許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於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然則其施於人也有弗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交貴以有成君盍以其自爲之餘爲僕謀所以勉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贈

無不藉藉計子名乃不以僕之拙訥顛躓為可鄙而特以為今之人無志於古人者能志於古人者必其能為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僕僕特有所指摘疵纇輒喜發于頰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慍曰是得毋狥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為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懼況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吾知計子之取于友者為異乎今之所取于友者矣雖然夫計子則何有於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于友也益切其望於友也切然則其施於人也

有弗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交冀以有成君盍以其自為之餘為僕謀所以勉進於道者作友說以贈

程處士篆刻說

新安程先生穆倩善識古文奇字其所篆刻人爭購之或守之歷年不可得及其得意為之贈人無德色非之者曰凡物之可貴者以適時而已今為篆刻舍秦漢而必曰三代鐘鼎之文此固為好奇而已於用奚當余謂此言過也夫自有書契以來文字代變於是有蒼頡之書有史籀之書有斯高程邈之書變而至于今之行草書極矣如欲趨時者則今之真行草書為已足斯高之書且在所不取而況乎商周鐘鼎垂魚詰屈之文宜其無所用於世也然余考之周宣

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後秦李斯作蒼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母敬博學篇皆取史籀篆文省改之以為符印旙信題署之用則秦漢所用篆書頗與周不與而史籀之書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其體製亦不一也是則鐘鼎之書秦漢之時兼用之施於符印明矣大畧今人耳目當畧使近古昔有人欲盡削稽大所補史記者王元美曰漢人言所存於今幾何而忍去之乎余嘗歎息此言故嘗為之說曰古文之用協韻詩歌行之入樂府五言近體之入選體行草書之兼章草與書之間出八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然今

世破觚爲圓日久而忽覩此書於俗學流俠之中無怪予惑之者衆也先生爲詩光怪溢出似與書爭奇其爲人朴貌厚衷年旣老矣須眉皓素醉後淵翻縱論西京天寶間遺事多人所不聞予謂天留此人於今日使後生末學猶得習其丰采而想見前世先生長者之遺其可重不獨在書也

菊隱說

草木之族唯菊種至多治之者有護芽分種接幹去蠹防風避雨之法積勞終歲而玩于一時故蓺之比他種尤難按本草菊黃者味甘世稱陶公好菊亦其味甘而叢生于籬落間者耳然予聞之種菊者曰凡蒔菊不獨其花時可喜雖其萌芽蔵荄凝露受霜隨時按候而驗其消息亦莫不有天地自然之生趣由其嗜好專一則雖用力之煩且久而亦不知其疲也有隱君子陸君翼王少事舉子業中遭感憤廢輟窮研于六經無虛日夜各成疏義十餘卷其自號菊

隱予覩其庭中無一菊者竊疑其所稱非實抑思菊之爲性掩葩于艷陽之日挺節于嚴霜之候是屈子之所欲餐而陶公之所嘗采者也今以君之慕乎古也耽其精英擷其茂實至于窮歷年歲塵視軒冕宵然若不知天地之爲大而萬物之爲衆以視乎種菊者之專一其所好而不移也則君之所自寓舍是其奚取焉

錢黃兩家合葬說

無錫黃君子某聘錢氏女未婚男女皆沒兩家父母謀而合葬焉邑人士與四方之客遊于兩家者爲詩以詠歌其事而請予爲之說余按禮男子年十九殁猶謂之上殤不得立後而祀之終其父母之世女子既嫁未三月廟見而卒則歸葬于其父之黨祔亦如之未婚而沒禮文不載葢不必載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以殁而求婦嫁殤以殁而求夫皆非禮之正是以禁之以其未成乎夫婦之道也雖魏武帝愛子倉舒明帝愛女淑皆取他姓子女之殁者爲之合葬史譏其違情背典至唐家人禮始有冥婚之制此君子之所不道也今既合葬必當祔廟夫婦祔廟必當立後使果爲此此與曹氏之蔑棄典禮何異兩家父兄皆守道君子宜安所出或謂禮緣人情情生于人之所不自已今兩家各哀其所生至不惜越禮而爲之其友又思助其哀而作爲歌詩以相勸勉見睦婣之意皆本于其所不自已者也傳曰禮失求之野噫其野也其諸凶乎禮者之禮與

論詩樂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葢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刪詩或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即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直上下相足成文耳豈有二義哉古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則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於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葢詩者不可以理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曰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

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尚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鍾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絫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征人思婦田野之農夫皆優爲之而今非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可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今之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與子姪論讀書

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讀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畫讚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雜著

毛詩

疏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蔚宗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還毛也按此則爲傳者本大毛公也小毛公特題其名因此得官耳後漢書云齊魯韓三家皆立博士毛詩未得立而譜云以

小毛公爲博士何耶正義引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爲毛詩此博士即傳箸者當是一人不知譜何以有大小毛公之分也玩其言博士乃王官亦不因獻書之後始得兩說未審孰是獻王獻書在武帝時先是景帝平七國後巳省王官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及博士矣則此博士必非王官不當言其博士也後漢書註引張華博物志曰鄭註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云按譜第言毛公爲博士不言北海相不知張何所據又毛是兩漢人世數遼遠豈得遥相致敬此說正惑不取長後漢書作標

梅疏云孫卿毛氏之師

王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雅亡也然亡謂之詩亡者詩爲王者作也有雅而風則風亦不當爲王者之詩雅亡而風徒存則風雖得名爲詩其實與無詩同矣何者以其無王者之迹故也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不及風者亦以正樂存王迹之詩十五國之風非王迹所寄故不得及也然東遷以後非無作者何以不雅而風以示弱於諸侯並居雅之體繫或

廣狹所致非人力所能爲即如雅之有大小體亦由事而定如罰可以使之或爲大或爲小則是詩之不本於志詩非其詩也唯因其大小而爲雅又因其雅而雅之因其風而風之而不得以一毫人意與於其間故雖以聖人急於尊王之意不能使王之不降而風也故曰詩即樂也詩者樂之心樂者詩之聲聞其聲而知其德者知之此也後世詩不本於志而有詩樂不繫於詩而有樂於是鋪張揚厲失實之詞作衰亂之功德反侈於盛世矣周之中葉無是也蓋周之東遷詩雖亡而樂猶存凡樂其正心感者樂之音必

正其邪心感者樂之聲必淫則心所不然而欲強為之辭當其被之筦絃播之金石必有嫈嫈然其不相入者無待聽之而後知其終不可掩矣此詩樂之分古今詩體製之所以大別也或曰幽厲之惡不甚於平王乎何以幽厲為雅而平王以下即斥之為風先儒固言之矣幽厲雖惡權猶在上至於平王而天王守府已為列國此其所以降而為風也按周本紀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合八十九年中王風之存者僅一十篇平王時得六篇桓王時得三篇莊王時一篇耳過此并州之風亦亡矣然自平歷桓至莊詩遞少而遂至於亡者計莊王之末正當僖公在位時是時五伯迭興名為尊周而王室益弱號令不出於境內如久病者之綿綿氣息纔屬不復聞其呻吟也於是木瓜美齊渭陽思晉何廣懷宋黃鳥刺秦穆王風熄於上列國之詩作於下矣然自五伯後而十五國之風亦不作諸侯自是益衰也文王伯乎殷其風則王者也故別之二南以始乎風五伯伯乎周其詩皆為變風五伯沒變風又將不作春秋之亂極矣於是繫之匪風下泉思伯之詩終焉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非徒以思王者

蓋伯者之迹熄而詩又亡春秋之將為戰國是孔子之所隱痛也

嚴父配天議

古論者謂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孝明以光武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因之弗改最爲合禮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配考肅宗宋世仍之南渡後至以道君侑享傳天極矣初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之祀非必以考配明也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也政

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是數說者皆足以破泥古者之惑然愚竊有說焉周公之輔成王凡所告誡天下一則曰王曰再則曰王曰成王在焉而周公自以嚴父也夫豈人臣所宜出哉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公之以文王配天也非獨不自以爲功也亦不敢以成王尸其享曰此武王之意矣孔子之謂嚴父主武王言之也唯武王之意而周公能行之故曰周公其人也我將我享祀乎明堂也當爲武王之自我而其頌則作於成王之世亦此孔子之所謂嚴父也當是時也故文王而爲武王之父也則可以謂之嚴父文王而爲周公之父也而周公固人臣也如之何其嚴父哉此一舉也臣子之大防備焉學者所宜盡心者然則非嚴父亦可以配天乎曰周公以始祖后稷配天而文王功大不可以無配故享后稷於郊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義起之也後世始祖無后稷其人則開創之君宜專配南郊而上帝可以不配上帝不配則明堂可以無亢近制有郊祭而罷明堂之祀庶乎得禮之意矣

漢壽亭侯關公遺像讚并叙

公之忠義著於當時公之神靈顯於後世其祠在當陽者始於陳光大中唐貞元十八年荊南重修玉泉寺遺廟董侹記之相傳爲其寺伽藍則因緣智者大師傳而元虞集廣鑄禪師塔銘所爲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爲宋大中祥符時建然此二廟特其生沒之地猶未及他處也自宋南渡及元而賜號稱王廟祀益盛明嘉靖間賊徐海就擒著有靈異督師命立廟常州唐順之記謂侯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立廟自此始然則當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聞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極土木之麗而其像設之嚴塑圖繪如世俗所傳修髯而美碩者滿兩戒如出一手含識之倫上自王公大人下閭巷士女强獷之將悍狠之賊無不紬其尊嚴戢其內暴而瞻禮之恐後是其震怵乎人心者豈其靈爽有以獨異乎人哉亦其生時忠義討曹則功不終吞吳則志未遂憤懣偪塞之氣磅礴横逝發洩無所故久而後大溢于時而人不知其所以然也然余謂自古之善、公者終莫如諸葛武侯侯之言曰未如髯之超軼絶羣益并其形神肖之矣此[illegible]

知於當時何如歷考記傳所載於公之威神度十已得八九因爲讚曰

操鬼也其臣魅魑孫爲[illegible]維之赫赫劉宗張炎威公斷猶狂斬委蛇人不畏防殄其師曹孫斯滅無留遺公之精靈星日垂光百態鬼公所治有臣不忠子孝虧犧此符伏其[illegible]面

方先生像贊

古設賢良孝秀之科行修於身旌帛是加不聞有士厄窮而嗟其後不然變爲浮詩鎦銖程能誰辨鈹鎯所以先生終老於家有美先生秩秩其德忠諫遺裔慈湖正脈服勞侍養帶不弛夕日短之懼詎同今伯殺冠衰衣經人兩師設席延明作我門楣姚御史虎翀也受業其門遂以女歸之念我先子實晰都講沐道薰德潤流絕滋曾不去口而師云亡一經家傳弗替所聞執紹箕裘徵吾斯文垂之琬琰公有令孫

記周孝廉兩世改塟事

孝廉以父塟非吉數謀改卜而兄弟難之未果臨沒以誠其三子旣沒猶覩母夫人從城中來撫之乃瞑卒後三年子廷韓兄弟遂遵先命請於伯叔父自鄧尉遷塟單障山啓封之日孝廉殯猶在堂家人歸竟夜聞若有聲哭嗚嗚不止聽者皆爲感慟至棺出於土則蟻蝕木幾盡然後其兄弟咸服其先見而悔其遷之不蚤也孝廉初祔塟山左後廷韓卒廷范與其季楊議以單障兆域隘復卜地泉濆河陽泉濆者地本周氏業佃者竊粥諸富室歲輸之租而根存舊戶孝廉知之不問也後富室訟糧於官佃者窘以情告孝廉笑曰是無患吾幷糧予之則汝訟解矣佃感激去范兄弟至是乃厚償贖歸其地遷孝廉與其元配倪孺人柩合塟焉孝廉之不校廷范兄弟之能曲成先志而妥其神靈於 地下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周氏有焉孝廉諱炳文文季其字無錫人余在京師廷范持總憲徐公墓表來日造余邸復謀所以久遠其親者言及必涕交横下其請至經年益勤余以是愈知孝廉之賢而樂其有後若孝廉名行總憲公援明李朱德升先生贈謚故事以爲惟孝廉足媲

美其鄉先輩而自愧不能爲表章德升之姚文毅者其說既以備矣余故不敢復贅明崇禎間以巡按御史郎公彪往蒞贈吳中故孝廉朱某爲翰林待詔姚文毅希孟私謚之曰秀介先生

雜著

周禮戴記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則八柄之統此治之大綱九賦九貢九式此理之常法而九兩繫邦國之民則又不獨理財矣歲終詔王廢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群吏之職掌而受治也小宰掌職其二以贊冢宰宰夫合群吏正歲會月要日成治其不得舉者以告冢宰而誅之皆是總舉庶職合太宰小宰宰夫職分自是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領其貨於受藏則內府爲焉領其賄於受用則外府爲焉玉府則分內府之貨而職其小用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玉府職分亦自一項司會亦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專主鈎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爲焉職內掌邦之賦入亦如太府之有內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太府之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並用財與會財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又是一項太宰所謂詔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論者不知以爲周禮合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渾司會於小宰宰夫之列是亦不知周公建官總領分核之深意矣

制人所謂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此殺傷或是入議三宥之類法所不加而孝子仁人之心則自有不能已者故和難者使辟之則兩得之矣然而王法亦不可以無伸也父子之讐[illegible]諸海外海外者魚鼈蛟龍之與遊魑魅魍魎之與處是得所謂屏之[illegible]者也名雖辟而實則與竄流之無異矣兄弟之讐辟之千里之外是即今法所謂流一千里者也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是即今法所謂流五百里以下者也然則殺人之罪雖赦而王法未嘗不伸而仁人孝子之心所謂枕干寢塊而誓不共戴者至是亦可以少慰

矣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之此所謂義者亦指民間之相殺非過非故而[illegible]當殺如殺賊人於貨凡人聞不敬者今律所[illegible][illegible]自登時打死弗論之律若事起倉卒其勢不及告於有司斯殺之無罪矣然為其所殺[illegible]者義不得已[illegible]任勿與同國而已令勿讐之讐之則死勿與同國者其子弟之自往辟之也非殺人者之辟之也既義不得讐之矣亦何辟之有傳說殺人而義者為當官執法而殺人如此則辟之他境吾未見指官執法可以去位而辟人者且殺人之罪皆敷至於有司之庭矣是終日辟人無已時也其說之荒謬不亦甚乎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註死兵謂戰敗無功者果爾則童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投之塋外之罰矣惜仁壽間詔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戰亡之[illegible][illegible]入兆域此皆前此誤解經義之故蓋兵者刃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死於兵為有罪以其辱及其先故絕之以不[illegible]左傳襄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於北郭註兵死[illegible][illegible]兆域是也

戴記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illegible][illegible]之故大行

人云廟中將幣三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illegible][illegible]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摯於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舍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而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據熊義朝無迎法唯享有迎後禮當爾是王下堂見諸侯爲失禮是單指覲禮者朝宗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而見之時也

天子大蜡八註先嗇一司嗇一[illegible][illegible]郵表畷[illegible][illegible]

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按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報之也昆蟲何功焉且祝辭曰昆蟲無作而反祭之與記分疏入者於下曰祭先嗇司嗇農及郵表畷禽獸迎貓迎虎而未嘗及昆蟲知王肅分迎貓爲一事其說不可易矣蘇氏云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亦不及昆蟲可見若昆蟲有尸當作何像耶或云周禮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註云蟲食穀之蟲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則祭昆蟲亦祭其神也然此說與禮註俱鄭[illegible]爲之不可信者有祭神之禮則大田之詩何必復祈田祖畀炎火耶

國策

樂毅入齊祀齊桓公管仲論者稱毅爲王者之師是時田單起兵於安平扶立襄王而齊之義士多從之毅卒不能下莒卽墨以人情相安於故主耳使毅明於大義請於昭王訪桓公之後而立之人情必益感動歎燕之德而王業成矣當時齊與韓趙魏皆非其舊而秦楚是也獨燕爲周初封國不立齊以自强使田氏餘孽得乘其弊舉全齊而盡復之惜哉

前漢

漢制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領丞候司馬千人等官至武帝又立中壘以下八校尉南軍蓋衛尉所統掌宮門衛屯兵用勃入北軍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以呂產得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以南軍屬衛尉故也文帝卽位始置爲衛將軍以宋昌爲之令鎮撫南北軍（宋昌[illegible]領北軍）則中尉衛尉之軍皆受節制於衛將軍矣此特初除宮危疑之際權寄心膂於代來之臣以防倉卒之變而非必爲定制也故三年之詔郎罷其軍至前三年遣丞相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復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蓋衛尉禁兵不復隸矣後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

卬遣三將軍屯邊而用中尉周舍爲後將軍當以有事暫設自此年後至宣帝地節三年始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復如宋昌之兼統南北軍矣蓋用安世親臣處霍氏之變也安世死不復見衛將軍官其罷之明矣別注因衛將軍重見據漢書謂漢不罷衛將軍而[illegible][illegible]竊遺一軍字又於前三年發中尉之下注曰觀此益足以明罷衛將軍而衛將軍之官不罷也然玩漢書所謂罷衛將軍軍者罷其所將之軍則并將軍亦罷之矣所以然者蓋國有大事特設此官以統南北之軍使事權歸一及事變既

定則南北各歸其軍中尉衛尉仍分治之所以防其權之大重此漢之良法也蓋後世之失也京師偷惰禁軍驕橫其爲禁軍者多中官寵帥主之而大將之威令有所不得行矣此能分而不能合之病也及其功成求得大將久握重兵於外很愎驕悍專恣不用而天子尺一之詔不足以收之此能聚而不能散之病也然後知漢文倉卒之制操縱合宜其所以經久而應變者如此其精論者固不足以盡之矣

賈誼上疏憂淮陽代二國邊小不足恃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都睢陽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其後吳楚反藉梁扞不得西卒以此破散世皆稱賈誼先見之功然梁王以[illegible]四十餘城遂恣行不法反端已見賴田叔之言幸不及誅七國始破而勝亦憂死矣賈生之言亦見遠而不能自見其疏者也且生以齊趙吳楚爲疏屬而欲帝厚植其子不知一再傳而後其視梁代亦猶今之視吳楚齊趙耳故與其謀再世之利不如爲帝建萬世之策也

賈誼傳以爲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此時詩書未出誼之所誦豈別有本耶吳公稱誼頗通諸家之書誼必嘗師受其學而吳公學事李斯斯學於荀卿故或謂誼受左氏學於荀卿其淵源蓋如此不然誼當吳公爲守時纔年十八計其生時去漢興已十餘年矣安得及荀卿而學之若詩經號謂孫卿毛氏之師毛萇武帝時人或大毛公生年先於賈耳

後漢

後漢中平六年袁紹勒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少帝立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門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初何進與袁紹定謀告太后太后曰先帝新棄天下奈何令我楚楚與士人相對事乎其後曹操欲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副郗慮勒兵入宮收后歆牽后於壁中執之出使此時各中官守禦宮禁此輩雖跋扈安能排闥入之執殺母后耶取寵下婢耶故弊去其太甚而已盡除宦官致[illegible]

人古無是理也又按李固對策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以天子之左右而使宦官七人爲之使令斯已難矣固又言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欲天子死貧自乳其子此富民之家所不能若也矯枉過甚豈可行乎

褚淵

褚炤譏淵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死於齊太祖建元四年時年僅四十八炤所云尚在元年淵爲司

湛園未定稿　卷三　讀書八

徒將計其年纔得四十五歲耳不忠不孝之人人讀其壽躋在壯盛不當斷頭況於老而不死如張禹孔光之徒久黷史册寧復可耐耶　余按褚彥回雖爲識齊王然發其篤名工賞也儉淵皆連姻宋室門地相若而授猾之罪獨歸一人雖其弟其子亦有異論唯何點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至於儉傳則史有溢美無抑辭焉豈以淵曾受[illegible]顧命乎沈攸之兵起淵謂蕭道成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其言蓋指石頭故劉秉有不殺袁劉安兒貧士之論凡淵之獨受惡名者以袁劉之死尤爲衆所憤也

張文寶

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金明昌中禮部尚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爲考試之式令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令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此二段議論皆得體蘇子瞻曰麻衣如

湛園未定藁　卷四　讀書九

再着墨水眞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今制試錄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必爲二君含笑於地下矣

京口義渡贍產碑文

自岷山導江而下出峽汗漫數千里至金焦一束水旋行逆折然後朝宗於海此曹子桓所爲臨江賦詩徘徊而不敢進者也然余考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註其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不知何時復從瓜步梁庾信集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至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始從京口埭下直趨渡江路徑而免漂溺之患故自唐至今瓜步渡者皆徙而之京口然往時京口與揚子橋對岸瓜洲特江中一洲耳後瓜洲以北淤漲與揚子橋連南直對潤州江身益狹江身狹則水流益汎急舟緣金山之麓而行春秋之間上流之漲山水相搏觸旋而爲渦激而成溜雖恬風霽景猶懼變生不測少遇風波失利一跪千金故京口之渡爲天下最險余六月渡江登金山見山足艤舟五六舟人操楫而坐若有待者寺僧深爽進曰此爲濟渡之舟自巡撫某公設此後凡有事於茲土者及往來行旅各捐俸及貲益造舟買田置市租以贍水手之餼食及其賞格之費焉然久滋易弛也某懼斯人之弗脫於險而大隳前功願得一言以示來者余惟易既

濟稱君子思患而預防其說在六四爻曰繻有衣袽終日戒夫涉川者不能戒之於未濟之前特恃其一舟之無隙以與彼狂飆駭浪爭命於呼吸之頃固且不可況於待其既濡然後操舟而拯之此與夫救火者之燋頭爛額何以異然而聖人之慮患也徧觀夫事之可需者則需之有需之不能不得已而濟者則終日戒之至不得已而濟而終日之戒之猶不足以勝夫所濟者之險既已瀕於死亡矣乃忽然而得生彼仁人者之於此視夫人之脫之死而易之生其心樂不樂也自數舟者之設常歲活人以四五十計不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由十年以前觀之彼四五百人者皆江上之遊魂水府之鬼籙也然則使自今十年之後之人有一不得濟以淪胥以亡者於吾心不且有戚戚乎哉若夫推前人之心以繼於無窮此則思患預防之道宜如是也深爽學佛者也爲佛之學者使人求福於冥冥其說多幻妄不可信深爽獨能推廣有司德意使人之得免於險枕且曰吾佛之道固然其爲世利益多矣余樂其有是請也而書

謝工部傳

公既沒之明年其季子景昌走太倉求吳祭酒爲其懸絳之辭而屬傳於余既歸而請之者再余辱公愛至厚徵景昌之請其能已於言乎公諱泰宗字時望別號天愚山人明崇禎丁丑進士爲漳浦黃公道周所得士先是庚午黃公主試浙闈得公卷而奇之以同考摘飲被放後七年應禮部試復出其門黃公耿介名臣公以文章兩被知遇益砥節自厲謁選得番禺令番禺莅省治俗澆務殷公下車振刷威德並行盤古十八峒者百餘年逋寇也制府數奉詔征之不

克其魁蘇夙宇遂自稱王犯境及公涖任制府卽檄爲南路監師合軍督勦而公時出奇計遂擒得夙宇以歸賊既平參將某者懦而倖功欲戮降數百人會公將白事制府某前以金盤玉帶爲壽戒入卽勿言公峻却之而極論其枉降者得釋參將以降級去於是制府論功遂上公軍功第一始公少時受學於其季父廉使公廉使公名淵爲人雄毅有智謀每讀書暇卽與公講論孫吳兵法後涖蜀受命討奢酋淵入賊營數百里營露宿洞中背噤痒覺寒甚衣裝盡濡夜半移軍去取火視所臥處則水上也卒以是成功

而公之臨師亦露處鄕洞者數旬或見繞山火光起部曲盡驚公不爲動曰此必賊焚巢自遁耳覘之果然蓋其所用兵方畧得之方伯公者爲多以功擢工部都水司主事旋中蜚語謫福州幕署泉州司理時天下所在騷動山海之間鉦鼓沸然公帥吏卒乘障巡徼無虛日故相黃公景昉行過之從輿上舉手嘆息曰安得如吾謝侯者數輩而東南安枕矣踰年陞南安府推官値[illegible]府組歸順治三年　王師下東浙督府張存仁疏薦浙才六人於朝皆以疾辭公卽六人之一也公卽屛田中益深自晦匿日著書賦詩

自遣其天性孝友予少時結其家見其兄弟閒日召客飲飲卽連晝夜不輟或夜久雞鳴客皆散去公夜呼家人起邀客還坐酣飲久之見庭中日夜奄奄欲落矣亦未嘗數數課其子弟顧其家無長幼無不謹飭力學者然自予別去十年閒公兄弟卒從大半沒其賓客酒徒亦多死亡者頗獨與其母弟時素把盞相對日黯黯不樂予去年過之公以久別予置酒歡甚未幾予意闌欲起公挽留之不可則對案默然從倚而後罷雖予至今猶恨之公在閩時嘗携得黃公所著書兩篋後因亂失之時時對客嘆息大抵公

之才不盡見於用其已試者畧與方伯公相上下而其至老好學不倦與其立身梗概庶幾無愧於漳浦之門人者予四人景昌謬昌從予遊初公殁時無疾方對客飲須臾欠伸索茗盡數杯卽逝景昌爲予言之如此

新城王方伯傳

公諱象晉字子進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布政使司左參議父之垣戶部侍郎贈尚書公戶部公季子也中萬曆甲辰科進士授中書科舍人癸丑考選同鄉爲京朝官者皆欲以臺省處之適伯兄宮保公象乾方以薊遼總督名爲本兵而故事父兄官內閣及六卿者子弟無得居言路其見居職者或改翰林官故宮保欲暫歸爲公地卽來而翰林可得也公力爭不可以私恩宿君命遂平調禮部儀制司主事人皆服公之正而賢宮保公之友愛以爲兩得之移疾里居久之中忌者以京察調外補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再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聞路太夫人病請急歸路公繼母也時三原戶部來公復名善醫來方莅臨清倉遂躬冒冰雪馳四百里邀之來視比至病已亟乃禱於嶽祠乞以身代母命太夫人聞之爲之感動歔欷至沒服闋補本部儀制司陞按察司副使備兵淮揚乙巳通州奸民亂猝起聚衆數千燒劫豪家勢洶洶及官府公自泰州馳赴之擒戮其首禍者數人事遂定旋以參政督蘇常鎮糧儲道平漕卒之亂於俄頃民不知變其持重能處大事皆如此陞河南按察司

使蘭陵王毋劉訑訐許州諸生五十人巡撫下其詞以召捕公爭之百端得止於時宗室驕行縱恣於郡縣賴公勢稍戢為按察使經年所部稱平遷浙江右布政司使冬左使姚某入覲公攝其事時崇禎十有一年也是時宼訌歲饑上計吏視賦入為殿最唯謹姚至京以征解缺額下獄公急勒主藏吏籍所貯悉輸之吏辭以考成不便公曰若所言吾豈不知顧姚事急吾視事日淺即不及降秩耳姚禍且不測與人同僚瀕危而忍秦越視之乎於是擇吏趣解到部課如額姚遂得釋還而率其子弟頓首謝門下曰微公

吾不復至此吾餘生皆公賜也起相持手泣數行下公為人寬中及見義勇決不擇利害為趨避然終不為崖異嶄絕之行其以京察降外也時羣小朋比擠排力翻辛亥之案因坐公以浮躁公在家聞之怡然曰此輩自圖報復耳非朝廷意於吾何損或謂公方為部曹非時所輕重故其言云然然予按辛亥京察其首爭金明時之謂外者刑部秦聚奎也於是朝士意皆有所左右門戶角立遂起東林中如丁元薦李朴者皆以郎官出死力爭之為黨人切齒數年間秦訐紛然如所謂秦派淮脉崑宣之黨擁戴爭雄諸不

根之說見之章奏者猥瀆煩瑣無復人臣之體自丁巳察後衆正氣落不十餘年間而黨禍成矣其延及於崇禎之末南渡之餘尚忍言哉小人之貽禍此皆人所謂吾黨當分受其過者若公處通塞之際蕭然若無事使搏擊之爪距無所復施含射之綸發不得以中豈獨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亦謀人國家者之所當取法也公未衰致仕有子四人諸孫今侍讀君士禛謂某言其季父死節事甚烈則公子御史與胤也御史忤執政歸里閈甲申三月變捡擊曰吾父老矣幸不為世所求吾不可以無死乃與其妻于孺人子

士和同登樓縊死於是公益絕人事自號明農隱士閉門謝賓客不為通雖郡邑長吏屏車騎到門匿不與見制先令為自祭文飾巾待盡而已生平喜淡泊室無媵侍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常舉唐柳玭言誡子孫無矜門第務力學為善故其家累世貴顯至於今尤盛卒時年九十三

董公傳

六經之書皆所以垂教而易詩之傳最廣詩之變而為騷為賦為歌行近體皆羈孤失志貧賤之所為作故雖避世之士長往而不返者猶好之至如易遭秦焚書之後僅以卜筮得存自後陰陽占驗之說益繁莫不假經設詮依托象類其說至詭譎不經而司馬季主嚴君平之徒多傳用其術涸跡隱見之間故夫易與詩二者之教此山林隱逸之士離世而自全者所樂取以自託者也而易之及人也遠故君子尤重之予邑往有廉使陳公顧正善易學旁及風角遁甲之術無不精詣嘗夜泊淮河見寶光起水上心知其有異筮之曰是宜得寶衆即令善泅者蹤跡得其處久之以一鼎出款識蒼駁公識曰商周間物也遂携之歸其他雖家人米鹽瑣屑一訊如響同邑夔州守楊公汝昇得其術值荅酋煽亂賊發即知之掩捕無不得者時相傳以為神至今其遺書猶有藏者董公者隱士漢孝子黯後黯至孝舍旁忽湧溪水甘取以奉母至唐開元改邑為慈谿以孝子故也董公少而受易於其婦翁吳公遂屏棄舉子業不事卜易市中意專在於導人為善凡與人言利害必以其事推之

教人趨吉而避凶一依於正道後事應亦輒如其言以此遠近坌至積金錢滿座間隨手以散貧者所留餘取甘脆以奉母公弱冠喪父後母龔性悁急凡事必長跪請命間有所拂意不能即解者走請諸親故以解之嘗病癃危甚禱天願代為之再晚而旋愈母大感動於是邑人皆以孝稱之先是董氏有遠祖會稽縣尉墓久沒荊棘中公按家譜得之表石墓左尉後見夢於龔曰汝子純孝施及於吾吾當有以報當是時陳楊兩公家稍中落矣或曰陰陽之家天道所忌然公至子乃逾盛公四子兩中進士長允升直隸淮安府知府次允茂福建參議公前後受四封綸章稠疊皆言其孝感然性真朴不好為富貴容初隨參長公莆田後一至淮浹月返曰無久溷汝長公為治閑所居側不時至其處率手一編坐吟小室中足未嘗一涉公府幅巾杖屨逍遙城市遇少年子弟與之談笑立談時乃去故人無知不知鮮不樂敬而親之其誡子居官以廉潔忠厚為本後兩公兄弟所至留去後思人亦以是多公卒時年七十有五自公父子歿後數年天下始大亂長公子熹餼於庠當需次吏部輒棄不就獨放哀歌於荒山大谿之間人莫測其

所以也顧其詩往往流傳人間故董公沒而其後乂
以詩著公諱昕彥字叔元

李節母丘太孺人傳

婦人有從夫之義其不幸當死喪之戚截髮劓面之死靡他此其節烈見稱者也其教子若雋母之見決獄多所平反則有嚴母之以天道惡殺爲誡此則明智畢優者也二者俱足以砥淬末俗流光彤史今李母丘太孺人備是二者之德嗚呼是安得而不紀也孺人戶部主事某女孫大行某女而今殿子學坊事鎡之母也歸先贈公文學靜孺公公與其伯仲俱以文章有名於時世所謂淮陰三李者也孺人以孝事姑以和接娣姒而以勤儉治其家故自孺人之歸贈

公家務日飭而兄弟師友歡甚交游亦日盛進年三十遘變擗踊長號數日水漿不入口姑[illegible]太人勉慰之以養姑撫孤大義得無死次年會贈公伯仲相繼殁遺孤俱幼三嫠婦支持破屋奉一老[illegible]甘旨服物得無缺而丁太夫人附孺人特憐之曰此吾李氏孝子也及姑病侍湯藥喪葬如禮兩娣姒卒字其孤如己出焉順治辛丙庶子成進士得蜀綏陽令母子不忍離萬里迎養於官至則命庶子廉得縣蠹弊數事乃焚香於庭令次第革除之誡以母擅攖管輕民命毋以絲毫取於民吾與若惟飲綏陽一杯水耳庶子

入而稟母之命出而與吏民相見有所施設必曰非吾能爲此吾母之教也即有所寬貸曰吾母不忍於汝也如是者三年民既順令之爲教化淪浹亦翕然歸譽於母曰非是母不能生是子已聞孺人疾劇父老爭醵錢集社神祠願減算十年延母壽琳宮梵宇建齋醮無虛日死巷哭聲沸天白衣冠持喪者三月喪歸所過挽紼號送男女奠酒漿躄踊月旬不絕於道傳之所謂賢哉君子者庶乎當之矣夫孺人之所以致此者不虛也孜古史家列女傳皆居何等或謂婦人考終書事不必具列書其尤異者自古皆當之

恩有及其母者乎即過而見思有若綏陽之民之於令之母者乎此而不書吾懼無以勸天下之爲婦貞爲母賢及爲吏廉者也遂前其人□□□人卒時年六十五生二子長繼文即鎔論□□□子於史館見其積學多聞而恂恂樂易長者□□□之不厭今年余將南還過其邸出母行述請傳其事適左右以綏陽邑子書來啓視之猶稱母之賢有甚其沒累累百餘言計去母沒時已十餘年矣庶乎方以文學當上知者異時不獨以其吏迹見稱者也

先參議贈太僕公傳略

高祖諱國華字邦實別號甬洲年二十四中嘉靖丙午鄉試丙辰舉禮部以憂歸己未殿試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營膳司主事時三殿經始公賦功庀具省度支以萬計遷本部郎中分司治張秋決河陞河南按察使司僉事轉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時鎮宼克斥堠商洛間劫略吏民爲害所在逐捕不能得公從容指受方略渠帥授首陝東西四千餘里威懷並著無何中忌者謫判常州稍轉南刑部郎中歷廣東按察使司僉事公仁心惻隱前後治請讞必誠多所平反

尤潔己自持粵有土司爲怨家中傷械繫獄公鞫得其寃出之其人感泣謝去數日槖千金來公峻却之曰吾豈以貧故喪吾生平哉公性雖樂易然見義奮發不能與時俗圓轉附和以是再得斥遂終身去官不仕去而苗民思之爲立祁金亭亭至今尚在公宦遊二十餘年持節河南北關輔粵東皆仕宦膏腴地然歸家環堵蕭然舊田四十畝分毫無所增宗家故曾乘間言何故累却餽遺不爲子孫計是時太常公仞成進士公笑曰此吾所以爲子孫也使吾用闇昧得金今日中詎得復見此耶太常公改戶科之三月

先太常公傳略

先祖戶部公嘗命宸英曰汝曾大父筮仕先朝功在國本沒之日山陰念臺劉公嘗誌其隧道之石矣子欲載詳之家乘俾我世子孫無忘先烈是汝之責也宸英受命惶悚久之不敢屬筆今先祖捐館八年自後宸英載經創痛神思恍惚及今不自勉厲闡先德不著恪尊命不就罪戾滋甚悔將何及謹按行狀志銘考之遺集并所聞於祖父者掇拾書之以俟世之君子有所採取而潤色焉

先曾祖諱應麟字泰符别號松槃爲嘉靖已丑進士累官陝西參議贈太僕卿諱國華號甬洲公長子公中萬曆癸酉鄉試癸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是時萬曆十三年九月也至明年二月有旨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先是壬午年皇子生爲恭妃王氏所出時鄭氏寵冠後宮已三年矣初姙邠哀王上與之戲逐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私誓卽更舉子則立汝子爲東宮至皇第三子生孫子特厚其父揚言於外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中外危疑益甚而禮部已具册封儀注將上矣公發之閩屏飲泣草疏家人守之不得就一日

爲萬曆十三年首抗疏爭鄭貴妃册封且請早定國本疏入未下中外傳上震怒禍將不測語聞至里中家人皆憂泣公謂其同年友御史顏公鯨曰吾乖老不復意兒能作此等事雖受禍不恨矣顏公故忠直名臣時被讒家居舉酒慷慨起屬公曰公有子能欸諫闕下公不以戚諸條反用此慶幸方今父子以名節著聲如公幾家此吾所以爲公賀也遂飲極歡而罷後太常公量移餘干令迎養三年卒得年七十太常公親爲志瘞於墓公仕世宗朝時朝廷稱核名實縉紳之士敦尚風節頗惜清議公律已清苦尤甚

爲里中士大夫倡時有某某罷官歸里被不防稱請公每公事期會縣廷中覘知某某先在便疾驅返或某某後至知廷中有人亦望風避去至今長老猶能傳之公加惠鄉里尤渥既沒民感公父子兩世恩德請于官建祠城北環湖水爲尊德祠歲時父老子弟致祭不絕泰昌元年太常公被召起以覃恩贈太僕寺少卿長子諱應麒卽太常公别有傳次諱應鳳郡文學博學工文善草隸書名于世玄孫宸英奉祖戶部公命謹著傳略如左

晨起入垣中鎖吏繕寫成即上疏曰臣惟正名定分
國家所以安別嫌明微君道所以著事有出於無心
而繫四方之觀瞻發於一時而關萬世之綱常此明
主所亟欲聞臣下所爲耿耿而不容已於言者近見
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奉旨元子弱少俟二三
年舉行復覩聖諭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竊謂禮貴
別嫌事當慎始貴妃以孕育蒙恩豈曰不宜但名號
太祟其於中宮不以偪乎且貴妃所生固皇上第三
子也猶然亞位六宮則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
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

不典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
成命以協輿情臣愚不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
未及其本也臣愚以爲皇上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
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冊立元嗣爲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
疏入上震怒抵之地乃徧宣二十四監掌印至諭所
以冊封貴妃非爲東宮起見而科臣指斥過甚不堪
之意以手拍御案幾裂中官環跪叩首上即欲批旨
意在予杖而手顫不能御筆如是者三怒稍解奉旨
冊封非爲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

長幼姜某沽名賣直窺探上意着降極邊雜職云云
得廣昌縣典史去初公疏上次日即下中官傳其親
自領旨甚急左右皆怵公懼有不測盍先服藥往公
固不肯聞命即日策蹇出都門國本之議自公首發
受嚴譴凡在京九卿科道及南都臺省申救者疏凡
十數上不省而主事孫如法科臣沈璟至被杖幾死
自後言者蠭起至於三案互發黨議相軋垂六十年
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藉口以取必
於主上朝廷雖厭之而終不能奪也故事言官降雜
職者多投牒去鮮之官者公曰孰非君命耶吾焉避

之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大
倉相求去公上書責其不宜乘機委卸詞甚切直別
載文集中首相同郡沈公一貫公館師也嘗爲人言
皆吾君子也語傳播遠近公値之朝昌言曰國本未
定諫官相繼得罪公何以謝人言沈公曰事至此即
十張子房亦無奈公曰如某所見正不須一張子房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豈無忠臣義士願以一死報朝
廷者公但主持於上諫臣以死爭之於下殺一人復
一人進殺至數人不止皇上亦且寒心此時公出而
徐以一言回之可不勞而定今大事之去留在相公

公奈何遽出此言失天下望時聞者皆爲頸縮沈公愈怒退復草疏尤激切其畧曰臣旣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者十有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六年事在悠悠猶堪有待危機已著更待何時故臣不先不後欲以此日責大信於陛下以畢臣之初心且惓惓以釋危補過望陛下非得已也爲國家安危慮爲萬世綱常慮至急也初臣爲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愼封典重儲貳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賣直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謫有餘辜也繼而禮官沈鯉有

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實朕有過之地故薄罰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謫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唯恐見疑於羣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之矣初謂孱質清弱今則强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反欲倒行矣夫冠婚可委曰淸弱冊立何嫌於强壯愆期不舉當機復靳假手於人借言於激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從矣又奚怪乎盈庭之嘖嘖耶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威投鼠甘心煬竈坐視陛下孤立於上徐

觀陰陽之定而坐收其利卽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望風懾縮殊未聞有招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於陛下而已究豈有工於爲宮掖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座之諍始免永巷之菑人彘之鑑燕啄之禍非不烱烱也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疢甘爲子孫貫無涯之禍而不顧耶夫弓不抑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於茅焦之解衣危論以嬴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屍闕下而不慴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未及殫而

大亂已成可不戒哉嘗讀史至晉獻公事重有感焉夫獻公亦中才之主其天性好惡非與人殊必且以並后妃嫡爲無傷者而孰知用意一偏禍延再世社稷幾墟故人主之託身不可不愼託身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身於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於亂亡不止陛下神聖英斷御一皇貴妃何足爲患然亂自女戎三代已然其寵已極其度必移今道路之言日有聞矣咸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爲窺何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爲觖覦震器徼歷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迹其隱

徽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
恐皇貴妃不得自由也萬一諧臣媚子有以家事悅
陛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
祖宗爲法而尤恚亮世廟爲兢兢夫大本之建刻聖
皆豫唯世廟差晚耳則陛下所法宜何適從哉若必
欲取法世廟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不憚令景王之
國以絶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
獨不可法歟夫事關宮闈則夫綱宜正事關長幼則
父綱宜正事關臣庶則君綱宜正僥倖可從兩宮何
爲不可從冠婚可行冊立何爲不可行歟熟不激忠

言何爲而獨激此陛下所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也欲
天下之無疑已難矣哉臣前爲言官而言以職諫也
今不爲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奪而臣之志
不可奪臣待罪五載不忍遽去臣非有所戀也受陛
下之恩深義不忍去而坐視國事之日非陛下倘有
感臣言卽發德音冊立冠婚一時並擧臣雖死猶榮
若罪臣出位加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
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於天壤也
疏上留中公欲再疏爭之沈公鯉不可挽公手以付
公座主放公文梲曰君家好門生宜善成之放公曰

子不欲立東宮耶卽欲立東宮不宜過激乃止執政
旣銜公嗾主爵無得隨例補除毋用啓事特奏之而
上之始識公也有不許朦朧陞用之旨特疏公名於
屛風執政覘知之故啓事上上見輒票然凡待命七
年不報辛丑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公喜遂
歸杜門垂二十年人皆惜公之不用以去且老公則
謂吾身雖廢棄而其言幸已行行而宗社之計定天
下以安是上之知我深過於寵祿我也故雖貧無儋
石儲而未嘗有愁苦不自聊之歎光宗立起太僕寺
少卿御史逆案潘汝楨者舊爲邑令多所乾沒公覈

之亟至成嫌隙何公抵京則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
老病失儀宜致仕鳳翔亦逆黨也公曰吾此行欲一
見新君哭舊君耳豈能與若輩爭進退哉朝廷方下
部以國本建言舊臣命從優議覆而公遽引疾去矣
公釋褐庶常改給諫服官任事僅四閱月而謫謫三
十餘年至京坐席未煖旋報罷蓋是時逆焰滔萌相
與譸張爲患者蟠結於中外如潘薛之輩其醜正嫉
賢而欲亟擠而去之者宜也然公忠義偪塞所得自
見者國本一疏耳猶遲久而後定中扼於柄臣後尼
於羣小至不得使其身一日安於朝讜言碩籌鬱而

不抒就其中同志如福清吉水諸公皆坐觀頗賦歎
息而已不能一引手救何論其他天啓之敗政至於
綱嵒塞路讒夫高張於公之一去兆其機矣此豈獨
公一人之不幸哉議者謂公不去必與於淸流之禍
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爲公而安全之也然豈公之本
志哉公尉廣昌日舉士而課之學宮延名儒秦先生
爲之師士苦府試回遠則言於臺竟以名達學使者
著爲例邑有白狼爲害傷人積千餘公檄於邑城隍
神捕之立得遂燬爲三淫祠歲殺人男女以祭否則
巫言且爲禍公下令焚其祠而民無譁者令徐于尤

多異政有孝廉訴妹殺於其夫者夫監生陸共再殺
其婦而及於孝廉之妹公受訴立至顙所將啓棺驗
爲陸拊棺哭之哀公亦心動至夜夢婦被髮來目盡
出手指兩乳迸裂血流股髓且以狀告其夫曰不爾
吾甘受罪及啓視則席葉以生納於棺宛如夢中所
見者夫詞服而前所殺之兩婦其冤并得雪宋丞相
趙忠定公汝愚墓道爲守塚方氏所侵方宗强其子
孫茹恨不敢言公聞親勘還之爲文以祭忠定未幾
雷捽其人擊而斃之於墓下如倒植然樹碑禁民佞
佛溺女所活民女子無萬計公不以謫官自處盡心

政事廉潔明斷而本之以仁愛故凡所爲兩邑興革
利弊不可殫述而民皆得蒙其利歌思之至今此其
尤稱道人口者公家居三十年坐卧一小樓於書無
所不讀著五經緒言史論手緝二十一史平衡録醫
學地理書各數種尤精於易有周易容光易會諸書
皆晩年心得行楷法顏歐所讀書皆手書之累數千
卷天性剛直遇意不可若雷扞矢激人無得撓者事
過恬然不貯於胸待子孫威嚴若朝禮動必以法於
鄉黨宗族以恩通籍四十餘年守先世遺産數十畝
分毫無所增益租入不充而常欲節衣食以給貧者

位不過四品閶門養重而人常翹然如利澤之及已
萬曆季年稅使四出令韓盡括邑中契券所搜索盈
萬金猶不已將開告訐之風名爲蒐實意土於破碎
富戶人情驚怖思變父老頂香至門求解於公公謁
令使強出其契事得止邑人感之爲立尊德祠於北
湖璫尸祝之而令遂切齒於公令故潘汝楨同里戚
黨故汝楨之排公也益力然公自再詣京師目擊時
事遂無意於用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掣籤官人
兵部以封婚媚倭大臣皆持祿養交日夕如雷霆轟
然任頭腦上脅息無敢出一言爲天下者中原陸沉

恐不難致吾此身不可以再嘗試矣惘人怪吾狂言誠勿出其書自當時觀之宜士大夫之弗以爲狂者百無一二也孰知其應在數十年之後若視見其事而言之者然不幸公竟以守困老矣嗚呼使公之得行其志其設施亦未可量也公三子長諱思簡戶部司務次思素思復皆諸生崇禎十三年戶部公請郎闕下從子御史思脩亦上言之有旨賜祭葬贈太常寺卿益巽敏云

帝城積雪賦

凜凜嚴冬星迴次窮梟凝碧澗沍結丹楓乘坎布德潤物施功亦集維霰有來自空時則陽烏歛彩曜娥隱耀屯陰疊嶺連氛重闇始悠悠而飄飄旋屑屑而霏霏資清於太虛之表儲潔於重陰之涯聽之無聲望之有儀覽之無迹挹之有輝包括宇宙布濩王畿爾其爲態也屢遷其爲質也多妍若夫纖條絕響萬籟澄寂微宇無塵連天一色瀰瀰徐逝緜緜交積若將散而復整乍欲分而還結方舞蝶兮更輕擬飛絮兮尤密南陽之鉛澤辭鮮西崑之玉枝愿潔至夫朔風鼓厲轉騰增勞合沓彩撒雜糅膠戾狀似三軍之行七馬假攘而騰蔘又似繪繳之纒羽毛颭紛而蔽地動銀鋪與玉當拂文梲及形砌啓建陽而猶寒墐北戶而增慘爾乃寡通谷揜林莽棲鳥靜號獸聚九市迷坊三條惑路填坎坷於危途息塵埃於窮巷績綵都護之堂青槐承相之府吹爾帝子之樓挾彈王孫之塢莫不綠簷入隙掩映階廡炙笙簧兮會嘉賓羽觴陳兮日欲暮西山峨峨列樹駢羅呈綺分嫩結素同柯巖封而翠屏時掩瀑凍而匹練長拖恍惚兮失修眉之遠黛艷朗兮生極目之微波俯瞰上林遙

旦長樂萬戶千門飄飄爭薄雲雀疑愛而却依蝤蠐
承榴而瑟縮金仙炫晃於層楹玉女掩娉於重栖簌
簌寒威河冰去來虛龍舊壘駿馬荒臺望紫塞兮何
處戀黃金兮未聞薺條兮處士之扉亍兮先生之
樓漏正長兮天漫漫途已窮兮徒延佇於是　天子
御重茵之座襲翠鳳之裘詔公卿及庶尹序萬方與
九州延隱逸燭巖幽皇仁浹沛澤流從獵者挾纊負
薪者忘憂炊家家而相接稷年年而有秋姑射之仙
人自下洛邑之河伯同遊命太史而紀瑞屬從臣而
賦詩瑞是同雲之慶詩仍白雪之辭辭曰筵桂緻兮

曰玉盤歌惜惜兮清夜闌恭承嘉社兮不敢忘念吾
人兮衣裳單歌既闋羣臣出開鑰門事朝日

玉河春柳賦

望京邑之翼翼緩緩步於郊坰和風宛其入懷林鳥
嚶其相鳴爾廼春日遲遲春路逶迤流泉曲折列樹
參差則有上苑移根灞橋遷植行行臨水枝枝拂地
蔽北陸而成關趣西門而騁肆騰氛霧而霏微靠平
皋而蔓野千株萬株婀娜紛敷或交綺陌或傍金渠
故夫玉河之爲水也宛宛迤迤來自西山豬而爲湖
泄而爲潤踰乎高梁之曲入乎芙蓉之園森漫蓬池
經乎上蘭彌望直覩鬱乎芊芊何地無柳何柳不妍
鏡清流而黛濃如洗倚列雉而腰細堪憐於時條風

始扇日和景良草抽書帶鳥弄笙簧柔稊乍吐弱蔓
初揚招要舞態漾漾波光婉纖軀而不定曳翠帶之
何長若矜粧以競冶鬧桃李之紛芳馳青烟於平樂
迤餘暉於昭陽曹子建曾攀折而不忍桓元子雖對
之而興傷若其連逵積素往苒百五裁闕輕陰微停
細雨林立兮姑射之仙人礙礙兮甘泉之玉樹緬芳
姿兮濯濯宛深情兮纖纖黄鸝啼兮濕不飛羌管吹
兮悲白語於是令歲里趙李安家佩舒遙曼綬帶
桃花俱將皓腕並拔紅牙飛蓋於青門之側張帷於
涂水之涯枝低繫馬岸曲停車絮隨鬢而猶起影移

尊而尚遮亦有西京大夫南國上士仙鶴同遊班騅並轡問先生而得盧訪隱淪而過市玩綠陰之不已俯帶影於遥潯花輕似笑葉動如吟共倖碧玉并字青琴展慇勤於還轡恐幽思之難任至若王命夙臨脂車萬里貧士失職孤蓬自起祖帳東門唯吾與子翫碣石之遺宫歌蕭蕭於易水悽其夕照悄悵東風折一枝兮岐路結相思兮萬重況乎巖棲澗築河陽壯曲當衢甲第連房珠絡莫不愛此妍華樹之芳陰拂塵於宛轉之橋送客於逍遥之谷義馭曈曨春明漢宮斜鋪網綴半入簾櫳羅衫染薄玉簟飄重襯衣

塵軟藉草泥融分標射葉別隊追風蹬和則想風流於張緒長楊則擬子墨於揚雄時則有萍蹤遠客來遊上國風翮經摧霜蹄每蹶刺滅于懷舒荒十腹撫劍無侶駕言出郭對開元之一株撫上林之三眠繫條故枝久而菸然張平子以四愁成賦宋伯絹則五噫名篇蓋有懷者物易感失志者欣易悲自古羈旅坎壈之子亦孰不歎依依於今昔而惓搖落於江潭

湛園未定稿卷八

墓志銘　墓表　墓碣　碑陰

文學邵君墓誌銘

君諱儒榮字仲木別號濯叟無錫人君歿後予嘗讀君之遺文而嘆後之學者自科舉制興而古文之道衰其患莫甚於今之所謂八股者驅天下之聰明才智以從事於無用之章句終身溺沒而不得出故其間能以文章自見者必少年早達之士而老生宿儒或不暇以爲即爲而不能工與不及俟其成因以湮沒無聞於後世如君比者何限也予來無錫從君仲

子紹宗讀君文財三十餘篇觀其所爲顧太學子方傳與陳太守墓碑私謂漢太史公之法不傳於今久矣顧獨於君得之惜當時有司無知君才者而君儕輩間亦未有商搉古今以斯文相砥礪者故君亦不能以功名自見即所得文旋亦散失不自愛惜以是湮落晦放棄其文亦不甚名於時以終邵氏宋康節先生後元末有科貢士諱偉者來居無錫是爲十世祖明太祖定江南戶籍無錫獨虞邵二氏得占儒籍故其家世業儒八傳爲諸生諱某某生贈參議諱士弘士弘生壬戌進士山東右布政司使諱名世即君

父也君少爲貴公子文采翩翩所交盡一時名士以其閒選伎徵歌而觥籌交錯投壺蹴鞠之戲以爲常既屢及省門不第視天下若優乃日與其徒勒習騎射爲鄉里守禦計自是無意於科舉之業矣迤茲崎嶇兵燹家益落亦不復能爲向時豪舉日閉門誦經史子集常五六終卷其部帙行次前後皆可舉覆故其爲文悉有根底自君死後人稍知學爲古人文字乃鮮留意於經術而規模近似轉相標榜其風漸繁漸熾浸以成俗君信能文章矣然生平不自炫鬻及歿而猶無所稱於世而獨予竊嘆賞之以爲遠過於

今之作者予之言果足重乎其或者不足以取信則君之厄於前而伸於後者亦未可必也君才略倜儻天性尤至孝仍亂起獨走數千里抵山東從羣盜中扶掖方伯公歸其家已邑中諸少年乘亂欲劫掠富人家爲變君召其豪數人給之粟而以好言餌之謀益解邑以無事丁酉友人以有事逮獄者君間至京邸經營之事得末減歸而[illegible]爲之盡白諸相往來過緩急傾身齎之終以此竭其貲而不悔亦不以矜於人晚樓心禪寂常布衣蔬食日坐臥一榻雖文字之樂亦不復作然君老未老其氣力猶未憊宜可

久視徜徉於世一旦患左股微痛針熨不得施五月而卒豈其所見者遠而其中猶有未盡乎者哉君卒於康熙乙巳某月得年五十有二元配虞孺人與君同庚先十七年卒子五人曰紹闓紹[illegible]紹福二殤女五人皆嫁士族紹闓等以今年十[illegible]月合葬君於小嶺灣之新阡予之屬纊也家人泣問以後事曰吾不孝不能爲八十老父計何暇計汝等哉終無所言後二年而方伯公卒方伯公爲吏廉及歸幾無以爲殮其父子之間有足悲者銘曰

其才以窮其命之逢嗚呼命兮誰司之雖不吾以吾厥辭我銘其幽君當知

山陰仲淵何公合葬墓誌銘

甲寅歲余與山陰何嘉延同客揚州郡署每言其先
府君御史公事輒嗚咽涕洟不止而是時去府君之
死已二十餘年矣今年復會於金陵得見故人魏冰
叔所爲公傳略而嘉延亦自以所譔行狀遺余拜求
之銘當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峰自
恨不及從亡則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爲土人守
之不得死遂逃入萬山中披緇從方外遊晝夜作苦
行自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
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顛頓枯槁終至于一死而後

已推公之心蓋無一日不以生之可悲而得其死之
足樂也然公初嘗有意于用世矣其釋褐始令建平
也邑故無城郭前令與築之未就公曰是東南門戶
也不可以無完功城之浹月而工罷民不知役歲久
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無入建平界者未幾
以憂去蝗遂入北鄉於是民益以爲神補任高要端
溪受黔桂諸流夏潦屢爲災即躬巡堤圩增卑倍薄
而畜洩以時遠近反受其灌溉滿權關之假手吏胥
得上下其手者擊覈有定期商無滯貼官有裕課蓋
公之所欲見於政事者方銳未已此特其一二不幸

又丁父艱歸隨遭亂未得盡試浙東事起強以御史
名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
不可支矣隱白峰不死後入陶介山事山主雲巖禪
師備補不繼隨衆樵汲同事者皆爲公難之公曰吾
視出沒風濤間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自言勞苦哉
自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塹蹦躡并絕所過皆
留詩紀歲月遇高僧郭蓮峰徐君李秘霞喜之結廬
外之交留崇聖寺藜床風雨三人者相對埋語終
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公
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少安顧此中常有戚戚者行

別于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緘與家人踐其來則
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嚼蘖
志至此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君爲不忠於親爲不
孝死後切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我不忠之罪
三日後火化入塔不得祔葬先隴以彰我不孝之罪
讀竟而絕然其家仍以殯歸葬於會稽上竈之玉几
山者以公本非出世者從公之初志也公娶商氏大
理卿爲正子中書維源次女有婦德所刻苦佐公吏
以成其廉隱以就其節者夫人之力居多後公十三
年卒公諱弘仁字仲淵初中萬曆乙卯科副榜天啓

改九章恩以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鄉試丁丑成進士六世祖詔南京工部尚書高祖鎬曾祖杲皆贈長蘆運使祖繼高江西參政父光道贈御史而母贈孺人陶氏禮部侍郎文簡公望齡之姊也公性至孝未遇時事親能先意承志所求無不獲人不知其貧然知其能貴而盡節於所事也少不爲俗學所師友皆賢者既習聞外家敎後劉公宗周講學里中復執經其門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迹不與人接公之歸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即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追之因留之飲食則舟中已庋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登舟延緣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公之賢余公且不易得致也子三人嘉廸嘉建嘉延俱守先志不求仕今存者嘉延最賢有文行與余善女二人長陳次駱矣曾其適也孫五人思永愈永惠永嘉廸出恕永出繼嘉建亦嘉廸出懋永嘉延出曾孫二人經鈺經鈜經鏐銘曰

墜於崖不死歸以息於此嘿嘿乎誰與爲徒牛衆厥家彼緇而髡奚別矣終返其室有鏡於縣孰營不宜孰謂不虔御史之阡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

墓誌銘

故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卒於江寧之里第逾年嗣子在浚撰次行事屬某銘其幽某謝不敏則曰子無辭先君之志也謹按狀周氏世金陵人始祖匡仕宋參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庭槐遊大梁而樂之因占籍開封遂爲開封人焉鴻臚生子文煒郎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暨簿能不卑其秩數以事與令抗德施於民然終以不合解去公年弱冠即極拔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其天性儻蕩不羈飲酒歌詩意豁如也庚辰成進士授濰令是時山左蹂躪所望無堅城濰被圍久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鋨其身城以不陷事聞會徵天下廉卓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乙酉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尋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布政司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開門轉戰谿谷間多所禽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詠衛士

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名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境內益安任左布政使釐剔宿弊老胥束手小民受惠至不貲而後議者猶摭拾不根以相排陷自爲右藩時曁奉檄歷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危地人所顧却不敢就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略所至輒見紀故自內召出境及被劾還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或閉里門撤橋梁阻行不得則號哭聲動天竟數百里已乃建祠立石俎豆之自其去淮南時已然而莅閩最久故民德之益深長老相傳自來方面使臣去任無若此者閩詩人高兆作四泣詩紀其事初公以左副都御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頗摘抉用事者繫擢戶部右侍郎而閩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幾督臣果飛章劾奏詔赴閩勘比到前督已罷去會福州海寇亂撫臣藉公威重使分城守當一面賊大創去城得完公功第一然謙弗敢言囚服退就質按察使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寃狀刻狀上中丞時久旱嶺其雨大澍民爲作歌曰來卷雨云復述下刑部訊秋有詔朝審部院大臣下及各科道官東西以次列有

頃兩吏舁大簏前後獄詞凡數十案滿簏寘中庭公亦自刻狀一通出袖中傳示諸大臣諸大臣讀未竟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揚塵沙蔽天旋入庭從手中掣所讀紙直望空去人吏披靡天地晝暝聯人對坐不見面公獨跪階下叩首呼寃口不得發默自念曰天豈哀我耶吾死生此刻決矣良久風定冢宰倡言曰天意如此此獄可疑於時同刻者齊聲應曰可疑堂上下環列數十人無一誰何者故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即釋而是時適傳恩赦凡已論囚槪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徙塞外待春發遣綠　大行遺詔免等

以僉事出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爲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陣對敵呼吸生死居閒名客讌飲談嘲吹彈六博揄袂獻笑無不以詩爲遊戲心拈口授史不給書而碩繁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鋃鐺纍纍呼暑聲如沸手挲摖地顧作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黃山吳生善吳從公獄中久其爲北雪詩序略曰記初冬余與生夜坐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卧薄板上忽聯句成兩人權毀絮從口吻中濕不聿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治如在閩時陞參議江南督糧道復遭劾解職聽勘事解尋卒公材器揮霍善經濟言議論疾握齱拘文吏當大疑難剸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即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爲時需十年之間晉歷獬豸然時時與世牴牾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彷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纂述百餘卷曰使吾終身顛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遇公西陵佛寺留飲歷數其少年來意中得失事拊几曆目太息謂余曰吾與子相見今無幾今我

年六十子歸爲我作恕老堂酌酒歌而已恕老堂者公所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械軒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覘其中默默如不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玫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俛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夫世之辭富貴而就貧賤寧獨善其身以畀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于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奬與後進嘗寘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嘗經過雖深山穴

庭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士觴辭隻韻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出其名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其爲文及詩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刱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劇鉥澗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客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公諱亮工字元亮別號櫟園元配馮淑人生子五在浚國學生考充官學教習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卒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于某原銘曰

謂莫知耶爲大司農謂逢其時胡䞈而終詭譽偭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爲奚辭罔窮烏石巍巍滔滔大江文燕武施唯公乎功公之德威苞于數邦肆我文辭砭鍼韓弊萬派千枝于海朝宗如貴待提如懸待撞晚歷嶔崎益放而洪誰其可之命彼祝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崖嗟櫟園公

掌京畿道事監察御史任公墓志銘

今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御史任公病卒於官嗣子鑄偕其弟塤坪將以某月日歸葬於某鄉之某原以狀來請銘按狀公諱玥字少玉希庵其別號中順治十五年會試十八年成進士康熙八年選知山西石樓縣事考選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回院晉掌京畿道事卒年五十六歲任氏世大梁人始祖任宋爲高密尹家焉名其所居里曰梁尹社曾祖鎧太原府通判祖澄父復皆邑文學復贈如公官母鹿氏贈安人初公兄弟四人伯瑛早卒仲琪季珂相屑隨父經外傅公姿性開敏所讀書過目即能了其

大義弱冠操筆爲文已與兄琪齊名矣乙未琪第進士積官至禮部員外郎後三年公遂聯舉南宮會闈贈公疾不待廷試立馳歸時禮部亦解登州學職歸養公與其兄弟三人侍疾視藥劑溫涼燥濕問起居食飲宜適與否必謹沒則盡哀斂送以禮由是鄉里稱之其爲石樓也邑故磽瘠民間不知紡織公令家置紡具教之法月責布一端賞罰其勤窳者於是民始興於婦工縣去河東解池幾千里而食平陽鹽轉運蕎山中勞費以數倍民苦淡食公議食汾鹽固請

於上官乃得民至今蒙利御史巡城時以軍與擺門
稅移屬於正額外無敢私分毫入視鹺政疏劾巨蠹
為商民患者盡剔夙弊盡根株乃止還臺封章十餘
上中如免粵西帶徵錢糧及軍政宜與大計同行請
為宣聖廟立碑疏俱得旨施行然公意猶未已也每
朝回簾閣據几伸紙舐筆摹晉魏人書數十行濃淡
疏密皆有意謂子弟曰吾作書萬慮俱遣亦收放心
一事然知公者以公雅不好閒窺其微意如有不自
聊賴者無已而託之於書又卒晦其說如此雖子弟
不欲令其盡知可悲也公素友愛自前年冬禮部去
世明年弟明經繼之日益傷悼不自勝遂至不起初
公以御史需次於家邑大歉與禮部捐粟三千石食
餓者所全活數萬人故死也人莫不哀之遺書有敬
事初編一卷元配閻氏累贈安人繼丁氏封安人錡
閻出貢生墳坪丁出墳邑文學坪舉人女三長適諸
城候補行人司司正李澥潤次適邑文學王自惇次
適登州文學沙汝肥孫三士錡士銘士鉽銘曰 為
吏也良躋於廟堂嘉言用彰不容容而居不逐逐而
趨命止於斯而志則有餘落落寞寞其中有託豈其
於世有不如意不歌而喟世莫可棗澤未究施算不

原缺

文學呂君墓誌銘

元恭以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卒去年余南歸其孤用
潛積頳而請於余曰吾父之卒前數日自整比其詩
文數十卷已命某從怀側指畫所為詩某篇宜存某
中某篇宜去或曰易數字而後存者蓋既命復之某
曰夫子之病亟矣願少息則遺誡喪事宜一遵家禮
斂以深衣巾履不得隨俗作佛事凡故人所親厚者
各曰告與之訣又曰下空宜有銘以請於執友姜
君君平生其所知也初余與君交時總弱冠居相鄰
也始用詩詞相倡酬已應諸生舉去為時文俱不意
得則學為古文每晨坐談論至忘寢食巷中兒爭笑
以為癡及余中歲貧笈遊四方為衣食計又數從鄉
舉未能卒業斯事而君獨家居能日致甘毳侍養太
夫人以其暇温習經史汎濫百家屢從方外人游究
其宗旨性又通惝洞解樂律旁曉青烏遁甲家言時
時為人說之城北鄰故有宋楊文元公慈湖書院於
是又與里中言宿劉學錯為講學之會雖應舉業亦
不數作故三四十年間元恭之文日與道偕進而余
為文至老不能自名其家至於性命之學槩乎未有
聞焉凡此者余之所以有愧於元恭顧元恭有诲余

無不及也猶憶往時閭里人有暴死者余曰是不知怖死亦省諸苦元恭曰不然夫臨時須了了彼神識昏憒如何離得生死及覩君彌留之際若真能談笑於去來間者然後知向者慈湖之會君蓋實有得力至此而始驗也君嘗獨處一室垂簾靜坐其中晚益不喜以學道爲門戶雖講學之會亦不復舉務在躬行而已而近來標榜爲名高者競牽挽之使入竟掉頭不一顧君豈固以求異爲哉夫亦誠有所見於中不可奪也自君没而余之道益孤講求亦日益廢其將終其身以詑於無所成也故於志君之事有餘痛

焉君諱宗儀姓馮氏元恭其字別號脅菴曾祖光祿寺丞諱某祖贈刑部員外郎諱某父諱文偉明崇禎丁丑科進士歷官揚州知府以文章爲名太守母楊氏封恭人娶道山令周某女生三子長用膺邑諸生文興行足世其家聲者次用準次用潤女二適太學生王某諸生周某皆前卒所著有春秋三傳謹案三禮謹案律呂謹案文集詩集各如干卷君以癸卯年遊京師館於大司寇徐公邸踰年病脾歸後再往病復作歸僅兩月而没其歸也徐公資之行至朐其没也詩文表其墓而勖之葬銘曰

厄而身亨而道年五十九不爲夭羣挽推我無動一人同之可謂衆生不虛甓以正弗之有悔視治命葬三年如有待爲我助者其東海

太學生謝君墓誌銘

君謝氏諱詩昌字殿佐以康熙壬子歲十二月初二日歿於京師而葬以今年壬申之三月壬子者方役時以孤幼有待也君將葬之前月仲子緒欽持伯父人周所述行狀屬余爲銘殿佐從余遊久其行事余所熟知固不待狀而信而大周之述其弟無複辭余故按其狀以余所見附誌之哀君爲人沉靜不能腆爲於孝友無他嗜色嗜好雖群從相聚閑碁賭飲君默然無所與吟誦之暇正襟危坐而已既補邑博士弟子員丙申丁酉間從余爲制義時余尚年少見

君兩房兄弟十數人登梓山會課競出意見聆贈裁爲文多儁逸雄邁之氣而余亦擬得其間以爲文家務出奇標窮當如是獨君持論根柢先正操筆不苟下疑思良久必會文切理合於法度乃得止及成出示同學者余與諸君未嘗不歎服而其尊甫給諫公尤時時賞愛之以爲不後於諸兄君狀貌白皙豐下大耳實制法當得壽以貴以故給諫公屬望之頗切無何公捐館封太孺人老病在堂君兄弟皆尚不得第君奉太夫人盡誠敬道常侍食飲次陳說古今史傳所記載事蹟嘈雜兒女啼笑並作貲以此博老人

歡退而竊歎碌碌僩終不足以當大人意遂銳意人京遊太學經年忽患疾氣逆上自漏初刻至夜分死時從兄御史璟在及兒子明經敘躋在邸中與訣曰不能言引敘躋手以指畫大人兩字於掌上遂與其死不忘親如此可銘也已謝先世宋平江人建炎進士諱宇爲定海令遂家焉曾祖大綸以仲子渭仕明爲兩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贈如其官父諱泰宗進士令番禺陞工部主事改兵科給事中元配葉氏封孺人生四子最後得君生甲戌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三十九娶黃氏子男二人緒禎緒欽與邑庠生

女二太學生任瑄玉邑庠生王之純及丁慶滿其婿也緒禎兄弟卜吉葬君於雁蕩鄉之新圻銘曰

韓退之之哀歐陽詹也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與嗚呼君於遇可謂不幸君之志視詹可以無愧方君之生也才而父知之其死也母哭之哀比其葬也下從其兩親以遨以嬉而又奚以悲

贈工部營膳清吏司主事加十級張公墓誌銘

余至都之二年歲癸亥秋今工部主事撫寧張君有園在阜城門外東北廠修登高故事置酒召客南北知名士會飲者三十餘人於時主客衣冠濟楚揖讓登進禮容之盛尊罍几席圖史之設上下池館流盼花竹客無不灑然意得者酒酣以往分曹限韻各賦詩一章以退蓋是時都下文會寂寥久矣明日相傳以爲盛事余亦因是始識工部君先是君尊甫贈光祿公已棄世二十餘年太夫人在堂君自是以終養告反津門矣數年太夫人卽世工部君旣扶柩數百里合葬於撫寧某原之舊所而以隧道之辭屬余者以光祿公早歿渴葬銘詞未備且以余之獲交於君習聞其家世故也公諱某字　某世永平府撫寧縣人少孤貧嘗躬耕塞下獨用思意徧結其裨帥使約束所部無擾我閭里賴之耕作以安於是豪長者群推服以爲能久之不樂棄其父母服闋隻身走京師隱君某公者一見奇之妻以女遂家焉卽封夫人某氏者也公涉獵書傳其依傳經義欵曲爲人言仁義忠信之道若老經生家聞人善稱之不容口卽見有過掩覆之如不及於前代史傳興衰是非得失之故娓娓談說洞中肯綮如身與其事者時爲人謀議事後不失銖毫以故搢紳先生咸樂從之遊所居纔陋巷席門車騎過從不絕也後徙家天津稍事居積家益大饒然常所餽遺賑恤費累千金松江守張君來第時落魄無俚賴公經紀其家用及爲吏貧不能之官織悉皆取辦公無倦容公沒而張爲制服以報其感人如此年五十七卒卒之時工部君始七歲夫人則舉邦務簿籍悉付之公仲弟長齋誦經絕口不言外事而家政益修勑張氏戚黨歲時來者虛往實歸爲工部君延明師廣市書籍以資其學業工部君以藐然孤童得遂成立夫人之力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公卒于康熙癸卯年某月日三世皆以工部君贈如其官惟古之制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爵不上逮也自南北朝始有封贈其祖父而自父以上官以差殺未如近制之隆厚漢置武功爵官首稱吏與今例畧相似然爵僅得至第八級樂卿止耳獨工部君讀學登朝聲華蔚起贈及四世階崇一品誥贈光祿大夫邇歲發祥所自旣受多祉僉曰宜哉雖朝廷一時權宜之制所以彰善勸後者至矣工部君名霖孫五人銘曰

始嗇終豐以道不窮旣豐而亢惟有其子非惟有子

内教克理紫誥煌煌命服有章或被於身或貴於藏襟海帶關我藏孔安是爲善人光祿之阡

明經李君墓誌銘

泗之盱眙有兩賢士曰李生崎瑞嶸瑞同舉新令選拔貢生來京師偕余於邸舍先之以詩各一卷詩皆有家法余覽而敬喜之問其所從學曰噫先君之教也他日又來狀其父世系行事稽顙而請曰先君卽世四年矣而墓尚未有銘蓋愼之也今遇夫子而不得銘吾無以慰先人於地下余辭不得按狀君之孝也爲母疾千里致醫得藥必親嘗終喪不[illegible]處其仁也環里門親黨之貧無絕炊者其重朋友[illegible]內名士道經淮泗者視其家恒若歸其汲愛[illegible]星

曆醫相之士博徒劍客之至者無不[illegible]之其少時常負經世意高視濶步氣凌其儕[illegible]不就潦倒諸生間中遭放廢者數載[illegible]亦若有天厄之者然久之始拔　恩貢[illegible]君已病矣君廣涉書傳伸紙爲文立就[illegible]特工既得病坐臥[illegible]小閣對花竹[illegible]日好友過從必强起[illegible]以繼夜酒闌燭跋童僕僵[illegible]立月高舂尚倚床苦索句不休自臥病二十年之中坐無一日無客客至無一日不吟風雨寒暑以爲常竟君之卒歲君諱其字[illegible]號西

圖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丙寅之八月某日得年五十
五元配王氏孺人繼王氏子二人即峄瑞嵘瑞女一
人適宋子僑其先世蒼陵人始祖文遷栗明與以軍
功授衛百戶鄱陽戰沒子寧襲職調衛泗州遂家盱
眙焉祖某處士父某太學生其從祖官行人紹賢當
武宗時直諫廷杖死追贈忠端者也公既好爲詩峄
瑞兄弟既勸止之曰爾毋然我吟得佳句體爲之輕
詩不啻藥石我矣以故君詩多幾至萬首今存者僅
十之一藏於家銘曰
詩道性情發神智兮滯淫結轖和扁與試兮洸恩綿
綿和湯液兮劃然理解針石熨兮以詩爲醫形往神
留兮靈氣恍惝往來此丘兮如聞吟諷聲宛轉兮與
俗刮除腸胃浣兮嗚呼君不尚有後其傳克遠兮

故桂林府知府翁君合塟墓誌銘
戊午歲在京師聞翁君武原名彝甚時君已爲選人
得黃州丞將出都與相見極歡其家故與余先兩世
同年友余爲文贈其行敘所以幸兒君者而及兩家
世契之厚既君佐治有成上計再至都余與同飲於
江祭酒宅遂別又一年君遷守桂林未幾捐大任旋
聞其死也而悲之蓋乙丑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元
配張宜人先卒於署至是十年未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論
余向所爲文謂習於君者而謁之銘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窆焉
翁氏先籍海鹽明正統間始祖茂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鐵冶
[illegible]二百年以文學世其家高祖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建寧府
教授曾祖諱常益歲貢士祖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舉人入
本朝官福建邵武府推官父諱世[illegible][illegible]治戊戌科進士
歷官雲南廣南府知府父子所至皆有政績可紀君
諱介眉字孟伯武原其別號自年向學時廣南公課
以古學意遂篤好磨礪日新入成均每試輒出必驚
其同輩前後司成交重之然兩試於鄉闈俱不利而
適當
朝廷以新例招徠天下之仕者則奮然曰吾與其以[illegible]
子而聽進退於有司也豈若應

天子之命貲而官翁得行吾志其以黃州同知分治岐
亭也岐亭去黃遠夙得代守視民事君乃洗手奉職
蠲剔弊蠹勸農課學一切與民更始於是上官始賢
賢獎君才時調用兵沅靖俾撥解戰馬長沙又檄調
巴東利涇軍事不行委官選解湖南轉餉於辰靖二
郡尚羈孝成蘄州掌藩畛因從用賢勞脅驅坐席不
及暖其持孝感也岐亭人爭訴各登所山來使君不
哉欲奪之還尚孝感民爭之然卒還君於岐谿應
時而散黃岡郡饑君親行郊野勸賑出穀若干為富
民倡以故民間巴之流離遮道號泣留不得行上

官聞之遂通議僧役其代俾於君治以清淨豪家
多蓄奴僕失業俾掇去有所協俾其[illegible]則威之
以法其風始息癸亥陞桂林府知府賞[illegible]公於[illegible]
闕署時廣南公亦設
命新撫交子同時千石皆翁然有仁廉聲先後抵漢
上聚家人宴飲久之分道去聞者以為榮至桂林省
會積案纍纍君隨緩剖決庭無留牘居一年以隋僧
元正不宜衙勞使故相遠地葬其師速撫軍意彼劾
明年補府白其冤事得解然若危以是去位而廣青
公亦丁內艱歸歸君俟至迎之公已歿[illegible]

粤求遘疾至英德卒於傳舍年僅四十一君生而王
母父母俱存兄弟四人君為之長曲盡孝友道家無
間言居官有暇即觀書常為
本朝詩選士大夫多稱之配宜人李姑童宜人於署能
識君意盡力供其旨以時起居得其歡心與君同年
生前一歲死故童宜人與廣南公皆哭之哀如後哭
君云先是君隨廣南公隴州王輔臣叛略地至隴城
無兵守彼陷廣南公走間道出迎
王師君兼侍左右不離家人皆避難山中忍年九歲
忽散失為一卒挈至清水縣兆與去有野老同驛卒

二人知兒府中出貲卒叩求得之投公交子驛中既
歸治而家亦無恙君止一子震也今長大入太學能
讀書紹其家貧令求文以圖君之不朽於後君雖不
幸蚤死厥施不大冤積善之報其在此也夫震有一
女弟許嫁知縣王丞謀葬以某月日卜吉於某原銘
曰
君嘗自悲績學不第用貲起家遷遷其[illegible]不知科名
以人重輕仕非一途[illegible]者餘榮彼之[illegible]途而後若若
以君觀之鷄羣一[illegible]家之積匪[illegible]予[illegible]雖良敎伯
好是正直屢於給安[illegible]守道不[illegible]自古所嘆

黨邪醜正吾為彼哀方剛而殞復誰尤哉行德貽後
有子肯構有述於文孰云匪壽

安城楊君墓誌銘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　車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楊賓及其弟寶以父得罪徙寧古塔久泣血奔叩　行在願身率妻子代父戍　上駐輦問之以其罪名重非　舊制不允又沿　御舟行數百里呼號寃哭騎從間人馬蹂踐衛士執鞭箠雨下賓兄弟出强辭與抗幾斃終不得達由是見者皆感涕稱為孝子孝子既而諗知其父得罪狀又有可憐者賓父以壬寅冬徙塞外其行述所謂安城府君者也君既謫塞外是時賓年纔十三後二十八年賓始得往覲之又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某日竟歿於戍所君所坐於國法不得還葬妻隨行者例留之賓聞訃衰服跣刑部兵部門凡四百五十有五日號泣陳訴垢形骨立酸動行路當事者憐之為求比例遂得請蓋　上之曲成人孝如此今年九月某日賓扶柩抵潞河母范孺人亦隨到賓與余族弟寓節善數為余述其賢既聞余在都則泣請曰吾父以狗友謫死非子寵之銘不足以慰吾親于地下銘曰

君諱春華越其更名友聲其字居越安城晚遂自號不忘所生父蕃業儒既而不就累官總兵副鎮京口

君年十七補博士員適當明季厭經生言散金結客豪俠滿門卒以賈禍亦不言冤君之得禍以友溢蔓友亦被牽容書屬援為邏者獲友固拂承君謂我出事始得明國有常憲棄友於市處君末減南冠而縶君初出塞雪花如掌朔風狂吹指墮馬上渡混同江那木邑齊種種惡道及諸阿機萬木排比仰不見天老根亂石斷氷結連不受馬蹄起踣其間異鳥怪獸叢哭林嘷同侶失色百聲號咷君獨凝睇山川阨塞詭形殊勢筆之於冊忽然長嘯攬轡支策掉頭吟咏不為戚戚人傳君貌有頎而黑修髯大聲雙眸電射至則謾罵其守上士彼愕不知或瞠而視時法初立漢人罕至至輒為傭犬氣之飼君教入山斫木為屋蔽以木皮炕鍾具足以我所攜布帛絲粟易其魚皮人稍知市為賈而豐教以字書禮讓蔚興譪譪村墟贖諸罪隸生者養之死給之轉婚喪以時不足爭助後則為耻曰不可見楊馬法矣長老之稱馬法是云馬法既死哭聲田田柩所過適設祭魚饋錦壽七十子三賓寶季名曰龍女二孫九女孫亦二幼尚未字初君之出其邑揚揚視死與生如去來常況死而歸先壟是依是惟有子以釋君悲子也式穀守爾初服

銘勒諸幽允臧墨卜

周節婦墓志銘

陳子大成以其祖母周孺人之銘來請曰願有述乎曰孺人守節之始末可得詳乎大成曰吾祖母年未三十而寡八十八而壽終既寡之十餘年某父母又不幸俱没撫某不肖孤零丁孤苦猶幸上無奪志之親外無侵凌之暴故得以安守其志節而不至有毀面裂身之慘可以驚世而駭俗者雖其更歷五十八年而名不出于閭門然至今居吾里者見吾祖母之終始不渝其志莫不交歎以爲難能見其雖老而强飲享逾中壽又莫不以爲所宜得見吾兩世之無所

成立而不得以養又莫不以爲天道之無知而爲善者之爽其報吾祖母之賢其在人耳目者如是而已唯是大成孤賤不能上于朝而旌之如禮非子憐其志而述之則後世何傳乎謂婦人之道無非無儀故列女之所録者蓋少其可傳者以其處變而能著爲奇節以列于後世耳至于賤變故而不失其正區區稽拄如孺人者卒立門户此中庸之行君子之所樂道也孺人夫某子某孫大成某月日大成以其柩合葬於某原銘曰

婦一終士罔窮孰渝之視此封

户科掌印給事中黄湄王公墓表

户科掌印給事中黄湄王君以今年三月日卒官於京師其孤幼也越月而其仲弟明經又維自關中奔喪將以其孤奉柩還葬於郃陽之某原而哀不自勝過余請曰吾兄行治吾已屬竹垞檢討銘諸其幽矣吾懼無以表諸道謹伐石爲碣待子之辭余曰可誠給事之於余厚也是惡得無言君諱又旦字幼華黄湄其别號世爲西安郃陽人順治十三年以經魁其鄉明年戊戌舉禮部已亥殿試成進士需次選人而南遊吳越間與余邂逅廣陵是時君年甚少見其精

研詩律分刌節度辨入毫芒謂再遲君學力當於古人中擅長不難耳已相别十年許聞其爲令潛江有治績如古循吏又數年聞其入爲給事中論事大廷不激不阿惟事之宜如古所稱名諫臣以是悔吾向之以詩期君者尚未足以盡君之能事而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工自京師士大夫上舍名宿遠方遊士以詩請業者君與之辨疑送難獻酬竟日無倦容經其指授皆有家法雖　天子亦聞之時對侍官稱其才僉以君當得大用使其聲施煒然然不幸以死故聚而哭君者歷時有餘哀是亦不足以見君之賢矣

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爲縣始至潛江親履畝定賦杜豪强侵占辟長堤扞漢水決嚙建傳經書院築說詩臺興起逢掖以禮讓值寅卯方事之殷縣居孔道征調繇午君糗糧芻茭無所缺壹司倚毗民忘其勞既爲言官復疏湖北隄工協濟之害令荆郢分界治隄絕委卸而專考成得　旨報可已改戶科掌印典試粵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　旨又報可君之盡心於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將經歷之地猶欲爲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也邀屈山人大均登羅浮極頂訪

白鶴峰址蘇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蹋匡廬眺望五老峰下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其意方自快叙耳目所未經有飄然遺脫塵埃之想而視世之一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爲君又自言吾所居芝川舊廬中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左山水奇勝嘗日讀書其下及爲縣案牘倥傯呻畢不廢以此記誦日益夥而恒苦於無所自得夫詩小道耳不足事吾行謀告歸先人之敝廬盡陳書而觀之以求夫古聖賢者之用心而致力焉庶幾求其自得於已者也其未寢疾前一月猶秉燭爲余言如此今君既不幸以

死則夫世之所交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之志之所欲爲一旦奄棄於不及爲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所以尤悲徒致歎於天者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胸中廓然無滯吝與人交披露軒豁既貴二十餘年兄弟尚未析爨明經君每言及必涕雨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圖南誥封文林郎母康氏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皆封孺人子鳩側室崔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喪其七歲子儀以此積傷致損而鳩今纔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一門造物者之於君誠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贈奉直大夫張公墓表

君諱[illegible]字景大與人祖大化太平府知府父國禎邑庠生君承籍家世孝友孜孜忠恕動合矩度克紹先人清白聲聞而有賢子曰廷琛[illegible]君沒後若干年贈封名行用能邀 國榮寵以奉直大夫之[illegible]貞君泉壤而贈君元配趙氏爲宜人於是君之[illegible]行益著聞達近有墓在京城西枝桃園祖塋位今[illegible]元庚午君沒已三十餘年矣廷琛謂不可[illegible]遣使君隱德潛潛開遠近者[illegible]不泯沒於後世[illegible] 國家錫類之恩於無窮於事爲宜乃以狀介[illegible]中貺徵君

天章詩辭於予徵君予友誠篤人也[illegible]其善也益信始君雖食貧然其先人祭葬皆[illegible]棄施不名任俠而親疏各賴其濟平居[illegible]所議侮趙宜人以勤儉恭順佐之行益[illegible]年[illegible]沒沒之日說廷琛[illegible]之以不欺[illegible]宜人道曰公一[illegible]若得力臣在此時君笑曰我此事尚煩汝多屬耶遂支頤而逝其夫婦之間類如得道者宜人生望族以未亡人持家十六年內外井井卒年六十有八子一人即廷琛候選府通判恩加一級[illegible]皆適人徵君謂予門雯處津門久交[illegible]吾人必先張君君嘗自言生平行事無一不可告天地者里中人聞之皆曰然嘗以女心疾禱於神祠拾[illegible]神座下得方方藥五種取歸試服之疾良已至今其家用其藥施人多得愈蓋誠信之孚也如此予故不斥其怪而調此亦足以表君之慕云

旌表節烈湯母趙恭人墓表

前代自崇禎之季盜賊之禍極矣李自成以三輔劇賊鈔掠自關以東徧於中原而河南受兵始自庚辰間屠戮尤慘當此之時朝廷日責諸臣以死守其間偷生鼠竄歸命詞敗者接踵而有司與其鄉之士大夫嬰城固守力屈被刃肝腦塗地者亦往往而有然恭人趙氏以一婦人而能與封疆死事之臣爭烈至於罵賊不屈視死如歸此其所以尤難也恭人爲睢州文學孝先湯公元配子參政君斌時對予言其母事輒涕下不可止方河南未亂時連歲苦旱蝗旣自成擁衆數十萬蹂躪開歸間睢旁郡邑皆陷恭人時邑邑對孝先公嘆息趣拮据爲其子女營婚嫁如日不足者明年賊人至參政從其伯父讀書城北山莊聞難奔赴門者止焉不得入謂孝先公曰我所以遣子者正以今日也今來則俱死無益予志往止之於是孝先公發陴及其兒與子相望而哭已相訣去城破孝先公負其母逃蒿葦中獲免初遇恭人偕往恭人固不肯曰吾誓與此盧俱盡矣解衣帶自經不死投井井淺家人甫縋出之而賊擧至環脅以刃益罵不絕聲遂被害時三月二十有二日也十餘日參政歸哭而殮之尸顏如生恭人姓趙氏世爲望族孝先公詩祖契自恭人始歸其舅姑以爲賢孝先公績學有孝弟行而恭人能佐之以不解臨賊時猶力謀脫姑於難性諳書課參政讀率至夜分乃止其它懿行多見傳述中故予不盡載而亦有不必載者蓋人之能不亂於臨事者未有稍苟且於平日者也恭人旣沒十一年爲皇清順治九年參政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進檢討遷陝西按察司副使用覃恩封孝先公如子官而贈母爲恭人又三年以巡按御史奏旌其閭蓋贈與旌同殺者與數也若乃加恩於前代之死節者此又古所不槩見當時 世祖思以節義移易天下而發其尊君親上之心旣下禮臣襃贈明懷宗殉難臣十有四人矣恭人亦遭逢運會得膺斯典嗚呼盛哉恭人殯在堂其年九月黃河驟決城廓盧舍淹於水匯與俱沒後孝先公卒始得出而合塟於本州瀰崗之阡距恭人沒時垂二十年矣恭人被難年纔三十有六自革命以來所在草竊叢刈運銷塵滅而恭人之氣獨與山川之英靈同其不朽里人爲建祠祀之此可見節義之報遠矣予特綜其梗槩揭而書之於隧

湛園未定稿 卷六 墓表

叅政字孔伯後再陞江西以父老謀所以歸養者例有兄弟者不得終養而外官賜告非特爲不得起叅政君故有與母幼弟當事惜其才欲令權宜請君曰柰何以此欺吾君也且吾父老而絕憐愛少子今謂無兄弟而歸吾父聞之必不樂是失吾所以求養之意也竟以病告遂致其事時年纔三十三云今年予遇君於恩山被服寒素如諸生從兩着頭其衰蕭然而君不知其貧也然君嘗獨行天下求能文者以暴揚其親名而辱以及予豈不爲過哉予以恭人之節宜有傳因不揣其陋而爲之且志君之事於右按古者仕不出境其時之爲君者猶時有所體恤而遂其將父將母之意唐宋士大夫間得請近便地就養今仕者萬里隨牒義不得顧其私或計不獲已惟有棄此而山林耳一則人情爲可憫一則人才爲可惜其於爲國忠厚之道恐未爲得也因君之事復書以志感

文學李君墓碣

平原李編脩述脩先生之弟曰文學靜嵐君諱潤者以去年癸亥五月卒於家編修哭之逾年除服而不忍也葬有期矣謀於余思所以抒其哀者且曰甚矣吾之不良於時也吾自年十八先大夫僉憲公見背時家中落太宜人勉吾兄弟以纘承先志而弟之少吾者兩歲體羸然弱耳然獨能攻苦淬厲屢試於場屋僅得復失今春秋僅三十七竟以諸生食餼終可爲悲矣吾前年喪室程次年復哭余幼女淚日漬枕席間弟知吾之不樂也思奉母京師以慰余懷臨行自筮得蹇占之不吉不果行而吾母獨來浹月而弟訃至矣吾不忍吾母之嗚嗚哭也聞弟屬纊時口呼母不絕聲曰吾則已矣垂白之老何以堪此夫其身死之不恤也而母之遺痛是憂焉噫吾弟孝子也又曰弟生平與余讀書寢食無暫離自余得第後聚首日始益寡然猶間歲一來京師來輒連床談日夜不休嘗語余曰比頗究心方外旨知其言非虛設顧人事紛擾轉瞬老矣可爲傷悲其意欲規余以學道而不料其身之先沒也悲夫弟性沉靜於人事寡所與葺簾緯几展玩經籍終日不妄謦欬人過聽之惟微

闕繙紙蝉而尸又語岐黃家言老母在家養病按法
調劑數得無困今弟卒而吾母思歸愈亟吾向之所
以得安於此者徒以弟在也今復何望哉吾行侍母
歸哭吾弟矣子盍爲吾銘而誌之且弁藉以抒吾母
之哀子其不可以辭余素聞編脩君內行脩樂交其
人幸得以綰篆之役追隨於史局者有年今復將別
去因如其言而表之於墓道非獨爲尉嵐君賢也亦
庸以見編脩之[illegible]友有志余爲墓之私焉君父某進
士仕至按察司僉事母某氏封安人娶某氏無子以
編脩之仲子某爲後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沈公行狀

公諱某字幼升先世自吳興分居華亭數傳至中書
公生二子季中書某爲都儲士始占籍嘉善是謂公五
世祖曾祖諱[illegible]生祖諱某父諱芽生四子公其
長也公讀書[illegible]爲有用之學補博士弟子員嘗赴省
試值戊大駭道路相望目擊慨傷悉解所齎貲賑之
延裘至會城傳貸竣事踰丁內艱哀毀逾制而是時
明季荒亂相仍奉父雲崗公流離播徙墟落間闢造
丈室誦不輟及事稍定返杏溪舊廬日課芻頭農事
遍覓竹花果環植圍前後擁書數百卷其中所愛唯

陶杜詩晨夕微吟或與鄰翁溪叟暢曲話桑麻蕭
然有世外之想是時遂不復留意舉子業[illegible]然會歲復
大旱查溪左右百餘家皆乏食公出廩聚[illegible]有貸
之而不責其息曰吾不忍獨飽也公家僅中人產遇
疫癘則施醫遇饑則倣朱子社倉爲廣仁倉生平所
折劵以百數晚聯吟社與其[illegible]以各[illegible]放生人謂
公所居處民物俱被其利其仁愛如此以是鄉黨皆
推爲善人君子鄉飲酒禮積廢久矣至是得公翕然
以爲重然公天性孝友所施尤篤於親故世父沒無
子雲崗公悲不自勝公力爲經營喪葬雲崗公至爲

之轂哀姊錢貧寡撫弱甥爲其紉置室其他所爲具稱是與諸弟游處欣欣然無一日離也某嘗識公二十年前旣編修君爲侍從京師公來視與相見執手道故見公顏色逾少精神充溢於時編修同年友雍丘劉君粵西鄧君尊甫皆以迎養來京瀕江黃中允父某公亦需次　都下數家父耆顏白髮扶杖過從是年冬適遇　覃恩皆得受封兩代拜恩闕下時公年七十矣編修君以所得校書文綺之賜製裘衣上之公服之所喜誠君曰宜勉力無忘上賜矣一時中外相傳爲太平盛事旣歸踰年編修徵拜疏南省公

寄書止之曰吾行治裝北上且儲糧舟中矣未幾家人以訃至比予返里往弔其家其邑人往往稱述公不置云公以康熙庚午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元配贈孺人陸太夫人先公十餘年卒公思其德不再娶云子辰垣康熙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銘孝附例監生銘愼邑庠生銘新二爲曾孫二編修君將卜吉與陸孺人合葬於某原謂某曰君幸知吾父願有述也某不敢辭謹狀

光祿卿介岑龔公墓碑陰

光祿卿龔公以官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丙戌歸葬宮詹濟南王公志其墓王公初郎戶部與公同官相善也故紀其治行特詳公以幕僚起家至縣事游歷戶兵兩曹而爲戶部最久後由山東僉憲分巡通永道陟江南安徽布政司使內遷太常卿改先祿卿始終多居錢穀要地出納平準胥絕乾沒政不龐葺公私交藉其利而居無十畝之宮無食租衣稅之入遇事飈發沈機立斷如抑伶人之暴橫鄉曲執侍衛之詐傳　敕旨事尤奇偉而與人樂易恂恂長者一

意當官遇請屬鋤豪强嫉貪沓人罕得以私干然雅好延禮名士幸舍常滿聚書至萬餘卷以故公子翔麟弱冠即有聞於士大夫間人皆謂公才識使得秉節鉞整肅一道必有可紀迺廻翔九列者二年竟得疾捐館蓋　上方有意用之盤錯而公不能待矣任不充其才施不竟其志余讀濟南公之志而惜之友人朱檢討彝尊與公舊爲余言公當明崇禎末流寓昌平時李自成陷京師昌平已爲賊守密雲副將張滅帥兵至射血書城中諸生孫繁祉民白希賢等反城出縛賊渠磔之以僞署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陵

側陵卽田貴妃藏也凡地宮例書某皇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前時倉卒不及礱石用甎朱書之鈐之以鐵皆出自光祿手公憤賊不討屢以忠義鼓激其士民賊之殲公與有力焉然終不自言也葢其微時節槪已如此檢討又曰光祿爲余言壙始開入石門地甚淖濕衣被物多黦黑被錦繡裏皆用布長明燈油僅可二三寸許缸底盛以水金銀器悉䥥銅鉛充之時同入者皆咎當時內官冐破非也田妃寵冠後宮其下里物至瘠薄如此葢由思陵儉德故然此公之緒論以有關事實余故并列之碑陰

故嶽州知府前工部郎中復齋秦公誄 有序

辛丑年正月十四日甲子故中憲大夫知嶽州府事復齋秦公卒嗚呼哀哉初某獲交於公爰自壬辰歲少讀其文長識其面自後數奉名節歡然若平交又重之婚姻十餘年於玆今公旣歿矣某哭必不得聞伏自思念公平時所樂稱者吾文也愚不自揆敬託於旗旐公初釋褐旋出守新安甫下車渡江難作公意欲有所爲不果遂就歸溪自晦匿隱姓名不出方某與長公讀書東山公襆被就宿良久從者皆散去夜起傍徨與余促膝語平生事意慷慨殊壯余謂公辛春秋强遂得無意於世乎公默然因起戶出視天陰雲蒙羃雨聲槭槭林樾間還坐不樂出示所知相邀致書數十紙流涕謂余曰吾殘生終不能作此等事留我餘糧以待子孫矣然公矢此志未嘗以聞於人聞者亦不解也顧謂余唯公足以語此嗚呼公今已矣某隻影落拓蕩然州里仰面無與告行且杖策江南北間發抒其胷中不平之氣念公之歿而不聞某之言也辭曰猗歟中憲葉公足肆有宋不競播遷江滸奕奕丞相德流千禩遭難去國爰更厥氏唯公之生實種地靈弱冠射策含香帝庭板蕩南徙君臣

棘荆迺覜起郚未央是瞥有嘉丕績俾以專城專城
維何傑立三都百雉繡錯烏道絫紓甲起晉陽鎖棼
江隅誰捍牧圉維公金聲江一天羽飛吳越義動汀瀠
太守誓師湘東建邦天命匪佑將諸趣降馬首曰歸
摧旄息幢吟殘於畔足企於窓予時癸巳甑輦山城東
偃仰三人二展長公齋采亮公來萃止僕夫惆悵來
螢鳴咽雨聲竹上公久不蘇以足起我叙述喪亂及
於江左朋黨忿羲小失管蹢陪京淪胥障城旋墮我
爲肩之越闔犄之我爲其屛越闔其齒犄嗟古人孰
爲衙權漢維北海唐則平原封書集蔟覽檄飛充韋
雖不成大義可觀公起闔戶還而喟數示我篋書風
雲蒿寒其時燭滅吹火壁間照其兩眶淚流潸潸從
仰卿予豁胷露肝與飽而趨寧餓於棺吾兒三人兩
勝衣冠闔門祀臘聊以盤桓嗚呼哀哉孰能傷人傳
亂血脉太陵之輸竪子來客未幾言別公病齒劇余
來覜公携李遠宅甦止逆旅往來道昔遽命使來携
我帷蓆書劒筐箱併處朝夕謔談里巷莊論典籍徵
覜公狀未言先咳余堅謂公非齒是痛盡以溫投塞
其洸潰余駕而東公棹而西策肥太行及乎雍岐中
道不樂我胡栖栖還息舊丘澤居蠑樓籾蘭采菊不
歌而啼斷山公集名之吟其鬼夜啼無何疾亟語不及
私顧謂公等且好爲之治命絕賻斂襲以時嗣無廢
德御喪克宜東山之麓魂魄所舍北山之岑夏日冬
夜嗚呼哀哉公旣死矣吾復何憾覜塵息言撫琴遺
韻𨧨喪成風埋空玉潤承輴始發義乖扶櫬唯公知
我貧遊莫振不知我者謂余不信余與夫子元味希
吾大節在世憖好在心紀庸無日哀誄自今濡毫示
嘆揮涕橫襟嗚呼哀哉

數賊文

主靜先生夜讀書既倦退而就寢殘燈滅孳動罔撫枕轉輾交動胸臆其始也若檻泉之伏流泌泌滮滮其既也如遊絲之裊空不可斷絕忽焉奔肆萬馬騰籍怔憎怦悖憒亂血脈膂不得安眠不得閉屈起傀聽頻移漏刻然後矍然驚覺收照屏息徐而跡之乃得一賊是賊也非處突與不穴竊垣其來無影其去無端善司者莫窺其蹤跡善推者莫測其機關潛入牢藏靈府是竊雖鑿百竅鑽剔五官糾結縈絡洞府肺肝主扃晴啓業火自然抉淸淨之秘關闔恬惔之德園竊嘉名於五德紛晝夜以往還先生既得而數之曰賊來前賊來前自爾之棲處於吾身者幾何年矣而吾不知詭譎昏亂唯汝之爲我今告汝以汝陰嚱汝今諦聽去而他之吾年八九蓄殖未周藩籬道德苑囿典故一往志感弦擒的赴會不汝防倏來穿窺自是之後汝跡益稠吾坐讀書七略九流左文右摘瞬不停留汝竊吾視夫血神遊終卷茫然昧厥端由勝賓雜座縱論幽討妙言解紛淸談絕倒汝竊吾聽經營象表口酬客難目送飛鳥劉斷爲辭正正奇奇經緯聯寘與神相追汝竊吾意不見端倪易之氛涸瘥寒戚飢有時習靜垂簾半趺南郭隱几嗒然喪吾汝即趁伏匿迹映輸藏舟於壑負之而趨羈旅遠客取歡酒杯故人乍領笑口一開汝來施施挈朋與儕萬緒千端併集於懷燈青點黯予孤易感汝不知其慘風雨沸號其境蕭條汝反呼其曹蟻穿壞潰蠹木壞微織不絕害豈在大吾何尙遠少習於汝汝豈無家乃不舍予凡吾今之智識刊落記七遺八非汝之爲祟而孰使予學殖之寡薄吾髮之疑者變而爲星日之暸者變而爲瞢非汝之予攖而孰使予終日之瞢瞢于是執之以訴於天鈞曰庶其懲而遠徙天鈞噱然而笑曰子知彼之所起不知彼之所止起其所以止止其所由起一起一止莫非子之以子不見夫木乎木聚成滙滙復爲木子胡不澄其源而澈其委子淵而宮虛而庭以葆子之眞彼將不生子充而內無蛩於其外彼將爲子之守以益子之所貴曾不是慮唯彼之去彼來何從去歸何所盍子之示以無有而彼今將安處先生於是瞿爾神動逡巡却立歸而毁焚撤籬解絨發鍼坐三日不言杳然若喪其身焉起而視賊失之忽不知其所出

祭愼詒馮公文
嗚乎勞者易歌悲者易傷我胡不樂來登此堂益嘗
俛仰先世撫念存没而不覺百端交集之泫泫自公
未仕州里徜徉及我先君一詠一觴公之元配實我
自出既姻婭之洽比况宅居之相望逮公綰綬山左
鼓鵲銜湘佐軍金陵令譽颺揚遠跡翁趙越軼龔黃
雖羈身乎纓紱益係思乎江鄉夜忽夢兮吾父來翔
起謂夫人厥夢何祥是想所成亦維其常詰旦謁人
有客曰姜喜不暇屣顚倒衣裳先君既盤桓累日而
徐謂公曰吾倦遊歷年而老且衰矣而視子之鬢亦
已蒼蒼盍不早遂予之初服復相與嬉笑醉歌于闢
册之旁公聞歎息至久不忘逮先君無祿千里致弔
項述厥事悽愴莫章自是之後再遷姑孰逐未久而
解組而江干父老徒思遺愛於甘棠某方哀茹咕之
無從猶幸日周旋几杖于吾公之側兮庶幾先人之
未亾何罔以疾寒暑頻迭此非徒爲時興 而悲悼而
俯念私情益不禁淚流之浪浪哀哀良嗣 一溢寬腸
惟古制禮毀戒滅性况蓐殆而夕膳幸太夫人之既
壽而且康小人有母負米西方兮公始斂戒遂倉皇
懼劬綿之無期聊敬奠乎椒漿尚饗

祭大學士徐公文
間氣之鍾代豈多人婉孌玉峰厥有三君公於三君
實維叔氏弱矜名節砥攻鐵厲厭飫充實道德純備
緒餘爲文蓄久而肆決若泉懸貯爲經笥爰修於家
爰獻於 廷於赫
世廟綱羅羣英公始對策翕受大名邁蹟鼂董倚轢
郊京時
帝倚公爲公輔材詒相
後皇僉曰宜哉
皇之初服北門承旨盡忠啓沃維
天子使出掌南臺咸稜嶽峙百寮震悚之綱之紀惟
是骨鯁與世鉏鋙或扶而騰或擠而踣退專史局五
閱寒暑以某濫竽累公之舉陳編夜讐凍毫朝呵甲
乙去留丹黃塗泯三百年事如數籌過前者輿譔後
者莫知以此負公自肯汗青 詔勅起公度支莪經
貪呇䏨息諸司肅清
帝嘉丕績其逐相予密勿之陳少俞多吁羣言紛構
宸眷踟躕避難而東誰謂非歟嗚呼𤞿獉斯遠機智
繁兮我思古人歷覽觀兮申椒菌桂佩服芳兮營便
抵巇衆猖攘兮坦坦之道化羊腸兮蝮蛇噴霧蜮含

射兮雄虺九首蜂壺螯兮周鼎饕餮爭人食兮害及其身未下咽兮沸水漂漂九陽山兮鮒人鯢居瀆深淵兮天高難仰蹐厚地兮介夫抱石鴻遠逝兮今時道泰明良會兮公拙非久胡芥蔕兮去之帝所齊王歎兮王良執策來驂乘兮歲星煌煌東方明兮傳說比曜相友朋兮閶闔蕩蕩徹虎豹兮鈞天迭奏音和樂兮康我皇路榛棘屏兮五行順序絕災眚兮生有遺感沒我寧兮悽愴子懷涕既零兮尚饗

祭濂兒文

嗚呼我之初行汝送江滸及我歸來顧不見汝夫婦俱亡折之兒女纖嗣未立儀獻無主以汝仁厚亦曰能文一朝及此天道何論今十八日汝 祖忌辰我欲遠出為此逡巡先期[illegible]斯是夜[illegible]實遠[illegible]爾忌綿蘇五[illegible]藐藐老淚[illegible]先[illegible]問汝[illegible]汝形容頓改妄新奮歸思死以待參今哭汝而汝安在嗚呼尚饗

祭凌氏姊文

嗚呼昊天不吊降割於我家八年之內喪吾祖父三年之中復喪吾母方吾母之始疾也吾姊病脹劇衆方惟姊是憂然詎意吾母已先棄諸孤矣己未吾客京邸接二弟手書聞變崩殞中述姊病篤日奔走營視不暇也竊疑此時姊已不幸弟慮吾重傷故或者諱言之比抵家姊果無恙強起飯我於時予雖創痛猶私幸得姊在荏苒經歲今春甦往吳下將出關兒子青來云姑病勢不可起卽日返棹扶服歸省中路飲泣及城不敢問消息始入門從牖間窺姊持藥椀倚牀上相見且泣且喜姊亦掩淚謂予曰吾病不至死母葬事急盍少需而捨此來乎居頃之則促予行予視姊神尚王也冀得延留數月間北上期迫負土無計欲留不可欲去不忍姊弟之情依違竟日旣去復入者數而死生之別從此決矣六月訃至吳門姊已於前月二十日捐世嗚呼予之自京南還憂姊死幸無死及自省還其憂滋甚又得無死今別甫月餘遽有意外之戚而予終不及一見也痛哉吾年四十五先君道卒不得視含殮前年母死遠在四千里焭焭者姊弟四人今姊復奄逝并無由執手一訣不孝孤之罪纍山積百身莫贖然非天之厄我至此吾豈獨無人心忍遠去骨肉之親長爲羇旅耶傷哉貧也復何云哉姊天性閑淑內外稱賢如一口自節推公去世事婺姑二十年極盡孝道吾兄弟經歲出門溫凊缺如輒辛苦營甘旨以遺母有餘以賙吾兄弟之緩急中遭門內之傳良人被禍隱忍圖報而下無遺孤旁無強近飲恨吞聲積成痞結數年之間竟以身殉悲夫先慈不幸爲貧兒母手撫三子兩違膝下居常華簾蔦帳孤影坐歎飢飽不時抑搔不至七十老人奄奄以卒固宜有不快於心者乎歸自京師每過姊則支離扶坐與我絮述母平生家庭瑣屑與夫疾轉臨訣之狀則姊弟相對嗚嗚而泣不能出一聲姊今復舍我死吾塊然一身惘惘無適胸中結轖悔恨萬端欲覷兒女開口誰訴世網牽迫不久又當別去矣遂鬆華髮揮淚出門迴念家庭前後存沒之故沒者魂魄不知所之存者萍蹤飄泊無所曾不十年間而天倫樂事觸緒成傷慘不知人生之可悅矣嗚呼吾殘年有幾遂此百憂以我悲姊安知靈之有知反不以我之爲悲也姊夫婦兩櫬在堂嗣子稚弱吾力不能卽窆爾於吉壤從此天涯南北雖欲長拊棺一慟

其可得耶聞姊臨没惓惓付託唯嗣子之成立以否
吾雖綿力敢不盡心一巵告哀吾言止此尚饗

古歡堂集三十六卷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

（清）田雯撰

清康熙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

古懽堂集三十六卷、附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田雯撰。雯字子綸，一字綸霞，號山薑，德州人。康
熙甲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官至戶部侍郎。是集凡
文二十二卷，詩十四卷。當康熙中年，王士禛負海
內重名，文士無不依附門牆，求假借其餘論。惟雯
與任邱龐塏不相掊擊，亦不相結納。塏撰叢碧山房
集，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雯則天姿高邁，記誦亦
博。負其縱橫排奡之氣，欲以奇麗駕士禛上。故詩
文皆組織繁富，鍛鍊刻苦，不肯規規作常語。趙執
信作談龍錄，嘗議其詩中無人。然餖飣駁雜，終能
自成一隊，談藝者弗能廢也。附載黔書二卷，其爲
貴州巡撫時作。又長河志籍考十卷，德州古廣川
地，隋書避煬帝諱，改長河也。王士禛居易錄嘗稱
黔書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
越絕書者，如觀偃師化人之戲。然與長河志籍考
實皆祖郭憲洞冥記、王嘉拾遺記之體。是亦好奇
之一證，存備文章之別格云爾。

古歡堂集

序目次

卷一

海右陳人集序　循齋詩序

萬行草詩序　吟臣詩序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桐餘吟集序　猕雨軒詩序

鴨脚園詩序　龍標詩序

塞上草詩序　丹壑詩序

芝亭集序　叢碧堂詩序

木齋詩序　艷體詩序

楓香集序　紀盛詩序

藥參軍詩序　使蜀草序

兼隱堂詩序　石樓和蘇詩序

卷二

龍竿集序　鹿沙詩集序

訥齋詩集序　曜齋詩集序

豐原客亭集序　西臣詩序

西山紀游詩序　紫釣制藝序

歷代詩選序　轆轤詩自序

補刻山蕭詩自序　龍宗唱和詩序

霞裳咏物詩序　抱經齋詩序

荊園集序　西田集序

韓祖昭制藝序　太倉王氏詩總序

藥間詩序　黄敬園詩序

卷三

送陸郎中視學蜀中序

送馬徵南赴梧州少府序

朱大中丞壽序　王少司農壽序

愼刑纂要序　蕭氏族譜序

陶蕃年譜序　新雨草序

痘疹全書序　長河志籍考序

家譜序　古韻叶考序

卷四

試牘序一　試牘序二

試牘序三　試牘序四

學政條約序 附十五則訓諸生

黔壆序　江南武鄉試錄序

貴州武鄉試錄序　會試錄後序

李大司農壽序

寒綠堂讀詩定本序

海右陳人集序

濟南田　雯綸霞

古之詩人官水部者梁有何遜唐有杜甫張籍夫三詩人之生平不專官水部也遜曾爲廬陵記室甫拾遺籍亦國子司業千百世下人稱之獨水部之名爲甚美一似司水大夫風流醞籍瓌詞雄響足以領袖壇坫出其剩馥殘膏猶可沾丐佗曹長而不敢與之列僚友爭坐位者此何故也司空冬官掌山澤屯田衡關苑囿木石蒭蕘畋獵溝洫工匠之細跡司禮樂兵刑直下一格含雞舌香進退於第二螭頭六曹班聯中甘居座末自有

詩人接跡其間水部一官遂爲最美之頭銜是設官分職以來特留此曹作揚扢風雅之地以待吐英咀華嫓世絕俗之人非其人莫得除如此詩人之宜在水部才地稱也水部之遇詩人水部之光也前有三詩人後無繼者水部之不幸而詩道之孤也由今考之遜綺才麗藻爲約雲輩所賞歎東閣梅花詩乃官水部時作甫居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自言晚節律細正依嚴武在劍川爲工部員外郎時也白居易撰張籍制云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詩歌作以水曹郎處張籍焉蘇子瞻謂詩人例作水曹郎殆以此與落落千餘年司水大夫正夫之詩出研鍊體格穩順聲欬掉鞅飛洋奪六

朝唐人之席與三詩人後先輝映司空吟署不至寡侶少徒庶乎風雅未墜也蓋正夫之爲詩也穿穴書傳自六經以下嚅嚌搜討故才氣坌涌文彩龐蔚如山川出雲如老將用兵如鈞樂奏廣庭淨洗箏笛之耳無難方駕仲言差肩文昌矣還山春事以後竄閣百一百三蕙菴數卷一變再變激楚悲涼排宕沉鬱而歸之和平忠愛則直入少陵之室爲水部詩派之傳人也詎偶然哉余亦兩官水部才地不稱於風流之義無所關今讀正夫詩撟舌眙目灑然退謝爲弗及鄉之濫廁是官回顧自失芒乎其無色也亦甚足恥已

循齋詩序

小雅四牡之詩勞使臣也曰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詩人之旨婉婉而多風也下此雨雪楊柳勞人思婦亦無不托之謳詠抒寫懷抱各得其性情之正蓋天下事以詩人位置其間凡夫山青水黛劍光馬蹄所至皆蘊藉風流可以睥睨一世詩亦何可廢也循齋之爲使臣也往來潞河道上兩閱月得詩八十餘篇忠孝之思溢於言表而筆墨所至如百頃風潭千峰夏雲忽而水流花開忽而氷車鐵馬幾無以關其涯際篇中邯鄲少年昭君故里弘恩寺高橋諸作停車道左憑弔流連宮柳斜陽助人歎息至於春帆落照宮詞艷曲關山月薄命妾古今各體則又直逼溫李遠駕徐庾可以譜諸宮商彈曲項琵琶命錦瑟作兒行酒發曼聲於小蠻醉旗亭而畫壁何其工也先生使臣也詩人也王事將母而外楊柳雨雪之吟亦不盡廢也世之能知循齋之詩者始可與言四牡之詩且與之讀三百篇矣

蔦行草詩序

今天下十有五省猶周之采風十五國也然周之采風至汝漢而止故十五國有詩而楚無詩楚猶不與況遠於楚數千里乎楚雖不得與於風而周之季屈原宋玉獨以騷傳其所云澧蘭沅芷則騷也者亦至沅而止沅之西又不與焉漢司馬相如留西至滇校經於盛覽張叔顧長卿善賦未嘗賦滇之山川則知滇黔爲西南荒徼莊蹻多事其爲鄙陋不足道自昔然也明之世始郡縣其地與他省等二三百年以訖今日課吏取士崇文興行而其鄉之聞人學士與夫山川風物之美鳥獸草木之奇觀亦遂多可采者焉凡遊其地者往往以詩傳如王餘姚楊新都諸先生皆以遷謫來也姑不具論而詩人之挺拔者何大復以奉詔至滇吳明卿以衡文至黔各擅風雅盛名考其篇章多寡則信陽較富直俟之今日余同年友無棣克菴之詩一出始無遺憾毫髮而有洋洋觀止之歎也克菴詩人中之挺拔者銜命擢傳自楚而西由黔入滇講學於點蒼洱海哀牢雋唐碧雞金馬之間驅車所歷必搜奇抉險發爲嘯歌詩能無所不工可以被之管絃鼓吹一代似欲以滇風聲詩補十五國之闕者其間感激流連疏宕清越又合乎離騷之變音咄咄克菴爲詩一至此矣余之詩不逮克菴遠甚三載於黔詩既尠而語無一工即偶得一二積至百

十餘篇究無當於風騷之旨儻吾克菴見之未免捉鼻而笑謂眞夜郎不知漢大也

幹臣詩序

余少時讀徐文長謝茂秦之詩灑然異之以爲二子韋布士也而以能詩名聞當世百餘年後風雅未墜覽其篇章猶愾然想慕其爲人何也夫文長之爲詩也似學昌黎長吉而好奇過之盤空硬語稍失之傲兀詭異而含英咀華光焰萬丈眞有浩浩落落不可一世之槩陶石簣袁中郎所以歎美不置也茂秦爲嘉隆七子之一自竟陵之說起言詩者以王李爲諱矧附王李之尾膆者而當日詩學大昌實與于鱗元美諸君子執牛耳于壇坫之上以文章奔走天下者數十年其人之賢雋爲何如也考其生平眇君子之爲人風流文采倜儻不羈燕趙梁宋之遊世猶傳賈扣遺事以爲美談文長著書天池得事胡少保爲幕府上客草露布於馬蹄盾鼻間白鹿一表又復譽噪公卿聲聞當宁嗚呼非一代人豪哉大抵二子負穎奇歷落之才皆托之詩以發其光怪雄奇磅礴鬱蒸之氣故名士未有不能詩者今得之幹臣爲尤異也余固未獲與幹臣交而索序甚殷必以余爲知詩者夫詩本乎性情而足跡所至山川風雨慷慨激昂之致有以助之幹臣之詩纏綿悽惻近於騷而溫厚和平復歸於雅三百篇之正變參半焉幽燕老將三河少年幹臣實兼之余固未易闚量其端委也至其從軍出塞之作楊柳雨雪之吟又非雕蟲小技區區附會

於風雲月露者比也以晞吉門藤四濵何多讓焉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二十四泉草堂者王子秋史書屋也依歷下城西郭沿射圃上千佛山脚才二里屋前後蔬畦芡塘流水映帶墻外老柳數株蒼皮空腔高垂屋頂長條踠地茆茨鐙火吟詩聲與泉聲爭響即其處也泉曰望水明般棠川相國築川上精舍於此園中篬筤箖箊以萬計今斥竹已盡大石猶存王子數椽在焉得茸屋詩四章句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也曾南豐謂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色味皆同蓋濼水之旁出者七十二泉之名見於齊乘元于欽所編望水泉列第二十四則其雁次相綴非篤論也余嘗取而閱之趵突芙蓉濯纓數者而外其名率俚而不雅望水尤俚之甚者于欽注泉水其詞旨不及酈元遠甚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淨明泉皆失不錄抑又疎矣今夫詩人之可傳也百世後併其山川里巷而亦傳之如阮籍之數水盧仝之玉川司空圖之王官谷無不割據一林麓谿澗之勝弗以讓人而詩人讀書之屋亦前後遞授膚夫俗子不得而托足焉如宋玉故廬則庾子山居之王右丞輞口山莊乃宋之問舊宅也余每怪濟南名泉不乏詩人邊廷實李于鱗許殿卿輩生於其鄉曾未聞於某泉之側擭半弓隙地為別墅者白雪樓在韓倉村或云在峼橋屢市間漫無可考獨棠川先生以相國工

詩搜抉望水之奇卜築其上閣老亭是以傳焉而今古上下偃仰流連落王子秋史之手此其所以矜喜自負氣足以豪而詩因之日工也余論秋史之詩仍以泉喻可乎夫泚然以爾者泉之源也淰淰而瀝瀝者泉之波也當夫風雨噴薄水石湍激之際於猨啼楓落時聞之不啻雍門之琴荆山之泣有助人淒其而不能自已者秋史之爲詩悲歌慷慨鬱陶莫釋一往蒼涼蕭摵怆懰無憀之音髣髴似之識者歎爲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矣一變而叶於金石歸之大雅猶夫泉之垂留天紳衆山皆響滙爲風潭萬頃而汗瀾卓踔以放乎江河詎可量哉噫是時秋也泉之上白雁書天水明木瑟余將欲與杖草堂掃般園之風籜聽佛巖之石而酒酣濡筆易望水爲秋史泉亦阮曲郎官湖之意殆以洗于欽之陋而補酈元之所未注歟

桐餘吟集序

今夫大江限南北而鍾才遂以絕異子輿氏謂北方之學未能或先意以獎許陳良其立詞抑揚高下實若袒護北學推而崇之爲不可易及者南與北何優何絀亦眎其人何如大抵才以地較非千載公論也梁庾信西崑豔體擅文章之長而開府清新則自其使北以後稱道之然信在南與徐陵齊名在北又與王褒同稱亦猶唐之沈宋李杜王孟皮陸諸人各有儔偶不欲落落孤行於天地分路揚鑣主盟並駕可謂才人之極致矣余以爲褒亦一南產耳北地豈其無人信客北地又何至必引江左之彥爲其匹敵薛道衡盧思道輩不足以爭衡而韓陵一片石獨不可與蘭成枯樹賦角技逐鹿于詞壇之上耶此又南人袒護之私懷或亦溫子昇之所不屑也恭孝廉蕃义江左名流負雋才抱經術胸春志塞悉發之於詩諸體已優其揭調尤在樂府讀之如房露之曲唐山夫人之遺響焉其策時憤俗又如賈董之疏白太傅之秦中吟焉余昔者嘗持一節以程才於江南矣桂揚子之峭帆驚瀧駭浪以爲天之所以限南北者在此而數年來所與往來交遊多嶔崎歷落之英瑰偉通明之士指不槩僂而論詩則皆退讓辟易推蕃义爲能工噫徐陵王褒之流大江以南豈今日未可多遘耶陽羨陳君子蕙爲迦陵難弟能詩者也持蕃义詩來

示余因書此爲序

稼雨軒詩序

今夫人不奇則詩必不工詩不工則可以弗作世之能詩者谷量石計矣古人今人目未了數家之書輒爾矜詡揭調撏撦剽盜補綴篇章非不卷帙飾美爭謂可觀余嘗取而喻之如世巧女文繡動人設欲作錦究非異錦又如倡師之戲舞中節拍舞罷則索然無生氣世之能詩者如是也余鄉識漁濱于黔陽從余論詩已歎其人之奇詩之工矣今官庶常兩年來讀書署齋數椽困風雨夏秋苦賦愁霖冬月畏寒突不黔者旬日而吟咏不少輟追隨學士之班因以盡悉石渠天祿之藏沿討源流而橫發其才思間騎一款段出城門又復造余論詩每於世之能詩者狂噱捧腹曾有句云安得世人盡聾瞶憑君高座說文章是也然此其詩之進境也詩之工實不自今日始設使當年唐蒙不闢道劉蛻不破天荒黔有斯人豈遂湮沒不傳耶六詔之有盛覽張叔其人自奇固不待司馬長卿之來可知也余于漁濱滋愧焉漁濱之詩有以新爲工者有以奇爲工者新如蠶絲出盆遊光濯色天女散花幽香萬片奇如夏雲怪峰千態萬變世之能詩者何足以知漁濱之詩余愛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長矣

鴨脚園詩序

天下有名山五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歷陳衛淮晉之郊所見諸山謂足以當之陋矣論詩亦然自余之論詩海內能詩者二十年來殆盡識之大都一峰一壑秀拔在望未嘗不驚歎稱絕今得學山之詩則振衣嵩岱之巔睥它山直培塿耳余廢然悔鄉者之論顏之推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余誠陋也昔韓愈張籍之在京師四方之士以文章造請者皆樂爲之稱引成盛名流傳當世今而知兩公之失士正多矣學山隱居海上而雅好詩初亦根柢於歷下集英略稍能復變化出之發響疑攸落手芊眠譬石季倫觴客俎饈肴核不離世品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世之以詩懸國門者未足多也夫五岳之遊有心者篩跡思遍矣海上三神山青瑤拖瀣罕有津逮者學山之詩殆亦猶是乎是爲序

龍標詩序

余少時曾識龍標于濟南不知其能詩也距今四十餘年得其詩讀之龍標亡矣龍標之詩矜聲調芟繁蕪不脫齊音間作楚些大率多宛轉沉吟侘傺悲怨之作如雍門之琴于野之笛荊山之泣也今夫人之傳殆有幸焉龍標才氣騰踔睥睨羣流特以遭遇迍邅故其詞傷其志悲而磊落不羈之槩猶浮動毫楮間比之王右丞凝碧宮絃詩益妍妙未減才人曠致矣聞其晚年以著書自娛有時徵朋呼酒蠟屐命遊弔珈瑯之荒臺慨牛山之禿樹徜徉歌嘯濯色磨光嗟乎龍標文采風流藉以不墜蓋有詩篇存耳詎非幸與余昔在武昌同禁井叔觀李伯時畫唐平陽柴氏主臨渭水上靚妝戎服開幕府草木旌旗山川暎帶想見清渭照軍容秦王爲之動色時也龍標詩境庶幾似之

塞上草詩序

出塞詩唐宋人作者林立獨杜少陵前九首後五首俾倪今古罕有匹敵秦州近體詩尤刻深姸妙從未重趼其地者讀之如聞隴水嗚咽陰山觱栗淒其欲絕而况馬槊鐵衣結束戎行乎王之渙涼州詞黃河白雲宛然玉門關圖畫耶以詩論亦造截句神境古樂府勅勒穹廬無以過之它作則眷舌同聲一丘之貉耳武功兩至塞上得詩如干篇離奇鬱勃襟後陵前蓋戎功平時雅抱清襟擺落凡近穿穴書傳含英咀華故下筆光鋩萬丈非拘牽一切所及是行也出井陘歷雁門上不窋冢渡無定河弔李陵蘇武陳蹟覽祁連賀蘭狼居胥瀚海之勝故其詩入秦則爲秦聲小戎鐵駟擊缶扳屋也入塞則爲關山之曲戍臺明月羌笛梅花也大抵于馬蹄盾鼻炙牛撾酒間得之諸體之工觀止矣昔之人樹績絕域眺跕跕之飛鳶不有沉石立柱者乎武功抑然遜謝也雖然出塞詩莫不俎豆少陵武功之詩實權輿於三百篇小雅之楊柳雨雪國風之東山零雨反覆流連姿態疊出武功涵泳變化以風人之致發諸篇什少陵作又西河白家矣丁丑夏至前三日

丹壑詩序

余嘗謂前之詩人無如義山子瞻之奇者義山之詩博奧極矣摭拾羣書抉摟隱怪至於放誕風流清言麗句雖自謂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譏阮籍夫誰信之其大致欲歐溫段諸人皆出已下乃已西崑之冠也而韓碑一篇則又不然闢其意旣作韓碑何不徑效昌黎清廟明堂曲中雅奏平日獺祭之繁無所用之世之徒以艷體目玉溪生者淺也子瞻之詩泉源萬斛其涌也莫可端倪其浮也渺無涯涘夫詩至元亮子美觀止矣沿波討瀾適津委注譬之黃河所從來遠而崑崙之墟去嵩高數萬里尚可溯而識之咄咄坡老世之論詩者有重趼追尋望風謝路已耳是以奇也丹壑瞻學多通才辭美茂集英略稜騈羅橫陳故爲詩也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官侍從有年閉戶著書耆好特殊其詩奇其人奇也歐陽永叔云學士一官非文章不可當代著作之林能詩者亦多矣丹壑分其才技可了十人即它人所作遠失于丹壑亦足以薄風騷立壇坫不知丹壑之詩遽與之論義山子瞻之詩可得而聞乎王道充得相寉經飄然有乘氣御風於天地間之意顧所蓄皆胎禽凡鳥夢想青城芝田知無從問涂耳余讀丹壑詩驚歎稱奇而悔卿之爲詩也衆吹竽焉又建鼓而從之亦甚惑矣

芝亭集序

余嘗謂宋人之詩黃山谷爲冠其體製之變天才筆力之奇西江詩派世皆師承之夫論詩至宋政不必屑屑規摹唐人當宋風氣初闢都官滄浪自成大雅山谷出耳目一新摩壘堂堂誰復與敵雖其時居蘇門六君子之列而長公虛懷推激每謂效魯直體猶退之之於孟郊樊宗師焉矧其它耶匡廬彭蠡之勝不乏詩才前乎山谷者有臨川焉有廬陵焉山谷之詩力可以移王歐之席而其盤空硬語更高踞於梅蘇之上所謂西江詩派也毛子芝亭蓋西江之學者以秋官郎棲遲冷署蕭然自遠位置偏豪故詩格亦似之僦屋委巷放衙回茗

椀爐薰高吟長嘯排成詩卷輒袖以就正於予而予亦樂得芝亭之詩而論列之今芝亭一麾出守衡湘衡之巒煙聽冉驄之夜雨山谷入黔而詩境益進芝亭可知矣昔山谷寄孔毅父云如某子之詩皆可望以名世予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眼川楊之箱絕壓萬里芝亭勉乎哉予爲之序欲以示天下後世知今日西曹多詩人不獨前嘉隆時王李輩文采風流照耀白雲司也康熙戊寅嘉平月既望

叢碧堂詩序

余少時愛讀白陸之詩嶮景驀映益癖嗜痂每當侘傺怳鬱晦春莫解之際一攤卷心目曠怡無異塵疴之去體余齋僅三間日眠食其中檻際下置柵以衛餘地二三笏種菊數本室以內無長物鬢絲禪榻風雨蕭然几上白陸集在焉此外南華楞嚴二者而已它書皆束庋高閣即陶淵明詩亦不一寓眉睫也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若夫白陸之作抃臂遊行脫手皆有生趣多至數千百首隨時即事無非快境殆所謂近於道者與杜少陵詩非不多且深其大致悲天憫人唯噫欷歎憂思約帶欝憤無憀勢必苦吟髭斷不免於耒陽

之一夕雖崛奇之氣不以千載讓人而飯顆之誚亦隨之說者謂天寶之季遭遇使然王右丞生亦同時僅傷心野煙一篇耳詩之得於性情者各異遭遇非所論也余之所以嗜白陸蓋於詩外求之矣雪崕之詩其權輿未嘗不自少陵入力厚而思沉久之漸造平淡無鏤金錯采之痕而饒初日芙蓉之致詩之多勝於白陸茲以第四集示余吹氣若蘭弄驪取珠斲輪匠心出之以自然風梢花落水散萍蹤不以當其快境雪崕臞羸善病病則焚香掃地而坐旬日不飯病良已人彊之飲不過蕉葉三合啜荈湯則十倍玉川閒與至棗花寺僧房對奕日昃忘歸㧞諧啁笑似東方曼倩郭舍人之流再與

之揚扢今古縱懸河之辯聽者豁然自是君身有異骨世人那得知其故雪崖之謂也余齋中白陸而外又安置雪崖此卷白陸篇章實與余衰暮相宜是以篤嗜之雪崖兼香山劒南之長得之參悟而近於道如伯牙學琴於成連剌船至海上波聲汩没山林杳冥竹水仙操也余將以薔薇露浣手並南華楞嚴日披讀一過矣

木齋詩序

余嘗謂虞山之訾謷歷下亦太過矣歷下縱有可議議之斯已耳何至僂指其字句撏撦其篇章謂為風雅之下流聲偶之極弊乎百年萬里我輩中原浮雲落日黃金白雪自蹈重複臭腐之誚而又引海陵生之戲語以痛斥之發軒渠而恣狂噬初不解其何意也李義山之論盧駱王楊曰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詠毁之至仍多含蓄杜子美則以為別裁偽體不廢江河故千古之知詩者莫子美若也夫虞山之說昉於竟陵虞山攻歷下兼攻竟陵今不數十年而竟陵之學光沉響寂虞山之學傳之者幾人求如王李七子執槖鞬立壇坫奔走一世於嘉隆之間政未可必也遑下詆無可議使竟陵虞山與之並聚於一堂皆使張儀出而從人之約皆解又如樊噲英布雖善用兵然終非淮陰敵也亦可以見虞山之陋矣木齋之詩權輿歷下槩其平時似不專力於詩者長髯大腹磊落倜儻天資絕世豪氣間作發之吟咏於七言律尤踞其勝吾甚怪夫窮年專力於詩自矜風雅者偏不若木齋之工也謝茂秦有言凡作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異繭繅絲所謂詩家四關木齋兼之江左之彥羣尊虞山而近日之訾謷者亦復不少謂其多游夫之口號畫客之題詞甚矣詩之難也少陵不薄今人愛古

人庶幾近之矣

艷體詩序

艷體詩原於毛詩國風之有鄭衛小戎之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東山之什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此豔之至者故紫陽以鄭衛爲淫風後之學者多非之漢唐已來張衡有同聲之作繁欽著定情之句下暨子夜清商西崑香奩諸篇温李段韓諸人亦云豔矣假使尼山而在亦必不删之則以鄭衛爲淫風誠非也謂豔體詩可以弗作皆未讀毛詩者也從來有老莊之云云即有徐庾之麗句亦文章之不可闕者余同年丘峯少宰偉人也體豐才雄大腹便便可容十人饌趨朝啟事聽鷄唱盥櫛畢飲斗酒啖一生彘肩而後登車呵道以行消

放衙退食輒復解衣盤礴揮毫落紙如飛日所作詩文不下數餘篇甫脫稟即以示人觀者駭其摩壘堂堂旌旗變色是乃昂藏豪邁者之所爲及讀諸豔體詩則恍乎遇藐姑射之仙肌膚冰雪綽約如女子所吟弄者才人正未可測也余嘗謂大風垓下咄嗟而辦格古音諧劉項何以能之唐太宗功業雄卓所爲文競靡鬬華嫣然兒女嬉笑之聲如温泉銘小山賦又嘗學庾信體斯亦奇矣而最奇者莫若陶淵明之閒情賦柔心麗語竟出於高士之口宋廣平之賦梅花風流冶宕此何以說歟大約毛詩有興比有美刺正變總歸於得性情之正而止昔人所作多具風人之致由此推之即河間婦一

傳亦必別有寓言非柳子厚淫褻之辭可知也先生之
艶體詩其淵明廣平之賦乎惟善讀毛詩者乃足以知
之

楓香集序

詩變而日新則造語命意必奇皆詩人之才與學爲之也夫新非矯也天下事無一不處日新之勢況詩乎顧以詩之新者譬之文錦焉織以天孫之巧濯以蜀江之波而後天吳紫鳳其色鮮也又如湛盧焉采五山之鐵精鎔六合之金炭而後龜文縵理其鋒淬也不然沿常襲故率以舊窠俳體充斥滿前今與昔一丘之貉是以塵飯土羹充大官之饌也可乎哉即奇亦非怪與誕也自有風雅以來學者之心思日出陵今轢古自具機杼昌黎所云巧匠斲山骨險語破鬼膽庶幾近之若夫詩中奇字亦前人所不廢班馬等賦所以使人須耳嵬目者正由時出奇字以映帶於行墨之間吾黨之士雅懷復古其誰不願熏班馬之香而上子雲之亭也耶子青楓香集一易其才長其學異其句之佳者如三間竹子桐孫屋一尺荷莖蔘穗泥老木晩風聲瑟瑟小花秋骸影垂垂晴雲簸絮參差出新雁迎風次第飛紅透楓香霜後葉白開蕎麥晩田花夕陽半露煙中塔黃葉全遮郭外樓蘆筍乍抽三寸碧柳絲纔放二分黃麥浪翠邊風舞燕花鬚紅外客騎驢斜日靄紅秋雁腹野花香抱晩蜂腰紫吡擬穿秋柳綠錦屏風映暮霞紅最愛白雲連絡處更看蒼雁兩三行白苗苗垂經雨重紅蜻蜓出帶香飛殘星散銀河將落老屋一燈門未開求諸晩唐

諸人集中政不可多得矣余嘗謂少陵之稱庾子山曰清新何今之為詩者耳濡目染陳言弗去夫己之唾已及於地曾未聞有復納諸口者而顧甘拾它人之殘瀋含咀不吐可乎世縱有一二好奇之子非白頭逾冢則搜神述異此也傷於無奇彼也又奇之過而不經吾知子青必哂之惜之故其為詩也新而不靡奇而有則新如山川之出雲奇如淮陰之用兵蓋天地清淑之氣萃於詩人而以其才與學播之風雅能如此可以張吾麾下之軍無疑矣

紀盛詩序

士君子讀書破萬卷按其才氣光怪鬱蒸思一從軍絕塞遇事見奇得於秦關漢月雨雪楊柳之間磨盾鼻以草露布而文章出焉即不然銜洋螭頭日給筆札為朝廷頌德歌功紀颺美盛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璧其為文章亦炳蔚而可觀也若夫棲心禪悅吟唱往復於白蓮社中相周旋乃陶淵明辭彭澤以後事耳既已幸際　聖朝無暇計此以故文章瑰偉之士或為曹郎或列侍從凡夫郊廟歌辭平鐃鼓吹柏梁溫室應制詩作自不讓他人為之又豈方外所得與耶今諸君與雲峰之詩同紀一時盛事是嚴徐東馬竟與支遁慧遠一流同聲賡歌亦奇矣哉諸君之詩詞可莊誦而思致閒適雲峰之詩意態橫生而藻采尤踞其勝應制鴻篇忽於精藍名梵鬢絲禪榻中得之此又文章之勸美也余故披讀而樂稱道之

龔參軍詩序

今夫天下事之奇者莫如海市茫茫萬頃森漫浩溢之中海不自知其市也而由人觀之則忽而城堞戟𢧐焉忽而人馬車橋樓臺樹木焉變幻神妙在須臾間而其臆測之者或以爲蜃所吐或言洲島神仙小試其術以爲娛戲之具皆非也夫蜃一介族之細耳何能如是而安期羨門輩又太勞而多事矣吾以爲海之大無所不包而其光怪鬱蒸沉塞陸離之氣往往不自遏抑而闘華逞巧於青瑶白榆之間此其所以市也而詩文亦然彼屈原之離騷蒙莊之南華以暨三都兩京之賦子美太白之詩豈非其學如海而發之爲市也歟嗚呼奇矣龔子佐郡東牟瀕海百餘里每於暮春初夏之交旭日半晴條風微扇鳥聲清越天色蔚藍海市出焉登高憑襟而覩之而歎造化之奇所得非淺故其爲詩也有時整其駭鼓有時拈花微笑有時神鬯森立仙的孤臨而復多坊吳吞吐不可思議之狀其學海也其詩市也龔子何可測矣況佐郡多善政可紀庶使滓于府之飛光刷俊鶻之勁翮必有指麾炳卓者而顧以之沉埋下吏誰之過歟余別龔子在午老態龍鍾又留滯金門未能如蘇子瞻之來海上以耳日煩神工也能無悵然

使蜀草序

陸大山奉 命講學齊魯擁傳東行有日矣顧以治裝少暇公讌餘閒手編使蜀詩一弓示余讀之余嘗歎天下山水之奇蓋無如蜀者而文章之士亦然漢唐已來司馬相如王褒揚雄李白之徒可謂奇矣宋之眉山長公尤奇之甚者其爲文章也泉源萬斛雲行風偃一意孤行飛揚跋扈凡古今著作家縱號弘博無不可溫尋端委探闚涯涘獨至長公所謂神仙中人未有能識其所以然者後則明之楊新都以風流倜儻之才掉鞅詞塲亦未易多遘也豈非其山水既奇一往清遒之氣勃鬱蒸發于數人之文章然歟夫瞿塘三峽水駛而險劒門巫嶺赤甲白鹽諸山尖峭而挺拔峨眉之峰更矗天半實陵轢它山水不啻雷同故其人之文章亦猶是也考之古人如少陵放翁蜀中之詩皆與山水稱而當其入蜀時道涂所經馬蹄籃輿所至陳蹟寓目馮弔流連亦無不見之篇什形諸咏歌者大山役蜀所作詩殆本乎少陵放翁之遺意而得之故其詞旨縣綿風格淵雅三復茲編想見先生坐浣花草堂酌郫筒酒劈碧雞坊十樣蠻牋麾豪落墨時也雖然齊魯之邦山有日觀峰之高水有東海之大可與蜀並大山於是巡游其地擁皋比而講學焉英辭硬語騈出橫陳大山之詩之富於使蜀可知也大山館甥趙子維炎附詩一篇于卷尾

灑灑千餘言句云紀遊展吟帙山水猿鳥絲清新妍妙
亦一時之詞傑云

兼隱堂詩序

詩有源流正變學者於古人一家之詩含其咀華輒詡負其才伎以成篇章非不自號作者而爲之沿波討瀾尋端竟委則實難言之蓋詩之爲道上下數千百年作者林立必按其人代考其源流根柢而詩始出如黃河然歷積石踰流沙探崑崙之墟而後四折九派以暨乎尾閭歸海是也不然可與作詩必不可與論詩風雲月露脫手滿紙去古人實遠是猶夫觀黃河之一曲神飈奔浪已驚爲耳目之奇也其爲詩罕有津逮者三百篇之正變詩體畢具或托之鳥獸草木以引申其興比之義或勞人思婦貞淫美刺旨趣之不同非好學深思識

未易心知其故也雨峰雅嗜古人之詩嘗爲余嘐嘐言之源流正變條分縷析此豈淺學所可咄嗟辨哉今夫論詩者莫不上遡漢魏下訖四唐繼有歷下竟陵各逞其能究未有陵漢魏四唐之俎豆者余以爲風氣迭易機括易生何不直追三百篇進而益上風雅頌之規模歷久不磨四言之中不已櫽括五七言而露其端倪闢其堂奧乎雨峰沉酣以入通悅以解故其詩波瀾老成光輝發動體製必摹古人而意到神行簡篸劉苞所謂潘陸之華綺李之實殆其兼之余每樂與之論詩欲明詩道之所以然也昔杜陵詩史也別裁僞體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殆于源流正變之間反覆三致意焉彼無

端之吟唱直衙鼓耳而峰自此執橐鞬於騷壇睥睨一
世可矣

石樓和蘇詩序

昔人作詩有擬古者無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見於蘇
公之和陶當公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携幼子過
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因自謂半生出處
較淵明爲有愧故欲以晚節規摹其萬一今按其詩自
時運以至劉柴桑凡一百有九篇大略依陶韻爲之至
其記事用意則又兩人各不相襲以是知詩道之大惟
眎其人自爲闢闔而非一切拘牽聲韻者所得參也世
之爲和詩者吾竊疑之河梁之咏彼此唱已發其端
讀之如見蘇李當日促席對語時魏晉而下以迄於唐
和詩者日衆然有意相呼應而韻別者有用韻而頓放

次第各異者步韻之詩唐元白皮陸諸家爲最而後之
學詩者遂尊之卷舌同聲擬足並跡揖揖役役於一家
之體製一時之情事其爲詩豈復知有變化哉石樓之
和蘇也本乎蘇之和陶也和蘇而不泥於蘇亦猶蘇和
陶而不囿於陶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禪偈
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只自抒其胸臆所欲吐而隱
然與之神行意會斯亦奇矣夫蘇之在儋耳也閱歷已
深故其詩蕭散醞藉感慨而有餘悲石樓以文學侍從
之臣改官郎署生平不可謂不遇而要其偪仄鬱塞孤
行於當代浩浩落落豪宕不羈悉發其奇情藻思以追
和蘇於千載之上蒼然而幽充然而艷極鑱刻瑰異之

狀則與蘇之旨趣微合而蘇以陶之一體和陶石樓以蘇之全體和蘇此其所以追和古人以能變化爲獨工也蘇公自謂作詩如泉源萬斛昔人稱陶公詩若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觀陶與蘇可以曉然於石樓之詩矣

古歡堂集序卷一終

龍竿集序

濟南田　雯綸霞

余於甲戌春重來都下華顛白紛問學荒落遂緘口不復論詩以故四方文章之士以詩見投者亦從不一卒讀猶入五都之市觸目琳瑯綺繡徒驚其翠粲流離已耳大抵架上之蟫穴與枕上之蝶鄉兩相遭輒兩相棄也獨王子方若殷子彥來剝啄造門則不禁披衣以起又復攘臂論詩命觴浮白歡然意得夜分不能去顧以二子工於詩而知不病余言之寡當也彥來之詩雅淵疏朗爽放裕綿古人所謂初日芙蓉鏤金錯采庶其兼之歲寒吟諸篇早已膾炙人口蓋其才勝也方若齒壯于彥來則以學力勝平日讀書得力於左丘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以及唐韓柳氏故其爲詩如終南太華之峻拔沈雄虎豹龍蛇之騰攫變化元虞集自比漢廷老吏方若有焉至於精能之極間造乎唐則又停雲淵泉朱絃清越方若固無所不該也咄咄彥來將相爭乎抑相讓乎吾知二子分幟詩壇攻不必有瑜亮之歎矣今夫學者之論詩也必泝其源流考其正變而後詩之道乃全歷代已來作者幾千百家矣古選樂府河梁十九首非三百篇之續響乎建安而後不可無嗣宗矣六朝而後不可無子昂太白矣退之之琴操可

叶元音韋卽之五字直追正始鍾嶸詩品徐陵所敍唐
人選唐詩下暨高廷禮之品彙馮北海之詩紀諸書分
門別苑沿波討瀾其道至今日而大備設執一卷之書
守偏家之說以求風雅之彷彿非不自負通才究亦未
偶人之衣文錦耳方若好學深思於詩之原流正變無
疑義所以與之論詩有合也昔少游文潛同學於子瞻
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余誠不敢自居於蘇方
若彥來二子其在秦張之間乎余無而廢詩若與之論
詩以自飾其鄙陋云

鹿沙詩集序

夫詩盛於唐尤莫盛於盛唐王孟李杜世皆俎豆之矣
猶夫今之爲文者率學歐曾尋聲擬跡非不類似古人
吾究不知其神理安在也宋人之詩與夫唐人之詩渠
有異道乎惟其生於宋也二程邵子競趨理學遂以訓
詁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南轅以後楊誠齋輩又
俚俗過甚於是談風雅者一槩牴牾呰窳之謂宋詩爲
非詈啜狂泉而病喑囈也嗟夫亦嘗𢮦撫宋代梅歐王
蘇黃陸各大家之詩按其篇章而一閱其大略否乎東
書不觀之徒寓目雲淡風輕一首輒詆宋人之詩比比
是矣余嘗謂學詩者宜分體取法乎前人五言古體必

根柢於漢魏下及鮑謝韋柳也五七言近體則王孟錢
劉晚唐溫李諸人也截句則王李白蘇黃陸也至於歌
行惟唐之杜韓宋之歐王蘇陸其鼓駭駭其風瑟瑟旋
旗壁壘極闔闢雄蕩之奇非如是不足以稱神明變化
也學詩者何分唐宋總之以匠心求工爲風雅之歸而
已然戛戛乎難之劉子鹿沙恢奇多聞滚沉好書自三
百篇之後上下數千百載無不追溯其源流宏該包搜
盡作者之能事苦於學故工於詩於七律更踞其長北
省集若柯篇藻思含涌灑濯英芙殆欲合唐宋而一之
哂彼牴牾呰窳者之陋而無瞭戾破碎之觀余爲之稱
賞不置當今　右文之日士之以文章名者政不乏人

以劉子位置其間吾知溫子昇可獨擅鄴下也劉子既工於詩尤精研於歐曾之文它時黼黻　帝廷以連踪於騷苑之班余將以觀其詩之進境也劉子勉乎哉

訒齋詩集序

詩之變而日新也誰昔然矣作詩者之心思猶山川之出雲晴陰朝暮不同而各成其峰巒煙雨之態不然沿襲故常徒拾前人牙後慧是無異繪雲於壁而冀其峰巒煙雨飛動無已時也烏可得乎以樂府論之漢魏歌辭唐山夫人十七章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遂變雖六朝之鮑照唐之張籍王建尚沾沾規摹乎古總不敢昌黎之琴操十首爲變而更奇也厥後元楊廉夫明李西涯輩別闢新境渠非現意雄響哉李太白工於樂府矣杜少陵何以不作乃變爲兵車行哀江頭前後出塞石壕吏諸篇大槩可知也再以截句論

太白之作擅美詞場少陵並生於盛唐不得不矯枉爲之獨翻一格寧甘飯顆之誚務避雷同之跡因以知西子之笑顰邯鄲之跬步今昔一丘之貉皆作者所尼然弗屑也余嘗以此論質之同年友訒齋先生意相脗合今讀訒齋之詩令人遊心駭耳咋舌避席新而不詭變而一歸於正五言古詩氣骨深穩體集衆妙子夏之止義禮莊周之道性情左思之咏史阮籍之詠懷靡不兼之歌行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沉鬱縱橫所向無前五七言近體則蘭芬玉潤蠶絲牛毛不足擬其精潔也截句則豪鷹掠野獨鶴叫羣不足比其雋逸也至於樂府又復自成機軸不囿於籓籬而旁露鐃吹之遺意可

以靜會異哉先生之詩一至此矣合而觀之訒齋之詩官西清舍人時一變爲曹郎一變在黔一變今講學於齊魯又一變日新而日工此其所以不可及乎夫魯人申公齊人轅固皆善詩者也千百年來詩失其傳久矣訒齋毅然以詩教爲已任講明申轅之學散華落蘂沾丐遠近士之揚風扢雅遊於訒齋之門墻者不啻登洙泗之堂觀洋洋大國之風而興起焉訒齋之爲功於齊魯不大且遠也歟故並書之以爲序

醒齋詩集序

往與余同年醒齋先生論詩謂今之爲詩者言漢魏而晋六朝四唐南北宋家持一說紛無定觀遡而上之何不直學三百篇是猶叩萬石之鐘伐靈鼉之鼓古樂縱不可復自與繁箏哀笛靡靡之凡響有間也夫三百篇詩教大備然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殊可以莊誦而風人之旨與夫作者之思致敦厚和平之音聲則具於國風小雅尼山所云興觀羣怨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蓋於國風小雅中居十之八九焉間嘗取而讀之不必槩舉其全如碩人小戎七月東山諸篇國風也四牡北山蓼莪大東小東諸篇小雅也流連吟咏衆妙畢出所謂詞不能宣圖不容繪而詩傳之者也善學三百篇者屈原變爲離騷莊周變爲南華何莫非自國風小雅來也前人之論詩也詳矣乃謂蜉蝣鴇羽不如騶虞鵲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旱麓閟宮之章清廟之什不可與兎罝之野人采蘩之婦女同日而語嗟夫後人拘曲之見能免匡稚圭所軒渠哉漢魏而下數千百年作者林立而以學者之深思篤嗜曾未聞有專言三百篇者雖然又竊疑之世謂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前人娓娓言之然求如三百篇之片語致不可得抑又何也此學三百篇者之難也醒齋先生聞之每以余爲知言今

讀先生之詩沖然復古涵泳於三百篇之神理而得其遺意及其藻思之横溢鬬艷爭奇探幽排奡則又該括歷代作者之長其度槩姍容與其詞筍參瀏莅其旨究歸於敦厚和平而止古樂可作絕非靡靡凡響所謂風雅之倆佛其在是乎昔者先生嘗講學於大江南北矣余以乘韋之先糠粃之前名與位遠遜於先生而於文章得失之林人才抑揚之故往往有合蓋論文與論詩其道同也大江南北多奇士鄉爲余與先生所亟賞者今猶萃於都下如王子方若殷子彥來桐鳥輩游光揚聲各以風雅著美余欲與之共讀先生之詩可以無疑於余論詩之大槩矣

豐原客亭集序

詩之道大作詩者必其人磊落英多陵轢儕偶而後有開廓心胸推倒一世之槩昌黎所謂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是也夫青蓮天姿既高才思犇放稱著作之雄矣按其篇章神理靜深而縝密間不容髮如所作古樂府法度準擬古人譜之管絃猶是房中鐃吹之遺意少陵之詩於晚節尤細似非憑依才氣之所爲而其中夭矯挺拔沉鬱瓌奇之觀非易測識樂府變而又變截句不屑苟同何其豪也世之人俎豆李杜而不知李杜之所以然者又豈少哉雖然詩道大矣數千百年來李杜而前李杜而後初述不一種源流不一派學者勢必馳騁縱横於古今上下之間以身入乎窅冥浩渺之途宜爲吾詩之進境噫詩道誠大無得以雕蟲淺言之不然循拘墟之見曰李杜李杜云爾此何異守一花一卉而忘園林春風之無盡藏也是漆園生之所笑爲醯雞者也趙子豐原貫穿六經左史旁及離騷南華又力採歷代諸大家發爲吟咏靡體不工公車來京師示余客亭集一編光鋩動盪莫能迫視然此亦只其半豹耳昔蘇子瞻見唐人劉夢得竹枝之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余於豐原云然

丙臣詩序

古人之詩學爲之乎抑其才爲之也間嘗僂指數人論其大致如初唐之盧駱王楊蓋以學勝矣高岑王孟爲盛唐詩人之冠果亦以其學勝與夫高岑摩壘堂堂各成一家而讀之數過尚存組織鍛鍊之迹獨至王孟則尤擅其妙余每讀王孟之詩謂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間境靜神怡不可思議所以爲詩之至者又竊臆測其所從來似其胸中腕底生平得力亦不過數卷之書非若中壘之廣覽茂先之博聞特其落筆異耳此正所謂才也才非十倍曹丕之謂而天姿之高領悟之奇之謂也學王孟而不得其什一猶越雞之不能爲

鵠才不足故也以此論詩詩可知矣趙子丙臣之詩擒詞精該用意閒遠俛眎一切掉臂游行殆如天馬之不受羈而實有按轡雍容之樂非以其才勝乎緃日於此熏班馬之香而吞潘陸之華詎易量其學之所至也余欲爲之割半犢矣

西山紀游詩序

西山去城不過數餘里每於退朝時憑與望之排闥青來雲垂煙接泊歸僦舍則屋垣障蔽不復見遠峰一角欲效阮嗣宗破四壁以看山烏可得也鄉者余官西清舍人休暇裹糧曾三探其勝槩然亦僅信宿於碧雲退谷而止即或紀以詩歌落落數章不足以盡翠微之大致西向而笑輒愧山靈矣吾儕平日無濟勝之具又鮮登高作賦之才日困坐蝸牛廬中無以托懷寄興亦甚陋矣黄君自先以冷署餘閒徧歷西山歸而輯其紀遊之詩累七十餘篇篇各有紀一再讀之泠然善也夫康樂之于永嘉子厚之在柳州可謂取暢遊情者子厚無

論已康樂伐山開道率徒千人雖窮巖邃之奇趣殊厭車馬之喧闐黄君策紅藤杖隨一赤脚長鬚攜軍持不借而往自是詩人本色故遇夫奇峰幽澗精藍名梵喬木修竹煙村茅舍莫不各有詩緃當斯時寒蕪落日秋隼擊空眺柘嶺之白雲踏柿林之黄葉而其詩亦夭矯變化娟秀蒼涼詩之美殆非一境也黄君擅詩名有年故詩日益工自有西山以來前後作者皆遜謝也余於西山不再遊即遊而亦無詩依依然煙巒雲霞之往來於几席間而已讀黄君詩可以當少文之遊矣

紫鈞制藝序

今夫古文與時文無以異也沒溺乎六經出入於兩漢可以言古文矣而時文尤戛戛難之以儒生挾兎園冊侈談六經兩漢之文猶未足以合八股之繩尺不得不墨守傳註拘泥篇幅甚至揣摩聲調以投世俗之好尚歐陽公所謂順時故也天下魁壘傑出淵頴秀拔之士往往爲時文所困既不敢肆力於古又不欲詭隨於時束髮受書皓首窮經而庶幾決一遇者有之何其難也余嘗論人之受才不同故爲文迥別譬彼蠶絲黃白而繭象焉若乃會稽野繭從江淹集壁魚化出繅而爲絲遂成異錦此殆造化之靈奇天地之慧巧豈區區蠶婦所可一槩論乎知乎此又可以言時文矣趙子紫鈞南宮甫捷出平日所爲文百餘篇梓以行世請余序之余爲言時文如是古文亦復如是而紫鈞之文與余論有合大抵以魁壘秀拔之才發爲光昌俊偉之觀文章之技觀止矣蓋其受王峰先生之訓趨庭詩禮好學深思得於六經兩漢者既深故能馳騁上下擺落凡近所謂異錦也天吳紫鳳翠槩而成章者也以之爲古文吾知班馬之香可熏潘陸之江海不足吞也古文與時文渠有異哉余將與王峰先生尊酒細論之

歷代詩選序

詩有昭明選體鍾嶸詩品著述家多宗之唐人選[illegible]詩可稱詳備而分集各編名目雜出學者不深晰[illegible]第求諸次第議論之間鮮不望洋而歎罕有[illegible]夫詩統正聲品彙諸書出由一入手遂可自號[illegible]者之林其間家持一說不可同堂而語如歷下竟陵踳駁牴牾膠固拄漏殆不知凡幾或傳之數人而一變焉或行之數年而又一變焉論非正派則不可以久學未闚其全則不可以底於成有志風雅者爲風氣所誤大抵然也三百篇之後有離騷有古逸樂府漢魏以下歷代諸家風會遞遷源流斯別不得不涉之崖岸浩渺之途以爲好學深思之助蓋古人之詩聞其全則正派斯出如是始可與言詩已矣馮北海詩紀所編按乎人代載其全製僅及唐之初盛而止猶有不全之憾由此而中晚以訖宋元明上下數千百年先後數十百家王半山選唐百家留[illegible]伯選宋詩元裕之中州集郭茂倩古樂府下及詩乘古唐樂苑各選不一皆宜徧搜而博採之闕一不可非然即其人可以作詩必不可與論詩況選乎愚初學詩于聰山得少陵大槩後從宣城漁洋遊探明唐人體格是選也耳剽目涉沿波討源多得之同學諸子所見聞者然凡例仍多未詳刪取容有寡當必不敢公諸海內閒抵牾之端貽掛漏之誚聊以作有志風雅

者之津逮已耳此愚選詩之意也

轘轅詩自序

丙子正月奉　使祭告山川嵩高淮濟是爲專職而它嶽瀆不與焉祀事方已即以纖展命遊槩採其勝往往紀之文辭綴以詩篇而它山水不與焉無何車轍所至不一名區凡夫官柳長堤馬蹄帆腹之間都邑城郭梵宇名園河橋花鳥之開歷無不俛仰流連引懷莫罝而於山水尤爲移情平時嘗歎西山在目排闥青來咫地塵嬰無由扳陟今於嵩高箕山桐柏王屋而外所過獨鹿大伾韓陵蘇門夷門太行北邙諸山或遥矚其高峯或近躋其層巔水則桑乾以西如洛水滏水漳水淇水百泉水黄河以南汴水汜水洧水汝水潰水伊水洛水潁

水五渡水潘水滍水湣水泌水泒水或泛清溜或聆瀑聲按水經所注記而歌咏及之於以取暢遊情矣又嘗自歎年來舊學銷亡霜隕木落每自悔吾少壯之誤所謂壯不如人老將髦及縱爲勝遊亦足悲也昔陸務觀平生所作詩亦極盡其才致矣迨夫巴東小雨一篇尤欲乞騷人之遺傷才分之窮而自憾其詩之不進矧如余者復何掩其醜陋矣轘轅關在偃師城南爲入嵩洛所必徑之地故以名集

補刻山薀詩自序

山薀詩刻始於壬子迄甲戌止內辛未壬申兩年無詩凡二十二年合計千餘篇蓋甲戌之歲山薀年且六十周甲子一紀矣陸放翁云六十年來萬首詩較之輒媿其尠才十之一耳顧以聞道既晚才與學之鈍且疎當此華顛白紛舊殖荒落名心老退之時反覆諦觀復不知何以忽自厭其多悵悵然追悔之無從也日惟思痛芟而重刊之無何長夏病寂偶還廢簏遂出舊稿初以土羹敝箒無可一存再閱一過遂手莫釋如與故人久別鬢髮各蒼一旦逢諸馬蹄酒肆間自不禁情之戀戀牽綈袍弗欲遽去故又檢刻一百二十五篇附於甲戌卷末甫既悔其多矣並此祇堪再悔不免為世之識者譏焉然妍媸每不自量性情實難割愛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山薀詩大致如陶隱居之嶺上白雲也乙亥六月既望雨夕書

龍淙唱和詩序

范肯山先生龍淙記一篇詩八章和者百餘篇余偶入滇得於青溪之上選石臨流坐而讀之肯山具山水癖凡車騎所至遇有洞壑煙霞即着屐杖策探奇抉隱流連竟日不去又輒題名紀勝揮毫濡墨於懸巖峭壁之間龍淙其一也夫永嘉綠嶂糧裹容兒鈷鉧澄潭塵消子厚先生之於龍淙殆又過之噫滇之有龍淙久矣落落數百年而傳於肯山之記與詩前此者無賞其清音者此東坡所以歎酈道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歟

霞裳詠物詩序

三百篇多言鳥獸草木如杕杜蜉蝣諸什皆有風人之旨下而離騷之於香草也蒙莊之于木雁也旁引曲喻比事屬詞文章亦然皆可作詩觀也唐李巨山詠物詩至六十餘篇然題不枯寂意少閒遠頹平原聯句大言小言樂饞滑醉之作又俚而失雅予選唐人詩率闕而不錄大抵才人作詠物詩非典贍名貴在摹神寫照之間則妙義寓言悠然行墨之外不爾均無取焉柳絮因風起非謝夫人之詠雪乎袁海叟白燕一律當時自謂擅場今得霞裳雜題十二章殆又過之世有識者可以附於風人之列無疑矣

抱經齋詩序

華隱之詩凡十四卷大雅巍存得三百篇遺意非漢魏以下也當世詩人蠻觸於唐宋二代之間向聲背實風人致兢新奇紕越元音銷寂華隱嘗浚憂之夫列子長風獨御荆卿旁若無人先生之詩如是彼箏笛之耳殆聽古樂而臥乎箾韶大夏季札觀止沈沈隱隱何以尚之華隱博極群籍沿波討瀾壯思泉流清言雲委獨標衆美斯文在茲二十年前賦考槃歌鳴鳴矣一旦雍容侍從列嚴較東馬之班又數年鴻翔鸞起騰霞躡漢掌制誥陪宰相播休光於前席稱儒臣之文獻可不謂遇乎嗟夫釋褐者流間多空疎藝圃談叢識者代其入地自華隱視之康瓠周璞耳比者承明既厭莊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祖帳國門之外華隱擎觶揚須笑謂余曰當世誰可以注吾詩者元恪不疏康成罕箋余久忝君苗之硯謝不敏矣康熙己卯新夏

荆園集序

嗚呼南濵往矣遺編斯在讀之老淚溛溛也言尋聽訟猶見寒棠遠顧空營唯餘衰柳我思其人寧無悲哉追昔余與南濵初官西清舍人頹然一丞相掾耳客卿子墨同調愁吟鳳歎雉噫鄭燈䓁於地者再而先生神姿端遠于思鰐腹開襟長嘯侘傺怨誹之音不作蓋風度殊矣洎移詠垣位聞府功業曷煶不廢收咏啫湖華不注之間篇什擅美今所存吉光片羽耳南濵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劉擷蕪詞包括衆妙譬入石季倫之室覩十尺紅珊瑚便知其富敵國豈必盡發其所藏耶琅琅奏議則抉董賈之奇作金石之響非既譚偶偕絛戾破碎可同年語也戊辰予撫夜卽時聞南濵謝病閒居讀書江上張衡渾儀之後便賦歸田杜預沉碑以來遂停鄉里無何雲迴廣柳路没溪松遡遡山河風流頓盡言之傷已嗟夫余壯不如君老將髦及匠石廢斤千里人牙生輟弦于鍾子讀兹編如經黄公酒鑪矣康熙己卯七夕

西田集詩序

世之論詩者拘官閥限南北禪蟲井蛙也京朝中雍容侍從東方枚皐之徒出口多鳳凰池上語自號能詩如是則非徐僕射沈侍中代無作者不幾令猿寉笑人乎雖然姚魏名花亦稱天然富麗而深林之下露菌霜菊反謂近墅過之又非通論矣昔人窮亡之說小言破道齟齬囂囂貧鬼相責於風雅頌何與從來妙若文賦尚嫌綺語未盡彼蟲喧雨耳之蘚能飯顆山之杜子美人且譏之只可闘僧清未足當韓豪言北無據故騶虞關睢清廟生民未始不陸離翠奕也庚子山哀江南賦温子昇韓陵片石一南一北誰置低昂佛助譔魏書好詆南士無異越人之笑章甫後世錢虞山選列朝詩譽南士而袒翰林如病噲藝矣若夫春婢弄雙聲又嶢确北土之音發軒渠已耳昌黎文唯其是少陵别裁僞體詩固未可膠柱論也嘗持此論質之顯莽先生曾不河漢吾言蓋先生自入洛之年負太原之望卽溢於詩者昔沈約云吾少好百家之書身爲四代之史江左風流未有名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斯言唯先生當之先生留連墳素揚抑性情鏘洋館庭藻思曷發其爲詩也獨標清吟波屬雲委不屑爲唐人早朝俳體而歷下竟陵殘瀋淨盡它人春華先生秋實也諸家溫掘之聲先生韶頃之樂也西田集乃二十餘年游歷所編如

鬟婦衲客酒樓吹臺新柳漁父盤山燕子磯等篇衆山皆響接漢連霞兩下錢塘一渡富春江郎山上突兀三峯仙霞關前鐘魚一路嗽楓亭之荔子眺謝客之石門境隨意轉情逐言流雖成連鼓水仙而去列子御長風以行未足班其詩格也悼亡作哀箏咽管又正中之變矣余讀先生詩群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烏足以論先生之詩以先生今日士之表飛景附煋雲其間者詞場殆徧而先生擅美推能風情雅潤峨崎歷落之槩無不磬折欣賞詩蓋肖其爲人哉余行役袁浦得湖隄截句三十章先生泚筆和之時當槐序麥信風來伲如旦饑惟憂用老再讀先生新詩無謂世無萱草也

韓祖昭制藝序

歲癸丑蒜廬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主持風柄今三十年衆內之士類首尊之葢先生之文章原本六經出入子史以求合乎程朱之旨卓爲一家之言深沉變化則崑明也昂徙峭拔則方山也體大思精則震川也微言名理則臨川也後此若正希之湛輿大士之推奇長明之雋永文止之澹宕左嶽之幽曲維節之岸異先生庶幾兼之士之雅抱俊姿漁畋藝圃者無難以剩馥殘膏沾匃腕下無如游光揚聲求具先生之一體政落落鮮聞抑何故也江蘺可塞而褰岸多逐臭之夫創韶在御而佴耳競淫哇之響亦留心帖括者所莫可如何耳今先生典禮樂策儒勳以斯道傳授庭之彥祖昭髫年雋才善承家學故其爲文章響三吳之綺繡會稽之竹箭荆揚之金蜀之錦南海之璣珠文犀無不臚五都之市而其間揣摩先輩巧力精思又如輪人造車縣尺寸之度繩以微墨厥後規圜萬方不爽豪髮夫旣入史館踐清班衣六經子史沿波討瀾探鴻寶之藏博極羣書凡厥著述光鋩萬丈一旦 聖天子簡侍從之詞臣掌雷硠之制作吾知蒜廬先生殆猶邢奕之觽午乎余不佞數年來迮迮致憾于文章祖昭聲必奏雅言悉中理文章如是河汾丈人不復援琴鼓蕩什也

太倉王氏詩總序

太倉王氏詩學光昌芝壓揖山巢松蘆中西田總萃一集余敘千篇首有以傳卜氏之學也竊惟三百篇不復纆矣十九首初自何來人代日新文章世變潘陸雖云並駕顏謝豈必同聲建安有七子之稱大曆標十才之目宋誇四靈但株守于恒徑明之三甫每拘牽于舊聞即里署高陽門旌通德不愧才子之列未登作者之堂大槩如斯未易更僕若夫材殊杞梓而幹聳雲霄器異壎篪而響皆韶頀從未有王氏詩人之盛如昔沈隱侯所云也諸兄弟江左風流烏衣門巷才居唐八無慚沈宋錢劉生在謝庭不數封胡遏末少日翱翔書圃長亦

馳騁詞場落梅芳樹共體百篇隴水巫山殊名一卷閒羣玉之府觸目琮璜歎凡馬之空驚心騄駬余試論之芝壓集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行雲天際舒卷自如淵明云清語結心曲芝壓之謂也揖山集如大風海濤魚龍出沒落日孤鶴蒼茫高遠殆詩之豪境矣巢松集推襟送抱奇思硬語敺馭才華凌轢今古如淮陰用兵非樊噲諸將所及蘆中集落發淡端精于持論研繹物理領畧清言如遠人禪理春花秋月詩格絕似高青丘西田集逸興新情霏霏袞袞登高送日獨坐彈琴泠風入懷青山排闥如探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況乎東園高敞西第燕閒文酒相招觴詠連夕芰肱沒齒曾靡共被之娛鍾毓生平不乏同聲之樂雖其間或策名天爵或獨步人師或入承明之廬或就泉石之癖甘情嘉遯則水樂與猷聲筆蟠頭則芝房作頌此擅清才彼擒飛藻棣華令羣薄安平之三張公讌謏言恥汝南之二應皆老元之價格律其謂之何若佛助之遺飢殫風斯下矣世有真賞傳之其人余夙嘗嗜古早解稱詩非不希風六朝委懷三謝綵繢永叛居士辯香山谷道人分冉冉老矣又忽忽才盡三冬試用從前書肆說鈔千首徒存終焉康瓠周璞世之嘖太倉王氏詩者如開武庫五兵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綵唯其取者猶與本氏花萼賞家聯珠漫一例吟研也

藥圃詩序

丙子春 上祀山川分遣廷臣余使嵩山木菴先生使衡嶽各持節捧 寶命以行由桑乾滹沱一路遲漳水而南遇先生于朝歌旅館酒闌燈灺先生撚髭謂余曰頃坐車梱中得二截句薄暮柳陰旗脚轉却知前路有詩人又文峯兩地呼嗟甚試看嵩山與華山蕊爲予兼阮亭言也阮亭夫子西使華嶽故先生竝及之余滋愧矣兩人浮白大嚼夜五鼓登市車而別是日長堤官柳微雨沾衣先生弔比干之墓過蘧瑗之祠莫不有作余僅述蘇門舊遊短章半格而已人之以才限猶大江之于南北可怪也使事竣較詩多寡余輾轉集七十餘篇

先生得二百二十四首登祝融天柱觀日出雲海怪變雄奇山靈巧匠風雨爭飛烟巒出沒先生以三湘五渚七十二峯收之襟帶而詩之神境生焉又讀禹碑尋岳麓匡廬瀑布燕子磯頭思風含臆言泉流吻昕余之唐突二室直傖父耳昔元漫叟以文章待制闕下二風而外補樂歌十章云國家追復純古饗祀鉅典必奏雲門咸池六莖九韶之樂宣金石而正宮羽因補古樂之闕洎往來湘南衡麓間又作欸乃五曲夫欸乃爲漁父扣舷聲楓林烟雨朝森猿吟而曲中緩有雲山韶濩之音何也後人謂湘妃遺意終屬臆解大抵樂歌乃古詩之變也欸乃曲即竹枝之流也漫叟以山川之秀風土之美娭娭混混入于聲詩豈曰生民清廟不可與兎罝芣苢並傳乎先生南嶽諸篇可譜管絃而馬上鷓鴣湘陰紅葉之作升降謳謠紛披風什皆竹枝之別體余讀之悔不焚君苗之硯也

黃敬園詩序

余嘗謂少陵之詩作者羣匹而三大禮賦彌中襮外華贍陸離直入文選之室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咄咄少陵當不徒以詩鳴也昌黎文膾炙千載而其詩如琴操秋懷南山衡嶽石鼓等篇排奡盤空鄭近詩家僉然北面於文章偏茲猶讓何大復豈欺我哉當代有深思好學之士可持此以論詩矣夫詩有以全體論者有以隻辭論者皆國風不可無二雅三頌遡漢魏不可無兩晉六朝四唐雖曰路鼗縣於土鼓篆籀生于鳥跡而風氣遞變新機韻發代各有人騷壇林立此全體之論也湘瑟峯青費出鬼語吳江楓冷句或偶成而挺徑

寸之珠斥荊山之璞則又鉛父矣晉風鷄鳴云甘與子同夢緣思妙理不出長留倚樓上乎此隻辭之論也黃子敬園偕余官農曹偷暇如左右手退食則肆力於詩唐宋之間盧允言詩人也而司邦計掌度支皆為是官黃子之才無多畏遜故其為詩激宕縱橫呼嘯吐納如天風海濤魚龍出沒有時以大呂黃鐘鏗鎗送響則又清廟明堂之韶奏也集中全體畢工出入於少陵昌黎之間而單詞儷句更貫心不可思議彼世之學詩者摯虞小生吾知交綬引去已矣余老矣歸臥荒邨忽忽才盡酒戶中下禪理蕭寂烏可攘臂論詩惟日把黃子茲編纏綿欠伸於陳無已之吟榻也

濟南田雯綸霞

送陸郎中視學蜀中序

今夫學使一官於行省諸大吏居座末詩書文章而外簿書無與焉甲乙博士弟子而外吏民無與焉曰學使亦古采風觀俗與賢育才之遺意名綦重矣而事權實軒輊無足畏故往往為學使之官亦極難然而又似優於它官者兵刑錢穀之司紛擾掣肘無已時學使為諸生講學擁皋比坐聽事堂以師道臨之諸生左右立明少長之節習進退揖讓之儀渠不甚怏它官各守其疆圉間一來行省謁大吏而已學使則車轍馬足例必徧

歷諸郡縣以故山川之勝風土之美與夫前賢陳跡之所未湮沒者莫不搜奇抉隱收之襟帶間而學使之能詩者則必見之篇什形諸咏歌後人讀其詩樂得而稱道之如明前後七子中空同滄溟皆然余昔曾講學於大江南北矣尤聞山川文章之致唯蜀為最陸子揆哉以詩人而居是官吾知萬里橋邊錦官城上英辭硬語騁出橫陳其詩與蜀之山川爭奇可知也同人爭以詩贈別余書此序之陸子遂登車以行

送馮敬南赴梧州少府序

梧州古蒼梧地蒼梧刺桐花也輿地志無以花名郡者或以桂或以柳唯西粵有之梧州又其一焉夫蒼梧為刺桐考陸璣邢昺諸書稽含草木狀皆不載獨見於遷史虞帝本紀司馬貞補注顧以名其郡也接三湘跨五嶺勾漏蘇江山與永之與奇桄榔勾芒孔雀猩猩蚺蛇物產之怪異為桂柳諸郡冠昔元結在舂陵時往來衡湘間去蒼梧非遠實未嘗一經其地至所作欸乃五曲則有云煙雨楓林雲山韶濩為虞帝吟歌似流連往復於蒼梧陳跡者谷永陸續輩曾官太守竟寂無所聞落落上下千百年蒼梧之待其人以傳亦審矣夫地以其人傳也宣城永嘉柳州數君子大槩以文章著若以蒼梧之山水物產為耳目所不習覩識有酈道元之所未注爾雅山海經之不可備載者而一旦遇嗜古矜奇淵通能文章之士有以揚扢風雅而駿發其聲華則刺桐花郡並以人傳而況政績之必卓有可紀乎馮子敬南名壓山西代州人以戊辰榜名進士初任中書舍人外除得是官余於其行也書此以導之

某大中丞壽序

我　皇上垂衣三十一載元戩渚灘大司馬中丞某公撫東四年政成農安於野旅悅於塗士恬於禮樂詩書歲屢豐麥兩岐五風十雨物阜民饒吏澄盜息東之人遊者遁者耋者倪者熙熙樂太平化行俗美一變再變至於道齊魯大治當成周時分茅胙土與虞廷之咨岳牧無異尚父以開疆偉績封於齊錫之山川大啟爾宇則以周公元子封於魯蓋視齊魯綦重也自輿地論之無棣以北穆陵以南營丘即墨莒鄒牟子之國延袤數千里表大風者齊也龜蒙鳧繹澹臺單父之門鄒滕邾莒河山襟帶綿亘乎趙齊魏之域者魯為大自人心風俗觀之魯尊尊親親懿典昭垂千百世不敝猶有周公遺風治之似易若夫齊急功利喜夸詐車轂肩摩鬬雞蹴踘其人佻闒足智好議論久之習染澆俗為治較難尼山所以有至道之訓也今　上神聖慈仁子養億兆人庶慮四海之內一物不獲其所於齊魯一省　宸念倍殷撫治必得其人爰咨我公以股肱大臣開府東土亦猶用之用周公尚父意也公在朝四掌上卿一總國憲雙藤倚於戶外百職肅於崇班獄獄風裁功業光炳史冊故一出而治齊魯也無難甫下車首擊豪奸骫蠹威名赫赫所至雷動草偃聞風讋服地方數大政次第舉行如慎刑弭盜清稅詰戎減租賑饑禁私派革耗羨

興教化培士氣釐隱佔之弊㕙詭寄之條均繇役之額
定編審之法無不條分縷晰綱舉目張而其大者積穀
一事東之人豈不知撙節也遇水旱家鮮儲蓄也百姓
根本之計莫先於此　上宵旰精勤惻然者久之公勸
輸之疏與九重愛民之至意有合古常平社倉無此明
且備也朱熹富弼諸人無此篤摯周詳也公宅心真誠
從前禱雨祈年捕蝗恤災感無不通常於清夜焚香告
天又爲文以昭告泰山之神翼翼懇懇無非爲民請命
以上報君父　上至聖極明深知我公特加眷注　主
臣一德如古之稷契臯伊焉公平時疏衣糲食儉以自
奉見者歎而奇之公曰惟吾民之衣食豐贍他所弗計

也餼羨屛絕始終不渝飲七十二泉一勺水而已公之
廉如是明湖澄波華峰孤月不足擬公潔操矣是以政
成之日清靜寧一勿事苛察不復輕言興革以杜紛更
雷霆既鼓風雨斯潤齊魯所以大治也余在黔亦賡
聖天子封疆之寄聞公行事濯磨砥礪日以爲楷模而
則效之得公一二端以治黔而黔亦治雖如才齊德薄
未能少荅　主恩副僚友之望也余則媿矣東之人快
覩公之政成齊魯大治逢公崧高之辰山衢澤巷閭閻
婦子無不手持瓣香環其門以爲公壽余則偕官斯
土者百爾君子歌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當亦與齊魯編氓同聲誦禱無溢辭也

王少司農壽序

周詩卷阿之章召康公作也宣王時申伯封謝仲山甫
城齊尹吉甫皆有篇什以贈送之夫游歌矢音颺言之
體美矣尹吉甫以內史文臣最善聲詩故有孔碩肆好
穆如清風之致由是觀之從來耆德世族爲名公卿學
士大夫未有不以文章擅長者蕭曹房杜非不功業卓
犖而文章無聞馬賈董枚馬李杜之流文章光焰萬丈
至其功業爵位天若或靳之以此識兼者之難然而尹
吉甫之作詩也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仲山甫之能文
章可知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蓋其人詩書學問之
氣深立朝風節自不屑與庸流伍如是則文章所關獨

重立言固不在德功下矣少司農王公鍾瑯琊之奇門
地峻越而以東國海岱之勝縈發其光華操　熙朝文
章之柄榮膺壇坫者垂四十年天下皆曰阮亭先生雖
其齒甫歷甲子未遽稱皤皤黃髮而天下之士尊之蘄
然古魯靈光焉夫唐之以文章名者莫如韓愈當時詞
人才士擔簦負笈遊京師必愈爲之延譽公卿以成名
寒蟲之號可聽長鬚之奴有咏即孟郊盧全輩皆然先
生則今之韓愈也士之閒奇而來者立先生堂下一聆
先生謦欬無不甄然色喜而去先生平日於人才消長
之故風雅得失之林拳拳有深情焉故出其剩馥殘膏
以沾匄來學不薄今人愛古人仁人長者之道也蘇軾

以文章名于宋史稱黃秦晁張遊於其門曰四學士後復益以陳師道李廌爲六君子夫六君子者飛揚跋扈各矜著作之雄才雖坡公虛懷折節亦嘗自謂詩效庭堅體而六君子之北面以事眉山則一也余荒陋無學於先生分屬猶子受先生之教殆二十年竊嘗自附於蘇門六君子之列第不知先生於豫章淮海濟北宛丘後山陽翟諸人位置小子何等也以故世皆謂聊聊之門墻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矧世際休明先生學問經術冠　經筵講幄之班以其雷琅之制作上之清廟明堂視古名臣奚讓哉我　朝由它官改翰林者不數見有之自先生始先生遭逢右文之日膺　聖天子特達之

知洵爲異數嗣是官大司成宮詹學士御史中丞歷少司馬進少司農位日崇名日尊顧而先生處之澹如也晨夕寅畧手一編以自娛抽豪則風雨爭飛動操則衆山皆響余嘗於退食之暇挾詩文以造請於先生見雙藤倚戶外無車馬喧聲登其堂先生在焉含英咀華盱面盎背談古人詩文源流所以然者往往不倦問命侍者賚露雲龍以餉余嘗其神解契合相視而笑忽如置身丘壑素心晨夕忘其久客京雒中也余每歎數年來肩踵里巷駔儈市兒以勢位相傾軋者令人錯愕咋舌跟蹌辟易先生處其間薰蕕不同枘鑿莫入亦綦難矣而先生自若蓋其抱德煬和優游恬境睞橫目二足之徒如廚鼠如虛舟庸何傷焉先生每還集議大事侃侃正論片語輒中肯綮嚴正不阿之槩牴牾易滋世之飲狂泉者烏足以知先生無足怪也詩所稱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政先生之謂矣今夫黃茅白葦銷歇無餘而蒼松古柏之貞榦輪囷離奇其高在山其蔭若垂天之雲衙衙熊熊形全而神固所謂仁者壽非耶先生方將以耆德名臣進爲公孤退爲更老參

容匆而備典策當前之領度支不過一劉晏韓滉之能事渠足以量先生哉懸弧之日諸君子結駟造門脩韛鞠歷次起前爲壽以余事先生久屬余以文章進一觴若侈陳祝嘏之浮辭猶拾瀋耳余所不道也

慎刑纂要序

自刑名之學創於申韓而秦以法吏爲師慘礉甚矣漢蕭何用李悝法經六篇增而爲九叔孫通又增爲十八其時禁網疏濶蓋庶幾古愼刑之遺意至趙禹張湯輩出深文舞智乃增定律令爲三百五十九章此太史公酷吏傳之所爲作也夫湯少時鞫鼠一事天資刻薄已胎於此說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迸援湯於酷吏而別置之以爲史法失實頗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未嘗少有裁損即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額以湯爲酷吏之尤然則湯爲酷吏雖以孟堅欲稍爲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

貴寵亦不能掩乃祖父鍥薄之行將世之非爲酷吏而不鄙者夫亦可以知所鑒矣徐君文青才俊而學醇當世之循良長者也爲秋官郎於三尺竹簡研討有素會

詔修律令大臣交章薦之俾司其事君襆被一肩隨二三奚奴假棲古佛寺中晨熄夕燈積歲月以專爲之復撰愼刑纂要一編略大君亦知刑之所以不愼乎呂刑敘五過之疵於後世流弊言之綦詳然余謂此猶之害愼猶其渺小者惟律與例相軋而弗合則主讞者迷迷畧律從例一或不愼爰書不可復問矣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周公之告成王曰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彼酷吏之敢於周內羅織弊正坐於不愼故耳君以愼刑名其篇則必爲解網毋爲束濕必爲祥麟威鳳毋爲蒼鷹乳虎使司刑之署得君數輩落落參錯其間爲萬物吐氣其於酷吏之慘礉少恩庶有豸乎

蕭氏族譜序

譜牒之興宗法廢也古五宗之制莫之考矣而見於禮經則惟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若傳所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以十一族絲聯珠貫葉布條分世次明而昭穆辨非宗法之大槩與自宗法既廢而收族之道不行甚至時代荒遠或并忘其姓之所自來者於是譜牒之書出焉所以捄其失也賢子孫之所不得已也豈曰收族之道遂畢於是說乎竊嘗考之譜牒之書門族閥閱鋪張失實其言之信而有徵者如賈執之姓氏英賢譜摯虞之族姓昭穆紀劉子玄之家史柳芳之宗正譜是也諸書繁簡不同大抵詞旨典該條理井然而不紊後之作譜牒者踵而學之韓玻炎明其大義纂爲是編大宗小宗準乎禮昭穆官爵根柢于左氏世系年表則又規摹乎龍門之史以通經服古之才而爲水木源本之論宜乎其有合也夫古人之收族也立廟于宗子合食於宗室所以安祖考而廣孝思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爲大夫有家者言之也蕭氏代有聞人官爵稱大夫者世且數見以族譜而復宗法所關最鉅吾知韓玻孜孜矻矻淡長以思非徒效潘岳之文章首誇家風陸機之詞賦侈陳世德已也余故序作者之旨如此

陶菴年譜序

順治丙戌進士李陶菴先生年七十有五一日攜所自撰年譜一卷過予予受而讀之而歎先生之不遇於時爲可惜也均之爲進士上則官翰林肩身承明著作之庭揚扢風雅與東馬嚴徐相頡頏上下次之爲御史諫官議論政事得失聞之者畏其風裁下而外官郡伯監司二千石各擧於其職秩滿歲遷亦不可謂不榮獨先生以入洛之年即成進士除延慶州牧數月改茶陵未任調莪城令所至聲譽日起剡章屢上事跡表表可紀前後歷二年遭寇變飽歷險艱擯斥以終老何其困也余初官京師爲中書舍人時有先生同年食大官俸朱輪華轂出呵殿辟易道上如神人者其人庸鄙無可畏讓踞得爲之地偏能摧抑人才士之賢不帰其門者輒冒嫉傾軋之不已設以先生而居是位所爲必不如是惜夫先生之文章道德才地經術迥出流輩爲乃成榜蹐通顯者所不及而顧使之淪落不偶是亦世道之憂也按年譜所載其記蒲州之戰尤詳當姜瓖之叛也城亡與亡不難以張許自處然無裨於民人社稷不如秦庭一哭覆楚復全故身經百戰乞師以滅賊其功甚偉乃格於苛議而終褫其官當是時爲宰相操用人之柄者亦不聞録其績白其事上之 當宁先生所以撫膺太息多不平之憾也宜予年譜中形諸篇什如燕趙之

悲歌蛾眉之曼聲雍門之響荆山之泣也大抵士之不遇坎壈纏身往往樂自述其生平以抒寫其牢愁騷怨之致而不可泯甚至有行吟澤畔仰天嗚嗚而痛哭者此年譜之所以作也故及其老也或棲心禪悅或放情糟丘必有所托以逃自號陶菴蓋用以解嘲吾知非先生本懷然也陶菴之弟星來先生與先生同讀書同起家進士同仕晋陽罷官以歸跧伏林泉中四十年自幼至壯以老無不同里閈人士與夫四方交遊名卿大夫稱南北二李是也陶菴居南巷星來北巷故稱之擬之機雲軾轍弗愧也其不同者先生謙抑自下器量沉靜汪汪若千頃陂藹吉之氣發於眉宇星來先生則嶔崎磊落俛睨一切疾惡如仇不屑與齷齪伍每好談古今事效枚生七發縱懸河之辯戊辰年卒其人皆可傳故附及之如此

祈雨書序

余撫黔之明年歲己巳七月不雨乾封繆鍫憂之先是思州守王君民皡録董子春秋繁露一書寄余言求雨罔弗應因倉皇馳吏凡晝夜三百里檄之來以試其所學王君至設壇西郊齋祓治事一倣繁露所載例七日果雨余灑然異之知其學非無據王君亦自以其言之有徵也刊其書欲廣行於世余按董仲舒少治公羊春秋下帷講誦生平所撰著大抵明經術切當世之務玉杯清明竹林諸編十餘萬言不僅繁露一書也惟其學本春秋也故三策之對於天人陰陽之故反覆開陳武帝重其人凡治申韓儀秦之言者悉罷之亦以任德不任刑稱其學之醇耳如此則術數讖緯災異占驗之紛紛宜爲董氏所不道矣而繁露一書於求雨特詳似近於誕夫雨果可以書求也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未聞其鑿據何書也弘羊之烹卜式不爲多事乎夫仲舒之傳洪範也以五行五事連類以從雜引春秋經傳班固五行志引斷考證謂非公孫弘歆向父子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及然其說稽之往古而多疎驗之將來而不應後世學者尊疑之疑其竄談洵辨穿戶鑿牖與夫術數讖緯災異占驗之家無以異況乎繁露十七卷其詞俚其義淺新安程氏以爲必非廣川本旨即漢書仲舒傳亦云求雨閉諸陽縱諸陰顏師古注爲禁

舉火水灑人之類與王君今日所爲大相胳合然究未
嘗指定繁露一書爲如是也豈非孟堅之畧歟晉葛洪
西京雜記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漢應劭
風俗通義武帝迷於鬼神信越巫仲舒數以爲言武帝
欲騐其道令巫詛之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巫遂死
皆事之無可稽者子不語怪力亂神而謂仲舒語之乎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而仲舒獨不以爲然乎或者廣
川本書散失無存後之學者揣摩繁露之大義而傅會
之爲求雨之一術如新安程氏所辨云耳雖然士君子
自束髮受書即以利民濟物爲期亦顧其事之合於道
與否苟其足以利民濟物則泥於古而行於今與夫變

乎法而違於事何不可者大易爲卜筮之書而深求其
理無不明周禮乃致太平之書而誤用於人則釀害此
讀書之難也禦大災捍大患救天時之不常鞫哉庶正
疚哉冢宰側身修行以挽回天變又治民者之責也王
君才優而志潔學粹而職修治行爲黔中最縱不假繁
露之書以求雨雨罔弗應他人治行不逮王君雖百其
書恐亦莫之應也雨不應而咎書之不足信且從而嘗
詆之其不足語於仲舒春秋之學也亦大可歎矣

痘疹全書序

醫之爲道可學乎學之弗至不如其勿學也長桑君之
異司馬遷以爲非人扁鵲倉公亦曠代而不一遇其道
誠難而世之傖夫下士偶自涉獵方書鱗次草木蟲魚
金石諸物爲謀身之一術貴人之識所由來也夫見垣
之旨微妙入神不可得而傳矣淳于意論藥甚精非咄
嗟可辦今之人昧於其故若夏蟲之不可語冰而乃以
庸手司人之性命貿然弗顧良可畏也本草一編舊說
爲神農所作漢藝文志亦所不録皇甫謐葛洪陶弘景
孫思邈之徒註釋而附益之世遂以爲可遵無疑即內
經靈樞素問金匱玉函與夫桐君雷公岐伯之所撰紀

散逸湮遠已非原本半出於好事者摭拾補綴之詞而
亦莫不祖述之無復有參訂明辨之者前人所云一物
也生於彼者與此不同得於秋者與春有變離其本土
則質脆而性殊乖於採摘則物是而人非名實既失寒
溫多謬況乎以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合此寇氏衍義
之疎謂黃獨即鉤吻术草即山薑乃貞白別録之說學
醫者渠可讀爾雅不熟爲螳螂所誤哉即論藥精矣亦
未可泥古方而用之蓋分兩銖寸之衡今古殊制晉杜
預所以致詳也醫之難如此無已則思學之勢必博極
羣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仿張華之淹通而笑嵇
含之簡陋矣又得長桑君公乘陽慶以爲師討習十餘

年市肆賡質不敢用不得不為採藥之行裹糧萬里足跡所至遍歷九州四海名山大川貯之靑囊而返而復搆室巖穴刀圭操作再數年而後出試其術以為活人之具如斯可為善學醫者矣不然淄澠之水何以辨東腳之味何以識今之為醫者余不知其脉之曾一折焉否耶昔越人稱為良醫隨俗為變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今痘疹今[illegible]足即越人入咸陽時所訓著者楚人萬全得之以傳於今今以曰痘疹始於光武建武八年於前無之則此書必從入所作嫁名於扁鵲者要其為書固不可沒云

長河志籍考序

雖桑與梓必恭敬止詩言之矣余情結牢落景入崦嵫悵言鄉國俛仰興懷披閱殘志但成悵恨錯舉則紛遝而無倫雜述亦糾纏而鮮要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因之周流輿籍詳觀圖諜通覽搦管鳩集斯文語有背馳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疊肆筆其一以削其餘摭英略穢彙聚類分飭以藻采學彼駢麗敢云嗢飫膏液咀嚼英華聱虞小生之識庶有冀乎然而雖寒歷暑銷燭研露何當措翰使復覈精縱或鼎新乎己意亦豈違詭於曩聞猶之齋丘攘化書于譚子郭象竊解義于向秀也然而為茲編也柴桑有情秋鱸堪憶籍以釋我胸春代樹萱蘇豈謂藏山之名播于士林哉冀卿之耆德英彥補綴周備尤其幸焉楊衒之伽藍之記孟元老夢華之錄大略可觀矣

家譜序

家譜之作有繇來矣蘇洵云親盡則塗人本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憫焉軫歎譜之所以作也子孫雖愚過先人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追泣者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返始知其身當知身之所自出知奉其身當知吾身之所同出知先人之德爲當世澤貽祚昆而爲之闡之颺之搦管聯冊長留天壤其作譜之義乎小子伏讀㩳悚周流戀念撫今鏡古條縷析辭載考摯虞之族姓昭穆記賈執之姓氏英賢譜孫秘之尊祖論世錄裴松之之家記令狐德棻之家傳摹其規略釐訂流傳史家自序遠謝于孟堅家訓攸垂竊淑于之推譜之作也顧可緩歟

古韻叶考序

韻必叶乎以今韻讀古詩則叶焉讀明爲芒讀馬爲姥之類是也韻不必叶乎以古韻讀古詩則已焉家本讀姑旂本讀斤之類是也攷前代藝文志晉之呂靜魏之李登齊之周顒書無一存沈約四聲流傳原本司馬孫愐韻唐韻而更曆韻之名平水劉淵併原韻而立韻畧之說後之學者如汧滇澥罕有津逮者陳第毛詩古音考恭主于無叶矣獨不慮古學鮮聞六書弗講形聲孳乳五部兩界之間不已難乎余同年張晴峯先生博極羣書網羅羲代凡夫三蒼爾雅易象離騷石經太元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下槩宣和博古圖錄彷功鼎韻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摎辯諸家以成古韻叶考一書瞻該詳明陸離典雅當代古處之士其誰不眞班馬之香而上奇字之亭也邵通叔著書者夥矣楊新都所云談性命者不過剽程朱之賸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牙先生之書實有裨古學非淺雖然爰歷之章凡將之義讀之不可不早風俗之通蟲魚之註辨之亦有乎人先生以余言爲何如也

古歡堂集序卷三終

試牘序一

濟南田　雯綸霞

余來江南涖事於庚申之九月告竣於辛酉之七月故事學使報政視計吏余承乏前使監於期日於是奔走大江南北閶回復往來涂更水陸計里一萬有奇歲時之有事行省者不與焉校閱之勤凡十四郡四州諸生計卷九萬五千有奇漏下四刻即東帶坐堂皇放諸生入次第受卷爲之點竄而甲乙之夜分篝鐙申旦不寐於是寒則手足東皴夏則蚊蠅交嘬飲食失節寢興易宜往往成疾而一切案牘吏事不與焉其爲勞且煩如

此昔柳子厚送韋七下第言有司一朝受千萬言讀不能一二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偶也余嘗深歎其言爲之推跡其弊大抵好逸而惡勞凡在官者皆不可而學使尤甚蓋米鹽錢穀簿書之會有司漫不執何不過米鹽錢穀簿書之失知而改之亦須旦暮頃耳若學使不善省事則妍媸眩於前去取亂於中是非喪於外雖欲自悔其所爲而士子已傳誦揣摩積爲風氣不可復改此昔人所以致慨於文章也吾官來時誦其言自謂慎毋類是然彼時卒卒未敢自信也今既竣事居句曲署門庭蕭然賓客罕至吏人亦稍稍遁去因得靜坐一室讀書其中取向時試士錄披閱之輒欣然有當於余心者嗟夫人之牽引世故昧輕重之衡則始信而終悔者有矣惟處靜以觀動居閒以蒐冗而後得失辨焉而今而後庶幾可以無悔矣因復重加刪選裁度家塾以示後人之從事制義者且使知余一歲來營營劼劼不爲徒勞也若云振頹靡還大雅則余謝未能矣

試牘序二

昔歐陽公與荊南樂秀才書曰僕於時文天妄不好而強爲之然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余始讀其書而疑之以爲公之文章固以浸淫乎六經寄眉於兩漢矣意其是非取舍當必卓然自異於世俗之外而

顧以順時俛仰期之後進得無其謬論與既又讀其序蘇氏文集也謂天聖間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相誇尚天子患之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其風始息余乃曉然於公順時之旨而嘗執是說以衡今之文蓋時文取士前朝沿習二百餘年歲久弊滋爲浮薄於是束書不觀之徒揣摩聲句以投時好當此之時侈談六經兩漢之文以求合乎有司之繩尺固知其格格不相入也我　國家統一海內首崇儒術鼓勵天下天下曉然皆知聖賢仁義之說文章授受之源耳食剽竊以爲蓋而學者猶然守故習專穿鑿則其戾於時而窮於遇也不待問矣余之奉　命

來江南也先集江寧鎮江兩郡士而校試之告之以是說兩郡之士翕然信余言而不疑也磨光濯色出其所有以爭勝於古人庶幾歐陽子所謂順時者與夫兩郡可信則江南之士皆可信也倘由此而十二郡之士皆如兩郡之信之而纍絲緝織之不已則其去六經兩漢之旨渠爲遠哉余故取兩郡之文拔其尤者付諸剞劂使十二郡之士慨然有所興起焉

試牘序三

自江而北郡之隷江南之行省者揚爲大直揚之西淮爲大其地襟河帶淮以屬之海而中多名山勝地怪偉奇絕之觀其所有則魚鹽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甲江南

而餘及於旁州他省故其人多安樂無事不艱於生得以其暇治詩書挾筆墨以著籍乎學宮歲之試有司者率常千餘人而掇科第官中朝者前後相望其文章馳騁踔逸之工亦往往傳之四方蓋自昔而然矣邇歲以來江南旱澇不時而河淮相繼爲患潰決四出田疇屋廬漫溺不見蹤跡民或編茆以居或漁水以食或攜妻挈乞食道上蓋數百里皆是也於是　天子累歲發大司農錢戶賜家給而又詔河渠大臣察民所最患者設爲隄防以時巡視發卒數萬塞河決使者日夜率官吏督使中程而兩郡之士亦時有負薪以從者宜其愁居怵處無暇盡心於文字間矣及余之來見其人皆聰明樸茂進退揖讓盤辟甚有儀見其文章刮磨時習證據六藝甚有體而可觀也豈非俗化之美累世不變而士之篤於自修者雖歷饑寒困苦而終不一動於心故於其昔耶夫然則　聖天子所以涵濡長養拊循其人至於如是者殆非一日之故矣夫宣　上恩德以鼓勵好修之士此學使者之責也故於其文之首而序其大略如此

試牘序四

今年春余渡江至滁自滁至安慶凡四郡而次第試之得士數十人得文數十餘篇付諸剞劂而序以告之曰余嘗考古今圖記江淮間號爲三楚楚故都壽春其地

北走齊魯西出三晉南通巴黔東瞰大江而彭城淮泗陳潁其間所謂四塞之地楚以是四出爭長中國中國常避其鋒自後每遇兵爭而三楚間往往先有事至元晚季郭子興孫德崖先陷濠州劉福通據亳州徐壽輝自襄陽出兵爭安慶與余左丞闕力戰經年及明高帝崛起和陽入建康還徇濠亳又與陳友諒張定邊轉戰潛山江州間閱十數年而後定一時以武事立功名封侯王者多在四郡之內故其風俗好闊達矜懻忮尚氣任俠不爲握齱荷禮即有治詩書守章句不過取科第而止未有焯然暴箸如古人者故終明之世三百年而四郡迄無聞人蓋其漸摩濡染習以成俗非有聖人出

莫與易也我 國家誕受天命以有天下天下頓首請
命無敢憑恃險阻推剽作姦於是不用兵革而晏然無
事者二十年至今 天子海內益臻乂安於是專以文
教爲務念江南三楚間累代重困於兵加意拊循其民
而大臣官行省治其地者又能宣布 天子德意磨揉
遷革使趨於善故今江淮諸郡之人皆得化其雕悍武
健之習而以儒術進其魁壘拔出者以文章經濟爲
天子佐理侍從之人次亦挾筆墨入學宮以擬合乎
天子之尺度若數人者可謂有志之士也與然余懼其
怠而忘所自故爲原本土風推崇 聖朝德意以告之
俾其人有所興感而無怠中止將見四郡之士道德明
秀蔚然爲邦家光不徒變化其俗已也

學政條約序 附十五則 江陰示諸生

從來建學所以明倫儲才在乎立教故風厲習俗振興
文事皆學使者之專責也今 天子宣德意崇教化念
江南爲人才地寄任匪輕慎簡在廷使往眡學遂詔大
臣共舉三人於是使者之名謬登啟事 召對至再特
荷 上知來莅茲土受 命之日且愧且懼不知所爲
退而自惟使者自束髮受書即補郡弟子員其中甘苦
得失固已徧歷親嘗今日備官而忘之則負愧滋甚使
者所以俛仰今昔洗心自矢以教爾多士也夫人才之
生廣矣求才於江南不啻挹水於河取火於燧矣使者
何敢有菲薄爾多士心但以士行之衰已非一日後生
耳濡目染轉益流宕無復名檢而時文俗學又足以錮
蔽心思遂使六經昧其章句子史迷其字畫即有一二
學臣用意振興多士又復眡爲具文恬不思改 朝廷
之上亦有知其失者故特簡使者來儻使者沿習故事
錄錄無所發明俾爾多士實行無聞問學衰落將謂使
者不教使然此又使者所大懼也故先折衷前賢斟酌
微尚釐爲款則十有五條冀爾多士捐去故習與使者
更始使者所以報 天子知遇之恩副大臣推舉之意
俾東南風氣蔚然爲天下先成於爾多士是望多士其
敬聽使者言勿忽

一則

從來秀才一科原以待非常之士魏晉間尤重其選在九品中正之上有司奏舉不稱者坐之唐則用以名鄉貢進士迄乎近代郡邑弟子皆得謂之秀才而第其高下特命使者主之其學業則責之郡縣博士有司不得過而問焉可謂重也已乃者近歲以來秀才入長吏之庭胥役得以罵詈之令丞得以榜笞之井里小人得以揶揄而耻辱之又何其輕也豈風氣之變日趨而日下與將長吏之折節下士聞於古而不聞於今歟抑爾多士束修自愛不及於古有以自致之也夫人不盡君子未始不知君子之可尚也人不盡免不肖未始不知不肖之足惡也多士果以孝

弟自勵廉節自將行誼學問斐然爲儒者宗則有司將表閭之不暇而何輕之敢如其不然直是井里中寡廉鮮耻之徒耳而猶趨走郡縣之庭蹈傳吏胥之側雖其父兄族黨亦將深惡而擯斥之又何論於有司也多士當顧名思義求所以副秀才之實而爲自重之事此使者所重望於多士也

二則

聖賢精義具在五經其日用之切於人若布帛菽粟之不可離矣然漢儒掇拾於秦火之餘其功似難而經術蔚盛今人表章於全盛之後其力似易而經術反衰使者嘗竊思其故矣漢之學者於五經專治一家後先師承井井不亂至於章句音釋皆有傳授故其守也固其得也深措之事見之言者無非是經所以稱盛也晉宋之際經學失傳師承無自其後又復崇尚博綜不屑尚守一家故或擇而不精語而不詳而經學衰矣至宋儒始領獨得之解洗訓詁之陋迨元明而師承復亂今則等五經於陳言矣三傳三禮不識其異同今文古文莫知其眞僞即有一二秀出之士慨然思古其誰與取正哉蓋天下之無師久矣學者當師古人多士自入里塾各有所習之經惟須專精一力博採諸家之說而約守之深之爲性命淺之爲文章大之爲禮樂政事天文地理經世之業小

之爲山川草木官名象數車服之類無不究其本末晰其異同而後更治他經互相證據則所得自深是即爾多士之師也使者將於四書文字外各以五經疑義設問以觀所答多士毋漠然置之

三則

經學既明次及史學史學之難昔人固嘗言之然非獨作史難也即讀史亦難蓋史家牢籠古今冥搜百代能使所書之事與所書之人是非善惡了然於心又復折衷古人發凡起例故其去取有法詳略有體然而立言之旨引而不發或一人事蹟互見他傳或一事得失旁證他事故雖其篇什不能得其脈絡摘

其章句不能得其精微豈知班馬何以異同陳范何以詳略新舊唐書何者爲劣歐陽五代何獨爲工宋史何以見譏於前人金史何以偏高於後輩縹緗堆案徒爲引睡之媒卷帙盈前亦止障風之用故曰作史難讀史亦難也昔者司馬遷嘗言之矣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夫如是則二十一史前後貫穿乃能曉然於史家精微脈絡之所在而可究其得失辨其體例始爲善讀史者耳多士研習八股豈暇旁及然不如此不足以言大儒而於五經四子之文亦全無所發明矣可不勉哉

四則

五經四子傳注諸書不下數百家自馬鄭以後孔氏羅之注疏自程朱以後明儒纂之大全矣惟朱子集注其所自訂立言尤醇近日功令遵之宜矣然微言未絕學士心思日出而日新其間議論亦自契合在讀者之會心何如耳安可盡置之不觀耶朱子之書或問最精向來止有大學中庸二書論語孟子近日始有刻本所載蘇文忠之說皆人所不經見而大全語錄有與全集問答諸條微不相合者至於諸家經解皆足發明朱子之意若信之而近於執與棄之而傷於固豈爲善讀書者哉多士果能無悖朱注不妨旁及諸家博觀而約取之自然更有會心處也

五則

古人讀書作文必先立志須爲古人毋爲今人爲通儒毋爲俗學此志一定則是非取舍便能自立於流俗之中一切榮辱得失不足以震撼其精神胸中廓然無復一事夫然則見之明見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積之厚積之厚則其發之也沛然而有源鬱然而有光以此爲古人爲通儒不難也今士子自幼學以迄白首其志不過拾科第以自豪耳故其所守者章句所習者時文所趨者風氣宜其齷齪寡昧不能得當於有司也幸而得當於古今文章經世之業全未夢見每當一大事遇一疑義則舌撟口呿如墮雲霧顏之推所謂有識旁觀代其入地非使者所望於多士也

六則

其次貴乎有識夫識者所以馭駕古今揮斥八極豈可於語言文字求之哉今夫百物皆貨之市者也而所以市是物者必於家焉取之苟徒手而入市則雖琳瑯觸目流離璀璨雜陳於吾前者舉非吾物也今之五經子史百家之書亦猶百物之陳於前爾多士將何以取之耶其毋乃徒手而入市者也彼雖盡讀五經子史百家之言猶之未嘗讀也惟是好學深思則神識所注表裏洞徹舉凡五經子史百家之書皆

爲吾物惟吾所取之取之經可以植其根也取之史可以落其實也取之諸子可以暢其流取之百家可以極其變也總羣言於一至挫萬物於筆端乃可以言文章矣

七則

文章無奇正濃淡要於各自成家則無雷同無勦襲而後可以抒自得之心思發獨見之議論此古人之所以傳世行遠也自揣摩之術興而士無實學於是循有司之尺度規規然句摹而字擬之一科之房書甫出而前科之文已束高閣一學使之試卷初頒而前使者之文等諸滯唾卷舌同聲擬足並跡蘇子瞻所謂彌望皆黃茅白葦眞堪發一慨也多士不觀諸古人乎古人之文傳於今者有一言半辭相雷同勦襲者乎多士但須窮探力取則古人同異當實見其獨詣處而多士之所以自處亦必有道矣韓子曰自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多士毋以不能自諉也

八則

八股沿習三百餘年其源流正變固自了然試爲多士約略言之明初風氣始開文近訓詁乃有直寫集注語成篇者至王文恪而能自出機法準之古人其變化離合駸駸乎昌黎矣荆川紓徐頓挫幾入廬陵

之室昆湖淡沉溫雅酷似南豐方山出入經史其陡健直逼臨川後人尊此四家號爲文章正宗洵不誣也震川本文恪之派而出入於唐宋大家其說理則程朱也其行文則曾王也體大思精詞流氣達眞制義中之豪傑矣思泉文近昆湖而加之以昌明博大臨川取材晉宋標其名理復所獨領微言超然自賞雖源本四家而體裁又一變矣自時厥後作者不一而其顗然遠於衆人者若金正希之精深陳大士之雄健包長明之雋永羅文止之瀉宕黎左巖之幽曲楊維節之岸異愈變而愈奇矣多士須別裁僞體擇落凡近於古人中別尋一位置地使者所極賞心若徒拾其牙後慧又使者所必黜也

九則

文家工拙原不以得失論然先輩於場屋之文輒預處其名數之先後不失累黍夫豈有異術哉見理明而自信篤也今人奉一家言規模近似工者不知其所以工也拙者不知其所以拙也夫彼不能自信而欲人之信之有是理乎然所謂自信者又非師心逞臆之謂也必於平日讀書時澄心定氣與古人相參吾之於文能馳驟上下如古人之雄健否能證據經史如古人之典則否能變化任心離合匠意如古人之法度否必使精神識力毫髮無憾而後自出手眼

獨往獨來與古人相上下則雖百世之遠尚可信其必傳區區遇合似又不足道也

十則

自古文章皆人之精神所造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非有一定之格也昔李學士懌曰吾少時舉進士亦偶然耳倘今復試禮部未必不黜安能爲天下英俊作準格乎古人若此使者亦何所言但以平日讀書之自得者與多士畧舉大槩如此多士其善會之毋膠柱鼓瑟爲識者所笑也

十一則

文社之興始於明季其初自一二薦紳先生聚徒講學日以寖廣而依附者遂借以求名於是入者謂之同類出者謂之匪人而朋黨之勢成矣朋黨既成則朝廷之上彼此相傾至於顛覆而不悟論世者所以慨焉三歎也今 朝政清明羣工稐協從容禮讓之風達於天下固宜無前明之所爲者乃聞三吳士子競倡文社各立名目此何爲者耶將依附者假託以求名耶且多士亦烏知名也以使者所聞古之名士其風尚氣節文章經濟卓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信之乃可以言名士矣今多士之所爲名何如哉不過聚浮薄少年酒食徵逐圖一餉之樂耳目不識詩書之文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知長幼之節私爲壇坫互

相詆毀甚至戟手罵詈不避尊覩譬如聚飛蠅於溷軒角羣鼠於穴內尚不足供識者之一哂爾多士亦何取於此也郭林宗漢季高上不與清流劉景升三品下才亦列俊顧然則世人是非不足相輕重多士亦審矣多士以使者所聞身體力行名將自至所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亦安以求爲也自今以往多士能潛修自立者上也改趨易慮化異爲公者次也否則使者必以法繩其後矣

十二則

古人著書皆有所爲即制義選本亦不苟且評騭昔艾東鄉憂天下之陽奉孔孟陰歸佛老也於是尊程朱闢二氏屹然以斯道自任故定待二書凡文之稍背先儒者必塗乙而標識之其用意正而立言當矣他如鄭峚陽之四十名家韓烏程之文室文在文門陳溧陽之名家制義雖去取有法識者猶病其未醇蓋選政之難如此後之學者於聖賢指歸文家宗派槩未有聞而濫操選政至於紈袴小兒自署先生之號巧作市儈亦標榜門之名倩學究爲僞文欺他人之不識賂村童爲弟子傍吾黨之有徒取舍任心何知難易妍媸隨俗安問是非展轉相承迷誤後學政使者之所歎息而深恨者也今除先正大家文及當世大人先生所選外槩行禁止坊人有擅刻者必以

罷罷之

十三則

國家取士二場用表三場用策所以觀士子排偶之
文考古今通達之識也奉行既久視爲具文遂有四
六不知何體策問不知何事非臨場倩人即率意妄
作以爲主司點策數判無事須此不知四書經義止
試一場而表策獨試兩場其得土苴棄之乎夫排偶
之文莫工於崔蔡次則爲徐庾又次則爲鄭穆爲肴
山悉有法度可師多士能於平日作八股時加意及
此則臨時自悶與夫渴而穿井鬬而鑄錐者相懸萬
萬也若夫策問之法於經史取之而已矣

十四則

世罕全才學有偏至有書破萬卷而拙於文詞者有
工爲詩古文詞而短於舉業者但以風簷寸晷求之
其途已隘今當　右文之代闡通淹雅正切旁求江
南素號才藪諸生中有古學優長斐然述作者使者
尤所敬重當於正考之餘別出詩賦等題以占宿學
果有出羣之才自當破格超獎如不命題亦無以測
優爲也使者向有杜韓白蘇黃陸六家詩選容授之
梓人與多士訂正而細論之

十五則

文武兩途國家並重士之慷慨自命不屑章句思欲
從事於馬蹄間者固應有人而其委巷粗材未通武
略以戲車扛鼎闌入其中亦不爲少於是什百爲羣
獰猫作劇失意栝酒即手搏相向蕩然無復名教之
閑詩書之氣故士子一列武生謂之異途而學使亦
厭其狡凡一切校閱下文生一等而先事約束之條
目不與焉今使者爲國家收異材拔奇士不復問所
從來文生武生眎之一體無復異同但以自古豪傑
未有不曉詩書不習禮讓而可爲名將者若粗中剛
暴尚氣陵忽不惟宦途不至亦且臨事無謀誤人妄
任國家何取於此而肄之學校董之師儒哉昔冀若
思少無行檢陸機勸之就學遂折節自勵爲晉名臣

岳飛性好楚戰宗澤授之以兵法乃原首投書爲宋
賢將諸生有志功名須以古人爲期循使者之教誨
而力行之愼毋以武人自豪也

江陰示諸生

舉業一道原本六經出入子史折中於仁義禮樂之
說而沉潛反復於唐宋大家之文章以求合乎聖賢
之旨而卓然爲一家之言未有雷同勦襲穿鑿餖飣
而可爲舉業者也使者初蒞江南頒示教條諄諄以
此爲言既而較試上下江各屬所至即學宮詔多士
又面命其如此則使者之所尚可知矣至若鐫刻試
卷所以鼓勵作者亦慮多士沉溺舊習識見未定故

特選擇其尤以示多士知使者所尚在彼不在此非欲多士句摹而字擬之也乃者行試各屬見有剿竊試卷數衍成篇甚至生割其字句强摹其聲調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中冷炙殘羹雜置大官之饌無論所剿竊者必不工也就令工矣正如既篘之糟已嗽之蔗此中安得有滋味哉夫人文心之變化譬之人面之不同人之有毛嬙西施也天下以爲美者也然不能盡如毛嬙西施之美而終以不至於可憎何也以其各有真面目在也若以己之不美而爲假面以貌於西施毛嬙焉雖其盡態極妍而人反憎之況所貌者之未必西施毛嬙耶所以使者考試以來此種文字盡置劣等此在上江諸郡皆然今行及下江矣下江文筆固高而蘇松二郡又爲下江之尤宜其剿竊益討殺爲文字者然恐或於聽聞謂使者真好此種語是希合此大不可也使者所見者六經所學者子史所盡心而用力者仁義禮樂之說唐宋大家之文至於雷同勦襲穿鑿飽飣不啻冰炭之不相入也多士其知之

點墨序

昔歐陽公之論文章也其序蘇氏則曰革五代之餘習序鄭荀則曰得其是者而師之其序曾鞏秀才則又力詆有司之尺度不足以相天下黜學拔出之材歐陽公之論如此余嘗持其說以校士於大江南北之間當時試牘甫出四方觀者謂風氣一變而矯枉過正之譏亦遂起矣夫歐陽公以文章盛名如貢舉所得皆天下士尚不免於人言況如余者其何能焉知我罪我大抵悠悠之口亦各半耳獨吾友西浙徐子華隱目明識定不牽世俗趨令數千里赫蹏往復房皇追賞與余說終始有合自是而後鞅掌風塵亦遂收視塞聽不欲談文章事蓋甚矣文章之難也雖然大江南北風稱才藪士之治詩書按筆墨而來者如入五都之市觸目琳瑯美不勝收而以語於彈丸荒陬如苗椎髻之黔則又難矣余之抵黔也兩載已來每於勸農講武之暇進多士而課之復於武鄉陽明二祠旁外茅茸屋爲諸生下帷地飲之食之甲之乙之見其人恂恂明樸茂進退揖讓盤辟甚有儀其文刮磨時習證據經史有體而可觀也如管子遴黃子之驂李子紳周子棟許子文魁徐子時成輩皆所稱魁壘拔出之材也靡還大雅者以眎大江南北實不多讓余嘗舉以示曰黔士如是惜不令華隱見之知余於夜郎天末蠻烟瘴雨之中又輒攘臂下

車而偕談文章也歲庚午華隱奉　命典試事且與余同年遜五李君偕來余乃濫爲黔之士幸榜發余平日所拔者一收而盡革鹿三關之餘與先生握手大笑堂下吏左右立從旁觀之口眼盱睢正不解何謂也夫世俗之論文章者大率蘼靡浮薄積爲風氣東書不觀之徒揣摩時調以求合乎有司卷舌同聲擬足並跡一望黃茅白葦作者固齷齪寡味而有司果以齷齪寡味之識取之無惑乎風氣日下所關於世道人心不小況我　國家平一海寓崇尚儒術雖萬里山川無不家絃戶誦曉然於聖賢仁義之說學問授受之原非得其人以操取士之柄斷斷不可今得華隱操柄以衡黔士而黔士於是乎畢出　聖天子用人之明學士大夫古處之力豈偶然哉因思余課士於黔不過采風問俗驅車牂牁江上非操有取士之柄者珠玉蘭茝平日在吾目中倘無人焉收之而去斯亦已耳而今日之爲黔士幸也則余與華隱之論文章始終有合能深思其故者自得之撫今追昔大江南北之間坐臯比擁化佗忽忽如前日事持歐陽公之說即有識者余亦可以無憾矣

江南武鄉試録序

臣山左鄙儒恭膺　皇上不次之擢巡撫江南拜命之後單車到部宣諭　聖天子德意於所部吏民訖適會舉丁卯武科鄉試臣例得主試事用是訂期入省矢志冰淵夙夜匪懈蓋爲　國家掄才不敢不詳且慎也臣於是集學使録送武生三千八百一十人於一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兼試技勇三塲試策論遵例額取合式者一百六十二人既撤簾合策論題目武舉姓名彙爲一編臣當序如右蓋臣嘗誦詩而有感於先王取士之盛也其樂與賢則有南有嘉魚之詩其樂得賢則有南山有臺之詩其樂育才則有菁菁者莪之詩其時在位得人風雅接跡矣而兔罝之詠賢材者獨稱赳赳武夫爲公侯干城何歟說者謂兔罝鄙事也武夫卒伍也鄙事而知敬卒伍而好德然後爲賢才之衆多而教化之大成也古者取士之法文武不分養之於庠序試之於澤宮教之以詩書歌誦禮樂之大習之以獻囚執馘射御之細故其人文足以致治武足以戡亂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蓋言文也武夫洸洸經營四方蓋言武也先王養之有素教之有方取之有法故其盛如此後世取士之法屢易而文武分文則取之帖經墨義武則取之戲車扛鼎此人才得失進退之所關不可不亟講也我　皇上創制立法遠遵三代設科取士最號得人而

猶以武臣不學終爲粗才 詔於軍旅之暇挾冊讀書
諳通經史誦習 聖諭十六條使知忠孝大節而武生
之隸學宮者咸能感激自奮勉稱 上意故臣等所取
士子彬彬儒雅質有其文皆我 皇上涵濡長養鼓勵
之所致也顧臣何人得與茲盛惟有撰論 聖德播告
遠邇相與樂其已往而勉其將來亦臣職之所宜事也
臣庸陋不才曾以毛氏詩舉進士矣竊比風人之義誦
兔罝之三章以爲得人慶可乎

貴州武鄉試錄序

歲在庚午例當舉士於鄉 國家制科之典與文並重
也臣學淺識庸職司主試敢不詳慎恪恭仰副我 皇
上掄才遠方至意臣惟貢士於鄉遵循舊典鼓舞人材
也周禮所謂六德六行六藝升之鄉學而軍旅之事不
與焉迨其後人材日廣士之治詩書披鉛槧莫不雍容
揖讓之宮周旋師儒之席而張弓挾矢赳赳洸洸者亦
皆得參錯其間庠序羅立非按籍以呼名則渾同而莫
辨文武之迹合也惟其合故三年大比衡文取士文事
終而武事遂始文則上遣京朝官出典試事武則以撫
臣主之臣之得主黔武試者榮遇也臣請言夫射矢弧
矢之制始於黃帝侯明之典見於虞書杜佑曰士之志
藝以射爲首馬融謂鵠在正內賈逵謂鵠在正外鄉射
燕射賓射大射之不同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有節儀
具文已乎夫射以觀德所由興賢能選良士根本之論
也詩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取其技之精又曰發彼小
豝殪此大兕取其力之强從來技精者中必多力强者
發必遠今之試士騎之中增三矢爲四步之設鵠以步
八十爲衡職此故耳射事畢復試其生平之學所以求
全才者在是焉學之未優而貫札飲羽終非通才學之
既成而說禮稱詩無忝將略鸛鵝魚麗陣法宜諳地利
人和戰術必悉孫吳詳於各家之註李靖耻爲章句之

儒尉繚之說類乎商鞅穰苴之法沿諸司馬三略言本道德援自圯上老人六韜語多權謀傳於渭濱尚父士能淹貫羣書博通經史神明而變化之溯晰學問之源流曉然忠孝之大義而後真才輩出賢路光昌試士策論之意其在斯乎臣持此以衡黔士庶幾其有當焉夫黔士何以有今日哉黔夜郎僻上介在荒服自兵燹後蠲租賦寬徭役農勤於田賈安於肆士之以文章入彀者彬彬濟濟而武生之著籍博士者靡弗感激思奮覩光利賓故文榜得士二十人臣得武士亦如之皆由我皇上仁漸義被綏柔涵濡之入人深也臣於是進多士而告之曰爾多士勿徒以武人自豪也爾當磨光濯色

脫穎淬鋒以名節自勵以道德共淑以學問相箴規又復厚蓄才力嫺習藝技期他日爲儒將爲名臣以上報朝廷爾多士豈或忘之臣顧何人得與茲　盛典亦且奉多士偕勉之而已

會試錄後序

歲丁丑例會試天下士　上命臣賜履臣英臣珙臣雯爲正副考試官臣雯山左鄙儒自顧荒陋忝司翔禁猥教條慚重以掄才之任報稱滋懼受　命之日橐筆以從臣之榮也恭逢盛典颺言簡末臣竊幸焉此一役也臣之榮在泰之初爻矣欣際　聖天子文明雍熙久道化成之會拔茅彙征其在今日乎臣伏念今日之取士蓋以文章也士所操爲文章止數寸牘耳毫芒篇幅之間因華徵實鏡委討源晰蒼素於須臾辨淄澠於指掌試難言之臣何以無負任使敢弗兢兢夫文章所以明經術也經術修明通達治體乃可以謂之文章也漢世

儒者專門一經立說至百餘萬言皆列于學官頒之太常各抒其平生所學以行于當世故其爲經也通而適於用後儒墨守成說經旨無異同聲悅其文迂闊其用明經之謂何取士者亦烏從而鑒別之然而必有道矣今夫張樂洞庭之墟必合律呂不然金石絲竹不可以諧音也較射矍相之圃必中正鵠不然注矢如雲不可以入彀也今日之所鑒別於多士者依乎聖賢經傳之旨本乎仁義禮智忠孝之說運之以唐宋大家精湛沉雄之氣發之爲泰道光昌瓌奇俊偉之觀誠制科之律呂衡材之正鵠矣取士之道端不外是而多士之文章則拜獻之先資服官者之仁羔介雉也顧不重哉多士

登名仕版可以出帶方州入叅蘭省功名之際必先採術定志老成持重曉知治體者上也卓犖清節不流欺僞者次也喜事好名乖張浮薄者下也今觀多士之文章類能原本道德發明經學無托於空言不入於迂濶以之用於當世必其議論通明行能純備兼之砥礪廉隅風示官方端心向公奉職周密以治行收實效上報
朝廷惟中惟孚出褱奏道皆於文章乎驗之則是茅茹彙征之典行於泰交之　盛世爲乆而彌光也猗歟休哉

李大司徒壽序

當世士大夫祝釐道譽多拾瀋耳菾鞲鞠隱設帨稱壽緜竹間作酒客酗嘗媰麗句章縫家言侈夸誕虛謬用訣辭彼引洛社耆英緈縣老人此云壽考無疆黃耇鮐背甚至有以玉笥金簡安期羨門之說進者堂上主人無作色堂以下賓從郎吏率横目二足之民識者爲之扼腕抵掌掀髯儳嬰而前曰壽之云乎吾不知其理也凡齊物而論猶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且夫壽者福之首也戞戞其難之競近之士洪然哉筆烏足以讀書論世耶昔郤陰之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余於此可以知其理矣余同年大司徒醒齋先生當敦牂之月四日

厥惟初度益六十春秋矣頌長生者造門塞路先生處之澹如屋然弗屑曰是宜用山蹈爲文而壽吾也者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如尹吉甫之於仲山甫也緊惟先生江右名族隴西著姓自斡自高澄遠巳遠自父司馬公巳來聲華昺奕矣先生根蟠函谷秀鍾石陽降太乙之神下文昌之宿天地粹靈之氣獨萃于先生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向小人巳目爲騏驥梁棟既而淚沉好書於六經子史左國離騷嚅齊雕搽其爲文章有振衣千仞睥睨塵埃之槩泊夫際通籍爲史官鉛洋　帝廷嫛婗容與石渠典誥之文落紙臙下聞作聲詩含英咀華曾爲余序輾轅集於風雅一事反覆三致意焉其校士江

左也以拯時文之弊爲已任是時余適入吳先生尊酒細論曰衡文譬審樂也古樂不傳久矣萬石之鐘靈鼉之鼓其中節奏安在作者已希賞音復寡箏笛之耳喜聞鄭衛吾肯聽多士之靡靡乎時文與古文無以異也今日取賈董班馬以覆瓿讀而偏嗜淳于髡郭舍人詼諧嘲笑之辭何爲哉諸生挾兎園冊子不如文章之大吾欲力追正始崇奬實學子其許之余爲之五體投地娓娓斯語幾二十年余已老而先生忽六十矣余與先生有三同焉有五異焉庚子之秋策名權輿此一同也大江南北皐比講學寸心千古鸞膠鳳髓此二同也作領袖于長沅之官统勾稽于度支之府此三同也先生

牽絲初仕立蹐清華余護落散吏失路無歡此一異也先生旣掌邦禁再掌邦教余乘韋在後屈宋衙官耳此二異也先生公卿踵武簪紱連鑣余少孤蹇蝗彈鋏歌魚此三異也先生一登授席黃閣密相余遂初未賦伏櫪空嘶此四異也先生川嶽姿神金石情性余壯不如人老將髦及聲塵寂寞幾同秋草此五異也如是余何足以壽先生雖然四十餘年余習先生久知先生深微余誰足以壽先生者先生之爲人其度淵然其體屹然喜不傷陽怒不傷陰遇一切蝸鳴蟻鬪如浮雲之去來敦兮若樸曠兮若谷原于道德之旨神日全而形日固壽之理也善乎漢陰丈人之言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夫機亦烏可用也鐵心鉄骨朝觚夕籌一瞬息罔有遺策處事則偈偺其言與人則夠黔其氣當前亦自鳴得意而虛憍之態浮游之響旦暮間嗒然銷歇所謂菌槿也如先生則松柏也尚父八十衛武九旬其於上壽直掇之耳昔人嘗謂福猶水也德猶器也挈瓶注水過勺焉則溢以川澤爲巵汪洋滈瀁有涯涘乎先生之福猶渤澥而注之後此進爲公孤退爲更老皤皤黃髮巍然魯靈光也者而先生之子若孫翩翩韶彥接迹而起美矣盛哉余猶嘗製序非有絢章世之拾瘠者當咋舌而退也

寒綠堂讀詩定本序

詩之道大矣莫魏晉梁而上休文彥和車矣奼奼言之下此唐宋元明千百年間如繁星儷天孤霞捧日曾無人焉鱗次成書區别正變之聲䇿定升降之故詩道至今日欲求篇章之昧澤文采之鄧林烏可得耶雖然鍾嶸一編𥈭然讖之鄧笈光鉥迮頗㦣寂梨于孤之腋以爲裘良工獨苦成章匪易世有袁豹徒娶之洛下詠已矣嘗試論之三百篇初自何來十九首抑云末矣世謂五字昉于行露滄浪歌行起於黃娥甯戚淵明本之應璩李陵基自屈原禪蛩井蛙之見寧有當哉唐太原公子年少戎行堂堂摩壘或曰孫吴神授能然乎陽楽氏主雖遥奴客勤兵七萬開幕府與秦王伐鼓張旗颳駭電擊于汜下想見清渭照其軍容神堯父子動色𣅀此蓋有别才焉詩亦如是故其道大也予識方典悴思荼稷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剝鈍貧下下夕鉛𢕟誦促晨失記迺彊厠風人之列欲抽拔妙寳于冥冥乙乙之中挽來不寸推去輒尺俯卬今昔言之傷已追惟三十餘年來黿鬚兎角巻帙存者大致猶齊丘之于譚子郭象之於向秀南箕北斗半出乎蠉澤扼黄是亦鞮貫之羞也吾衰矣無復继𫧃鑿山雕捜寳藏重錄舊牘用代鼓吹臥茅茨之下舉供老人之貢娛聊一攘臂讀詩非陶處士則白香山乎秋清將遊歷下亦攜繕本以行不妨與

序卷四

三十九

大腹賜尼托於屬專也癸未七月題

序卷四

三十

古歡堂集序卷四終

傳目次

卷一

盧南村公傳　侯戶部公傳
新安程公牧菴傳　趙別駕傳
李孺人傳　毛烈婦傳
賀二傳　王媪傳
何媪傳　王鵓鴣傳

盧南村公傳

濟南田　雯綸霞

盧世㴶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稱南村病叟涞水人明初徙德州左衛曾祖宗哲官翰林檢討累遷光祿卿祖茂父永錫太學生明啓禎之際文士侈譚子史之學標榜聲譽流爲鉤黨公爲人簡易佚蕩髙自位置恥矜慎伎以邀名當世讀書尚志馳騁百家爲文章不屑雷同筆墨飛動無餖飣僻恠之習尋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未幾省母歸復强起補禮部改監察御史領泥舟之役値久旱河竭盜賊充斥公疏數十上輦中漕餉皆報可役甫竣竟移疾去當是時國事日非東西交訌公俛卬興懷如抱隱憂悲天憫人往往發之於詩遊於酒人日沉飲自放而已甲申已後每抠衣循髮歌泣無聊掃除墓地有沉淵荷鍤之意　本朝拜原官徵詣京師以病廢辭癸巳卒於家年六十六公貌奇古身長七尺鬚數莖長尺餘土木形骸掀髯雄辨舌本風生如枚生七發間出雅謔語人一與公涉鼻間栩栩皆以爲盧公愛己願爲之死屏居尊水園中杜亭畫扇齋匿峰菴涪軒十餘間茅屋耳堆書數千卷塞破戶外几案排連筆研置數處爛漫縱橫公脫帽箕踞立而讀之讀竟轉立它處再讀它書雒誦長吟戌夜不休亟呼酒二奴子取罌瓢貯

酘酒大容十升㪅以進之公又手鱓飲微醉則假寐鼻
息雷鳴少頃輙醒醒復讀書如故奴子垂頭而睡弟問
也合祀唐之子美宋之五郎故以杜名亭公自謂於子
美詩四十餘讀爾來却掃益有餘力選摘分唉名爲胥
鈔子美別李八秘書云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與
子美操觚充胥史而已校之隷人伐木信行修水筒張
望補稻畦豎子摘蒼耳宗文樹雞柵占數鵝鴨頻粟微
動倘藉手以見子美想烈餅給酒在所不靳又云子美
詩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第人之
才識有偏全子美之詩從奔走一世中轉寥寂耳五郎
隱居十五年不出戶庭桑下受風高人冷語公之合祀

蓋因以自喻云飲酒不論賢愚貴賤沉濫酗醟老兵可
呼變側可眠食豕如食人以爲輕世肆志非也五十後
亦每病酒大率侘傺沉塞之狀莫自擺落酒居十之半
耳曾句人作生志其詞略云灌生平得志於酒一尊陶
然百慮俱淡相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
之而已性好書殺弄涉獵聊復自娛問以經濟恍墮雲
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茫然矣或有舉五柳先生所稱
無懷葛天之民以相儗者逡巡未敢承也嗚呼公之晚
號南村意可知矣靖節作自祭文公自作一棺古怨古
歡留連三歎浸假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亦逍遙長往已
耳昔揚子雲摭離騷而反之嘗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

容作離騷投汨羅以沒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公之
於靖節亦猶是也公至性過人億事屢中如甲申春日
夫豈預知義旗西指蕩滌羣兇乎身托　熙朝與仲長
子光瘖瘂相對以泉石病廢終公實幸矣公之論詩也
旣得其解復神明其意嘗歷舉以語人曰從唐代别起
只以詩論不必立樂府名色又五柳先生云淸謠結心
曲詩之佳者可曰淸謠又王右丞自稱詞客畫師山中
人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淸遠絕慾養花一味禪悅
藝苑中僅見者又世多以韋柳配陶夫韋與陶差近柳
則從謝靈運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悟處獨闢禪理子
厚自云惜無協律者窈渺絃吾詩所得淺矣又論詩者

長舌爲斧斲破瑚璉君子有憂之又作詩與論詩作畫
與論畫總睬其曾大何如天下事求之曾大足矣又明
詩當以高青丘爲大宗又作詩唯推襟送抱望古遙集
凡山川草木風雨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鬬天吳紫鳳
出沒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彈琴古月新霜雪痕花影
以至綠鬢白足絕塞空閨秋墳鬼唱可愕可娛可憐可
詫之事悉囊於詩而和之以天倪風饒勝具青鞋布襪
興來獨往則純於詩矣公之論詩如此故公之爲詩也
倘徉自適抽繹吟情結撰入微達人禪理奇思硬語驛
出橫陳不讀公詩幾不知古今之大天地之純大槩公
詩有句無篇吾故恐公以篇幅見長耳間有摘類放之

句相訾謷以爲口實者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固不傷其爲天球弘璧也余選公詩合諸體不踰百篇直使天清木響水落石出未敢謂陶謝不枝梧風雅共推激也公之遺書余僅得離騷南華讀本腕跡猶新余於齋中設位以俎豆公投弓而泣認石而吟鍾期滿志於高山成連移情於大海則余之願也夫公所著有草木園集又杜詩吾鈔讀杜微言錢販行世卒之日其子孝終以公書千百本納之古朴長寬之棺中閩人黄閣學景昉作公傳

論曰明二百七十餘年鄉之前民聲施當代者指數僂矣洎明之末葢有盧南村云其人學本董仲舒才似顏清臣而閒濟明豁包含弘大則東方曼倩滑稽之雄也然此皆余鄉之前民也若夫以詩酒自汗而全其晚節又當與晉阮籍陶潛齊名於千載之後后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世爲之房皇追賞能無遐懷穀水通夢柴桑也歟

侯戶部公傳

侯公諱抒愫字爾謨號古渠河南襄城人始祖自晉遷汴自汴還襄城累傳至公父箕邦生二子公仲子也公少負至性孝弟愿謹十二能文章比長湛濱經術恥世儒空疏之學順治戊子登賢書壬辰成進士故事進士謁選人例得大令公曰吾學未成不可父母斯民子產云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具疏以請遂改河南府教授洛自兵燹後學校廢矣公至闢講堂日與生徒發明二程之旨穿究經史旁搜掌故以賁吏事秩滿以卓異第一遷濰縣知縣濰富饒稱劇邑公行次白浪河顧左右曰吾爲令當與此水同其清矣治濰五年人服其廉時嚴匿逃之禁奸民多鉤黨以破人產公立置之法大賈郭某陷于訟屬紳爲之請者以十數公閉閤不與通及對簿事卒得白郭以千金餽公峻拒之同年某爲萊州守移書徵責公佯爲莫解復曰監竽作吏曠職懷慙苟有可以報　朝廷愛百姓者敬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思中傷公會巡撫特牘薦公擢戶部主事以去公之治濰也原本經術葢自河洛橫經皋比談道時已基之矣公質羸善疾入郎署轄劇踰年卒公幼嗜讀書明季寇躪中原重以饑饉項郾汝鄧之間千里無絃誦聲公擁書如故家貧躬耕挂書牛角上且耕且讀人笑其迂獨其師田公起龍奇之公成進士田與同榜云

論曰公幼孤受學於兄抒憚事之甚謹令雖日抒憚語公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復東視若矣故公以廉介持聞兄之教也抒憚以學行爲經師晚年居柏泉山著採山敘留十三願諸書學者稱爲柏泉先生戶部公以循吏顧柏泉以文學傳尼門監者之後固多賢者哉

新安程公牧菴傳

程公諱子謙字益仲號牧菴江南休寧人先世自晉太守元譚治新安多惠政賜田篁墩因家焉傳十三世諡忠壯公靈洗佐陳武帝有戰功子文季盡忠王室並賜祠載諸祀典歷二十四世宋三宣議公數臨徙居率口程氏蓋代有聞人云再傳十四世世茂人稱濱陽先生儒林長德享年九十三十五世公父贈通議大夫峻德倜儻不羣耻呫嗶章句之學牽車服賈貲累巨萬子三公仲子也少嗜讀書父誨之曰陶計家法吾何讓焉士無過人之行而矯語仁義長貧賤亦足羞也木奴千頭封李衡以萬戶窮鄉寡婦築懷清之高臺汝丈夫也尚其識之列之仲尼之徒爲子贛無爲原憲矣公再拜受教五十年貿遷淮泗穎毫間貲益以饒以是好行其德沾匄郡邑修屯溪石梁以利涉隄率溪上流無水患置學田立文革社以給士之貧者自世俗之日下也矜刻薄之習鮮長者之風外侈靡展家鮮蓋藏一遇緩急有無皆不足以相捄而任卹之道遂衰公有憂焉嗟乎宗法不講久矣水木傷親親廢甚至五世而上子孫有昧其祖禰之名者公讀行葦而情生感角弓而知懼故復以敦本署社敦倫名堂五祖合祠俎豆奕奕以垂示後人也又放摯虞之族姓昭穆記劉子玄之家史襃明譜牒尊祖收族之禮莫大乎是大槩公天性過人自五

齡夫侍哀痛不輟及壯孝謹倍至砥礪名行被服儒雅依然經學者宿治家如治國無殊管仲之相齊范蠡之霸越而其德循循聳第一躬行君子也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六日卒於武林旅舍子岳官戶部員外郎

論曰東漢樊宏之父重善農稼好貨殖賑贍族黨恩加鄉閭是以范史亟稱之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樊氏其庶幾君子之富乎程公之行軼於樊氏子岳方爲地官郎以政事顯五侯之貴盛後將不減湖陽哉

趙別駕傳

趙別駕諱啓睿字思伯一字思聖先世陝之咸陽人始祖得榮洪武中從戎川南有戰功授德州衛昭勇將軍世襲百戶數傳皆嫻武事至鏻始以文學稱孫繼鼎天啓壬戌進士累官戶部右侍郎公繼鼎子也少讀書嗜春秋左傳長慕阮籍之爲人飲酒酣歌放達不羈雖貴官顯者語弗當輒白眼睨之人呼之曰狂或目曰癡公盍然笑曰癡誠有之狂則未也昔謝鎮西著紫羅襦據方床在大市佛圖樓門上彈琵琶作大道曲非狂耶王湛向推顧愷之之流癡黠半焉士惟俗不可醫耳痛飲讀離騷便稱名士余且媿矣以廕授順天府通判絕苞苴抑權倖三年以廉幹聞會當權税公力辭京尹某爲中貴徵鷹犬于僚吏公峻拒曰爲人鷹犬吾未能京尹銜之思中傷公遽投劾歸下士蔚之脫幘戴安道之不爲王侯伶人公之謂歟歸臥林壑垂二十年戊辰五月卒妻陳氏楊朴之賢妻梁鴻之嘉耦也子某孫善慶官國子助教

論曰狂者聖人之所取若夫癡晉之賢士大夫多尚之二者其不足爲有道之詬病亦審矣南史何尚之問顏延之曰誰得卿狂曰吾狂不可及又唐許學士見人輒忘人譏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吾冥忘焉由是觀之唯狂乃不狂癡能不癡大賢烏可測也別駕

狂且癡矣當其面折上官挂冠長往不爲苟且媕齗之
行彼不狂不癡者能之乎固有大過人者哉

李孺人傳

南北李爲長河望族世盛簪組戶誦詩書而於女德母
師前無聞焉聞之自孺人始晉京陵公王渾之子濟負
盛名於時史稱其母鍾夫人瓊賢明有法度曾敬姜之
治內政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由孺人觀之特細節耳
孺人之子森棟樫英異多才不數封胡遏末述母之行
意誠有在無論他日載於史氏或者烏頭雙闕豊碑穿
木之間紀吾文辭以傳乎孺人王氏王夢卜女少讀孝
經內則諸書女紅文繡多出意匠年十六歸河津公爲
繼室前宋孺人遺兒楨撫爲已出踰年遘晉陽之亂姜
渠踞大同掠所至蹂躪郡邑河津公爲死守計孺人提

兒女間行千里逢遇盜仰天歎曰寧死吾與女無死楨
兒也楨兒死弗祀矣乃置女道旁抱楨伏石窟中獲免
抵家募健士夜犇河津甫入城內盜飈起河津公死戰
破圍渡河效包胥泣請秦師城復以完寇平河津公罷
官歸絕意仕進築退菴詩酒自娛偕隱以老賓客至必
盛供張列樽荁文酒高會孺人咄嗟立辦垂四十年河
津公卒孺人課諸子成立皆以文章著聲譽今長河里
閈咸稱母敎云

論曰詩秦風之作蓋言武矣其卒章曰言念君子載寢
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豈軍旅之事女子得預聞乎
當孺人之縋城以出也盜塵障日間道取歸募數十人

爲死士以十餘日下河津秣馬厲兵椎牛饗士從河津公以請師樹平寇績讜人力也可不謂賢哉詩又云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聲爾女士從以孫子室家之常儀不屑道矣

毛烈婦傳

烈婦毛氏浙江遂安人祥符令毛公際可女方生引禩妻也幼涉書史明大節年十七歸禩時禩父方公象瑛以翰林官京師遣子就昏於汴禩素善疾暑途撼頓疾彌劇甫抵甥館結褵五日卒署後危樓出雲下砌以石氏墜樓而下不死尋吞金又不死家人弗知也洎歸里守伯姬之節者十年葬夫已絕粒十有九日而殁遂同穴焉其婢前數日傾虎子肉觸如塊家人驚泣得無金石腐腸和死踰年有農家胡淘厠泥中得金物狀如耳環者一如指環者一胡之女亦往各得如素母家歸歸其餮齒短腸金寒玦離明璫墮珥者矣直如環規月者屈曲如鉤然其半狀往往識之彷彿附珠傷仁照見十竹萠削也初氏之未亡也毛公爲錢塘戴烈女作傳有吞金不死語氏在旁讀之微哂曰吞金亦死人乎毛公心動至是果以死殉其死狀頗類之所異者戴處女此多墮樓一事云

論曰昔比肩之墓合於吳趨連理之枝交於宋國未有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早痛河魚孤飛海島墮高樓而弗死結斷腸以銷金絕粒雙句埋魂九地昔梁高行之援鏡剸鼻魯陶嬰之作歌明心方之何足云乎余讀毛公吞金記云耳環並置烈婦祠中指環分留母家嗣子想大秦之珠織名璫於耳後環榴之臺藏玉甌於鉤中懷

懷稜稜長存生氣有不謝駒春歸棲棲頭而腦裂吟猿
夜語感全傷而腸迴者哉

賀二傳

賀二清渊市人也以貿絲爲業黃髮眇一目善歌彈曲
項琵琶變徵音爲新聲又能作獸言驢鳴狗吠與絲竹
兩相和屈折愉繹莫不如意二行歌於市旁若無人詡
詡自得矜其伎之工也而市之屠狗賣漿者咸譽二詩
書雅遊之士以其異竊哂之曰二豈妄人也或曰滑稽
者流二怫然皆非所樂聞二曰古云傳注吐酒終日不
已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客以我爲滑稽殆謂是與優孟
郭舍人之徒其事猥屑不足道淳于髡東方曼倩輩誠
有道者又擬非其倫矣然謂我豈妄亦豈知我者哉夫
我之伎曰工也以斲輪爲師以承蜩累丸爲友庤心力
以爲之且十餘年天下士操一伎以成名其不及我之
工也正多矣客無哂我之獸言也左傳介葛盧來朝周
禮貉隸所掌獸言鼻祖也古不有善鷄鳴者乎而世之
鼓雌黃之舌爲佞口以媚人嫉人者反出獸言下客何
哂焉二語畢旁若無人詡詡自得如故因命之坐勞以
酒復撥檀槽四絃度新聲撫節嗚嗚客皆賞歎感激夜
四鼓二去

王媪傳

王媪也氏河上㜎婦也善事鬼能爲鬼言有一鬼帕首跣足青襄朱裳盱盱睢睢狀如侏儒主其室有年矣鬼靈而猾黠不自言敺媪代之言以故村姬販夫以事來咨者掃其門復升其堂爇香再拜俛伏于地以俟媪高座若聽事然嗾喘顛汗閉目迸涎沓沓謇謇忞口以對甲吉乙凶甲疾不瘳乙則已言輒驗俄焉既醒不自知其唫噫也媪之室日以饒市井無賴兒亦多陰伺欲中之者癸酉六月河水漲人患之請于媪媪復向聲作鬼言曰陽侯波起濤襄四陸震盪漂流爰止烏屋三日歸槽河伯牒復鐉彼巫支方山之麓媪嗚嗚不勝鬼言果

三日漲止人皆德之謂鬼之靈如是媪亦驕蹇自以爲能乃病其媳之無能也以它事日詬誶於庭媳恚憤夜出沉河中媪不知鬼亦不媪告也以其婦之死也無賴兒遂藉以破其家而媪之室空矣如羅昏墊而魚鱉爭飼也悲夫宋元王之龜能見夢而詘於白謀殆王媪之謂歟余竊怪鬼主其室既久而不爲之防患于未然所謂靈者安在抑不義之甚者矣畢方墊丘之徒其不可與處也哉然則媪假鬼言以愚俗罔利適以自愚已耳非眞有鬼也

何媪傳

何媪者年八十餘矣身不滿三尺髮長二寸眉半之顏如渥赭人莫知其異也壬申冬爲余執爨下役解后嵬之語詰曰不幫而衣寒乎曰寒也腸且鳴嗚矣盂以餅啖之媪謂餅硬烘之可啖媪曰奚烘爲須臾啖數餅啜寒水一盂語蒼氣豪如盡斗酒一生蟲肩矣又詰曰將無病耶曰何病也俄辭去歸之媪入餅室中閉杜跏坐以脊尻貼席首足如張兩翼身如箕又動如轉輪焉少頃復來汗流浹體腸鳴猶故也余灑然異之媪盍然而笑曰公知衛生之術乎三牛三車不僅不戕行蟻旋磨駕身鼓檣前後上下投含中央九虎天關熊熊其光

徑寸之珠夜吐寒芒欲學長生入室升堂左童雙成右貴長房備子鈍根如無相言余聞之惋歎累日耻不媪若也援筆賦詩十篇其序略曰何媪者也氏河西村人也本農家婦善衛生術二十結褵以後遽謝鉛華入耄鶴髮之年何其矍鑠少逢道士口傳胎息之經老養谷神心妙參同之契若其肌膚冰雪豈非姑射名姝即此巾幗侏儒亦是稚川佳偶謝自然非所論也華山女無以過之今者以丹臺入道之眞詮授白首傷心之病客兎葵燕麥桃花憐我劉郎豕腹龍頭石鼎驚玆侯喜愚篇史而未遣僕本恨人求勾漏而寄懷誰爲仙吏溪山寂歷早逮秦洞漁船雞犬飛昇莫識淮南藥器青精無

餌何以長生紫府有人皆求不死禽習五戲佩坎離水火之數言夜守三尸採熊經鳥伸之大旨願奉教於芙蓉城下竊執鞭於玉局觀前

王鴟鵂傳

長河人有盲者善季主之術初居河肆人莫或知者余心異其人知其術之工有年矣一日來京師公卿朝士皆樂與之遊交相延譽盲意氣自豪以爲甲汗之行不肯虗髙人祿位以說人志容有難之者曰子之言否也若鳥足以語此夫巫適之謂泰困躓之爲否也易之言吉凶也人之情貪而願奢乎適易忽而困躓難忘也焉敢通之顯志賊愚矣劉孝標之辨命論謬矣柳子厚之天說惑矣言泰而有不當若不句審衣之言識容矣客偶偶者也盲姓王氏名道行凡與人語畢唱鴟鵂天詞一闋尾作曼聲似孟達之上堵吟矣故一時號王鴟鵂云

論曰司馬子長云士無過人之行而矯語仁義長貧賤亦足以羞也其能工一術以驚世炫俗者正少矣卿之前民有管輅盲豈其儔歟

古歡堂集傳卷一終

跋

卷一

讀老莊跋　讀孔叢子跋
讀商子跋　讀鬼谷子跋
讀蠲子跋　讀子華子跋
王叔明琵琶行畫跋
龍湫帖跋　林處士銘跋
石鼓詩跋

讀老莊跋

濟南田　雯綸霞

諸子以子稱獨道德南華以經名則老莊之學勝於諸子明矣仲尼猶龍之言尊老氏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以為經若使宋儒知其出於老氏則必加譏評矣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邵堯夫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莊子之合於中庸又如此此其所以經也宋儒於漢儒之擬經者皆斥之馬融之論禮樂誕矣束晳之補華黍贅矣揚雲之作太玄妄矣史遷之實錄司馬彪之九州春秋穢筆之玷矣王通之續書孔衍之漢魏尚書典謨之累矣力詆漢儒不遺餘力而謂之叛經僭經也何哉

讀孔叢子跋

孔叢子抗志篇曰衛公子交見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交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今公子紹康叔之業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夫匹夫之行何爲者也豈無益於人之家國而故爲此言歟又儒服篇曰儒者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如此或病其言之自相矛盾也非也亦猶莊子之毁仲尼正所以尊仲尼也非毁仲尼也彼假仲尼之道而流爲偽儒者也故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病叢子者亦不善讀叢子者也

讀商子跋

商鞅開塞耕戰數篇可謂工于富强之術矣然可用于秦而不可用于魏蓋秦之俗敝久矣用之則大治而用于魏則多事更張適足以釀禍亂歟之去魏而仕秦也豈待公叔座之激景監之言而乃識去就哉訣曰一賞一教一刑揆其旨亦政刑德禮並用之意未始非治國之大道也迫慮其說之不行而遂專一于刑辟竟到暴虐有所不暇恤耳王安石天不足畏之說亦以此其積怨蓄禍以至于敗也宜哉甚矣刑名之學不足法而執拗偏倚之用大爲世道人心害不可不知也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澤施於後世及其死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嗚呼識賢矣哉

讀鬼谷子䟦

戰國之士雋邁譎變者多矣而騁其才氣以自放於文章者唯鬼谷子最著今讀其捭闔反應內揵抵巇飛箝忤合揣摩權謀諸篇抑何奇也大約出自陰符演于老氏而自逞一代之雄此其所以奇耳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景純之慨慕其人如此余嘗謂人之經濟學術未有無其傳者儀秦爲鬼谷之傳人而縱橫之說成房魏爲河汾之傳人而貞觀之佐顯雖邪正殊途遭時各異其間授受淵源要非偶然也鬼谷子不見於他書隋志始有之唐四庫以爲蘇秦之書秦記云周時隱士自號鬼谷先生又世稱鬼谷子嘗有書責儀秦夫何以責之無乃自悔其教之不精而耻彼學之未至歟

讀鬻子䟦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十二篇前人謂其理致通達旨趣恢弘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實先達之眞言爲諸子之首唱愚以爲其文俚其詞淺必後世僞作之書無足稱述也且其中引魯周公衛康叔年代相去遠甚讀者察之　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茲本集之又文選引鬻子文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列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爲僞書無疑矣

讀子華子跋

晉趙簡子殺竇犢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却其傳而弗顧可謂有知幾之哲矣及其老也館于晏平仲氏著書數十篇言數則本乎易言治則崇堯舜言道則尊孔子斯其爲聖人之徒也歟至于符瑞必黙鼎湖有辨尤非春秋之世談天炙轂諸家所可及卒章云宣王時吾宗君實董六師蓋程伯休父之後也第篇中引中行氏已是戰國時人孔子賜一章當是因家語韓詩外傳而傅會者讀之疑爲僞書焉劉歆七略敘釋官小說以周書爲首即晉代所伐冢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什之一耳其中言舜因堯禹距舜伊尹通末書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皆害義傷敎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亦謬甚矣

王叔明琵琶行畫跋

杜甫觀公孫大娘舞劒器行小序古致错落姿態奇橫如青天數峰晴霞上下入其中莫可端倪申聰山謂詩不大佳取宮中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二句而已以余評之首四語說盡無餘味連用㸌如矯如來如罷如只是形容套語羿射九日落羣帝驂龍翔雷霆收震怒江海凝清光設想平常五十年間似反掌以下又復太露收煞者夫二語音節蹙縮大失驚人本色小序工而詩轉遜矣惟中四句云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俱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白香山琵琶行一篇擴充之脫化盼本於此雅妙無匹所謂分其餘敷足了十人少陵所以不可及也

龍淙帖跋

余昔嗜摹宮奴帖苦無善本及學之無成亦漸已之曾作詩云十指如椎筆如杵有覓苦踞秋毫顛閉門家謝管城子老研取作支頭磚是也後得浩公墨蹟嗜之更篤又願學焉而未逮余雖不知書而於世之以書名者輒敢論其工拙今在夜郎見范公龍淙帖褚公絕倫深驚歎爲莫及雪消風柔紅茶花二本大放安得此老解衣槃礴疾書澄心堂百紙餉我耶因並題於卷末春蚓秋蛇自顧生悔

林處士銘跋

此吾友曹生所作爲文古奧遒潩有昌黎奇崛之氣態態琅琅可誦也內綴數語云儒者數行墨有時珍重慳惜雖重貨不與易強威不能奪韋貫之拒裴均之銘不納萬緡孫盛不慴門戶之禍而改枋頭是也余聞之不能無議焉曹生既作此文援其意又若有所不屑者將自視其文之可傳而高自位置耶抑恐言之失實貽世譏議而故爲支飾脫卸之詞耶考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曹生果如是耶盛與殷浩齊名所著晉陽秋詞直理正稱良史焉不改枋頭雖禍及門戶不顧亦非明哲之道區區林處士一銘又大不相侔也夫人有一善之行君子亟稱之吾儒有心救世正藉此以淑人心挽頹俗又往往採片長發之爲文章以傳世而行遠況林處士實有善之可稱哉善可稱而已不深知之不爲作銘可也銘既作矣而又爲支飾脫卸之詞吾不解其何說也文章固不可不珍重慳惜也珍重慳惜之太過而文章亦日少封禪書誠文章之大者可數十上乎余曾有詩云少時便愛遂初賦老去終無封禪書聊以述懷亦用譏曹生也

石鼓詩跋

嘗考以石鼓爲周宣王獵碣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鼓至宣王而鏤以詩者韋應物也謂成王鼓以左傳岐陽之蒐證之者[illegible]琳董逌也謂出宣王時史籀書者蘇軾趙明誠也斷爲秦鼓合於秦斤秦權又以岐陽奉地秦好田獵是詩作於獻公前襄公後者鄭樵鞏豐也然皆傅會之論不足據惟歐陽修辨漢桓靈時金石多磨泐此文細而鏤淺不應二千年尚在又字法古詩與雅頌同漢多博古好奇之士不應略而不道又隋藝文志錄及始皇刻石婁羅門外國書不應獨無石鼓遺近據遠其說似矣金時馬子卿則辨爲宇文周造焦竑以蘇綽傳證之云周文十一年狩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再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此亦影響臆度烏足爲鼓文確論哉予按鼓文有吳人鄰亟朝夕儆惕語周宣時吳未通諸夏安得有此又周之文武無藝祖稱而鼓文又云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嘗觀宇文祭河神詔自稱其先世爲藝祖且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故應有吳人之戒由此以言石鼓爲宇文周物無疑如執小篆科斗以訂是非則六朝人豈無善摹之者亦未爲通論也元馬虛中絕句云獵碣鐫功事惘然摩挲壞石臥寒煙昌黎已道文殘缺又較昌黎五百年令人涵詠無盡桐髙詩中互據一說正不妨並存以竢折衷於後之雕。搜弘博者

雜文目次

卷一

廣種瓜說　黔陋說

策題丁卯江南武鄉試

策題二

廣種瓜說

濟南田　雯綸霞

蕭韓坡翰林種瓜河村貽余數十又作種瓜說一篇余考種瓜法莫詳於齊民要術亦未嘗耑指何瓜也楊升菴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郃陽令胡嶠記嶠於回鶻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瓜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時始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他瓜耳韓坡又有西洋瓜皮白味別子有字似可辨余詩云斑青更有西洋種剖之如乳傾壺漿子面字形細于髮蒼頡鳥篆爭微茫是也昔張載陸機輩皆有瓜賦而于種瓜法則略而不書直作駢麗文辭耳邵平秦東陵侯後布衣種瓜於長安俗謂之東陵瓜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班俊常種瓜灌園又陳壽吳書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爲業劉義慶幽明記韓珍種瓜營葬孫鍾富春人種瓜爲活以上數人昔人謂之瓜隱取以報韓坡詩中末句云明年我亦學老圃犂鋤自操身手强與君入山稱瓜隱徒駭河上歌滄浪殆取種瓜說而推廣其意如此

黔陋說

陋哉黔也與滇並稱自京朝言之以爲同處萬里之遐耳以山川疆域考之均爲楚莊蹻開拓地西南荒徼蠻髦靡莫之鄉公孫弘買捐之所弗屑有也以滇眎黔猶宫室之有門庭然無黔則無滇以黔較滇擬之古諸侯國黔且不得與於曹鄶邾莒之列何論秦楚則黔也者亦適足以爲滇之一州一邑附庸於金馬碧雞之末已矣豈不陋哉豈不陋哉嘗讀兩京三都諸賦凡職方所載風土所紀與夫山川之美草木鳥獸人物之奇莫不各標其勝槩以驚人耳目之觀即一滇也五華點蒼峰巒聳秀金沙洱海波濤縈洄以暨孔雀翡翠犛尾象齒

琥珀琵琶檳榔金鐵茶漆之產不可勝數惜乎張平子左太沖之所未睹薛綜之所未注也若夫黔山禿水窮草木亦稀跬步亂石日與虵蝮虎豹蠱毒瘴癘相周旋鬼方多鬼青白黑赤各異其名魑魅魍魎隸籍而分部揶揄於道路充斥於市衢黎丘蘖亭之間蠕蠕動也嗚呼何陋之甚耶雖然鬼方之鬼飲食男女侏儒睢盱三年已來與人白晝往來馴擾而無所害鬼之性朴而淳中原險阻澆薄之習反出其下又有斷腸花紫穗下垂實如鶯粟夏秋蕃茂人與牛馬食之則腸斷有綠衣鳥小如兒拳雨晴來啄之土人呼爲斷腸雀極可翫惟黔有此差足以豪矣亦賫孔驛當滇黔兩戒之交十步之內疆土風物妍媸頓殊一似造物有心自洪荒時劃山川而爲二者亦甚可怪也余謬黔書嘗思粉飾其說以洗黔之陋道士祝天寧自滇來述滇之勝寒廳夜半娓娓不絕余縱懸河之辯效枚乘七發以爭之卒莫能勝而黔之陋如故道士知讀書能言楊升菴在滇胡粉傅面簪花擁伎彈曲項琵琶遺事亦隱者云

策題 丁卯江都武御試

問自古言兵之家各有一書流傳於世後之學者未有講習不明才識淺陋而可以得用兵之道者也陣法始於黃帝古所謂魚麗鵝鸛皆陣也諸葛亮李靖之徒無不本其意而用之然孫子十三篇言戰甚詳而獨不及陣法何也豈陣法之精微即在十三篇中可窺求而得其故歟孫子之書載諸藝文志及四庫書目後人註孫子者魏武杜牧陳皥輩二十餘家宋梅堯臣彙集諸說自爲一書歐陽修亟稱之其果有合于孫子之旨歟張良受書圯上老人但言太公兵法未見其書也後人遂以六韜實之而中有騎戰篇言用騎之法甚詳夫三代

春秋時馬以駕車無用爲騎者其爲後人僞撰可知矣葉適謂龍韜以後四十餘篇皆學者所當講習其說何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司馬兵法周之制也乃以穰苴所論即爲古司馬兵法然歟否歟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法爲四家有權謀有形勢有陰陽有技巧說者謂權謀家能兼三者之長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羽一篇韓項皆善用兵果可得而優劣歟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大抵其學類商鞅其言似吳起而其法則專以立威爲主如重刑伍制分塞東武將令等篇皆所以明制度嚴號令而已非有神奇變化之道也而

宋儒張橫渠獨善其言爲之釋解彼果何所見歟他如車戰馬戰火攻舟師無不各有一家之言可得聞其詳歟不淹貫乎羣書不可以云將略也不諳熟乎將略不可以爲武臣也奇正互用變化莫測用之責乎應機習之在乎有素豈淺嘗者之所可幾歟多士幸際雍熙之世行將策名登朝專閫之制匪異人任平日讀何兵書及今條達披陳蓋欲爲　聖天子求什伯庸衆之材焉

策題二

問從來選將之法有由於科目者亦有不由於科目者蓋需才甚殷而其途至廣也哉　國家設科取士赳桓之彥與文章之英並重一時可謂遭際之隆矣然昔人

謂渭濱一遇登壇數言仗策營門草廬三顧豈必由科目而後得之歟彼汾陽出身武舉又何功業若斯之奇也漢以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唐文吏能應武科者優等擢用之宋歐陽修告仁宗於軍中求將謂賢豪之士不可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得濟其貧賤乃選將之良法也今亦可倣而行之歟兵法論將有五材十過八徵可謂詳矣而惟於科目中求之穿札飲羽之伎磨盾草檄之詞其果無遺士歟自古爲將者或拔於行伍或出於詩書委巷粗材無不可用而折節好學乃授兵法如如何而後選之當用之專登俊拔尤樹勳名而垂史冊也夫人才出於學校而名將多

屬儒生丘瓊山謂宜建置武學祀太公廟以穰苴孫吳李衛公配享猶夫祀孔子之配以顏曾十哲焉用五經七書敎授生徒三年大比制非不善也今則韜鈐之士槩列於尼山之宮牆思樂泮水令雍容進退其間彬彬稱盛蓋不欲使其判然而途而於以收儒將之效也然歟否歟有輕裘雅歌之風而乃可以戰勝有稱詩說禮之學而始可以用兵多士其亦有志於此歟我 皇上文敎誕敷武功赫濯當茲銷兵之日而亦干城之選誠以科目乃人材所自出而選將之法於斯爲至當也其各抒其所學以對

雜文目次

卷二

先太恭人述略　祭先太恭人文
禫祭告先妣文　先室馬夫人行狀
李母董太宜人誄

先太恭人述略

濟南田　雯綸霞

歲辛未六月十六日酉時吾母　皇清誥封太恭人張太君卒是時雯在黔一聞訃音驚昏仆地少甦治喪禮因痛念吾母生平七十七年中遭大故苦節幾四十年都下不孝兄弟三人雖次第成立而數年來以遊子他鄉相見無期貽慈懷倚閭之憂者雯也含殮之夕需霖在旁諸孫繞側獨少雯一人抱人子終天之恨者雯也雯不孝之皐上通于天萬死奚辭今日踉蹌萬里奔喪歸來嗚呼庭幃已空慈顏不復覩矣仰天痛哭何益即

曲盡喪禮亦何益其何以報罔極之萬一唯願以身殉地下而已能復搦管殘紙述吾母生平苦節哉然吾母賢母也求之史傳中不多見世之以母德稱者亦莫或及自不孝兄弟通籍多年凡當代名公卿海內賢士大夫與不孝兄弟交遊贈荅往來者亦無不知小人有母賢母也敢不研淚録畧以述其槩吾母爲處士張公諱禎女幼讀詩書探論聖賢要旨多所發明及笄歸　先大夫蓼莪公先大夫講學授生徒稱引古今通義文章爾雅實吾母佐助之雞鳴昧旦之詩所以歌也事舅姑以孝操井臼以勤理蘋蘩以敬御僕婢以慈女箴婦德罔弗該備辛卯先大夫登賢書壬辰成進士癸巳官浙江麗水知縣甲午夏吾母買舟南行麗水彫殘小邑先大夫甫治半載著循良名未幾罹暑疾洎吾母七月抵署已不起彌留之日吾母飲泣語家人曰今日捐生伏節吾何難第閭閻四千餘里扶櫬以歸誰之責也婢婢諸孤又復誰依撫之詩書大義皆爲不可且錢穀交代銖粒弗清故官骸骨妻孥例不容脫去余知所以待之矣於是取庫中支納冊領藏之內室手自書算不以屬人及攝篆者難之吾母毅然具辦牘請太守盤詧太守王君崇銘至縣堂按冊勾稽吾母條分縷晰語家人執籍以進貲封鑿鑿攝篆者頓首謝服至圖籍計內恵又作猝口呶呶以厝柩山寺爲言吾母堅意不動以恩感

之以道馭之十月方得旋里當是時遺家不造可謂至矣雖丈夫處此鮮不㥬皇錯亂吾母以婦人經濟其間神定識全理明術善卒得抱骸骨保母子於四千里之外非讀書曉大義者其孰能之抵里後課不孝兄弟日蔽一室之內午夜篝燈紡績聲讀書聲哭聲三者而已豪戚强族橫逆疊至不以介意如是六年不孝雯庚子舉於鄉辛丑甲辰成進士又六年需丙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雯初授推官改中書舍人歷戶工曹郎出爲江南提學湖北督糧由京卿塡撫兩省需改庶吉士官翰林編修甲子典試河南霖入庠食餼充丙寅拔貢生不孝等先後成名歷官中外吾母亦厭然色喜而艱難困

苦滄朴自甘四膺榮封一如布荆裘素每歲夏秋必習
靜村居與農嫗相周旋談雞犬桑麻紡織女紅事農嫗
晨夕欵洽亦忘其爲太恭人也不孝雯兩迎養於京邸
又迎養於句曲吳門閭母意頗厭宣雜入署靜臥晨昬
定省之際惟以恪盡臣職上報 主恩爲訓其他無一
語及焉年七十時姻婭族閭議爲吾母稱壽吾母聞知
止其事辭曰示兒子雯等女昨來言同里先達及學校
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醵錢具酒合名作帳如昨歲壽
蕭大夫人事將以壽吾者此亦親串盛心洽比雅事吾
安得不感然揆之情禮甚有所不可者今得詳爲女曹
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

雜文卷二　三

與亦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紀
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
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寖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
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爲壽蓋任俠好交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爲禮當如是耶吾自女父之没於
官攜將細弱千里扶櫬含艱履戚三十餘年閉戸辟績以
禮自守幸而女曹皆得成立四膺 封命養我餘年然
此中常有隱痛每當歲時膢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
怦怦心動念女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揜
淚蓋三十年於此矣今一旦賓客塡門羊酒塞路爲未
亡人稱慶未亡人尚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

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導我
以非禮不足爲我慶而適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
夫人比也蕭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上壽蕭封君
即世不過十餘年猶爲白首夫婦汝父之亡吾年未四
十今更三十一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與同日語且
其子惟豫侍讀里居已十七年德高望重善行及于鄉
黨德其子而慶及其母宜也汝曹中外薄宦偶返家園
無善及人而亦儼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拜觴拜跽其
又何以爲情頃者米價翔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乏
若復合錢市饔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未亡人更皋戾
是思矣女曹備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

雜文卷二　四

人之情爲我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事遂止吾母遇
事輒援引經史以合乎大道類如此迨乎暮年尤手不
釋卷於佛氏之書亦時一涉覽洞晰無疑義工於詩每
脫稾即焚棄無存不孝等丏讀亦不與曰詩云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婦道也詩文之技婦道無庸此爲也元
不顧諸女孫學之故弗存耳間常從旁竊記僅得茹荼
吟絶句三十首付諸梓垂家乘中吾母生於明萬曆四
十三年乙卯三月初九日丑時卒於 皇清康熙三十
年辛未六月十六日酉時誦佛過午微疾數刻而逝人
謂之善果云女一人子三人孫八人孫女六人曾孫二
人曾孫女二人卜吉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扶柩

合葬於先大夫蓼菴公之兆伏思不孝等蠢愚陋劣舉無足以答母恩伸母志者而受不孝之辠更上通於天故母子不相見死生隔別而憶丁卯十月吳門舟中竟成永訣此後天涯萬里忽忽四年吾母日有倚門之憂不孝遂抱終天之憾也痛哉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illegible]土之軀一息尚存號泣家庭何以自解惟祈大人先生賜之誄章勒於片石以垂世而行遠吾母生平苦節共藉文章以傳云

祭先太恭人文

吾母　皇清誥封太恭人張大君既卒之明年壬申卜筮仲春十日庚寅昇靈輀于兆域爰歸藏于寢域乃于正月二十六日丙子之辰先期家祭如禮不孝等進羹飯陳醴酒奏樂焚帛禮成嗚呼不復定省於膝下尚思昭告於几前昔歐陽文忠有云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用是摹繹斯語號慕咽泣辭曰惟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惡子職之多玷痛聞諱之未央庶黃耇之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既怛忉而滋切遂割肝以絕腸維先聖之遺訓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豈弟以慈良失延齡之報佑獨何棄於穹蒼閔予小子蚤罹孔艱嚴考殞殁孤在髫年賴母氏之鞠育心載矜而載憐奉高堂以愛日歘一旦而弃捐於穆母氏令儀令色俯鞬絲枲仰覽篇籍和厚嚴剛純悳之極歎星隕于敦牂之歲駿日墜于括蒼之陌陵[illegible]咽水怒山惡三光改度五行迮錯擁旋旌而踟躕遺風雨之噴薄旅櫬遄歸橫逆交作我嬛嬛其何依仗義方之秉鐸母氏聖善恩斯勤斯歷四十年母也而師帳藐孤之騃昧曾無補於萱慈雖有子猶無子增弔者之欷歔於穆母氏大德莫掩將葬有期母魂不返黼翣璀以陸離帷帳紛其舒卷望白雲之依垂報春暉而恨晚緬先考之即世安宅兆于南阡將納光于大幽覆松楸以輪囷黃壚密而無間日月

抱而潛淪曜曜振振神其遄駕祼始獻終三爵迎迓于孫遠側棲遲庭舍云胡不顧馭鸞而下於呼哀哉嗟鮮民之有生廢蓼莪而泫然悲思莫逮于后坤哭聲奚徹乎昊乾尚饗

禫祭告先妣文

大祥踰期遺體平復辟踊鳴咽哀竭有窮爰舉禫祭如禮泚筆摭辭告我　母太恭人之神夫人子之事親宛宛嬰嬰作乳稚語而已不可以文無如瞻望靈爽聶嚅莫從謹伏跽涕泗而言曰芭屨扱衽踐三秋兮二十七月叢慼尤兮彈琴成聲外除以周兮縱縱折折鼎鼎猶猶兮敬上哀大顚心抱憂兮自丁閔凶趾伏隘淑兮二豎之鬼向吾領頭兮晝揶揄魅夜啼鴟鵂兮硐磳殘燒如魚中鉤兮作蠹之蠹墨海浮漚兮有北兩首匍孝陵丘兮嗟彼嘉禾食根者蠹兮日者曰死將紉諸幽兮悲搭偈詞佛國涅遊兮卿者追哭上帝說兮我母默護神祇是求兮拯殆立仆庶幾有瘳兮今復何恃天道悠悠兮忍死延喘龜蓍韭兮埋首堊室泪空流兮組綬易服役車休兮禱母靈明爲倪綢繆兮魂兮魄兮慈光永消兮兒衰不仕臥覓衷兮維母芘之逍遙滄洲兮再數餘年日月修修兮銜恤之下匕箸投兮手擷園蔬薦清羞兮咸無見齒皐魚莫儔兮加人一等獻子誰侔兮以號呼乎耳塞目瞀兮痛慕罔極寒風颼颼兮凝睇釜堂森瘖椒兮杲杲東曦烏嘲啁兮

先室馬夫人行畧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一月朔五日戊子　皇清誥封夫人先室馬氏以疾卒越四日訃來驚湧霑膺率三幼子合敬幼安嵩伊設位以祭禮成嗚乎回風雲旗魂兮安往舅舅修路長罹此別無何杖老涙作家書貽兒子肇麗曼碩輩曰親喪固所自盡余復何言古父在而喪母者其父行妻之道子不得屈于父以殺禮扱衽雞斯削杖含感禮過哀不及非孝也女其知之子五人長肇麗爲夫人離褁子平日善事母僕僕粥粥言母之賢而號泣以請父代之言春秋婦從夫爵今之稱夫人宜也夫人爲馬公琨女方雅舊族儒林長德敦詩說禮風嫺

家法年十六歸余執婦道姑訓嚴峻上堂本顏色懾氣屏息庭以内勃谿鮮聞此夫人之賢也當余堂䕺不御集于茶蓼鬱邑侘傺卬天欷歔夫人下氣怡聲曲辭婉解此又夫人之賢也余少時遊閩還回怔雨盲風晝吟宵哭雀立不轉夫人彌縫搘拄事蕆無恙此又夫人之賢也誦讀戊夜室無媵僕夫人供茗餌續膏火坐土銼之側卧牛衣之上此又夫人之賢也性習淡貧躬試況瘁余曰掇土堙河萬分何濟夫人曰是穮是蔉必有豐年此又夫人之賢也衆鑴當滕跡很嫡庶大苦經手味別其辛此又夫人之賢也五膺　封命更享耆年敢忽魚軒無忘荆布此又夫人之賢也余與夫人稱白首夫婦歷五十年閲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舞懷靡及痛也如何劉長卿著傷往之賦庾子山作思舊之銘況余穴緣情遺挂在壁望塵生悲烏能已已余長夫人一歲塵土衰白不及夫人之優游里居遠矣何以松栢遺凋蒲柳還存即再數榆年不堪把玩斜景高春助人傷盡謹撫其畧並以匄當世之能文章如潘陸善誄辭者

李母董太宜人誄

繄康熙四十二年昭陽協洽孟陬月二十八日李母董太宜人卒春秋八十有四冬十一月十九日躅度卜筮告以延端既克塟于北郭之域嗚呼世丧母儀庭鮮憲師勖兒女髮觀者愴涕鄉以爲生被重稱沒載詡言者如丘封之存斯也誄也誄之信也施之其辭乙乙其光熊熊誄曰

律谷暖息長離啄瘖縱折鼎猶隧路抽陰維太宜人毓德素里玉梧竹林聲光崴美相厥夫子術明道通漢之孝廉爲衆餘雄夠夠偁偁初紳領異詩什羔羊易爻貞厲甘陵有棠豐碭有祠囊留一錢民歌思之鄭刀宋斤

旣秉堯設水衡是司斑斕璀璨筴勛上攷舳艫舲艎持麾淮南艘𦪈錦張提封外臺灘江駛瀏梧嶺湘波宜人左右岳陽病牒峭颿片歸龍蛇歲首黃鍚依依式穀爾似呱呱𦻏下庭位號呢鬼薪飄及塵死魯邾其蔑不施中有人焉回風滿旗領解東省才東馬比健跡石渠冠名舘史著作名山葩列藻分草木風圖書圖蔟林　帝曰女濤錫之五馬母曰兒濤龔黃其亞　帝曰欽哉者每爾膚母曰清白如父在豐載撫受教方伯衛命荔子花蘇錯鏘潭靜鳴鳴方伯子舍言情七千餘里重趼犇程抵家三朝萱幃慈面曾問顏萊于令復見嗚呼太宜人大漸遄流日車莫轉佛國涅道大乘法衍寘寘墓門

馬道納光沸兮無晞不可弭忘夕派冒沒臺駘以弔凡杖槊匝鄉人立廟梟魚掩齒三年則郇金銷石泐宿鳥何多烏頭楔闕豐碑宰木幾堂歸存過者踊哭

古歡堂集雜文卷二終

濟南田　雯綸霞

祀嶽瀆禮考

曩制遣使奉御署祝版奩香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禮用三獻司樂十二讀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洗爵官二司尊彝一禮置官四以州府司吏充前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如常儀前二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前一日有司牽牲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享日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祝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及以血豆陳於饌所次設祭器皆籍以席掌饌實之左十籩爲三行以右爲上實以乾橑乾棗形鹽魚鱐鹿脯乾桃菱芡栗右十豆爲三行以左爲上實以芹菹筍菹菁菹葵菹魚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左簠二實以稻粱右簋二實以黍稷俎上實以牲體牛犢牢具次設犧尊二象尊一實以法酒又設太尊一山尊一在神位前設而不酌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在東階之下實以巾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又設揖位於廟門外又設瘞埳於廟門內庭之埳地享日丑前三刻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凡祭官各服其服與執事官行止皆贊者引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引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

引詣盥洗位北向盥手帨手移爵洗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執尊者舉冪執事者酌酒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詣神座前北向立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祭酒奠酒訖俛伏興少立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立跪讀祝訖興退復位初獻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復位次引亞獻酌獻並如初獻之儀次引終獻並如亞獻之儀贊者引詣神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清酒進其右跪祭酒啐酒奠爵執事者以俎進胙肉前腳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遂轉授執事者取爵遂領卒爵執事者進受爵復於坫拜興贊者曰已領福受胙引復位再拜拜訖次引就望燎位以饌物進於埳又曰禮畢遂引西出復位引讀祝與執尊罍篚冪者俱出贊者曰再拜拜訖祝版燔於齋所今禮仍之

論曰周禮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詩之頌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由來尚矣故以祈年告征虔敦嘉祀則有望秩之儀登祭受釐紓才作賦則有祠官之使五郊迎氣必諏日於太常三日致齋更具牢於守倘考諸歷代禮莫不然矧除　熙時典尤最重茲行也嵩山爲上淮瀆次之濟瀆又次之修崇祀事摛玉檢之鴻辭保乂農祥欽山椒之巨石庶幾百穀告成三時不害和平之氣既靡遠而不通明禋之典亦有祈而必報美門太乙不已陋與寶鼎靈臺何足頌矣

濟瀆考

濟水發源王屋山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又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孔安國注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是也括地志曰沇水出懷州王屋縣北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其深不測逕縣北三里其源重發洪於池東南流爲沇水又東逕郗城北出於温縣一水枝津南流注於溴水水經注曰濟水出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至温縣始名濟水又伏地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洪出爲滎水又洪而西至曹濮散出於地汶水自南入之北逕齊郡入海合而言之書稱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洪爲滎出於陶丘又東北會

汶入於海是也春秋説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貫也風俗通曰濟齊其度量也山海經曰濼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璞注曰濼沇聲相近即沇水也俗謂之衍水亦聲相近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西源出原城西晋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其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謂之濟源水經注曰濟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晋卻克戰於鞌齊師敗績三周華不注是也又曰沇水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涌狀如巨鼎又屈而北注漁子溝水入焉又北與温濕水合又曰濟水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水涌若輪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向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明木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闕駰志曰向城在軹城南即周向國蘇公爵邑詩作都於向左傳桓取向以與鄭竹書紀年曰鄭使韓辰歸晋陽及向更名高平又軹關在縣西四十里北齊懷州刺史平鑒修築以捍敵它如盧仝之玉川岑參之青蘿館李愿之盤谷羅致之祠墓陳蹟可尋披圖斯著

論曰昔人云濟水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之爲言獨也不爲餘水溷亂

絶麈流而獨入於海也此其所以尊顯然而叙黄有力莫毀穀石之舟與河同靈爰崇班祀之典是以潛而復出合而忽分水官能辨其源流神泉遂淩夫逵遠蓬蒿不沒何讓廉泉鷗鴒弗踰復連濼水於以播通四氣作紀一方蓋神之德與其職然也杜甫詩曰梁公執攻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濟亦極形其潔貞耳雖居瀆之座末乎可比聖之伯夷矣

淮瀆考

禹貢導淮自桐柏又曰海岱及淮惟青州又曰淮沂其乂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山海經注曰淮出餘山南陽平氏在朝陽東義鄉西史記索隱曰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爾雅曰淮爲滸然淮水與濟水同源俱導西流爲濟東流爲淮水經注曰淮水逕義陽郡東逕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逕廬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與潁水泄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又東過鍾離縣北夏丘縣南又東至徐縣合潤水蘄水又東至盱眙縣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會黃河而入海也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書稱淮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是也水經注曰一水發自山椒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零陽九渡水又北流注於淮又曰淮水逕浮光山出慎陽縣頹陰劉陶爲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又漢書汝南舊有鴻陂通於淮水郡以爲饒成帝因東郡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奏決去陂水有童謠曰壞陂

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及子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又南吏康絢傳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千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出督淮上諸軍事幷護堰作役人及戰士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堰乃成又淮水自莫耶逕當塗故城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又鍾離國名楚滅爲縣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是也即王莽之蠶富也淮水注其北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爲三楚

論曰淮之源一細流微津耳及滙衆水入黃河以歸海也何奔濤巨浪遂洶涌以至此極耶考禹之治淮曰導曰非水性能明人事斯起然而較之於河非來自遠擬之以濟似遜其清洪澤湖畔曾鎖巫祁雲梯關前爰沉

璧馬平江以固高堰爲計印川有出淸口之功頗不偉歟何可忽矣是以胎簪山峻作神靈之奥區若水使來行明禋之典禮雲雨生於膚寸爰爲稼穡祈年徐揚屢其安瀾庶乎襄陵除害靈祇效職德莫大焉祠宮祝㕑禮云肅矣

嵩嶽考

嵩高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五里五嶽之中嶽也禹貢曰荊河惟豫州又曰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唐天文志曰自鶉首踰河戒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塡星爲嵩丘之主中央居鶉火之次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寒燠之所均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白虎通曰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是也國語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韋昭注曰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山有二室謂之室者以其下多石室潘岳曰嵩高有石室十餘孔是也戴延之西征記曰東爲太室西爲少室嵩其總名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合之爲嵩高分之爲二室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泰室之山卽中嶽嵩高山後魏地形志曰陽城有少室山嵩高山不言二室也對嚮伊闕接跡緱嶺延袤汝南弘農成皐㟭函許鄭宛鄧之間百五十里作鎭中州蓋與岱恒衡華稱伯仲矣

論曰周公營邑山高水深洛陽奥區風厲土厚是以勝標中嶽四嶽遜其精靈峰列太室少室爲其匹配斯誠中州之重鎭宇宙之傑觀也然而厥位旣正大德乃涵元氣渾淪體質麗美羅嶷萃嵂不矜岫嶂之奇早木陰晴莫變朝昏之狀瞰𡎺雲之正面冷冷山翠提來探巖

塋於中間琵琶天風吹下列祇之所栖托與㕘山盡爲
兒孫矣故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曰柔
惠且直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其山鍾賢其神正直
而壹信矣
太室一名泰室東西廣四十里南北深三十里自下至
巔直上二十里周圍一百四十里三臺在左轘轅居右
頴水界其前洛水繞其後山陽正面如長城障天及登
絕頂周遭俯瞰千巖萬壑自中峰而分之南多懸崖北
多峻阪東多斷嶠西多重嶂太室㝡中居正少室配之
少室一名季室在太室西南十七里又一名負黍山羅
泌路史曰少室一名黍室一稱御砦宋人謂之冠子山

俗稱九頂蓮花砦西征記曰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
十里與太室相埒其峰之奇者皆在南面第由太室西
望一峰崇牙如旗前立一峰如戟西鄙一峰如笏即太
陽少陽諸峰也又云嵩丘者潘岳懷舊賦曰前瞻太室
傍眺嵩丘傅亮曾辨之蓋嵩丘別是一山也中嶽廟去
縣八里在萬歲峰下前玉案後黃蓋章行儉記云元魏
始徙於此廟南石闕稱太室神道勒漢安帝元初年號
測景臺周公營洛邑所築晉天文志曰周禮日至之景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
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頴川
陽城是也其山上有許由墓盧巖有盧鴻一宅蔡經鉤

覿元丹丘田游巖李峑孟郊李渤皆有栖隱處陽城啟
母石少姨廟皆夏王陳蹟頴水逕大熊山右石淙逕小
熊山左唐武后曾建三陽宮於此有合簪迎輦花鄺道
元稱爲勺水少林寺在少室五乳峰下寺前之水導源
鉢盂峰過少谿東注嵩陽書院即舊嵩陽觀與崇福宮
並程朱諸賢祠於兩楹間
論曰書讀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又宋李廌洛陽名園
記每流連低回不置矧中嶽之奇也夫浮圖之宮銷沉
寂寞河陽之館磨滅荒涼追昔者空知其名逶遹者不
識其地茫茫今古付之興衰之感已耳宗高名山長留
天壤殆非雜記西京夢華東都比也然而漢帝唐宗東

輿迴遊詎無虛跡可紀而棄瓢千載下即以許盧
名其山抑何故歟從來入峀穴侶鹿豕之士數斂山川
以爲己有雖周穆漢武之轍不得而爭之是以永嘉緣
嶂糧屐客兒鈷鉧澄潭名歸子厚向平有願畢婚嫁於
它年宗炳臥游寓性情於一往凡皆寄愁五嶽縱心八表
之所爲也而乃捧 簡書而來躡煙霞之窟庶幾幸矣
太室二十四峰青童黃蓋浮丘三鶴遇聖萬歲玉鏡獅
子虎頭起雲鳳凰金壺華蓋元龜臥龍會仙子晉王柱
老翁玉人玉女獨秀積翠太白是也少室三十六峰朝
岳望洛太陽少陽石城石笋檀香丹砂鉢盂香爐連天
紫霄羅漢七佛盧栖來仙清凉寶勝瑞應瓊璧紫蓋翠

華紫微藥堂帛道天德卓劒白雲深金牛明月凝碧迎霞
玉華寶柱繫馬白鹿是也
論曰六十峰見道藏吳天師靈跡記宋樓异賦其最奇
者金壺一峰在中峰下遠不可目見晴午不可見惟朝暮
夾雲映日驀然出焉峰有六十所可指數才數峰耳餘
峰或在山巔或蟲澗側猶石室然或面懸崖或覆客樾
蔡經跑覩之窟天泉石樓之宅莫可為尋難以蹤入矣
天中記曰嵩高山有牛山鷄鳴望都諸峰盧鴻各勒名
其上似二室殆不止六十峰也嗟乎混沌甫開孰為命
名疏鑿以還何遂多事亦烏知此峰之名不可彼移矣
其間以仙蹤著者浮丘公鍊藥之地李八百翔鶴之宮

玉鏡詠之遺山（元好問有玉鏡峰詩）金壺原於老子玉人大篆倉頡
爭奇虎口（李簽傳稱虎頭峰為虎口岩）陰符巨靈呈巧帛道散隱居宛在王
子晉繫馬堪尋以漢武頭者青童萬歲之稱羣仙老翁
之號其它率俚而失雅泛而無稽不過象物賦形出於
巷談野語矣
元魏盧元明有嵩高山記唐盧鴻一有嵩嶽志元明之
書雜見於他籍者十餘條鴻一僅存其目於鄭樵通志
至明隆萬間有祥符陸東嵩嶽志耶臺傅梅嵩書後邑
人焦賁亨嵩高紀略康熙戊申登封令葉封作嵩山志
陸輿而大簡傅博而未精惟葉爲善本而藝文所載仍
多可芟二室舊碑漢前殆盡僅搨得唐宋元數種內嵩
陽觀碑徐浩書顏少連廚庫記尤稱絕構其它率剝蝕
苔蘚不可披尋矣
論曰古之紀山水者昉於禹貢九州厥後山海之經志
山兼水水經之注注水兼山非惟紀載之詳實該文章
之妙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夫山川著象書五嶽之真形
（見抱朴子及漢武帝內傳）伊洛中央定兩儀之正位需高不可無記採
厥始自何年然而竹素之傳遠於金石名山之志別於
郡縣滄桑迭易嗟文獻之無徵月露連篇每芟存之寡
當是烏得兩廬復出與之揚搉上下庶不為山靈所姍
笑矣乎

嵩嶽雜考

葛洪枕中書云軒轅爲黃帝治嵩高山五嶽眞形圖云中嶽姓惲名㷜圖贊曰嵩維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淡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英又曰中嶽嵩高君服黃素之袍戴太乙之冠佩陽和之印乘黃龍揚雄河東賦曰歟帝堯之嵩高兮顔師古註曰堯嘗遊於陽城周穆王遊於太室之丘見穆天子傳漢武帝元封元年三月東幸緱氏禮中嶽太室唐天后通天元年臘月改元曰萬歲遂封禪於少室山按唐史天后親幸石淙道著讌嬉左補闕張說有疏極諫北齊孝武帝闕年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中書侍郎魏收上南狩賦錦繡萬花谷

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漢武帝帝視其巾器中有書乞瞻覽王母曰此嵩嶽眞形圖也帝藏之柏梁臺抱朴子曰凡修道之士棲隱山谷欲朝五帝役山精當得嵩嶽圖佩之漢書武帝幸緱氏詔曰朕至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翼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其令祠官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奉邑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引登嵩高山後三十餘年吹笙於緱氏山頭世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遥見嵩高山時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言旁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十七里盧元明嵩山記曰嵩山是栖神靈藪長松綠柏生於嶺澗古人住止處有銅瓶器物東北出雲有自然五穀神芝仙藥嵩高山記曰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山種之一年三花其香如桂又有牛山多香樹昔有婦女姙身三十月生子五歲入嵩學道通神明爲母立祠號開母祠今祠尚存又一石室有自然經書飲食有石柱承露盤石脂滴下中頂南下二百步亦有嶽廟畫爲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光潤或失之經旬乃見山海經曰少室之山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葉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

多鯑魚狀如盩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又曰太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茱白華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䔄服之不眯上多美石郭氏註云陽城西谷有白玉膏服之即仙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過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女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於石應卲曰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唐崔融嵩高山啓母祠碑其略云臣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

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載英華文粹）孫巖宋書曰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符彩潤潔河南太守毛修以靈岳降瑞送諸神府太史公曰吾登箕山之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神仙列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也楊炯曰少姨廟碑銘其略云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里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啓母塗山之妹也（載英華文粹）水經注曰潁水有三源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東

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是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又謂是水爲瀖水呂氏春秋曰卞隨耻受湯讓自投此水死張顯逸民傳嵇康高士傳並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孰是又五渡水注之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爲三十八浦陽旱輟津石潭不涸道路遊憩惟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犯必數日不豫行者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下產九節菖蒲緇素之士多泛舟昇陟取暢山情其水流陽城西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山堂肆考曰軒轅黃帝與西王母會於箕

山以青銅鑄十二鏡隨日用之又曰舜臣尹壽所鑄潛確類書曰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昔仙人方回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古簡通志云嵩山之下有古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東晢曰此漢明帝顯陵策文也酉陽雜俎云太和中有人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見一人枕襆而眠呼之起問其所自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其一也體道通鑑云白龜年至嵩山東巖遇一人曰我李白也子之祖樂天雖不同朝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木解後放遊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中嶽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

牋奏已百年矣賜龜年書一卷請之後遂能辨禽獸語論曰山川名物爰設外史之官鉛槧捃羅遂有方言之紀由來尚矣是以博引羣書銳析疑義後之人其能免白蟫之穴穿避獺祭之譏哉如謂不必讀書考古正荀子所云喬宇嵬瑣何其陋矣然而載籍日繁耳目兼用夾漈之志猶多弗備貴與之考更求其詳神異經列仙傳托名於東方朔劉更生近於荒誕讖者[illegible]彼夫及冢周書天寶遺事以僞亂眞緣種流傳而資治通鑑尚采而錄之況其它乎世所傳王子年拾遺任昉述異沈約四公子傳宋雲仙散錄即無假於誦讀亦何損於見聞於是攟摭各編用資互考山川之大秘厥靈跡文

章之府代有聞人其奚辭淺鄙慚寡挂漏之咎也

祭牡丹花神文

昔維仲春勾芒司令東風扇和花信煦動爪隱小園十畝之閒徙駭古河流水潺湲土膏潛滋蓓蕾蕃廡百卉其腓林神是主猗歟鼠姑來自鄆州三十二株云拔其尤匠氏經手焚琴煮鶴年表入書知音落落解組予歸十存二三大招花冤剪帚容慙迺命阿叚移蓺善地灌溉必勤鋤非其類剗爾瑰品曰號花王配以厥妃翠紫姚黃石尤之風破塊之雨聊敵雀鵲爰居爰處老夫髦矣天假之年命儔嘯侶花其我憐柯葉敷榮便紹慈清洛陽天彭敢爾褻玩暮春大放一抹紅霞非啻富貴寶茲珵萃藍尾香草還同珍惜不我遐棄絢爛一色致之花史春種非昔唐突駿昧神其鑒之

古歡堂集雜文卷二終

古歡堂集

雜著目次

卷一
論詩
卷二
論五言古詩　論七言古詩
論五言律詩　論七言律詩
論七言絕句
卷三
詩話 評茂秦十則　碩人
秦風　許渾
三句一韻　鳧盟說杜
原上草詩　杜牧徐渭
雪詩　詩文演法
竹枝　閒情賦
代作
卷四
詩話
卷五
雁塔　山蘊
錦竹　周璆伯俞
淵明閒情　梓盦

馬伶粉本　酒法
廟紅　人生平善
驚驢腸　漢儒宋儒
二十一史　八陣圖
夫子與點　藻鑑事同
卷六
奇　繁簡
青牛文梓　孔木
杜詩　射木
奇木　物性
王喬盧耽　濟廟石

唐鼠　竹王徐偃王
遊嵩　吃
淮濟各異
宋茨深不如白香山　不及古人
佳句善字　作古文
廿一史　老泉
寧馨　李廣熊渠子
李廣韓安國　孫武子司馬穰苴冒頓衛
鞅　張騫蘇武
萬神姓名　一世能文
撲滿　海子

歸化縣　卞彬戴安道
砥
卷七
東灞高堰　高堰
杜少陵子　震川
鄭花　側注冠
衣鉢　干寶
謝承後漢書
卷八
白雲司引議

古歡堂集　雜著卷一

濟南田　雯綸霞

論詩

讀卜商毛詩序知古今來文章之大莫善於詩鼓吹曲辭詩話雜體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諸人後唯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劉後村之言當矣

學詩者言漢魏六朝四唐兩宋諸家何不直學三百篇二南含蓄無盡豳風景在目前衛風碩人秦風小戎東山零雨用意婉厚妙不容說今之作詩者皆可神明變化而學之它如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惘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迫巷伯鶉奔之惡惡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考槃之素志常棣蓼莪之大義皆可學也昔人謂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是也

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異而詩人宛轉之致風人溫厚之辭所謂情動於中嗟歎之不足而咏歌之者則具於國風小雅潛玩長吟衆妙畢出

或謂三百不可學以四言故也維以不永懷誰謂雀無角非五言乎胡取禾三百廛兮維昔之富不如時非七言乎

桑中溱洧紫陽以爲淫風即曰淫風聖人亦不刪而存之夫鳳凰和鳴中於律呂是謂希世之音則葛藟卷耳非乎其它圓轉淸謠令聞之者足以戒雖欲不存不可得也

昔人論三百篇蜉蝣鵲羽不如騶虞鵲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旱麓閟宮之章淸廟之什不可與兎罝之野人采蘩之婦女同日而語嗟乎拘墟之見未免爲匡稚圭所軒渠矣

選體可學乎學之者如優孟學叔敖衣冠笑顰儼然似也然不可謂眞叔敖也善學者須變一格如昌黎義山東坡山谷劒南之學杜則湘靈之於帝妃洛神之於甄后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不然選體何易學也

靑蓮善用古樂府昔人曾言之如烏啼白門柳三朝見黃牛又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皆自古樂府來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又如禪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諦世謂鮑照白紵辭陰鏗柳色梨花語白亦用之杜甫云俊逸鮑參軍又云重與細論文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皆甫譏白亦臆度之辭也

詩中音釋字義考訂最難元人有云鄭子藉稻博古者猶莫詰於瑯琊字不題糕能詩者或未稽乎餕餌若龍斷本如字而或切爲丁貫夏屋本食俎而或用爲巨室至於麏獐蟛蜞金根之類莫能殫述陶云讀書不求甚解杜云讀書難字過未可易言也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於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爲怪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馬等賦所以使人嵬眼須耳者政由時出奇字以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歟

昔人評詩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

自如又元虞集曰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三日新婦自比漢廷老吏曼碩謂德機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東坡評書法云永禪師體兼衆妙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顏魯公雄秀特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味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皆得比喻之妙

興觀羣怨詩人之性情然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言學問陸璣之疏稽含之狀陶弘景段成式陸佃羅願耶

曷諸人所撰著皆從多識句來今之學詩者何讀爾雅未熟也

滄濵云詩自唐已後不必立樂府名色此論亦當青蓮集中樂府纍纍如貫珠矣少陵則不作哀江頭哀王孫前後出塞石壕吏垂老別等篇東阿筆塵云樂府之變其實皆古詩也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別闢新調

自蘇李以來古之詩人各有匹耦然李杜並稱其境大異王孟則同矣皮陸又同矣韋柳又同矣劉許又同矣此外顏不及鮑陰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島不及郊而匹耦之最奇者盧仝馬異也

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

少陵秋興八首青蓮清平調三章膾炙千古矣余三十年來讀之愈知其未易到

玉溪生詩中之聖白樂天晚年極嗜之云我死當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古人之樂善如此

古來論詩者子美戲爲六絕句義山漫成五章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漢謠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議論闡發皆有妙理

選詩有昭明選體徐陵新詠鍾嶸詩品唐人選唐詩迨夫半山老人唐百家詩選曾端伯選宋詩元裕之選中州集以及詩統正聲品彙唐音紛紛四出不一其義列朝詩集其人係西涯門下　　　　　　　　　　　　但韙乃於前後七子

空同歷下輩同貶之又爲海陵生之惡言以詆歷下不遺餘力亦惑甚矣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況程邵以下誠齋一出腐俗已甚而學者一槩皆竄抵牾之直必以嗄狂泉而病喻囈也耶

古歡堂集雜著卷一終

論五言古詩

濟南田　雯綸霞

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豁一唱三和更無可爲輸也他如班婕妤怨詞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雞鳴入變艶詞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曹家父子思王爲冠有正有變駸駸乎大雅之遺焉老瞞樂府如苦寒行諸作膾炙人口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釋書登高必賦被之管絃無不入妙然往往以漢末事敘入別是一格丕洋洋清綺舊謂去植千里亦非篤論王徐應劉輩望路爭驅可云盛矣然公讌諸篇一望黄茅白葦此昔人所云蕭統簡緝過冗而不精劉勰敘論闊略而未詳也直至黄初之末嗣宗詠懷一出清峻遥深研微入奥詩品謂如剡溪雪夜孤棹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非好餟者所可方駕矣

晉世羣才以綺情藻思爭長競勝然采縟於正始力弱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視漢魏一變焉茂先休奕二陸三張均稱作者而氣體弱矣獨太冲卓犖騰踔標能擅美振衣千仞濯足萬里洵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蓋臨菑自道其詩然也景純雋上之才安仁清矯之致抗左稱雄而越石又過之謝尚袁宏各家篇章無幾至於子夜四時繁文麗曲其別調也

典午之末陶公出焉絶唱高蹤清才逸響亦從蘇李十九首來特襟懷不同故詩境異耳

宋代詩人無出康樂之右者自益壽導於前而諸謝迭起後先輝暎何其盛也南史傳謂顔謝齊名其實顔不及謝昔延年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繢滿眼蓋於延年有微詞而論詩之善可睹矣若夫明遠挺拔名貴後偉光華直與客兒並驅尤非錯彩鏤金者所及

元暉含英咀華一字百煉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齊之作者公居其冠劉後村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云恨不携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其服膺如此

蕭卽右文作者林立當以何遜爲首江淹輔之沈約范雲吳均栁惲庾肩吾劉孝綽矢之下至陶弘景周捨諸家亦有片語足錄大約水部之作不費雕飾如庖丁解牛風成於斲然幽蝶弄曉花清池暎疎竹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是其詩之眞境也文通罷宣城郡後夢景純索筆景陽索錦忽忽才盡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爲尊

豈亦有數然歟

陳朝孝穆之作如魚油龍爵列堞明霞輝燿丰茸文采濫目總持狎客可以樹幟爭雄子堅則遜謝矣

北魏劉昶才氣頗高惜篇什寡耳溫子昇詩武帝衒稱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實非濫美

北齊顏之推絕佳蕭慤詩又在邢卲魏收之上

北周庾信史評其詩曰綺艷杜甫稱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王褒才思英拔不亞於庾

隋煬帝初屬文與庾子山體及見柳䛒以後文體遂變氣格遒邁一洗靡麗劍習楊處道詩亦一時傑作薛河東輩餘子碌碌矣

初唐陳伯玉感遇詩出自阮籍詠懷盡滌綺靡力追正始

謫仙五古直接阮陳之派而奇矯豪宕殆又過之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侔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別有風調

中唐韋蘇州柳柳州一則雅澹幽靜一則恬適安閒漢魏六朝諸人而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非屋貞元元和間推獨步矣

右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於十九首與蘇李者建安之盛思王爲宗鄴下之末阮籍爲最至於典午之盛左思郭璞劉琨稱鼎立焉淵明一出空前絕後學者誰敢輕加位置由其詩高其人異也自是而後宋有謝靈運鮑照齊有謝朓梁有何遜江淹陳有徐陵江總以暨北魏劉昶北齊顏之推北周王褒庾信無不摩壘堂堂雄壓當代譬如列國然諸公晉楚也他家邾莒曹鄶也又如畫然淵明秋山平遠煙樹寒林野水斜陽天光雲影脩然於篇幅之外若鮑謝以下各家則著色點染取董巨神理而兼形容藻繪者矣總而論之大約高留於蘇李根柢於漢魏神明於彭澤規摹於鮑謝何庾所謂正派其在茲乎迨乎初唐之陳子昂盛唐之李白王維孟浩然中唐之柳宗元韋應物亦復如是好學深思者溯源尋流當自得之

論七言古詩

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千於擊壤篇另作句讀非七言之祖明矣三百篇已露其端離騷實闢其境至於飯牛臨河易水皇娥白帝子産誦采葛婦諸篇聲長字縱皆歌行之祖昔人所謂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也

漢魏而下六朝亦多長篇惟鮑照爲最優雖曰樂府實具七言之長

初唐格體王楊盧駱汗漫長篇李商隱云沈宋裁詞矜

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大言可見少陵曰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別有寓意

太白以縱橫之才俯視一切蜀道難等篇長短句奇而又奇可謂極才人之致然亦惟青蓮自爲之他人不敢學亦不能學也滄溟謂太白往往於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言論詩極當而以之詆太白無乃太過耶

子美爲詩學大成沉鬱頓挫七古之能事畢矣洗兵馬一篇句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猶是初唐氣格王李高岑諸家各有境地開元大曆之間觀止

矣

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李商隱韓碑一首媲杜凌韓音聲節奏之妙令人含咀無盡每怪義山用事隱僻而此詩又別闢一境詩人莫測如此

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上陽白髮人等篇讀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餘味後李西崖樂府又變於白

七言古詩至唐末式微甚矣歐陽文忠公崛起宋代直接杜韓之派而光大之詩之幸也

王臨川恢奇縱橫可爲歐陽後勁蘇黃前矛矣

眉山大蘇出歐公門牆自言爲詩文如泉源萬斛是其七言歌行實錄神明於子美變化於退之開拓萬古推倒一世

蘇門六君子無不掉鞅詞場凌躐流輩而坡公於山谷則歎效其體前哲虛懷往往如是山谷詩從杜韓脫化而出刱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轢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爲西江詩派與子美祖孫一堂實非悠謬

南渡諸詩亦似晚唐已後格卑氣弱非復東都之舊矣陸務觀挺生其間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眞未易才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工力不敵前人亦一傑構

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

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穎薩都剌輩亦有數家可採者

總而論之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已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栢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絕後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柢於杜韓而變化出之元則裕之道園輩頗有法則其餘間有可採而非歌行大觀矣大約作七古與它體不同以縱橫豪宕之氣運天矯馳驟之才選材豪勁命意沉遠其發端必奇其收處無盡音節琅琅可歌可聽如老將用兵漫

山瀰谷結率然之陣中擊不斷而壁壘一新旌旗改色乃稱無敵

論五言律詩

齊梁儷句即五言律祖楊用修李于鱗已備言之愚專取盛唐五家似已槩五律之善

老杜登峰造極諸法俱備其寄高三十五書記句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分明自道其得力處

摩詰恬潔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間每於貿念塵雜時取而讀之便覺神怡氣靜

嘉州句琢字雕刻意鍛鍊

青蓮作近體如作古風一氣呵成無對待之迹有流行之樂境地高絶

襄陽佳處亦整亦暇結構別有生趣輞川太白殆能兼之

五家而外樂天極清淺可愛往往以眼前事爲見到語皆他人所未發張司業姚少監妙句天成爭端韶秀

放翁意摹香山取材甚廣作態更妍讀去歷歷落落如數家珍而苦心覃思體絶格正

論七言律詩

七言律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衆憒焉自放矣滄溟斯語愚所未解七律誠難而獨有取於二家何也杜之七律百美畢備滄溟過矣

中唐劉夢得王仲初調響詞練高華深穩

義山七律逐首擅場特須鄭箋耳蓋義山諸體之工唐人實無出其右者不獨七律也又不獨香奩也溫飛卿韓致光輩比事聯詞波屬雲委學之成一家言勝於生硬乾酸者遠矣

松陵一派西山爽氣碧水澄波白雲翁欲歸遠樹忽削半詩境似之

白香山張司業名言妙句側見橫出淺淡精潔之至

劉滄許渾琢句之秀抝字之工亦稱傑作楊新都錢虞山皆痛斥之何也

陸務觀七律不下千篇其間取料寄興無不令人解頤

有作詩之樂而無傷於大雅

論七言絶句

七言絶句起自古樂府盛唐遂踞其巔太白龍標無以加矣它如旗亭雪夜畫壁關奇非其自信者深乎工夫

轉換之妙全在第三句若第三句用力則末句易工滄溟之言雖矣然實二十八字俱有關合乃成一首學者細玩黃河遠上之篇思過半矣

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爲唐人之冠一唱三嘆餘音嫋嫋絶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

香山山峙雲行水流花開似以作絶句爲樂事者

文昌標致悠閒宛轉流暢如天衣無縫鍼鏤莫尋

少陵作手崛强絶句一種似避太白而別尋蹊徑者殆
不易學
樊川鬢絲禪榻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聖昭諫竝有妙
境
松陵兩君子別具風骨不屑雷同
東坡包括唐人而自成其高唱雲涌泉沸藻思奇才
山谷道人新潔如蠒絲出盆淸颸如松風度曲下筆迥
別
放翁七言絶句却有數種讀者不可不知如秋風亭云
人生窮達誰能料蜡淚成堆又一時巴東詩句澶州策
信手拈來盡可驚籌筆驛云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

叟作降箋歸舟重五云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尋常角
黍盤小舟遊近村云死後是非那管得滿村聽說蔡中
郎讀李泌傳云人生若要常無事兩顆梨須手自煨劇
谿圖云從今步步須回棹不獨山陰興盡時讀杜詩云
拾遺大欠修行力小吏相輕便動心項羽傳云范增力
盡無施處路到烏江君自知曹公傳云赤壁歸來應歎
息人間更有一周瑜讀史云可憐赫赫丹陽尹數顆檳
榔尚縈懷此一種也如細腰宮畔過重陽細雨騎驢入
劒門臥聽蠻童放轆轤射雉歸來夜讀書數聲柔櫓下
巴陵幅巾短褐小籃輿又乘微雨去鋤瓜庭樹鳴梟鬼
弄燈病觀周易悶梳頭一雙黃蝶弄秋光一窗晴日寫

黃庭紅蜻蜓點綠荷心丁卯橋應勝午橋一樹梅前一
放翁時有殘蟬一兩聲此又一種也如聽雨云憶在錦
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蔬圃絶句云可憐遇事常
遲鈍九月區區種晩菘憑誰爲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
種蔬一事尚非貧賤分芼羹僭用大官葱秋夜讀書云
也如賦得寒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三十三年眞一夢
茅簷寒雨夜蕭蕭梅花句今日溪頭須小飲冷官不禁
看梅花秋懷云年來多病題詩嬾付與鳴蛩替說愁探
梅云平生不許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晩眺云樊川
詩句營丘畫盡在先生拄杖前聞笛云一曲忽聞高士
笛臨窗和以讀書聲梨花云征西幕府煎茶地一幅邊

鸞畫折枝讀書云燈前目力雖非昔猶課蠅頭二萬言
聞百舌云閑眠不作華胥計說與春禽自在啼有懷云
何時得與平生友作字觀書共一燈此又一種也如醉
道士圖云邇來祭酒皆巫祝眼底難逢此輩人歎俗云
看渠皮底元無血那識虞卿魯仲連冬日暄甚云爲君
小試回春手倏似暄妍二月天排悶云白頭爛醉東吳
市自拔長刀割彘肩戲贈園中花云我欲小施調燮手
酌中寒暖半晴陰夜過大姓云醉飽要勝饑欲死看渠
也復面團團社日小飲云世事恰如風過耳微聾自好
不須醫村行云不須更求芎芷輩吾詩讀罷自醒然華
佗傳云華佗老黠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此又一種

也如題城南堂云表寒催喚客書酒夜靜卧聽兒讀書
夘居云已炊藷散眞珠米更點丁坑白雪茶農桑云山
歌高下皆成調野水縱橫自入塘春日雜興云花開欸
欸寧爲晩日出遲遲却是晴夏日云倚床奴子垂頭坐
搖手孫兒小步行齋中雜題云棐几硯涵鸜鵒眼古奩
香斮鷓鴣班此又一種也
金元人絶句如元好問薩都剌馬臻宋无諸家多有可
觀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終

古歡堂集雜著卷三

濟南田　雯綸霞

詩話 許茂秦十則

作詩雖貴古淡而富麗不可無譬松篁之於桃李布帛之於錦繡也余謂如畫然秋山平遠野水寒林復加點染著色斯爲妙耳黃倪而外有熙筌淵明之後有三謝非富麗之謂也徒云富麗則黃金白雪等語皆佳矣

二

凡作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一關未透便非佳句茂秦刻意爲其七子一派寫照閲之不覺捧腹然能如此亦自登峰造極虞山一槩貶斥非公也千載而下定評出焉畢竟七子在鍾譚之上

三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似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同耳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茂秦之論謬矣詩各成一家豈書甲子同而詩亦必相肖耶此猶齊人之待客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

四

茂秦云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爲

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余嘗觀今之詩家多以樂府爲卷首如君馬黃上之回陌上桑大小垂手之類句之長短語之繁簡師心自用漫無一定之格音節多所未諧即樂府解題亦在影響之間蓋樂府失傳久矣

五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貼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初盛極矣余但知齊梁儷句爲五言律祖茂秦乃謂自魏晉已然非臆說也

六

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竦亦作悼騷摯虞作

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茂秦之言是也以予觀之宋不如屈況其它乎古云離騷離憂也又有騷離見於宋人困學紀聞亦奇矣又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疑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大抵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生也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余謂諸作遜枚生遠甚猶之作騷不及屈原也杜子美七歌來自十八拍李空峒亦作七歌未免生吞活剝之誚矣

七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於言表余所見與茂秦不同司空意盡不如樂天有餘味初字欲字妙有含蓄老淚暗流情景難堪更深一層

八

茂秦云山房隨筆四禽言一曰鵓鴣鵓鴣鵓鴣帳房編野相歡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趣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其人不是女故夫此作讀者尚不堪況遭其時乎又馬柳泉賣

子歎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爲奴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抱長怨囑兒切莫苦思量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此作一讀則改容再讀則下淚三讀則斷腸矣愚謂鵓鴣詞意雖慘蓋罹亂離之變世不恒有若賣子歎則情真語酸富貴之家喜用鞭笞者宜發深省陶淵明所謂此亦人子也蕭穎士不得以博奧矜長矣

九

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後引蘇黃之詩以爲式教以養生之訣繼以治病之物可乎茂秦視蘇

黃詩爲何物耶又唐人歌詩如度曲可以協絲簧諧音律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詞曲自六朝已然不始於宋唐詩可入歌譜者亦少茂秦此論亦謬又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甚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陳履常學黃山谷予竊之以爲學者戒夫詩以求工爲主何以同時便不可學如皮日休陸龜蒙賈島孟郊盧仝馬異劉滄許渾諸人皆有心相肖天然匹偶彼此同學之意黃山谷蘇門六君子之一也嘗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學庭堅體蓋退

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體以文滑稽耳如山谷斯言豈之斯學之蘇且學黃也

十

茂秦曰麈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刻存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篇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騷但以參差間之而觀者弗詳焉余一日讀擊壤篇細玩文氣語韻另爲句讀日出而作句日入而息句鑿井而飲句耕田而食句帝力句何有於我哉句末一句乃歌餘之曼聲也不入韻蓋彼時之民安田里樂耕桑感激之意宜實自覩帝力之勤劬以成雍熙之化何有於我謂君勞而民自逸歸美於上之詞也若云我民之日用飲食與帝力何涉則後世悍俗不可訓矣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亦謂氣象則然非市恩小惠之比豈有以堯舜之民而不知感澤者乎歌有曼聲即今曲之尾聲也如此讀則擊壤歌非七言之祖矣

碩人

風人之旨往往含蓄不露意在言外讀碩人篇大槩可睹矣首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始來

親厚之意皆未說出卒章似可以露矣河水洋洋五句只極狀嫁來時所歷之境却以庶姜二語終之婉摯多風蘊藉有味非善讀詩者不如也杜甫之詩無以復加其去二百篇遠甚如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俱少含蓄亦大失三百篇之遺意矣

秦風

小戎四章奇文古色斑斕陸離讀至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二語逸情絕調悠然無盡今之學詩者無論古體近體凡收處皆當從此神會

許渾

楊愼曰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高棅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又夌歊臺一篇謂渾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如此予謂聲律之熟無如渾者七言絶句如嶺猿羣宿夜山靜沙鳥獨飛秋水來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閣捲簾千樹風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劉伶臺下稻花晚韓信廟前楓葉秋雨巖花落夜風急一徑草荒秋雨多拗字聲律極自然可愛又如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來村徑遶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香花盛庾園携酒客草深顔巷讀書人舟橫野渡寒風急門掩荒山夜雪深寒雲曉散千峯雪暖雨晴開一徑花牛羊晚食鋪平地鵰鶚晴飛摩遠天暖眠鸂鶒晴灘草高挂獼猴暮澗松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果雨來低亦自挺拔兼饒風致似不可過詆丁卯也

三句一韻

余官楚中得尽陵雷何思太史詩集讀之有聽雨一篇三句一韻以爲創作古無此格載之山薌詩話中及閱宋會稽高菊礀緯略秦碑三句一韻引證甚確梁書范雲傳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登秦望山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加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暨登山子良命賓客讀之皆茫然未問雲雲曰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按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秦望山石刻文亦猶是乎始知三句一韻詩雷太史非無所本也

鳧盟說杜

少陵江上値水如海勢詩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申鳧盟說杜甚譏讓之謂與題無涉此老無故作矜誇語抑又陋矣余初學時亦以爲然後官楚入黃州泊舟港口約葉井叔登赤𡺮絶頂縱目千里命酒豪飲俄而潮平月上風露蒼涼有白鶴數百隻鳴於樹間井叔顧余曰望水天之一色呼周郎而欲出子不可無詩余瞪目不答井叔又曰子陶謝手也何遜謝焉余靜默久之因悟少陵此詩蓋目觸江上光景思成佳句以吟咏其奔濤駭浪之勢而不可得嗒然長歎曰性癖曰驚人言平生所篤嗜在詩也曰老去漫興與晚節漸於詩律細似不相屬謙辭也曰花鳥莫深愁言詩人刻毒

遇一花一鳥摹寫無餘能令花鳥愁也今老無佳句不必淡愁矣花鳥尚然況値此江勢之大閉口束手能復有驚人篇章耶故只可添水檻以垂釣著浮槎以閒遊而已若述作之手非陶謝不可吾則何敢悠悠千載猶思慕陶謝不置焉少陵始抑然自下者全無矜誇語氣言在題外神合題中而江如海勢之奇觀隱躍紙上矣何謂無涉固哉皂盟之說杜也

原上草詩

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白樂天咏原上草送客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句之意分爲兩句風致亦自不減古人作詩皆有所本而脫化無窮非蹈襲也

杜牧徐渭

牧遣懷詩云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又才子風流咏晚霞倚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鄰繡床女錯將黃暈壓檀花此二詩乃牧在揚州爲牛僧孺書記時作也牧負才不羈日爲放浪狎邪之行僧孺縱其出入且遣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其愛才如此數百年後山陰徐渭得胡太保宗憲而事之草露布爲幕府上客放浪狎邪無復拘束亦如牧之在揚州然余於此歎杜徐二子之奇尤歎牛胡兩公之愛才前後一轍也乙亥暮春望日書

雪詩

甲戌歲除前三日大雪一時文士飲酒賦詩流傳都下共分題則謝傅袁安王子猷李愬呂撒之又錢思公洛中遺事也次日客過予言之云如旗亭畫壁之類雪事正多子謂世傳七賢過關圖乃唐開元日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觀元虞集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前人詩云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豈非一證又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再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亦不知所指按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大意可見皆足爲咏雪之一助也

詩文演法

余嘗謂白香山琵琶行一篇從杜子美公孫大娘舞劍器詩得來臨頫美人在白帝法曲妙舞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杜以四語白成數行所謂演法也鳧脛何短鶴脛何長續之不能截之不可各有

天然之致不惟詩也文亦然楊升菴曰郭象莊子注云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長詩傳云達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皆得脫胎換骨之三昧知此則余之論白杜之詩了然無疑義矣

竹枝

山谷自荊州上峽入黔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人令以竹枝歌之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又鬼門關外莫悶悵四海一家皆弟兄白云可入陽關小秦王余只覺其調俚其言淺不及劉夢得竹枝

詞多矣比之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奚啻千里

閒情賦

淵明之賦閒情柔姿麗語大非高士本色蘇子瞻曰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然亦曲爲解嘲耳孰謂挂冠高尚人便無冶思艶態也

代作

余老患怔忡之病不能作詩一縣酧應泛作皆它人代爲之如有不可人代代必不如我意者則仍已作也昔韓昌黎嘗代張籍書蘇子瞻嘗代張方平疏代固未可少然捉刀者亦甚難矣

古歡堂集雜著卷三終

濟南田 雯綸霞

詩話

余問聰山老杜望嶽詩夫如何青未了六字畢竟作何解曰子美一生唯中年諸詩静練有神晚則頹放此乃少時有意造奇非其至者

七律即古人亦鮮合作何况今者吾友顔修來捜微抉奥體法詳明有一南士作三十餘首矜喜自負人亦傳誦之余以問修來畣曰七律是何物耶斯人犄屋棟望九荻二華腸萬里千重雲霧

一日自楚還舟泊維揚茱萸灣口大雪蛟門造余坐篷

與□論詩曰蘇陸詩中聲韻宜細玩量移量字料理料字皆作平讀司馬相如如字煌煒等字又作仄讀唯如字□較奇東坡曾叶仄韻顧長康長上聲左元放放方同不可不知也白香山詩云園亭定要乘閒置筋力應須及健回莫學因循白賓客欲年六十始歸來因循二字最佳欲字妙不容說他人俗筆則用行年矣

客有謂蛟門者曰詩學宋人何也答曰子幾曾見宋人詩只見得雲淡風輕一首耳

廬燕杜葦杜幽詩集余初不甚好之及看之久始知人不能及虞山推重非謬特刻本稍乏濫耳曾鈔其五言所□以行十餘篇古健清夷無油膩氣風骨詞采在鮑謝之間五律次井陘宿趙州久不得□書諸作翩翩可愛七律佳聯皆開生面然未免有句無篇曾以此語方山亦以余爲知言也至絶句尤爲奇觀清夜讀韓子志感云生來孤冷世情稀習向陰符問殺機自怪此心終不歇白頭燈下讀韓非閒答問云静坐微聞蘭太息肅然起立睿詢渠荅云薄命偏當戶斂氣收香一任鋤與毛經夫間談云九州之外又名州萬里風生十二樓索隱探奇須到此黃河一綫貼天流鹿泉有感云餘耳初年刎頸親山終即屬韓張陳莫□時華交情總薄倖原來是古人漫興云涼州一斗古葡萄恰配迎霜兩巨螯不管生涯惟此是誰能辛苦讀離騷夕且偶吟云離

章繪句費精神脫手從無半字眞埒下大風衝口出始知劉項是詞人又白頭吟棄廻環讀山雪排空月出雲錦斥錢刀重意氣女中誰是卓文君酒坐聞箏云五岳塡胸未易平一杯空水失崢嶸白頭彌醉無餘想且向樽前聽艷箏此等詩入之香山東坡放翁集中不可復辨

用古人成語作己詩前輩恒有之若用諺語得天然之趣者則未多見南宋高菊磵清明對酒云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收處用來妙絕

己未余領冬曹節愼庫七月地震自横街移居粉房巷先至其處督奴子搬家具悶坐久作詩一篇題壁上有東野家具少于車墻脚殘立山薑花之句俄漁洋至見而和之次日徧傳都下和者百人己巳在黔見一孝廉詩集內亦和一篇詰其從來云昔自江左傳誦者不知原唱誰也因語其故共嗟賞久之十年之前萬里而外竟有此唱和之詩余之謫官夜郎詎非定數然歟

三句一韻詩明雷何思翰林聽雨一篇云朝雨明聰塵晝雨纖絲好莫雨澆花漏簷谷如雨泉槽聲如飛瀑溝聲如決溜竹樹江崩騰臺池聲清越蓬茅車輻轉忽然振屋瓦忽然鼓雷霆忽然飭甲胄蒙莊寫三籟師曠叶八風鄒衍吹六候病中廣陵濤枕中華胥譜庭中鈞天奏醉聽可解醒餓聽可樂飢想聽可滌垢辨非從意解聞非從西來聲非從耳透亦自奇闢

余受學於愚山甚久辛亥在都下贈一詩云舍人詩思劇委巷肯相過官冷金門貴心閒滄海多暗蟲催夕杵涼雨濯秋河不厭東方朔狂來據地歌又辛酉過金陵寄懷云蕙草三見花離情集暮節雖無尺素書道遠心如結天際衆孤霞林端皎積雪伊人秉微尚抱膝自怡悅得士懷異寶達時甘用拙空餘鬱陶心仰看托明月皆大雅有古氣又和移居一篇亦佳

乙丑嘉平舟發武昌兩日順風抵黃州葉井叔來晤送與携手登赤壁命酒話舊者竟日因各出近藁相示井叔最富余留贈一篇云故人解后手重携勝地登臨共杖藜雪齋大江看赤壁梅開古寺訪寒溪詞場好事皮偕陸酒客生涯阮與嵇別後新篇較多寡讓君卷帙楚山齊後丁卯在蘇州其子書來井叔亡矣與宋牧仲痛悼久之復念數年已來王幼華林潞亭顏修來葉井叔汪蛟門相繼化去峨眉句云人間那有青精飯天上偏多白玉樓是可悲也

故城馬東田公官都御史時上以書畫賜諸臣凡請者輙賜之一同年謂公曰曷請焉公曰自顧平生爾事正多敢再妄覬非分耶又云云公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一時稱爲詩話

文章之事遇一語之長一偏之論亦屬有益善讀書者必博收而兼采之已之鼓瑟曠之奏琴子晉之大笙漸離之擊筑正平之撾鼓桓伊之弄笛秦青之曼聲孫登之長嘯合而奏之非雲門韶濩耶

余初學詩讀古唐詩紀見品彙則厭其冗亂不甚好之後見唐詩正聲以爲善矣或曰不然讀古人書如觀女色妍媸好惡亦繫於人耳

序者敘所以作之旨也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托於序以

傳究之作者之工拙非序操之假一序而自忘其醜何爲也

冬夜夢同一友吟古人詩醒輒記之如驚蝶弄人燕子笑謝家柳絮沈郎錢老郎今日是何心却訪支郎是老即蟲官老耳薛能詩座中不少江南客怕聽春風唱鷓鴣皆舊詩之佳句也

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記必以記事爲正體雜議論則爲變體然亦有變而不失其正者余謂作傳亦然

一同年有咏物詩頗佳曾爲序之及來黔投余一絶云農圃謳吟也自任雨年閣筆遊山薑還餘小技無多子細馬馱來十二章風格亦雅

古歡堂集雜著卷四終

濟南田 雯綸霞

雁塔

余於壬申作雁塔記以爲甚詳由今考之未也西京記曰唐慈恩寺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奘造國人謂之雁塔塔在朱雀街第十五坊南臨黃渠木竹陰翳最於京師沈佺期詩雁塔丹青古龍池歲月深即此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進士題名僅數處餘皆唐人遊觀留題耳劉公嘉話曰慈恩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遊寺中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爲故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肇初及第題名於此李肇國史補曰進士既捷列名於此謂之題名如此則雁塔列甲不列乙卿有之不妨並列以沿襲其舊亦甚悔鄉者作記之疎也癸酉十月三日清淵蓉波園雨後書

山薑

邢昺爾雅疏陶弘景本草注言山薑甚詳又太上導仙銘云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蓋山薑山精山薊山連木之同種而異名者其爲物無奇葩艷蘂佳果美實而久服輕身有辟穀止飢之功則余之號山薑不知者以爲思餌木之意也唐人皮日休詩多言

朮之句曰白日半窗抄朮序清泉一器授芝圖又曰多擕白朮鍤愛買紫泉缸又曰倚杉閒把易燒朮靜論玄又曰白石靜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又曰度日蒸書千萬字經冬煎朮兩三缸殊不曉朮序所出後讀道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撰朮序其略曰吾察草木之勝速益於己者不及朮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非謂諸物減於朮也以朮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內足者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朮者比肩五嶽今撰朮數方以傳好尚此服朮之法也庾肩吾荅陶隱居朮煎啟云山精見書華神在錄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啟

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此妙於餌朮者列仙傳載涓子餌朮陳子皇餌朮南陽父氏食朮皆得法余以山薑自號不過學顰美之見於詩句而已雖然它日遇王方平論之將以採而餌之焉

錦竹

楊升菴曰杜子美有從韋二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笛墮竹其皮類繡豈即此耶錦竹它無見唯杜詩有之杜詩又有錦樹行近閱梅宛陵錦竹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升菴所考如是此草有節如竹其花似錦意即今之石竹花也及閱錢牧齋杜詩箋注無錦竹有覓綿竹詩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初疑爲錦字之訛及細玩詩意亭亭高出蒼翠波濤石竹草花信不如是必別有一種如宛陵所咏則石竹也升菴嘗謂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蟣蠓詩義以螽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舛謬何啻千里而已之疎略若此蓋博物之難矣

周璆伯俞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

名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今人但知陳蕃之榻爲徐穉而不知有周璆陳思王靈芝篇曰伯俞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指老萊子之稱而不書伯俞也古人事多類此

淵明閒情

困學紀聞載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嬉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詞之溺人也又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如溫泉銘小山賦之類是也余謂不然文章何所不可豈必如大風垓下始爲劉項本色哉嘗讀陶潛閒情賦柔

情襄語竟出於高士之口始信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梓龜

郭氏玄中記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奔出入豐水此與劉敬叔異苑載孫權時永康縣伐桑煑龜事相類夏日撥悶偶援筆述之

馬伶粉本

壯悔堂馬伶傳從叚善本琵琶遺事來唐貞元中長安旱詔移雨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擅琵琶絕技謂街西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叚師善本也德宗詔之加奬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叚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叚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叚師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敎詔許之後果窮師之技楊升菴集中亦載此事此馬伶傳之粉本也

酒去

吾州酒極美色白淸香鮮潔東坡所謂錯者水也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然造法不同要先治麴余有詠麴詩治酒先治麴如穀之播種酒曹策異勳爐年良可用採以蓳杏汁包猶菽葉樓麴餠十字裂月令三伏仲晝曝亭午炎夜滋花露重赤脚長鬚徒不異猿狙衆竹筥楷木盆朝暮相掇弄西村黍粁熟新米農父送桑落菊花開浮蛆成數甕車前擁入騶誰復爲此夢但結麴生歡不知大官俸對之口流涎樹間秋鳥啼未便荷鍤埋已作酒德頌詩中言治麴法頗詳酒以菊名似在暮秋而實釀於孟冬月令孟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

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釀酒之法莫善於是又月令注曰有司謂酋酒之官諺云酋酒本此歐陽公醉翁亭記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正所謂水泉必香也吳錄曰長城若下酒張協七命曰荊州烏程豫北竹葉卽此酒也亦云下箬卽吳興雲水村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劉夢得詩駱駝橋下蘋風起鸚鵡盃中箬下春宋璟送張說赴吳興慕詩攻餘底處邀眞賞洲下風蘋箬下盃是也余於酒名甚愛桑落二字水經注云民有劉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萘以桑落之辰而釀此酒故酒得以桑落名矣然香醉之色淸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

之貢選最佳亂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句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亦奇哉夫鄜道元所注河水也吾州酒美亦用河水與泉香酒冽又是一格東坡云濃纖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味斯語可以評酒味矣

麝紅

京師李名色如綺雲駮霞味比彩醴雀餳當流津漉齒時芳香襲人冉冉撲鼻頻間珍果也未知與荔枝孰勝予齊人蜀與閩足跡所不至荔枝之鮮者未喫也閩曾子固荔枝狀言閩江綠方紅紺殼之類頗詳又讀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

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繒皺肉潔白如氷雪漿液甘如醴酪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色香味盡去也數語眞爲荔枝寫照歐陽公詞曰絳紗囊裹水晶丸亦極盡其態矣杜工部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蓋別有寓意焉惟曾吉甫六言二首一曰蕉子定成噲伍梅丸應愧盧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二曰紅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苧蘿不數西施尤爲妍妙李中有麝香紅惜諸公未及見之考子美側生之句本之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是也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張九齡賦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殆托諷以鄙之不若麝香紅之貞馨耐久也

人牛平善

詩小雅云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註謂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朱子何以知之或出於相牛經耶又或降於阿或飮於池或寢或訛註謂適其性也適性有平善之義諺云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閒人牛字蓋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也余昔過秣陵關入禪院小憩見大石門二上鏤花鳥形有字云淳熙五年伐石立禮佛賽豐人牛平善詞甚古雅

今人不及矣按古多用善字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蓋友善收骨[illegible]秋陸雲善笑是也如小雅所云則平善之說耳曰[illegible]此

驚驢腸

山谷外集有食驢腸詩垂頭畏庖丁趨死尚能鳴說以雕俎樂甘言果非誠生無千金轡死得五鼎烹禍胎無腸胃殺身和椒橙春風都門道貫魚百十弁騎奴吹一吷駔駿不敢爭物材苟當用何必渥洼生忽思麒麟種突兀使人驚余嘗竊怪山谷驢腸何可食即偶一喫之亦何必有詩一生有好潔癖一日庖人以糯汁蒸藕餉余呼生共之生驚詢何物余曰驢腸生拂衣却走曰公

何食此耶余佯曰子不聞山谷食之且有詩耶生以袖掩面唾地而去少頃召之來令觀之生慚飽餕餘意猶未足也余因悟論天下事必見之明識之定詳慎而後可言處天下事亦必見之明識之定詳慎而後可行不然未有不慚且悔者也生固余之益友矣十月十八日以火爐烘足追記於浯軒

漢儒宋儒

天下事執一理字說之甚長行之多戾宋儒是也余嘗謂經學與理學相爲表裏後人謂理學明於宋而漢儒則純雜之不同非也宋儒理學皆本於經學周程張朱自是一代名賢使值當時秦火之餘非有漢儒諸人倡

明而闡發之火續薪傳以開於後世宋儒欲直登洙泗之堂不可得也宋儒無漢儒之學問而執一理字其勢又踞漢儒之上後世腐儒胸無寸長徒拾宋人牙後慧竊據一理字藉名溷厠其中鼓雌黃之舌以與人辯論而道德經濟有志當世之士反智短而爲其所困豈不大可歎哉

二十一史

二十一史巍嵬浩瀚數千餘卷宋元各史直居其半可謂繁冗矣元人修宋史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楊升菴曾言之書曰詞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

世之微文章匪采楊子所爲說鈴以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況人主一日萬幾乎其爲尚而時行狀墓銘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南豐爲人後救災等議誰能紀誦之乎予資純下讀書最難所謂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也見文之繁冗無體要者望洋而歎聊以爲引睡之媒而已

八陣圖

孔明作魚復八陣圖司馬仲達見而奇之矣又作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載於蜀書本傳至俗所傳划車雞鳴

枕之類奇而又奇再閱楊升菴集紀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鐫字鄉民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嗚呼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泉不汲而常滿其此類乎夫孔明以南陽布衣自比管樂其實是渭濱莘野一流張良李靖輩遠莫能及然未知其生平所讀何書也而神奇偉異如此至於梁父吟一篇詩思遒逸又出人意表雖有識者亦莫能窺其涯涘矣

夫子與點

昔人謂聖人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忽聞曾晳浴沂之言若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

覺喟然而歎惜哉斯言未足以知聖人也四子侍坐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耳子路率對春秋之世曾弱甚矣攝乎大國之間正師旅饑饉之際子路以亂世功名正觸夫子憂時憤俗之意哂之者蓋憂之也求言可使足民民之不足可知矣赤之願爲小相吾道之不大用可知矣一問點暮春數語夫子於此穆然有盛世之思焉世未有師旅旁午饑饉流亡而儒者跧伏林泉放浪形骸之外尚可以優遊自適無是理也必也堯舜在上雍熙而登上理擊壤以樂大平如點所言此盛世也兵刑不作民康物阜黃童白叟得遂其鷄犬桑麻之樂詩書絃誦之休使吾儒遭逢

得志便是臯夔事業再見明良喜起之風與由求赤亂世勳名大不相侔故曰夫子穆然有盛世之思也若謂夫子與點以其與聖人之志同老安少懷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點之學問何能至是夫子歷聘列國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轍不回佛肸公山之召亦往豈以不仕爲高者耶縱與之何以歎爲點因夫子之與心滿意矜不隨三子同出又與夫子問答不啻說夢夫子無限胸懷却亦直道不出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隨問隨答聊以塞責抑鬱慨歎之意宛在目前朱子晚年於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有以哉

藻識事同

漢武帝尹夫人婕妤邢夫人娙娥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請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令他人飾從御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曰非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邢夫人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曰此眞是也低頭而泣自歎其不如也魏武見遠國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諜問曰魏王何如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帝追殺此使晉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知名褚太傅裒有知人鑒罷豫章還武昌

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君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三事藻識相同而實有不同者從來傾城之姿英雄之氣凡有目共見雅望非常一語猶涉周旋疑似之詞不及邢夫人遠矣江州生以從事賤職位置座末當正旦大會之際時彥羣集褚太傅於儔伍之中暗索得之斯爲奇矣陶潛作傳稱其溫雅平曠要亦文章神采騰踔發越其氣象固自不侔太傅有心人自應辨此高陽許詢一見歎曰都邑人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噫能識嘉者又不僅褚公矣亦奇哉

古歡堂集 雜著卷五終

濟南田 雯綸霞

奇

藺相如力弱而使秦王擊缶張良貌類女子而能操博浪之椎崔浩尫懦而胸懷甲兵數萬溫飛卿貌陋善作香奩體宋延清口臭工於吟詠此人之奇也梅堯臣文士而注孫武子張橫渠理學而嗜尉繚子此讀書之奇也大風歌格高出於劉垓下歌韻古出於項以唐太宗而擧庾信爲文陶淵明之賦閒情宋廣平之賦梅花此著作之奇也

繁簡

昔人謂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贏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後世不模則雕矣余以爲不然文有宜簡者宜繁者亦顧其筆意所至何如耳如必以簡爲貴彼郭象之注莊裴松之之注三國志酈道元之注水經又妙在於繁何也

青牛文梓

予嘗題梓鼅二事謂相類也梓事見諸書俚而不藻唯水經注引云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斧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荅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故知文以潤飾爲佳耳

孔木

水經注云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俱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棘艸今則無復遺條矣予嘗驅車渡泗水拜聖人之墓墓外封樹[illegible][illegible]碣石林峙檜存廟中楷立道側枯木朽株皆數千年物由叢子諸說觀之是千載之上已不可復識無復遺條况千載而下耶其爲滄桑之變多後人附會之事可知矣

杜詩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杜兵車行云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本諸此古人云杜詩韓文字字有來歷信然

射水

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鄯耆龜茲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勱

厲聲曰王尊建節沔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勤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仗鼓譟讙呼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土人稱神後世錢塘射潮亦本此意黔中多瘴晨暮毒霧五色彌漫予命將士以雷礮擊之其害永絕

奇水

水經有灪灪水澀澀水其名奇矣又霍太山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又湘東之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井泉涌出周用則已抑又奇矣又斟水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又灘水有朝夕塘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

嘗愆期同於潮水若夫貴竹之扁趵泉習安之雙井則奇之甚者惜水經不載也

物性

酈道元之注若水曰鳥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鳥多誤食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又東與禁水合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在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死名曰鬼彈夫牧靡鬼彈天然相匹一善一惡觀此可以體物知人矣

王喬盧耽

水經注載王喬雙鳧及天下玉棺事又盧耽仕交州爲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淩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意甚隱之便以狀聞耽死二事相類而一有玉棺之寂一不免於步隲之誅學仙者固不避災免害耶

濟廟石

濟瀆廟有方石可坐十人青色置於庭右一石人立於旁楨衣微笑作以手指石狀詢之廟巫云昔有人欲入海寄書覓路不得誤擊此石水中鬼使出焉以爲謊語

之荒誕矣及閱酈注所引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苑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家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霑濡可見古人爲文章即謊語亦採錄也

唐鼠

水經注曰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相鼠有皮詩詠之乃歎恬惡不悛者之不如鼠也非眞有此鼠也

竹王徐偃王

徐州地里志曰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母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夜郎豚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特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長濮氏竹為姓乎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二事相同故並錄之若賢切千佛及陸鴻漸事則小同而大異矣

游嵩

白香山送嵩客詩登山臨水分無期泉石烟霞今屬誰君到嵩陽吟此句與交三十六峰知香山家洛陽何以有此語或亦不得常游甘以泉石烟霞讓人耶丙子三月書於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

余祀嵩山至嵩陽書院門旁數武有李林甫碑為徐季海書文與字可寶也特人惡林甫故此碑亦不見賞世傳文水有武后祠碑半沒水中人憤嬰檄故沉之水碑皆當時名人書許州受禪碑係鍾繇書人憤丕奸亦不甚貴重碑以人廢亦如斯矣

淮濟各異

淮濟皆瀆也其水有各異者淮源出於胎簪山初亦涓涓微流耳流而漸大則洶湧泛溢之勢成矣由洪澤湖出清口入黃河以歸於海而後免昏墊之憂不然高堰為之崩潰淮揚盡為魚鱉然當其流而漸大也所遲之道衆水合焉衆水合為一水清濁莫分能為大利而亦為大害故今日之急務既糜金錢以治之而國家有祈年告征諸大事則祀之濟源出於王屋山其性潛行於地中有利而無害屢伏而屢見及其入黃河也不為濁河所汙孤立獨行其會衆水以合流也亦清濁判焉脉脉不息無澎湃之勢而有澡瀅之操於以利民濟物德斯大矣謂之清濟也有以哉天下之水大於濟者多矣而以濟居四瀆之一豈非以其清風而又以其惠澤也歟

今人不及古人

余觀古人斷簡殘編餘墨片紙皆有佳處文不獨在韓柳詩不獨李杜王孟字不獨歐虞褚薛畫不獨在顧陸張吳荊關董巨也即器物亦然不惟近古莫及遠古即十年之前勝於十年之後什伯千萬矣世風之下也抑何故歟

宗茂深不如白香山

黃山谷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

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覩之開茂深閉閣焚香因作香讚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余以爲當時公卿大夫皆有好名之過故爭奔走於一時若白香山沒而鄉人羣祀其墓則無論田夫牧豎無不慕其文章矣

佳句善字

余讀書每好摘錄字句人多有飣餖之譏及閱山谷荅曹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其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意與余合此古人所以薰班馬香也

作古文

今之作古文者率學唐宋八家然於八家中斷不學柳直學歐曾以其與時文相近也以前後照映爲筋法以簡少妥貼爲盡美盡善嗚呼文章喪矣今日遭此一蓝蒙而人黃山谷云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篇幅無不妍妙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奇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山谷之言如此今之爲古文者瞢瞢矣

廿一史

廿一史內司馬遷史記直可孤行於天地不當與羣書爲伍南北史可併爲一書欽刻分明塡去最便餘書皆

可刪矣新唐書索然無味不及舊唐書遠甚直廢之可也宋史痛刪姑存十分之三金遼元史更不必全留耳是安得良史才堪此任耶

老泉

唐宋八家文似不當以老泉厠其中老泉直作子書讀若管晏荀揚之類絕無門庭依傍瑣碎粉飾之態

寧馨

寧馨者若何之辭也又誇美之辭山濤叱王衍曰何物老媼生寧馨兒語氣似誇美者南史宋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則若何之辭矣謝玄破苻堅謝安曰兒輩大破賊如此語氣宛見其矜喜之情狀大字絕奇若云兒輩遂已破賊則索然無生氣矣

李廣熊渠子

李廣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更射之不能復入石事與熊渠子相類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石飲羽下視知石也卻羽射之矢摧無迹太史公蓋用之耳

李廣韓安國

廣去雲中太守屛居藍田山中射獵夜還霸陵尉呵止廣曰故李將軍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後爲北平太守斬之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燃乎曰燃則溺之及起徒中爲二千石卒善遇之事相同其報怨異也

孫武子司馬穰苴胄頓衛鞅

孫武子試兵法斬闔廬寵姬二人司馬穰苴斬寵臣莊賈胄頓之鳴鏑射善馬愛妾衛鞅以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史公同一文法而變化用之及立三尺之木亡者予五十金與趙高鹿馬事同

張騫蘇武

單于留張騫十餘歲與妻有子騫持漢節不失與蘇武事同或太史公得意爲文不自知其偶同也

嵩神姓名

嵩高名山志言嵩神姓惲名奘及閱耕餘雜錄云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見龍魚河圖又云姓角名普生見道書七籤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繼世能文

黃山谷云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詮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百藥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以父子繼世有史材者高菊磵緯略云東晉丞相王導導子洽洽子珣珣子曇首曇首子僧綽僧綽子仲寶仲寶子元成元成子規規子褒九代並有文集[illegible]晉太傅謝安安子琰琰子混三代爲僕射並有文集宋光祿大夫謝莊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尚書並有文集魏譙郡太守江統統孫綪綪子彪彪子覬覬子尼尼子湛湛孫敳敳子清清子紑紑子聰九代皆有文集

撲滿

兩小兒日索銅錢三五片以器貯之滿則碎器而出其器無佳名從俗呼之偶閱西京雜記鄒長倩貽書公孫弘以撲滿一枚贈之云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有入竅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古人謂之撲滿唐人有撲滿賦慳囊亦此物也

北海子

里人程先貞有中元夜過北海子觀放水燈詩小序云隋煬帝導衛水由屯氏故瀆運糧伐高麗令永濟渠是也餘一派入安德城內土人謂爲北海子長河編中失之

歸化縣

平原安德之間有歸化縣長河編中亦遺此事

卞彬戴安道

南史卞士蔚彬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正謂此幘耳遂罷歸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名之安道就使者

前破琴直語云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二者皆病令遺意

硪

淮南堅土之器曰硪按韻書曰砐硪高峻貌則非器也明矣愚謂或名砑或名硾庶幾近之楚詞硱磳磈硊言石之落地也張衡思玄賦浪鼓滂硠言石之落地聲也而於硪皆未有合

古歡堂集雜著卷六終

濟南田雯綸霞

東壩高堰

按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東壩在高淳縣東南六十里與溧陽分界高淳縣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如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鱉而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三丈二尺有奇高寶以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有奇則去堰不啻平三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東下而北趨不然淮一東下安得有淮南數郡縣耶觀此則壩與堰可廢乎廢東壩者多出於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鍔之言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致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恨

高堰

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加堰堰不見史而僅見郡志爲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爲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爲登築復奚疑獨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間並無有人云及高堰者及讀宋史楚州司戸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蓀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今高

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眞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爲作記予於此别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吴寇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祠矣吾以爲上當冠以元龍下當嗣以潘季馴爲二公合祠蓋皆勤於高堰者

杜少陵子

錢牧齋以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證宗文無早夭之事父歿後尚漂寓江陵而不知宗武有官職官蓋止字見文苑英華任華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覲叔父序序曰吾

見驥子齠齔之時愛其神清知其才清今果爾也頃漂淪荆楚既孤且貧求食於誰託身於誰四海茫茫未獲所寄及遇我隴西公獲所寄矣公以故人之子濟而收之去溝壑而寄乎南山罷轉蓬而蔭於桃李君子曰隴西公在正字爲不孤矣今離叔父頗久暫歸阮家之巷感知己厚思尋赴李膺之門華與臨别撫其背曰高門積慶無忘乎聿修厥德大名難繼宜其自强不息念哉按叔父名觀行四公詩爾到江陵府即其人也隴西公不知何名記之俟考

震川

歸有光震川别號記曰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啟圖亦號震川不知啟圖何取爾啟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按王元美之子士騏萬曆壬午解元己丑進士是何王兩先生天皆昌其後且皆第一人何二李之不振哉

鄭花

愼懋官華夷花木考曰玉蘂名鄭花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荼蘼栢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别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爲玉蘂羣芳所未有也　本草綱目山礬一名芸香一名椗花椗音鄭一名瑒花瑒音暢一名

七里香李時珍曰按周必大云椗音陣出南史荆俗諱椗爲鄭呼爲鄭樊而江南又諱鄭爲瑒也黄庭堅云江南野中椗花極多野人采葉燒灰以染紫爲黝不借礬而成予因以易其名爲山礬又曰按沈括筆談云古人藏書辟蠹用芸香謂之芸草即今之七里香也參以蒼頡解詁許愼說文等書則芸香非一種沈氏指爲七里香不知所據恐亦臆度曾端伯又以七里香爲玉蘂花亦未知其何據也　升菴丹鉛錄云蓄蘿觀瓊花即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也宋倩子容詩云比瑒如礬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取其色白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草名越

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色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唯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合觀衆詩瓊花色白曰瑒曰琹曰鄭殆異名而同實者

側注冠

後漢書輿服志高上冠一曰側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上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按史記酈生初見沛公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是側注冠通于儒生也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帶七尺斬蛇劒是側注亦通于天子也明徐有貞謂石亨曰安得以側注冠而隨兄後故疑而辨之

衣鉢

郭青螺集萬曆乙酉平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傅以漆膠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履差長耳考衣實出達磨非佛所遺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按廣韻眴許縣切音絢

干寶

王世貞曰干氏按楊萬里談晉干寶事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寶以進曰乃干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家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干寶字令升及搜神記周禮注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爲字畫相沿之譌未知孰是

謝承後漢書

隋書經籍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註曰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註曰本一百二十二卷晉祠部郎馬氏文獻通考俱不載然謝承書明永樂揚州刊本世或有藏者

已上數條寓袁浦同閱君百詩參考

古歡堂集雜著卷七終

白雲司引議　　　　濟南田　雯綸霞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是其職也尚書主之左右侍郎輔之十四司郎官分理之劉熙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辨釋名云尚猶奉也司曰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尚主亦然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書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郎官之趨立案前而奉其文書蓋古制也

又

子產鑄刑書商鞅鑄刑鼎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亦云三尺四寸之律故謂之三尺

又

漢初三章不可行矣蕭何因李悝法經六篇益為九篇叔孫通增為十八篇趙禹張湯增至三百五十九章綱已密矣唐之律令格式房玄齡增損隋制而為之科條雖簡文義艱澁律令之講讀不已難乎宋臣竇儀上刑統三十卷後刑部侍郎方滋復上斷例七十卷於是刑獄之事不問律之當否而問例之有無明嘉萬間重加釐訂然律或重而難行者則例常從輕不無過輕而失之縱律或輕而易犯者則例常從重不無過重而近于苛總而論之例有時為重輕而律則一定不可易也雖然世儒多言用例之非矣漢儒之引經斷獄非即用例之權輿乎

又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義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如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又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情詞何緣

復聞欲猶隱却告人姓名今之匿名文書也司刑者所勿聽矣

又

聽訟不惜民命冤氣鬱結便不可解如彭生之托于豕戚姬之托于犬子胥怒濤伯有介馳皆理所必至無足異者

又

昔人云犴戶苦生囹圄箠勦栽酒屬東章無冤氣處囚軍府或聽鳴琴張文成所以賛徐有功也

又

鹽鐵論云秦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此深為酷刑之

喩者

又

古者明刑弼教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往往斷死於前解禁于後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寠人之屬寡嘗戴盆于金之子避嫌抵璧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繫操一切之法外狃故牘則便裝憚更莫問一面之編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慈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貳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顚倒與吏爲奸飢寒疫氣沈滯不問犯者旣已服辜必令妥及乎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疏決必令廣扳富戶以爲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又

仲尼數子產遺愛而惠與義必兩稱之二者不可偏用也專用猛則玉石俱焚一味寬則公私皆廢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今之寬非惠也縱也今之猛非義也刻也刑之偏頗而類戾獄之放縱而紛亂不可不察矣

又

仁者不期于弛刑期于刑當其罪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則死者與我之心皆無憾夫必死者與我之心兩無憾則其所全活者多矣

又

典獄者一日之間所斷刑獄咸當其辜無妄羅織無輕斬艾將夢寐而魂寧檢點而心慊是自然之福自我造之不然悞戕民命反之幽獨其自訹也已甚于鬼神之誅我也可不愼歟

又

凡伏雌至弱也然狸貍或搏其雛必奮翼擊之不慮弗勝典獄者于孤獨母子之間務矜全之可矣

又

蕭望之曰愛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獄得其平則人皆化之鴟梟且爲鳳皇稂莠皆爲嘉穀矣

又

古設官分職唯刑官以士師名蓋以典獄之官必明禮義備道德通經術者斯克居之示於世知刑官之重蓋以其能惜民命耳

又

講讀律令古重之矣其文艱澁其義隱晦王肯堂一注最爲明切然行之久而多所變而未盡合也昔北魏置律博士轉相授受宋神宗置律學設教授試律義豈無謂哉

又

秋官一名長流顏氏家訓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爲長流耶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盜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按山海經長流之山流作畱則長音常復何疑

又

張湯少時鞫鼠一事天資刻薄已胎於此漢書不列酷吏說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遂拔湯于酷吏而別置之以爲史法失實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未甞少有裁損卽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頞以湯爲酷吏之尤然則湯爲酷吏雖以孟堅欲曲爲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貴亦不能掩乃祖父鍥薄之行則世之甘爲酷吏而不卹者夫亦可以知所鑒矣

古歡堂集雜著卷八終

古歡堂集

題辭目次

卷一

柳州題辭　昌黎題辭
廬陵題辭　臨川題辭
老泉題辭　東坡題辭
頴濱題辭　南豐題辭
漢魏晉六朝選文題辭
西山唱和詩題辭

濟南田　雯綸霞

柳州題辭

韓柳並稱韓不逮柳也顧世以深醇少之淫蛙浮響殆聽古樂而卧乎稟班馬之香奪崔蔡之席雅健則龍門幽峭則左國文章如柳觀止矣退之子瞻睥睨千古而元和聖德倣淮雅二章表忠觀碑學安豐一銘服膺若是大畧可知無如造物忌才蹇嵯多故竄逐蠻荒行吟山澤作離騷數十篇讀者悲焉猶夫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蘭秀菊芳呻呻其書詞也至於貞符傷心慾咎掩泣雖江潭顦顇情思纏綿不是過矣以播易柳同

調深憐韋鄉講學名流貿貿亦莫可如何耳識若云叔文之黨坎壈生平嗟乎以竇而殺孟堅以董而誤中郎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也於子厚奚損哉宜乎神降柳州之堂廟享羅池之祀文人志士為之叩天雪涕也

昌黎題辭

退之才高數黜官屢下遷作進學解一篇由是知名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立言如是則文章可知矣是以名著德憲之朝文追西京而上漁畋書圃涵泳藝林司馬董生揚雄劉向之徒羣集腕下可不謂偉乎獨是依蠖嶺表少無師承自知讀書銖心劌目此何故也世謂長於碑誌然盤空硬語吞吐縱横莫不根柢六經陵轢史漢獨碑誌云爾哉外此論宮市諫佛骨折廷湊徙鱷魚白日秋霜風節矯矯要皆文章餘技用之如虎耳當日李翺李漢皇甫湜樊宗師侯喜輩稱韓門弟子各以文章自名于時而孟郊張籍從之遊掉鞅詞

場猶蘇門之黄秦晁張也雖然起衰八代後人不無微辭焉是即退之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亦甚惑矣

廬陵題辭

永叔云劉柳無稱于事業姚宋不數于詞章蓋兼者之難也乾興治平間韓范富歐四公並駕永叔居座末矣雖然宰相之面亦雜他才學士非文章不可上下千載所關匪細嗟嗟夏蟲其語氷乎哉五代餘習掃革復古永叔之評滄浪直以自況耳詞令比李翺陸贄書史敘劉向班固長公稱爲今之昌黎亦僅贊一辭矣宋初風氣實自永叔倡之々日於梅蘇二子拳拳弗置安道一書獎許尤至人才々故反覆三致意焉而猶迋迋致憾于文章其議醇其旨正後有作者人非永叔殆求一言之幾于道烏可得耶然而好修之士祭師廬陵所謂宋以理學而流于弱無怪乎世之工聲悅者譏歐九不讀書也

臨川題辭

今夫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豈鄙其文章與抑謂其爲人耶當代有姬公出焉家俎戶豆無如乃偃師之戲木偶人之亦爲文繡也高談先王援据官禮何如賈誼陸贄之學足以捄世其誤人家國不少矣雖然文章有定評哉陶淵明閑情一賦人讀之謂如國風好色不淫以安石爲人併其文章訾窳之非公也孜安石生平韓呂推轂歐陽延譽文潞公薦其恬退曾子固與之深交迨後果于自用是非弗顧亦二三君子之過耳嗟乎僞種流傳盜名取位彼優孟之姬公鮮不爲世患者第以安石文章論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憾者也

老泉題辭

明允一蜀徼布衣既學無師恥作儒生常談歷落嶔崎別闢蹊徑浸淫乎六經包括乎子史其爲文章也愷切疏通有賈董之遺焉世謂其學本申韓旨歸荀孟蓋至和嘉祐已後政治闒失匡拔鮮聞兵制人才動關大計不得已爲幽憂激宕之詞庶幾一遇歐陽修韓琦奏上别而終不召用區區文安主簿因躓以老亦足傷矣韙書諡法後世流傳而權書幾策衡論無慚管晏嗟乎當日不用明允而用安石宋之所以衰也辨姦之語牛山何辭上書五篇琅琅可誦二子能讀父書而聲華過之要亦文章之氣光鋩萬丈耳明允殆諸葛景畧一流命世才也

東坡題辭

千古文人無如長公之奇者詩至李杜文如韓柳無不可捋撦端委沿波討瀾獨至長公四照花開萬斛泉湧當代稱坡仙才人前身爲五祖戒衲其孰能名之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長公自道也長公之爲人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而屢遭貝錦轗軻畢生儋耳之行羈愁海外磨蝎守于命宮王樓召自陽羨亦春夢婆所無如何矣夫山川英華所鍾落落幾人如長公當日名賢萃集一堂游講無非勍敵又大可怪也父文公也弟少公也師廬陵也友則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原父也門下士則秦黄晁張陳李也詞賦則張子野廖明畧也書畫則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也他如殊仲之曲思聰之琴楊道士之洞簫曇秀辯才了元參寥之禪理相與周旋應接不暇而且臨川不啻寇讐程氏素多牴牾此亦極難耳長公嬉笑怒罵以文章揩拄世道揭日月泣鬼神何其奇也嗟乎長公之靈赫赫天上彼舒亶蔡京之徒媒孽不已倘一旦伏竇鐵宮地下遇奎宿奏事能無旁皇驚懼耶

穎濱題辭

子由訓承名父師事難兄文章之傳有繇來矣其間磨光濯色獨成一家言清淑焱攸之致松風送響山半流霞正不必如乃兄之鏗峭兄之雄傑也曹子桓典論所云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艸茂獸肥弓燥手柔子由文境庶幾似之年十九出鳳翔負奇譽上書太尉丞相文采炳如旣而論青苗之弊恥調停之說讜言直氣又表表者矣無何筠州之監以兄詩咎之雷州之竄以黨人甚之遭時不偶於文章何與乎築室于許老於潁濱默坐終日頤養愉年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蓋[illegible]只知之蚤焉當日稱東坡爲長公稱子由爲少公張文潛陳無已輩服膺尤至殆與兄齊驅無分低昂耳嗟乎以黨籍毀欒城者政和以前數十載寂寂無人不如誦茯苓一賦是亦館容之善也

南豐題辭

余讀子固隆平集有深嗜焉南豐頻宗半豹耳學本六經名重元祐談禮樂掌制書非魁壘傑出之士乎當其時崑體浸淫洛風未起盧陵倡文章之派秦楚大國狎主齊盟子固以邾莒附庸亦矜雄長宜乎歐曾並稱聲施後世也文有數百言者有萬餘言者鶴脛鳧脛又烏從罷喙哉爲之衡量其間上比劉向下逐韓愈莫與東坡逐鹿直追欒城後塵其旨歸于爾雅其言中乎尺度後山之一瓣香非無謂也勇于有爲吝于改過朝廷以爲然而安石亦頻首無辭江漢星斗詩篇畢露矣

漢魏晉六朝選文題辭

今之作古文者托言八家以自文其窘跡大抵就兎園冊子播弄家具已耳劉勰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事徵實而難巧也八家中柳州與古動擺擷落沉酣枕藉華學歐曾究未諳其神理安在恐廬陵南豐復生不代傖夫受過也陸機文賦猶嫌綺語未盡而英思艶采輙日蘭戊爲罪人不已惑乎自茅選一出耳濡目染以故荃蕙不馨而海畔多逐臭之夫咸池方奏而界瞿有非之之論良可嘆也今摘錄離騷一卷兩漢一卷魏晉一卷宋齊梁陳隋北魏後周合爲一卷梁一卷梁之作者子山孝穆元禮三家爲一卷余嘗謂老瞞練兒父子詞人當時才士之盛今古莫匹至于開府涵泳情性吐咀英華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雲之色尤爲魁畢挺出者玄靖先生書淫好學燎麻達旦山栖辨命擅美流光若夫刻居佳句好詩彈九德柔邀眞賞于隱侯猶之中郎顧授書于王粲也余於三家其陳後山之辨香乎杜甫言別裁僞體而生平著述則熟讀昭明一書顏之推於六朝人士槩以輕薄呰詆之皆非篤論世之學者無俟于空疎之說龜腸蟬腹而歎嗚嗚亦烏足以聽也

西山唱和詩題辭

鄉余官舍人及曹郎時凡七遊西山而三見諸詩篇歲甲戌重入春明忽忽十餘年未一上翠微山脚元規塵汙人目以方麴郎面西向而笑無復取暢山情譬諸故人遠別欲與之憑襟深話觴詠河梁亦烏可得耶西山唱和詩則字尹秋史命屐畢糧繞霄霧壑之所爲作也或退谷茅亭或卧佛松榻先選大石安熏削於其上兩詩人提軍拵着不借穿蹋於白雲紅葉之間得句則齒弁脫衣風雨揮毫詩成則置酒相賀夫唐人唱和詩長慶外莫善于松陵而逶逶拘于一格茶詠漁具未免卷舌同聲是編也長篇短什飈發雲行較皮陸爲尤勝大約字尹之詩如初日芙蓉明霞散綺秋史之詩如秋山半遠蒼隼橫空今之作者罕有匹敵雖然余自量于西山莫續舊遊即再理輕策恐亦才盡無詩甘讓兩詩人讀苗次之碑往復徵僻事也

古歡堂集題辭終

記目次

卷一

節愼庫題名記

寶泉局記

龍行寺鬼門石記

謝四溟故宅記

遊太室記

遊桐柏山記

遊少林寺記

司空圖記

卷二

雁塔題名碑記

董顔書院碑記

重修安平縣學碑記

貴陽府學藏書碑記

孫文恭公祠碑記

重修鎭遠橋碑記

大司馬生祠碑記

觀木雜記

白佛寺碑記

濟南田　雯綸霞

節愼庫題名記

節愼庫今之製造局隷冬官外司特設虞衡郎中掌之漢劉向典尚方鑄作顔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如唐之中尚署是也監督三人職加員外郎一等如宋之文思院提轄監官是也胥史四人作官二十人分銀鐵繡革爲四作作匠各二百人習其藝業分曹立隊卯入酉出無曠日廢時鍛鐵者炸爍者摺焊者紐者化土者琢玉者剔鑿者銼者研者畫者刺者染者花者切皮者紛紛藉藉揩揩鞨鞨砰彭鏗鎝之聲不絕於耳官坐聽事堂匠夲承堂下令禁無譁肅若哉伍庫内鱗集四方之物燕之角鄭之刀荊之榦魯之削宋之斤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靡不具弓矢旌旗劒戟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盂簦巵匜刀礪韝韘玦捍管遣之器燕饗宫室軍旅祭祀之用率取之庫歲以爲常金錢祿米支於戸部報銷於工部察覈不嚴則多侵漁之弊物不堅緻完好則譴責隨之　天子詔虞衡郎中位冬曹長爵以大夫明賞罰董般倕事其勿敢怠節愼庫之重如此康熙己未正月余塡此闕踰明年庚申六月出爲江南提學僉事將行官吏匠作合數百人帕首韝袴搢荼芊捫酒蒲伏祖余於青門道左一吏濡筆而前曰請留

文辭爲題名碑記遂書之節愼庫之有題名自余始

寶泉局記

凡耕幣泉貨布刀皆錢也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錢其桃氏矣六分其銅而鉛居一雜以錫其色青矣和以鐵其色黝矣凡爐一匠十之故一器而工聚焉者錢爲多扃其肆以稽情也筴其垣以防竊也察其菑以取良也墨而火之則煆矣少而模之則輪矣模之扃三如梲然脫面脫地以眡象汁之沸盈如蚔然上翻下轉而成枝膠之然後銼之銼之然後鎩之鎩之然後卽之方圓以定位表裏以判形鉗之以檻刀盪之以砂石攩之以木梃則錢完矣一匠可歲得一圭幣之母可歲納子七鑑不闕而光可翼而飛其貫如櫛斯良工矣不甐于鑿不甐其圜不閡其耀斯善鑄矣古之錢或半兩或榆筴或八銖或四銖唯漢之五銖得其中或赤仄或鵝眼或荇葉或縹綖或重輪或重稜唯唐之開元寶得其中今之錢制可行也寶泉局以曹郎掌之亦猶昔之三司度支判官也余以戶部右侍郎稹理其職凡百二十日故爲之記

龍行寺鬼門石記

鄭圃河南岍有龍行寺相傳明武宗曾微行過此遂名寺僧掘地得石高二尺六寸橫二尺五分中爲門高一尺橫七寸五分門左右二鬼形俗呼爲鬼門上鐫金輪皇帝供奉六字凡南北帆檣經其地者艤舟禱於佛求過鬼門降福解厄裸體伏地蛇行以入尻動脊搖間有豐碩之軀爲隘竇所困死於俄頃者亦愚矣哉昔武氏廢中宗爲廬陵王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加號慈氏越古金輪皇帝又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此一石也豈即曌所遺以有於今日歟夫曌以女子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戮宗支流毒士大夫其禍唐甚慘何乃復遺此石

以釋氏之教惑衆亂俗爲也唐都關中去清河地二千餘里既曰供奉自應在感業白馬諸寺中鄭圃烏得而有之或亦作俑者設詭異之觀習荒謬之說其弊遂至於戕愚夫愚婦之性命尤仁人君子所痛恨也鬼門片石幾同於周興來俊臣之大甕矣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國政爲實故烈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之本紀載其行事而不沒其實亦深有合於春秋之旨乎武之惡更甚於呂明知鬼之不宥佞佛以崇奉此石使狄仁傑見之豈與淫祠同焚當不至貽後世之患矣嗟乎婦有長舌維厲之階釋氏之教錮溺人心甘心斷臂變身而不知悔二者豈不重可歎哉

謝四溟故宅記

詩人謝茂秦清淵人家香巷余於癸酉秋偶一至其地訪流風陳跡無復存者里人指城西門外爲四溟故宅亟往尋之見河柳斜陽板橋野水而已考茂秦生平游跡徧天下以客燕趙梁宋間曾有過清淵舊居詩飄零三十載下馬問比鄰之句似其風雨數椽在當時已莫可詰矧滄桑兵燹又歷二百年之久乎里人所指或亦失其實矣茂秦年十六作樂府商調遂以詩歌播名且以義俠聞入鄴下趙王幕甚賓禮之已而挾詩卷游長安是時李于鱗王元美結社執牛耳諸人首推茂秦迨後頗相齟齬于鱗遺書絕交排擯者日衆削其名於

七子五子之列非公論也茂秦詩名亦不少損其脫黎陽盧大梗之難也海內人士擬之禰衡李白皆高其行誼趙王雅愛茂秦竹枝詞命所幸琵琶妓賈扣度新聲歌之旋以扣歸茂秦遺事藉甚人口夫茂秦一布衣耳爲詩人俠士風流文采掉鞅一時後世讀其詩者尚留連想慕其爲人當日王李輩講聲調立詞壇實自四溟發之貿貿然鍊金鎔骨胡爲也嗟乎茂秦已往二百年矣余過其里墟低回無限弔香巷故宅於西風衰草之間杜子美所以致歎於羅含庾信也又清淵人與茂秦同時者孝廉方元煥字兩江以行草擅名亦能詩王元美斥以爲疎野粗放備諸惡道以余觀之要其才致翩

翻亦四瀆之亞歟

遊太室記

嵩山神祠在黃蓋峰下登封縣東八里祠門三重古柏幾二百株三門之內四岳神祠分列左右東有降神殿繪生甫及申像於壁剝落已半西爲御香亭歷代已來封禪記功德地也謁嶽神殿祀事畢下西階古柏鱗次檗石叢峙石上徧列祝幣辭祠官姓氏周覽移晷迴登天中閣少憩理策至山麓仰眎一峰入雲石色青紺如畫嵐流霧垂上合下疎是爲萬歲峰其麓爲入山所必徑也籃輿行十里至中峰昔人云嵩山如臥眠龍而躍望之渾成秀拔若不知有巑崎參差之勢者及陟中峰之巔羣峰爭出若揖圖之托霄上煙雲吞吐日月蔽虧

林木蓊鬱鳥獸遊鳴陰晴變態二十四峰環列於中峰左右上下不可名狀如謝絳所稱玉女窗搗衣石但略括一二矣東五里許爲盧巖巖有盧鴻一宅今爲寺兩山忽張匹練下垂微飇吹之川左右動奔濶盪壑衆山皆響爲嵩山佳處昔鴻一隱此作十志以自豪抱微尚鳴高蹈已耳而來遊者莫不憑襟怡情因以思慕於其人矣東有白鶴觀背負三峰大小熊山屛其前爲宗高之奧宅三峰多石室遠眺一室豁達洞開與他室異或即謨龕室也南七里徑崇福宮秡龍洞力疲思返余以半人疾未及躋嵩之絕頂也然眺洛河瞻伊闕顧以歷歷目中矣桑欽水經曰崑崙之墟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嵩山絕頂直上可接吾欲御風而行探崑崙之墟矣又三里抵嵩陽觀有柏二株大可十人圍閒在漢已爲鉅木殆殷周時物柏之奇若雛松之新綠香澤凝脂翠滴人衣坐其下如張帷幕謖謖風鳴如聞絲竹聲旁有石幢上勒唐宋人題名有似雜采帖也嵩陽觀碑最鼂豐碩在觀門之西徐浩八分書遒古可愛客邀飲至藏書樓下日將昳遂登車以歸詰旦東行路出箕山左沿潁水下流復探石淙之勝嵯砑崎嶇負陰相望百二十里過禹州達襄城境康熙丙子二月丙辰記

遊桐柏山記

桐柏山在唐縣平氏南由宛西行土阜起伏野澗煙疎渡河過唐縣抵平氏境唐縣古曰淮州抵蔡之亢而枕鄧之背蓋古之戰地唐李愬雪夜陳跡不可復覩矣出平氏三十里漫衍無陵谷又五里入土岡口樸樹交蔭水石沖交於中歷落昇眺移情再三里許上帶崇崖下臨絕壑雲垂煙接泉聲不斷雖輿隸擔夫顧而忘疲矣再十里至桐柏山山有二高峰東曰胎簪西曰大復桐柏其總名也遠望之岌嵑百重雲冒山頂前後只如一山及舁籃以入登大復之巔謂已踰千仞東覩胎簪雙巒齊秀其峻崍又倍過之峰上有數百石圍貫以石梁

故曰胎簪也巖下巨石員削如臼一水出焉澄脉下滴清乳泠泠潛行地中依井發源是爲淮水大禹導淮此其跡也淮井有神禹廟廢基猶存井東北一河沫如跳珠激石成溜三泉奇發自此水隨山轉而有瀺灂淼漫之勢矣山南曰逖谷昔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避地於此故宅在焉是時仲春地幽谷暖桃李紛開紅白相間行四十里羊腸塔十餘迴花落車巾香沾馬足有小禽翠羽群飛異於恒鳥其鳴嚶嚶入耳清越復變爲春激之音謂之搗藥鳥又三里至天木山三面積石中竇微凹長津淰淰而下上有禪林寺長廊迴閣稍駕林阿午磬曉鐘聲送林杪門旁置大鼓客至伐以千椎寺有

三五佛子清坐疏班錫鉢開設所爲禪悦也山之麓散
泉奔滙積以成淵還峫郭天灌木千章余拔襟其下因
之逡思倦想炎夏火流泱此提琴命酒取暢山情行李
所遲徙增感慨山多良藥固活女跦銅芸紫花之族土
人不知采讀神農本草者能將而有之土人唯采茵以
貪生故地瘠而民不貧春夏伐槁木橫陳於地雨餘則
茵生晴暄以筥炙之則茵肥法與焙茶無異也十里至
琵琶山高秀挺出孤不連陵山頂有大井香冷味殊絕
人浚渫而水遇冬益春夏則皆巖履一石洞洞口甚狹
土人相傳洞藏漢時故樂器靜夜聆之有搯鼠尾禮槽
聲山因得名又十五里至石門山一名天門石排實成

狀若戶牖雲起則上合下開雲退則上開下合從地下
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矣天門小東接天封山山多
蒼松古杉鵶從天門飛來呼侶投林鵶黑霞紅映山光
相映奇爲佳觀余已造其巔旁出一峰又復千尋壁立
雖猿鳥莫陟上人云上有道士被髮餌术獨坐翻金經
不記歲年余思皆鹿皮公登之昔人云鹿皮公能作轉
輪造縣閣意思橫生如後欲狀或可升此峰也乍抵桐
柏縣盥沐畢謁神告祭淮瀆廟在縣東一里制如柏梁
溫室華宇修整簷前四柱天八風之黑石以火齊飾之
神巖軒冕之容左列玉簪右陳龜輪初廟甚廣屢罹於
火故今制略狹以火尅水五行所弗驗也廟有漢柏六

漢碑一延熹六年立剝落欲盡石門神二文既奇古隸
書絕工惜存其半又鐵獅二蓋唐物也它多宋元碑不
可卒讀唐以前如薛道衡祭淮文碑金銷石泐矣祀禮
既成歸宿館舍援筆爲桐柏山記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乙卯書

遊少林寺記

丙子二月癸丑渡黃河達盟津境西南十五里陟北邙山山童無林木峻坂上下土行石連二十里爲北邙之尾蜿蜒勢斷隴分谿平洛河如綫縈帶東注乃汝鄧之通津矣南徑偃師縣過唐廬陵王墓石表猶存遠矚嵩嵩山勢爭高步徑峩疏石道參差是唐高宗幸少林寺所繫緱氏吹笙祠與轘轅關相望行入里至少林寺寺少室之北垂也少室有五乳峯飛乳五道雲與之平委折五迴方可登躋俛睨羣山積若蟻垤寺在其麓元魏孝文爲西域僧陀跋建也入寺層階而上䠀後講堂又移坐甘露臺立雪亭一老僧牽拂相招四周瞻睞觀秦

松六祖手植柏柯葉貞萋蔽虧曦景左右碑以百數漢以前者率漫漶不可讀自晉迄唐完毀半焉一碑列唐太宗爲秦王時討王世充賜寺僧御劄蓋當時僧之立武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官賜紫羅袈裟各一襲此可補唐書之闕矣寺門南向面山爲少室之背層崖剌天橫若列屏崖下林茂泉清風煙披薄取暢山情依回忘返三十六峯多在山之陽李渤隱巖存焉往遊者必巖栖之士蹟推唱捫葛藟以入非然空羡升篠莫侶飛鳥矣寺前有水導源鉢盂峯下過少溪橋東流詳敲嶺少連厨庫記行二十里徑石堂山紫雲洞爲邢和璞讀書處又十里崿溜相承泉響不斷白雲流於蓮谷之下紅霞冒於叢柯之上縱目遐矚思不周賞晚抵登封縣宿

司空園記

司空園在沇水之西門依層崖垂柳百餘株桃正花亞枝橫斜於崖腹風吹瓣散水面乎紅入門三重石鋪徑通有方池大可數畝架竹爲橋橋下魚苗菱錢漸出新水踰橋有臺高二丈許振衣而登一園之中水石竹卉可以周覽玉川盤谷之勝映帶園之左右太行王屋兩山屏列於前臺北一亭覆木香架中又北一堂簷際玉蘭二株花放如雪馥襲人衣堂左迴廊數間錯置叢篁水自篁根涌出穿籬斜注是爲東園槐梧蔚天希見曦景幽禽靜鳴留而不去楯危闌於陂塘之上[illegible]欲動其下游鱗浴鳧自成潭渚再沿石側而西是爲西園叢

木雜花行列參差隨地藝植適愜人意回緣闌橋目營心匠正與木經法合壘石爲山引流捍注怒湍激石送響不斷北又一堂規制略狹堂兩旁牡丹可千本惜非花開時也園乃司空段氏所營治閎爽深客數年乃成憑陵它園爲清濟園林之冠旭曉遊賞岑寂無聞興衰之際今昔已異再數十年後或如玉川盤谷地以廬仝李愿傳殆非所期也余見園中之擁彗負畚而來者詢之歎息其亭臺之名槩不足載如李廌所拜洛陽城中水北胡氏園也康熙丙子二月丙午記

古歡堂集記卷一終

雁塔題名碑記

濟南田雯綸霞

德州南城上巽位有浮屠三層孤峰竦立曰雁塔考元史崔敬傳言至正間州無城郭明洪武三十年垣堞以興塔與城並建此雁塔之權輿乎塔腹寬如屋鑿壁納石鐫甲乙科姓氏於其上明洪武甲戌科劉搗謙爲始至崇禎癸未科榮爾奇止凡進士六十一人又洪武庚午科張璞郭麟爲始至崇禎壬午科宋炳止凡舉人二百九十六人萬曆四十年壬子濟南同知孫森立石督刻蓋倣唐慈恩寺塔之遺制也歲久塔圮余於康熙壬

申重修之補石二一列進士姓氏自我　朝順治丙戌科至康熙乙丑科凡十六人一列舉人姓氏自順治乙酉科至康熙庚午科凡二十八人工既畢塔復以完因泚筆而紀其事曰按西域記云昔有比丘見雙雁飛翔忽一雁投下自隕於是瘞雁建塔故謂之雁塔又長安志云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唐高宗在春宮時爲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浮圖六級崇三百尺依西域窣堵波制度至尊遊豫秋登報恩浮圖從者獻菊花酒稱壽此雁塔所由始杜甫登慈恩寺塔詩乃傳天寶時事於文章人才之故未嘗一語及之與科名無涉也自唐人及第後有題名於慈恩寺塔者遂爲故事州之有雁塔殆

以此睠前明二百七十餘年我朝五十年甲乙科姓氏
歷歷備載於石余生也晚不及見前賢之行事其得之
父老之傳聞或以文章名或以節義顯流風遺躅猶有
存者夫州之科名稱盛也所望於後之來者猶斤斤于
科名之盛已哉是爲記

董顏書院碑記

德州有董顏書院漢董仲舒唐顏眞卿合祠也祠州守
北海馬公明瑞創之時萬曆四十三年也先大夫麗水
公重修之我　朝順治十年也德州爲仲舒故里眞卿
平原太守故合祠之祠在屯氏河東滸水驛之西前孝
康李公誠明作碑記載於州乘然自其創也距先大夫
重修之日未五十年自重修以迄今日忽已四十年矣
所存一斷碣橫陳於路側龜趺沒泥甃中漫漶磨滅莫
可辨過其下者猶得識其故處盛衰興廢之感未嘗不
欷歔太息也彼老氏之宮梵王之宅非不久且廢也而
敗瓦壞垣規模麤具未有荒煙野草陳跡茫然如茲祠
之甚者歲康熙壬申余小子以隸人偶至其地見夫長
河一綫帆影垂空衰葉柳花夕陽在樹憑弔流連者久
之謀所以復之而民居左右鱗次舊基欲去其半不可
與爭因購呂氏止園之後屋葺治丹雘置兩主於上俾
俎豆無闕先大夫意也余小子體先大夫意而推廣之
以漢蕭望之匡衡東方朔配饗望之爲平原太守衡爲
平原文學皆有功於經學者曼倩里人厭次村在州城
東二十里明人盧公世㴶生平蕭疎曠達有曼倩遺風
晚年以詩酒自放全其大節故並祀於一堂夫前人有
其志與其事後之人不能繼述之不孝也鄉有大儒名
臣而使之淹沒無聞士大夫之恥也嗟乎千百世而下

曩哲之陳跡常存替宗之風流不墜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重修安平縣學碑記

安平之有學自前明崇禎庚午始越今康熙庚午蓋六十年矣夫以六十年之久其間兵燹多故茂草丘墟者幾何年學興而人才以成學廢而人才以壞泥是說者果信而有徵歟竊考十五國之風鄭在周畿之內非無學校也子衿三章城闕佻達之剌詩人傷焉子產爲政輿人誦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而當時有毀學校之說無禁其非者魯禮義之邦也泮宮之作猶待僖公則從前闕略可知然士之生其時者槩不乏弘通俊偉之英足以從政而顯於當世此其故何也若是則人才之成壞似無與於學校之興廢吾儒反覆不得其說舛謬游移

而申韓莊老之習詭言如行益談滿辯無惑乎紛紛日啓世道人心不亦大可慮耶余嘗論之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爲民之愚者言之也民之秀則可使知者惟其知可以行其教則士爲責而學之所關爲最大先王之教知仁聖義中和曰六德孝友睦婣任恤曰六行禮樂射御書數曰六藝士之蕩檢踰閑率循罔謹者必毆之於學以約結而感發之則學者所以行其教之地也夫士自束髮受書冠儒冠衣儒衣爲學官弟子進退揖讓曰我仲尼之徒也人見之亦曰仲尼之徒也寔寔然仲尼之徒已耳一日挾詩書歷山川東遊吾鄉闕里流連洙泗之間登其堂而肅然以敬觀其車服禮

器而悠然以思遂莫不奮起此文章道德之心而恨不得厠名於七十二人之列則郡縣之必立聖人之宮以俎豆聖人職此故也有學而後教可以行有行其教之地而後人才有所從出余是以深爲安平幸也已巳嘉平奉　朝命往滇治蜀叛畣獄過其地正經營之始相其形勢面對五峰天馬金鰲諸山環拱左右規模麤定眎前庚午加廣詢其捐俸從事則廣文張君之瑊之力居多云諸生之美秀文采可觀者羣擁馬首而前曰學之興也丏公一言爲記遲歲餘落成復來請故書此以示之使勒諸石

貴陽府學藏書碑記

今天下儒術吕吏治修凡郡縣各有學獨以黔則興廢半焉雖沿革不同弗遑建置亦西陲羈縻之邦不以通例論也貴陽有學明萬曆間黔撫郭公青螺於平播後創之而黔學之有藏書也亦自青螺始蔵既久學且圯殘書亦燬燼春秋俎豆有司奉行故事而已而游歌講肄之事無聞焉余自戊辰入黔見夫士之進退周旋者亦桑思爭自濯磨無如載籍寥寥見聞荒陋非惟古學不講即帖括之近習流傳委巷者不過一二斷簡殘帙可覆醬瓿已耳而吳越間之書賈從不重跰一至焉考其地傳之無人漸且藏之亦無其地而況兵盜水火風雨蟲鼠之劫灰散佚哉余於甫入黔之日首治學宮復其舊觀顧瞻題榮周行階戺俾有司師博士[illegible]游歌講肄於其地踰三年辛未秋余以憂去黔將[illegible]巾箱中有書如干種凡數十百卷皆著目留之[illegible]藏庋載令學官掌之學使者集黔之士日稽月課[illegible]志者得以卒業焉嗟乎夜郎鬼方士既苦於無書又苦於不知當讀何書雖有聰明魁傑之彥寔思雕搜枵腹無當人終以卉衣椎髻之蠻髦輕視之余是以不忍特留書於黔也夫古人之爲學不外經史二者余所以留於黔者經史爲上文苑詩賦次之不然而宇嵬瑣固爲荀卿所耻萬一取舍悠繆流於怪僻荒誕爲非聖之言所係

於學術風俗不少余之意惟青螺知之亦余之私淑青螺然也余去黔五年矣客歲林子石來以視學赴黔曾以是告之又復踰年寄以此文勒諸鎮水之石林子負文章名今爲黔士師無異司馬長卿之在滇吾知黔之士必有如盛覽張叔講習經史之學揚聲遊光於當代者儒術昌而吏治修更大且遠也是爲記並列書目於碑陰

孫文恭公祠碑記

余於戊辰奉撫黔之 命驅車萬里道經楚南湘沅地見三閭大夫新息侯二祠幾遍五溪七澤間入黔則不祠祠竹王夫三閭大夫楚之放臣新息侯壺頭一戰楚人情之尸祝俎豆之千百載不少衰宜也夜郎竹王其事怪誕不經黔人何以祠武鄉侯渡瀘之役大有功於黔貴筑銅鼓山爲諸葛貯甲處陳跡猶存黔之人又何以不祠余入黔慨然爲立丞相祠堂於涵碧潭上迨考黔志所載清平有孫文恭祠今廢墓在邑西五里蔦蒿蒙蒼狐語熊焉公之一抔土雖樵蘇莫辨矣嗟乎當明世廟時邊寓又安崇尚儒術公一鬼方産耳以著書講學自任樹立勲名入爲司成出膺節鉞有古仲山甫風何以歷今不二百年里之父老及公之子孫遂無傳聞紹述之者所以於入黔時拊掌抵掌慷慨論列流連追慕其爲人且重有感於祠之廢而欷歔流涕也公姓孫氏名應鰲字山甫別字淮海先世揚州人以流寓占籍清平嘉靖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其謚文恭則萬曆間從黔撫郭青螺之請也公著述數種有學孔精舍彙藁易談四書近語教泰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諸書詩賦若干卷夫蠶叢之邦農不習耒耜士不治詩書官斯土者必表章一二前哲所以扶植綱常拔濯習俗庶可潛移而默化之不然羅施鬼國未有積十

敱年近或五七年無疵癘夭札刀兵水火之患者以公
之文章理學事功而顧可使之閟而不耀耶則余今日
之祠公亦猶青螺請諡之意也余嘗謂畏壘祠庚桑有
垣牆蓬蒿之喻大抵人情各樂祀其鄉里之間人齊人
高石慶之行立石相祠白居易以文章名沒而鄉人祭
其墓以視樂公之社朱邑之桐鄉有間焉武鄉侯功在
征蠻余既為黔人祠之則文恭可知矣祠之上高擲灑
潭小山叢篠可與丞相祠堂遙相望也是亦黔人之幸
矣清平令許君國幹曰是不可以無記蓋祠成於辛未
之春遂以文請值余以憂去黔踰三年官京朝治復二
年許君書凡六至始為文寄之鋟之石而系以辭

香爐峰臺麥沖瀧黑萬音駮駮苴風瑟瑟毒霧運帚碧
空垂蔓葯靈龕集王後鄒前曰誕偉人淮海山甫伊呂
其儔程朱之伍神胄獨立傑的孤臨絳花枏落翠芃幽
尋經行窄窄儒林長德轉轉啟啟擊人楚客遺文墮翰
駢出橫陳周情孔思一代名臣經師人師大雅倆佛歷
位司空才猷蹀遝遝鼓盜竿偽體別裁醇儒正學範往
圖來李杜雄辭徐庾麗句數進谷裔釣天磬護爰有遺
廟平邑宮岡何以妥之不疚其光胃春旦饑菘煙劉草
鳳廋雄噫日晚官道剡楔磨石紺文紫鏤擺雲振風用
永千年平仲君遷千霄蔽日鱗其下者猙獰狴犴許君
賢宰百廢聿興無陨芳躅翻留馮陵萬里而來盍櫛鯉

雁俾余摛詞青螺再見舊植荒落華顛白紛倪脘渴筆
何以為文盍研覃思言疑且題觸懷誰昔邃酹酸酒埋
山塹谷純驪雨風長知晚翠簡子秋紅

重修鎮遠橋碑記

今夫杠梁爲政之細者也不杠不梁子輿氏責鄭僑不知爲政此何故歟論吏治於今日百政待舉什不能一二焉杠梁之細初無關於課最而爲政於黔識難官斯土者往往去家萬里才抑氣沮因循悠緩狃目前之安而不思爲利於靡窮不至於如蘇子瞻所謂蹊則妄肯則廢不止視地方之事如秦越人之肥瘠黔之所以久荒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何也財用絀經畫艱也官無錢垂空橐也民少且貧力役無征也公帑無可支私欲所必禁也况興一役則多一擾猾胥暴吏奉行弗善以致烏言椎髻之倫激而成亂者有之則省事爲便識者堅持其說而無米之巧炊又得藉以爲口實凡學宮社倉雉堞射圃廳廨之屬大者遠者日久盡廢率無一完而杠梁役役之務抑又難矣先王之教曰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其謂之何余之爲政奚取焉鎮遠一郡黔之門戸也石屏之下㵲水洶涌險不可渡舊有橋不知創自何年余於戊辰之歲受 命撫黔秋八月甫入境適當橋圮之會遂議所以治之而制府范公之檄已先期下矣因率文武屬員捐俸鳩工且遴太守之賢者思州王君民皡董其事權輿於己巳之秋落成於庚午之冬閱歳餘而功畢僦匠卒徒如干人木石鐵炭牙祭竹縆如干目計銷白金二千五百有奇王君果賢財不費民弗擾精勤以集事寛恤以勞人其大略可睹也夫得其人則事理不得其人則上官鞭策莫及日以殊煠大聲疾呼叮嚀告戒而究無所濟即苟且報成亦利與病半焉不僅一橋爲然得王君橋之役可以無憾矣况乎黔之鎮遠非若溱洧之邛比也瘴煙毒霧盲風怪雨無橋則厲揭莫施民不止於病涉杠梁雖細所關不大且遠哉余將以望夫黔之爲吏治者治它事一循此橋但能如子産爲衆人之母乎其政可也即捐一車亦惠人之一端無不可也盍其勉之爰伐石於山樹之斥道系以辭

水鎮支祁谷駕飛虹木插地肺石破蛟宮蜿蜒百尺羸嶺萬狀假道斲空楚喉滇吭九股之苗五溪之蠻庶民子來給以官錢萬斗鬻炙百瓮行泊餉爾殷作夕陽在柳雁齒垂績霱靄不驕 天子萬年康衢哉六

大司馬生祠碑記

今　皇上聖仁神武垂拱穆清覆冒九州和恒泰謐緊
惟海岱重區簡咨大司馬保釐塤撫四載於茲楙德嘉
績東國用乂式協　帝心韓韓旂旂常景鍾冊勳書
伐儔示後禩俾無斁公拜稽首對揚休命會關中儆道
殣相望呼聲嗷嗷上徹霄陛發帑輓粟蠲賑兼施澄山
堙谷舟膠車塞脫或後時民何以蘇　上西顧京兆馮
翊閭閻痌瘝在念命公曰額額雍土哀此矜人思所以勞
來安集之職任艱鉅非汝不可尚移汝油幢笳鼓出巖
關臨涇渭統制秦蜀彈壓布濩以綏此億兆人庶公曰
惟　天子命敢不虔承簡書甫下　御劄重頒刻期趣

裝擁傳遄征公自此去東邦福西人矣行之日風日晴
美雪消峰明泉氣粘天山光貼地一纛疾馳千騎徐進
乘髀在前吹螺在後金鉞一玉節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趨
健之士負韔矢傳從之班捧　寶命涉灤灣之滹沱曉
華注之匯屬茶臼河邊旌旗舒卷烏王口外槖駝嵩岱
公炙牛搆酒饗士醪軍畢馮軾就道東之氓有自無棣
穆陵臨淄卽墨斟鄩牟子重趼來者有負簦帚繹濟
全單父鄒滕聊攝摻壺漿至者黃髮齯齒牽帷攬轡迎
馬首反袂拭面而言曰吾儕小人願詣　闕借公以慰
婦子望願公勉留信宿無傷父老心公爲歔欷流涕牢讓
者再四牡登涂烝徒理捲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予縱弗

忍爲可爾留乃召耆艾而告焉曰其促爾畊督爾穫屢
爾繰織字爾幼孩遂爾雞豚毋遲夺詐毋失撙節毋悖
倫犯上毋鬻于訟鬬以罹撻罰願著爲絜令與爾毗相
終始東之氓翻翻雞犇公教唯謹公四載以來清圜土
靖萑苻戢豪右劾貪咻懲數斂扶士氣均徭賦恃儲委
積倉廩充實雷動風厲訖有成效吾儕小人沐公之澤
年登四稔晦收一鍾役車其休渠摭無警幽蜡臘羔
羊朋酒煙火嬉敖康衢載曆襲黃召杜鄰城錯落清燮
木吏扶筇因關立廟神爵重覩今日伐蛙坎坎大莖鳴
鳴頌騷　帝力賽禮神遜闘雞者弦誦蹴鞠者詩書尊
覩而守懿訓擊壤以樂太平吾儕小人何以報公爰遂

鶉市曰建生祠巧人工師量齒度木鋸甓鑿集畚揭雲
與東泝遡詹西嶺排闥夏屋重軒喬木修竹巷謳里謠
請之樂章八風回回長離雝雝組豆於斯詠歌於斯貞
珉一言用垂永久余以爲是舉也齊魯變而至道信有
徵矣公之望似方叔召虎仲山甫才似陶侃富弼清儉
似孔奮楊綰嚴峻似宋璟仁恕似王旦曹彬齋戒神明
露香告天似趙抃威名赫赫笑比河清似包拯審機度
務變通宜民別嫌疑決是非摘隱伏絕賓客保持善類
陶淑風俗洎政之成也豈弟樂易清靜寧一行所無事
似李沆故齊魯大治東之氓歌而思之宜也昔袞衣之
詩懷姬公也輿人之誦美子產也畏壘之社稷無忘庚

桑也武子之德在人如南國之思召公並愛其樹也石
麼爲齊相齊人高其行立石相祠欒布治燕燕人服其
廉有欒公社今日之祠公也渠曰不宜故不可以無記

觀水雜記

泰郵城南漕堤如帶設三里五里八里車邏南北五壩又金灣滚水一壩啟者十餘丈閘者四五十丈淮水西來滙洪澤出高堰入高寶諸湖矗怒鼓騰雲湧雷轉惟虞堤之潰也故洩之以云減也蟻穴讙穿泥丸莫塞萬井千村不遑恤矣

人字河在邵伯之東廣五丈深八尺尾分四道似雙人字雁書天邊竹寫窗上可繪也左右懸崖峯峭如張兩翼纜舟登岸上炊煙出樹雞犬遠籬荳花稻穗掩映村落間惟地高故無水患亦澤國僅見者

芒稻河受人字河之水折而南向東西閘二水門九地

甲岓閘放閘洩水數里入揚子江最便水東向爲鹽河乃商鹽往來以通舟楫者因不利於芒稻河之洩水而故閉之閉則利洩則害開則田涸而民利洩則舟膠而商害今之議者大抵利商而害民矣昔河臣朱公梅麓云芒稻河東西二閘宜洩大浸工文通水利一書利害詳明夫何奸商阻撓簧鼓當事將舊閘易甲爲高夫水平之日原聽東閉無礙行鹽及至水漲不過十餘日耳況高郵別有一河亦不可紆迴六十里奈何惜諸商數日之濡滯而遽忍於萬姓之顛連而莫之顧傷哉作俑抑何其不仁之甚耶三復斯言則啟其閘洩其水亟浚芒稻河以使巨浸入江不可不講矣

二閘在鹽河之南朱公沿閘之上流北堤外開月河一
二里上下相通横亘一堤可避閘水吸舟之險水漲之
時亦稱安瀾於鹽艘大有裨益如此則二閘之洩水初
無害於商也既詢之父老復登高遐矚四際分明了無
疑義
泊宜陵蓬窗燈下按輿圖考之又有白塔河亦可洩水
入江在芒稻河之六佸乎鼓枻而東罕有津逮者以知
今人之略不若昔人之詳也
泰州老東堤三里至魚行莊部屋數家見婦子立牆下
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惻然者久之會州牧以溢完漕米
留抵災民牒請入　告爲之流涕

洪溪鎮四圍皆水一望瀰漫霧氣雲浮寡見星日
溱潼鎮時堰田埂半露稻孫初熟四埜雲黃萬頃波碧
雖魚莊蝸舍中而有崇墉比櫛之景土人謂稻之晚香
者爲稻孫最佳名矣蓋水至是略淺而民可以食也扣
舷前引廣袤無際鳧雁容與鵁鶄上下紅蕖的皪綠菰
參差亦采風者之一寓目矣脫使鄭國不塹昏墊無聞
沃野桑麻民安物阜又何如耶
西溪昔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即此地煙火千家依水環
居北柯南榮黃茅白葦
西溪三里爲梁垛場地連丁溪東臺戶口殷繁貴海爲
業因詢十場所產曰鹽品以散爲上淮南之鹽熟於盤

鐵其形散其色白至於青黃色之變也其味鹹至於苦
辛味之雜也五行水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鹹場
有十而產鹽者五曰東臺曰何垛曰富安曰安豐曰梁
垛而五場所產亦略不同東河之鹽兼形神色而得其
正富安之鹽文細體重而色微青安豐之鹽其色青白
日久甜美入口無鹵苦之味而質較重故商多聚焉獨
梁垛之鹽味鹹而甘形細而散色白而光貢之於上供
宗廟頒百官非四場所及也至於栟茶角斜或土宜之
不同而角斜瀕海灰埒爲潮汐所浸致消滅耳北而丁
溪草蕩多灰埒寡草堰小海竈不嗇煎蓋埒蕩而黍禾
矣竈丁每買他場鹽以供課此十場大槩也

串場河者並范公堤串十場之中而爲水渠以通鹺艘
也淮南富賈挑浚方興特峅狹水淺耳湖水西來東注
大海爲縱串場河首南尾北長百七十里爲横瀾之淡
之乃入海之通津矣挂帆東流由[illegible]溪而丁溪而草堰
而白駒而國門皆串場河東峅節節鱗次者也
堤以范名傳人也宋仁宗天聖初公監泰州西溪鹽倉
時海堰久廢民苦潮汐田不可耕公具書白發運副使
張綸綸奏上以公知興化縣董修築之役會大雨雪皮
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於是羣相譁言
以爲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將罷其役又詔轉運
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而令儀嘗宰海陵熟知潮患

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以憂去綸表請身自董
役踰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公一鹽官耳何與海潮事
乃引爲已責首倡其議或亦先憂後樂之本懷也雖然
當是時公有欲爲之志而無可爲之柄不有綸爲之薦
達欲圖斯役難矣役亦方殷議欲中輟不有令儀爲之
主持又安望其成功哉從來舉大事動大衆或惑於浮
言或沮於衆訟蓋成功若斯之難也而有世道之責者
又利害之心太明彼此之見未化因循推諉終無一成
適足以貽笑於鹽官已矣
四口之工岡門較易草堰次之白駒又次之而丁溪爲
難以其地高土堅也地高故去海愈遠土堅則事倍功

半千夫畚鍤委身泥塗風雨與沓不間秋子來矣矧岡
門垂成宣洩有路節財用而惜民力誰之職耶
鹽城窪下有海潮之患潮之沸者土人名之曰嘯亦數
年一見也東有石䃮口草沒泥封宜亟治之不然止謀
岡門之利而罔諳石䃮之防一旦鹹水倒灌斥鹵之田
不可耕矣此范公堤所以設也
沙溝朦朧口廟灣白沙鎮又二十里黃河北岸石碑巋
然曰雲梯關關去海六十里粘天一綫朝宗萬里滔滔
下注鳥避雲飛造化之奇烏得而測之嗟乎秦皇驅石
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循故道而安瀾頌明德
於弗替不可謂無人事矣

重修白佛寺碑記

白佛寺繇來舊矣昉自何代莫可究極重修於明萬曆
二十五年丁酉鄉毘耶長者程公瑶趙君繼隆發大弘
願噓氣成雲與番頭龍泉兩剎鼎峙相望也掘地得白
石佛故名白佛寺端嚴殊特今像存焉昔軒后之圖截
浮河洛秦王之鑿更涌滄溟以斯連類未足稱奇當昔
滿月流光頂日感夢羅睺空中變相南陽地下鐘聲自
土迸出從天飛下如丈六之跡鹿苑金剛之胎雙林也
洎後碎支體裂非役騎象崑崙薝蔔香消化作須彌芥
子身橫五寸衣劃三銖產兜率之第四宮戴神髻之十
五背謂石佛爲有則實無所行謂石佛爲無則妙有常

住無名無相無身不身既有石身何謂無相耐瓷鉢底
跋開四照之花楊柳枝邊夜商三危之露獅子之座高
廣于燈王寶講之筵衆多于方丈心花成樹共轉六塵
鏡裏得珠俱開三障高臺迴立絕類玉臺之山長廊複
廻疑同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擅
無煩豫章神拔千輪足把萬字留書亭宿金烏桐栖銀
烏千爐叢叢風搖九子之鈴百栱穹霞雨落六如之果
三階齊列虹駕蜿垂四壁周流蓮抽井倒所謂函谷耻
共詠歌臨淄惡共祥應若矣矧乎徒駭之水泠泠澄波
鹿角之關遙遙翠巘蒼松禿柳棲鶯嶺以爭高翔雁游
鱗傍祇洹而相狎微颸扇草則蘭葉紫敷寒霜墮林則

翔叢黃吐隣卽大厦春風之婢弄梵聲詞侶酒朋招提之遊蠟雨屐更有天台衲客曾來卓錫此寺深修五定淨持七文隷十地楞伽善石經隷書追一乘二諦之原闡三明六通之旨比石室之寫金言邁草堂之傳真敎斯真乾陀之寶域天竺之香城也是以髮塔喜園流名天上耆山鷲院布跡人間自非白石老佛手勞關鍵何以標茲淨土安此伽藍悲夫雨破山門颶折庭表墻被蕭艾砌滿荊蕀真人西戒以何爲羅漢東遊而不返溫子昇之碑久罹灰燼吳道子之壁早化丘墟舍利匿以無暉法喜過而隕涕幻像徒存非空非有靈境尚在不滅不生雖衆魔列陣散天華猶數十里而羣兒當前飛

母乳能五百道誰其荷如來之菩提發生靈之耳目極迷途于彼岸駕橫槧之大航法雨降而燋種旋甦慧日升而長夜復旦石佛有言維摩善病當思此生實是大苦如遺霜花如少水魚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不已難哉釋廣開方便門具真實相聆之以衆流入海示之以不二法門經堂洞啓寶殿霞開幢號摩尼旛懸金縷苜蓿刈光風之園枝柯嚼娑樓之樹迷有蘭那行者獻王衣于幻人豈但恒河風因施金錢千沙跡已哉白石佛寺今如其舊應如是住作如是觀生十智之祥雲流八功之淨水佛是石佛彰寧不頑石是白石涅盤不染布護此一方民黍菽菰登人牛平善翳桑無餓札厲鮮

闢坤軸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留照口誦南無合掌連日作白佛寺碑記

古歡堂集記卷二終

銘表目次

卷一
誥封奉政大夫絅甫吳公墓誌銘
河津令李公退菴墓誌銘
處士丁菊田墓銘
王將軍墓誌銘
明經呂公芝房墓銘
順天通判思伯趙公墓誌銘
蓼對墓銘
卷二
朱母李太恭人墓銘
誥封夫人王母葛太君墓銘
誥封太宜人張母霍太君墓誌銘
李孺人墓誌銘
李文襄公墓碑
奉政大夫陶菴李公墓誌銘
貴州鎮遠府知府又何李公墓志銘
日講官起居注兼翰林院編修學山顏公墓誌
銘
中憲大夫陝西神木道按察使司副使陳公覺
菴墓誌銘

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淸止趙公
墓碑
誥授通議大夫分巡山東濟寧道按察使司副
使佟公墓誌銘
太安人呂母李太君墓誌銘
太夫人葉母李太君墓碑
孝廉馮公墓表
謝公墓誌銘
誥封夫人先室馮氏墓銘

濟南田　雯綸霞

誥封奉政大夫繩甫吳公墓志銘

司馬遷作石奮傳謂其醇謹足稱也夫醇謹無他一鄉曲長者優爲之何足爲天下重當時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抑何故與漢武之朝神仙封禪禮樂文學之徒紛紛更進用事奮父子建之在位也事不關白于丞相九載無所匡言天下事豈盡以醇謹者爲之乎狂者聖人之所取無非無刺孟軻氏云不可入道以此衡列古今人物區區以醇謹著是亦鄉愿之亞也而虞卿魯仲連之爲人何以稱焉士君子通經服古說禮敦詩

固不必慕斲跐非常之行而能文章知忠孝慷慨談經世之務聖賢之大道也即不然伏處草野名不顯於當世而以其道訓諸子孫爲通儒爲名臣不啻身自爲之生曰者德沒則祭焉如是亦高於奮慶一等矣無棣之鄉多隱君子濟以西奉家學爲人倫楷模者必曰吳公云予自肅以墓銘來請按狀公諱永孚字繩甫晚號耐翁始祖士安直隸之遷安人移家海豐數傳至明陽爲公生父蓋延陵之裔而有太丘有道之高風者公少負異姿額癯神清學問有原本貫穿經史旁及仙佛稗官之書罔不搜奇抉奧應童子試冠一軍自是下帷二十年以遯世無悶爲學擅強息機不復希意仕進一以訓子爲事自肅初與王公同硯席交先生命師事之王公者冰壺侍郎也當未遇時公深器其人後王公典會試自肅果出其門下昔程珦通守南安周茂叔方爲理曹掾珦命二子從之學後皆大儒朱子之于延平亦其父松使之李謐博通百氏河南尹甄琛亦遣子就學公具知人之鑒以訓子得師視昔所稱奚悉焉自肅甲午登賢書甲辰成進士牽絲萬載歷農曹晉刑部郎中提學滇南所至多治績垂聲聞萬載江右彈丸邑值楚蜀戎馬之會虎罽豨突人爲自肅危公盍然一笑曰吾子必無他也已而自肅才堪破賊智足全城不蹈雍丘睢陽之難而善樹平原常山之功非公之訓以忠能然耶農

曹司錢穀耳求會計之當無難西曹則人命死生繫之張湯深罪其敢謂之才歟即雋不疑之引經亦敢用例之斷矣公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子其仁愛寬恕多所平反自肅奉敕惟謹洎提學滇南也碧雞金馬哀牢雋唐黝蒼洱海之間人文萃焉自肅以巾箱載六經推傳其地如漢司馬相如授經於盛覽張叔風氣一變得詩一卷紀山川之美文章人物之奇不減何大復奉詔使滇諸篇攜歸以呈公公色喜口傳吾學於萬里之外者吾子也自肅倣伯瑜故事懸弧之辰設戈印晬盤於堂纍歷以捍用爲娛樂是時公年踰大耋矣少日嘗遊南山牧鶴洞遇羽士坐石床公納履趨進越十餘年

術者先箕書當年相遇事示隱語輒驗又孟蘭浴佛期
必齋盟以往夫仙佛之事儒者所不屑道然其蟬肔塵
垢谷神不死白社青山慧根淨業亦有足多者士大夫
日奔走徇嗜慾蹈罟擭而貿貿自謂干城吾道闢黜方
外彼談理者之彝廷鼓爲可哂也韓退之接孟氏之傳
而交大顛蘇子瞻風節矯矯於緇流黃冠所至成契故
公之與仙遇也亦如歎老氏之猶龍也卒之日尚娓娓
讀道書不置又安知非留侯之從赤松乎自姚江重良
知之說儒釋遂合而源流自別公之信孟蘭以報覲恩
良有以也公樂易莊敬𠕋睦謙冲以義理爲豊年修道
德爲廣宅柴門篳車蕭然自遠或謝客瑟居或浮甚謌

俗殆與世無競立行於不尼不惠之間晚號耐翁此其
槩也一談及古今經濟大故慷慨激昂出片言輒中肯
綮非汨沒章句之學所可闚識又爲人排難解紛不阿
不撓公之所趣不已優乎輕財好施見孤嫠寒餓傾橐
囊無德色日每覯串文集合草促坐破屐墊帽狼籍爲
上客中廚具十人餕餅餌粳秔無精麤立罄嗟乎世風
日下囂稜子弟喜刻薄數斂之習微逐於聲利以自鳴
得意耳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此風尚有存焉者
乎公之爲此所以挽頹俗崇禮讓也而豈僅躬躬然粥
粥然飾石氏醇謹之行博長者之善譽已耶則所以成
子之令名以文章節義顯詎偶然哉辛未秋雯在黔間

先慈喪自肅來自滇嘻雯於官署白肅抵里後踰二載
而公卒自肅得事其親以盱雯之遊子天涯鮮民抱痛
者有間矣雯今日濡筆作銘不禁觸風木之悲繫歔而
流涕也公生於明萬曆戊申卒於康熙癸酉年八十有
六累封奉政大夫子女婚嫁具狀中銘曰
山峯祥兮水漣漪涌神瀆兮雲旖旎竹龍籜兮松虬枝
篤生夫子兮摘三儀享長年兮誦期頤國之瑞兮人之
師譬蘋蘩嘉禾兮播芳蕤草裕眠兮露華滋秋月白兮寒
靈旗歸太清兮洪厓隨回飆揭兮閶風吹祀瞽宗兮俎
豆陸離登歌酹醴兮薦清芝擊泗磬兮駕蒼螭純嘏百
世兮振古如茲幽宮窀木兮磨豐碑巫陽下招兮鍥此

誄辭

河津令李公退菴墓誌銘

當 世祖章皇帝時海寓甫定行會試貢舉大典歲丙戌稱首科進士出身者四百人復邀殊恩破往例拔置翰林科道官各四十人由是奮微起陋之士無不爭自濯厲發尸下以樹立功名不數年而躋通顯位至公卿者指數十屈餘科皆莫及非其遭逢多幸哉乃有新頡方脫而猝羅非常一試輒蹶終身不復振如李公退菴者此亦有志之士爲之太息也公以進士授河津縣令值流寇變後城市爲墟殫力招徠政刑修舉治行居第一尅章屢上矣無何姜瓖反大同破汾路全晉震動公繕城濬濠募健士庀礮石擐甲登陴爲死守計凡五閱

月城中叛官張家璧者先是縱族子爲暴公寘之法以是銜之將爲亂公慨然曰吾之不即死者爲城耳城既不保徒死無益何如殺賊以報 朝廷乃率盧兒十餘人突圍出至蒲州城陷遂如秦乞師制使孟公喬芳爲發卒公前驅擊賊於蒲大破之進克河津禽張家璧四境有未下者軍士欲屠之公持不可乃已事平孟公列其績以上部議以功過均不敘而他失守從賊者多復原官公竟拂衣歸順治十三年奉 旨有城池失守官員情勢可原者該督撫代題具奏公歸已七年河津髮倪數百人詣省白狀撫軍白公汝梅即具疏聞終格於部議而止夫城亡與亡臣道也當事以此持公議非不

正獨不念情勢可原之 旨謂何夫河津一斗大孤城耳受圍五月外援不至內患復萌即使張許處此亦必有所變計矣卒之秦庭一哭覆楚復全視死事不尤難乎孟明釋而殺尸封未聞有咎繆公之失刑者況或復或否又不一例也且公之才又不屈於百里者方在總角舉止若老成人居父喪毀瘠踰禮弱冠成進士以文章名世及其治河津也精敏强幹發奸摘伏如神能使老吏咋舌若之何以一令終也公家舊有園亭築退菴因以自號發藏書而盡讀之意有所當標而出之加以評斷非徒論古將以風世也而於國家典故河漕鹽也兵農諸務討覈尤詳每一抵掌自謂可見諸施行而徒

托空言良足悲矣其一切牢騷抑鬱之感盡發之於詩又著有見可園集如千卷不得於今將以信於後然既不得於今庸冀後乎公好潔盥額必數易冠舄几榻不容纖塵亭午熟眠即達官在門不爲强起每夕折柬延賓浮白博簺不達曙不休其胷中浩浩何如也晚年杜門謝客注東坡養生録而行之而作腹責說以自嘲州大夫舉爲鄉飲賓辭之其不同於流俗如此公姓李氏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號退菴其先商河人遷德州數傳至公王父大華萬曆癸酉舉人官武强知縣生二子長誠明萬曆甲午舉人次誠明庠生公父也誠明無子以公嗣公順治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山西平陽府河津

知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七十元配朱孺人繼配王孺人生子四禎森楨樫女三人孫七人孫女九人曾孫一人余於公爲晚進且有世講平昔莊事之何其眠起載酒過從無虛日躡其徑瑩潔如洗入其室篆煙花氣披拂鼻觀聆其謦欬川涌泉起無非用世之學揚扢古今一一出人意表余竦聽之下間出一語以相酢又未嘗不虛衷而首肯遂成忘年交每念與公同時者九列三事布滿中外而如公者幾人倘展公之才大業榮名何遽出通顯公卿下耶公里居時年方及壯其雄心盛氣消磨於隱囊欹扇者垂四十年人以爲遊情物外自適其適文酒嘯傲無與於人世而不知非公志也公卒之三年冬其子以狀來請余銘余時以勘事入滇衝冒雨雪肅肅宵征不敢以劇遽辭乃摺摭其事行而志之銘曰

有玉於此虎質竜文精神既見貢之大廷其光熊熊照乎四鄰胡爲一蹟墜井埋畊雖則墜埋莫奄其瑛影留宮殿聲出琵琴或辟寒而厭火亦伏禽而生虹棄即敝屣價自連城欽惟我公道泰身屯所收於人者無餘憾而所得於天者獨難伸宜其澆磈壘以酒栝洩孤憤於高唫讀其書者悲其志感其遇者歎其辰惻摘辭之旁旁奚以諗於大君子之墳

處士丁菊田墓銘

南國多彬彬文學之英而大江以北揚尤盛余昔擁傳講學其間見士之挾策治詩書者其人率道德明秀於文章之事沿波討瀾姿制議論多有過人者丁孝廉腹松其一焉腹松一日來京師以所著詩文就正於余已而涕泣長跽述其父菊田先生生平軼事請銘墓下之石余按狀先生諱國寶字惟善晚號菊田揚之通州人世系遠莫考累傳至父半綸公家素封有隱德先生生而遲重負大志讀書苦貧魯堅不徙業父深器之曰兒雖魯終大器晚成無閑也先生亦泣曰天豈以魯限兒兒詎以魯自限暑月夜課納足於甖以避蚊父憐其羸弱夜分促之寢先生覆燈墻下伺父寢復篝火默誦一日以微過父杖之會老嫗奪父杖作詬誶聲父怒將杖嫗先生請伏於庭曰寵婢何知兒之罪也大人請先杖兒後杖婢以父杖子常也以婢詬主變也父悅曰兒解此可無杖矣先生讀書承父訓類如此試輒蹶年二十五始補博士弟子尋食餼明年丁外艱喪禮甫畢忽以嫌名誣構幾危幸脫而室屢空矣居數年長子以病隕慨庸醫之誤乃習長桑術初以自醫耳輒用以活人遂精其學先生爲人孝友廉靜退然若不勝衣至遇事慷慨倜儻有古俠烈風友某以雀角被陷先生急難無遺力人皆義之生平無它嗜特闢蓺圃數畝種菊每秋遠

數百本日邀素心侶啜茗花下指隱君子爲石交口
談世俗事晚號菊田聊以自娛非援彭澤東籬以寄
傲焉也夫子腹松甲子登賢書鄉里以爲儒林長德
報云君生於前萬曆庚申九月廿九日戌時卒於康
己巳八月十四日寅時享年七十配崔氏子三人女
人孫六人孫女一人曾孫一人詳狀中銘曰
城前效以曾晚闈有特者子嗜古維勤蘇經函稚宵
悠晨與嬌尾厲角履虎不驚明李脫淵外晒中翺寘捜
靈素天札其泯海門崑軸尸祝有徵喆人云萎愍慇靡
寧槽車首塗淒風畨發碩果忽凋微陽殫剝紫浪之西
一坵斧若莽翳狐嘷大寐罔覺堯堯獨行汗青有作采

眞九京幽光莫閟子孫繩繩以嘗以礿

王將軍墓誌銘

余嘗讀晉陶侃傳最其生平蓋多武功焉史言其少時
孤貧嘗爲縣吏復以呂岳之嫌爲郡小中正人生遇合
不誠難乎以侃之才而世尚不見用則亦終老廬江之
滸已耳東方生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良可歎也
雖然士之負異才者官無論崇卑脫穎自見無不亟展
其所長如曰大用而後爲之是乘田委吏不屑道而需
次於八州督也余所以有感於王將軍而於功名遇合
之際人才消長之間不能不撫膺太息也王將軍諱鉞
字德衡浙之仁和人明洪武初信國公湯和募民防海
遠祖與隸籍中遂爲臨山衛人五世祖仕隆慶中自海

上徙家於杭故復爲仁和人凡數世公父應第以公官
贈明威將軍娶祁氏浙東方雅族封恭人側室劉氏生
子三公其仲也年十九而孤家日貧依劉讀書見孫武
子十三篇又得陳皞梅聖俞之註而悅之遂精其學中
順治戊子科武舉公之志提桴鼓立軍門橫金躍馬策
勳旂常吹長笛於長江草露布於盾鼻渠不甚壯顧以
數奇授江南大河衛千戶時江南漕政行月糧改折困
民運官抵通遄糧一石責償倍之公私交蠹督漕者條
奏其事格於部議而止公以領運入都毅然具本折均
平一疏剴切上聞得　俞旨運困以蘇嗚呼漕政之版
自明季然矣全書所載行月藍美諸費原以優恤運卒

厥後置而不講勢必病運悞公而不可救司漕計者喝
喝者也選蝡觀望偷指不參蜒嬋偭偕而不敢言卽言
之究無當於痛癢相關之故公一微末武弁耳慷慨讜
論效杜牧之罪言利害不顧而卒以除漕攻之大病譬
諸以人搔背者時中時否有適有不適至於我自爬搔
則舉手皆中無所不適公之有裨於國計民生爲何如
也蘇松巡按御史秦世楨廉公賢能薦於朝擢定州衛
守備繕堞濬壕百廢具舉日與衛人士講學曰藉諸生
文采消武豪氣也未幾以裁缺改上元後衛衛爲前孝
陵龍江英武三衛故地荒瘵既久積逋五千金有奇公
甲請蠲除歷八年凡有請於上官不從請之益力氣昂

首竦身鬚髮戟張如蝟毛磔議論鋒涌偏袒大呼不已
上官樂軟媚善事己者畢庭而前蠖趨而言以公亢罪
御之遂罷官公奉劉恭人命重離故鄉因僑寓濟南卜
築佛巖趵突泉之側事母教子以終老倪舍人璐詳紀
其事今夫天下無用之學莫甚於腐儒平日束書不觀
何從曉知治體又輒自矜胷臆好持高節奇毗乘時敷
敭鈞謩一旦膺家國艱鉅之任若畫餅之不濟於饑畫
駒之不適於途鮮有不僨轅喪氣者不然則徒手仰屋
退縮不前什之無可誰何是無用之腐儒也所當束之
高閣者也其不得以武人目公也可知矣公初娶宋恭
人總兵宋紀女先廿五年卒繼配朱恭人處士朱崇道

女側室顧氏子芊歷城學生海內文章之士所羣目爲
秋史是也著廿四泉艸堂詩集余與漁洋豹嵓兩先生
序之女一人適太學生高瑶孫男二人孫女一人以康
熙十七年戊午二月十九日卒後二年庚申渴葬於濟
南城西三里之赤霞山下芊涕泣丐銘余爲之銘曰
國之楨幹世之楷模長戟大劍乃有眞儒五尺之矛尋
文之曌其光熊熊頑懦斯起令子孝思酸風如輪腹憤
軋軋胷奇陳陳二十年前風流凋謝我作誄辭丁丑之
夏

明經呂公芝房墓銘

孔子論士行已有恥而外孝弟次之言行又次之從政斗筲之人殆不屑道而於狂者進取以爲可幾於中行豈論士不一而特於從政者深斥之與後世矜尚鄉愿一流失尼山之旨矣大槩論士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寧有定評矣士惟俗爲不可醫耳豪放不羈之行勝握齱之徒相去倍徙而況其它耶天下安能有全士駿之奔風絕塵豈無一蹶無妨其爲千里也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杜甫所以傷李白也聆風於接輿歌推噫於桓子君子之取人論士蓋別有在矣呂公芝房奇士也聞芝房之行者好惡半焉而終不得以俗士目之

如覩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芝房死已五年將葬矣嗟乎其人尚可得也耶公呂姓名煉號鐵䒱少時以字行曰芝房先世江南常熟縣雙鳳鄉人始祖以從戎隸德州衛籍數傳至公曾祖應卜祖爽父獻琦皆韋封有書德公魁岸沉寒文學峭澁少食皺年五十後以明經貢入太學最其生平酒客酗譽表焉徵逐如終南太華峻拔連絡虎豹龍蛇攫拏變化別具態度不拘常於禮法若夫酒闌月上奮髯而前又復舉止緼藉吐納風流公誠奇士也屢以凶訟幾厄笑談自若無頓滅于平所君子惜之芝房之園曰止園闢地數畝池館花木收十緣東虎而冠噬其園一旦死嘐然消歇向所鄰

斗筲之人而且爲花木之蒼鷹池館之居伯也公嘗追其園繪圖以存當園之盛也余作詩十章及夫園之衰也爲止園記以予之不數年之久而園之盛衰當吾目前也噫亦大爲之壹傷矣公壽七十有一生於明天啟癸亥十一月十七日酉時卒於康熙癸酉九月二十九日辰時葬於城東之祖阡銘曰

雖上無尋鶴上無常俗子斷斷五酉麋鶴我思其人北風遒髮翠荻桁飛落日没鸖垂柳之下可以棲遲勿伐勿剗牧豕者兒不夜其光違樂倚偶我作謡詞無負狂友

順天通判思伯趙公墓誌銘

余於順治庚子秋與陳君機同舉於鄉因得識趙思伯先生於古黃河涯之村墅初聞其語縱懸河之辨如天馬之不受羈勒余灑然異之以爲狂也及叩其所學蓋經行牢牢爲儒林長德云先生歿已數年其孫善慶且泣且狀授使者來乞銘曰吾祖將藉幹而寵矣願得銘辭以傳善慶以貲郎爲國子助敎官游於新城王漁洋先生之門以文章著名余故爲銘公諱敨睿字思伯一字思聖先世陜之咸陽人始祖得榮洪武中從征川南有功子興授德州衛百戸遂家焉興生昭信校尉端端生勇略將軍英英生子仁世其官子仁生鏃折節爲儒

生鏃生汝楠其子繼鼎景毅公以進士起家官都御史戸部右侍郎趙氏前數世以武功聞至是始以文學致通顯公景毅公子幼讀書嗜春秋左傳遭兩喪葬祭一準於禮以蔭除順天府通判人稱其廉會有榷稅之役輒力辭或勸其行曰官也而角估客之利吾弗爲也京兆某索鷹犬於僚屬公笑應之曰鷹犬易耳如吾不爲鷹犬何京兆慚思中之公遽投劾歸晚年慕阮籍之爲人飲酒酣歌頹然自放人呼之曰狂或目之爲癡公聞之哂曰癡誠有之狂則未也戊辰卒享年六十有六嗟乎世之矜聰明才智者居則佻達於鄉里仕必闇媚於大吏馳逐聲利而不知止自以爲有丈夫過人之行以

公較之亦足以媿矣然公非癡也古之狂也肆庶幾近之配陳氏即與余同舉於鄉者機之女兄也先公一年卒享年六十有三子若孫詳於行狀是宜銘銘曰

天水之墟牧皮之徒古稱非器厥才不羣有丘峯如有銘屹如東郊而趨下馬式廬

夢對墓銘

夢對小字夜郎蒙齋子也生於黔署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六月十九日寅時也殞於家大年辛未十二月三十日未時也即夕葬於祖塋之旁西南之陌蒙齋哭之慟踰月爲之銘夫蒙齋之慟以其生於黔也蒙齋在黔踰二年而兒始生前此之子處天未也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旣衰且病其不死於瘴癘幾希矣兒生而憂以釋病以得甦蒙齋愛之而未嘗一日離於懐也生之日黔之父老子弟走相賀者萬人蒙齋作詩二章一曰半百年又六龍鍾不自量嬰疾非一種兒復久瘴鄉老矣玉川子添丁詎所當陶然萬里外湯餠羅酒漿抱送謝孔釋

簫竽賽竹王面黨如木老準豐兩耳長生於夜郎地字汝以夜郎又曰小伶撥檀槽般勤擎玉巵梟梟鴟蹠花鏡中三兩枝堂上客莫喧聽余前致詞是爲山薩男雲藍小袖兒計年十四五乃翁七十時那見成名日樽前聊娛嬉滇友送書來兼惠弄麞詩繇笑搔白頭紛紛落鬢絲兒頭角竦峙頰豐口方兩目小睛如黛髮神姿奕奕笑而不啼從未聞呱呱聲無夭殤態也而何以死也昔東坡謫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茆竹而居之日啗藷芋因追和淵明詩過從傍執筆書之兒乎尚稚未足以語此而胡不戀汝翁之衰且病而竟死耶辛未閏秋奉先太恭人喪般挈兒歸渡鷄鳴關關當黔楚之交兩山偪塞灘水洶湧或衝縮嫪糅或逆走旁射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行者覓細徑於山腰之半與波浪爭或折坂如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針貫鉤出上皆石芒峭發側足而進擇然後可投步步穩立然後再進失分毫輒墮溺飽蛟龍之腹緩又纖絨毒蝮伺於箐旁其險如此陰雨黑夜無火躡級萬仞入雲漏下二鼓才得渡蒙齋前抵清涼驛烘衣盼兒移晷才至抱兒坐膝上翁泣兒亦泣似有知欲訴者是時雖歷險遠兒固無恙也洎返里蒙齋以喪禮哀悴不暇顧兒而詎意兒之即死耶有謂跋涉驚悸受病以殞者有謂飮惡乳中檅毒以傷者是皆不可知蒙齋祗自恨失爲父之

道疎繆以至於此而他不論也延陵三號西河喪明蒙齋何居焉慟哉銘曰

生於鬼方因名夜郎隨翁萬里曰歸故鄉忽焉殁兮今汝安往如露如電無壽者相彭殤一理翁胡不悟孔釋送來孔釋抱去

古歡堂集銘表卷一終

朱母李太恭人墓銘

濟南田　雯綸霞

雯嘗謂孝經十八篇禮記喪祭義諸章孝道大備而人子之至情無與焉言情者莫善於詩之小雅南陔白華笙詩無辭不可得而考也小宛之歌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其情深矣至於劬勞與哀鮮民致歎君子於此掩卷流涕昔之人有欲廢之者情之悲而不自已也若夫四牡之什豈不懷歸將母來諗數語出於朝廷體人子思親之心慰勞使臣以引伸其大義三復流連有不忍卒讀者夫君之體臣如此恩遇不可謂不厚而臣

子聞之有動於中私心自計不違將母處一旦貽沒齒之憾所謂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也情之至也故人子之事親也亦祇以承膝下之懽循禮明志已耳如必效虞潭加金紫立養堂故事則茅季偉之雞黍郭林宗何以稱之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穎考叔之告鄭莊也請以壺飧遺母趙宣子之惘翳桑餓人也稽其事思其情有足悲者雯不肖馳驅萬里累吾母倚閭者有年自顧無尺寸長可以裨益君父忽罹大故遠隔於瘴雨蠻烟之外蓋於事君親之道兩失焉雖王事靡盬之辭朝廷優容之當代名卿士大夫亦曲諒之拊膺嗚嗚其欲援此以自解焉得乎雯所以噭然痛哭而與朱子緣有同悲也吾母之喪也雯在黔中緣之喪母也官京朝其悲同其情同耳今緣踏門來請爲母銘墓下之石古之孝子事朋友之母猶己母雯且因銘緣母以追痛吾母矣按狀太恭人李氏魚丘方雅族父其芳文學幼習內則詩禮通明叔明甲戌進士吏部郎其茂稱之年十七歸贈中憲大夫華蔭先生先生負命世才魁壘瓌奇精强閒濟平生讀書慕晏嬰范蠡之爲人自許爲有用之學交納賢豪酒醴縶勺左顧而欸應手立辦皆太恭人有以助之鮑宣賢妻龐公耦耕無以過也明末全城之役魚丘紳士罹於法先生飽經患難越三載事乃白未幾鞠疚疊告播遷者再太恭人事舅姑以孝聞自是持

家政五十餘年冠婚祠葬一準於禮中外雍肅僕媵蹀縮奉法若有司郡朝無敢恢輸譸嗃者以相宇子之賢爲賢宗婦最嗟乎當倉卒紛紜之日先生幾中危機太恭人以巾幗揩拄其間室廬幸存楂萱無恙蓋已難矣矧乎僦舍金陵買田溉水與夫奔走蘄門杜林栽稚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以它人處此不更難乎而太恭人保裔調護委曲周詳此其所以早嫺婦道晩樹母儀魚軒重錦烏頭黃封以有今日也雲門嶶蔭而先生於太恭人嫂也一避寇草澤餦餭必供一弱冠肄業庖醇無閒先生友于之愛太恭人實與有成焉世風而日下矣手足娣姒之間勃谿生嫌恩禮易替角弓之刺

詩人傷之太恭人爲此所以挽頹俗篤天倫也而豈區
區小節哉噫世有如韓愈王珪其人者亦吾聞兩先生
事嫂唯謹事必咨而後行亦可謂無媿於古人矣太恭
人三子以鉞出爲慈恩公後夫命也以緯出爲文學君
後則太恭人意也文學君早逝妻劉氏苦節太恭人毅
然行之割愛以存若敖之祀立嗣以全黃鵠之貞非識
大體明大義其誰能之先生自遠歸聞而色動歎爲鬚
眉所不及戚舊寒微自故里重趼來者太恭人下氣怡
色周給必至既勤且儉不饜食糲不以珩璜褘翟易其
素常以先世忠厚淳謹訓諸子曰吾願汝曹如萬石君
家不願如王謝也緑官西曹調光禄洊嚴北發靈車請

留太恭人正色曰吾筋力尚健汝今往方對薦延客之
不暇何留爲緑之膺一命以娛覲志職此故也嗚呼太
恭人生前已未十月十六日戌時卒康熙壬申十二月
十八日戌時年七十四子三人女一人孫一人孫女四
人曾孫二人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歷城縣之新塋禮也
雯曰先王風勵天下於名卿士大夫母之賢者必載之
史劉中壘所以作傳也故世禄之家所關尤重庭以內
有聖善遠近奉爲家法采風者非若於閭巷刺草之民
録筴鹽之一行已也吾鄉濟以西魚丘朱爲巨姓閥閱
科名之盛文章爵位之美人稱之如周之尹吉漢之
重楊袁焉而太恭人之賢如此海內之論母儀端風教

者必歸之焉可不列之國史與崔盧世牒鍾郝禮法並
垂天下後世耶是不可以無銘也雖然臯魚之泣陟屺
之悲雯與緑同也吾母之安宅堅已踰年樹靜風停岬
豐松老請蓼莪之詩而哭讀四牡之詩而更哭蓋自忘
於不違將母之情抱憾於沒齒已矣今日泚筆以志太
恭人之墓不自知其潸然承睫傷心而盡痛也銘曰
江漢之廣兮來岷嶓崑崙之墟兮黃河之源蘭猗猗兮
滋其根桐孫長兮竹實繁山巖峙兮霜楓丹青鸞馭兮
白雲還馬鬣隆隆兮石盤盤五粒偃蓋兮勿剪勿剗而丸
九安如千年兮銘辭不可刊

誥封夫人王母葛大君墓銘

吏部左侍郎海豐王公冰壺先生繼配葛夫人既卒之明年將葬有期其子爾梅若梓以赫蹏來京師丐銘竇首之石余因冰壺先生門下士也詎可以辭按夫人姓葛氏德平庠生元裕女明嘉靖中有官左都御史諱守禮諡端肅者元裕其曾孫云夫人幼嫻詩禮及笄歸先生爲繼室自先生成進士入翰林歷官宮坊學士刑部右侍郎晉吏部左侍郎門以內夫人力也事舅姑以孝詳閫凡門從姻黨阿保傔媵遇之皆有禮法魚軒重錦烏頭綽楔既貴盛矣而荆布如故寧儉無華其大者尤在恩勤二子焉二子前齊夫人子甫離襁褓夫人子之

冠婚成立以洎失怙之後依慈母膝四十年如屬毛離裏堂上堂下勃谿鮮聞二子亦事母唯謹蓋夫人之賢如此昔王汝南湛求婚郝普女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又京陵公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俊才負盛名史稱其母鍾夫人琰賢明有法度不忤貴陵人歷觀載籍所稱無踰王氏者若夫人則出於端肅公之裔其賢過鍾郝實甚夫端肅公以世廟名臣忠亮公直垂百餘年流風未墜其詩禮家法迄今齊魯之士尚有稱述之者嗟乎家學可傳弓裘非遠子若孫宜多聞人而獨見之女宗巾幗之間亦可慨也冰壺先生謝世二十三年矣今日濡筆以從追思先生之典型風采烏能已於悲哉銘曰

山拔地柏參天牛眠下馬谷前莫幽宮稱綿綿鍥文辭片石傳

誥封太宜人張母霍太君墓誌銘

衞河之水來自蘇門河之西爲古廣川郡弓高之鄉昔名修市（同蓨 脩）棗林之野下連棘津其地清淑曠美古之名族踵相接也張母霍太君則又觀州之裔觀州屬弓高分邑衞水之下流延袤芊眠委津渤海漢河間獻王詩書之澤存焉董仲舒而後北魏之邢子才唐之孔穎達皆賢故里暎帶左右歷千百年清淑之氣所鍾名流賢媛指數僂矣而霍太君最著余丙子春奉命祭告淮瀆路經諸陽霍太君之子張君羽綬爲州刺史長跽而前曰小人有母賢母也母之賢頗藉公之文章以傳無何母亡羽綬來都門又涕泣而前曰卿者請公之文章也無已其爲母銘墓門之石乎余何以辭今夫羽綬之言曰母大司馬霍公維華女中壘之篇大家之誡幼讀書習內則也年十七歸先孝廉公先大母喜甚屬見有儀也同鄉英譽銓曹令名相夫子黽勉有成也育前子豈乎所生庭以內無勃谿語慈而有禮也憫孫之妾人贖族之鬻子識大義也羽綬之言如此嗟乎世風而日下矣世祿之家罔知禮讓素封之子唯辨麥菽甚至有擁千鍾之粟牧壟斷之利帑陵徵逐鼓舌如簧以訟鬭漁財爲計以刻薄寡恩爲能者比比矣而況巾幗之中具勤儉長厚之德如霍太君者乎是可以銘矣銘曰

母也慈母也師錄吾諞詞磨豐碑如是母其又奚悲

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于氏山西代州文學于公斯舉女大學士諡文襄李公之副室別駕李宜麟母也生於順治辛卯四月十五日未時卒於康熙丙辰五月二十五日戌時享年二十有六事考孺人侍文襄者十三年癸丑文襄受命總制兩浙孺人隨焉丙辰文襄移軍鎮衢立平寇功孺人留杭署嬰疾卒甲戌秋渴葬州城之東其子宜麟痛焉其之未封也用相冢者言卜於城南朱家圩之豐阡丙余文與而樹之碑余惟夫有爵而婦則從子既官而母以貴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分少女之位坤道之賢無論嫡庶也孺人勤而有禮受歆於公宮和以成仁有聞於師氏系出方雅之族識品類繁之亞雖沒齒數年堂以下僕從媵婢迄今稱道之不衰可謂賢矣子宜麟善承父訓追悼母儀樹靜風鳴嗟黃口之失怙金鎖不刻復負土以銜悲是以改葬於兹原也山形起伏允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煙乃合青烏之氣銘曰

無棟之鄉兮泉甘而土肥鬱鬱蘢岡兮白雲飛尾畢逋兮鶴其來歸夫人之域兮松楸十圍若斧若堂兮飄靈游朱輪玉珮兮神依依子孫鼎盛兮報春暉

李文襄公墓碑

凡忠臣之道有二端焉爲其易者裂膽隳肝有死無二爲其難者開疆復土爲國建功是以卞氏效忠不辨武庫之績尸卿表節何如麟閣之圖若夫澤被生靈勲蓋天下樹銅表跡刻石紀功我朝以來惟文襄公斯爲烈矣癸丑之歲一杯釋權三方遺亂滇爲禍始閩造釁端非關家令吴楚削地之章不舉陳平雲夢僞遊之計驪山英布本自黥徒南越尉佗翻思帝制朝廷藩屛是寄匪賢勿居范滿陽公總制八閩李武定公總制三浙東南委任僉曰得人逆賊耿氏反易天綱斲兹地軸星精亂動海水羣飛脣齒之間志殲於越鋒鏑之下氣奪句吴滿陽公餌雪餐苦節旄盡落閩河嚴陽首尾十載頭會箕斂家家自謂供軍捏璽探符人人志輕當璧公命世應期匡時作宰高崖千丈澄波萬頃運山海於襟期挐吴越于懷抱身先則閩境胥安交綏則萬人待命慷慨歃辭丹誠貫日意氣吐而風雲升嘯叱生而江河止使悲思之嶺絕勝秦關荔枝之園終還夏物伏戎鼓血上徹於天揚麾從公聲振于野江山同官渡之丘大末盛昆陽之戰既自天南不競有北方投屬國將還江淮欲從方當先鋒善之頭顱歸馬公於同日不謂讒蠆猶毒豺牙競噬衆囚纍社原野脂膏嗚呼子能死之我必能役之忠孝之節臣子之分圖其大者何其難焉惟公

一舉而返章安再戰而達歐冶砰轟震地如烈火之遇鴻毛硠磕隱天若激水之投巖石衡弭戈而見使者執金鼓而問賊臣俄而谷靜山空冰消霧散雖陳寶應之懸首建業王審知之納欵洛陽以今方之曾何足喻自出擁干旄入參衡鏡三公絕席七十懸車神仙之術未宇庚甲天道周星窮于甲戌公薨春秋七十有三 天子坐雲臺而念舊臣聞鼓鼙而思將帥有詔褒哀爲之不舉嗚呼以今康熙三十六年丁丑賜葬東原胡夫人祔焉禮也謹按公姓李氏諱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州人自丁亥成進士凡莅浙者四以中丞之職讞獄而著清聲以行臺之任麾兵而保重障累部曹歷御史登尚書位宰相處人倫之要職掾操撮之雄管並皆直詞抗節垂露難書鴻名偉功懸針不盡與夫先世簪纓子姓銓敘平生高行夙昔善言公本傳年譜墓志已悉書之此則並所略焉何則譬猶洪鐘萬鈞不計錚錚之積響崑崙九派寧數涓涓之長流余所以標其大端永垂貞石云爾

奉政大夫陶菴李公墓誌銘

李公諱淶字孔皆號霖瞻先世江西寧都衛人遠祖牛仔以總旗官戍德州衛遂家焉數傳祖清習農事六世祖逢時嘉靖間進士官御史山西布政使高祖汝棟巽人曾祖煥太學生祖嗣美以子貴贈大夫父允禎舉人歷官廣西左江道僉事公其長子順治首科乙酉舉於鄉明年丙戌登傳以漸榜進士除直隸延慶知州調楚茶陵旋調山西芮城知縣值寇變解組以歸以子元瑨官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員外郎卒年八十著有陶菴集四卷年譜一卷年譜中自述生平事蹟詳而有體復文辭可觀余故爲序之今復誌其墓公稱南李王祥佩

刀世爲佃族鮑永驄馬家傳司隸公之本源遠矣年踰二十以文章著名蘭臺石室是所洽聞白馬飛孤彌高詞氣與北李星來先生美同雙璧譽動一時策名並驅不甯機雲之入洛軾轍之出蜀也其仕也兩地牧伯三載邑良卸攸清白見稱五袴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無何狂寇西來孤城莫守既墮包胥之淚積焚復全遂作彭澤之吟挂冠竟去於是相羊泉石殆五十年縱橫典墳幾數千卷雖無辟疆之名園羊曇之別墅而一丘一壑一觴一詠自謂過之晚號陶菴明志也雅善作詩格如白陸體涵韋柳漁洋評之海內才士誦之方之赤壁寒山之會萬重巒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其作

年譜也時年七十有九最其大致好客則樽中座上似孔北海托興則名山屐跡似宗少文撰生志似杜牧之嘗生壙似司空表聖爲自祭文仍似靖節先生可謂達人高致矣況公性德冲和資神淵粹馬少游之居鄉曲果爲善人陳太丘之多令聞實有盛德古所云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叟之晚福者非耶尤其異者嗟交道之衰久矣夙昔以管鮑相期迨生死殊途涼燠驟易甚至勢利譸張下同駔儈市兒之行孝標之歎無聞叔敖之貧誰惜公力挽頹俗獨全大雅聞公之風者其亦少愧矣乎余所以于公之沒而潸然出涕也公之葬有日矣山陽車馬望別寒原潁川賓客遲悲松路元瑨來京師再

銘余故爲銘子皮之死子產哀之有道之碑中郎奚愧其生卒年月子孫姻婭同里蕭侍讀書於行狀之紙尾例不更書銘曰

長河之里兮代有哲人吁嗟李公兮古道猶存余是以作誄辭鋟豐碣於公之美門

貴州鎮遠府知府又何李公墓誌銘

長山李公緩齋以需次補官卒于京即其子斯祚重繭而來將輿櫬以歸介通政靜菴先生爲請而屬余銘其墓按公李姓諱予之字又何號緩齋世爲長山人數傳至高祖槐軒公曾祖芳洲公祖見山公俱以司寇公貴贈光祿大夫公父　官常德通判　贈戶部主事生六子公第四子也少時穎異讀書日十行下初爲制藝語輒驚人司寇公獎賞爲加冠巾年十四入黌序明年受知于學使宣城施愚山先生以高等食餼偕諸生進謁施公命巨觥酌諸生酒公一飲輒盡舉觥請再酌施公大奇之己酉舉于鄉登庚戌榜進士時大母一品百

齡奉　旨建坊閭提音喜曰吾家世受　國恩不圖百歲人又見幼孫登巍科也丁巳授內閣中書舍人戊午丁外艱服闋補原官丁卯遷戶部山西司主事晉浙江司員外郎淮上之役　上諭九卿保舉賢能京江相國張公時爲大司馬首薦之已巳遷工部虞衡司郎中秩滿擢江南淮徐道僉事河臣保題有人赴部改補得貴州鎮遠府知府三年役息賦簡民苗以安商旅樂出于途上官薦卓異第一丁內艱服闋來都下己卯七月十二日未時以痢卒距生于甲申正月初一日寅時享年五十有六元配朱人馬氏子一人斯祚邑庠生女二人嗚乎公系誕隴右代重龍門貴族華望猗歟盛矣況器

宇詳整風情雅淵綺年而播令譽纔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雖桓驎十四荅宿客之詩魯連十二杜堅離之辨莫及也其飲愚山之酒也倜儻不羈旁若無人又不啻元龍之豪氣叔度之風流矣迨夫登第之日正大母百齡一品之時大母坐堂上子若孫雁序立於兩階宥從姻婭輜軿接跡凡王謝之衣冠崔盧之子弟咸峩鞲勒騰而上壽魚軒重錦琱几文裀爵行樂作絲竹迭奏門外車馬喧闐公以天人之姿捧紅綾之餅被綠汁之衣升堂而造諸膝大母喜可知也一時里人傳爲瑞事公之守鎮遠也相如西諭鑱石于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不是過矣其地上連三楚下通六詔瀰水

之曲九股之苗號稱難治公報最三年卓異上考印符畏其威犴獄感其廉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羌人之馬公何讓焉余撫黔之日二千石庸材耳每與世無龔黃之歎詎意予去黔之後而公來未及目公之五馬政績也無何需次京華怪驚鵩鳥寂沉旅舍鬼生夜燐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作擊筑之悲人之云亡潛焉出涕風流頓盡我懷如何矣故爲志其墓門之片石而系以辭曰

山之陽於陵原石瑟瑟水沄沄一鶴歸羽高騫凌星辰手可捫松既老花亦穌七尺墳如巾軒天風吹搖幢幡碑贔屓永以存鐫茲石告子孫

日講官起居注兼翰林院以討學山顔公墓誌

銘

康熙戊寅 月二十有二日 日講官起居注兼翰林院檢討顔公卒公諱光斅字學山曲阜人其先世復聖之裔之推而下數十傳迄公曾祖嗣化多隱德祖胤紹河間太守父伯璟敦詩說禮以家訓淑其子弟聲著齊魯問公少負異才措志墳籍以戊辰進士官翰林壬申會講官闕員 上遴文學最優者掌院臣以公名進召問者再授日講起居注兼翰林院檢討癸酉典浙江鄉試復得人稱 旨 上嘉其廉明旋命提調浙江學政甫報竣疾作還 朝浹旬亟上章乞歸卒於家卒之

夕語家人曰重膺 異數莫答涓埃所云未效風霜勤空慚雨露私也公夙昭才望蚤冠藝林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鮑謝世之競言文章者闚其戶牖聆其謦欬若升闕里之堂登龍門之阪矣以故雨操月旦曇聽越吟水鏡歎其空明四知凜其介氣使頗盼者倍價剪拂者長鳴浙之人士社祀庚桑家奉朱邑俗有爲蜉蝣之撼作莛莚之疑者知音既稀眞賞殆絕於公奚損焉公靈姿妙悟尤精琴理嘗曰琴之失傳久矣今之鼓琴何殊箏笛吾數年後當別有譜夔曠接響頗有矜許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嗚乎公亦奇矣公至孝官翰林時迎養母于京邸僦居陋巷竭事甘毳友人贈言曰

每向高堂愛菽水何嘗太史不算鄒傷公之貧也今藐爾諸孤葛衣負薪家徒立壁則公之廉可知矣昔人云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豈仁者不壽自公好學之祖已然歟如學山者復何愛吾犀麈尾耶公之兄曰淡園修來兩先生淡園以翰林今方爲河東鹺使修來吏部郎拱木已積風流頓盡余追憶少壯時與淡園修來交公方作竹馬嬉耳歷幾何年遽焉朝露玉樓有召遽赴夜臺文通多才倫奪古錦從修來於地下弟勸兄酬吟魂不孤矣嗟乎龍蛇之歲已傷修來山河云邈復悼學山匠石廢斤于郢人牙生輟弦于鍾子日經黃公酒壚不得與阮嵇同飲寧不悲哉公配孔氏封孺人三子肇亮肇

亭肇璽三女 年 月 日葬於 之原銘曰

顔氏之子才孤標兄弟羅立如斗杓李方挺拔眞詞豪文章卓犖軼莊騷程才摛傳馬蕭蕭孫罷風雨錢塘潮成蹊桃李一握笑叶胡諸生排列求其曹上下仙的與神翼倆如旦饑心神勞鳳衰雉噫山之幽叶齠齠齔齔兒相招引歸天上遊逍遙鳳檣陣馬生狂飈遺文墜翰拚花多叶漫愁石泐防金銷凸墳四尺眠林丘叶服鳥半夜鳴啾啾叶落日没鶴天宇高松髯萋萩垂林皋謁辭鐫石涕泗交過其下者心鬱陶

中憲大夫陜西神木道按察使司副使陳公覺菴墓誌銘

公陳氏諱洪謨字憲宸號覺菴德州人也遡受姓之源系本姚嬀自敬仲以後氏別陳田太丘盛德流爲家風元龍清襟不乏豪氣祖　處士父　贈如公官公儀表外朗風神內照未逾齠齓已誦讀百氏書方在蓮茅好議論天下事室無儋石之儲意作冥鴻之慕陳孺子分內而歸唯吹糠粃劉穆之江家一飽便索賓郎僞哉貧也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嵇康鍛竈旣煖而堪眠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誰能識公之貴志哉迨入庠食餼登順治戊子升賢書含吐性靈抑揚才氣勾稽八股落落詞高麗澁千言飄飄意遠鑄金之術不學王陽章臺之游幾同張敞杜牧之薄倖揚州司馬相如滌器臨卭終莫掩其才華何嘗鍛其毛羽嗚呼奇矣已亥科成進士辛丑任四川合江令峽路五尺絙約纔通縣水三門橋飛齊渡公乃芟荊榛創城社民襁子而來虎俱耳而去佩犢帶牛有倖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乙巳調雲南臨江府推官訪金馬碧雞之神入怪雨盲風之地典斯獄犴職佐士師犴户苔生囹圄蒿動載酒屬車幸無冤氣慮囚軍府或聽鳴琴裁缺回籍戊申補授興化令當斯際也河伯不仁陽侯肆虐瀰煙皆水民命其魚公請蠲請賑牒凡數十上繪圖以陳

無愧監門使者當指呼救可憐南八男兒今邑人俎豆之不衰辛亥遷江西袁州府同知旋擢撫州太守正值寇變屢建奇績恢復六邑招徠萬戶公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猶城鄉境實有讓田吳人對嘗無妨贈藥而且贖妻鬻兒勸農課士在在美政不可僂述公之經濟弘矣公之惠澤溥矣杜鎮南之作牧當世樹碑黃潁川之居官生年刻石公何讓焉庚申遷陝西神木道副使參中山黑闥上尾青霄冕親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嚴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化居陝三載癸亥致仕乞歸爺爺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父老實念黎陽之別公還里之日年七十矣鄉里稱爲善人自署銜曰髮衲或稱心禪況翻貝葉而披袈裟或散荻林泉曳紅藤而親魚鳥如是者十餘年康熙己卯月　日享年八十有六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平生好聲伎弄絲竹嘗以語人曰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多愁嬰疾若使諧其音律是所湛然但能記其鏗鏘於茲爲幸不然無地埋憂有天皆醉吾何惜焉引商刻羽蕭瑟移情控楔換頭周郎顧曲故由壯至老日以家樂自隨良有以也與先大夫爲布衣交誼均縞紵契比金蘭五月披衷見尋三春負鋤相識泊乎小斑易跡生死殊途五十年間小子有宍悲矣今卜於　年　月　日葬於衛河之西阡嗟乎伯道無兒若敖有鬼嵇叔夜之山

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空餘竹林銘旌墓碣書神
木道副使官爵禮也嗣子　丙余文而痛之墳前之樹
柴淚先枯庭際之禽聞哀斯下元配王氏繼配曲氏皆
以公官贈封如例銘曰
長河之苛斜陽懸老柏鐵榦生寒煙中有陳公之墓田
內蛇外蛇傷不全新鬼故鬼家其間狐貍晝語鴟夜眠
過其下者聞哀猿乍疑擫箏弄管絃再一聽之涕泗漣
六龜四綬公生前白衣蒼狗八十年四周椒上草連天
泰山鴻毛落言詮彭殤一理吾悲焉藁餘沽酒青銅錢
一清何曾到九泉豐碑二丈高丘巔旁有流水聲潺湲
敢作謳辭慚如椽聊代楚些招魂篇吁嗟陳公後世傳

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清止趙公

墓碑

公諱進美字韞退號清止青州益都縣人也裔本天水
山有竜爪麥匡家住孝鄉北是夾谷甕口蓋基源遠矣
祖龍溪公贈中大夫父暨垣公明天啓乙丑進士監察
御史累官陝西叅政王祥佩刀世爲卿族鮑永驄馬人
稱司隸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蘭臺石室是所洽聞鳳
彩偹萃彌高詞氣年十七中崇禎丙子解元又四年庚
辰成進士莘渤岱之英靈策名第一擬鄒魯之文學偕
計無雙駒齒未落委席情丁椒花觴佩方離浣褐衣于
邶汁王寧朔不使鄧禹笑人荀中郎蚤爲殷浩延譽方
之于公曾何足比初授行人值甲申之變秀寓金陵從
吳江順治乙酉　世祖章皇帝下　詔直省督撫薦
舉地方人才　召授太常寺博士從容進退之機保此
令德舒卷風雲之際無妨貴仕公負文章盛名寓京師
從遊日衆河汾鄴講房魏皆其生徒東漢風流李郭無
煩標榜庚寅以才望擢刑科給事中癸巳遷戶科右給
事中甲午轉禮科左給事中典湖廣鄉試公之爲諫官
也立言必本經術集事動關典禮凡　北郊籍田祈
天諸疏悉奉　俞旨允行無何役長蘆之直出理淮揚
陳敘與之忠悲深裴寶天下之士無不惜公之遇也丙
申出爲江西副使分巡湖西道當是時江右新附吉安

之永豐臨江之新淦峽江縣之與國家稱倚數公障彭
蠡戍湖口行鳥道奔停猱降逸盜李毛會叛將郭某驕
固底定厥功懋焉越與張公朝璘蘇公弘祖交章薦于
朝嗟乎公清癯如不勝衣耳而轉戰應兵胸甲百萬梅
聖俞注孫武之書張種渠習尉繚之學非但童子明經
書生就卦也庚子轉廣東參政分守　道尋戚扶里
奉養親者五年乙巳起補關西公父母年八十考終喪
禮闋補江南江鎮改浙杭嚴丁巳分守河北戊午　詔
舉博學鴻儒徵詣　闕公恥與後進爭名卒報罷壬戌
擢福建提刑按察使甲子引年致政歸城東有秋谷川
巖奇勝公治亭園嘯咏其間八年張衡渾儀之後即賦

銘表卷二　五十三

歸田社預沉碑以來述停鄉里陶穴爲鄰無非桑梧瓦
鼎茅齋長物蕭然消剩琴林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
初五日卒年七十有三子一作謀國子監典簿孫一毓
琰官監生巳卯九月二十四日葬于虎山之西麓竹徑
陂陀但聞夜雨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纂門之石題
皇清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清止趙公禮也
嗚呼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早通二氏之學靜默寡言
戊午余同應　召試得識公于鐵鶴巷余侍坐受教嘗
聞公之論詩也曰詩之合者於宋得嚴滄浪明得徐昌
穀王元美昌穀深造然所自爲不媿其言者十可五六
焉若元美可三四耳夫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盛則性

情薄作者病之至于放意背馳依儒噌溢以棘晦爲超
詣以疎佻爲亮節又下不足道矣或若雖黃異調訕誅
先招是表履門闕而歷數曲室之藏也陶謝不必爲潘
陸李杜不必爲王駱君子派其同而慎其異斯可矣公
之論詩如此公著有清止閣集行于世詩凡如干卷入
燕一卷兆碣石而邅回驚客心于鴻爪渡桑乾而招悵
寄愁思于梨花張華宅畔絮勞寒雲郭隗臺前逆荒春
草莫不流連焉吊盡入篇章南征一卷大江南北山川
助其勞歌浙水東西舟車無非笑製六朝粧事體麗齊
梁一水中流岸分吳越公之詩境一變遊晉一卷餐晨
霧于姑射虹掛峯腰問野渡于滹沱日墮鴉背馬陵關

銘表卷二　五十四

今處處黃塵韓信祠空年年白雁殆又心情悲壯詩律
高蒼矣遊秦一卷塞外山黑關上泥青鳳翔之觀凡八
陳跡猶存棄針之谷有二皇華豚及昔杜拾遺白太傅
各有秦中諸篇公實勝之白鷺草又一變秋澄彭蠡大
小雙姑春漲匡廬低昂五老留使君之車騎多佳日之
遡洄而乃自闢獨調別有精思前此矜王孟一格於兹
凌鮑謝而上粵東草一卷浮丘峯下蛋人與珠母之諧
陸賈城邊黎女織春綫之句遊楚一卷吹鐵笛于長江
呼周郎于赤壁庚公出鎮避此清吟蘇氏寓黄方斯逃
樂豫章草一卷入忠愛之館月濟梁園過章華之宫風
生淳水訪蘇門之高士遇吹臺之酒人無不熠爍雲霞

鏗鏘金石風人之目詩家稱五字韋郎騷體之遺作者有七發抜叔況夫分其餘技更倚新聲香奩側理出入于草堂花間艷摘隃麋臣僕乎金荃蘭畹具秦黄之婉麗兼姜史之風流而且春風紅豆撰成輙付韶年曉月青衫歌罷笑過柳七凡飲井華盡識名姬樂府若逢寒火可如壁畫旗亭斯又柳楊才氣詄蕩詞場者也余表公之墓而系以辭曰

二百年來渝寂無作者逸李而後今見一先生濟南巳矣弟處咲邈水誰其壁壘巍如長城公騎斑貍命駕白榆上袖中千百奇能散青冥九天之雲倒垂口業立爭小綿邈閑風何泠泠才如萬仞峯頭插嵐帚手如當空掣電掉尾鯨奇如夏禹井鑠巫支桂提如涿鹿陣跋蚩尤兵學如千倉萬囷拳欽宿美如絫佛妙會般倕成宋元碌碌徐子那足數漢魏堂堂妙何絕可驚江淹花管入夢蘖院下李賀才鬼吟夜通精靈小子誦之書籤紅間白其人沒兮詞鋒纖復橫寶瑟再鼓淨洗筑笛耳錯體如佩我厭蒼蠅聲二女梟敢石馬不可渡入手岩燈棋唱來相迎朝兮蕊蕊縣圃兒安在夕兮雕蜺連蠓下不清荷衣蕙帶道遙容與兮公魂歸來歸哉採藥行我抒辭香杲杲上寒日九點束芷未了齊山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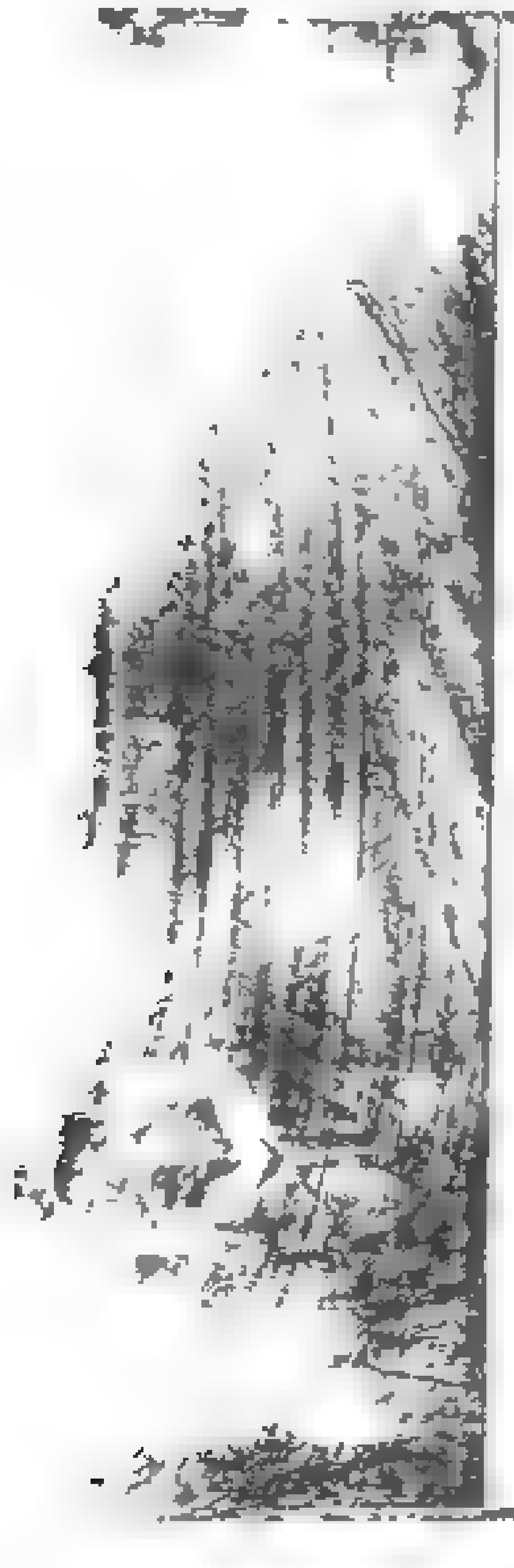
誥授通議大夫分巡山東濟寧道按察使司副使佟公墓誌銘

公佟姓諱國聘字君莘三韓人也世若遼左奕葉相承車騎連陰鐘鼎成列當代稱名閥者首佟氏蓋西周之尹吉東漢之楊袁矣曾祖登榮祿大夫祖鵬鳳通議大夫父起年丁亥貢生光祿寺卿王祥佩刀世為卿族鮑永聰馬家傳司隸以此連類殆又過之公生於崇德七年門十一月二十日丑時儀表外明風度內照人莫不美公下衣冠華陰子弟它日蔚為國器雍雍乎青廟之朱紘明堂之蒼璧也以恩蔭授吏部筆帖式轉擢曹公留連典素慨閎文辭就緒賛舍不取博士之名習武兵韜仍貫詩書之叙依吏定品級考俸滿外用辛亥冬除碭山令王武子之初仕正及華年荀中郎之刑勳才踰弱冠而公精于吏治留心民瘼爬梳利弊研發神姦道戚一清袍鼓無警碭當黃河之衝公憂之鳴琴餘閒於禹貢水經注講漁河渠諸書披覽雕接井令酌古日討論淮黃全勢而隱括其大槩嘗以語人曰河之患非一日矣得其人則理非其人則廢放之後代莫不如斯是以江淮而南陳瑄績若濟北以北宋禮功尚秀及徐有貞劉大夏諸季馴皆非河渚之淵鏡乎昔王寧朔不欽使鄭禹笑人余何辭焉前河院王公聞而賢之嗚呼公治行本之許書為有用之學按其生平大約屬民社之

日少親河務之日多課設入于茲成論功書之年表益
自錫令始云公之爲錫令也二年擢歸仁提同知三年
調宿桃又請路監理未一年遷黔平遠守　題留原任
十餘年塞楊家庄蕭家良二决口建朱家堂溫家廟二
石壩盧仍洋引河九道築黃河南岸遥縷月堤九千九
百餘丈北堤一萬五千餘丈浚中河一萬五千丈有奇
所至左提右挈櫛風沐雨石堆土塘鎬金捷木則不多
費役不後時前河院文襄靳公倚辦如左右手剡章凡
十七上肩鉅幾三十年兩罹光祿公暨太夫人大故一
則在任守制一則倚廬而君哀痛滅性三日不食公之
孝也未幾題授分巡濟寧道按察使司副使舳艫千帆

淮沂共又旌旗十道奄有龜蒙公之此授僉曰得人任
賊爲運漕孔道公延恤淺夫之苦免張秋之租減臨清
之稅除駕木之費善政班班復以監督高堰工程務弘
袁浦又嘗語人曰天下大要害二曰河曰漕國家歲轉
漕數百萬銜尾魚貫而上率從漕河入漕通則河治又
高寶諸地不復昏墊而後河漕之功以成今日之急務
黃之可以塞決而下捷也淮之可以瀦分而股引也高
堰之似浮山上游可以并餘立而爲備也爲百姓請
命余敢怠諸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天下事精敏有
大器出舍河壖躬賦胼胝泥塗畚鍤歷有歲年功業偉
埒而公勞且瘁矣卒於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巳

時享年五十有八沒之日淮上停舂祭人罷市巫祁井
塌花覆庚楚之祠南池月明碑墮羊公之淚今以辛巳
年十二月初九日歸葬于密雲落于莊之阡嗚呼祭于
崖之墓慈母有懷過楊震之廬大鳥斯下子女婚嫁載
行述中銘曰
秋菊黃兮霜楓丹吁嗟千秊兮鶴來還神潰郁吐兮白
櫃之山喬松偃蓋兮丸丸而盤盤藏茲石兮百禩其不
刊



太安人呂母李太君墓誌銘

古者葬有銘禮也儒者摛才管數行墨於文章珍重惜借如韋貫之拒裴均之銘是也劉叉慨遺事門以外莫與見聞世不乏陶母之賢莊姜之行即以長沙人士稷下書生爲之竹誄流傳猶恐失實如徒句章縫家言摭拾浮辭君子以爲非禮雖然漢劉中壘謂王政自內始故列古女淑德以示天下後世則賢母之有關風教宜銘也呂母李太安人既歿之明年將葬有期其子非虎來京師長跽而前曰不孝爲吾母納窆門之石不敢以赫蹏請重趼千里覼縷號泣嗚呼斯謂之孝也已夫春秋之紀卒葬也書母書夫人各就其赴告之辭以爲詳

畧令子之述其母既以詳矣余文烏得而畧諸太安人姓李氏李公觀光女年及笄於歸爲贈承德郎堯公之配生三子長非虎癸卯舉人初任臨朐令歷戶部江西司主事次兆熊貢生次兆祥候選訓導以非虎官覃恩封孺人待贈太安人生於前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丑時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寅時壽八十二姑之壽八十有二也太安人事姑孝姑期以享大年與姑同言如右券異矣太安人以隴西之系右洪洞之族從來方雅名門詩禮所鍾與論冠裳之彥與夫閨門之英蓋天之淑氣而邦之儀刑太安人所以賢也況[illegible]紉芝之孝經通班昭之女誡九日登高曾銘秋菊

三元告始或頌春椒又餘事矣其助承德公也定內政識大體機杼操作親澗岸之盤桑匪勉有無勞扶風之井臼而且敬叟天情言容典禮箴管必飭有鍾郝之家風錫澤不華蒲崔盧之門地謹以事翁姑慈以御僕婢等燈宿火以訓諸郎裘布釵荊以躬許婦營喪葬供祭祀齋不中禮析箸之後分而復合生蘇漸充僕從日繁門以內無谿勃之聲堂以下鮮陝輸之態鄉黨遐邇莫不矜式其家法當非虎之牽絲臨朐也貫積風行懷磚俗變鄒攸清白見稱五袴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太安人迎養官署藹爾諄諄河陽花滿壁上懸魚雷地鶴飛盤中封鮓伻其子召杜聲譽籍甚於神爵五鳳

之間嗚呼賢矣泊行取入都需次旋里羅承德公大故服闋補今官余忝貳司徒欽其人深沉廉幹倚辦如左右手宋之問昔在度支人稱一妙盧允言舊司邦計世號十才陸琅璠以窺江漢之大覽崐崘之墟而知黃河之遠遡其所從來實母教然矣今以　年　日祔葬於承德公之阡烏頭綽楔馬鬣崇封禮也嗚呼岵屺之慕方深蓼莪之章久廢香流彤管敘諸琬琰之詞家嗣徽音聊釋風木之痛是宜銘銘曰

在邑之野鶴城之宮雲垂下澤日掩高舂歷巖崇丘堂斧斯在宿鳥呢啾喬松偃蓋木被山峙命服朱輪倚與千禩令望令聞文辭獻彼昂卓國史千百世下母之懷

矣烟埋苔蝕霧失遂刋黃組碑表若石墓門

一品太夫人葉母李太君墓碑

祁連之峯萬仞居延之野千里白草黃榆菅檜赭霞望之歷歷若斧坊森衛如戟門是爲葉母太夫人之墓太夫人李姓隴西裔也彤史之稱猶龍將軍之貴寵馬世冑甲族姿德淑刑蚤已明詩習禮名媛作則矣配驃騎將軍振寰葉公琴瑟在堂輜軿是御履端作椒花之頌廟見蠲宗婦之儀七德含章四星連曜子日芳今鎭守寧夏總兵官都督僉事名將家聲儒生門地年猶小學已爲髦士所稱位在偏裨即以元戎自許於是勳高竹冊恩錫彤弓書則五車可誦劍則千人莫敵滕王閣下角穴揚柳之營賀蘭山前月滿芙蓉之幕皆受太夫人

之教以有成也太夫人之教如嚴師然或有規其已甚者曰吾止是兒少姑息則驕驕則惰惰則無成於葉氏奚賴入侍多不命坐又曰汝不患無威患立威太過尚其恤乃兵士勿忽一日御軍失當太夫人誚讓者再日芳跽堂下聽命慈顏和怡方起立是時余開府夜郎日芳鎭兵瀞水九股犵獚之部雨卷旌旗大田溪洞之間風鳴刁斗余聞而賢之故爲之毀訪書揄美譽也唐李景讓嘗怒牙將欲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方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朝廷亦致百歲母銜恙泉下何面目見先人夫乎將鞭其背諸將吏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先後如一轍

昔嗚呼陶侃爲八州督府由于母賢虞潭立金紫養堂是其子孝以今妣美兼而有之太夫人於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以七十壽卒日芳執紼葬母於其鄉葬之日素車白馬伐鼓鳴鉦健卒貫韊矢路人來壑祭弓韔箭房刀戟旌旗分二隊魚軒重錦樽俎簫管各一部捧　寶命者在前歌薤露者居後嗚呼鹿馴鶴舞千祥顏母之林石泐金銷百世相姜之冢系以辭曰

伯俞七十斑斕衣傞傞跚跚堂上嬉不聞手搴大纛旗卸甲韔門丹鞭之三軍環泣旬母悲我師征驂百戰危我曹銜枚馬不嘶吁嗟乎人子無母鞭者誰母已沒兮哭莫追身留完膚將奚爲我作此辭空涕洟將軍聽之淚垂垂高墳馬鬣酸風悲華表禁立侍夕曛青鸞來下是耶非耶硼碉白雲兮扇巖豐碑

孝廉馮公墓表

孝廉馮公與先大人少同里閈同以順治辛卯登賢書有子舍人廷櫆與余少長相優恩若兄弟也公以康熙甲辰八月卒丙辰十月葬於曹村直廷櫆以太夫人之喪予寧三載今茲歲在丙子三月十有六日乃卜合葬謹琢石紀德揭於新阡公諱沛字雲生其先魏氏有華侯之封長卿食馮城之采秦則上黨之守世爲公卿漢則代相之裔與論將帥繼自卽墨還於德州故又爲同里人也祖仲選公與父嘉禎公並以儒術有聲都講闕黌諸生負帙他他藉藉動邑傾都公德水降靈岱宗表異仲任選一見之敏世叔誦五行之捷累試高等遂登

鄉薦於是與先大人公車北上矣夫稱之劉向當爲王佐之才對在漢庭不讓賢良之策方當排金門上玉堂使釣天有奇麗之觀帝室靚非常之寶有志不遂致乃嘯傲煙霞寄情丘壑春秋四十有九而沒嗟哉公捐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與伯兄狀貌無異故鄉人稱龔仲爲事馬太夫人至孝奉兄惟謹王廷有扇席之勤季江尋共被之雅與人弘恕謙退不伐苟有不平則大聲雷動虬鬚直視有姊氏家貧公賜二甥歸撫爲己子姊壻爲豎僉所陷幾曆有司公乃奮髯抵几濬入排解然弱寡既出好賞終衛既而案牘連年絡繹道路納賄子之索饋縛子猶之美錦事獲平反乃命歸杜門共振窮周急

皆此類也公以文章經術爲已任姚集子弟姪從諸出
授周易孝經講河間顏芝所藏法尙城鄭氏之學致使
王家諸子多渾濬浚沉謝氏之門盡封胡遏末其爲韓
康伯則不别舅甥其爲魏陽元則成兹宅相揖館之日
値遭母喪哀毁滅性有僕陳卯死之子爲母没僕爲主
殉孝義之道一朝總集非公仁孝忠恕曷以有此先是
公嘗奉太夫人避地城西葦蘆衚水之上公徼游其中
良朋萃止有宿酒數壺好友相過視陳書十篋又吾鄉
之釀有銀槃承露晳譬截昉或墨汁三升黔過純漆錯
水出自屠蘇銀鯉觴於罟網陳罇設醴酒酣耳熱放嵇
阮之狂歌兼葦房之詩酒有齊謳激楚之聲有魚龍曼

延之戲於是風流雅韻名播青齊矣夫徙居好時本無
使越之裝别館河陽不在牧荆之富食指既繁生計日
促臨終之日嘗戒子云吾心鄙貨殖程鄭孔卓之流雖
谷量牛馬不願爾曹學之即佞幸之家伊優上堂閃揄
見納皮鑽毛羽珠成咳吐士苟一失此足身名俱墮吾
死不願爾曹爲之也以此而言見公之風範矣昔者庾
信誅茅在於宋玉舊宅國讓誡子必葬西門墓邊公生
居董相祠前死近東方墓側方之古人諸葛有云未及
髯之逸羣絶倫也元配周孺人繼配曹孺人年各二十
有九並皆端莊惠淑賢才之室霜露先侵再配郭孺人
享年六十有五撫育遺孤三十餘年備歷艱辛其高節

行義漁洋王公爲墓碣已書之矣舍人廷樾蓋曹出也
選　覃恩贈父母如例女一適趙廷諫早卒孫一炎公
一經世守安如鹿門之遺寢丘無餘貴甚江陵之樹且
昔人云廬於承明署於金馬皆明察之官賢於管庫之
末者也余所以敘其梗槩貽諸好事永爲靈表云爾

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氏諱陛字紫宸號丹楓系出江西贛縣周申伯之封命築城邑晉東山之挺代雖風流明洪武間十世祖官小旗戍籍德州右衛木[illegible]孤原分章貢地遂厭次乃卜其陞當昔借冠裳來若史器之鬱鬼非淫昏聰明正直石壹立廟高異觀曰江東謝家之神身不滿六尺貌面赭衣有文在手曰長北之實沈臺駘殆其亞與大父遐父宴家牒詳矣世德爲然公珠角擅奇山庭表德儀範清冷風格倜儻少恥章句之學從里塾廟師稍近俠人侯識其故者泊壯以任俠聞語世事則哆口張眉爲節義則扺髯抵掌以魯朱家劇孟爲不屑道如古之李元禮張元庭陳同甫輩公獨心㬎其爲人崇禎已卯山東大比公知天下將亂言時務如見賈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有司咋舌爲程方大猷知州事聞公名式廬請見公辟之大猷贈詩有郗笑當年宰武城澹臺尚有公庭蹀之句聞再請一見大奇之公痛陳民生利病時政得失旁及陰陽躔次禮樂兵刑封建賦理諸說大猷拜受教設于木之閣門塞竇不見諸侯王景略之捫蝨長談總關治亂以此連類公之謂乎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僞賊黨防禦使閻杰州牧吳䆒文來德公流涕曰此天下亂譬可復也與州人李嗣歧謀誅之李云當告諸薦紳先生公曰薦紳先生難言之彼慮事熟句萬全也孤疑敗矣公仗劍往衆踊其後過盧御史世灌云于思曷維其來公弗顧徵文中聽事堂遙望于思走踰牛垣援身脫距遂磔裂之併執杰誅焉衆目眩良久欲散歸公曰賊踞京師散將安往女張女弓女鼓女鼓助衆而北所在收兵與江表連和殺賊雪恥嗚呼箎聲水咽士之一去不還島上拳膂客之五百客死方之于公徒增欷惜會　世祖章皇帝入關乃上所收印綬而大猷來爲巡撫都御史徵貢於鄉當用者欲官之不受歸公自此隱矣知州裴徵文甥也誅徵文時匿僧舍免後成進士來知州事思得公而甘心焉誣以私藏兵器比曰女喜殺官乎曰誅賊耳長者在前此何爲也徑拂袖出牢無以害公治產如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家隆隆起渭南千畝之竹郇懼滿盈也陽二頃之田每思止足教子孫則本之鄧禹口福之種者讀書餘朴人否公豪俊不事詩書者也公優游里閈垂十年與年七十以上者十人結爲稀社黃髮危齒竹杖褐衣釃酒長吟之下各述除萬間一事以戒後人公之行誼庶幾石隱丈人之流乎嗟乎大夫處世多故際[illegible]欲以明大義伏大節者不凜忍怵惕於當[illegible]塋之[illegible]土崩瓦解而怪風[illegible]秀[illegible]其[illegible]孫[illegible]移[illegible]於北[illegible]於子[illegible]一綫長河止[illegible]劃忽來殘民[illegible]思[illegible]大勢燎原維桑與梓[illegible]之傷已公揭袂

奮起倒戟長號放博浪之砰擊倡羣人之擧祭縱異程
嬰之匿趙兒差伴荀罃之逆周子迨夫降旗一片早出
石頭夔峽三軍悉平薾銑自是而　國家事定德土以
安公誠天下之偉人也公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
望扶風長者平日不以一毫挫于人亦不以豪氣陵世
人多喜覲之入其戶布被藜床桑杯石鼎諸葛亮有彈
琴之宅王仲宣有讀書之樓從容安危之機保此令名
舒卷風雲之際何須貴仕盱睨公之殁數年矣前輩典
型無復覩矣悠悠再數年有心世道之士欲訪公之軼
事州人亦罕有言之者余之文與銘在讀之反覆盡傷
馬北卬而太息也噫葬於小鍋市之祖阡鐘沉

德木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銘曰
嗚呼九原不可作兮巫咸夫招公竭來高冠岌岌長佩
陸離肝目皤腹而蔡鬢朝太乙以爲侶兮夕雲中湘君
予追陪嗟逝水之莫挽兮渺余小子一日而腸九迴來
山農人寶拳石笑終南之阜宿兮河濱漁父掬勺水曰
洞庭之波頹緊香山之九老兮思公之德又挺拔磊落
之雄才公盍駕赤虬辟天閽以好修姱節三淵三紫乎
齷齪塵埃之士而罹此刼灰閼逢涒灘之菁閃兮粺輸
檮杌猿猇豺公掉臂大呼賈勇登陴兮橫戈躍馬而藉
蹈公之性事小子竹馬之年所習聞兮老夫其髦矣猶
且悼周傷郢而進哀徵柱下之遺編兮中心若抽以低

回行日東於虞淵兮奠傅舒之雲雷墳高於雉兮長河
之厓

誥封夫人先室馬氏墓銘

嗚呼夫人行畧前有言矣一爾過隙永歸長夜痛未掃地而祠之光霧靄然埋名古遠歲在涂月泉臺告朔見蓽句余搦管磬折爲文章以傳榮齋鳥足以言文章也北于儔侶一不及人進鴻夕吟孤鶴寒啸追傷遑皷莫已于言嗚呼陽谷邨之南原土楮不槩呀如斧如介丘雄嚴徒駭梁爵其夫人之北邙乎筮易之坤曰安貞吉藏以窆石鏤以銘辭昔人云雖陵堙斵鎸文章不死焉氣一封天函三彼之露雖冞千本佛開四照之花言之雖陋夫人啓焉謹銘

百里奚歌扊扅長貧賤黔婁妻五噫發春廡下千載傳其人者古伉儷有遺風余夫婦磨蝎宮嗟夫人扶風胄下傢余最幾帚五十年堂上歡以孝稱無間言余少日閱凶遺貧窶訶外蛇鬬豕人立鳴蛩啼陰風黑委涂泥嗟夫人揮涕戾皆飛蓬理中饋絹糅場頗預歸夫人貲貰下機梭月白蔦草綠楚黔地何僕僕嗟夫人前致辭楊朴妻老頭皮厭次城燕山道歸去來于偕老聲微西馬背東大荒落霜戊戌夕聚針㛐咳短翻日車不復轉雲一色天四垂藥餃丘箔里悲蕃䓁詩鐙下讀哭夫人還自哭人間世壽幾何學長生理則那笠在背衣至骭稱剝麻兮嗽嘆磨豐碑鐫文貍陽谷封颸霧旗夫人城年月紀後于孫孫于此夫人生于丙子五月二十七日申時卒于辛巳十一月初五日未時春秋六十有六初遇 覃恩封孺人疉 封宜人再 封恭人疉 封夫人子五人女三人孫六人孫女四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三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月初十日酉時葬

与歡堂集銘表卷二終

古歡堂詩集目錄

古雜體

古意　　日車
竹吟　　古釵歎
酒神　　詠古四首效西厓體
當壚　牛背
鹿蔡帶　犀籠　　少年行
悲歌武詠古二首　　大雨行詠古
送馬吟詠古　　繰車辭
烏衣辭　　牛宮辭
麥鳴辭　　瓶乳辭
餅師辭　　炙粿辭
欸乃辭　　淘井辭
種瓜辭　　賽神辭
簸蜂辭　　采砂謠
淘金謠　　槐花蠶火災謠
淵溪水災謠　　相見坡鱸謠四首
緒克兒歌二首　　詠古五首效西厓體
留春曲　　宮詞十二首
題洪孝廉岡效李賀體　　放歌效鐵厓體
呼天行　　人介行

右古詩

卷一

雜詩十三首　　題樸自枯荷落雁圖
書石田詩集後　　雨過閒坐詠懷二首

春郊尋花二首　　城西溪上
和劉木齋飲酒　　病愈早起成詩
由慈壽寺冒雨至摩訶菴借房小憩
除夕雜感二首　　癸丑
四月同嘯峯方山遊西山晚宿黃中丞山莊四首
夏日雨夕同紀職方孟起飲張農部嘯崖園亭
再示孟起　　孔興和曹升六
送徐方虎編修歸湖州　　縱龍詩和黃方振
聞湖方山自江右歸却寄
再與方山　　初至水閣有作二首
村西看杏花晚至覺恩寺
出郭沿河堤至仁壽宮登高閣同坐道院同蔣郎中茶話　　晨陵
晚投臥佛寺宿　　由山後佛巷步至退谷
尋水源頭　　大通橋行
北山後門招至中頂觀蓮分夕字
白溝河沽酒作　　晚行至雄縣
趙北口　　同鄒廣文登千佛山二首
華不注二首
翠微寺　　山腳晚行
黃花塢　　喜舍弟入翰林
述懷上朱大司空四首

卷二

詠史十七首　　述懷呈王阮亭先生兼

送之蔚四首　夏日雜詩八首
官船行　山石類抵黃盆二首
食柳子　雙塔寺高閣晚眺二首
阻風和湯西厓惠元龍聯句
贈吳園次五百字　方氏園亭雜詩四首
食筍　謝友人餽茶餅
棲霞山　上西河先生四首
卷三
濟南分題十六首　麪
棗　豉
芋　鹽
招元龍食餅　食鱸魚偶作鱸出吾鄉
馬頰河中土人呼之爲鱸非張季鷹所思者
鬼車　蘇門山拜孫登像
順風　豬婆龍
采石作　和楊樾山此日不再得
月下登象山得靜字二首
陸子靜祠　蒙惠二泉
敬亭山五百字　白馬渡二首
鷄鳴關　石花二首
關索嶺作　生兒二首
雨中移菊　題徐道沖小照二首
題黃硯之太史黃山采芝圖二首
送劉沛原南歸十首　度曲

題友人小像二首　趣詩五首
題梅桐厓洗桐圖二首　壽陽觀漢柏二株六首
李衛盤　淮井
龐雪厓郎中招飲棗花寺分曲字
題眷西堂爲處士閻再彭先生二首
七言古詩
卷一
題李龍眠畫卷　題惲香山輞川圖卷子
寒食行倣滑次明　南太常園亭歌
寶馬行與李孝廉　令弟有江南之遊作此
寄之　立春後一日飲李學士
園亭作歌　洗象行
松下觀射短歌　燈火篇
報國寺送全郎中　學書
浣紗行觀劇　百丈旗觀劇
在都十年未嘗釀酒頃老僕自鄉送麪餅至遂成
兩器既熟頗美歌以紀之
送趙鐵源歸膠西　木雕行二首
長句送裴君南歸　同木齋泛河方振飲季
霖寄齋賦贈　丙辰生日放言
九月十日同北山阮亭兩先生賓蒼蛟門方山修
來子昭民哉諸子介胥家兄泛通惠河屬郡生
作圖歌以紀之　雷琴篇爲張觸峯作
旅店讀放翁與得巷主說川食詩因憶都門食物

用廣其意　酌突泉歌
妙喜寺冬夜醉歌　寒食送劉木齋提學江
南　戲題友人扇上五蝶
送李欲仙之官蘄水　敗蚊行
秋夜飲宋子昭齋作歌　題夏圭畫
題戴嵩畫　同袁杜少遊張氏園亭
魚　酒
重經大通橋有感

卷二

移居詩　九日同其年升六府次
蛟門石林集黑龍潭和韻
西鄰棗樹　送丁雁水赴嶺南

正月　題周生臨黃庭卷後
贈任希菴侍御　丹陽北寺觀孤度碑
歌　登采石磯太白樓觀翁
尺木畫冊歌　皖城西用山谷老人集
豪梁古寺歌　題顏修來小照
跋瘞　寄題蘅圃嵌示李分虎
朱文巖　秦郵木瓜酒歌
鄭簠八分書歌　十首山放歌
鴉鳴山古寺歌　彭城晚行
朱家稱貲劍歌　高植墓石歌
歎鬚　酒
題杏邨薊書圖為謝貝外方山

銅鼓歌為孫給諫樹百　元祈叢綏樹歌答存子
靜　答遠元龍仰次來韻
雪中赴濟南將行嶺坡送酒以一飛罌後車詩以
謝之　北門泉上聽雨作歌
黃鶴樓放歌　小孤山
題胡循齋漢江帆影圖　雲棲閣觀黃河注海歌
濟陽酒民歌戲作

卷三

晚渡荊江　三丰道人壁影歌
櫻桃花歌　迎春詩
郵院行　謁武鄉侯廟
碧峣書院歌弔楊升庵先生

鐵鎖橋二首　清溪行
東川女官歌　白水巖放歌
送徐諭德華隱還朝　冬夜與漁村論詩即送
北上　送祝山人回嶺
麥秀兩岐歌　歷下亭詩
長句贈趙生四首　茗飲行再示趙生
種瓜行贈韓坡　清涼寺雙檜歌
雙節詩　題麗雪屏像
題彥來周宋鏡詠李愬詩後
送馮敬南之任梧州　臨淮縣懷古
太行山賦　王屋山歌
北邙山歌　限稅關放歌

廬巖瀑布　桐柏山謌
香鼠詞　十二連城歌
聽毛會侯彈琴　題毛會侯畫
送丁郎中守重慶　送毛郎中守思南
送朱郎中守貴陽　棗花寺集飲遂賦長句
送徐華隱學士歸里兼示公凱西厓兩翰林四
首　湖上書所見
小忽雷歌　題武則天夜宴詩卷後
佛手柑歌為王勿芬太史
洪澤湖大風雨歌　中秋對月放歌
題王明湖宮詹下直傳經圖
冬夜陪漁洋飲卞令之少司寇齋中聽小伶度曲

令之出吳道子畫絹本像索題
西山行為娛遊若侍御　長句送嚴給諫見眺
長謌題四女祠　陪津京堂觀劇放詩
蘇祿王畫像歌　苦雨嘆

五言律詩

卷一

野行　送友遊蜀二首
翠微寺　過谷亭子
碧雲寺　來青軒
松磴　七夕
同周屺公在真定賦別　送屺公南還
舍弟歸里　偶出西郊別風村店

問　豐臺觀芍藥晚歸
陽丘朮石髮來都門　送宋荔裳先生之蜀
黃氏山莊　山中贈黃中丞
黑窯廠晚步　謝
偶登潞河城樓　登閣
借房二首　得盧濬之書兼懷李賓
王　送客
花朝別友人　祖家園看芍藥分體六
首　飲申叔茀寓齋
花朝懷友人　大佛寺
東北山先生　城西溪上
贈徐勝力　三月三十日
再過城西溪上　寓閣雜詩同魏舍人四

首　題新居壁
比鄰陳行人招飲述官無　時龍眷之戚賦贈二首
劉儐川殉節詩二首　慶豐閘閒步二首
山行至大悲寺　同人入里莊
雨後出右安門自祖關至豐臺看花四首
贈比鄰姚岱龍黃門皆予將歸里二首
涿州城南　抵里後追憶在都送聯
感述成詩得五首　丁給諫來公枉過草堂
述懷五首　泛湖
北渚亭　拜李子鋅墓
過獄縣　良鄉道中見西山

勝水雀遠眺四首　寒食郊行風日甚佳四
首
卷二
南行即事　泰安道中
過郯城　丹陽道中二首
驛令偶作　金陵道中二首
皖江道中四首　將抵金陵
清涼山遠眺二首　青溪訪江令故宅
石馬鎮懷元龍　金山
病　揚州寄劉木齋
方氏園林四首　方氏園林後四首
由京口歸句曲　秣陵關

江神廟　泊舟吳門寄汪彥文二
首　寄蒯木齋
春日歷下雜詩十首　湖上
買山　紙房作
止園十首與呂鐵翁　衛輝作
由般若寺錄梆琛　清暉閣聽雨二首
信陽道中　重陽偕沈範先成仲謙
大洪山登高　安東縣
清河縣　五月滁陽道中
瑯琊山四首　梁縣二首
鳳凰亭餞風　荊門州不得晤楊子常
同年郯寄二首　澧州

聽羅紫蘿同年兼讀新詩四首
辰溪縣伏波廟　辰沅雜詩七首
黃絲驛　贈牟顧文呈奐
永寧弔許殿卿　野雞寺
青溪後洞二首　別易鏡庭四首
雲安坡　送李選五同年
送徐道冲　清涼大寧寺
舟中雜詩五首　秋日飲王曲江園亭四
首　府中即事二首
段司空園二首　新橋作
五言排律
徐声宇先生席上痛舊　王孚采殉節詩

上西河先生　南陽武侯草廬
陽明制落城詩　太室山二十韻
壬子分闈即事　召試應制
奉提二首　貢御子應制
人參應制
七言律詩
卷一
移寓　送李公旋之任晉安
答申隨叔檢討　又答隨叔兼寄息盟先
生　藝花館同東友人
同舉因上人茶話　天佛寺
秋蘋有感　送龔郎中由守不涼同

梁舍人　東州須嘉舍人
病起　中秋寄舍弟
同韓生話舊二首　聞李將軍
秋郊雜興四首　飲李貞蒲齋兼柬梁木
部二首　秋夜同方山二首
晚眺　春日坐焦鍊師道院
詠史六首　隋柳堂感事作
生日得巵字二首　登毘盧閣效空同體四
首　送周紫蕃之河南
見燕子作　送孫都士歸吳門二首
酒熟邀升六頌嘉過飲　玉泉
九日同宋子昭謝方山招飲黑龍潭晚坐刹梅閣

松下四首　聞雁
丁巳人日試筆　暮春同于制江汪鍾如
吳五厓遊張氏園晚過蜆公房四首
額兒生同年釀酒相賀二首
出都二首　出都呈別袁馬湖先生
彰儀門外別諸同人　盧溝橋
三家店曉發　湖舍
禹城道中有感二首　大佛寺後山亭
采石磯二首　泊舟瓣湖
自皖歸　九華山
揚州　依韻答江叔定兼寄峻
門　何山移萬張竹人先生
宅　延慎留別西河西寨兩
先生四首　景陽宮故址
正月十五夜病中葉公旦惠元龍見訪
又和公旦示元龍　寒食二首
春日十首　僕人勸予歸里作詩答
之　偶作二首
夏日十首　癸亥生日得苦字
發前韻　秋日十首
答友人　題呂子鐵菴
冬夜讀晉書　冬日十首
卷二
飲酒　齋中即事

徐宙發檢討枉過出楓江漁父圖索題
村望　北上二首
出都留別允斌湛子寶治廣陵諸子
新鄭縣別畢僉事鐵崖　佛手柑樹子
新竈　南齋木亭
昌移北上留別沈範先與于谷成何謙諸同人
再示仲謙　留將葉井叔二首
題禹尚基小像　送徐宙發檢討歸吳江
兼寄潘次耕二首　京口詩
宿陵人家園亭　詠史四首
滎梁道上遣懷　大風懷古示伏進士明
二首　武陵縣

河洑山新息侯祠　桼人洞二首
尉其總戎　樵溪
飛雲巖二首　同范舟山王在兹遊清
溪洞二首節次眉山韻
盤江道中　象鼻嶺
還詩兗巽酒白芬命小伶度曲舉成四章更擬存
日還元明詩故稿末及之
題小樓壁　九日城南登高同華陰
翰林遜五舍人旋卷所寄二首
重九億家園菊花寄李匯村同年
射圃晚歸馬上作　聞丁雁水至詩以迎之
重陽後三日遊清渊人家園亭懷四溪山人二首
何如雜詩十首　老秀才遠懷
黑龍灘上　王秋史下第久無書至
作詩訊之　送李翰如歸里
甲戌除夕雜詩五首　正月十六日
友人送酒　三春
城西書所見　初夏郊行
祠閣　送侯閣公之官脩縣二
首　齋前廟池上二首
司容閣夜坐是日寄家書
少林寺　少室山二首
題高鍊師小照　張齊亭洗賜招偕諸公
看芍藥晚歸同王少宰顧恭遊祠園四首

村中即事二首　河亭獨坐
小園　村中漫興
五月二十六日聖木衎齋過訪偕雨來子益兩弟
觀荷分體四首　老來
記夢　得雁水消息
答展齋以詩代柬　村中韓坡見訪
重陽後作　壬午紀恩四首
盆梅　村居雜詩二十首
雜詩後十首　七夕
五七言絕句
卷一
題畫　舟中作四首
爲牧堂上人　題纖旋居畫卷爲韻麟
十先生　寓園四首
題畫　爲旋册悲新館
題畫二首　再至祠園二首
同陳學士論詩二首　以詩寄友人代柬
摩訶寺看牡丹　乞歸不得
丁巳八月同張晴峯移工部郎中戲成四絕卽柬
晴峯　病歸
三角店　閒居
偶閱飛燕外傳二首　自題獨亭讀書圖
讀温飛卿集　茅山絕句九首
龍眠道中四首　五溪橋絕句四首

露筋祠
訪吳野人至
避風館
途中偶占
梁谿道中
題杜牧詩春閨爲吳門
次二首
答友人
悼虎見二首
移居尊水閣祭盧南村
先生四首
題西齋夜話圖五首
日午
耳聾
齒落
鬚白
題惠元龍紅豆齋詩卷四首
無題
春夜觀元龍子姪對奕
二首
題長齋繡佛圖五首
病足二首柬李陶庵
濟南病中題惠元龍不

至邯寄二首
移家濟南
友人皆來詢予卜居所在
和惠元龍寄日存詩用紅豆齋韻四首
海棠絕句八首
送周生南歸四首
九日同惠元龍作四首
讀東坡集偶題五首
徙逃二首
油鐙
九日無菊
對鏡
贈別
呂鐵翁惠方鳥
無題
送友還蜀二首
過臨清
天雄北郭見人家園中
雙鶴
潞王墳
王氏園亭在百門泉南岸

孫登祠二首
祁子祠
見貧道士
昆耶寺
偶題泉上壁
題趙千里海天圖卷
題蘇淡臣書
題胡循齋小像二首
臨漳縣
恨這關
午日
陸羽祠
姊歸廟
食筍
采石磯重登太白樓有感題壁
渡揚子江
舟發揚州偶感郡疾適
友人折柬邀赴飲先投以詩
送程梓園歸里二首

卷二

儀真縣
聞欸乃聲二首
淅川縣
季札掛劍處
貴人鄉
白河舟行
樊城
襄陽絕句十二首
買二鯿魚
崔婆井在伏波廟左
辰州伏波祠
麻溪伏波祠
夜郎城
龍標城
沅州
龍涼絕句和眉山四首
黃鵬
示女
悼亡絕句四首
春鐙詞八首
雁泉
盤嶺來竹下示僧
眉山饅乳餅
元江檳榔

入滇得食物三種　鷓鴣菜
前山惠紅茶花二本　食箸中櫻桃甚酸二首
薔薇花五絕句　小樓成自賀詩
摘香櫞　送馬乾菴將軍移鎮四
明八首　客有餉余邐奶者紀也
作詩解嘲　題毛翁上前後研
題上中齋像二首　讀蔡邕傳
觀藏蛸蛻彥來　題徐大臨宮詞後四首
讀賈誼傳　讀李泌傳二首
讀厥問作樂題六絕句為倪舍人晉玉
清明　清明雪
題相城圖二首　讀張湯傳
讀盧懷慎傳　讀袁紹傳
閱焚椒錄　讀張良傳三首
讀司馬相如傳　題[illegible]圖三首
讀劉毅之傳　題柳川集後四首
城西寺上二首　上巳雪二首
偶然　東山碧上人
訪高鍊師　[illegible]集題後寄贈
寄晉玉　題四[illegible]寄後
老態　柴茨寺僧[illegible]上人[illegible]
謝[illegible]茶試四首　易水二首
不鼓　四月八日二首
郊行雜詩六首　對賣花人

讀董仲舒傳　見賣花者隨一犬戲作
讀陸賈傳　晉人
戲題鍾馗嫁妹圖二首　城西人家園亭六首
題清流濯足圖　讀崔浩傳
題梓花卷五首　新構小樓
冬夜招揆敍石樓晉玉彥來文子小飲五首
題六如狸奴圖　題虢國夫人夜遊圖
題赤壁圖　題野鷹來圖
題秦虢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二首
題羯鼓圖　題畫虎圖
白翎雀歌詞　論詩絕句十二首
乙亥除夕前四日偕諸子訪漁洋先生安集陸與
啟郎中寓齋即事漫題四絕句先是殷子彥來
以石花魚見餉放翁首及之
白題乙亥詩卷後二首　盧溝張華舊居
良鄉曉發別友人　樓桑村酈道元故里
定興縣市買馬　定興寺老松一株
題堯母祠壁　伏羲臺
蘇味道宅在欒城西　眞定書所見
大佛寺逢日者　內丘書所見
邢臺道上大風竟日　過臨洺關中晃盟先
年　邯鄲道上作
發臺遇雨　答豐原青所寄以詩
枉人山　望蘇門山

新鄉道上　河内縣
張衡舊宅　盧仝别墅
盤谷二首　聶政墓
渡黄河　望偃師縣作
登封縣憶亡友葉井叔　浮丘峯
許由墓二首　石淙
首山　昆陽城
漢張釋之墓　唐縣
同大梁偶平城南佛寺
卷三
題太真出浴圖　題范鎡歸湖圖二首
客中對鏡　温子昇碑

聽鄖城樊生花坡彈琵琶時秋八月四首
題龍石樓和蘇詩卷後四首
讀李衛公傳　輓石楔二首
送王令貽之官歸仁　題鍾先生遺像二首
永慶寺題壁二首　謁東方祠九首
慈氏寺僧房　鐵佛寺
瓜隱園雜詩九首　題李公凱學士小照二
首　讀任彥升傳
讀書　讀馮衍傳
魏梁鮑廬一絕句　讀東阿傳
蛙　怒蛙
怒蛙　枇杷

櫻桃　湖隄十絕句
湖隄後十絕句　湖隄又十絕句
李公凱同年惠二犬敬答二首
曉行口號　江湖
論詩二首　秋夜飲桂樹下二首
讀史偶咏五首　重陽
題冷謙畫卷　淮上咏古八首
舟中有感　耳聾
鍾聖輿以芍藥數枝見貽同漁洋先生各賦一詩
用答來意　魏武父子
閏七月口占　偶感
三月一日　秋感二首

秦郵晚泊　題桃花扇傳奇六首
新秋雨夕卞司寇齋中觀劇　雪塢上人餉茄瓜作此
咏古　題王雨端九龍山送別
報之四首　歸途六絕句
園　寄醒齋同年
河村雜咏五首
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
題陶二首　雜咏六首
銘樹四首　偶成
有感　七夕五絕句

古歙巖鎮　山游詩選

宋游　明旻

古雜體

古意

青山何崔嵬河漢衡其上浩歌行路難手中九節杖

日車

日車不轉力上則羿入繞九曲暘暘奈何

竹吟

青青竹簳中庭朝行風卑來夕方退吁嗟何恩下風泠泠

古釵歎

匣中閒躬花古釵泥徑喚將釵入懷利一日三梟挐

酒神

今我祀酒神脈跡誓不用大呼老劉伶來作酒德頌

詠古門首效西崑體

畫壁

一畫壁伶人幾再畫壁伶人笑拂搶汝肯免艇嗟偶爾倒人宮商調吁嗟乎詩名千載落人間惜少旗亭一小覩

牛渚

采石江上一虎吟長吟短吟江水深牛渚雨秋夜夜佑客船艤其下詠史臨汝郎汎月謝鎮西江隨鼓枻風波渡溫嶠當年何然犀

廉將帶

我子嘗攬下夾賜公吟江文辭太子一朝借帶去賜者之子以不御終古讓表無愆佮何妨千祀嗟大人

雕龍

雕龍成五十篇鴻與龍多叫協雲錦旋大市下步兵尉非鄙者佛子拂拭文章虞定林慧地作癡人少小時髮尼父匯區況尚書何須避一碩

少年行

珊瑚寶玦錦裙褕十五少兒亦丈人宣武門前調鷙子西勾橋外走羅鷹

悲歌誦武詠史

大角低空羽書走斜谷之左褒谷右笳鼓無聲燐火青黑雲壓城日日瘦馬策一揮雪紛紛詩鴨池上恥功勳蔡州木槐元衡死谷聞三十六將軍秋原落日露武魂狐鼠悲啼鬼夜奔太白寂寞飲藏馬袁盎身没安陵門十郡蓋鑵勢破竹队內兵行何太速細柳風動令旗明刁節一聲窟山谷

大宛行咏古

閏五月雨霹靂飛將軍戰鐵鎖王歸于闐之飛大宛馬十路降旗城皆下班師吹角青海東飲至解甲壽豈同逆浪風翻鵰鶚門欲鞍汗血騂騮紅天狗墮地新鬼哭送喜轅門樹大纛是非四郊斂川兵無如此戒兵御述將軍意氣不可當天將冊功神揚揚閔龍都護好結束彎弓射虎南山旁鳴呼彎弓射虎南山旁安得千挽天河洗兵馬爲霖雨逆扶桑

踐馬吟詠古

桑乾道涉茫野羽箭材官南逐馬太僕火印何椎奇蹤

鄉不養龍媒婆一行万百四日牝百里農夫剉草婦子
汲水健兒來何方官帖十行催急行牧恐張惶
芻豆供給苦不足獄大鞭他餘肉送馬者去吏索殺農夫
鬻牛婦子哭

繅車辭

朝飼蠶暮飼蠶桑樹無葉蠶眠三初長如蟻今成繭乙乙
上簇黄白滿繅車咿軋風中織女五當戶織機大婦閒
消息前頭半夜雙飛打落新緑作嫁衣

烏衣辭

紅襟燕子來無隅不幾下紛紛杵來間燕雙
尾掠水蓮花鬚雌雄雨月生四雛長齊毛羽烏衣家學飛
戊己燕不忍銜泥偏粘梁上莫敢我孤駘日未偏

牛宮辭

日將夕牛來歸水漲飯牛牛不餓黄犢牛臥蝙蝠飛雨風
牛欄牛籍新築牛宮漆兩房丈加瓦上蓋閒老竹柵
速小犢肥過溪鴨鳴棚拄青牛行一瘦吏

麥鳥辭

大麥黄小麥黄泥溝麥熟牛尾忠刈刈麥麥上場鼓鼓
一麥二秋天無雨麥入倉留麥完餘糧飼麥鷓田一
竿

牧乳辭

牧乳白河之滸牧乳然以肉食若部卿復雨老鼓
云何作號縱汲飽棘花得何高萬從何剛何嗣道依那
哭不及大官祚

餅師辭

一日三牢九餅師住東鄰老何其歌聲頻摩詩息大人
左氏公羊例非虛

炙輠辭

智不若樗里子才不如淳于髡炙輠能我何云

妖乃辭

妖乃情漁父行漁父有敵器同井一名蒼茫烟水間為
此妖乃聲我歌來羅歌何已蛙蛙之鳴塞兩耳試聽雲山
韶護音欸欸兩櫂蓬窗底

淘井辭

汲少井水濁汲多井水渾我欲汲之愁容皆井師市腕頹
鍬鍤鐵鍤竹屐手自捫朝食豆粥夕灌園老農汲起趾紕
短荷發獨坐井冊晚斜陽在樹一鴉還

種瓜辭

種麥麥兩岐種瓜瓜五色大斑小青亮桁鄉不比苦李不
可食一摘使瓜稀再摘抱蔓歸露雨打風淒淒自賦十
樁長在手容羨岸貫大如斗東陵之瓜美無備帶半元來
是故侯

賽神辭

凧尾樹細腰鼓大巫謌小巫舞婦子跪致祝殺祠與穩勝
假上年將一牛犒酒有數汗那既實連符巫吁咲鄭侯
忽上流民因十家九家澤中魚

蝗蟋辭

居後白榆風雨繆野鴉死雀紛來往饑蝗無數匝枝柯兒

童食蜂張網羅黃危絨施紅絲取兒去過地花如前爾蜂
爾蜂釀蜜好嬰乎蜜成蜂已老

采砂謠

大如斗赤如日官府學神仙取砂何太急　幾行砂爲無
衆奈何地不愛寶產此荼毒　砂盡山空南今爲有鬼不
夜捉人如係雞狗　仰何訟帝帝上大呼帝已誤我學仙
不長生爾當鞭笞乎死

淘金謠

淘金戶戶可無寧居背上都盧西走巴渝　巴渝田可耕
依山盤屋携兩兒女死逃一一黃犢　苛政十倍猛索官
錢先賣黃犢後鬻兒女不如求州歸去承淚漣漣　蹉跎
人籍淘金猶故楚山高兮沅江深猶村無路

卷一　五

槐花驛火災謠

一夜梟鳴一朝鬼哭神鴉銜火來不知止於誰屋　九巷
十街今無一存道間焦頭爛額向如曲突徙薪　吹簫打
鼓殺雞屠犬不祀祝融[illegible]女郎　艾老爾我
祠槐花日暮斗柴方燃[illegible]陽付一[illegible]天意[illegible]那知其
故[illegible]

南渡水災謠

一城水雨[illegible]
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何愁卿　使君來斗來下我[illegible]不足何能[illegible]
[illegible]物爾伐茅編筏[illegible]

相見坡謠四首

上山牟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箭紅牛背小童路乍
騎乍雨笠搭風
下箭纏腰布裹頭髮帶鷓叫四山秋下來下尺角化[illegible]也
道間吾[illegible]阿文[illegible]好自由
奈此翻漿白汗何遲易大郎[illegible]不停梭女鵲也[illegible]後[illegible]所
嶺猴移[illegible]小坡愁大坡
將下箭鴨刀下跳搖鈴一隊女妖嬈阿棠[illegible]阿[illegible]門所
五果韭[illegible]人來路不遠

猪克兒謠

赤脚纏頭者克兒聚目瞬腹化雀[illegible]呼之來前雙淚垂[illegible]
[illegible]斗酒安足醉封豕長蛇噬人者[illegible]今在楚[illegible]藏

卷一　六

七宵門不[illegible]身爲[illegible]
人符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中那敢後南山有[illegible]北山羅六
尺[illegible]之[illegible]谷[illegible]水[illegible]風[illegible]雨[illegible]孤臣我事
誠[illegible]易兮孫[illegible]史何人
詠[illegible]今西[illegible]
女兒[illegible]日弟[illegible]無太[illegible]好修[illegible]節[illegible]爲[illegible]臣
[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依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弟設令名姚改為女兒裝
讀書辭花部舍阿弟來在籠下兩其聰之脂詞者問坐不
休買長頭鉢買六經恣窮搜倒傾大節無匹倚為通儒稱
經師女兒敬五歲時
廷姊弱妹弟猶少小同乳今俱老空十對泣繞膝彫弟曰
姊疾何時瘳姊曰弟讀良可惜晚嬡短景晴巳久雖欲長
進此粥無多日丹燒乎勸有女兒兒亦之何人肯為[illegible]

詩

旌旗雲擁金川門江沉鐵鎖白門拆慨慨奇謀冠佐命袞
門上首何須論出家鮮有終誰使仍被緇一朝歸里問女
兒羞見之弟再拜前次背汗實來遣詩辭配享祖廟寧有
無報功賞盡胡為乎未知佛閑後禁外何似天家金甌証

憶曹姚家女兒與丈夫

留春曲

老柳無力綿飛下鶯坐綠陰如欲含白紛饒舌春相嘲何
人可駐流年者桃脂杏粉餘幾桃蝶翅嬌蟻誰主張其最
不霑少風雨甲子丹剛花命[illegible]

宮詞十二首

海曲巫山夢未醒花飛蝶舞斂雲屏依稀殘綠熊林下猶
是當時扇子亭

不須紅艷炎奇葩風光作祈鐶鬢斜最是淡粧多旨態宮
人學插素梅花

傾城顏色亦波斯大佛殿陳秘戲時買女應聞成一笑世
間還有嬌豬兒

曼舞一曲恨來遲名曲夜清君王起舞時于鐘花院紅燭下
雲酣春宴譜新詞

檀槽金屏杜墜吋斗帳濃香夢欲仙天寶范裳音調絕才
人近進一流珠

杈蔟金鈿句巳傳紅羅羅下珉牙懸十香宮女焚香夜三
小神山亂口烟

竹娘秋水雨宵姬細分風搭綴絡斜明夜獸痕新月上凌
波素襪踏蓮花

月華如水鎖江春宮徵初裁樂府新本是碧鷄坊下女同
時重見李夫人

丈人觀裏削留連山半雲霞作畫仙杜宇亂啼絲管沸唐
師一隊入蔡川

摩訶池上晚風吹雪扇金香谷白荷蜓病花幾丁悵恨詩
城妃子是男兒

涙損化鋼落照時白楊風起不勝悲生啤九蒼香魂散何
處竹來李鍊師

金風陪遊殿道中九龍帳底醉春風蓮花山下賞移何不
分胭脂滿泉紅

避洪洋湖闘汝李賀體

吁嗟四海復四海九州又九州胎神一家有鴻陂一浮滄
湖移乎翔三楚駐使白雲聊此洪澤之怒流雙懸于上
日月死波鼠于下隨風遊水府狎猊濟水怪白首續魑魅
人寄吞皇不敢閱溫嶠不敢照閱之照之不死不休假而
奴狸立波上明珊珀兩不行求巫支一鐵于竹鶚年准非

底壽陽可灌上格下格爲花萼誰其云者兩黄鵠子亦且
飯諾且緩鋸鋤鬬斧鈇可服者來築宮與丘謀當今刪禹
在位權稚推點大役制作之刑措勿伏地服賦修吁嗟衿
水使者心已稍

放獄放鐵足體 癸未生日

吁嗟已矣人生不必爲尸位又何用淡翰翔州千種山粮
八百木成都之桑那足數栗里之菊誠其羞無以慰彼八
十一紀木清淺兩邦跳鄉藏許吞復秋罷風送孔落天外
頃田三萬六千頃若爲些倚犁來遊吳剛斫名竹小小女
媧煉使爲興騎花琶亂蛤違成歧令岡支打琵誇慈騎未
龍佩吳鈎霜劍洪崖襲推浮丘星樹織女大上令牛把作
公之釣竿披五月之羊裘放兵部之寒虫啼號那兩山是

屈原之餔糟啜醨者皆休矣睹朝吠太多非衍醒何苦從
今寥同裕作歌杜亦苦雖竟行賦沈何求徐于父仲舍忽
醒絳人甲子與蟀蝣問天搔首撫地塊壘高魏若吃泥亥
飛收金粟小于粒蓮葉大如舟我將躋崢嶸與抱生呼陽
尼神陽侯軒轅之子爾洲歟日老肉鬥試石搏桑紅日渤
西流不則吹笙騎鶴緱山頭

呼天行

龜兆斯紫螺齒懸辰百尺尺竿竿八口安指無飄飄 其
南近近河水消消川陂泪沒行彷逃遙遙者魚鳥鶻巢哭
辭一路千雲作 呼木飯是樂乳更日飲吹不如鄉之東
流適彼樂上 誰造川蛾投溯貫加吹吹鳴溫鼓門揄何
揄吁蒼天

太倉行

太倉飽鼠無一存一旦圖給安上門蚪蚪粳粒愁容背
傍里丁少年歸官衙二十行不如陸斯郎 剝甲肉醫乙
齊鬟旗吹螺管道旁刈羊與益徒悲傷 吁嗟乎往歎來
哭夕陽野狐雲兩月何爲者

蒙齋　田雯

五言古詩

雜詩

鋤地種葵菽汲水灌朝夕娟娟藥欄側雜花更亂植春風
坼甲莢夜雨滋葉碧呼童逐鳥雀啄食恐狼籍以此悵惹
心何能不愛惜

一燕[illegible]簷前一燕立屋梁主人本舊識相狎兩相忘春泥
落巾[illegible]花落衣裳從年海上來戀此讀書堂千[illegible]亦[illegible]
[illegible]

南[illegible]有[illegible]榆[illegible]落我屋春鳩相向鳴睍睆[illegible]朝旭[illegible]
可[illegible]聽不足綺羅遊廣陌佳人倚修竹修[illegible]
[illegible]莫孰

出郭十餘里荒荒原[illegible]隴清波漾遠陂野花夾岸側忽遇
[illegible]傍見騎馬好顏色管弦醉芳尊鷹鷂弄輕翼道傍負[illegible]
者見之生歎息

窮巷[illegible]抱琴倚獨樹唯有城西山開軒宛相遇[illegible]
[illegible]道何[illegible]紛無數春泉鳴大壑長松鎖[illegible]路烟[illegible]
[illegible]夕陽暮何[illegible]客理[illegible]告去

[illegible]傳是照[illegible]王不可見黃金安在哉蘇泉
[illegible]駿骨生[illegible]子[illegible]塊感時弄刀
[illegible]猶[illegible]何人憐才
[illegible]文[illegible]無人悲[illegible]市酒送客
之[illegible]壞杖走談[illegible]圖可[illegible]水

庶朔風鳴枯樹
打虹[illegible]郊[illegible]南所一片桑乾月[illegible]流水
[illegible]崖白[illegible]美人爲黃[illegible]而夕
[illegible]上几案[illegible]任[illegible]河才[illegible]得意[illegible]此
[illegible]風吹[illegible]水去雲[illegible]
伏風而死數椽

北[illegible]地[illegible]射石沒深[illegible]成
數[illegible]軍雁下[illegible]人不可
作[illegible]

[illegible]出東郭門[illegible]太乙[illegible]
[illegible]動冷冷入[illegible]夕
[illegible]花[illegible]我欲隱[illegible]山[illegible]恐已稀

驅車[illegible]路[illegible]我
[illegible]我以[illegible]散霞
[illegible]天風[illegible]
[illegible]市有笑女容[illegible]上
[illegible]金作環下[illegible]東[illegible]及
[illegible]明月照羅[illegible]花老[illegible]此長歎獻人生之[illegible]何
如[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落[illegible]
[illegible]森[illegible]木[illegible]風[illegible]倒[illegible]天光
忽[illegible]山之[illegible]野[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乾[illegible]平陸一雁下孤[illegible]水[illegible]四[illegible]其[illegible]長
[illegible]獨健[illegible]家[illegible]別[illegible]勿爲七

[illegible]就行宜[illegible]草由校閲[illegible]紛風景[illegible]甲[illegible]江淑
逸之歌[illegible]隱秋聲卷末[illegible]

書石門詩集後

石門不爲人爵所薦[illegible]出內有山水恢抱足兩黃修竹
數一軒湖光枕席詠陶詞快目遊述作勞意臣海內走錢
若[illegible]遠鄉邦[illegible]然八十年布衣行無忌追昔仁宦謂詞
[illegible]風味乃知出與處遊跡爲行實處於平生交誼之際
得之

雨過閒坐試懷

[illegible]不出戶收大從爲行靜意忘巾[illegible]微風約度[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笑[illegible]時炎不來豈花[illegible]我[illegible]各[illegible]時階砌枝[illegible]
今人[illegible]後來鍵閉名深山非隱[illegible]何[illegible]

是[illegible]低不定厭雨[illegible]一[illegible]过[illegible]底欣自披襟[illegible]風[illegible]意[illegible]
[illegible]紅松風決遶籬[illegible]花[illegible][illegible]窮[illegible]綠秀細[illegible]在丘
[illegible]不休理耕耨[illegible]杯瓜[illegible]流[illegible]新[illegible][illegible]行謝[illegible]蹤
[illegible]貯[illegible]總[illegible]生微涼[illegible]默[illegible]

春[illegible]花

[illegible]欲[illegible]半[illegible]落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垂[illegible]陰[illegible]饒行取風細
林[illegible]山[illegible]累[illegible][illegible]交[illegible]乃[illegible]出[illegible]紛[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外[illegible]移[illegible][illegible]閒[illegible]往會[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映帶[illegible]人[illegible]風[illegible]林[illegible]
[illegible]怨[illegible]欲[illegible][illegible]追[illegible]
[illegible]說界

城西溪上

與[illegible]水[illegible]林不見[illegible]宜[illegible]杖
治[illegible]紛游目[illegible]化[illegible][illegible]桑[illegible]
[illegible]前[illegible]水[illegible]老[illegible]牧
[illegible]地[illegible]自[illegible]無人[illegible]之思[illegible]歌[illegible]
[illegible]曲

和劉木齋飲酒

雪[illegible]木足[illegible]酒[illegible]
不[illegible]俗[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劉[illegible]州人[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醉[illegible]鄉[illegible]生[illegible]相[illegible]

病愈早起六首

[illegible]一[illegible]起[illegible]光相[illegible]西軒
[illegible]行心[illegible]快[illegible]客[illegible]
從[illegible]外[illegible]兒[illegible]

由[illegible]小[illegible]

[illegible]竹[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女[illegible]花
[illegible]一[illegible]使[illegible]逐[illegible]
[illegible]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城

燈火照樹杪雞犬鳴牆間今夕亦何夕殷勤守歲遊中厨
煮魚蔬為我具盤餐窮年如茲恭草聊追歡出戶祝明
星垂垂北斗乘更鼓且勿撾歲緣不須知底幾盞杯酒底
半夜漫漫
則名丕相換安觀丕相憐桃神與風雨開歷遭衆指官府
受鞭箠奴隸有俸錢安置未妥帖忽忽踰六年歲終不解
更改付衙來前併優乃大隱詭僞是背質問守卅金石鳴
鳴何謂為市駿凡人目失路噗速遑見渝催旋中何目牧
春田卷笛與秦箏混澤沸耳邊縱有太古琴誰為撫清絃

癸丑

嘉靖二十載曰維癸丑歲闢門搜賢良垂衣崇文治余之
高王父初賜進士第朝廷重制科措途無拘忌厥官領虔

卷一　五

支分曹佐命討是時太平久邊陲發兵邪泉刀克大庾來
年貽民利出入命香客啟歷絕流吹清風吹衣袖脫屐覬
攏勢何伸伊呂開衆旅旅亦後一自二十年遺澤引家世
作昔受庭訓一一今猶記余為郡官未滿可又其地宛如
牖巧劍叁等丌祭器中有兩軒檻規格積雨氣西山投興
欲餘緣生義學從神爲然存紅仇無姓字先後諸纳同所
生時命具數作吏水旱草野多凋敝州縣吏如虎豺穀從
何由訴缺直城闕觀廷進諫叔淮為監門者許同一破側
況今又用兵獨悲爲婚媛綠灯集付官四郊撥戎械霄
在行間蜂倆無昔圖從刀兵其細民命官所可概別分悍
指鼓軍儀興嬰聲如操刃機陰向安能濟昔人才不當乘
時觀遭際同解詠芳筆泥首慚厥位杯言思修德咄哉難

為繼

四月同時泉方山遊西山晚宿黃中丞山莊

納納西郭路粼粼西嶺媚衆峯不可數高下來我前主人
能愛客十日山中眠粼宿柔乾村晚蹈絮微翳爾意茲能
慨准留未擬還
杖策歷山椒雲迎鼎木稠駐行歡路綫山遊如亦秋林端
出午鐘鳥道招提幽石磯迴松杉修竹櫳泉流我愛追谷
深真隱復何求安得結茅宇散髮坐林丘
山行十餘里山勢抱下岡中路多清陰澹樹總蒼茫桑槀
何千陵石馬已含花翻斷了歲集哀篇傲清商摘花揷帽
側勿使心神傷
來青閣重軒閉雲多積陳夕光生返照一抹入城闕野風

卷一　六

斷於廣牛羊下荒墩林候月光吐欲歸復逡巡遊識新豐
樹還想武陵津何時續勝遊山高水鄰鄰

夏日雨夕同紀職方乘起伏張農部騎客謝亭

青嶂羅群雲游氣日夕霧為良枝滿滑西泥托陶延高館
何蕭疎衆石紛無數往人當幽閒茶樽倚嘉樹所得良自
然蹊逕少蹤頹脱我巾角中小酌花深遠移席趁晚涼聽
簡纔逐步山風自西來吹下滌新雨將沐浴清香氣伏
花露須臾晦色開雨月無遠吐安穩際約綿流連佰滿除

丙不宿北

竹林歌嫌慨君日常江歸雨拂甚新穴迎風作滿壓結夢
合大木長群鸎猶悲長日作坐刺高谷山微啟肥土人實乘
時安用斯伏為昔人飼馬門交交黃鳥飛今代新豐消花

譯上人衣缽吟無邊河迢迢春心遠

孔燕和曹升六

解巷柳數樣花砌樹深柵傳興剪何來同作憶舍舒靜蛛網懸巢定香泥積其斷捺水迴風軟紅櫻桃其雛飛且鳴呢喃不斷側環頸若有怨卜築意甚適錦比瓜肘梁苦論王謝宅臣月升四雛食日有啣食草有巖蟲肥野風風雨過差池羽乞巢銜花落巾幘主人方病肺定戶苦客寂無榴綴小紅沼荷浮圓碧鳥衣相流連對之思繞夕媚槩海堵潮回首榆枋隔歲後還相期待與長飽惜

送徐方虎編修歸湖州

田巴凡老眷騖距歆雖修潤門負綸嘲檢身目測耗往昔學者昔志欲疑疑與所帳受寸待實提實迭小草流京

卷一　七

辟面顏非明嗷嗷夜行路呼識路誰勝蹈埳甘平了愁寂效勞閣做太史札我版般也相慰勞偶體為別鼓吹帳微好胡不辨黃犄無復問納縣當今求作從紛紜誰其道東西羅校藩述作傷制希先生本副傑大雅鏤字蹤分鐵生簡書撼拾及行卷知音且足希追獸綴悔恨頻未狀雨夕悠悠即歸棹菰蒲道場山下客途相送下若新豁然展何時到罷酒臨河梁凉風吹鳥斛

縱鸚許和黃方振

春鸚颯爽姿拘歸水前凡足綠染老春上花飛斑作黃了颯放之見之一歎息何如在我掌縱此沒背湖中庭午脫精廻傾頗懶儼樹動脖令前面管時鳴夕寒天忽四垂暗苦天風黑側將沒渤[illegible]一色余開縱鸚喜閣嘉實

鴻乞殺殺不可伏匿伐悲澀肉食

聞謝方山自江行歸見寄

龍尾雨初歇晴樹如浴沐歸也今年好鳥喃修竹吟空追時帶伏人愴幽獨彩霏黃宜木使君縱遊目彭蠡野花紅泉那春草綠戍鼓拔江旄峰船徹山腹如君誠騎從瘠旋採諸俗暇日更流連題名稍敲吞

再與方山

少小同里閈老春客京國那舍遁過從離提窮隸多姿懷在山水眼底收廬岩不敢浩今人大抵為復作所根知己希讀書肸聘稍人門楊花開擷露少味豹酌酒通風斥我鼎無壇騙腹帽怎狂呼一伏瑞十餘門野余應少長風捲馬錫忽忽行旌發寶馬寂余終日歲月述峯炙甕定不謝

卷一　八

視出令携手臨河登福闕同遊肥府雨悉御春及錄服久爲荒洞獨再東方對觸流汾營取斯人誠落落上已能文酉午日無花來早來續勝遊騎驢上山腳

初至木關行作

晚子苦行役數數如飄蓬念將誠慨驅馳事不同稅駕木之濱積溜處春風歸滿浮一鳥飛飛西復東竹樹式蔚何素心將安從足所止多路從[illegible]帶提筒君[illegible]賊癖所終

臨風一高鳴夜宿山[illegible]寄行鳥疑煞家趣束作府相樂[illegible]人自知[illegible]其開陳錄軌軌鳴前數[illegible]相[illegible]日[illegible]役節[illegible]相懸號平河采倒利日明遠川

村西看杏花旋至廣恩寺

出郭五里餘芳何恣游衍不如花浅深翛然馬蹄速翠微
有數峯峯態何婉孌安得同鳥翼翔翱幾絶巘名圃花百
株繁英紛難辨廝地自怡悦蹊徑飛觴酌水宗酒力微風
定樹香善谷發縱追嚮明復續復斷日落山氣流沙平磧
草短鹿居苦物役良會歎忘返舒嘯學古狂吾徒似嵇阮

出郭沿河堤至仁壽宮登高閣回坐道院同將邢中
茶話

聯雪生虛白野風疏綺爲欲避縈系人翻崖詰曲上馬路
散幽吟逸情尚高爽仙院翠靄分松籟流清響其陰行斷
碍峰尖鎖遐想青鵲飛復廻紫芝摘還長危閣探雲開理
象胡床坐羽衣處處茶冷冷白來孔東臨渤澥寬内峙峯
樹則嶽容暫想深袁回折石丈邀詩款古僧迓迎恣欣賞

景陵

陵寢山脚縛叢峨停車攀石磴間關大村州出叢樾綻岐
何蒼京頹垣道發叢玉綵風雨逝翁仲苔蘚沒榛莽孤鼻
嘯秃松花夜發金門笑啓勞功罪同淪滅歸然忠肅祠且
豈木消歇風哉上木變興廢兩奇絶歎息此荒陵棘林叶
織刀

晚投臥佛寺宿

春衛新月黄雲擁山谷遶溪谷一徑下嶽戲烟樹隔棲人
鸞雨渦聲与挿雨樹偏宿防馬蹄喽嘶聽鳥囀翠滴衣衫
重松曲跪虎窟哝烏出深竹低微露細蹙井欄拱茂盛脩
厨供茗傾傭來訪支遁吟杖有餘趣夜半大悲鳴風雨四

山亂

山山後佛庵步至退谷尋水源與

旋起忘歸船埋策山腰路雨庶衣未濕嵐游峯送露活活
神泉湧娘娘春華吐忽聞山鳥鳴樹格弄叢相安和其飛
翔釋此冥鴻森巖下亭榭雨坐酌花深處澗口逢漁人欲
迷桃源去

大通橋行并序

橋之役以歲程春冬繹繫帆檣延秋波十行貢輸日
數萬斛猶恐負殺役而勞苦也心念中斥陰雨稽疲滅
其線臃困矣而南北軍吏將潛敎千里分承遞流報且
倍之困惻然心傷作大通橋行役竣錫名不川告來者
云

雨旅孟啟吉天子坐明堂命發蝗螽臣同逆贅橋梁歲
需貢徐萬艘輸漕向粮初出城東門河水流湯湯公解四
五閘閘欄巒相望鏑背次第陳揉背競避蹤移檝向水衝
策齊通舟航跳波轉錦淀防凜顙閲協上蝀涂泥堆秦錦
千大強粟米印山東槐桁來江鄉版船東閘口屹立如堵
鳥官兼押保守符牒造戍揚忽念東南民何以勸輸將追
呼征有司便扑滿路旁森不小脫敲羅和速界設用婦無
先征農人餘湯衣常苦敢當耕偏精務常前年遭水旱
井里多流亡但免官府怒那復思蓋藏免糧上牌臨風雨
吹颯省郁趄有組卒供給秋省費河水崩乔千里接泥
言一船窮何齊如馬脱縶騎膽、偕飢饞肉宜勝糟交
卻與天庾熟乃太號皇橋口地徐尺時發人畚扞軋軋車

萬兩排米千萬行是秋十日雨泥消沒骼骯爭門石闕崩
折軸轅牛僵上官倚懸笞捨迪卜上亭有吏肖如虎怒脅
抵螳螂臂戈頭中鈎各嗟安可出且大無奇樵將逃避禍
殃招集尚不忍兇乃施行湯泥丁可進爲田推明腸撐
突百丈松聽斷隔城隍池沼陂塘資掌樹細高圖輪蹄日
從德風花容迴翔戊巧未銷灰律圖器狀掀可震壓仰存
會得薄孔桑紵鑄錢目日吟秋陂伐內何七推征供樹作
不精詳徵發代徵粱計發內不減我年米價起入市如桃
棘貧牛還鬻女嬪行歎非了晶定新何於急勞吏坐小
吏同舁斗不可挹酒漿泥塗慣劇瀆鬻彼無相存與我衆
風者聞之心悲傷寒宵為此篇冬日朝在房縣署書

田君綸霞分司大通橋事既竣賦詩一篇刻石官廨於

卷一 五言古 十一

讀之悱惻深至有大東之思巧背少陵觀元道州春陵
行示官吏作調科結諸十數公各落然參錯天下為得
物吐氣于于綸霞亦云若其詩格在元杜伯仲之間觀
門人何泰中吟不翅過之世自有知者予故不具論云

工部評

北山黄門招集中山觀蓮分夕字

雨過晴霞色在鐵闌干翦緣阡陌郊樹濃含香野煙點日午
荷花含花房留牛睡移偏照上風清穀裂巾幘細細旅消
吾從没水餘村前林桃千花高柳拂拂欄檻斗而步隨容
廟中虛勝僧用蒔蘭道長鏡安廢燈名圖九里遂巧步不
能惜疏隙勝異物蜿蜒一丈尺石棚林影黑水陰深陰夕
城雀忽亂鳴暝堞森旗戟避翅仰歸策山村日卿亦

白滿詞消酒作

寒山煙欲接細雲壓不動野潤大雨來客轉以日返林疎
一村出底旦怪鳥防群刈泥已收微疾夜半來向夕攪不
突拔九雪花重不于禿尾驢指由酒宿客大有險
號鳴春定沽飲只三合聊用軟腳痛

晚行至雄縣

大風吹山脊夕陽穿其脇店出東飯來北行與之接垂柳
搖容皆凋謝落敗葉枝條絡丹質殘氣披門十里几稍
向人煙快獨發樓塀雞鳴腸思林巾蹊躐路邑何好火取
給雄齡魁依針駛學鬼壓湯拾風捲宇小隱如
行鯨

趙北口

淀尾木四周樹蜜趙北口景晦突明曖風乾拔劍走翻花
忽破碎異物踪隨寒氣灑自猶奔北行迎沙首突兀兩峯
交中凹如枕目太白挽其首游定雲且有劍傾危各膽藏
樾秋何有無南風日吹暴森搖高柳涼風到官里寬枯感
林故

同部曹之介丁佛山

出一里餘由谷為歸抱花葉只緣行不知入林杜宿客
松細股竊有花合脈合最高峯遠目行可了人家與柳
壯湖面一鏡小鷗爭爭前拔架依流人去旅葳殿舒
石撥條谷口碧無氣閒川有飛鳥
紙納山腹中有一泓泉渝滴下奔赴遠行如丸川斜日
風懸返景何游翻松竹嶂冷冷閃晴彩漂源點狀

卷一 五言古 十二

流玆水乃巖巔老衲指吝入松篁分岣烟樹花雙巾幘幽
禽鳴我前

華不注

水匯如凹臼玆山乃芽茁一峯蟲太清不與衆峯借離離
螺髻垂翠綠淨可數雨櫛石髮細雲裂松積補天風吹我
來理策歷半嶺蹴躡盤徑幽窈窕奇花吐金郵筋力微兀
坐思躡巢上界傳梵鐘採藥探宰圖騎鶴伊何人終然閟
笑語

昔聞謫仙人詩此一振衣千仞青芙蓉飄颺滿輝赤郵
不可尋烟雨何霏微御風凌絕頂稅鶴將相依上接天漢
津左右見支機搖飛香冥日針照靈旗安得攜長纜去
劇黃獨肥散髮俯秦川悠悠素心違

翠微寺

詰曲歷石磴沿溪樹冥濛招提門何向陂陀無人蹤嶄崖
立萬仞惆悵林路窮豈知披榛莽紆迴流水通一僧出汲
水竹杖行相從長鏈下深澗剖谿驚潛龍淅淅石湫雨冷
冷葛花風前瀰麗行去木杪聞清鐘

山鄉晚行

水樹色相暎淨絲生紅裳山澗無倒影行雲行冷光前入
翠微寺今過黃花場緒會行夕忘返纖月出東岡古樹荷
松下歸鴉如北邙林靜叫寒鴉風颸鬱枯桑俛仰今昔人
千載心彷徨

黃花場

風吹槲樹寒山抱杞觀聊山谷麋鹿跡窈窕無人境不過
黃花場那知山寺徑

寄舍弟入翰林

此事亦平常無意我無分細竹甲成春要擬雲符近大樑
竟不然才遇天所斷降心作道人行箱百里叩借我丁未
夏失路誰復問改暑舍人銜身以與逆進倒充潛記備可
憐仍餘後擬筆臨嫁吏賤東循上貴人欲寸與三鼓終
笑振聞歷六七載中道月明問一二同年友東觀才後
自今文章伯氣☆言語委迤迤遁詣殿下輾膺拔乃知
翰林貴如墻高尺仞君今為此官勝于理大郡與君本一
身胸臆釋愁懷努力崇令德讀書事尭舜

述懷上朱大司空

協洽散淑氣炎風欲午夏蹋觴塌門庭虆蝶笑短翻白顏

娥垤微栗敢陵繁樹千板方側拚耕衣不掩骸病飽無本
紹衝摩暖可游術詩謝張詩刑肝脾積許夫子國元老皋
夔艾虎證擬擬彈鑼鎮齊森吹幽鬱精子申禁指忘欲窺
鈍謝拙性白木鏽殺斎青燈夜窮年苦新愉梯那何由化
一作軌轂即久荒樊通稼及古無修紐鍖植勞冒假塥宋
煩毛稍燎毯斧編射

備提公府從光承疑照陬詞煬白骨飛力扛本無能大匈
拔鯨牙刺手心不寧群探問其宜澹落迹流萃詭彼拉錯
藍胡為拚寸莛奇撞冰牛化紅顆長刑尚行嫁乏良媒何
人惜娉婷

庭樹發微秋何異魚中躍俯悲斯紙尼俛仰同枝丸飄雕
傷迓楓娟物故孔周陵衰守株緊道途良附終官斯鄉衛

花拳胸不自由向人役實閒風雨長危留其得湖剪刀紛
笥與盧不終歲所須香職司日雕搜詩詞事瑣紛難不斷
吾臥企燄直將節盡忘處忽亡紛錯衝領開只作綺語柔
珊瑚百尺長清光照池閣履綷雲行翅實疑皆教作自昔
吟嘗欲約披海設律道偕問飛動長風萬姿縮千回饑嘈
簫送起雞金脚夫子授古人今人亦不薄逕近所聚材百
贊爲一鶴偏生有杞柏老大快抱恩可堪久稍别尚此來
仰攀受恩自愧始顧影登驊騮希淵圖亡知爲古思開拓

[illegible]

五言古詩

詠史

木罌方度軍韓王本異者非智故趙殿下成百十餘可惜
成安君不用李左車自爲武秋高虞嬰窮戰歌引兵東撃
齊背誦一麾旗聯旦開道兵本迫從行如
張蒼定章程叔孫起綿蕞世儒習詞用書漢百家當王
道兩行列仗思習爲淵因六七年功下遇滅絕訓詞三尺
何況氏不死也
因時初易成如急迎楚占諸侯南北卸逐使吳相疑快破
朱虛似非補銅爲叔代王西歲二家昌參乘斬周爲太尉
勃論剛行趙延木知安劉功而後究炎錮
春秋議世卿封侯何太似魏相屢上疏用意良苦辛徐福
安思澤上客復何論原來元妻數不欲令功臣
班虎至通儒兩勸歸漢紀兒圖與女昭千秋稱良史賓客
典文章乃爲竇憲死火德亦伏符名識四七起國師誠自
誤亦是劉向子
閱西楊夫子大節起峥嵘如何緘錦院哉夕陽亭緬彼
襄帝府王家同此情
日出千頃波廷爲上賢見一疇白與東寬措行美辭李固
小節輩負發遠征歸植府名楚色自報交處可否爽惠
閒樽子之所宜嬈皦易缺引衆名瓊只爲黃瓊擇識郎何
似東門敗

盛名世所嫉黨節起釁端獨有艱市人不受長思丁永儉
爲臣命投止生彼獨何如自剪鬚身居林慮山細陰背戰
國挪鋒以辭相卒成坑儒禍爲之發長歎梁碭同傭隸那
跡申屠蟠
鬻官開西園入錢各有差崔烈本名士歸問其兒在昔
孝文帝賜錯爲此詞史斥武功爵紛紛元狩時弘羊置平
準入粟寔京師
鐘鼓鳴雒陽告阪如鴻毛英雄據河朔旗旗風街諸投劍
乃何人側目叱其曹天下多健者豈惟董公豪懸節上東
門長揖橫佩刀
漢中羽檄馳飲博且從游賓客與才傑況兼碗亿流本根
既凝涕未雨火錯繆孤人喜用兵仇國傷淇阴

陸抗荊州牧江左才不甚其諸文辭乃有機與雲嗟哉
華亭鶴無殊上蔡門射蛇周魴見誓死與將軍
侍子在內地元遜傷異姿爲臣無武功終能蘇文辭西域
樹機能都護京州師丘部多豪傑洛陽一從見
賈李鎖其核將纔笑王戎爲拔三語掾寒奢將無同狗尾
貂可續錢神孔能通城門銅駝會見荊棘中
王衍白清流殺戮時一縱行勒兵一至排墻苓乞活江左
恥偏安新亭長嘆息銀研析杖乃記憶猶恍惚背衣行酒
人儕宣不付識
聞雞夜略起鮮卑渡越衝中先看鞭中流復擊楫習勤
運甓砥此志偏激劉與石成敗豈諸覽腸內熱
此背求向開魏難知人機穴隧倚擲吳虛譽托隱淪咄咄

背空日鬱悲何由伸北伐催騁轡奇士不可論可笑深源
由神州終陸沉開閣達空而皆妙因其倫

也懷呈王茂衍先生兼送之蜀

亭榭高百尺立壁顏奇峭朝來雨一洗淨綠昏軒迎馬蹄
傳生延陶丈領談笑追憶拔綠初然堂是末燥蔥青嘴菖
歌許身登廊廟別來二十載攻嘆歷壯心病羽遺猶黏羊
生多鈞料
新榆清木歡行燈坐夜丙短綆黯汲古詢場俯馳騁簡身
畑取猶鍵戶如習非避人防而慎處使怒生變靡末木曹
郎侵從潤鍊領鶴料何從弓篡徵緻白省官同易水寒齋
蕭夕春景
紅旗風颯颯鼉鼓聲隆隆棧道跨秦關濟江盤川東白鹽

赤甲山拔地摩蒼穹官閣束峽口直與夔門通雨後荼蘼
花吟眺酌郵筒史散靡維靜兵銷烽燧空瀼西杜甫宅千
載蒼遺蹤
背門月發梓西眺香山嵐鼠姑開已徧楚尾正清酣酬和
移碧詩潑微如秋嵐愁來百回讀倒蔗破霜柑玉清千楊
柳深宗木拖藍安得凌長風吹落天西南所願擠從勇
拂侍東驂

夏日雜詩

儲藏粲万斛大舶羅多泰炙行脩柳柳吹口生輪囷與突
闕洙泗為論追前民班揚馬鄭從之說甚疵醇倘問灰爐
餘何從識勞薪谷作井蛙嘉大海無涯涘
腹客數行人覡世蠹鼠肝鬬蟻陣滨空抑侘寄古騷淑

入紘貫獵道且獨難三泉陂搏局九虎守天閽寸步不可
貫尺儒已躋躅畢生才一炊凉燠嗟跳丸
鈞樂黃鐘鳴調非牛鐸比杜陵歎充百天外歇歸踏狙豆
蘇與黃劍南信嬉笑江河鵲古流滂傷羣兒部我得搜材
華清綫弄不已羅擽轀秘淨洗露笛耳
鍵戸寂東轍埴舟鳴無遠晨夕窺吹玉嶽巖羯鳴楮國
悽覽杳從外來坐隅斑斑牙鬚椎文采如於蔻瘖寐檮寫
愜垢廢思爬梳而肖痩呻嘆髩鏡谷嗟呼京劇宿貴人肥
白如瓠壺

有客倦廟來大笑儒生腐坐牀衆蝌蝎祖衣鶴鶴舞折旋
前致詞獨行太蹻蹻其首如飛蓬墻下飯瓦甌人皆食寡
甘胡爲耽茶苦頰肭爲沆瀣唱予且和汝

我豁但數莖鬢鬚苦不長安得碟蜎毛凌風森肘張自拾
颯松下掀捋詩且揚生客似桓伊吹笛淚潸爲面色紫石
稜齊黃倚光爲出關衡風笞射虎南山陽
伊優乃何爲靛髯亦未敢蝸牛廬一觸細若爾天倚曲肘
火山若折腰元亮兔無才見事延延名蒼用短學仙貲道
書說鬼供名鉦紅疾勿復作安得還扣扃
夜夢同卜式慨慨未輸邊各以千萬貲爵位相蟬連淚議
大夫齊宿氏徒亦質贈肉敵自笑吝嗇無一錢羅錯首上
諧其說令今傳漢代西關倒徙名貧者儕

官船行

江宗飛擊絮江水口吞鐵由向艈長流清駛不可派崔編
積其中龍驤萬斛大長年百丈牽篙師卅一飾船肝前役
詞行軒使者坐此船初有一奇擲不敢爭行支那中流欸
乃遊相和夾岸唱黃頭跳腹似風過移于江前北春水天
上坐官衆支縣令工廉行探深呼嗟全緣臨泊趕力搏行
郅與供戌卒用船似馬駄騾來取其一留一亦了貨所尚
放月邀風雨逢颸破裁和兄錫糧力于世浪飲醉守北都
去如彼蟻旋蜂月明蘆花白秋老楓葉風起鐵亦小者皆
戍日健臥使者聞其言欲狀情無奈于役今昔殊輒爲怨
推挫徐尾絆艋來鳴鐙并掀栽淵夜呂蒙城瑟縮吟楚些

由石縮抵黃盜二首

兩山相爭高孔穿路天外行旋繞一旅對宦卷如鼓風行
日披崩牛腹分背歸小鳥翠色似格碟田松籟肆嗣延清
野微颸吹衣帶

綠陰頁數里嶙流分在寧津述亦紆迆樹寺迄相向參差
橋柚垂深淺炎山上沙鵓背人飛竹雞穿林響寄栖可憑
襟追思不周貲

食柳子

柳子大如斗形圓而色赤剖以切目刀活活流澌波瓮春
自何來饕客恣哺餔或云似瓠脯或云如乳向疑是楚萍
實奚齊秦人炙珠月集子村巢蠻張秋陌膩女羅猶衣上
樹爭採摘嘶人名柳鴨其味敵醇醪我亦斷客皆醉似飲
一石大嚼過府門壘塊煩臆鬲寄朴遊俗尚辛酸只自適
那能狗衆嗜供彼老饕蟲我作柳子詩不醒前狂劑有客
怒且瘦眼自望天碧

雙遊寺高閣晚眺

千岩皖山嶽四圍皖江水白蛤與紅蝦隨見糊樹與大龍
如笠圓小瓜一拳耳稍有石樓傷煎花縱川尼㳽㳽二樽
屯但聞漁唱起
揚秋一長鳴斗木鶴鴿吟元氣抱谷與人代閱古今寒柳
繡江淵枯荷翻水禽烟際黃茂舫岸上升陽谷涪翁去千
載松石無賞音
芙蓉花正開參差秋水邊澡非菜半脫窈窕何鮮思招
釋寶誌采采凌江烟曳杖狸子拳行歌自流迷城舟鳥尾
亂歸借僧房眠

阻風和湯西厓惠元韻聯句

朔風鳥尾訛河冰合冷夜斷渡鴨鷞膠强努我舸鴛自知
牽百丈泊西木一舍銜尾旗腳東解棍黃頭卸檣承打射
水一罫俄噬啃隸偃停鞭撾官衙谷噤吃挽踞其亦僻嚴
天風不借春撞老蛟窟發刺偃魚鯖移箬小艭子逢聽短
沒膝于役雨雪候有才妙待嫁劉郎微服求寧卄
處領嗅檔嫌獄茹茶嚥諸諮啾感患踢糾二妙敵寒傾杯
絳石鼎避螺吟茶城血錯價近岸叫傻賜隨船設老丸大
花結裘匠麻聲碎烟樺齊作洛生詠側學留編羽束書心
頹然防人之鼠嚇與杜酢役伏十得不一般所南二五是
乖乖花枝窈捉鼻惝自背故態狃復在田巴九老各毀賢
一戰能曹鄶淺陋甘敢爭齊楚捐唐與且紮敕敝占吳嗚
化

原甘 朔風醜來人紛采吹半夜雪際崇意溫冰斷
滅頭鸚鵡師如新蝸牛廬舶停舫含旗翻翔轉隨弓撥

帆倒卸力挽十步前鏇動百夫喝搜入怨父吟氣敷
猛士咤蒙毿杉不可吹噓力兩借謹谷怒號鐵入寶
巧尋蟀蝟腾蟻在穴壁甦勸行腳食有日扞避不殺
放蔚嫁聊當漁眠食具物假號嗅湯圓石銚沫香痛小
楫艤尙宜愛烹鹹兜欲返杯銜圓瓷玉同溫寸旋令
抵價堆盤菜鬼竅鍋群羣老爬九百瓦爭梨三條韻然
華嫩竣粃康鍛湯佚李廣射游楊君倪鳴吾受腐
且號舌本冷愈甜詩械窘不救要非毓偏意出與
霜織彩爍欒坐欲她更鼓打亦乍雇嗚子前收虛鼓
我詩能留衒既同攻齊晉挑繼斷一笑止甘騷壁然莊
蝶化

贈吳閣大五百字

掛吾紫薇省小鳳官不惡上下數百載大雅何寥廓西清
對頭銜郎廟盛制作先後豈乏人批數佐黃閣石渴興晨
川文章走京都更有吳閣倫七字法爾雅康熙丁未秋丁
詔堂迎班格尤張鄭曾汀衆妙爭枝托閣與前繼役川花鳳
尼蔗技如阮元瑜致如東方朔或淨如豐杠或手如个鉤
吾徒陳實堂蔚疑思閣拓府匯論前龍彩彰誰一鶚國次
堆兹同小孫殷逋絡爭制訓習錢聲鐫辨詞源未延濟詩
吳先生斯人才不羈文采老於苑叫嘯通風絮斑斑牙綺
綺謝康樂社昔蒙翔閩外宦孝惠枵客城旋晴人上疏氣
盤礴 帝曰汝掞詞所正自以高賜以七寶杯張以青油
幕捲毯綳腰鼓庭龍翔荆序分數紅纈刺移踊戍綠蔣還
秋水部郎乖乖官橋落太守領人林五馬黃金絡前低道

鄒筆陰晴霽溪郭聚妙集椰帆穿筍遥洗約其洲邊月憩
秋水澄霜鍔龍潛交則茲偏汾鈍城鶴虎東一兩歸行李
攜谷彙翹姑緇鶻轉長鬚貫革略解紅二十年者膏康山
脚買綠鋪平原染金莖觽矜鬆府諸官商與亭添狀諸笥
有乞米帖予尤郗老藥覓世靈鶴鬼萬古就寂寞小亭在
山前寒熱如病瘧持服防背肥頸輪守禮稍先生遺然來
方圓化枘鑿舌本苦澀淡鼻塑郢斤創見今將休官在態
少來辦讀公紅豆詩下酒盡十爵窮笼孝繁縣鋪鋪衆城
析同飄向昌本鍵戶飽見雅揚州方氏園三月水半泗乘
楊數百株能艤可停泊鬼姑花大放綠綠綠半縴柔落非
孤斟曼狀發朝暾日夕風雨來格稱嗑林雀

方氏園亭雜詩

欹簷一水間垂楊四面種入門徑欲迷轉廊花始眾或紅
如炎焰或綠如乙風瞻則鴨浴亂清圓鳥聲嚶鞠殼支牀
脚泥封竦滴甃杜陵據六嶋東野輸半体
大石堆千人小石絡相根其餘何磊磊高下排幽軒上有
木香棚無數蜂蝶喧不知何時零來往自孤吟手孜無枕
彙部對已忘言
花名山矣一一荒疏帶帶所者在興種花所皆可法貼地
插綠綠街而叢雜瓶花自矜嫺樓宙俗邪可愛為藥芍也
開香艷非常態風雨自護惜朝日不崩墳婉賞覓巧然散
但迷下蔡
食昔似蠅癡課帳思毀若索索猿葉雨治其但說倒晚紅
天色佳寬閒貢鵝詩不見刪川人獨上斤竹嶺

食筍

郊居一花爐廚詞盛饌竹籤鹹黃脂溺初生逆筍屋入衿
如稻頭禾之似束玉堆盤妃子抱兆汀根腹江南畜蟹
渠庖廚泓水族東數雜獸奴老饕豪不足皆是綠辣能存
此春槲馥持鐵掘勿妖書紙課銀鉏

謝友人餽茶餅

被厭思毀茶六安不傷脾霍山小睨谷後有叶旗妙絕
宜焙法洛磁何茲縱急餌三百片紫泥細道上有赤泥
印務以青箬皮火焙聽茶芍一二錯过飲真製眼燕嶺
錦非所宜七花戀碧斑宋窯兼定瓷罐填下毀肝雨般清
風吹年來宜皆如抱病難撐支腸枯不須設古乾瓶门知
威蔗分數瓶似遇和福醫

棲霞山

攝山一名繖天闕相伯仲中峯不可齊元氣迸瀨洞紫客
竹樹交綿邈烟嵐動浩嘆防欲行跨硐作飛棧或俯如遊
鍵或亢如抱璧或如猛獸奔或如行舸送想寶奇石飛鳳
作紅鶴呼而跡如散花雲合如四風落蹼白鹿泉汩汩滴
乳來人代北齊梁飛禹以同逃

上西河先生

黃河日夜流奔嘯不可砥非許操舟人何以識端委大江
南北間木機乘水毀未遇和福宰於炭無自起五月實留
經不待傷繳纓舒彼所轍中吡今吡從來小智泉必
自大法始怱有吾人由激源相以紀一二河廿仲挾行行遮
日小

夫子抱道德大雅今始作歷官二十年䆮期何落落西刺
蜀關地褸被擠窆棄木摧嶺四知府風節一貂
命日大司馬投之以節鉞豫章長鎮餘三閩霄臆踢非公
力廊清何以安家室節君取火行驛路野花發當道問狐
狸絺避氣已毒入夏草木繁沿江風雨溯大子稅契僑卓
故須濟偏
賢子一縣儲牛年時官句前青多歌咏登閣守睢步承之
衡文爵未敢發厥旨觀其數月兩載江干作江湄不自
謀類遭蟣蝨始脫如拔如亂械倉淼那從渡仔老日倚閭未
得遁歸去大了定官許何能得其故修述守株縈伏櫪歌
延州縣古勵名節老作鄰起賦

蒙齋　山薑

五言古詩

濟南分題十六首

鮑山叔牙墓

寂寥松路深迢遞成孤往前溯鳥鈎巾花沾紅藤杖遠跡
不可尋但聽樵斧響

由黃粟院步至磵耐晚登鵲山

鶖鳥策知節投想黃粟院不見采柔人牟碨石路轉初夏
天氣時休休鳥聲變

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

跳波激客衣瀲灩過鄰路前照昔年人門外垂楊樹沙禽
一雙飛獨向前洲去

城東五里小清河南岸拜閔子騫墓

菰蒲花未吐菱荷葉已吞日夕下山椒歸鴉亂迴翔石梓
在溪側無風聲自揚

秦莊觀趵突泉梁碑

涼風吹野棠亂落花如雪惆悵向林間淺山埋片碣曉天
爭無雲霜峯一明月

白鶴紺川詩為梁子木枝花村務茶話（劉和山先生論書處）

泉放竹間溜嵐浮波上岑數尾一川花清磬招提深明滅
落霞飛晚山生遠心

綠谷訪白雪樓遺跡

直過丁香澗便入綠谷谷谷口闃無人鳥聲好幽獨藤花

絡長松雨晴如沐沐樹水名碧杏村名
柳蒲拜滄溟嶽
楼山平如屏翫峯插其傍十里茶臼河野水流決決杜杜
步咨林松風吹衣裳裳山名茶臼峯山名
四風開坊辛稼軒稼君
來欄園竹嶼石泉迴山腳風流不可狀派結一丘壑斜陽
何柳花長歌自深酌深酌村名
許毅卿書樓在大茶泉西
晴霞飛不斷湖水合泓泓一發白蘋無數紅蜻蜓我愛
許長史詩思何冷冷
杜康泉上酒樓
波漾亂峯青蟲展夕炯颺竹引燕子飛白鷗辛屋枝水邊

醉易醒花落風潭上
北渚亭舟會南豐先生像
雲時攬遠岫花刷抱書劍舞雨油停翩鶴當我還鳥頂
藕花風收之恭帶月
水面亭南豐文清王文成二先生祠
小溪架各约亭欄如村塢綠篠數百竿綠搖微風而裊回
木達人倚葉峯遠浦
歷下亭李北海杜子美宴集追游處
修竹不受暑滿風凡席前陽修院客與亭樹復幸眠栗留
雨三聲何人恣流連
曉宝來鶴檢聽道士彈琴
歙湖歷山根遠引白下龍吟聲和泉聲清聲滿空谷千載

無賞首山鵓鳴清木
鶴鴨凡開步芳花
下凡為鳥居上叉鴨上日微雨衣半濕時已寒食後綠披
川上村紅桃間綠柳

麴

醸酒先活麴如救之初稱白麵傳方法作麥麯可用振以
簋杏汁包猶或花樓麯何十字經月令三伏作片暴亭午
炎夜滋花露前亦聯長鬚徒不與猿狙爽有一一木盆割
蒸和攪并西村黍將熟新米變交互桑落菊花固子細成
數塊車前搗八臘涯復為此麴但結麴生獄不支大官休
封之日流延樹間秋鳥啼
罷

棗熟何離離似楊柳廣櫨半紅欄醉顧令起勝周茶伊山
大于瓶羊角甘似密當秋綴枝繁愛此庭樹實白萬戸
侯木奴遜其匹拱之滿筠籠雜以梨與栗疲欲何處行上
樹無停日他時啖日顆角爭食吃喉嚨將亦之休當一一
呵叱商飆起天木落葉飛鳥巢高想安則瓜亦伯邵象成

豉

我聞合豉法如種之祭角五味兼藥材碎欠須有徐飽釣
融椒樅調和胳羨溝大苦椒炒副康何穀異書方法根山
凌七筋笞槽我欲風肥脈老英貴歇凝媛胃門冬飲稍
此心融舒

丫

計以斜鳩名取義亦殷懇多傷厭惡鳥啼并向斜見終南

大專車蜀都窩完餱爛殘寒火熾諸人取其半十年作守
相鄰侯不貧賤西村時雨此間丁功流灌其禁假將歲雨
後滋慈荷秋肥滿鈞籠擔來泥沒[illegible]夕恣一飽狼藉迫
炯炙斷無龍腦香尚有三城炭半見愁遇遇下體等療[illegible]

蠶

連門太常齋蔬食魚肉嶽獨于郭中肥鮫成不能禽完浦
網數茸無與倒龍鮮見之酒與小乞殘食林竹雙飛可飲
虎蜀湯菜盈把彭蜞莫自誤虫魚幾兩雅兩寸何曾問余
真好事者

招元龍食併

巢東江南子讀書不嗜酒靜坐紅豆齋自且輙至西天風
吹湯鏡一一落君子合目做見之急生東野後愈厨厭北

食南京我何有且來看荀花穿腹啖中九

食鱸魚偶作魚出吾鄉馬頰河中土人呼之為鱸非
張季鷹所思者

小巷閒釣魚饑凝流未已尺長鱗紅[illegible]錢得一尾做填
七筋香炙來信肥美名鱸少兩腮非爲松江水火鐺煨滾
粥老屠夕陽裏不醉不成眠下酒正需此窗前柿葉黃颭
颭秋風起

鬼車 [illegible]

鬼頭湧丨爲翅垂而口張其人如虫輪其[illegible]如[illegible]錯
有十頭羽毛色青於天狗嘯其 九頭紛[illegible]有
鬼爽谷慾遊翔陰風吹人[illegible]破鏡流血黃血流偶黑污人
[illegible]樹狀見火[illegible]物來

何方有人夜見之驚怖[illegible]
啾啾[illegible]車[illegible]指[illegible]一日出[illegible]
落[illegible]術[illegible]戰場怪哉九頭[illegible]
孤陵之道路分不明[illegible]長戈逐之[illegible]
種月[illegible]解安得某日[illegible]天[illegible]來風[illegible]
數行亦如[illegible]川[illegible]見[illegible]怪[illegible]不[illegible]

蘇門山[illegible]像

小峯石一拳大[illegible]千[illegible]山[illegible]如[illegible]
長松下一[illegible]琴[illegible]悲古今
[illegible]
鶴鳴道士狀落[illegible]馬鞍郵舟[illegible]寸後風[illegible]水[illegible]
鞭病體服[illegible]二三操[illegible]背[illegible]

崔買米續久飧逍遙步土[illegible]花[illegible]
遺敘敗垣僧雖指我入紺殿[illegible]一[illegible]
媚娘歷久享血食儼然神[illegible]
野祠前鼓簫類如老酢[illegible]人[illegible]
來可游灘[illegible]
[illegible]地[illegible]
使長年[illegible]解[illegible]
味發北人[illegible]
自[illegible]
答神[illegible]

猪婆龍 [illegible]

[illegible]

偶犯乖崖伐臧眉臾港曲乔岸高丁山側坐中如冬夜漏
支四更一聲裂地軸齒乜衣虬虹猛獸嘯林䆅石爲成洪
淵沙潰爲深谷江豚鼓氣遊于仁相氣觸遞使舟中人翻
作新鬼哭天明岩上老紀似凍蠅縮云是豬婆龍久於泥
中伏蟄昔用兵時屑厭虓尚餅餌此嬰其饞低頭遭網羅
間之怒歎息猛孫訓所爲豈同遊永行不塡孫弘牧世有
屠龍手悔勿逞狂詩鋒留彩筆留波面飄勝六

采石作

江千木末亭中流潑浦漾泠泠新月白縱抛烟水上稱半
烏鵲寂微茫閃源唱快哉臨汝郎風情何幽暢詠史勵高
吟文泳秋舊壯而期運粗船有客忽相訪于枝素心人勝
事不多襄花亞慈姥磯測牛牛渚漲大雅寧復作臨風慨

謝尚

瑜楊羅山此日不再得

此口不再得抱衔學庭柔培風無天陰萬里何蒼岸龍見
與雷聲泰定發天光熙若冬此用向榮從春陽勿謂大隗
造聚納劉固方人世掃塵心疑義斷定兰江海王有谷蒼
下斯廷臧神全雅人處際東亦無哉不牛森顽輪所得但
批隸自長宗九物岩細長浮歲竹梧高百尺蔺龍攫爪另
花皆面劍吹斥求由剞可知木朋閏處之心夯昇大雅
猶可作及古樂純長吹治氣湛府詠馴馳康莊給幽風林
中咱尉虎豹宰安宵廷彩見猗猗今焉鐵艒徒紛紛難
詖如牧丫大地一一案綸頊答輒巳忘栩栩動蘧身服賞骨
心知得彼豈治逍宜先理舟航更如植新樹培根枝易長

讀易探妙旨消息間存亡應要踐舜跡跳丸良可傷訂頑
更起感忘在希猶狂

刀下登象山有靜亭

雨霽日已黑林深四山暝蛙策冶炎行不復辨流影泉籟
發然來青靄紛造菁風定猿鶴聽刀斧松杉靜解不生微
示孤亭如小艇
石筍立于旁風雷鋪石燉山下赤水源松花落人頂坡平
瑩鏤斑瀾甃沙簃靜岩鈌動白旋林寂坐夜內引泉噭兩
孟長嘯答林嶺

陳子靜祠

伊昔陳大子臨本一間顏流流源剛民烟戀態迴環青螺
結艇紅藤縋花趁泉聲與峯雲收之禪幛間長揖謝禽

縱側正開媚遂

豪悲二泉

二泉相伯仲按類城西隅其色如玻瓈其味如醍醐直輕
緊毛髮凝卄本無殊一自地脈斷一從石腹剜一亭敞玉
也一區稻花栗荊門山施郡縣水民所需緜恨柔兮翁水
事理不纔何其窟閟深木一一滴郵行我來探泉脈水鳥向
人何悵披亭翔戰急與烟供俱落花飼山鵲乖竿約遊魚
安得二元夕留連流康 [illegible]

[illegible]

遊羅山五有字

漢南佳山水迺有張雞峯拔地亘百與伏僊千萬近一峯
初來謁寨開行其中嵐靄首相引逶迤路細節低欸衆峯
至無數青芙蓉石與人爭路𡾰拂天關雄迴聳表色雙推
身谷翠濃倪仰各因依個寮復玲瓏吟我不任帶哀淵惟
停奩沉水貫其腹豐夜相磨轉婆娑未削壞疲猗而皆通
微微聲沸息只疑兩耳竟嚴乳所滴溅御衆蛇遊說合掌
二古佛瓔珞坐軒然上有貝葉幢下有怪石供日年逐条
侶裙攝難形容前者數闊後者兩石弓左者胝蹲右
者虎豹蹲川者杵日欽門者波濤豐昂者劍天柱同者絡
鶴龍小者千鈞鈞大者鳥肝脈立者負復胝行者和與驟
來者細伏鶩去者彭彥縱紺者翠色羽絶者丹葉楓點者
螺子黛負者蜜房蜂斑斑如風鳳離離如蜥蜴如沉脊小

學如館娃舊宮如修眉纖綵如蝉觸鬢髮如醜女生瘿如
病大貰癬如老僧拄杖如遊士鞠躬如說法貲誌如搬家
蕩蕩如五神北送如三素雲棋如賓客對拱如劉項交鋒
如碼牙開張如脊側洗減如旌旗陣勢如馬同車攻如刑
殺談席如送船分風如勾連肝陌如龍亞桂植如天女散
花如伎鵲搏姿如綠綳紺頭如城闘鼓鐃奇跪伉芬郁谷
木何雜惹雨後前沙沙漫淋漓紅白尺垂楊杉五粒摩
頂松石櫃鳴竹翔魚訪脈水朵蝴蝶人如斗孤飛化爲翁
泥池妙結構憐淡施鬼斧神仙工巧點綴宛環西東歌行
一猶然忽爲留長虹下走所竿覩開拓爲古剛拯猶此絢
疾焚香謝蒼穹前訪論鼎池遲然想雅前轉與衆爲別清
涸川下存

白馬渡

江綠如幺鳳山照疑獨甲鳥道疏一堤上鐘逃斧片側行
貼壁帨半嶺數爵雲徑仄左足欹在外懸二分退翻斧崖
動風落行紛紛回鳴戲激湍鳴陽衡夕照晚霞一搴收歷
亂黏衣帨
自月立波面日晴作溟光旋腰迴稻風四闊石開張忽見
野鵝飛翠翠明羽裳江淮同一色上下風迴翔人靜數進
魚山咬聽松篁行經與木忘年在桃川陽[illegible]

雞鳴關

背很以西山山寨峰游奇險門雞鳴驛從用其右岸行
狗爲侶於茲矜解后一夫當萬夫設關不嫌陋棧欲如懸

級棧虛似引肋下翻深千尺上逼小一寶蜻蛉蜓才枯
乾少文緒滑蛟螭鱗攫者犯立巖斷淡日搖黑光陰風無
可弛新鬼傷見哭內蛇外蛇闘混沌初闢時無乃大錯謬
與夫出孔瘁息有臨斥堠我馬亦應背蹀躞失步驟思遣
項羽拔關拓倪等甯[illegible]
之太鄭衣也卷

石花

滅處一谿河磊磊萬仞皆割然砂門石川合一派兩厓
古所鑿峭立山不夾滿和門月牛漏流怒湯淅斑斕石上
花初發卷如造字之塗朱紅晴霞落天外奇葩三五夕小
者復洲大十里數可叢亦嫉背尚嫣或圓如羽輪或浮如
纈蜂綴何色微黃淡寂餘殘襯人女采花太嫩素不可巧

水漲畏蛟鼉觸舟多木怪泊夫水落時花容已難再熒熒
壁蘚光離離無根蒂獨於遊眺宜巨靈何披猗
習安山木佳紅溪抱綵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曇林安得
凌竹夏洞闢一相對啣劍鋒迷之斜陽沉馬足息浪
鼓高柳鳴幽禽繁花衣帶間紅霞滿特襟波木棚舫弁艇
妖邏孤斟月上沿岸行孔聽三潮音

關索嶺作

吾足不踐此一一人總餘作是存百尺樓兒復凌霄漢嶺
筒峯由勢傾一柱觀花疑藉似螺巖光鋪如練縈徑貝縱
乘涼爲假羽翰冷冷清風吹蹋級倏無鎮兩腋蘊陰雲繞
與秋風嫂樹杪度年鎮依微露竹院昀昀竹嶼寬舫舫泉
珠雕茶話巳移時坐久鳥巾岸格磔鳴不休思逐山禽散

層屏上上頭峯冒明霞亂古磨驚客眺戍旗隔樹斷小雨
白蹬濕晚店青熒熒高吟行路難夜涼北窗默

生兒

半百年又六龍錫不自量嬰疚非一種況復久游鄉老矣
玉川子添丁無所當陶然萬里外湯餅羅酒漿抱送謝孔
釋鑄竿飛竹玉而熱如木老朱嬰兩丫長生於夜郎地名
夜以夜郎
小伶播橘柑股勒箏正厄兒號鴨鵝花舫中三兩枝當上
客岗旺聽余前致詞老蚌山路明其鹽小神見計年十四
五是翁七十時那見成名日逃滕卿娛嬉我友送字來兆
思弄麐許熙笑搖白頭紛紛落塔絲

雨中移菊

低雲日夕積悠鳴鳩爲留移來東籬花猶炎不可刪彭澤
抱微尚風流思一一栽莽復棲飛鳥日暮何所避

題徐道沖小像

凝然仆風雨寒溜下高林耕將五十絃弄此泉石音非無
東陽客趺坐自長吟
平生山水快所得良不淺千之齊前來一週和扇就此
頭何爲愁然會心遠

題黃硯芝人史黃山采芝圖

合牡年隴詩雨過庭樹沐有客逡然來下馬入深竹手招
黃鶴雲忽滿山囊啓
蘚煤廷珪去外歲電門存歙州風物住青山潛携靜鶴來
擷芝翼松花拭衣裳

送劉沛原南歸十首

不遇勾龍爽誰是展子虔劉生卯適姿飛動春毫頻筆巒
與花鳥排闥來我前
文有韓退之詩有杜子美書有顏魯公畫有吳道子我欲
仿設劉能事異可擬
絹素紛纍多一角收遠岑山翁持縱軸放爲變春風子不
作此態無乃太冬烘
抱綠而嵩岭日相臨十門將以爲棧材偕子安足論點坐
賞古香茗熱香燒濕
額頰加三毛神采在襟帶優孟學叔敖羨可以意會虎頭
阿堵從傳神氣環外
爲子作識圖麥光二十幅縑而自詫翡寢老何其逃人女

散奇砲亂落山巔
魍魎呼我前魍魅立我後我行人鬼方其鬼可與友笑客
擔這途滿山即揄走
行者千里與黑者爲通繼上合下不開脊連如一山夜郎
山水奇子乃遊其間
蟾沙爭伯浦紅過濡須深遥眺乇公山口下千条西望荊
扶衣裳村烏寒不啼
好手來襄陽遺跡今無恙不開溪畔錦花飛鳳池上何時
一行吟閒拄紅藤杖

度曲

東坡不如人其一曰度曲從來顧曲者千載周郎獨擅音
之道微微併別雅俗今日梨園部狂吹趙掾腹思跳筆箭

耳悠曠聽琴筑此事有源流歷遡飛虎從權輿上有楡緻
騷淸凡淑研討古樂府節奏傷刺促六朝格再變艷詞際
叅濮截句唱小蠻中以絲竹內寒天醉旗亭謳壁同欒觸
盛慶擅名更餘子皆綠鱗元人競衍曲有那紆一曲文固
造平淡俚語亦粥粥玉茗負逸才筆健比黃鵠天池四聲
猿爲采辺淸臨百了山樵作風流自馳逐花中人編力
追大雅獨鍾徐競後出南北調媚斌合拍九宮譜律取行
有幅上親緋衣兒引吭若伸縮手持銅綽板內務尤先速
聊城一避之其人如淡菊興餘曼歌發消我愁萬斛季札
昔觀樂古音猶可復山谿作此詩個爾毗葛足

題友人小像

蒨揚卷起鷺衣衫滿樹霞科頭坐危石如泛星河槎天風
吹面來冷冷落松花
扎甘太羅崇爲儒一蓑魚周郎不識人年紀三十餘詞山
引虎歸雪夜讀道書

瘦竹石竹

種竹不如人食肉那能多詩係與前部月旨亦錯訛嘶覓
筆落日骨骼相磨對鏡出面顏況衆鬚乇髓叶嗟山澤
癯老矣復如何
少壯曾幾時跳丸實可憐足跡不能將忽忽六十年但餘
皮骨存宵明撫白爽巳瘦不再肥衆榮兩無稱秪合騎鵝
鶴凌風作癯仙
狼倉人宗德人牛不予識髭曰雪皓皓鴉黑不存一朽樹
巳朽木糵繫何太遲劈彼窮魚乾尚有穿書穴我壞一瓜

吹噓假如寒鐵長吏論書法古肥不可及
右軍第二牙如瀑脫枯桑疼口欣人乳可笑一狼貪據乾
株不忍摟手亦何常縫除大官樂翻似職有陽人亥敢花
刷行時按穀泪白脈湍鍾態有來心咸傷
鬢腐而來者泉俠少年子持戟森滿尿下馬入膝下看柴
面同同快意乃如此偷兒有瘠吁後猿日門起爬白如瓠
今今乳甚巳殳多爲志休文假粗打了又

題梅樹竹說桐圖

冷冷短淡水一字帶回大奴一串持說條娟幽獨月上
無影琴引州一庭孫
孤坐六尺床梳洗罷月易琴音淡日花微亭峯頂石水浮
意何為樹君行槃游

嵩陽觀漢柏二株

一柏在觀前，一柏在觀後，風來半拔撲，白鶴微答老人
上古槎又過雕斲更
其上有艾衲，其下有茯苓，知是千百年來，高峯青吹笙
上柏簸天風，何冷冷
只似龍松肥瘦同，老幹雜鱗甲，不可賦，日與風雨俱上行
斧木人結繩道額腴
屬咏惜我情，現然如帘江，刷復成樹，灰峯結復作，撓尤峽
訂見枝柯此能變雙
窗高來靈祇見之，應相揖，樹身不重，那得俾有指，客可決
列頭銜，吾為老柏惜[illegible]
何年有此柏，映帶於此山，雄結山水峰巒，搜奇以助，安得
鄰與郭補討於其間

李曆泉

來訪元禮，尊罷滅大道，旁能門不可見，山勢延相望，郭憩
同鈎欲閉之心，感傷低回上馬，去西野天茫茫

淮井

朝舍胎舒，龍作狹胎舒，識中，默與卒徒憩，留淮井前，其水
深尺餘，其下通濟淵，瀹此泓泉，流漸滙成長川，千嶺衆峯
雲忽落，巾幘邊更有樹，話花吹來風，白便風吹與木祭恩
湛復躍，飛拔衣坐，井欄我懷，且悵然

麗生用曲中招依舊花，自分曲字

百餘谷，衆濕古穗，張新綠，招提上，左株梁肥，如膏沐，埼院
放蕊花，竹風散芳，復不知何日，歸樹間如琴，琶，納入腕制

彩吟客追潘陸，徘徊佛閣前，攜杖縱游，日過山，有一窗閉
雲飛其廊，向西更數峯，蔽虧依巖，人意飄來雅，肌膚已爲諳
阮曲也，何送歸興寺門立躑躅

題養西堂爲處士閒所彭先生

卜栖攸攸，里家在嵩首陽，泉廬已脩，飛明雲夜，西翔垂垂
雲帶，錫爾地鄰公鄉
客位留其前，一老義泉，民風流，不可攀，泥酒道憶，巾云誰
之思歟，西方有美人

蒙齋　田雯

七言古詩

題李龍眠畫卷

舒州山人讚名畫好手第一稱龍眠今觀此卷妝奇絕張吳傾陸直并肩當其下筆風雨作彩溪十丈何偽𡟜陂陀竹頭優曇花春樹洞庭勢絕郭山日一佛將欲行鎮君鬼伯琴縱横旛瓔冠玦花雙相耀什貴女孫虬精其後諸佛坐且立一持長爪一盤膝高松上枯怪石伏者捫腹趺者紋大魔亦腳嵯峨近陽役狂颷恣渤照最後突氣皆飛龍制然直上蓬萊宮鳥頭波濤沸欲動前山雷雨紛來從噫嘻異物世罕見金題玉躞開生面中律那第什娛誠當

年賜出明光殿予元刷從絕有神公孫之舞勢絕倫杜老得此應大叫前輩書手積紛紛妙蹟千年不易遇豐城光焰為呵護翻愁雷電驅神丁盜攜實心堂紙去

題輞香山輞川圖卷子

三十年來門大家寫仲蔚陳符好于山水并在黃臣前花鳥不如邊黃後京伎用收推好奇尺木高巢何淋漓香山何不兼衆妙亭亭畫苑稱書四此卷十幅與可送李品別業石素絹片竹橫生枝時來外見花外爭態趁花鳥深得皮骨法人物如生競筆高吟多病思雕捷離騷愁是謝愁輞川之圖供伏枕宿然後南奈少游

寒食行懷滄大刪

大作寒食花滿郊桃紅李白飛山椒亂蹴春泥芳鈿駁騎從直掉林塘坳酒酣走馬青雅了吳山作衣才瓜楞是斯王蕭夾流水浦激下灘變春朝山貧傍客衡下過院眼郎各如相招白雲空叢籍宮觀春松搖笑于青霄滿皮魚色凝務濡茅堂四壁無庠粉長春老人瘦骨去鹽妃振繚閣吹籲老我譚仙萬餘門依稀此地迁土爲礎碑巖趺挿彡立醮壇剝蝕風雷交欹鞍將草傾線帳提與大門風蕭蕭下殿有神破萬卷樂府新曲明稍椿舍人黃門蕭選府由方山北眼中滿子與人家如此快遊不草常西園涼泉井道遙掉頭忽發江南棹蒲帆十幅微檣別山上茅堂人如經七錢當腰乖牛腰裝無一錢飯不足君之嘉觀須為說貧賤與人少檢束青渭喬霍將鳥進今年寒食東風作柳花撲地拖長條與君相別腸旋耳文讓諸賦朱顏渦酌酒擊壺

詩在從老屋如燭光飄搖冷風微寂山雨至谷禽孔春鳴春宵

南大常閣亭歌

秋風騎馬城西衢道予銀杏臨城隅有閣屏盤懸崖苗也樹當門森數株堂上神鬼冷紛慧有稍此氣空空虛頹而老人拄杖出穹身亦蘭斧殺抗指揮奴了指我入石欄紛寵花狀疏纖翹竹所通地脈游泉流水成蒲紫木容山蹤了如動雪目在到常人從門言道兩何旋背天風吹送來庚日東形杖秀西月揄那學首句同瑞偶然我醉家乃思尺他鄉仁思何且思時際天中丁枝門環銀貝宜上都安得孔明能招喚人且使名長駐驂

寄世行與李子廉

李子倜儻多風格能娛駿裂擁千匹身長丹峻大宛種斯
養三年高七尺錦雲嶙峋連錢勁肉騣鬣稍柔花亦行將
射獵騎出遊幽并之野桑花鐵今者跳蹀燕市來顧影驕
嘶凡馬容驚人欲攔千金爭市無伯樂賈逐窮北日點兵
爭市馬駑駘價高騄駬寂寞伏櫪低頭傷顏色人言火口制
為者安得騎一可敵萬戰場馳突材月下雌黃逸塵無繼
奇杏鶴寶玦金絡頭天門沙苑人皆識歲歲伏櫪鳴風悲
伏櫪鳴風思汗血龍飛之側春草狀與使歸驪遇軒騣郭
隗爭遊疼死骨眼中李子負人家吹鞭投筆盤雲前一朝
得意走千里銜踩蹴踏來楚郊

舍弟有江南之遊作此寄之

寄河之水流滿渠數間茅屋城西隅桃花李花二月發落
英鋪地如瑠璃亭前老樹繫風和上復殘陰枝扶疎故園
景物頗清美行歌夜酒與吾廬芳草如飯百錢不足賃驢騎
髮孔且过忽顛躍踴趨裝出大江南北長驅驢鷄鳴即嘆
晨星爛誰為脂轄催發途江上木間箭兵甲路旁村落成
榛蕪務車亂帆擊鼓過郵亭小吏俛首呼寒食蕭蕭酒旗
少行人客憶黃公墟况倘久客長賓從二三赤腳雞豚奴
小者身手太猾黠大者陰猾無完膚野店板橋歌行李旋
驢破帽隨猿狙丈夫貧賤理應爾此遊無乃羈長岡麓門下
續身可終老逆人輒欲祖阿阿原歲衡霍來燕郢挑鐙兀
平相欷歔見我形容日枯槁旅懷抱如茹荼我亦解官
長作客北堂白髮長倚門安得歸耕隱南畝作息用含飴
腿餅春草池塘啼鳥急乘楊柳雨歸來乎

立春後一日飲李學士園亭作歌

月在正月春風遲橋窗屬週鳴風前騎馬出門何所適短
褒麾尾衙將蛔碧山學士招我飲西勾曲巷茅堂偏初至
不掃路山人無乃此地通林泉秀語武陵引流水桃花夾
岸無人船是時正潔木解凍清慈竹樹紛鉤連積從馬陵
贈狀蛇嬌如渴龔奔長川酒杯在手書在案大籠長劍風
當鏘我拭龍鬚下衫與斗酣兩腮思勝游昨日蔡公富川
作開元大將值並有思一蔚鵰識顏色紅奴從頭多拊譬
令夕嘆請今大白脫帽據地何便便坐行春況二三月城
南遊勝春暄妍柳花家乳鷰啾河樓修禊聞崑漫酒闌
起歸夜過午鐙火羅縣明星懸鳴呼角聲行人夜大笑看
我珊瑚鞭

洗象行

玉河之水流湯湯柳陰夾岸垂方塘張旗伐鼓傳洗象一
時觀者如堵牆御房廝養二十四天家此物來何方蠻奴
迷隊踞其背蠻身赤蜀神飛揚垂耳轉鼻森開張龍蹲篠
它不可當排浪凌潮恣出沒上下縱橫風雨翔自昔開邊
收象郡日南之貢通遐荒越裳扶南與俱入兩階立仗何
堂堂漢室見明變為甲仗牙角絕無用此物門廡人官
粟柑牛飲馬容悲傷鼓吹忽歎人寂寂不關一一閑風蒼涼

松下觀射短歌

平岡春松不十合蒼翠迴環松且其下岸幘酌酒獨抱膝坐
看健兒盤馬弓壓柔筋角兩兩弓鐵鏃鳴秋風破石
之北勁弱東應弦直蹊雙飛鴻稍不見射行設羽如射虎

曹李將軍真英雄軍帖昨日放材保捉青人淚波流血滴
徒結束好身手生熱射花下南越鳴呼何不生熱射花下
南越

撥火篇

東雲合沓雪寒門饑雀啄雪屈尾翻十指如椎冷𤺺縮走
撥火爐邊自溫暖前爾閑置几榻中有柏炭燒新煙昔
少年貧窮健短褐不完氣寒驅不暇今倚蹄驟出脫帽旋
距衙風奔衝髮衝老白髮焦心神枯槁如谷行羊迷在背
藥在爽鎮日默坐手自捫忽憶虎關北將節六花捷池迷
山村徒欲拂曲蘇神虎更誰換杖待枕瓜呼奴踏雪過兆
鼓皺鄉媛酒眼東軒

報國寺送全鄭中

慈仁老樹不晴烟夜來風雨鳴龍蛇珠宮鐵鐸相向鳴
濤決溜如奔泉振衣淡歌悲慨有客樓下停鳴鞭驢
紫顛育咤叱委尾寶馬花連錢自言為那[illegible]肉死鐵鏵
領紛糾纏丈夫生不走萬里高書致身將徒然七尺之軀
交阯北統衡鼠千方數傑盤江烏石稱騎角征旁飛動落
他邊　廟堂有韶增顏色出關仗劍無向鄰進蹋蹶聚下
對茫嗷嗷鴻雁哀在田在欲稚作北雖設伏皮點蹀飛
今乎者風杯已盡酬擭收頓盼思流連招提青寺秋花發
酒酣耳熱松風滿

學書

我生學書擬行鬼指[illegible][illegible]七命指背李來愈少歲本紛
紛野勝何家鷄官奴真蹟偶一見光芒不徙窺籬倪承肥

舊底竹御妙珊瑚百尺青玻瓈始悔從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頭
虫勞嘆啼鳥縣臨池[illegible]燒光和新[illegible]行人追給孔北動
在貴閑坡公六紙雷鳥機攫取虎香氣其可追筆如山宗
是從元也筐鏷絕可繩例作者用心傳憾四十笏度年將
也狀地存別類禁存錢門戶限告訣欲日不息書月人將
剩倘何背[illegible]非去跡猶天地無耳目竹為三尺管今送汀
[illegible]黃雲風凄凄十指屈縮自阿東愁鋪下坂騎驢從打扇
之鎔鐵來粥但思神手投稱棲從此什襲數尤墨害不塗
抹忘東西

浣紗行觀劇

柳花三縷杏風柔去曲妙舞揚荷鞋架閣小部錦裡頭紅
牙板響終從浣紗女兒年十六若是之創楊州上海隨

錦帆起七行隨人錦宮夾銜饑用水注從羽大又出
姿品何人命預道路有太宰東門棲賊孤將軍觀之發奔
不歸老秋深少往言[illegible]道落沉但愁远後任說孔[illegible][illegible]
舟好倒行逆施苦欲爽日何大州思迹迹西施不[illegible][illegible]城
色不隱薜村嫁入吳宮述吞秋卻如此曲終而散思何已
吞府痛哭中包胥瓦劇高對鳴髮子

又觀劇

宜春小部教坊兒搊彈鼓鼙雙[illegible][illegible]日樂園錦花[illegible]冠針發
場撒擬躍且馳尾輕捧跑腿起四[illegible]發收[illegible]負青裝
[illegible]兒蹺蹊哼傀儡[illegible]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旗身輕一一
場何劉[illegible]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處[illegible]笑也
戲相追紅練雜齊遞馬來青味神女來[illegible][illegible]宗廟下寫曲

文貍巢處色動魚復如行客感激欲非今此非人巧天授
之公孫大娘乃若茲西河劍氣光瀾翻我視此樂小若吞
一技成名徒爾爲側傾衣捫把臾寢暮花亂落渦白鷗吞
堵雨過飄察腿黑甜軟飽夜何其漏聲高歌行且與

在都十年未嘗釀酒與老僕自鄉送麴併至遂成兩
器既熟頗美歌以紀之

腐儒社糯無不可杯中之物備稿嘗百錢一斗來都市擔
致葉腹難禁當青州平原兩不惡名士信笑無低昂難家
妙臨錯著水流酥不數好子貪遠如劍佰索枯肆臨河何
能詡所空鶴巨滑稽排空復臨尼肝搜嗚枯腸麴車忽倘
十製併赤鄉老僕潛携將釀黍兩餅買甕滿活如乳生
清香一瀉瓶絡夜方午寒聲滴瀝聞於幾耽耽走有神丘
汁淇踞起鈎心飛揚戶外北風激禿樹落葉不叫咏瓦霜
懸洗破觥就燈火縮如凍遁倦子僵坐巖淡書飲無算酬
歌吾鼓搗漁陽屋角老梅花將發亞亞錢餘三尺長古人
愛酒矜名飲杭麯荷鍤何徉狂鷄鳴吹少天欲明陶然滴
入無功鄉

送趙鐵源歸膠西

趙子作少不羈人文章捷敏風格古背酒當擺五石瓠張
弧力挽千鈞弩去年辛城出使回錦瑟新詞傳樂府山高
鳥啼廣嶺春江谷珠抱殿人浦當今侍從列詞臣競拂衣
袖辭神武膠西亂峯巖似米海風脫壞髮霧吐曳杖穿雲
翠峽深嘹妓發蓮栢枝劉子同倦鳥思傍林山中果奇當
歸語何遂梅花費長吟東郭貧等那足數明春欲作二勞

送胡楊草堂陳酒贈

水關行

水閘發船如走馬伏波張旗坐其下山光破碎大潜絲石
柵落礙崩崩湍雨行堤柳拖瑪谷大條匊共花莫蒙布颿
無力妖乃發旋在五湖三泖中
紛紛陌上撲蝴蝶上巳之前寒食後村女摘擷來斗花山
丈子筆桑落酒翻踐年少挽雙弓騎衣袂臂射飛鴻螞蟻
墳邊杏花自裂帝湖外斜陽紅

長句送我歸南歸

眼中之人南北曹飛揚跋扈文章豪酒後耳熱各大叫腕
彩振地風雷驚阿大樂府譜新曲君筆一寸蟠龍高（陳酒一業）
（蛸[illegible]施何也　其朋解起蟾）小謝偏師出吻敢衔官相宋翁搜雕旗旗壁
戰非一色蒲雜闖入狂且驕坐客聞之掀髯笑齊唐嚴借
叢說嘲幽燕老將刁斗壯偷夫舒潛廿逝逃海內非此二
子將千秋無乃太寂寥（一爐難進趙起）助西山送涼雨亭
前老樹風雷交天陰鳥棲醉屠狗夜深笑風烽煙颯颯話朝
忽買路河梢縱橫書卷纏牛腰丈夫際必就微條湖爲杖
笠得漁樵君山一峯最奇拔下臨大江生怒潮烽煙落日
慘怨伏莽葵秋風鴻雁號浩森之鄉陵阿它柃君痛飲歌
離騷異市解浩遁自眠幾人呼筑還吹角尚與北曹共燒
夕陽愧鈍巧同遊遊名京而過謝廷蕪然花道落陽新蜩

同木齋采河方振伏秀森鶴齋賦謝

錦秋之間有李子妖陵忽來典市裏不守環堵入承明含
人一官將老矣手擁三百青銅錢腸撐太倉五升米辛苦

打鼓官奴帖耳指如椎豚肉死遲兒飲河才滿腹腹咽啟
德褒可恥豈識支離從萬人不臨貴賤矜爪牙放眼骨谷
華不注無數烟嵐生脚底逆旅擕人色悽怆悄冷懷抱新
詩美此地居沽售行觴酒說君來顏色落酷金盡酒甌欲
發各以百杯澆塊壘遲期我勿西山巔與汝濯纓裂石水
我輩清狂乃如此

丙辰生日放言

我生四十有二年忽忽不知老將至今朝對鏡月面顏局
促義頹誰所致世情物欲人豚兒牛粟剝肥夫淳良性我
清癯病且頑只合入山藏修影白是虎糊骨相也甘流俗
澤遭逢興執鼓十載但爲郎吞餅一斗便成醉過轉顧名
等贅疣投判棋人如縮蝟作買韭無術蝕衛食粱豈有罷

夫勢黃鳩嘴爪差卑憐蠶負胝空究何濟負郊久能二頃
田發身漫假九穀戲投老谷門則鈍根愛穀街鄰亦强祀
門庠勿晚進一觴有我排秫叩歸計叫嗟乎我生四十有
二年忽忽不知老將至

九月十日同北山阮亭兩先生賓叔蛟門方山修來
子昭艮嵌諸子介府家兒送通惠河屆郁生作圖
歌以紀之

然了行役鈍無用老牛服箱轆不動鴟帆泥食乘轡銜自
止翻然四蹄乘流陶瀨激是可道、愉雲發自愉只中流
被服聘嘴攜樯樯鳴簫丁侯從官帆側札木衝從短月若
捉天庚頁一百七十斛石米當抱東南民力痛自春徂夏
瓜日作速人邇走綫霜鬪爽岸膠花半綠木何暇進賞作

將供重陽料峭西風急老翁捨閒具盃補客來快馬驂輕
衫大呼上船氣象健岸崩危樹黃葉翻瓦纜潮酒白衣送
棋札開頭百丈牽然乃無聲雙塞前長年三老不付識亦
脚奴子爲此步健趨排舟混水嬉但同打鼓騎屋球可笑
紋遊亦草草蕭蓼野態僕騎從日移人吹爽雁來鞭塵撲
而同一夢郁生爲寫秋光圖我欲作歌招屈宋
官河合蕩城東隅舳艫銜尾舟人呼元開屹屹蓄水利
奔流直下跳圓珠九日已過氣蕭瑟因即治具招我徒
方舟大第羅几案琥珀色映紅罌瑜徵風舒舒旗脚轉
波浪淺所紋相逐鷗鷺流吸行鴛粉楊夾岸森千株
妖乃辭中飯剝急恍惚身入江南圖溪橋小市足蝦菜
人爭往往雜巡嬰遊蹤離平木滿溪奔以百丈驅兩驢

諸君鵬行乃無聲發狂大叫驚僮奴溝河淨闊鏡在眼
蛟帆恨不凌江湖返棹撥蘆野古堞蒼然秋色來平蕪
夕陽欲下寒山紫迴光激蕩紛行無郊醇陵廟丹刹作
風雲慘淡羣然萬龍蟠虎踞勢態爾不然何以稱 皇
都結束短後上馬去城頭落筋吹嗚嗚 曹貞吉
京東東門速爽城城上何樓如高元門外長橋跨大河
轉聚轆轆車鳴兩岸橋輪蹄恭縱橫爭門人治左挈掩
帶月送客扛棺輿頭步飲針防跌若今秋新霽塵不飛
田郎招我泛清溪蛾亦臨流足松竹行好及午陳脯醑
胡然一艇方可了突兀方舟兀遊刺速繡緞纜排米船
紺綾紅帆伴行隊逐隄岐變草樹齊迎眼遠憐鷗鴨放
岸邊亦有高十根朱榜青帆出刊客客艙重風力微

北地操舟如猱猿長繩牽逐背駝行如鶴凝眎黄頭郎
五里一閘如面墻下板攔波不行讓閘東更有雙槳迎
日映雕梁屹相向催情觸殿庭場交主人大呼劉官艦
一時供帳嵬謹趨古從似此神色示京朝之官人所乘
如魚中釣徒呼吮閧汎遊脉成波文妄想舒鋋曲江上
況復四郊皆戎馬咽喉利獘興貧苦人生快意須目前
東壁空懸朱雀桁諸公懸懸思給圖回那推我寫圖狀
忠恕精神雖未工和之大意存能相寬甘放筆作粉牆
指點溪山呼巧匠　汪懋麟
我生隨地逢重陽放船獨數金陵扶江心柁樓一丈高
坐見洪濤納千派赤波萬頃連扶桑突立紅豚向天拜
獨醉豈知淮更迎紅呼舟犯刑人破門從都市飽眠牀

常憶秋谷浮流溢潞河以西接大原儼如斥堠分疆界
田郎才大無與倚衙前秋水添彩潤擬念伐鼓羅衆賓
短詠長歌出官解昨宵雨阻能山飲曉雲散落如崩壞
游魚潑刺跳相濺菊花細頃沿汀簇歷豐閣木半隤壓
煦沐旋渦蚪幽怪海上鯨鯢不自識空中鵰鶚誰能鎖
余意已平馬骨朽當杯且暇論興敗負君細話金陵游
夢想相逐條行邁何將携手三山巔下瞰神州似纖芥
顏光敏
田子爾能散吐豹突之飛流背挾瀟爽匯與倚木闌檻
石缽亭子頗似張謙齋上南北目戊戊山雨來春高漲
負真鴻秋提朝風色斜更好折簡報我東河遊紅燦爲
蕃沙棠桁紫英黃蘐滿兩頭此地瀾瀰數尺奇老蛟亦

戢游深秋須臾上客驪騾出鍛陌錦帆紛相糾與靈趨
走陌抑汗柄人乘挽鶯竅啾万門道開次蕩蕩机底下
鳥如門陽中門樂事那有此機者序月提新錢兩岸老
樹霜柔打鳥飛不報洛楓剝平頭行觴酒將半河千客
狩勝棹謳賀老琵琶李暮笛揚謝翠齋剛獸各言樂
極不可又悶忽側柁檣鳥收愴簡昔刺刷心艇尊森卷
翡翅席菜對茲六橋鷗在眼宗蚌助採且悠悠西吳行
生亦好手鼠靖貌得叙與丘圖成兩似以其下衆由創
徒林貽幽　林堯英
田郎與我相識今十年新詩日下萬口爭流傳黃塵撲
面三伏火雲熱鉄誦子作令我心爽然開軒示我秋光
開五丈鴨頭畫出苑似吳中循大道稽北官舍最湫隘

貸餘斗斛囊橐羣喧闐他人對此束縛不得去田郎掉
頭一笑浮輕速疎花叢龍兩岸渡頭發塞驢滿蹬百丈
風中牽五里十里長亭短亭出下絲萬絲柳枝楊枝眠
當其快意何啻天上坐酒在入手興至吟翻風塵豐闌
口只有此束水未知經過亂于餘潮沿倉曾題柱名姓
不可數似子飛揚跌宕真無前長安酒人一時賦長句
我亦對客興難銀光牋箋窗紋實不妨冷畫我從子曰
日高詠秋水篇　朱彝尊
長安終日苦束縛騎馬乘閒聊作遊擇而處吳少顏色
與書俗情竟難脫君友田生知好奇半載水衙困鬱蝸
秋深尺支官粟完邀我共看秋浮淵背處門舫趁風日
鳴鑼打鼓爭幽歡喊中主客語名士乘河詞笑吟鬚捋

片頭老樹勢杈枒洲邊躑躅相叫呼問寃更易千削刑
回望奔流如箭筈雲霧吸打憫龍眠肯府魚肋來一抹
田生頻呼官膠出倚桐人叫神飛晟目斜醉劇從歸棹
足上危崖倪鶴鴉君徒來足躍散人一官博使幽懷割
何不掉首去風塵閒傍滴泉洗銅鉢　謝重輝
道大通衢着有數山綺霞青門二月景偏佳崖柳初垂
雪乍消官舍籬槐依水靜人家烟火接城遍坡光浣漾
漁投網夕影參差馬渡橋莫嘆年來咏淛作故人曾此
一相招　丁煒

雷琴歌為張晴峯作

孤桐三尺歷千載張丁入市偶得之衆晃剎蝕誰莫辨色
如苔蘚多瘢胝白日摩挲夜書肚劃自向人道今茲不妨

故物造福劉經營妙絕般與倕是時坐客近十人欃刀快
斫生蛟螭多年風雨伏其腹客擁前裂毛髮吹背若宜和
養正字照覓例薀嶋嶁㮚名曰大將雷氏製巴蜀巧匠西
陌際我朝雷威雅好古有花分今如人寃斷琴成紋蛇蚹
足為中翠暗迹我君鳴呼此琴有鬼守湯盤孔鼎同攀追
不然唐宋與元明陳跡斜陽蟋蟀秋聲悲金石刧火此枯
木今之存者寧無疑令以桐揉絃則七徽艾嘯點何其卑
太古遺音在指爪仍龍丸仙徂爾爲變下衆材世覓惜廣
陵絕調聲欲如蠟蠟背飛月咬咬躍躍柴大風颼颼君今
一劍意驕斤張領壯村聽稍師

旅店讀放翁與酒徒王說川食詩因述都門食物用
廣其意

冬春蔬散米不饑凝河北鮮鯽可剖撥蒸蕨芽肥勝肉朱
櫻鮮餅餅花酥火烘鹿尾汁脆滋大碗牛乳飯酪酬來翁
如拳合桃珠幽脾紫蝌無時無負此腹者一腐儒朝餐豆
粥坐口哺十載何能辦此眾饞腹鏃腹鳴鳴

趵突泉歌

十年不到趵突泉今夕觀泉瓶決湯乍湧只疑地亦坼坐
久如聞江湖撼澄泓一池竹樹深何翁千溪萼柳暖馮陵
叫嘯泉山響迸沫落花勞藕泥門笙道士前致詞七十二
泉各殊狀獨有趵突絕神奇古昔創為李娥創崩裂不固
無健覺實萌流從石竅上射臻柔梁列耳鏞白蜺掉尾飲
璧發漂源百脈皆狀流此水不知安歸向鶴華屹立四扇
開面面諸峯竹屏障我聞道上說泉源塵壒掃除神色上

岸賴擬闌思蔽騰如樹無風吹五兩錢塘勁弩射潮回廣
陵夜雨聽濤壯況白千佛巖頂歸春風猿酒供行帳波紋
変亂蕭苗出山脚斑駁桃花放及到此泉巳昏黑冷冷月
色照衣裾有客登樓踏白雲何人吹笛送高唱鼓陀華樽
泥路滑橋邊一鶴行相傷

妙喜寺冬夜醉歌

夜鵰咏又沙擊窗北風撼屋聲縱縱膝將年夜涵不睡百
憂萬事排胸臆悲獨古佛守空家琉璃寒火燒油缸乃知
細物同飛宿銅鈴爐悅指鵠蜂如何此佛不凍死解看牀
下羽老艇若韜被裂足從床曬川日眼角髮雙折腳之鑄
衾擀方大如狐狸相對擁風如鼓枿響不絕奔前似馬交
才鐵殘炊孔嫩窩窩陶不撤拔刳傾酒衍銜呼杯礪脚小

肘但可靜者心為降滿簡嚴馬挪回與我無下个同雙杠
那免蔡蹤笑淺暇邪苗勢卻何成邪鼓而朱錯行全林官
府催促人來仜君科上宮臥風雷西郭流水間蒼蒼寺傍
聽之三嘆息前軒蠅噪語亂吼起獲架林小臥火鐵盆褡
柏餘梅格鴉兒鼓破瓶一醉我心塊然如鴻江山雜志

寒食送劉木齋提學江南

劉子側睨大人姿倒倒大腹多貯書撐萬一鄉在白鶴樓
格潔淨無塵埃精神勁挺了矜修文章糾叱介叔綜江北
江南稱才數　常日汝行處文辭同門相依騎官馬吟擁
後蹄珊瑚枝憐直寒食家禁火飛花投地前和時當蘸醉
眼向斜日滿浮大白前致詞乾柳欲折不復作江猶唐餘
何由追劉簽施諸今鉅子紛紛側作征論為聲成定話非

錯鼓竅同螻蝴無蛉蠕別鼓角體起八代扶輪人雅千秋
期此事微若識者少文章元氣公撐持河檣驅明忽分手
杏花一路東風吹

戲題友人扇上五蝶

一蝶粉翅顫半黃一蝶鬢絲衣青裙一蝶學舞彎雙翅一
蝶役猶翀揚揚且行一蝶多態度側飛目眼瞞用濃桑花
門徧芳菲香風引遊冶春騎猶在羅浮葛仙宅媧假辭
陽公子妝由此時姑水底光勾欄四面花中央攝得滕王
與妹子樹樹風吹來我的

送李欲仙之官衡水

李子通籍十六年文章鬱鬱高寸寸級爭高標雅量行態度咯
目成眉無此蹉跎驊騎驢酒徒多覓船打散有賦穩高門

送客於以我今日之官衡水一時何況得渭城大樹終
蝣細蟋蜩所在山川最旷拔水鄉風化更悠閒求奚必官
行千尺白清天衣撐鳥不繫常敞吾有長慮長此刀筆
邑吟手版低頭如垛黃行條公市役糾與黃召杜少好
追東馬嚴徐多可附數拔得一所當淡淡不部龍鍾不風劳
那將紛紛遠蕪花虹蝶青紅浮蘿發旗逃妙術何人信處
翻寒相勞哭惻不應趨朝聽雞雞只合流時採野蔚山素
被髮而新沐升猶蘭掇菜木蘭瘦腳風轉關鳴梆天色新

題秋雁引

戲蚊行

蝴牛縱淺窺敲破笑夜澈禁不得臥二更紀磯箭消走一
蝙翅蔡赤鄉中前投著梳流古木中看是斗蟻轉將何物

長喙行且訴行行迹肉饞復假部嫁旋和飲其飽使之甘
山羆攻喙吞民豹那亦多名蠡蛇蟻蠢那一觴孫氏從其
自今來所家當用赤蠅從避片紡分合殺創門情罰宋人
避密瓢嘗肥自遜淮蒼鶴得清蟬只搏大那班猴厌宏老
鬱最蒼鱷翻櫓雕課新州琉璃八尺竹視國黑甜千絲和
此癖須倚麻姑爬有狀難黎獅子座安得西風磨君一將
霍格閣撐戈驅汝過君山谷云西風磨君如彼千夫掃

秋夜仿宋子昭齋作歌

公子客住留貨活潭潭大廈深入門陰窗聲人蕭牢鴉新
詞按新帖咏走家氣不除打應自有自年遊來坐也西林下
隨燕排行點竹問活大佛茶日污味求家青書船擱閣篇
上無不打牌半堤防寒具油六丁出鬼呵鬼守藏理奧變

昔嘆昧登公子詩衍入九宜和棠堂分甲乙閑溪隱隱辨
好醍劍南快讀放翁詩慶瓢滿江揚州廟花開瓦盆一朵
擬香劉黃柑玉佛手花奴之鼓段師絃雪兒度曲自繁絃
但聞紅袖寫烏絲豈管白衣變蒼狗

題夏圭畫

高下數家村路好落日鳴鴉盤木杪山竹蔭籬邊兆垢石
林風過松花掃塢崖鵜屆雨欲竹䑓漸杖船頭錢合土墻
半欹紅板延牧豎橫騎黑犢小巷日楊陰撲門來茅亭四
面有棲鳥君家近在西湖西紙上瓦鬵今丁丁萬峯屼嵂
一木為頹築茂裴身將老

題臧嵩畫

白沙黑竹滿山鴨山風起黑天欲雨川尾亂軋小艇來幾

雁一行下洲渚阿誰亦來老叢篠手擬纏蘆如鳴鶴曰眾
射雕笠子破橫跳牛背秀迹與一一精春撞求其乳小不服
箭似靠虎獵者漁翁歸江浦鴟邊認箭魚跳葦前村暮路
猶風針源源間擲纍斗鼓嘗乎藏嵩人已古畫家紛紛不
足取

同袁杜少遊張氏園亭

百本根櫳十畝人城內容闊如城外小闊水蹊柴纏門巷
口鴨欄木為界下馬穿雲入林重泊池更杖倚無怪芭蕉
當戶葉似旗翁微引曼停如臍遠岩翠幛石千層樹截奔
流泉一派藥苔小鋪茉可坐疏藤高架午不離陰崖畔綺
疑畫青假山螺髻逍米拜橋邊行酒細腰殺竹翼窮翻銀
魚鱗我輩不妨恣狂吟向火旗亭縣濤快好待西風秋雁

斜再來撫飯聽松鍋

魚

陵州之魚美無匹春捺撥刺長河汊跳波鬐鬣紅旋
缸滿尺笭箵饞奴仍打只在春水汁漸少鱠隨桃花謝柳條
可貫魚可屑江鱸湖鯖由其下城北城南但數與擧罟籬
筋盛可醃月上弄船浪魚是而後擔竿泥投臍百頭飽啖
術雪臍千錢難枉論斤價無乃此地近內穴饞口垂涎從
天借官衙日指太常齋不賦歸與安程為秋風自擲排艇
還會傷獻儕結束舍

酒

陵州之酒其味淡名則美矣理可捫人嘗只疑錯萬木不
數鵝黃琥珀釀夜傾一斗未醺人軟傾三升醐拔劍割子

何骨荷鍤押王績安刊醉鄉去冬鳴上扶後車安集學
大栢飲盤浮白無數地擲紅老眼脊花向鉛黎才得半酣
御易醒客愁不耿生萬念乃知此物貴醇濃青州平原問
酒監陵州胡為獲美名专無定討多取識海內流延損重
價大延存秋吳楚儕前月故非將濤流投淵流病在一瀬無
由砥虎豹雄姿文勝離奏取獵術長啄鑠歸謀麴米鹿苑
希得巾精林百不鹹道依西京落陶法遠勝白墮新豐店
芳寸拍手笑如泥倚巾如兜飛升瀛

出經人通橋有感

月在作躔秋已半天風颯颯桉秋雁東成橋枕長河流西
山深鮮臍斷打鼓疑平沙旋開水淹帶舟行樁履學
八里野人家浮屠千尺鄉摩悅波東背根水瞯沙灣掃樹

脡脯腑岸荳田上下飛蝴蝶荷者蒼背門見鴉軋軋也車
秋登𩦲驂駱飲架瓜乖曼井水微背河水漲苔花能白參
花茜茅屋土墻烟火出菜園草隱蟾蠩漲御陰濃綠射棚
張旗脚睛紅毬場轉新兜穿泓小似拳老鴉嗔虫蕃逆芮
健兒背立絡韉應與娜簾影當爐面妖段何愁人從門達
事空追一漏簡

七言古詩

移居詩

東野家具少于車學打傍包何爲家一捆亂書十瓦缽奚
奴負走如蟻殷小巷偪窄逼破寺鄰人指說來官衙自操
箕帚掃土鐵糊窗吹紙西風斜由淋雨壞堆瓦隙墻脚殘
立山藍花日綠大炎驗術仁日飛禿樹啼老鴉鬼無油
月相照三更三吏城鼓堝值日鰈鰈聲不寐直從萬古尋
羲媧

水部田綸霞先生請省舍郎會闈省各門籍京兆風流
題柱之才班超虞衛瀟灑合乔之意風楷肅馬詩追韓
愈之恢奇鐵畫銀鉤字笑羲之之姿媚東華休沐之暇
庭罷朝貴西曹退食之餘門多好事然而一官落落竟
無菅花洲上之非入口搖搖何來萬里橋邊之宅相逢
扇尹惟話卜居不過伯通許爲賃廡疑瓢舊龍頭惡翮
於宣武街前豚柵雞栖幾轉徙於崇文門外甸因賒酒
慣慵隣翁只爲播書恒吋老僕此乃飛卿先生既自
起而嘲仍偕一枝衆客亦同聲以賦也僕有狂言聊爲
斜滋莫因數淵他掩柴捌縱使一逕迷巷曲但得半
弓隙地亦令阿段以栽花剝辽九月京秋須遣長鬚爲
祇林君其無怒伏尚能來倘論酸逆詩看和韻之詩若
論爲故且出售文之直聊遐數品並示同遊　陳維崧
田郎詩格如等車昨來新句傳移家夢向濟亭坐秋水

簪筐萬箇賑廢殷冬官事少蹋鐙隊日未卑午先放衙
殘書滿箭自穿穴紛如亂字風中斜木少沈范相賞識
風亭月觀吟梅花廬如蝸牛足搘膝并逝從作蛾頭鴉
錢巧紙有首北數行鬥聊又終夕題尔難補其絕代了
愼莫焦匹悲她媧　王士禎
藏書何必三十車客紹作者今為家才雄官冷銓半尚
身隨鴉群心欲殘逝院狹巷低茅屋處處疑處女嫁衙
菜日茶鐺足位置天然幽几容横斜鬟鳴何當丙几當
俸錢少買東籬花墻短遠山見秋色那釘深柳堪栽鴉
滑稽暫爾金門隱拜杜者什漁陽過我蹋刖來競高唱
不妨鼓琴驅靈媧　施閏章
東降跋象牽雙車西降官冷頻移家門外蒼深栽見火
墻頭雨壞巖山霞六旋亂鳩丁破碎問誰逢戶誰高衙
老屋巋然良不惡咏縫一任風吹斜有時鮭送白鷺
可無吟眺酬黃花興緻長客暮雨細晚紅天色三兩鴉
相从暫學鴉鷃錫餅姿牛箸頭還操提久欲從君徵鮮耶
閤蒼果否勞女媧　曹貞吉
晚風霜屑冊茶中先生借地今何家衙西鑾坰有壩堂
隣人稍樂如隱廬又開寒粱好意竹兩行疎柳同掃衙
南窗水山裝藤角勁風錯迸迴帷斜擔壓村堂設磴几
別苗上似藏松花香緘絲縢足鉛槧參皮黑脆背於鴉
官閒有時召詩客研鮮擊鼓用捲搊投我作吟發逸響
五十絃瑟搊靈媧　林堯英
田郎毀樂戀櫟車索揄崔巖同山家南榮兩廂立短柵

茶可飼鶴苔飼鹿借問何以得幽賺水曹無事休剔衙
西望香山隔墻角千尖萬尖雲秋針遂擊滿岩竹爽竹
破眼驪驪發節花君才十倍飯餐眾坐飛虎饞拒背鴉
我如江鼓久喑啞手無斵木樂堪撾讀君新詩鍊山骨
直窮天巧追皇媧　又
地軸忽脫掃天東大街一家氣九家煕攘地野人氣
彷彿熾火驚庵霞布帷竈驢伊露衍緩依斂合旁信衙
田郎竹畦擬壁方老松亦近西風斜卓錐容膝那易得
相球絕類優曇花朝來借廡遜精舍笑看啼啼驕啼鴉
小窗負書狼負鬻皷弓不行相逝過便可亦廢門蹲
不煩調琴呼靈媧　汪楫
牛腰背卷兩驢車出觀那似貧人家卜椅何苦入深巷
借藏幽僻如麝霞捨皆不許蟻行搓閉軒且見蜂捕衙
木魚粥鼓非僧舍幡幢隱約隨風斜布甕早羅大合米
膽瓶閒插東籬花簷燈熒熒照無寐撊背夜讀修夜鴉
昔人行事不稱意便擬如意杏中過就心古陵亦可笑
媧神何處討靈媧　曹禾
京北有詩先襲中日晴黑衣如廣家衢身藝苑鞋蓮獵
怒騎快馬追霞冬官驛夾涇冷進打色未午先放衙
新移小屋在深巷倚戶且宛東南斜手齊亂帆似高枕
屋角豔豔東籬花同憶舊日徑刪一角擬飯臨柳鴉
即今將身出逆旅安稱儀上帆搨且買絹兌試一割
堆毛嬌肉追靈媧　王棫
雖則兩閭消未冲西背老子新搬家忽逢柴東窄衙衙

萬牛壓斷暖磚城門且開誤為高低佐伯側踰彭衙
竹爐瓦銚繩覆觸亂書破硯堆成行移來移居絕類北
那得水部官梅花名將北是上圖請只少須姑煙墻鴉
先生大笑復何恨我狂尚慣稱陽起孤愁秋雨井叉瑞
補天但願煩女媧　陳維崧
道南道北書一東田即與我齊移家月俸雖分五斗米
相呼野性同麋鹿瀨醪發泥江漾木綬湯灑足歌彭衙
風簾無額畢炯碎兒繡纖且仍天斜窗前喜有兩叢樹
疑想滿眼便將花滿千山籬詩何爽有著聽米翻金鴉
幾谷硬語和米穩月鴨濕發髮捷通布衾不暖我亦酣
牽牛獨處嘆姮娥　朱彝尊
木曾移居開衍卽欲龍翻頭曲逆家翻下菊花巢蝙蝠

門前菜落鶯辭腹身閒庭給大官鶴齊誦則則蜂排衙
長鑱遠羅太倉米歸遲屋角西日斜先生論執似隱几
角湯初沸蒙頂花興來燭燈詩行前聯翩行似稱是鴉
篇終騰吞只自賞呼簡酒應回飄颻愛若任何通能遮
中夜鼓琵開霜蝸　丁煒
九日同其年升六舟次峽門石林集以能調和韻
黃桑白楊彎不默老能貪眼爽風從楞杖荏苒供半醉那
背青髮與布襪減排佳客日爪出崇拍扶獨便棟叢諸公
食多如食人嫌我遲僧偕道峽似擁一徑到古寺青紅兩
壁閃鏗閣頂凡由精進於旗詞從神宮攝鬼卒高臺行酒
久猿藉荻旣鼠據擲櫻杏枝高鴉在樹蝙蝠飛西山暮鴉替
鷹搰野職不慮猶地軸夜搖背燈見天字乞兒綠板北伶

時荊巫賜冠學官出遊寒可畏借一裘覓杯州數斛百斛
擔鐘吹螺鬧城南瓦雀格樹射風發街泥沒骭天昏黑不
歸途有鬪析詐秋水靜花月颯爽晚山夕春太超忽欲向
潑煙照髮起迴看反樓面戰鐵腿奇醜能秋雨多且抱領
珠伏其窩風氏小國探怪於斜鄉鐵幹地十芴
西齋棗樹
西齋棗樹掃窗前寒宵邊燭如吹髮過牆乾葉不脛走亂
投檐上三更來前月綠懸亦米實大似橘柚新摘包誰遣
兒童旋打盡風吹合棘全枝交怨憶鄉園此時節筵筵無
數采村郊木奴千頭羽廷數雜以梨栗棗爪爬冬官嗔啖
不稱官日飽能飫祭無巢霜成折絕北地冷夕蟲勁股鳴
堂坳憔悴爽蹉漢南樹涼著思前糕日膠傷稽烏尾向人

掉人夜柳瘦迷牀鼓騎起聽者三歎息如此長夜何皦皦
送丁鹿木赴贛南
寒食時節春黃長春風行客進相送布颿天潤四千里旌
旗千隊臨江鄉章水貢水抱山郭鬱孤臺古風蒼京竹雞
前四青牛峽籠花霧開紅佛桑花衙萬壽老解事下簾風
雨千大強門衙吏次快打衙冬曲鷓鴣味黑日偃仓龍剝啄
行楊柳冷城一月來山黃晃笑齊峰不过潤為君犯舞來
相求
正月
正月無日無風霾沙黃霧黑連晝晦閉戶擁膝蒙被臥正
杖來長如雨移當勝牛飽太倉米正泥愁過新豐街長鑱
修竹堂上鐵老槐纏蟠當谷搭遊晨起食來城闕大官呵

蝦肩相排笑看面上滿塵土朱鉛全休疑從併泉鬼抑揄爭道路羣兒滑稽多詼諧腐儒迂拙不解事杞憂兀坐鮮好懷縱橫卷帙堆几案强取萬古爲同儕縱群取驗五行志或云乾封農事非如此吞信非宜不速年馬梁紛楚江安得好雨知時節原隰草木霑根荄雞鶩乳燕二三月擗揺布穀兼青鵁藍尾一餉出城去香山調曲桑乾道

題周生臨黄庭卷後

我昔曾拏官奴帖來禽黑木臨邑傳十指如椎筆如杵有兒苦嫋秋毫顛屑而屏幃涙涂抹家雞野鶩紛來前人嘗求書忘其醜如色豈必傾城姸能鍾字勢同於竹手旋僧勁非昔年閉門客謝管城子雞毛不費一銅錢氷箔藤牀伸腳臥老研久作支頭甎周生衆妙師逸少書聖妙就黄庭篇麥光大紙長十幅央鐵畫楷風雷纏臨池絶技有如此摩挲三日思飛騫我觀君書痛自收棄材攫取非無權石底老蛟决不可從今三案仍二前

賦任希庵竹御

任子鍵戸停朝參食書穿穴同白蟫傚屋牛破在委巷竹罌石銚花瓷甑拭几掩映北窗竹開軒吐納西山嵐屏跡新開守微尚臨池衆妙從幽探上下晉唐歷千載師傳有軍猪河南陳倉金石購古帖硬黄並本何耽耽澄心堂紙廷珪墨案上狼籍心饞食漏庭逸尾折釵股解衣何礙風雨酣須臾楷法變一格數行纖細如蠶鑽馬陵夜黒飛鳥驚天女瑶臺投優曇何論臣法二王法但有第一無第三馮陵大叫更奇絶牀脚默齋徐雙觚郊寒島瘦我可厭鬭

飄風泊君何衡撝擂過從快腕力若走健顙如長鋏只合快雪時晴々帖傾斗酒來擘柑

丹陽津亭觀延陵墓碑歌

曲阿之西勾曲東江波層叠飛江鴻長年三老老解事艤船上岸來匆匆延陵墓碑在湍岸碑碣沮沒泥沙中上鐫兩行嗚呼字下插十尺蛟龍宮摩挲翁口似拱足異物呵護神鬼攻定哀年代旌麟筆突兀片石撐青空奸顔永斯那足數人間萬禍齊發棠大曆十載殷氏子摹搨硬木何其工模糊瘢胝殿穀紋縱横錯落纏蛇虹嬰鼠微詞季札死考徵舒事方朔采摘藥微旅德喪予滅大義摩挲咨嗟後之作者龍門史世家列傳存無同負龍蟠不飛去河岸崩壞斜陽紅打鼓開船行數里舍牛過店如新豐暢喘蓬窗菡細雨荻村石壁搖秋風不眠夜以指畫被尾莊草記頭冬烘

登采石磯太白樓觀新尺木畫壁歌

太白樓上江風寒采石磯下夜迴山長嫌不作倚蘇苑何人攫奔秋毫端力挽萬牛喘兩虎相攻毀屈青冥間西壁四山拔地起直從十指生朝暉發霜巨靈兩對峙西華東岱同騎巨靈今歲日月走中有九霄神鬼盤屋角雷雨勞飛動墻根淵紫鬱蒸滿名下右月紛如蟻蟻天光破碎滄浪從臨陳角帷解大千前道在四尺木老人更奇絶身從人間騎帆秋來放不忘迹心邀陵萬里開心顔予欲乘桴松杉雨處花漠漠凝攬亂傾盼無人村媪賞篙呼渡浪寺池邊

皖城西狩山谷老人吳賦士

長風沙口木葉貲大江遶郭流湯湯三橋坂北紅樹碧浩翁墓在灊山岡松杉翁曾路淨𤏡楚荊歲過狐狸滅摩閣老子洪都住溪園十畝雙井斯何年遊皖遂不返石牛梢舍來饑伴司空天柱紛在眼羅隱元放猝引將追昔翁𠕇遺遊吾宜州欸耳同心傷燧欲買田清頹尼風塵盡名西湖多蘇門詞傑晁秦雞斑斑熊豹非詩常公才乃如大固楚曹鄙淺陋難頡頏我來思識古人面寒飆吹下光陰棄吟魂剪紙招不出四山寒氣空蒼蒼秋林紅壓千頭橘江船白跳入尺鱸膾酒再拜日巳夕秋風突兀摩青蒼

濠梁古寺詩

濠梁古寺城北隅楊花李花三五株殿尾昔聞隊鳥雀增陰叢棘奔鼪鼬一僧頭白老宦監當門拄杖覷兩雞開元天寶縱談柄偏袒右肩如椽臘堂上颯颯毛髮動風雷拔地神鬼呼面頰七十二黑子紅羅衣下青珊瑚云是淮陽舊遺像鐵冠指說常人殊王者不死今已死千載英雄悲寄奴二百七十餘年事龜鼎劉繳長呼江淮楚酒皆戰地鍾山虎踞稱留都再傳靖難戎馬作金川之役胡為乎洪熙宣德實令主西漢文景肯并驅二正徼倖開木我世廟神廟無艮嗣自滋至慢勞莫扶社稷運不延斯須大寧興鄉附寺于江劉翻刑徐徒奪門龍蹤總多事天家藤葛何其想萬壽寂寞不足怪殊典自昔貽覘模號罰東林興君子激成黨禍與閹儒我觀遺像增太息陳跡憑弔行春蕪勝國史材豈易得今之作者誰龍狐倒垂馬櫃上馬

去落花撲地沾泥塗一路風吹恰似今夕春在村鳴止邊

題顏修來小照

朕崎嶇落顏司勳我曾小了了不孫了才上上波下下千大斯隱徒紛紛蒙林社王宋凿謝泉妙同無新與舊鎔鑄不作尼作僧彈壓督怪須雕文字淳宵風似管建邪法劇遊難半分巧匠山骨鶴啼愈離筆白練迴掌成詩誇寫歸出修石無紀紅類如微醺大腹便便溫戶鐵渋餘論詩激有圖松樹鐵皮亮其頂掌欄山路通江濱蘇舒奴了兄琴立前花古錦膝桐村奔到殷紹綠一隅起提夜鈕[illegible]自坐石欲奈竹芥風亭月觀花氣薰杜牧怪雅愛小人家將且吟紫雲翻怪此圖太牧兔何不道縮體打裴迎句曲只有根芽圖起伏隨斜照好衣快馬孤雅忘歸在將甫十斤負帚官解待晨夕焚香餘肉烹片年來行役江南北蠻衣白勞骨筋京口渡船一一相逢山經眼心殷勤了人在明直歲杪都廟僉舞天邊分寄詩數寸各努力詞場跋扈同張[illegible]

段橋

出祭作謹[illegible]

承大千命來也上勢不容改長恣雎胯化於廄除皆馬使者於汝將酌之東村西馬拾瓦礫半開茅屋非磁磁洞開翡翠糾連光彩見隸走呼陳娃檻為供宅物守染淮鬱河尾後騎白紙湖州刺史姦鍼避文豈破道勞毛抓蒼掩梟梟上寒日霜然枕上快哉師行

寄龔衡圃兼示李分虎米文蟲

分虎詞栞才不疎文容舟少非局借向予拒灼說衡圃其人堂堂文采殊力扛鼎體好身手人食刀俎青珊瑚前门見與文登扎楮尾舐及齊倉夫倉夫從來寂拘束鬥鶴縱鞠后餘錢老去猶能到南北牛馬奔走無枝借狂也拚賤達公子食言多笑向非詠公子撫膝收清音下玲瓏閣第來呵此去京華好時節槐花秋雨西幻泉手擺出破盞剃

作文豈幾律同三都寄君紙箚字將竹氣粗語大胡將予咄咄文登嗜痂癖見之大笑客狂奴琴高山下與不孤莫愁湖上人當時曳語分虎老解事往詩劇醉招吾徒

秦郵木瓜酒歌

江南名酒月又渦皆有大觸佳小斤南陵密甜惡泉酸熱浙歡伯不足取禾郵所盾木瓜香妙理孤斛索阿姥老非年來耽飲興欲濃欲貪醉為舞由裳瓦牛枕船行江盤酹熱可餒虎杜康死去千年史首招魂作酒譜

鄧石人分書詩

東於人分書駿昧傻便變化者不能世有作者倉文耶舰東一節如東蠅大小一二篆乂一格李斯蔡邕神鬼悲行縷失仰八分飽尚書騎省張相仍可憐羽人王次仲化爲大

鳥如殺鷹金陵鄭簠有異骨動腕落雨思飛騰光和石碑陳倉鼓寞搜積撰無騎羚蛟龍盤絮霜程邈鍮錢鼠迫䁔水山澈詩存四大字一字真可值千縎千錢邏買發心紙半來更掃松江綾攜歸君廬挂素壁黑雲鬱勃紅霞蒸青溪五月天氣熱柳邊水閣深三尺解衣已來行常開抱古姚某成曲妝符蘭墨妙拭病頭中索酒傾三斗

牛首山放牛

老犍骨瘦不服箱小犢肉肥如虎張憂行見尼日風編雨圍對列森門張齊殿倚按段石鬥良集不動步烈當老肆騎去數千歲庭門皆解來何力長踰森此神物揚紛紛大小成低昂我觀茲牛在二日大鬥放眾窮入荒遠思孽念衆搖鹹恋風吟鶴啼青蒼

雞鳴山古寺歌

雞鳴山寺都清凉浮圖三級開廟剝蝕硬蟠大樹幾深竹狐狸藏死瑜半欲化綠苔黑暗土迸石脉綠兒英雄不可當舌丈八字呼哺則和爾一聲東將敗逆花貼地堪悲傷彌年後佛何爲者朽於尚存殿空餘以錢億萬贖皇帝奔臣奔走如戲場掉尾狗子自家狂起自汝陰凡三覇編取老公作寺主青絲白馬來壽陽蠅引不復延面食餓爾熱火城中央下馬入寺中陳跡江掃吹淚大色黃花落荒門不起從祭寶誌賦無榜人夜渦寒鐘鳴叙野風蔚悲鳴枯桑

彭驢晚行

一更二更一蝠鳴豚下鬨然殺可聽門外牛鐸鐸不停小

車軋軋催發程驛樓打鼓忽四更十里又聞關柝聲雞亂叫狗縱橫東方垂垂三五星林谷猶黑天未明里嫗人烟是彭城長年三老來相迎撑船渡河痛帆輕山口曉日銜銅鉦野店土銼長腰瓶又買依餅燒鵝帶馬上可笑一身倫年年作客天涯行

宋萊孺寶劍歌

歐冶不死薛燭生光光龍虎今復成腸作鱗文陰殺理赤首嬌火鑄金英我友從何攫異物神鬼呵護蒼龍精一條觸手森寒玉三尺出匣闔雷鳴上有蝌蚪似太極中缺黍米如參積魚腸豪曹不可服莫邪干將誰相輕須防躍入延津水化爲龍潛將掉尾鯨齒中人被屬鏤賜挫淚爲撫枯伊余蒙莊說孔若快意脫兕攢落何峥嵘阿誰僞才無敵叫啣不作蒼蠅聲腰間寶此胡爲者廣陌礌磈多不平衮欽重動三秩棄遐虎捉射呼老兵笑我迂鈍一老饑餘鍔百鍊相磨搯年來化作繞指柔蒼凝秋鬢白數莖少小馳騁不兩得只合扎煩逃村耕[illegible]且割韭有盎斗酒天將送雨點山行碧上現鈎照顏色城樓打鼓方四更

高橋墓石詩

也氏河堤秋雨塌中有片石殘文辭寬闊漫患不易辨豕亥魚僞多支離日石碌植字子延魏濟南相司徒兒曾是曹家承舊物官號封側氣陷潛南洗摩掌視有尾下紀年月稍剥蝕拓跋人代越千載六朝遺得留今茲渤海修人父名爲北魏高氏從可知宦武當年龍外戚赫赫權勢何炎赫北齊彭城遺嗣子朝野側目時爲一呂馬側車軸

折衝光祿寺同傷悲十八爲郎有令子六州刺史將軍勞銘辭不識何人作或者傳信非例從死宿古墓理朽骨斜陽近水流谿陂此石一一落土人手磨鏽揭練四紙父我行臨河忽三歎河邊古冢青纍纍美惡是非不一概視首賊陽各有碑魏收穢史簡編在考徵僻非方朔儀恨未讀書容涉獵不然幾使究陳思

歎鬚

白鬚不鑷黑鬚折晨起看鏡對傷悲白者剃枯如敗籜秋風不掃容垂垂黑者似漆才一寸孺子輒去無子遺騰閑天公此何意命之襄白乃爾宜龍鍾今年四十九存其黑者將笑爲譽彼皺面一村媪朱鉛塗抹形且醜縱使後生輕薄莫嫌年少偷染鬚我生城鬚少凡短數根零落如兔苑披裘髮鬖鬖毛縷不異晚節悲中銀催收此鏡劉琨亦參軍領聘生雄姿使君躍箏井凡格謝安坐上談朝伊于思于思我無分可嘆兩手揩容顏謂家爲我作小像具白各半猶參差充饒蒼顏尚酣相紅泉綠樹非凡庭京朝大官絕交想防人驕態逃鞭笞夜夢草做上鞍馬抗有斗酒安足辭百戰功成圖列上坐摘翠仙蹤朱絲酬來狂賦迷不賦城揩標臂生凉颸如此磊磈須說發婦揣後其詩肉場終生漫假九命戲遊跡聊作三卷資撚鬚向天三歎息已後黑白亦聽之身將臨矣文焉用有人閉戶歌屢屢

酒

黃日有命我無分黃蘆白髮我不同有田二頃在西郭十年除不來村中平頭奴子稱釀法斗粟忽爾成新醪麴

耽觴雪水白粥面浮蜘蛛火紅七月起行判脉汁狀伯大
手施神通桑落羊羔那足數皆歸從事齊登眾列此大圖
皆小戶封侯萬里今吹雁伯倫之婦大部陪過耳通如牛
馬風十月霜乾木葉脫天邊叶嚇飛孤鴻摶腿軟復顛快
說行川一吸摩苛容癸奴不能劉白墮老了本是工典功

題杏村讀書圖為謝貝外方山

為律之水流潺湲岐龍抱珠滅黑淵兩岸杏花一萬樹天
風破碎生春烟絲絲寒食跳珠雨片片波面胭脂錢上有
矛聲插數椽謝客讀書三十年青蒲白鷗相映帶花縫蝶
粉日暴經身如蠶角穿其穴能解指貝牀頭懸何不拂動
思歸田輪我山窗窗下眼南村老人同百橋與君細論陸
何逵今見此圖一流連為此圖者莫卜然

銅鼓歌為孫給諫樹百

蠻牛一聲蚩尤吟巖須答腦騰逢逢春官制梓鼓周禮掌
植來自于闐東花奴羯鼓木足數汝陽紺帽插櫱紅維打
細腰騎是棟宛丘坎坎陳國風可笑阿瞞撾鼓史領陽裸
衫撾三通銅鼓永斷變蝌蚪其馬既同車既攻好古既少
昌黎子作詩須近東坡翁黃門何處得此鼓織腰斂首骨
以銅當門窟讒不合格雕鏤寶碎燕神工識者云是諸葛
製滇蠻五月瘴炎所不生流馬木存一偏遺茲物音變變
伏波銅鼓鑄南邦亦曾有此將無同是否真贋不用辨無
妨我亦頭冬烘為仰芙蓉綽青屋但使捆拔慰當中我摘
銅九卿將木壁附百里和黃鐘歎息何物張將死老徵侍
少方剗斃

元府應錡傅滿倉合了加

歲在己酉秋九月我觀元府[illegible]甲[illegible]江在[illegible]揭吾本於
抄寫眼前剝悲二百九人一一九右頁中有個何離奇上書
大字入分修書沙作錢如刀雖名[illegible]射[illegible]朱[illegible]在籍
首謂此詞文德殿門榜勞之[illegible]劍[illegible]國[illegible]南[illegible]可馬諸人
半已死禁錮羅織將炎焰坑[illegible]如木偶青丘九尾雄
孤狸兩淋日炎不崩壞天下[illegible]火無[illegible]貯龍歲老洞錢石
壁綵[illegible]新鐵[illegible]蠟鳴呼此[illegible]行[illegible]守[illegible]百年後長支持
孫女侗奴不識字錯比崎嶇山尖頂[illegible]口眼模糊下闘
伏[illegible]特從猿馳飛鶴太史狎好古[illegible]七[illegible]字[illegible]摇旗旗闘[illegible]
詩刻搜數紙拌撒鋪席我見之[illegible]日[illegible]答分門戶[illegible]端洗
刮求癡瘢腐腐生李邦 賴東林[illegible]鐫[illegible]碎[illegible]小人假此

縮圖柄[illegible]且[illegible]粉今[illegible]施人存其[illegible]復何用凌名[illegible]亦
[illegible]推獨有書法[illegible]可[illegible]承[illegible]上[illegible]指[illegible]縉[illegible]川文[illegible]更一
歲日斜庭樹鳴寒[illegible]雨[illegible]山川[illegible]九疑六[illegible]天一[illegible]
[illegible]後帆首秫[illegible]跡[illegible]竹杖行[illegible]隨

答[illegible]元[illegible]所次求韻

吳中[illegible]君[illegible]尚[illegible]市[illegible]中馬[illegible]珊瑚赤[illegible]
[illegible]

衣材椦段何足道新詩珍艷拼冬温[illegible]安浮蒜孔食慣庖
人飈醍甓家貧感君意留將二枚論文夜半燈火分[illegible]
投轄楲自恥不知何以娛嘉賓細書婦蹤寄南雁此事說
與堯峯人

雪中赴濟南將行韓坡送酒以一瓶至後而詩以謝
之

尧尾雙驢牽一車兩日二百四十里目[illegible]裂指不敢伸霜
林日落朔風起賜以滿注麴米春彩兒殷勤試入唇若酒
何殊東野炭煖得曲身成直身（[illegible]）

白門泉上聽雨作歌

我家住在豹泉尾泉與沙河水頗雅縣城北六七里十
畝召如拆斧其上肥厚水滿亂中行白浪[illegible]石根大珠
小珠皆滿走粘人接地流奔南北向東北入海去遠從歐
石過新澤厝杖到此見石月間龍不動奔雷電振衣十仞
青雨陰雨京河朔遍稻花松古槐立斜岸老柳叢竹排
當門須臾又滿大雨注空濛洞洞山無痕四面風來急不
令驚前蝙蝠飛黃竹腕雨濕迹[illegible]宅此水亦到山邊村
今日從向山水窟新詩沃酬安足論也下太行問濟源還
探黃河窮崑崙

黃鶴樓放歌

鶴兮鶴兮大江詞翻骨健姿挺已羽遨游今賦何日歸飛
翔下皆宿那清楚可介[illegible]稍大別當前逢風雨渡川
航川兩岸據兩口四山高峯[illegible]六幾頭經湖灰點柴關
升竹砥柱瀛洲霧深盤乞蛟下山沉飛挽翀[illegible]鶴不大

發楔絕依崩兮傷減殘回首尺咫空大月冷[illegible]揃
談樵貴花溪江陶侃宅瓜步梅坡劍部[illegible]才人[illegible]且
半乳妙好留題黜刻剖峽湧拼半夜來潮淤似見潯陽鼓
已見周郎破曹瞞更說採菱[illegible]敗
舟花開滿林芳山高鶴睡寂無聞漁人一唱[illegible]艣

小孤山

名山瞰表百里或千百峯或數峯獨有小孤何迢孩高
標奇絕摩蒼穹大江浩淼中央一峯亭亭一木奇[illegible]森四圍
斗壁無路欲懸紅鳥道猶蘿通[illegible]惟有南面將
各花並垂數頃一峯小如[illegible]下有佛閣[illegible]
不相識雖明彼傳走押鎖入好[illegible]容色傳休徐往施
魚龍何擱長吼[illegible]心日入[illegible]四[illegible]作屏
阿五老朽向如鞠影乃當康郎枕左右[illegible]東
江州冤漢白可見道中[illegible]送柴桑翁神鷄結伴翼領背飛
網[illegible]非陽紅微斑食咸枇杷底雪菜颼颼吹寒風濟勝
無具遊西笑筋衰鬢白嗟龍鍾

題胡循齋渼江帆影圖

黃鶴赤蠙天風破秋花亂落江[illegible]過鳥[illegible]寒烟滿十幅兩
岸霜楓殘一一箇捐雁見知作[illegible]婆娑[illegible]明為[illegible]林
如是以米納赤流快船如馬馳有人行手揚其須獨立蒼
背吟楚辭脫帽狂態似醉[illegible]當見胸有李白我背負持
升[illegible]應見頭楚尾鷹嘶[illegible]日[illegible]風江
水人移貽橘綠幾經秋[illegible]見[illegible]一帆
然冬齋日暮情無奈畫[illegible]山水之[illegible]千日臥

雲林霜勝米於菀滿乎不將其具說

登梯閣觀黃河壯海詞

章亥不到天塹通崑崙一寶道通得漢津初穿坤軸坼瀉夷狄其紛來朝雍州積石河之首龍門下瀉臨砥柱孟津進入征中華沙漠迤元杉洛水進東大陸北地平土康山不搖一出一伏千萬里大曲小曲風雨飄瀉黃一斗沙若六風輪陣均無停鐵頑竜徐宿在脊齒背激眾鄉排脊腹崇梯古闕尼閘地栲柔合淵罪相招來自天上歸地底不知此水從何出二門四折又九派錫出之舡是能纖碣石既沒苦近濫故道不復保其潞自馬沉後無消息瓠子護渠横流參議築議塞打緊盜流河古為堪晩堤買讓賈魯各前跡史冊占在作寂標華夸武功印川子其人誰

去如斗杓附前下馬搜遺蹟天晴海面地高琉璃濤光連碳碑龍兜齒鹿騷龜擊椅始悟萬物有歸宿背生跪送朱顔獨精宿宿不定何論尹公術幻無無聊落日西風透白袷背連愁聽番馬潮詩語可容蚕底積山行乘檣泥行檣

楮陽酒長歌戲作

楮陽土風古無有酒水清且酸作賽比屋麴米各關強多者百缸少十瓶糟床下注賜子行休較索那瓶不醜此風不變已十年年來頗是相沿後凌髮孤拼帶微醺出門醉似呼其貧分皆背自鮮盡日致二九人或入九倫便理豈為酣上戮之鄉此地背快哉梁陶古獄伯可惜無寄容有子以閉為醉醉為醒乳好鼓思乳擊作前年刺史來新官眼花落井印懸肘沉湎一臨聽事字多辨書張盃命右

國人孩趣稱兕觥若宇騎馬與隸走如此真可再通候加以九錫賜土尚我亦逐此流涎者信有那能停大斗漫云習俗善移人曾人獵較孔所取男耕女織何不聞願除輿槊戒奢喪莫敢稱康李白知老生常談同敝誥紙飽登遜太叔叔夕陽在山雅鳴棚

[illegible]

蒙齋　田雯

七言古詩

曉渡荆江

瓠巛納納神禹功嶽瀆四瀆當中長江浩淼瀉之一髮勃元氣生洪濛尾閭萬里注溟渤地孔三澨穿膽胸嶓冢華陽自秦蜀花滑雲夢連蒼梧無窮大岡揭砥柱吹川嶽怒來盤礴上牢下牢水洶湧黃牛峽險夔巴東南來直與漢江合洞庭彭蠡文流通沙市赤壁郭龍洲霧雨寒竹箭蔵渚宮石九派浪勢流鯨鯤鯁結陣逢迎武昌白帝紛在眼天光澄色摇背紅我來經過繫舳艫垂空非成行叙叙二更雨紅虎渡口桅檣尾斗垂長空

二半道人壁影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貝嶠兼方壺風蝶蜺幻術耳施名欺世夸清都劉安雖大事頗修錄經升紀言多誣茫茫不識東方朔肥遯都老何其愚人生百年孔倫重學仙仿佛皆儋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木漸措山木窟其間或有烟霞扎熊經鳥伸訣自秘寸田尺宅理崔巍地產丹砂大于斗彭亨鼎火鉛汞腴聚散三丰偶偕侶製蹋道士來相呼永樂初載來黔地嵯峨城市吹都盧石体流泉清且甘廟衲老桂榮不枯郭外驛風立于仍忽於嶺貝傳形軀勾股殞影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巔陽笠子兩芒屩手拖藤杖西方遨飛隊直而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凴虛御風將焉往何不携我停須臾神留于街

四大字筆法倒獄且殺棚湖入結揭諧蔚學功匠新倒論天災始信霸氣非誣果冈不夫坐日晡長生思汲水餘戲前村微雨鳴鵓鴣十足戒閘山上何以見拔吏十見臨山名中如之慶殳可僉丨作泉三十仙呂自蔵華陽通關身長葉爲行分明詞辨身丸神贊手衍丙寸

櫻桃花詩

山城迭側鼓鼓填餘鋒背放斗机花香疑暖柳尖第發餘同老杜參差斜麥英大樹猶手植南榮北牖何紛挐清衣風蹴落春雪出山風繫牛時復啼禽鳥停三刀林火齊餘賜詩非夸錦籠盛用楚入送派丹客驗流丹賒官合岑寂不稱意燕子來社蜂排衙折摘櫻笋好時節嘗新櫻醉休吝嗟

迎春詩　有序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須迎春於郊驗條風之南至漢家祀事入份對以表題唐制作官二省賜來綠勝東京夢華錄使學士斗荊楚歲時記紙鼓春鼓歲歲不宋作餅餐盤碟風蝶鬭花戲鯤池命百之禁八夜人行禊安飾之鬧蹐狀舒滿傳相排柳來正月之良宵麵醱火城殘日元之道中人中橋上李發吹笛少年漁陽鐘中衢衢乃試鼓打更曾宵行燒火仙山決霸垂虹道十之餘夜宴奈管斧油康有宜滑門外前之廡減方志在所不安風俗通自昔已然至于改同驗風可紀朱樓講我高低中山風樓上視細衣千百巷鍾央女廬雀六孔大巴宮筏之音州技三迎人作蠟褐之鄉縣頭鳳腦製白前村机蚺驚山芋來木老火桐尿橋之下九陌喧闐

木瓜金筑之間行鐵棍來於馬上成寶組翠作豬此覩
風景非樂土宜春情子野叱咤喝排衙衆擲枚頭凡片
雪飄消展袂竹箭前退酒正値太常之齋令鼓響以立
階喜見鄉儺之爲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
何嫌鬼國羅刹化行俗美自華夷拂乎人情豁非耕田
舁平總歸於 帝力發志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土埓兎速毛頻黃勾芒鴉背鞭箠長千丈昇輿緩霧吐春
帖紅膩鬢花張冬年擊撾次第趁立部之伎何堂堂擁輿
一隊老農態荷鉏跛躓東作犂針旗大書豐年宗業頭戴
笠腰鶉裳山謡秧謌點兇辯斯聯口眼黎相將逑隊結逮
各變化風構陣馬神飛揚樊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
裲襠或彈箏復弄琵琶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

回或圖珠貝設斯危壯者舞龍顛與牧叟者婚行施粧嫁
旋風豈類天魔舞當筵不足成都倡伎後一隊更奇絕身
輕一鳥空中翔翔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雄並此文
狸走雲於動遊龍蜒蛇來何方樣竿嫋索又一隊拜猴花
毬排兩廂郎翁侏儒女猴鬼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鍍雙腸
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誤一隊人作白西伎用白帶鐃鈸手拍銅
線板加揄渭笑陀門狠傀儡嬉場乃如此何年流自宜春
坊木瓜金筑技六部一一變爲申西南疑山青敢吒癡癖寄
雪消且喜梅花香新鄉之戲迎春曲放衙觀者如堵橋他
時採作燈俗記歲年變技并同鄉

柳院行

麴塵楊柳春江邸風絮飛鋪白簡兩山夾岸生野炯渠
留鳴樹何瑚瑚拖藍一帶消且飛下有鵝又蛟能潤牝驪
下嫁朱絲條依頃興物來蜿蜒嘶雲雲物紛勾速刷駒生
尾爲江邊鸚哥貢白洪武年誠并稍行纖上變其毛如雪
管如拳行高九尺化速錠磨沙入削節探究實不用珊
瑚覆大關十二人寧鬪爭誇此馬真無前大子下詔黃帕
纓賜名飛越驛以傳沙苑雲錦那堪村上屯仲頭將徒然
武師將軍絕可憐西域烈指中路窺羅鬼嶺下齊紅泉但
餘春水流濺濺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馬閑上針陽懸鼠癖
之錦煦如椽高調足有青藤稿

謁武鄉侯廟

銅鼓豪抓城南陂煮礎百尺沉淵淵製實作態似不動上
日常爲承相祠不相渡遠來何速綸羽遍歷非洞順郡迪

木出首南服眼前羅爲如蟠蛟九月飛還提得丁寧姻遺
漢將旗戲遺廟三間塑泥像物有雨師濟火見犧頭高布
身藤甲楚花覆額連雙荷亦暫子釣矢一十黃屆月日烏
家駢當時再拜伏道左聚根刊路無敢留央今一隊撤前
後乞憐求相相許之功成配製英風在丁招墓鬼旃雲旗
飛賢廟貌三歎息爲謳文字將碑碑不西黑羅最狡黠酋
之孫祖何人斯攻心爲上術誠善如公作用是可師丁蔵
而下欲陳蹟石屋深箐藏狐狸長湖瀉淺并寒水似聽聲
思雁家絲四山寂兒秋色老新白楓泉紅於腈

碧峴書院詞呈楊升菴先生 有序

楊升菴先生新都才了出廟名臣嗣家學之淵源以正
叔孝宇自守爭朝端之典禮與君實為正同歸父也解

紅明喪予乃抗辭仗節哀號徵赦出塞致命朝納竊赴
辯荒何愁萬里無國家養士之恩則臣子守義之榮彼
始以尊親爲辭亦日非無人父而究致豐備府鬧錯雜
古有興亡在豐級亦復何心卽殷桂不忘全此秋老夫
其老矣編摩於憂患者亡何道君得以遂分教淳則役
淫於六詔酒旗皷鼓流淚餘生剩水殘山品題到處戰
才當遇者盛名於南嶽石室之編敗縷殘顏頭當道跡於
延寧荒烟之際惟翁山先生采風問俗事古興懷懷德在
順門難伏之秋正高士交其事之日永言祖德當年之
未采誰同與此芳蹤先世之忠貞宛覩悅風流以如昨
寧云前代之遺封賜而鼎佛尚有毛公之守人稱并
美德同有隣以彼二百餘人爲始爲終非無嗣難之手

[illegible]獨此西南荒徼一生一死擊傳激烈之名[illegible]
[illegible]惟遺孽之在人久立則以風世山川如故依然
爭流競秀之槪廟貌安存不無世遠年湮之感變其禎
穢返復新之烽以蔚紫爲可繼也地仍雅饒因學說所
流連頗以碧岷借題隣之舊額[illegible]君子之
澤未斬前人之幕光提用微揄章汁伸仰止
梁風雨露哀牢盤山川嶢嵲郭恭當新都公子老戍客孤
臣萬里慎悲傷年七十二含錫脊白頭搖落西南老當時
世廟議大禮撼門痛哭千人諫佐仗節抗疏言嬌嬌子觸逆
尾投荒[illegible]杖闕不作朱嘉死今
昔濮滇部樹[illegible]大獄未定大獄起批鱗
折檻各激昂感慕諸人恥同列誰知作俑來豐坊[illegible]

[illegible]明堂秋饗復衆訟係翰林甫爭捐張[illegible]
吟呼先生遂不返今尚明僚屢相將木榜含沙火燃天
敎老眼紅爛椰吳粉傅面兩丫髻舞花插伎何衍春都虛
倒吹發醉墨焚兒觀者如堵牆白復啜吠鳥哦弄百所文
鼎升夢當飯光焰留南詔好子羅煎班馬香[illegible]我
撚幾綱羅凡係幻臭艾晒潮都梁蒸冰標格狷忌詡封於
大節允堂堂浩然故墟荒凝嵯我白鬯聲書卷市杖道
遙續升菴同雅道傑生光錯行衿一石夾流水須吃楓落
寒雲任潮州謫耳同一缺祠廟巍巍摩青苔小子什鞭白
衰翁形骸枯槁賊黔陽趙得升階更剪紙招魂歸送毅兒
鄉萬吟先生世何某某冬日別有紡

鐵鎖橋

枯天拔地山樹杈下行蟠潭龍所家拄攫飛鳥不敢渡莊
蹻腔目容吞吐巧鍛長粗三十六束西穿穿貫石腹蟠蝀
屹立體機陳直使天塹作平路
紅卅白移兩山日蒸霧噴作翠峯許誰家能事李將軍灝
滄江上如斯否縹緲五城十二樓神山汾嶠見崙丘按劍
鄉公不知險今朝快御大風遊

清溪行[illegible]

萬斛松鳴勝六閣旗旌風捲清溪股征門擊鼓三通狀吞
氣一隊西南來忽怖兩旁森刀戟相符不動如銜枚中擁
嬋娟好妝束花鈿寶玦黃金釵欲前不前半遮面一閃木
排肝腸推箭門之客子野稍杜鵑啼血何思歸白言丈夫
上為長身子長健多嫖嫖藏在敎群逍禍亂天狗墮地熒

如雷黎昌須臾覆巢無完卵吁嗟一旦成刼灰智伯之頭
作飲器客有豫讓酬爲故寵伏焚肯經五我遮孤邢忽遭
狠豹大闇夜叫山川走奔霆轟哭神鬼哈叙兒莫使殺留
後孽軀蛩顧荒烟埋使者聽之三歎息沈邏白骨生青苔
麾下甲士日眦裂磨刀霍霍爭喧豗明日驚作仗節死貞
魂何處空徘徊環珮月明招不得斷以行酒傾樽罍淸灑
岸上雪一尺山花吹落白皚皚洞口幽禽太無賴衔風弄
聲弔琵琶我今作詩紀其事出蘊淚倒非詩才

東川女官詞

我觀女官如觀畫閻立本貌紫貢圖我觀女官如觀山海奇
形詭狀非一徒我觀女官入度乎陰風慘淡魁魁呼青鬼
持燈揭鉢亦老佛經村獅竜怪妖魍魎擁抹粉烺修羅甲

卷一 七言古 七

胄吹笙等雖者青瑤包達首雄者碧眼拳髭鬚女官氣槩
偉丈夫火浣大布纏其軀九節藤杖紅珊瑚金環兩耳垂
璸珠腰下斜挂雙淇盧繡衲拖地蓮花襦自言年紀八十
餘少小生長東川隅通俠餚巾大如斗但有刀劍無詩書
髮鬢之見二萬戶牝雞司晨風流殊四海之大環一島九
州之外何名區 天子神聖今一統白環銀甕入上都夜
郎豈不知漢大軍門納款非頑愚黔州水西與羅氏其國
都舊形骸蠢猙獰犵狫不足數假儡之戲如斯乎

白水巖放謌 九言

我化皆好與俗殊酸鹹獨於商山流水心幾食[illegible]瀑布
天下稱奇絕何如白水河滸瓦牛潭銀漢何傾三峽而後
下長虹飮澗鳥丈那可探聲如雷降奔地風破碎濤如天
孫織錦花蛙數機咪林行人飲撒紛垂劍拔山寺翠
衛尖小嶺出遊太無所不照乖爺結隊古治豈能織半紅
半黑飛斗大蝴蝶千章萬株森十圍松杉獵猿熊狙鼯猱
爪牙古寺嵯峨夜風雨附安行十日五日坐溪上二
三酒侶看月凌朝暹頭腦冬烘鄉道元未注殷當佃客謝
客兒多慚靡衣屐海隻蠻於其側舂大搖首我謌白水巖

送徐衛徒華隱還湖

三歲選士於其鄉行者使者爲相與還近正試及第出旅
底塞路神揚揚進謁本處新牌胥驗收東閣各闔兆祖旗
鬼門最近臨青山一髮西南苑何林日瘦条塞世它茹虎
猛州霧瘴萬里之遠人所恥官案不聞無文章進退駈馳
此地者翰閑忌苦心悲傷鸞倒上可下一格其官儒臣非

卷三 七言古 八

職當鄉隣翰林名儒德胡爲流傳來炎方 帝曰人材豈
地限爾簡大破蠻天荒烏蠻水西産名馬九方堙至無遺
良先生食苞刮腓千秋鐙夜焰生紅紀蟾珠一串百怪走
六丁雷霆下取將一筋二十四則門從有前後無低昂力
挽萬牛唱風容坦向能豹北斗常向來異物識者少須臾
名世身手似伯峩名妹阿香㠯俗好不在無鹿婦兩作非
何用娛戲提乃花捉狼群獲的傳予第號門千乃[illegible]推敲
排由曲皆唐歌詩變更開我精細何天蘖先生取士乃
如此眼中岸爭豪傑後此者十得五千絲網底珊瑚
光宗江闊老文章伯[illegible]之[illegible]眀哈很瀕漭夫子變奇十
見此人叫玄欲狂如何麻姑爲爪爲爬何瘙瘡提張得
人之修紀度午夜郎陣勢何曾帝獨扛龍文百斛鼎不知

誰可相訪旗者香騎前馬過勒麻分江水芥湯湯奠見酒
擔青鴨賤猗女髻插紅佛桑安科隨風變逐向遼空北去
青宾翔竹坨山人倘問訊為言老矣山山蹤

冬夜與頌村論詩即送北上

霜威折綿風怒號架巖草閣山不牢蟀蟀僵伍豕鴉鵲樹飛
晋鴨者求其曹山藕不寐千嶺破餘餘側坐燃松膏老子
下馬割啄入大叫索酒何殘虎黍落瀉瓶瓷香本千百年
遺談風騷凌韓轢杜卓一格爽嶽謂我如窮郊受材雄鷙
身手健脾睨作者輕鴻毛中夜論詩膽更大如橫戈猶來
膂壓軒衣張君弄險怪翻明道士天門迥淵滄江深鼉鳴
發昆明海上叢峯為崔嵬雨過仍瑟瑟神中秘寶風雷交
撈來奇文共欣賞下絲結網羅奚髯扑揫裘岸東歸去膓

卷二 七言古 九

蹄穿破雲周遭驗地滴具苦無蟹餉齒桃李承今狗徙倚
過鄉此府節春蛆浮瓮雙聲齒牂牁岸上一相送木脫谷
響蛩颼颼

送祝山人回滇

昆明道士祝天寧方瞳圓頰長君青家住碧雞山之麓開
門日誦黃庭經遠望萬松十圍大下掘千歲苓撅苓葛洪
鮑姑同講席作擁弟子毆神广不辭流泉滿且有竹筒篩
下風冷冷一日芒鞵束絛蹤企腳直踏東瑜滇為我稚僧
幾匝月小駟入市搖鯷鈴縱口談天小朽東大聲劃陰鷙
雷霆自言讀書學劍術撫鐘吹螺通精靈侍過神仙山碉
底化一白鶴雙修錫長生仗教探毅奧弋者何慕道陽實
與余闘飲夜將半臨根倒臥三容非是吁堂樹戰風雨如

妝趁市一片天昭軒轅彌明[illegible]淡何時[illegible]乘形逃藐
家唯有殘雪花一片地失爐

張秀雨峽歌

山東秀[illegible]硬餅耿羅不托開口自軟之田種麥牛羊植
卑小大辨耕穩欄花欄花月常作[illegible]如其藥冬長
見贊此時節擔頭打鼓聲逢迎拾穗兒童結行隊捷鐮農
父交子錯猪灘之歲際豐稔束籍合逗爭求打高者沾腰
低殺務鼠首忽見燕尾雙大邊陳陳纍纍上下月前篁影風
靜灌牢九起溲婦子飽燒食買饋鳴村尾　帝咨侯公續
奮曾開撫二載表不愧古循吏循田零風為是信疆域
邦表舜臣公論衆上延稱合爲非冥意壯秋假餘羨估幾
骨澤溢似河淮江我亦從竹領飭鐵於縣道恩心為降撐

卷之七言古 十

與開讀東哲賦作粗疎猶傾春紅萬丈摩研不歇小子
快舞都盧橦

歷下亭詩

歷下亭子歷山根七十二泉流到門垂楊四圍面面木藻
紅菱碧波泛翻鋒傍排窗似圖畫石子鋪地二重軒豆木
蓊蔭不可曬[illegible]絕可愛[illegible]百
[illegible]此亭[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作何人北渚傾
[illegible]朝暾濟南名士自不
[illegible]泉部下但在接撐倉村
[illegible]計號詞絲撕揩弱紙招吟魂我思醉臥滄子上溪
光底影相吐吞忽忽成月然半腳移家傷潮多食青藻頭

泉尾尋水孤抽苟窮搜鄉道元

長句贈趙生

東坡家有密雲龍黃蔡造詩朝雲頭我尺但貯浮紅髮小
槽滴瀝如春泉趙了從來挑餘剩斷法取谷叶秋雁前身
疑是玉川子偷嘗月團三百片
一日茶條十餘過拌衣初下閩風冷石鋪滿瀨似黃湯令
辟由來稱水淫握縱者子須早避不日我背生芒刺酒點
孤斟米於筅上客重嗟之作拱倪荷閣
此生能著幾量屐兒我鬢髭九分白老子何堪賦洛神谷
掃積溪銅數尺漿吳儂陸羽足誇宜和傳譜亦紛擎稱有
趙生真妙手邊蝶蜂鳥薇茶花
豬筍爭管琵琶箏帖桁鈴析秋風鳴瞞絲一閣夜分午水

調愁聽采寡菜宮商角徵羽相應樂府律呂著為今顧子
闆入玉茗堂點竄請相砮牙病

茗飲行再示趙生

我昔行役大江北三月作人三洞遊江村殺雨好
時節小峴茶名為樹槍旗抽官焙十斛裝黃發彭城一路
馱雙牛我生嗜此逾吾木十四年久如朋儕寶鑲半煎無
不可巾箱載苑隨黔州窮服日試彭亭聽竹爐炎崩排狀
頭燒胃絕勝門冬飲馬鄉冬病今今蓼堂花松蔭不入門
碩洛僮青貝如昔前背笑簷吸兩⋯夜破瀝樹子憑頤
日酥酥指蕃破酪奴割蒼白何尤傳後結交勿泛濫涼塊
不翅冀與猶水濱小兒應斜吹蹈交捉掉且足羅珈城趙
生誇鬬茗健翮鳴鶴凌待秋高標與竹人不識頭綱八餅

窮雕搜肴頭水厄遭嘲晒灌頂直須三十甌盧仝之七椀
足數偶虹掉尾拖江未竹竿小巷鳴丸作綠鄉使爾來封
侯老子股茶唯骯酒十日五日賑糟丘與子劉項不相下
當當壁壘分鴻溝也只河水黃泥濁不知何水堪置郵當
此紅麥白頭久木集悉瑟風颸颸捌子且同劉白發鬢前
蠲醉商辭謳

種瓜行贈韓坡

韓坡種瓜不一種瓜熟摘作丁白從小者斑芮成行隊大
者碧駢擁兩崩河村連亘十餘里騎驢打門求泊混白腴
其瓜美無碌東陵五色非詩需十字巷中混花少柳子靜
賣皆僉蔬未相經與齊民術此事久耳於石方一缺更有
西洋種別之如乳飯壺粱子面有紋細於綹辭歸扁篆爭

微芒雨後縣蕪歲疊捻扛來送與山翁帶日匪宜午紅緩
曰猪肚蠅腹兼麵腸面上堆磨首炎熱御風濺齒生清涼
假與高士共疑夕紅泉紫樹心待徐明年我亦學老圃耦
鋤自操身子弱與君入山種瓜隱征騎水上歌滄浪

清涼寺雙檜歌

清涼破寺古佛閣中有雙檜兩可探癸酉九月念六日厭
久老下來城南初出城門治信令沙上數尺耳岑嵐忽闇
行鐘蒲米吼山門赤鄉頓陀恭維璞庭院十畝地獅子倒
座巍什懸亭亭三本東西立背者從女東退男奔厥虞衄
變千載鐵皮虬幹何虓虓一如夾支鐵波底太陰黑人蛟
龍潛一如碧嶼遭朱亥有猸別毛送隆一則根生醒婦
燠一則枝縮蜷齒觿爪兩狐察礦碻走脈澤伏窮豨苓甘

夕春在瓦西瓜起鈴鐸々響久合昏紅爽流陰夜月蟆井
壓職士旗旗副又如與尤掛符陣鬼哭十萬依長鋏下有
艾納大如掌石狀化結飛鉢緣四嶽山人何務者為福符
不一明念我今留迹不肯去舞傀儡給心饑食安得移重
山疊屋兩手一日靜塵三乾笑先生觀之笑捫蘿且與嬉
僧談春歸鳥尾說樓角夾飈彌協膠同塵

雙節詩

闡幽理學推乾代大雅可繼寧無人文章節烈本一轍識
者須別偽與真延平不作考亭死詰録附耦彭孫陳翁名
取位擬奇貨倚千家口竟猖猖狂門大宵恣作意語知六
籍非孔也建安夫子東歐伯治道南交維持倫紀評三十
六丹下捐搢忠孝名儒解呼聲尚邦道禍亂雌甦粘谷大
長中見是循祭雙魂古道曾壞壁衛青烽理學有如先生
者乃可知是迢先民不爾甘鵠鋤嚼其如病脊噫猶恐錯
平日吹竽鵝已孤高識木櫃與風輪凌程程朱白谷亡存
口小兒加冠巾一旦露假狐面舒張騰質何逍遙乾巛
納納九州遠先生奇節高峰向火積薪傳幾千歲不將地
道坤倒於我一補歎當槐序雨徒為將乖天紳

題醜萬廿像

水曹郎是詩人例何遜杜甫何從才地須與侯張相冬
宵自背無於大纔一件為倒水箱波濤萬頃符江湖放衛
脫咧騰虎從空吊風雨虹蜺魔鳴福留排千餘卷萬口傳
訶領京鍘真怪氣豪言語大鉄如意碎紅珊瑚三日新婦
何窮飛送庭乜赴引枝稍孰人解
逝化有如此作者誰不

蘇與蛙蠅殊跡一苦吟少暇日何夜[illegible]窺席月遇横
目二足千兩肥肖如狐[illegible]山[illegible]光[illegible]識人窮制府念窕
披此圖樹花爭門春昔[illegible]微[illegible]頂頭光釦與予旗亭鬬
何出城去鞭絲炎熱貪公盧

題殷彥來周策銘詠今聽詩後

有[illegible]健諧淮西碑上多好手衛碑詩從升豫敦今已矣千
夜而下堊文辭二十六體何道[illegible]節飽偶傳[illegible]吟聽[illegible]獨此
兩[illegible]稍奏雅似聽鈞樂鄭朱緣聊起[illegible]懈不多氣[illegible]
來[illegible]樂追文旨有如二公[illegible]將[illegible]夜掃甲兵
[illegible]四萬直入蔡州[illegible]人[illegible]馬[illegible]鑄暢氣叫突
風吹元和[illegible]功留陳迹[illegible]公作如見之千[illegible]雅柳州
義文[illegible]風[illegible]不[illegible]山人[illegible]古尊賢光而斬[illegible]
入座[illegible]雜江南予張[illegible]未[illegible]各以健才從大師[illegible]
舒[illegible]邪[illegible]旗投我[illegible]門奴子[illegible]
寧大[illegible]尺我方向火[illegible]賜北[illegible]則吟過一日還假數
十[illegible]征花

送馮敬南之任揚州

汎[illegible]喜[illegible]從[illegible]入[illegible]水[illegible]山水之[illegible]天下也移
[illegible]

韶濩遺響擊劍歌狂號人許將柳犁午衙史散飛虎俠飲
酒一石詩一囊雄文非此地不出定排幾卷新編章監州
有祭願更擬絕勝西笑烈山巔老矣嗜好百不用于物澹
進還相將二三九盆面末利百千新葉巳抵郁

臨漳縣懷古

鶗鴂陂上日將暮楊柳渠頭行人渡欲雨未雨雲出山半
啼不啼鴉人樹背甲當年故都空漳河彎水亂流中人言
老瞞銅雀臺不及石虎九華宮

太行山歌

太行山爲天下脊㕓州河內如游龍大禹黃河直截斷直
關發阜紛相從濟源之北更秀拔二十五里三高峯下有
奔流勢迅駛不知何物來蹋蹄云是神龍伏地底皺鼓鼓

卷二 七言古 十九

動無其蹤小縣孤城壓背腸枕石面水諸侯封車輪摧折
羊腸坂苦寒吟跳何龍鍾我今據傳孟門道手把長劍曳
竹節南上此山絕頂望西折恒霍東岱宗[illegible]

王屋山歌

王屋之山山不孤峯巒秀處盤山熊山椒澗淪流地脈濟
伏幾股如跳珠吹散濟瀆天井溢千里萬里渙渤趨其源
既接流不濁泥沙六斗胡爲乎廟前老松聳千尺落落孤
上同清虛山高木深兩奇絕樹木隆冬不枯青崎[illegible]當
松火煮中有羽客栖力蒼周迴清虛洞天潤陶谷[illegible]
語雞我家住在濟水尾持節祀瀆神鬼但孟門太行到眼

底向城闕徒區區全不作岑參死更有何人來淸娛
日暮兒今自吟賞泉聲不斷山鳥呼

北邙山歌

黃河之北孟津野土石何傑山之下千年代蒼漢諸陵可
降放物無石馬盤洛東流翻日洛神何處所夜行人
日暮樵蘇道春風吹落北邙花[illegible]

轘轅關放歌

[illegible]

五丁神力齊關鑿二室鑿破森開張突崩壁立門戶下

卷三 七言古 十六

疏洛水奔洛陽車馬不從此地入迷迷七聖風沙黃轘轅
關自何代始崎嶇盤角迴羊腸石子大者似石兩小者彈
丸如珠光禹行治水鑿伐鼓塗山氏女來相將野語創自
淮南子搜神述異何諱狂五乳峯巔但見尺山椒神瀑紛
低昂三素雲箭駿霞霜吹笙王子晉登天邪桃花路側
紫翠苑天棘排兩行竹瀧聲搖緱氏嶺臥綠飛下金牛閣
白髮老子游諸客八風門扆來衍行介山淡台迎人笑燕
子微勝鳴村坊便與洪崖採藥去手把木序長生方雲駢
一似紫霞接上朝三十六下皇[illegible]

處巖游作

兩山忽張此練垂欲斷不斷天風吹下汨潤鬱如斧劈山根猶動駭鼓推泉石當前那可假須臾作虛結茅屋爲溶吾家老游巖同來觀此瀑布者

桐柏山歌

蜿蜿蜒蜒桐柏山別有天地非人間（人間上聲）胎簪大復名不一重轉疊嶂垂青鬟上有七龍伏其窟水底彼峰飛澹湲神禹導淮經此地肌州槐柳何時還相述道家數樣芳菸花亂落撲衣斑濟勝無具凌絕頂望之不見心追攀琵琶石門拱指立唐鄧淮蔡排天關嵩本桐柏十闕大參天部日蒼皮殿却思混沌何年植翻覆開今不可剝扎甫李白棱木到詩不磨弱翁想頹向夕指山恐車去山翁相送聲

綿蠻

香鼠歌

（青宮荒出石孔中遊木過出也鼠錄徐指靈 鼠形如人偏有之不宜殉也其皆五味其氣 如蘭置巾箱內 香鼠年不散）

千百年後無張華陸璣羅願書幾家咄咄怪事洛陽鼠詭其識者谷香蹊可笑寶牧治爾雅足跡不到涂水涯神丘古穴產異物豹文五伎究足論石隙窟出即遁死爾耳尖似僕轉務飛鼯竹鼴啖筠伍乾枯不壞皮與牙腹紋夏衲號璞小宰辨見了形人耶鼠也刑東相州帶臭味可比兩蘭花狂見公紡蝨仙去不隨雞犬來驅逃三數三詞賜門叶鼠公之雨衡紛挈孫肉愛背足知避飲河深嚥長眼露人皆不肯誓治鼠千里萬仁蛇龍莫長古練香蘇采賜呂

蟆蝕月吟蝦蟆我作長歌歌香鼠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事

十二連城歌

連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將軍軒轅三百長天陰雨濕苦嫁先當時驍將戍邊作有負伯渝安陵郭子十萬師自南來力山之麓捲秋霜黑黑吳人全州門作貫一子徒紛紛齊上將傳鐵太守白[illegible]李將軍起柳殘陽大河古鴉啼陰人不可數落花[illegible]寧秋風吹無近落戰場上

聽弋侍侯彈琴

儒林丈人弋公者世上伯質紉婦鷖不識雅音在胸底縱弄十指彈朱絃蝸牛廬小尺寸容[illegible]以鳴[illegible]五紅霞垂公作馬蹄孫雅淵泉鳴落松風吹下[illegible]老蛇蝦古領界

日徵生新命水仙操學第二段大女花散卿來馳山林杳冥山水方成連下潑斑文鑷我前捐指十年[illegible]荷翠冥霸無不爲矣行筝管龍悲南川一日淘汰之奴才娩結供名非明輕不雕米吟苦賦何堪汁邛後傷風雨搖樹鳴於風谷夜作秋聲東野何若聽此爽論思

題弋侍侯謂

我生泉石膏肓疾于書上[illegible]巨少文當日眠可遊本六有畫風馬牛世無喻語與虎頭弋公前盤王維作丁羅靑面十二峰怪松偃大風颼颸下空天鍾林杪投下落翠拘攣凡俗一匕觴淵如飄飄了搖竹管鳴御木御花緣旌求屬果欲鳴不鳴數聲留作音韻為山響兩使我神動心足猶上過數字風格遒絹嬌紅叩衙僕肌拄之哉何爲

攸戲陳循恒爲人嗟吾攫此謝生涯殊不異美酒浸新麴
醉鄉城郭今封侯山盤欲歌能夾塊摩挲壁防寒具油

送丁郎中守重慶

老大郎官無一錢一麾出守嘗堂去回看雲縮白雲背二
三舊侶愁吟處夾谷猶與馬江斜百讖社鼓聲聲趨春來
絕好巴渝歌杜鵑鳥與杜鵑花

送毛郎中守思南

詩人出守思南行一髮青山宛在目鏃村絕少紅白苗春
鼙曉聽巴人曲紀程才過雄梁形系風已到牂牁江峯腰
蹀躞驊騮五衫杉高下旌旗雙

送朱郎中守貴陽

夜郎怪雨行風地如何爭作夜郎客烏羅偏詢借使君移

官雙鬢已今白太守風流公善昕遊頭結隊張木媼木爪
村鼓竹王宅鴨飛篳花不相和

棗花寺集伙還賦長句送徐華隱學士歸里兼示公
凱西崖南翰林

棗花古寺城南隅老槐半餘二兩株參差纏枝相西徙如
載舴艋行五湖柳陌春風吹我過紅吒撥踏草疑破休言
席上無管絃紛紛亂啼鳥子和
齋廚竹徑松風呼簝庙亭鼎負眼看曲几芘阿觀古木斫
桃枕落花縱橫李君才傑啓文虎摩挲高斷動林烏郎許
一局時宜城令人客憶宇多傑
佛閣風竹怒鬥鳴引柵欄銅邊萬飛簷上一聲吶午吉茫
下峽蝶來彼依跳丸日傷平脚熟回首甘棋長安陌旅伏

須進三百篇送爾將歸未歸客
公作詩史敵黃狐誦之翡翠好貫球老我客心似頭疼得
北一日三爬爬行李家具何無疵宴蠹蛩雙北東野秋風
我亦歸山東訪陶橙黃橘綠者

湖上畫所見

人光動搖湖光破人行湖面蛾旋磨斜陽官柳可憐生黃
鵝乳鵲與子來十里東堤又西堤五里深溪復淺溪寶馬
躑躅金匼匝秋陽行水木映

小忽雷歌 有序

[illegible]

馬上之樂琵琶曰忽雷大小何以名人有將避較竟窟小
者飛作霹靂裂曲項錦纏一尺短上絃下絃嘈嘈雨部
新聲散此論說宿參後不足數云是舊說人村鳴丙片巧
新衍川樹臣說殿進德宗朝內庫中不翻六么詳注之亂
如頭葉落日沒鶴風顛論陰類弟子好顏色法曲妙對謂
莫識玉貌織衣今白頭教坊供奉淚沾臆況此零散八百
年風尾槽槽真可惜當日女官盡能彈花下二絃誰第一
孔生東堂遊我歌南彩門馬奇兩何充都道士倘相訪 耶
州遺憾焚花坡 [illegible]

題武則天夜宴詩卷後

金輪懸帝船之湖武成殿上非無鍾鑪澤燃狀兩玉手摘
紅靴旋如飛鴻結撰陛闈十二字直使上古符瑱窮秋毫

臣璧精奇絕世升榜首三呼萬歲爲萬歲通天帖天櫃須
出通天宮錦背真蹟于今無人倒臨追光或戲便貴攜本
藏內府以鐵作柙餘銅能此卷夜宴樁棠髹漆也當法何
其工折釵漏蛻世莫觀流傳散落隨東風皖江中丞攜異
物好古什襲巾箱中示予觀之天正熱摩挲病眼頭冬烘
上連八頁麥光紙下幅扎印燕文紅鳴呵李氏所釋撫彼
其復弄十指相磨磐胡弗弗付明堂大家立人啼神鬼攻
宋代蘇黃少跋語卷尾樹禿山光眞庚辰六月題長句烏
絲行潔嫌忽忽

佛手柑歌爲王叻芬太史

太倉太史來江南十頭投我佛手柑輪囷磊落堆盈器時
憩一日摩挲三其一紋甲如久厭其一黃面如黯然一張
老拳蠕動一握知袖牙鐃附一一如搏石虎豹首一如風
婦兩耳耽大者四輪柰跋家小者飛孔呼吁男更有二柑
似青玉香鈎進裂生烟嵐提羅花放乾紋續獅子尾掉如
來騎橋爭流叢多數指草木之狀窮精含容工合掌偏伸
爪妙理須待靜者參太史擁傳夜郎闕珊瑚鐵網心無慾
時賞莳蘼少長物但有烘缸同長伕藥欄根柳可餘載獨
攜此物隨行篋山貞襄日今于役日暖談粥餐魚泔引不
如人祝是矣强將萬果造爭探樓絲雕楊維摩病夜米觸
勒賦同龍遺於旄絡河橋下造門卿詫乜不堪所樹摧抱
莫輕別潤城郵復歌何既

洪澤湖大風雨謌 庚辰七夕

沛沛磯磯洪澤湖茫茫納納龍所都十六戶鰲藏地底老
蛟波面行頭顱大乙陰精不所宰力此役倘弭且辷四海
之外往回海禹舜陳名苦并冰何不修佳扶桑窟偏安淦
沼徙區區胎脊脈腹一句日七十瓶獄村呼尼人不抻
勞東游如轄萬馬長驅騁威當詢予爬桐箱旗十道唐
事行人廟所宜天子詔遣上代鼓吹符竽神額自誓賠
高揭祈祀包蛟卷鬐鬚動列水官趁水季身材斗硬形骸
雞召紙沼神酹以潛火及兩廂東西門長來淮南似得識
河水本與淵交殊老子峯頭日將落欲燃燭色紅復鉤拄
賴高吟忽跳牢繼行乖柳鳴下烏黑雲崩壞西風起兀神
東下糖石超譜役將軍長趨帆怒鼉哮箭眾尤符浪鼓湧
艰茅屍旋尚如飲鷁飛天兵符授地斯人作大瀰曾不
佇須臾蝦蛙徐步孤當鳥嵐伙作盈蘇陽傳長原蹶具由
凝昧前山帝定事有無祀人抱碧潤爲予蒼水使者宴艮
岡郎顯不用牛牲吁丁裂九恢谷鳴鳴噫嚱下裒九懷容
鴨鳴漢代帳發與述人

中秋對月放歌

定定白盤升天東旁羅參斗乖窗窗照徹西海復西海清
虛一道冷天風大流地乜月乜古有年不停修月斧吳剛
斬桂嫦娥搗材杠勞八萬二千戶今何以來是消人[illegible]
鏡湖人嫣謝莊下筆如有神但如庾亮名樓好愁殺斯令壞
發白兜構無餘露垂雨秋夜打窗成病何人火節怨揚
柳有客打鼓騎屋棟鴨欲對今[illegible]落長吟秋水漪
北侑無限闌山凝睇向小山叢桂送

題王琪湖窗簷下祇佛經圖

一郎長大神清臞一郎方瞳風骨殊一郎負背叉丈夫一
郎文采如於菟束髮受書常下帷瑚璉來前堂上呼一一郎
少小紅羅襦年紀五歲肥似瓠老翁放衙日已晡四郎偎
瞰江鄉騶風騎花娃滿座鶻野鴉　使公三株五郎駿奏
五驹騍天驥生出龍梭駒六經勞璨日貫珠河渉對下多
生徒宅宅齊驛康莊循老翁之樂如斯乎山翁見子如川
思小若梁斑大將旋雕明付此作呼虛全裴祥汾门無
奈公下直傳經闥觀闕祭衲门能據

冬夜聽漁洋飲下令之少司寇齋中聽小伶度曲令
之用吳道子畫維摩像爲題

絳幘宗有皮肉肥瘦骨西行何所歸名藍精舍參光綵道
場不見人花飛六足延陵道上爭弟子猶誇我何且物外

枯禪絕不似維摩經禪相人豈識欲冬樹下欲雪天來上不
家清書舫滿歌妙舞一小擬新翻闘向旗亭邊搖扇論不
受羅襦琵琶耶長者與我語坐闘紅袖對紛絲猶是傀空存
散處

西山行殘泉遙若侍御

瞞丁雷火從光風來客椎聲胖陰陰狐狸魍魅何處避旋
神目行下山谷西山道邊洞门猶留見骨今何在楊石
之處不可招豐宗寺古倉泉改房廟道東鄰琪論山椒谷
行寺人墳塋岡巖陵一一佛了柿林宛巢秋紛紛衆公上疏
與御史騎馬騎來行且止試行異微風雨過一鴉橫雄夕
陽裏

長句送梁汾次見贈

歲在辛巳十一月戊戌設大[illegible]言作月[illegible]伏不得渡[illegible]
硃涂八寒風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綠東之近于思
于思將其目綾綾顏親如判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似合往林暴參
頁將刑霞從來盜扎恥甚碍不學風騷隨天邪門言術假
太常墓賤臣蟣孫負咨喚是借傀陵含門伯長舊出臥北
內衙行年五十頭未白乎將如志宋中攜箝歲折那破假
鐵小店雞鳴將大節并裴爽納策不了四野伯決道昭沙
老我巡君且自送遊夜歸坐何紛霖好殺二寸虎從歌西
鄰破于噲神賜

長調題因女祠

貝州破廟河之涯古塚今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
林禿柳暗啼鴉殘像四女傳中杖[illegible]人[illegible]大疑神鴉[illegible]是

學士宋女宅尚宮遙指今是冷饒州[illegible][illegible]分交其奇
媼雙髻了鎗頭擬鼓夜不歇紡績[illegible][illegible]不如官倫[illegible][illegible]女行
祠列四子年休許傳聞[illegible][illegible]書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拍[illegible]
生花所事[illegible][illegible]制掌圖籍先生官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禍遠賜
死茶英少一[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媚[illegible]發喚
妃見諸鬻文章乎通天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顏匹七歲讀
十一字負天邪詩[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門是
尚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日見才歸紛
依[illegible]香[illegible][illegible]向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湧津[illegible][illegible]觀劇放詞

七十老翁何所求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巍裾衣見羅
瑜鈿[illegible][illegible]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爲肆

卓犖夏五月芍藥摘竹葉樹兩怨隨伊衣□□忽冬花
醼如燕飲始射仙人自何處鴻返聲魏赤蛇雙鳳日衙
紅綾蹀躞舒長袖天風遊陂陶之紋化奴裝負床一串賊
不休小秦王曲解水調黑鴉三五斜陽收背人作俑風亭
夜汗頻書發心尺納足時小娥不更唱詩名甲乙畏塊卷
我但飲酒騾行趣呼紫白到十分頃今日之樂行如此世
間萬事風馬牛七十老翁何所求

蘇祿王畫像歌

狸睛峨髯鴉色袍烏帽紅帕蛇龍文山桑雕弓鶻翎箭珊
瑚寶玦大食刀秃襟短褎擊鼓殳獰帷狀貌鬼蒙兩夯
丁丁兩海女西施鄉目雙妖嬈一抓金釵嵌粉面一調鸚
鵡衣水紵左者抱猫捧扇斗右者騎象吹奏銅云是蘇祿

巴都像潑心空紙砚遊遨遨已猶得乃入手虎頭道子羅
毫于闐逾東六萬里青山一髮中原朝永樂黄帝受琛
貢何殊南楚來包茅雞籠破浪送之去天寒拔地空中逃
滄溟蒼岸拂其尾魑魅人小爭相招大津敗伏乃驕蜂衙
河前岸鳴鵝鶴紅白參差蓋恭定賜以下策說羽檄詔辭
鹿角簇馬鬣碑碣堂廡蒼山半是明祭隆罷酬戢還城十
二閣遊遊花蝕遺鐵夜月吟頻沙宿鴉寒花飄過者貰酒
洗杯土火珠道落形衣高下魚介鹽在何處作性命輕
鴻乞余觀此圖生嘆息村原不吞風前淵

苦雨歎

五行之志昔曾論邪說高談眞生痛淋淋大漏何須來商
羊隻足向人亦雙跨脅地火欲流為和停風轡不動誰除
鼓鼠來掌埼蛙黽鴨股上岸槐瓢日斧后螻肘棉始子抱
河老農哭夏蝕內陸千郎無秋傷五穀八月茲去尺一擬
綠窗南長史低回官廨送行野愁謝卜木灾株脈隈比官
棺車寶猶潛女充衙衝行食十米其作頁沂俎司衙亦常
職啟起泥揚太宗縱挖脈告齊澤门杵戮福冰珠究何用
脊髮鶬橇炙雩咨秋旅一聲無婺孫汾邪比實彼豚蹄朝
元高閣吟鐵風

古歡堂集　山薑詩選

蒙齋　田雯

五言律詩

野行

流水村村淺斜陽樹樹生花飛雙艇合雨過一蟬鳴市遠
無爭訟人閒狎釣耕桃源如有路雞犬倍含情

送友還蜀

酒壚連客巷匹馬向天涯驛路秦川雨春風蜀道花行藏
嶠郭理書劍老依巴何有黃梅熟知君已到家

錦官城外路山色行人歸春柳攜新水鳴鴉背落暉干戈
巫峽暗風雨草堂非獨酌郫筒酒長吟賦采薇

翠微寺

幽僻非人境招提在此峯巉巖千尺瀑對岸二株松直入
煙霞窟吾攜麋鹿蹤攀蘿方可到車馬不能從

退谷亭子

古淨水樹綠雨晴山更青何人來退谷石上結閒亭草沒
陵原碣風鳴佛閣鈴此中棲隱者吟嘯月常扃

碧雲寺

半里山腰寺蹲附到上方衡門僧磬響不辨藥苗香竹道
千林寂龍湫萬壑長行行筋力倦小憩贊公房

來青軒

歷歷峯相抱憑闌翠靄收晚風香埒動山月隱溪流西面
白雲起南山紅葉秋題名有遺跡興滿至今留

松磴

亂石通樵徑雲深第幾重潺潺流水外林黑下高舂無數
飛鴉集長鳴澗上松歸途遇老衲拄杖且相從

七夕

官冷如招隱空齋但辦眠異鄉逢七夕客路又三年別淚
瀟瀟雨秋聲叫叫蟬鵲橋那可渡悵望女牛邊

聞周此公在真定賦寄

挾瑟新聲少平原傳客多何曾逢趙勝幾日度滹沱歲月
悲楊柳衣彩老芰荷寶縣有隱者相見意如何

送此公南還

鳥影秋無盡青楓入棹歌涼雲截江雨客目度黃河身征
婁笭怪時艱滿淚多偏舟截湖去家信近如何

令弟歸里

柳碧如醅色蟬鳴似棹歌只今秋色裏其奈別離何官稅
急新稼庭花護舊村閒嫌杜陵老鷁鴨話偏多

偶出西郊阻風郵店

十月陰霾起天容野日昏朔風來雁塞瘦馬自山村沙路
針通郭人家閉門停鞭投野店烟火一宵魂

悶

命假衙沉狀衙林似醉眠只今就寂寞不異在林泉小草
違初志名山誤壯年一燃百感集搔首欲逃禪

遊慈觀乃黎曉歸

忽漫花鬢眼迎人片片飛蜜蜂拜日蝶香散上風衣地潤
山光入歌停酒力微如泥齊扣了醉後竟忘歸

陽丘米石髮來都門

者昔長白飛高枕錦江樓正可成真隱如何賦遠遊新詩
傳後悔短褐敝冕旒何遽山去明珠莫暗投

送宋務寰先生之蔣

燕市開裁賦梁園曉聘使笻攜青竹杖時到翠微西飲送
荊高醉名原李杜齊翩翩馬客又下浣花溪

黃氏山莊

疏可青郊路看山何所之名園依谷口流水出村雞鳥亂
驚人過藤深當戶垂涼架足幽興獨與野人期

山中酬黃中丞

草堰輕朱紱旗常放白鷗烟霞今錦日節鉞昔桑閭瓶柱
争陪合樽尊酒器到我來訪道老容翠滿山顏

黑窯廠晚步

一望翠微西平林落照低鴉鳴風入樹波動月在溪土屋
藏烟火寺山遶馬蹄習家池上客一路醉如泥

嬾

看山西郭外衰柳玉清宮終日騎疲馬何時把釣翁病深
思入道交久漸知人不為貌高臥年來嬾是真

偶登潞河城樓

晚眺村邊僧高梁拾頂鴉日黃落草短樹綠酒瓶斜散鼓
將軍飛風驅使者稅津門二百里湖上隔煙霞

撥悶

京雒門常閉田園興已違秋風開旭過獨坐見花飛鄉病
身尤甚歸歟白典衣官貧人更減僮僕亦應稀

附劣之作

虎頭鄰計營宜鼎熱沉香幽意今猶愜高吟但不妨來尋
支遁侶還宿贊公房向晚延化竹偕到石牀

杖錫何年去安禪住翠微諸天花雨界老衲水田衣鉢粒
馴群雀茶烟繞落暉乘閒常過汝勿負掩山扉

程駿潛之青兼懷李督正

知爾歌登隱歸家兩月餘迢遙在日旅老病故人書微祿
難耽酒長河且釣魚徉狂有李子消息近何如

送客

送客春城路因看郭外山遠峯青可數飛鳥倦知還雲積
官橋下霞明野寺開九陵過作少裘馬正酡顏

花朝別友人

鎮日陰霾起孤亭向柳條黯然當此夕不辨是花朝小院
飛寒雨迴風下怒飈天涯春草色重惜故人遙

鄒家園看芍藥分體六首

森森花底路行行客集巾烟村落樹色淡路淨衣塵細雨
綠重斜風鳥語頻謾愁天赫熱不少寶餳人

沙徑名園近朱門古寺西數行垂柳密幾處亂鶯啼閑夢
悲風動花陰倚午齊到來爭繫馬步屧踏香泥

小憩孤亭上藤花四面垂梵聲深幾尺老鶴立多時竹路
收殘了風簾護燕兒納涼新月上樹影亦離披

池水長隄好垂籬小岸幽黃鸝雙人影門閑一登樓花落
轉甑下池中靜不流何人掌得遍扣竹發清幽

貪行過寺北回首已村東橋斷隨流轉林深借鳥通斜明
秋剩水泥殘麥吹風花意還相引叫遠有落紅

理策前峯杳開襟午氣消井深螭石出徑窄逐鈎行倪切
此何地園林谷復倚蒼涼一水開棠棣傳題名
飲申叔飾寓齋
簾下多幾樹大幾一一雁飛酒杯消短燭官况話深更失路
嗟何益凝懷老漸半思歸笑張翰何必待秋清
花朝懷友人
春遲新水漲河上柳如烟去馬東陵外懷人幾壯前雜𥨸
投大壑遠樹界青天二月多風雨花朝最可憐
大佛寺
駁馬城西寺空林野鳥呼為峯園閣小一徑立符孤窄泣
簷梁碍燈懸象罔珠符中遺像在香火護龍符
東北山先生
我負登山約君誇列幾峯一枝為放杖何處翠微鐘鳥怪
名難識花繁樸自封不知巖下寺二遠可肯逢
城西溪上
郭外風光好偶然騎馬來最宜溪水漲相映野花開一路
鶯同蝶千株柳間槐西一望不見行轉小橋隈
贈徐勝力
梢是何人下行紙入翠微貧廿投刺少媚世得遊非風雨
穿秋屋丁戈老布衣借書窗夜讀麥巷掩荊扉
二月三十日
此夕成蝶賞當杯戀落暉酬仍留客坐老提送春歸撲樹
雙鳥不迎風一蝶飛明宵門入夏遲稱惜芳菲
雨過城西溪上

郭外重遊地溪邊眺望賒鳴蟬迎客語隱柳受風斜野架
垂瓜蔓疎籬落豆花老農如舊識為我話桑麻
寓園雜詩同屐舍人
閒坐偏宜雨空齋崇樹多酒杯當此夕烽火正如何欲架
麻花亞低簾燕子過淵高逢舊侶停筑莫狂歌
細雨朱魚上廻欄碧鮮滋蟻行穿樹複蛛靜理蜷絲不辭
眠難穩長吟病莫辭閉門巾幘嬾只似住山時
修竹風頻入叢花趣不分亭中微雨後池上一蟬聞出谷
非栖鳥歸峯是倦雲鄉心生感慨獨立向斜曛
莫謂頭銜好官閒只閉門賜廬殊越絫貲埒類齊堯試茗
藥欄下移床松樹根高飛看老鶴蕭戀大夫軒
題新居壁
卜宅依深巷秋風客意新少嫌沽酒遠不厭灌花頻寒葉
將辭樹飛鴻欲避人亂書千數卷莫笑阮家貧
比隣單行人招飲迷官粵時能令之戲賦贈
白版三間屋同君慨舍時知墻聞擊缶獨樹怪題詩小部
京州曲寒鐘太乙祠巷南與巷北今雨復何之
嶺川天末縣官罷抱琴來癖癖三苗地蠻猶百戰才缺刀
鬢能存苦酒撥櫛杯逆指還堪憶曾經射虎廻
劉富川綸簡詩（名綸邵陽人辛丑進士）
危語妖言出蠻旗舊得呼竹巢攻冷戍血已乾蒼梧日暗
琴鐵泣風寒一劍孤城隔諸將史何識果卿無
典禮官常備詩書士氣伸　九原昧日滔淚念孤臣秀
寶延前芳邵陽戰後應為儒無可仙皆死定何人

塵豐園閒步

村口人家遶碧園傍時塘流泉北水引鋤地補花香竹徑
斜堤柳幾爲上釣林蕪寒亡種秫亦插柏田校
茫田涉村路渡溪帶煙小橋在柳下古何野花逆風過
陽/月落山峰兩脚懸坡爍入城去野興劇流連

山行先生庭惠寺

日/有春風引山腰細路懸夕春千峰登平圖一松斜門倚
如試鶴高巷正寺邊僧堂鋪群松半聽也悠然

同室八里莊

林深人不見谷口鳥同歸避乙村西路撥花高下飛何所
青竹杖遠訪釣魚磯森雨投空寺山僧莫掩扉

雨後出右安門自艇閣至豐台看花

五里村烟北一群春水西午時芙不斷蝦剝路處逸乞火
籍魚含開樓上柳堤風柔步徑軟花妥不沾泥
傍樹爺翻展賣漿人過橋裙班桑刺眼穗孔麥齊暖揚嬌
竹邊雨魚兒種樹南野行人漸漸開扇路繡熱
不分豐臺地村村花炫耀獻纖細木槿短屋架簷穫林靜
嬾爺藥人行碟蝶飛鄉知危游客門前有竹芳菲
樹上行相吠夾先側漢關廊空芳病眼從游夕陽山回首
有林抄曉移且春道衝監入城去吹筒不停斷

附北郝姚阶施黃門背予將歸里

僻地臨南陌因來餞含枯貧眠渡宮七偏性避人疎水害
三條巷野花門扉詩偈皆姚給出蝴蝶到庭除
笑談依獄樹斜日送新醅屋破秋營入山谷菲雨來陌埓

閒鶴嘯分傍買花枝寂莫安所命恐給部陶宓

涿州城南

揖別西山去南歸返故鄉自湍嘆念於樹庭步谷皮蔬
埋村碣儷鶯撲瓢場寒沙內儿起假餘似摶柔

抵里後追憶作都近事試述成詩得五首

自憐遊鄉旆新衛雜在同衙縣乞歸門懶怪人無肝避際
偽朝脫季肇撰錢死曾林宮庭乃棲息也高枝
器字名何樹追趨笑脩作冉卄孫假魏明跡混泥食鳴
猶今誌內請爲自呼可猾未相探其跳沉九命
谷樹紅櫻落溪花開日綠嘶聲渡由省毀剝苛賈肉
當一峰來卄他一軒不禁淥牧質苑典足飛翻
高命娛文丙招步聽鳥啼變奇鄰火夜不惜醉如泥屋下
冬暄落花開鳥悕陌回遊憶閒對芳草正凄萎
未肯拋簪去何如拚酒杯虛名防作忌冷面避人驕傍舍
來春稀分花買東苗蔬杉艮門情祇箱更聚卿

丁給諫來公杆過草堂茂石有

野巷無過客巾車此夕停隋晴花帆作門歸木衣荷庭旆
十里路風流一使星半宋為久別稀雨丁寒廳
泥融枯股前拘乜要訛坑我今霜寒遊若來自追吳蜮翁
剛新盟較衣取長途可陌个刃客由罰謂徒
宵室今何在鄉郎添扑也世情已桐熟在近總艱難燕下
存巢定祈肝斜由尺給可深幾只只今守漁竿
自是寸絲純月闌月發倒多今九自搠自短長青衛竹
排行急恍波悬獨閒淋頭那數卷乾丸在肖螢

新築苑裝穩朴頭日灑園婦觸能徧施見小鮮膺門起颶
枯藤下堯書怪石根狂來敲樹癭妙興淵懷存
能詩何水部恩許片帆歸慈竹舍前長鶺鴒沙際飛衛
花迎驛路鵑酒熟柴扉獨行離栝者依依心曲遠　王
士禎
霜信折綿江有兼葭床唧唧蛀孫織可水大夫賢且廉
杼棟之材櫨與栭上言臣安忝郎署飽豕梁求波供寫
歲在丁巳丹地瞻青鈇硯定麟角拮移司邦計權度兼
念彼杼柚空窮檐　天了中令光炎炎齊職甫拜非久
淹敢曰依歸耽退恬小臣有丹句又添倚門而望菁從
占易刀易口將釜鬻千言疏入感宸嚴詔許歸寧復何
嫌祟文門外出宿僉紫簪菊淵聊觚觚下寶攻我心曲

痁比飛毛羽如鵝鶵赤豹蔚裴袪可撓貽于五色火纖
緣旋奉板輿資帷幄白原錫褫和吳鰓堂下屢舞搖幻
退歸坊嶽頂明勾鈐人道約純大蕆濂方今土木泥無
烄東南飈摩猶未殲母也寧只艮辰應水侗早待紓問
閒　林堯英

送胡

蘆路層層入巖花而而飛鶴翎梳水柴蝶粉上迸衣小巷
船如笠垂楊雨一岡揭船向前者欲覓桃源磯

北渚亭

山光映衣帶北渚枕清波惆悵風流古風流今若何野桃
與修竹約花覆庭柯獨坐日將夕但聞啼鳥過
秋杏子鱗跋

下馬升滄溟飛山亂石植炎火熱日雪遠樹有泉舒遲許
才相映皓華峯正晴鈴州今巳癸誰重濟南生

過獻縣

小縣人烟少曾傳漢獻王秋高經此地行過菊花香斷碣
荒遺跡停車大道傍岸花灘寒水一雁下斜陽

良鄉道中見西山

杏靄遠山色別來經一年酒旗官柳下佛寺石橋邊花放
迎人至鴻飛過馬前何勞又西笑吟望翠微巔

勝水庵遠眺

野外多秋色郵居數日閒出門方二里便入翠微山寺在
蟬聲裏人行樹杪間路逢支遁侶邀我到禪關
風來吹柿樹片片下庭柯不到山深處那知紅葉多尉幽

煙出竹籬滿戶乘籬小憩禪房靜其如啼鳥何
亭峰一千尺樓懸在茲遠看秋雁下況是夕陽時風落
澗邊石鴉棲松頂枝運河三十里斜遠督亢陂
我欲陟山巓高處第一峯振衣千仞餘回首萬芙蓉霜後
登丹嶺林邊聽梵鐘野雲自來往何處訪幽蹤

寒食郊行風日甚佳

城外春光好清明更不同鄉閭隨水而杏酪覆村中樓上
吹簫客花邊舞蝶風香塵十餘里步屧在西東
紅濕酒旋人白打從家家如禁火一望少炊烟
馬蹄塵壘路蝶蟲附土泉新泥銜燕子小雨濕飄穗村舍
城衣人躬暖賒酒徒逐花樹向谿邊落山從雨後發冶遊
春約能小田醉青騰閒說鶯啼近桃花開未曾

到寺陪僧話當杯岸野巾放翁風有力下馬杖隨人社門
愁無賴花朝病未旬清明今又過客負一年春

古歡堂集 山癯詩選

蒙齋 田雯

五言律詩

南行即事

黍地村村熟蟬聲樹樹同江南幾千里客路逐秋風野店荒山下槐花細雨中簡書真可畏無計獨飛鴻

泰安道中

嶺背行人少秋聲塞雁隨蓼紅溪轉處山黑雨來時崖樹懸羊棗村田絡兎絲郵亭十餘里投憩夕陽遲

過郯城

野樹青山斷荒城白堞斜夕陽郯子國秋柳問官亭泥路撼牛鐸風巢落鶴翎可憐眠土銼一老少微星郯處士年百有九歲

丹陽道中

颿下長春水河邊夕縴齋布帆風力小漁火野村遥秋雨左思巷婁花丁卯橋曲阿懷古意愁聽海門潮

呂蒙城下水流接大江流京口烽烟路人家橘柚秋淺沙投旅雁來日落犇牛偶遇吹簫客蘭陵上酒樓

驛舍偶作

深院青藤合頹墻白板遮老松僊作勢擁桂晚爭花高枕江聲壯吹鐙鬼火剔瀟瀟秋雨夜滋鼓不停撾

金陵道中

石頭城下路烟樹遶迷離水繞山青甚橙黃橘綠時風中秋雁引天外夕陽垂寂寂秦淮岸何人倒接䍦

狂態因官減山遊發興新州中打魚艇樹下擣衣人客袖拌贅手還慚褻角巾江干好風景何日老垂綸

皖江道中

折阪籃輿出衝泥騎馬來橋邊樅(?)米下溪口麥花開竹籠鼓眠共江鮪(?)行傑材瓦盆燒濁酒獨酌興悠哉

日雨來山店黃昏吏役屏移牀眠避漏吹火立烘衣野市黎祠白秋盤郭索肥不辭行役遠翻喜簿書稀

屈指程難數眠餐野寺間山行三百曲溪轉一千迴晉(?)答狐狸語燈昏蝙蝠來前途行虎跡僕馬莫頻催

桶包霜信冷上鞋客聲温茅屋如瓢小神燈似月昏雨除蛙閣閭巷窄犬狺狺不寐愁難遣秋風帶旅魂

將抵金陵

兩岸蘆葭葉連天秋水長石城望不見烟際歌滄浪米剏鴿頭熟柑堆佛手香篷窗正午睡一棹入江鄉

清涼山遠眺

遊屐今年懶荒山勝事徂雪(?)花景陽井風雨莫愁湖流水長干曲垂楊野寺孤六朝存舊蹟惆悵踏春蕪

異代繁華地江潮打石城烽煙動斗宿殘磬落鷄鳴野宿梅花曲春風燕子樓清涼山腳路且信馬蹄行[illegible]

青溪訪江令故宅

江總當年宅青溪第幾家風流不可見惆悵夕陽斜沙泰莊(?)水娟娟斷(?)瀰花容餘瓦官寺暮鼓噪棲鴉

石馬鎮懷元龍

石馬立斷風荒岡句曲東溪過龍女亭前下鹿皮翁木客家林黑山桃帶火紅江村一杯酒誰與(?)君同

金山

晚渡候風正人舟北岸開水閣居絕頂梵刹妙高雲濛柔(?)樓臺出登(?)巖竹樹分金山真似畫一幅李將軍

病

自昔作無賴今年病不辭敵愁身那健試藥老難禁舊雨交遊絕新官消息沉簪花吾媿汝寂寞發長吟[illegible]

揚州寄劉木齋

句曲四山裏揚州三月時春聲今昔異細自短長垂劉寵錢原少馮唐老不辭小舟翻可任一一尚相隨

方氏園林四首

雖穩竹邊屋坐看溪上雲波平風行苑花艷午如酲可笑田京兆翻憐鄭廣文春物飛不定氣衍亂紛紛

蜿蜒長堤好何人築小園官蛙皆給廩老鶴亦乘軒李園與宜爵須唐以酧堯(?)待盧胡水恨少此丘樊

自勃通溪柵山曠人參田柳花飛似蝶荷葉小于錢水調爭初歇蕪城賦又傳米(?)胡扑(?)帆去二十四橋邊

肘後幾何許門前興莫闌門人爭送酒小吏解吟詩作筍茶(?)盤日削脈入餞時堂三月昔自甚從若乱

方氏園林後四首

花柳眠西郭笙船並水城泛管(?)吏人少避地客懷清江上回飄鼓花邊煮藥鐺園林好風日深樹一聲鶯

紅亭一溪遶白板兩重扉頗擬有時人水衡無數飛理琴

過小雨看書立斜陽仰臥爲伍耳言蹤木首歸
僕馬須長避休教蹋綠苔魚沉絲板響傷頭怪官來阜層
三月好晴蒸二畝栽桃花開未了又報牡丹開
青案拼幽開花棚繫短橋竹根穿戶檻柳架波人腰風雨
白門樹帆檣揚子湖秦郵木瓜酒鎮日醉無聊

由京口歸句曲

鳴觴經句久看山策杖歸溪邊黑蝴蝶雨後白薔薇晚
銅鉦掛江宅鐵甕閱揚州一回白郝絲鮮魚肥

秣陵關

掘井清湖水壓村高下山叢花句曲郭四馬秣陵關濃淡
村醪熟青黃上菌斑日斜投野店一醉且開顏

江神廟

野廟當江口小船繫不開昏燈懸白晝斷鼓臥青苔高浪
遶崖動神鴉撲樹來鳴鑼催估客日暮祭風迴

泊舟吳門寄汪若文

渺渺太湖水迢迢光福山梅花一萬樹窮冠井人間思與
堯峯叟扁舟數往還煙巒七十二坐嘯聽潺湲
聞說楓橋近西郊作草堂門迎春水闊徑落野花香楚客
吹簫地吳娃響屧廊停橈吟望久雨後夕陽黃

寄朝木齋

少小識劉孺于思絕可嫌窮家齋語怪態度行人謙木也
頭全白無錢突不黔田園且歸去有意學陶潛

春日縣下雜詩

壁下湖邊宅林停踏本米身衰多難後過人久嗇客散罷官

餘杭驅新丸藥錢分售著書狂詞疲醉態重與賦郊居
雨後增春色支頤坐小亭穿階叢竹綠排闥亂山青新置
燒茶竈閑看相鶴經簡從多少不殺射在門庭
脫帽無拘束迂談少個狀媚迎過客托病誤寫鬆方酒盡
空瓶臥琴疏舊譜荒行年將半百頭鬢已蒼浪
卯酒三杯足南華二卷終寺行同佞佛而立爲仿松學語
嬉嬌女鈔書課小童龍鍾多老態頭腦久冬烘
林下支筵敎花邊壓酒槽齒搖嫌餅硬腳痛怯樓高僧乞
銘新塔奴羞補舊袍蕭然無一事似昔在閒曹
泥滑難騎馬簾疏不上鈎茶多妨午睡山好婦人遊帖選
硬黃紙書憎寒具油讀書須字大老眼怕蠅頭
再仕真蛇足逢人獻鼠肝心能學禪定老不帶儒酸避盜

移家好虛名說隱難幾衣昏手板明日賀新官
家信憑兒寄新交折柬多酒錢償債復欠曲請改仍說書亂
宜收拾筋衰費按摩小奴常誤事亦不欲撝訶
前歌懷邊李風流不可攀徘徊尋行跡唯見鴨華山燕子
風致舞桃花雨若斑錢興時一出谷趁夕陽還
亭古頻通屐湖寬好放船白魚長似笏青鴨小于拳謝客
登山句陶公飲酒篇新詩纔上卷已見滿城傳張籍用唐人詩語

湖上

湖上沉吟立春陰柳半邊烟波經雨潤衣帶受風斜關柱
紅藤杖看栽白鶴花欲尋北渚去前浦路三叉

買山

四圍青光屋千章樹滿園移來怪石供獨坐老藤軒小妓

調箏立高朋賭酒喧買山尋此樂無分復難言

紙房作

車路經牛壁行勝入紙房幡實低不動斜日瘦無光寒冇洗書酒眠須濯足湯一年三過此岐路默亡羊

止園十首與呂鐵翁

叢樹開風徑敧墻疊草痕豈知在城市亦有一山村水氣晴疑井蟬聲柳下門白頭紅葉裏相約泛滿樽

石檻蘇苔徧秋堂灑掃頻落花荐殷客微雨種瓜人壁挂琴材舊東裝麵餅新門鈴常反鎖閒步岸風巾

蔓匝青藤架橋通白板扉柳根秋芋大井路菜蛾飛秋鳴衝泥立蝸牛上壁肥轆轤聲不歇課僕趁斜暉

平地山情少西風樣柵斜幾行鴨腳樹一路兎絲花哥定藏審器宜和拼畫家夜涼新月上誰道有蝦蟇

瓜棚張似屋菜圃坼通溪多樹勝奴橘平池種婢魚烏袜三疊唱虫葉八分書自與鐵卷記菊桌銘不如

敎老且為杖梶垂曲似弓來命千頭自木盃一庭紅秋木鶻鴣雨斜陽前菊風敲門無別事酒客與詩僧

盆菊還須買新梨不用冰藥方書學記酒器坐禪收小立梧桐下高歌蟋蟀秋從無刺見意豈聒蝴蝶作頭

竹徑安衣桁瓜聲亂遠砧一竿剛脆美一寸落花深入箸鮮脂瓜洗隨桑苧斟簡華重可話秋木費長吟

斫得松身瘦為子作酒瓢秋來一杯飲花放雨新游聽堤孤鴻過抱節小蝶招如泥客不散勝地足逍遙

蟹蜆輕時候生涯適老年眠遲仍夙快花好不論錢孟泥

博浦局苔京麵集天獨傍山水趾愛我發詩肩

衡湖作

偶入胡歌里我同五月時吏節麥田路白雨酒家癖荒草瓦下蘿斜陽邊暖樹貪遊孤忘等能識亦相宜

由般若寺尋梅溪

下破嶺前寺僧房石竹花背午歌舒地宮臨雨三家槐古道深巷山重尖晚雲梅溪何處是洪上野烟斜[illegible]

[illegible]

宿非閣聽雨

獨坐清暉閣層層向碧岑窗聰松四面渓石樹中心有鴿叓風舞何人抱膝吟一雷送凉雨為我滌塵襟

泉裊亚楊岸微微少女風魚游萍葉上鳥入瀑聲中嵐氣浮皆白榴花濕更紅蘇門隔半里何妨挂蜺虹

信陽道中

跨背隨山轉征衣帶雨痕淺溪不沒石深柳自藏村軀瘦嗔饑虎吟孤續立猿遥遥信陽驛燈火一消魂

東陽俗說龍化成仙源大洪山發高

山寺楓紅日江村橘綠時山添秋水瘦人與菊花期雨穴魚鎮近丁勝酬史當歸送風落帆同到孤濤洲

安東縣

升大安東縣荒城數尺高是田皆斥鹵有地但蓬蒿夜雨連潮濕秋風流行客纜堤亭不費十日水歸檣

高郵縣

白浪分晴日紅霞接遠天蒼傷孤雁門安穩老蛟眠滿溢

黄功日宣房下詔年不知穿蟻穴何以昇絲錢

五月滁陽道中

五月征途客未歸願聞人納京常道樹行伏暫停輸呼雨杪聲好迎風麥信頻前年當此日江上可憐均

瑯琊山

琅琊昨夜雨音暐生疏嫩蕊蕊曼談石溶溶欣予𩍐藥苗雙漿吐樹影半亭圓珊瑚食山色前行積翠邊

太守當春日於茲城醉翁旅陵人已去清興復誰同碑記

苕全沒梅花樹一叢留連解興寶勝酒小榜東

楚花雨後放流水向門分半里前山路古詩九老堂古杉如錫立新竹比人長恨古惠擢脊孤鳥下夕陽

卷一 五言律 八

太僕陽明予風流思一樂生從來流水畫卷雨豊山雀關薔花曉動行經粉璧空祠餘落照松下聽琴泉

染縣

漢代昆陽地荒城野水邊戰功推鄧禹仙吏說王喬劍舄雖鵲出人稀鎮究驕鶩原凱恨名月春雨蕭蕭

三十六泉瀲邊碑在山間烟遊間非處草蒲臥羊山能化何年去鳶飛遙日送長途懷古意臨眺不胜閒

鳳凰亭鐵似

凡鳥悲淪落空亭自古今何年稱氏觀為此援與吟新史

寂僧侶鯀門無嘯竹思煩城冷予移鬲岬陽岑

荊門州不得暗揚子常同年都奇

奇險荊門道孤城壓亂山蒙泉春日水隱石虎牙關黃鵠千支襄鳥江行淺間衙鈴夜不息羽檄下相續

羣山假聳馬滾滾赴荊門日落於苑出化間草綠煩破愁無美酒入夜行吟猿思訪揚雄宅桃燈一細論

澧州

鳴啼一紅艇徐徐鼓櫂行山開黔地險水愛楚江清小雨孤蓬亮新蟬兩岸鳴村疎山缺處遙見澧州城

貽羅紫雅同年兼詢新詩

卷一 五言律 九

不見雞貽譏於今已十年名垂鳥府籍家住菜裔邊下馬山村靜寒竹草閣眠明朝好勝予蠟展到桃川

後岡拔了杜小艇擊遠淯松火照孫課真行學道裝竹編踏消搖鶴立讀書堂自近山中獨渾如杜五郎

老矣看華髮翛然脫戴巾山鳥幽悲烏花洞古形人癸飯妖來飽松葉前出類殷勤藏往事憐我歸征塵

洛予薺散乳新稿水寄邊修化瓣硯頹地扮落花絲山婿羅命宅人鄉來下詞江瑞今下筋佩派似相思

辰溪縣伏波祠

將軍百戰地在昔西南陲秋由也荒壁殘化落廢祠谷江二水合大西數祭流連行役者名悠悠千載悲

辰沅道尚

白戰黔東地千重楚塞山路通金馬肥險伏石能鬪虎鬼呼崖下新猿掛樹間不知烟霧裏幾部五溪蠻

十里一官塘郵亭半樹嶺錢灶松夜飲飯蒼術係香楚柴蒔紅菌秋茶關緑檜食服由到呼詳路庇涼

山石横遮路溪尖伏復升無名花無媚當路樹持粉腕能奴竹多鬼帶藤途中難眠處半泥亦被棱

石寒疑無路溪通又一灣滴衣谷翠重疑馬禁雲開蝶為槐花驛秋生栗子圓納涼投宿溪流嶺一間顏

納木爲墻壁連延四五家入官敷紫蘇宿驛宗丹砂猺吏蕃如竹綉帕行化休假總歲辦官品仟暗譁

喘嗁雞啼怪鳥叫鳥語圓綠叢無似屋黒蝶大於巻有澗深無底風輪轉自便可以遺里甖枯死楚賊逃

趑趄夫苦陰晴勝日古勞行韵樂裏不雖記郵筏小吏蠻蘇雜勞人跋涉兼簡書與可投木敢逆獻炎

黄絲驛

鳥絶攀山寂雲烟古洞奇長虹懸為鏡小雨黄絲麻谷魚梁水三郎竹鬼祠益州風日好不減馬蹄遠

贈牟廣文呈美

筆竹多名士牟生獨擅場一官如鄭老五字是虞卿宅傷網南并青冊魁地鄉秋沾一點千酒熟菊化黄

采許錢卿

跂望許殺和雨氣此孤城搖落紅梭守風流歷下名那州白楊何相送長多情問是山東客何由

行

鶚武寺

去地數千尺御風天際行空中鶚武寺何處鴟鳴嶺風張翠黛失霞鋪遠水明前山雲不斷虎虎馬蹄生

清溪後洞

墨消山中出風軟日全晴寺徑楚橋斷溪門吞水坐石松古有慈人洞黑還明滿墨眉山老高題石篆名

一聲清磬發何處又離關僧白巢笑頂猿來掛樹間尋梅到西關攜酒上南山老子方歸去分攜落照還

別高鏡庭四首

解后今何地招尋楚翁邀梅花孤嶼外事片一樽前古寺青谿洞風帆野馬川明朝欲分手不醉不容眠

戎州古名郡儿與爾相宜千載浩翁後風流復在茲存雖

泰古了甚算五葉皮不分邊頂日行軒花隨隴關向成都去從今美事該截筒蒸酒法流水試燈材邛杖

詩窗得句頭十數枚莫根白髮士李寄蜀茶來我見但如此夜郎經二布瘴鄉書問客書歸恨昏人北雁

無肯過東川有也寄從今相問訊莫厭往來頻

宿安坡

徐斛八飢宿安横有坡南大但咫尺前貲逆如何木杪危石關風八洛石多俯身下地底伏馬渡盤

送李通五同年

九月繁霜早驅車別夜郎尋山邊馬首紅葉雁行裝前酒村豁賊龍坑驛館荒金門臣瑚飽贈爾數檳榔

送徐道中

黔山無雁到秋色正排愁之子忽相訪烏峰小夕烟鳴鼓
金筑夜深雨菊花天送爾東歸去匆行割半齒

壽湖大寧寺

溪東二三里高塢峙如山寺在水逝上鳥鳴前樹開爽光
插合利濤梵出層樓雁銜魚狀路行行目雨遮

舟中雜詩五首

小舟如枝尾四五尺餘寬床上堆書卷窗前挂釣竿布帆
秋雨重沙岸聲花裂長夜炮鋒虫黃頭唱木闌
不聞狀乃久復此非餘聲一部回颯鼓兩行秋雁影皮襆
廿茂里漁火子游城扇槳移谷黑東峯白月生
客館在何處思依秋樹根藏荷紅緣路鄰開白楊村叢藥
風爐姿貪眠絮被溫旅懷廿穀寬得靜且關門

倚行旋月老二鬢苔相侵不畏靑囊術寧知白髮心茅帶
綠爽淸嚐澗入巓深冬底炎作過方山返舊林
西北孔泡起停橈一水隔大寒村不吹鴉賬柳相呼白浪
欺人老靑山送客孤凌晨紅日上十幅颭風蒲

秋日秋巳曲江園亭四首

前輩藏書處仍旁綠竹陰半池秋水淨一徑落花深徐榭
結作得上所何地吟後園石山子招我許登臨
幽眼一時到春京秋菲天草堂酬賦客烽火共留連白雁
負花裝前梢紫蟖前歎工遂貿二延足今邈年
名篇何從得秋光貼壁新泂闌不復作追代有蕊陳此地
勝君子許橋望絕倫風流未消歇愛爾輞川人[illegible]
佳

不聞濤淵好相逢客在茲闌茶雨晴後說何翁歿昕病試
新花驗齋逕拜佛期下若曾有約惆悵復何之曲江舊[illegible]子久
有僧爲游淵之約

齋中即事

病起當風立空堂暑氣微小桐抽葉大瘦竹兩萌肥白洛
蝸牛傍黃栽蛺蝶衣烏巾欲不止無客到柴扉
花片飛還妥書籤短又長理帘侶花合花樂一亭香山李
名紅爵街負買白舫可憐雙燕子下築學人忙

段司农園

谷口幽棲地名園流水東誅茅成式還憶舊可容趨白
看新月花香立下風小亭饒遙送零落野桃紅
闌林兩日台客臺有餘清春晚花愁濕山昏雨勢成籬門

呼鶴寺鄰舍飼鷺聲隔水青蘿館康州懷古情本參青蘿錦在圖畫

頫綠作

小溪道樹谷考叔有祐祠門外臨流水橋邊臥斷碑一行
山鳥下十里柳綿吹前路李膺墓行行夕照斜

蒙齋　田雯

五言排律

徐卓字先生廨上廨作

大雅誰能繼風流夙欲探登堂賜已幾派次意多所[illegible]業
飄逆大梅花放工酬負薪親近額採危夜[illegible]今
痛逝逢事半惑河陽曾鈕殺東令下付嫁[illegible]花
同鈞鈎諸闊江逝焚笞將近[illegible]閒鳴琴倚
乍請可憐綫道小誰信上泉一[illegible]如與[illegible]妓是月杜
水奇延拂羅樹配翅漲漆何日旋[illegible]揚終[illegible]心
寧存[illegible]人事卻能參鵬鳥形偏意制鄉肥可[illegible]花紋
安原上草氈氈月古樹[illegible]壞山昏廨廨舍一船從背背入

日總無饑竹簡荒祠鳥鵲巢帳飯難深[illegible]泼酒拘
厂助哀獄啼哭田穢鴉[illegible]老禍[illegible]心更碎掛劍客何塊
杖疑當年無人哭也下[illegible]衣蠟拜跪長號哭聲一

王宣衆殉節[illegible]

小縣[illegible]地存貲[illegible]用兵[illegible]觸堂第[illegible]將臣節見儒生自
羽翅[illegible]無奇山谷義病大谷烽煙剛秋老鶴鳴蜀賊空
日[illegible]指身爲名孤魂還激烈拜斧旋[illegible]街過江烟殘
村深鬼火明詩書終不愧何必[illegible]

上西河先生

劉馬門庭峻西河道統[illegible]學[illegible]
原流微依刑動靜今[illegible]用[illegible]宇宙向[illegible]指山川圖[illegible]迹
久探精素志[illegible]從來廿[illegible]到[illegible]林逕[illegible]餘成麻突[illegible]

滑乃[illegible]建牙方上谷單騎忽江邊將進尚書秋新聚司
馬[illegible]皮發進[illegible]水覆起[illegible]天所過無能化相[illegible]倒懸
征柴分陝日名重保猶升驛路壓[illegible]欲然開箭
曾失箭飲[illegible]亦投錢告誡心良苦[illegible]扶意獨憐人皆矜晚
節誰復酌貪泉鼓情齊俗鈍還思晉紛[illegible]能官不歸去日
傳詩輔[illegible]

南陽武侯草廬

上苑逝長阡茅堂枕碧岑逝[illegible]竹[illegible]日這仙[illegible]跌立
碑如[illegible]似鍼[illegible]化[illegible]水[illegible]管樂才堪
兼孫吽恨不禁出師前後表梁父[illegible]吟八陣縱橫志二
分攘[illegible]心[illegible]遺[illegible]徐庶[illegible]
國深人[illegible]誰足鏡[illegible]不彈琴處在[illegible]拋置行[illegible]歎[illegible]

七命渡瀘水五丈流秋[illegible]飛旌[illegible]林蜀[illegible]
獨自[illegible]析老[illegible]今[illegible]從多[illegible]兒飛鳴有大命[illegible]鼠
俄[illegible]木[illegible]陰劉[illegible]弱主陳
壽[illegible]人[illegible]斷[illegible]路[illegible]馬去
[illegible]

陽明[illegible]成詩

年少非凡[illegible]大儒[illegible]文[illegible]
枝[illegible]人倫[illegible]史[illegible]路[illegible]
[illegible]人行[illegible]鬼[illegible]山[illegible]
身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奴偪塞遺祠破倉岩勝因叮名臣新建少前蕭晉僕無剗
蝕搜殘佛精鐘謁人來媽婷防妬忌魍魅苦卯揄涉沼安
魚娛風亭放風姑徐勺合竹粉紅賦安桃鬚地酌變官酪
笙吹變女蘆四山夕棚闕悵望躑春蕪

太室山二十韻

奧宅榮河洛神皋山奠穹蟄山横地幅名嶽位天中海涌
三華門人呼萬歲嵩敦龍元氣抱峭拔巨靈通伊闕雲雛
斷西都賦不同漢唐封禪夜筆隸苗碑突玉鏡來舜帝今
壺傷老翁何須採苑委應不數崆峒南北東西嶽坤雖大
小焦甚長連六合罰秋冠二公七羽玲禽鳩藥藝瑞花紫
吹符錄子晉不樂決處鴻九仙尚浦碧千花躑躅紅蕊開
泉頂瀉月題樹朦朧玉冊沾微雨龍旗擬曉風祠宮婚坎

宜祭器太牢充膏休懸神榻貢之蒲絳宮兩樹森檜柏四
望走蜺虹際盛干戈偃祈年稼穡功小臣虔祀典杲日上
峯東

壬子分闈即事

京兆承恩重詞臣拜詔來宮花迎寶幰釣樂佐霞杯玉勒
香塵動珠旗日影迴簾幃分鎖院燭火映高槐乙夜青藜
合長天水鏡開五經參博士十暢擢英才鳳舉臨風下璠
璵入手栽菊求收竹箭搜揀述龍媒水鑑欣陽阿春難刪
逃催敢忘辛苦地縣典喜趨陪

督試應制

排霄紅雲動龍池對夜游香飄銅鶴繞花映玉壺水側渴
[illegible]坑聯列股肱朋幾朱旱尼烟穀紛硫從漢[illegible]興庾

合臣鄰稷契稱劉職[illegible]夜破[illegible]已見點炎貪稱
思辦海微舜門干戚開[illegible]智九[illegible]不[illegible]賊吳都鼎風片郡
臣能波瀾巫峽水氣樂[illegible]過上中有攬[illegible]
雀甘依井漢那有老柘繩樹[illegible]分出紛[illegible]元氣升[illegible]
蟲室樹荊給列炎滌雨露恩方[illegible]任[illegible]罪鐘
于聯旋赴徐陵于今歸方穆[illegible]力未[illegible]兩
丹水鶴秀閣法任三徑[illegible]樓閑[illegible]鶴雲書廬東
行勝夜扇錫人昔奉山[illegible]臨閣衙睫時
月蓋神味[illegible]前[illegible]思山棠[illegible]滴替燈

泰提

銀控巴陵荊兵屯天塔筆[illegible]宗露衙
仰[illegible]旋疑管陵九攻許人歌以補[illegible]容[illegible]驰鑾

撒雷文勃[illegible]餘助方七德舞陰[illegible]一[illegible]風雷合長
林鵰鶴衢蕭雨春有脈[illegible]花[illegible]貨郎抵
楚瑚涸羅承大有[illegible]下[illegible]春驕突[illegible]旗[illegible]樹濃
乞降除部落[illegible]業[illegible]分[illegible]山[illegible]陽綱柳蹤羊腸
蔽斥堠鐵[illegible]猿艦[illegible]下[illegible]規供[illegible]令府藏
代婦[illegible]課[illegible]
羽[illegible]方[illegible]
收邊都[illegible]風[illegible]
敵元氣[illegible]
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探奇穴知不犯秋毫當殺痾瘝意動年婦子號啼泣叟
雨　詔下楚江梟脈府元功壯專征閫外擬風詩歌杕杜
耿錦賜蒲桃廟算規模溯神驅羽衛千年升平七德舞送喜
爲春聲

貢獅子應制

南舶殺猊貢雕題瘴海來金剛夸異質鳥七岦凡蹄宛足
騰猱斛斑文映斗魁紫陽頂挺拔蹟表鬱誰覓尾掉風生
響山鳴嘯起雷熊須早避兕象與相猜月照槃跑館秋
高戲馬臺豈山同漫猝水背擊駿駘北還遵王令南荒慇
切灰樓船浮萬斛風浪簸千堆使者猶銜古蹟衣纓厨致
綺筵盤翡翠椎結罥璁瓏瑱前蜩助下呼嵩鶴禁階表須
重譯上寡許勝夫陪甲帳傳銀漢仙盞賜露梧梁泥借館

舍日洛共裴回報部雞人唱靜朝騶騎催天連渤澥客
之斗牛廻紫舌軻書梨棗鑛雨露該騶虞遊上苑儀鳳鎡
雲夢喘問二春犢府後八尺駁處人勤護惜愛此不羣材

人參應制

遼海黃雲伏醫閭紫霧函靈祇藏雨露元氣抱巖巒草
何年種芝苗幾處剗披榛凌絕嶺採玉帶長鑱上得一根
根泉肥九折品鑑頭廿可嚼龜息來宜衛蟬蛻老益補
萃虎豹健啄砑堀谿谷栓精粒松仁爲藥功解大呼人格
不凡本腑無號珍羅葉尤數擬尾下居范夾風甚鳴舒颯
納鮮使者貢周澱膳夫臨自畀碧宮催何功什襲緘用中
珍有托龍內物應之天是何嬰驕明方叔五歲　聖朝無
跋涉倚假遏塤城

古歡堂集　山嶽詩選

蒙齋　川叟

七言律詩

移寓

巷北巷南春寂寂梁鴻廡下太無聊移來白笑就書府有
去謝仲乞米腰草閉三逕巢燕子丸盆二寸孫魚苗吾應
與是堪高枕卧尹何須捧腹招

送李公旋之任普安

一髮西南入千里烏亭畫戍路泬泬木瓜坼地通縣水金
筑粘天入夜郎山滿篁州三月雨村擊銅鼓百蠻鄉何須
咫尺中牟字勾漏丹砂自不妨

答申瓚叔檢討

病餘騷屑一官寒晏侍金門典已闌渀倴绨下書肆盡世
情偏深酒杯寬窗前秋水來鴻影頭上黃花滿鶡冠出郭
行吟正西笑勞君書札到長安

又答瓚叔兼寄嵒明先生

散吏曼郎疑同仿長安鮑綮數經年正平已少懷中刺司
業頻投杖上錢寒夕鑠鍚風瑟瑟空庭老樹月娟娟聽山
詩客吟秋水又在白蘋紅蓼邊

荅花盛開柬友人

水嶷花盡葉花開東閣何堪賦老杨容合偏爭秋色早西
風又送雁羣來青樓布襪今能否試若彈林日幾廻且夜
西清初下直闕班小鳳與相催

同淨因上人茶話

門後新齋放晚晴虛巖月動月華生亭亭獨樹當門立故
故雙身逆舍鳴床上壁聲供客枕人家片竹遮秋滿遠公
遊訪消寒夜來日相邀野寺行

大佛寺

背郭招提隱翠微躍沙一氣四山開烟楊葉白寒鴉集爽
草生青野雉飛原上七封何代傳嚴關古門老僧扉欲尋
支遁幽棲地繁竹霜林向落暉

秋夜有感

蟋蟀床前訴冰開短燭破絮夜漫漫投衣偏有幽風側行
木落毛洛市難龍在登留抱珠藜村冬衣葉滿山寒季膺
自笑鱸魚興孤負江鄉舊釣竿

送襲郎中出守平涼同梁舍人

針日寒烟菊正繁追陪官舍駐行軒人傳鵷逐來金谷客
有梁鴻老荊門綠酒秋聲須盡醉黃花夜雨好重論崆巖
十仞風流地西谷關連渭水村

東背贈族舍人

貢文爲活畏人憐貧見生涯綿草船賀監歸休三湖大少
陵老困擬磬賦春光欲盡當三月官況悲悲已六年只合
與君消共醉桃花似火柳飛綿

病起

病後傳生學梁乞病倚偏木榻相安高山招我傳前客日
首爲郎床未官乂得經秋齒叢少流帶火何花寒人生
兩鬢全無用豢鹿何妨夢不關

中秋寄舍弟

冷冷新月上人衣吟望滿竹一雁飛雨後昔痕三徑滑鐙
前歌板五陵稀頻占喜鵲蛛絲兆傳來鴉大總閣童相
問豹說君地說歸嬰語幾時歸

同韓生話傳

支離老友恨天涯剝啄忽停雙鞭車夢遶故園春草色人
來燕市酒徒家笛聲斷續吹楊柳雨隱參差滿杏花久坐
與君談遠事一堆蠟淚月西斜

傷心時節逢寒食撲破蕭條對故人看汝衍而雙鬢雪笑
予而上十年塵井綠禁火官原冷每歎無魚客更貧爛醉
高歌莫輕別杏花初放柳條新

贈李將軍

刀戟銷鋒百戰存幾年萍跡滯江村沙場馬革新苔色衣
帶當壚舊酒痕定遠功成乖白髮邵平身退老青門即今
射虎幽并路夜獵何曾醉尉尊

秋郊雜興

開叢野水卉秋光向夕登臨自給涼竹籟數聲來遠寺人
家一帶住斜陽正當紫蟹清樽日偶入蘋風秀雨鄉須信
山嶺應有意不教吟興太頹唐

好鳥奇花處處逢翛然雙屐自從容橋邊但恐歸苔滑洞
口何妨瀑布封老樹霜紅飛數葉空潭雨碧洗千峯東皋
内上蔚蒼望牛滿香秔野稚谷

阮向西風把釣綸又尋古寺渡南津莫教泉石貪魚怪可
笑形骸土木人回首陶潛招似去入山支遁寄書頻從前
兀兀都如夢孤負秋光是病身

忽憶故園秋色好商量結屋在河濱蟹肥綠蟻新酒庭
種黃花補疎籬一詠一觴真我事不衫不履少人知風塵
憔悴心情嬾說欲休官悔較遲

飲李賓訪齋兼東泉水部

文燕詞場自不貧焚魚庭院謝風塵老槐燈火閑書屋明
月簾前照酒人提篚紅奴初駐馬吹簫午夜欲沾巾依稀
曾記仙源路一見桃花識舊津
柝鼓中宵起棹歌竹梧深鎖草堂偏人如宋玉來姑射詩
和裴工在輞川從尾花隨行藥裹啣頭書擁亂山前五噫
側近梁鴻宅與下愁吟亦可憐

秋夜同方山

西風爽氣動涼颸久坐閑襟對酒卮小鳥窺燈穿竹去流
螢分夜入簾時背寒鄉閑遠鴻影月轉關山照鬢絲莫使
傷秋減吟興盡刪九辯楚招辭
橘柚經年厭鼓鼙只指一飲醉如泥搗衣秋水千砧遠種
菊東籬百本齊病惕快風投樹立寒螢依砌向人啼藥欄
淡靄還相約明日仙山共杖藜

晚眺

南陌東風捲釣綸客愁路永無端高槐老餘花惹鶴秋
水春波淡照人夕陽衙城郭綠前火州古寺梵鐘頻相思
招隱知何地容我一與鹿行巾

春日坐與錄山道院

茅屋三重結搆向竹窗紙帳最相宜新傳明後數中銜符
賦元都觀裏詩花下茶鐺兼藥竈雨中燕麥與兔葵道心

久作丹丘想日暮烏栖坐不移

詠史

忽還乘傳關中漢使屈山迥不同一自節旄飛雁雨提
殺鵰鴉捲鐵風山川戰後多新鬼杼柚呼來賦大東羽衛
林官身手健貰辭辛苦從征戎
杜陵淡淡戰雲黃露布初傳入建章花隊元戎喧鼓角月
明父老哭瀟湘蜀川使節思嚴武漢室前籌仗子房詔下
蔡人吾赤子將軍會賊只曾王
官津針日大旗明幕帖傳宣又點兵鐵甲幾人推上將干
戈為里老書生廣飛紫塞風偏疾天瀉黃河勢不平強項
來雲焚詠與當年折檻亦虛名
細柳營前羽檄頻遮邏河上是何人功能馬援邊隨柱姥
作瞻陽戰地座間夜半尊聲木果交章元老薦沉淪綢繆
恭土地無計思深由來重從新
漢代曾言雲夢遊韓彭一日未央收夜郎從雨盤江細烏
石榴花獵馬秋戍伍丁眖衛墳墟村原寡婦啼誅求聚公
自有民時貸民幾何須賸淚流
寶客文章京識番魂寄依故山微青門醉酒金馬紅
紫迴許試俄大烟牧用兵本無敵新曾定計未全非橫前
都話愁何在報到銅岸已解圍

題柳堂感事作 都堂訓為

堂成背郭柳陰齊二月風絲下定溪艤河管巢來紫燕地
背柯編斥青泥飛勻花放行村映陌野人歸徑不迷獨有
洛陽新弟淑愁聞鳴雀一林啼

生日待厄字
榴開桃源兩三枝取鏡當窗照影斜簾前竹映紫窗屑大形
骸上木脩容儀石來當貴無煞分說到神仙亦可疑水而
騎蜓花蕊蝶紅妝小樹迎傳厄
那月迷前進一厄道衣烏帽坐迢詩囊花籃錢使借日荷
粟田朋貼水時四十一年人是夢五三六籍我何師不須
更唱蓬萊曲自作新篇付與兒

發琵盧閣敎谷同體

老柏鐵枝盤佛閣翠微貼色動林巒人家迢遞曉乾曲山
勢斜奔樹石高巒外天風鴻上下城邊秋水樹周迴憑陵
霄漢人登寂獨有禪燈照客袍
此下何山作峽秋丹梯鳥道只相疑合閣霜樹與花旋賊

空宅南秋雨乘地肺呼風谷海嶽戍樓落日斷旌旗脩然
高嘯身飄渺未許金門賦客知
千尋佛火出層雲面對西山正夕曛老樹風悲鳴宿莽
原陵大路荒寒秋生沙磧寒應早水下天津勢漸分倚斗
旅城閒藏鼓登臨直起傳將軍
市上荊卿呼欲出燕臺邊郭醜老莊愁容餘古寺凄凉地偏
起西風鬚髮秋燕雀幾群燦下界兵車大道權諸侯何人
出塞聲高唱遙樹寒煙易水流

送周紫甸之河南

分袂荷門歲暮時柳花一樹正參差君携使被辭符室我
愧文章替左司杖上酉役原自少袖中背刺欲何之大梁
風雪頻懷古應有夷門監者知

見燕子作

曲徑開花細雨侵翩飛來卅動剪舒依人下築風巢定趁
日銜泥草閣深枝上鵲鵲同寂寞巷中王謝默銷沈辭句
有前將雛去紫陌烏衣何處尋

送孫解十歸吳門

燕山七月失蟬至解纜西風送客舟常謂杜榮能覯草入
便流馬正多愁孤帆官舍青楓下落木江鄉白雁秋不厭
東方狂曼倩高歌據地對澄留
獨下津門撥棹迴蒲鮎路直相思薊北秋老凉風夕我
離外飛細雨助有日探梅來邪耐何人攜酒向南皮閒檯
石畔停青雀爲我寒天醬餧鄙

酒熟邀升六徵嘉過飲

新篘松林瓦甕圓小槽滴瀝酒如泉二參便可留髡醉一
斗何須費杖錢有酹打熱勞左手笑子覓句聳山肩昔人
荷鍤君如否莫負黃花九月天

同顧嘉猷綸霞齋新詩　調金縷曲

羅酒清如乳共銓
前宵宿一色千觴連琖我醉倒持銅琵琶板擬倩花奴擊
鼓覓弟勸兒酣無數既是吾州從事者問何年始向平
原住鄉有舊逢相遇　卅人鵬鶚初成賦動光芒天孫
五色長楊短何比似我肩天下出奇秀光其倚伍高歌
罷肩笑欲鄭一　春茂吉倚一斗借斯文下酒君須課扶
上馬夜方午　曹貞吉

玉泉

玉泉蜿蜒遙樹林谷口漸聞流水音雲起直逼山四面瀑

飛倒瀉樹中心樹駐甲坼春前雨叠沼聲浮水面禽鳴時
滄浪一搔首諸峯縹緲碧烟侵

九日朱子昭謝方山招飲黙龍潭晚坐剩梅園松下

四首

潮日騎驢數廻郊同酌酒杯相催御將倦眼憑高放喜
廷寒花傷寺閉宿客幾人同戲馬山川百戰此登臺鎖碧
自是蓀公興不少參軍落帽來

步屧從容返照低高峯疎樹赤雲西寺前大澤龍常伏天
末斜風雁不齊野架朱苞垂數子霜籠黃葉下不時廚邊
秋水涼難醉可笑山公未似泥

苦竹叢花背郭垂中林野興坐頻移從教華髮刀騷短偏
遣西風寂寞吹急羽高天迴障塞空山寒霧轉旌旗驚人

物候秋容老偏插茱萸又一時

妻迷風雨何年樹不老慈仁寺下廢駛馬恰逢蒼水使合
圖誰種老龍鱗思添一鶴清霄立更聽流泉白社隣安得
鐵枝辭柳伐移來長作苦吟身

聞雁

朱門含愁思不禁飄飖怨外動長吟堤柳半捲秋風破布
被初寒夜雨深瑟瑟林梢驚塞月凄凄猿嘯隔楓林不堪
伏枕聽難寐回首鄉關久滯淫

丁巳人日試筆

試筆眼花背字大龍鍾漸覺不如前入春忽度十[illegible]人
日風地佇逢門巳年來首為郎解漫叟只判飲酒學逃禪
城南尺五花爭發佇向春風大放顛

暮春同汀州江汀鋪如與五月遊張氏園晚過嘯公
房四首

菰[illegible]城趾背名園少危路兩邊古寺門前何竹林客
過人門忽見花開亭邊小沼作泉聲衣上新泥燕子來
老樹叢杯酒不辭本妨隨意坐吟詩

然落溪湍村三里行迴山腳路三叉可憐前日清明雨海
不來停下潔車橋上臨流看月好軒中多竹受風斜仙人
節物春光老陰晴柳絮閒棟花

雨餘煙履轉深幽勝招提未擬還花下遠公須置酒春
來謝客幾登山寺前橋剩晚稍寒人在蜂醫蝶粉閒向晚
滿堂獨坐寂一時庭念巳分刪

無限風光三月新馬蹄不厭踏芳塵桃花有路尋漁父野

水無波狎鷺人為溯蠟前投伐至少餐好疲怨何貪攀雜
亂叫千竿下歸路黃昏雨灑巾

頭見生同年醵酒相賀

日分一雛婚嫁畢便遊五嶽向禽同何期湯餅成佳會漸
喜鸞雛入眼中有力不妨名絡秀添丁翻覺似盧仝他年
長健如黃犢門杜經興射病翁

漆倒年來筋力疎自憐老懶意何如敢言愚昧方宜酒豈
有心無欲試柴門巷叢看題鳳日氣刪成舖書生餘
照眼紅花媚紅態欲倚闌醉餘

出都

乞骸才上一驢歸兩袂煙出谷微日下寒家多銘巴沃
逃於張入雲飛十年成竹帶常大小草心猶机柄非行李

薊京風雪道呼奴抖擻舊荷衣
十月霜風落木飛遠家結束下桑乾亂帶數卷牛腰重細
雨千峰雁陣寒日數歸期過小雪□移小驛遲微官故園
酒熟河魚美準擬親闈為祓盤

出都留別袁馮兩先生

廿載程門立雪孤不才尚許補瑕隅心同脈望蟫存少身
似賦蟄作蟫無衛愧王通門下士交離易水酒人從從今
免乞長安米擬摘朝衣上鹿盧

彰儀門外別諸同人

一路鞭絲帽影間西勾橋外野花斑攜家穩渡盧溝水訪
舊思登鹿角關雁為倦飛投遠浦馬思伏櫪牧燕山故人
京洛休傷別十載鄉心許乍還

盧溝橋

虹蜺千尺野雲屯客路人行觸短轅霜下桑乾寒浪小火
燒盧白遠山昏平林葉脫棲鴉出野寺烟深粥鼓喧聞道
張華曾有宅菜花荒處滿荒村

二河店晚發

驅思倚伴小驛中車披曉露寔深棲雞喔喔旋人帽滿
酒禁常淺日風袖了無鞭旋夢殘前村鳴角戍烟空此行
只說名場況得失何由定塞翁

湖舍

客棠烟水網邊住草屋三間竹樹間網集柳陰捕魚去棹
移人影米邊歸登樓乍聽漁舟合倚雨鷗鷺隨隊飛淡凝
長天如畫裏今人那憶米元暉

禹城道中有感

衝塵揭袂雨風斜手挽變牛奈故車過渡行人過馬頻莊
郵綠柳放桃花姿嬰城郭頭暗酒旗雨作愁又憶家門額
此身如老鶴高飛漠漠野雲遮
過合無勞羨馬周須知李廣未封侯功名會上原須腐句
姊嫁畢府何處送日暮倦雲歸人驚雨泳遂雁下滄洲
年來狗腳渾無力難上峻嶒百尺樓

大佛寺後山亭

古洞寒花佛閣陰朔風雁陣此登臨小亭怪石如人立殘
道衰崗動客吟石馬消陵山色老竹梢傳苑寺煙深實不
化去僧頭白向夕鐘聲動梵林

采石磯

天垂雲影雨霏微停棹來登采石磯半嶺松花宵暮落一
行水鳥下灘飛遠山螺髻橫秋色隔岸鈴旗立夕暉十里
白蘋紅蓼裏謫仙明月沒不得歸
千載謫仙呼欲出振衣斗酒一登樓鑑湖乞與知章去采
米難同日山遊雨起秋餘來脫誦寶家編兩渡須舟楫黃
鶴樓巧枝夜有酒難消萬古愁

泊舟蕪湖

蜈磯排江江水滿老蝶截霧蔻江門斜陽石壁鵂燭桿網
雨飄笙簫港倚角尼樓船成鐵球速將須火照楓村市亭
半夜寒潮上旅思勞勞不可論

白皖歸

輕烟柔艣皖城邊回首尖化滿一斑紅葉已飄山四際白

雲忽起樹中間一行鴨脚幔磯路數片飄梢斗渚來往
江鄉二千里幾回臨眺破愁顏
九華山
大河秀出九芙蓉杖杖來登九子峯小雨過橋衣漸濕大
江吹浪日高春數鋒揚樂林間五粒泉調上松徙倚
詩邊詩青處岩廻巴水欲相從
揚州
揚州城外芳園好水榭風亭花木迷春色已當二月半酒
杯須放十分寬日搜書畫公成癖入與狂奴半繫管絃五
鼠逕一枝鷦遊巾野服去盤桓
依韻答汪叔定叔寄錢州
深柳斜堤十日留偎君容後到揚州只宜又酒領孫崇

有名花出玉勾官能使須稱漫曳時平定不厭高流詩人
汪五如相問說在蕪城水上樓
何時得衝張菊人先生宅
昔東牛體從抱琴勞人放个技并名馬紙自安楊柳在
容何須嘲賦吟聲與理用何除合將陶弘景老山林岩茶
同下桃花木欲識伯源矣病
送侯留別留別兩岑雨先生
學劍學書何不成吹竽自笑一齊儈兒驕豈敢言千里足
行何必數城元亮歸時今較晚文通賦就恨難平步從
亭上官衙說小同愁聽夜雨聲參商詩是與千古周易中
木脉奈花五月時榴花照眼紅
夜燒燈讀楚辭蔡澤元來豈相貌七期行從說從邢雕從今

歸向田園去自灌畦蔬自課兒
從前鵝事付波瀾回首與如獨道難朱雀桁邊心寂寞承
明廣莫與躑躅幽樓直悵平生意氣盡成言本分官惆悵
六朝公跡勿留風雨臥長干
眾持手板亦匆匆廿潮作波馬渤中小草多年恨北斗
香此日拜南豊自經雷燹無虎劍獨有中郎識爨桐嶺樹
江雲秋色早寞寞千里送飛鴻
景陽宮故址
衰柳寒原寺逕斜舊宮臣屏冷集昏鴉何來樓下韓擒虎叩
借井中張麗華遠圖香風間韶音老竹院曇花袈裟容村
梵路無人汲雨淋胭脂似落花
正月十九夜病中葉公其惠元龍見訪

二妙相過竹巷留寒宵向火爽千裝村酒味嫌酸薄
孩詩篇費校讎白髮半入同病起別離一月不梳頭第三
綠上春光泛泛兒勝醉即休
又和公其惠元龍
谷負元宵好時節竹竿小巷能歌踞踈狂態度謝思話
頻冷淡心情白業天 愛數覓林招飲客
強開笑口入新年近來作事凝頑鈍日拚拚但醉眠
寒食二首
上杭北渚水亭闌竹意春風吹我來占作淡山真厚福笑
談文酒足疏才何須燕尾不言學果到桃源定不回況值
淸明好時節乳鶯嬌妃杏花開
春水拖藍柳拂煙湖邊一到一回新花對蝶粉搭奇貨竹

杖佐餘有風因官格難成休憂想酒錢縱少未全貧今番
行樂無拘束爛醉高歌一老民
春日十首 催庭下
勾留湖上擁雙扉草閣三間水四圍身縱得閒常帶病客
聊遣悶不思歸樹頭日暖鶯偷舌花下風來蝶倒飛爽食
雨晴春晝好溪山領略戀清暉
記得江干捕得時鶯心孤事轉成絲鮑看世態吐情退新
署名街是老癡雨後坼泥春種藕窗間閒紙夜閉丹方家
七十二泉上分付東風楊柳知
大錯何能鑄六州從前無地可埋憂縱書送來兒多處稱
居來新娟亦愁耶馬無喧身穩便鷗鷺不棄老觀流心倘
此日就幽賞雅崤嵩萊上上頭 上上頭明嵩切
冠蓋交遊事已停飛鴻聽謁去冥冥玉簪向我誇仙吏鬟
簪無人識半丁波泳聽湖千頃自然藏深柳一一聲背几爐
安帖當花樹閒閒茶經與水經
錦繡抱甕一一回天篩醫山翁繪作閒詩愛古人常勸經語
開時事略模糊陶君行意綠蓬風賀老無端乞鏡湖舊興
新巢夢藕平亭蘆雉黃日引飛雛
鏡中面骨瘦如柴磨墨休將另相評扇上風流作畫我尊
前態度勿呼兵騎濾貴藥前村去携妓探梅小艇行半醉
看泥耿一曲不移不覓笑先生
又過清和夜裡提相洋雨月行湖看桃花貼地沾遊履柳
絮沿溪撲醉人指導不須嗟命薄俗情何用說官貧淵源
明鑒來相訪看我風前折角巾

明僚當勝雨未消書鼓科板足逍遙樂須自合皆經了帶
已長留竹束腰才與不才兼木雁隱能終隱任漁樵遂然
美睡三竿日從此休官不早朝
四十九年心事違能鍾老態欲何依少遊京祖吏聲怪非
終風應孩鶴語青本自慚稱學者撤興盆說報春雁達公
實過功夫少何待明年始悟非
詩篇態度似春雲傳寄燕山示卯君紅豆千言本無敵老
客一席許平分疏齋茶熟彭亨鼎老將旗張嘍囉何不
累糯蜡湖上杏花微雨待論文 嘍囉見元人雜劇
儀人勸予歸里作詩答之
草滿門庭琴寂寂老悲歲月去堂堂已經作客三旬月所
幾看山半月糯晴葛蝶鶯留我任斗僧風雨占春光紅消
上竹花塢擬爛醉還棕上數觴
偶作
果然無地可埋憂著意驅愁不欲愁似悃今除常禮佛除
騎那管月食遊石坍北處鋪蔡尚花計開肯置酒鈞魚罰
杠夫狂太劇試看自到五分頭
骨身木雁是蒙莊多事張儀闘舌強老手何妨無病病閒
人猶笑不狂狂鴻毛性命當輕了孔見人通優孟場難醒
三升錯認水看來只合醉為鄉
夏日十首
罷官博得一身閒結構成日有數間從八情眠客開做達
人作意學孫頭東枝麥穗火將熟湖北江東客乍還鞭佛
長齋經半載風流一事不相關

永錠松林興不淺烏巾野服欲忘機黃鵬頻語宜閑去赤
脚扶行莫吐歸莓雨榴花過門叫出兜錐撚也飛從前
應偏傳開漢種竹何如食肉肥
讓人巧賦秋端猴下潔乘車動衛近杜門道故了療病只
緣織字傳多愁歸與本肯托三徑隱欠何須誚雨生宜以
數苛嗟李廣嘆鄉無門不封侯
也只河東小巷限衡門反假偏乖首種瓜課從兆則去打
麥終場拉杖來未解終南尋捷徑敢云季女少長嫁般勤
大語詢名姓　聖主何當歎不才
落花片片水潺潺忽向溪頭再問津縱目但容當說鬼無
錢那復得通神倫疑須算林个附醉醉幾分酒數巡試問
披裘當五月文饒炎場是何人

八尺風情一覽收樹陰在院北窗前封同呼鶴行歸骨老
似黃楊厄閏年閑天使思招快友許狂直欲上青天也知
偏硯難消得打疊心情放放顛
不是近彭何用哭其如心冷已成灰粉花呼雨休占拙蛙
蟲爲官蔬遂才承而田用倘栽緣墻頭慕慕樣花開愁人
簡序頂偷眼可鏑今日能堪杯
跡裕逍遙徑得何如從此安禪臥告晚不作吟吟吟醉態那
須酬唱向客吾猶則行句能吟客冤老當鍵慣笑子一張
看叫鳴得意山巔花放滿庭吟
環暗萌然竹數竿披襟搖膝是谿相雨簷遊潮稜青架鳥
與呼奴守檻闌良得虛名休自悔裘成漸卷寄誰看水曾
郎是許人倒却悽當日作外官

村路花開一水香黃瓜紫李摘盈筐把詩過門無來客縱
飲傾瓶有索郎失笑幾番驚霹靂濯纓恰好唱滄浪陶然
且寄田家樂莫指鋤雲底事忙

癸亥生日得書字

堂堂四十九年餘肉斧心情禮法疎聞道偏能貪美酒眼
昏空白好奇書去冬不死氣爲在往歲成名盡是虛老瘦
迂酸非福相休言駟馬與高車

叠前韻

手板閒拋插官倚疏跎不惱世情疎少時便讀潛夫論老
去終無封禪書恩愛紛紜應屏謝浮雲來往亦全虛桑枝
亦桂榴花放歲文來迎稱輕車

秋日卜莊

豆架瓜棚短竹籬菊花迎得雨二枝西風乍起蠅肥口霜
信頻來蟹正肥閒道長安遊飲客細春新米續晨炊前年
記得江干路樹樹黃橙綠橘垂
西村野想扎村行不請新裁了自討破笠長鑱農丈態晚
稔早北野人偷鳥雞一尾纔過芬清屋三間又落成更快
多收十斛黍天教釀酒醉先生 黃粱熟醉東
不妨跣足又蓬頭傲地無人識俠上鉏柴門安石碓葺
花秋水近瓜丘小歎使俑能詠兒村究吟哦也似謳一局
棋完須能了從前業了足愉
墻東聚熟從人打割蒼虾勞從又館果製披綿黃雀美
吳閒鄉鼠算天南船通川何魚米糖糯糯獨叫非分天意便
客孫不才貧于論婚陸剩飲辭秋日日木停盃

踏歌作社雨新晴識字田人若有名硬餅熟羊朝一飽吹
簫打鼓暮相迎逢場作戲無拘束縱口談天欠老成自己
癡頑渾不覺賢愚貢了笑淵明
畦疏圃菜經霜包又近重陽節序交穲稏登場新稻穀斑
青除是老瓜匏瓊情一派烟中篩補綴三重屋上茅天氣
作寒常晏起布簾絮被讀書巢
客來須倩小山謳小山長叶口譜寫扶我掘迎似杖長花徑新除
魚眼沸竹軒久坐木瓜香出門一步負多少美哉三竿日
不妨才拙從前昧鍼線他人免索嫁衣裳
遊行自有足閒身村後村前日幾巡小雨井欄聽絡緯夕
原狐剎買鵓鴿宿梢絕似秋蠅飛卅路偏多姑婦津自分
甘辭龍尾道飛他汗漫尺二人

清秋一首杜秋詩記得前身杜牧之芳草碧山人醉後樊川語
白蘋紅蓼雨餘時留心下第雞徒肋用手擎螯蟹有脂
寧使貧窮終落落肯令不願鑄鍾期
將詩腿瘦興悲來澗可家熟書亦能無力那思扛鼎從
前懶不掇牀稜快逆陶謝就任句冷笑張陳是侍朋但擬
低頭拜東野寒蟲兩耳鬪孅借東野詩云但可清末是當爲寒蟲何借
寅贈中老姪
命友人
抱病村居久閉關數株攏樹一溪灣騎驢射獵風流歇死
鉢棕鞋態度閒獨有心情貪叙懶判將爪髮瘞青山屈乎
何事爲人間製編章已盡删
題呂子鐵齋
十畝園林結構精茅齋故以鐵爲名谿分剛制稍中散對
鍛梅花宋廣平刀觀風字吹玉箭雙相一詞時作聲知君
標格留孔客莫使梢容醉不成
冬夜讀書
爐氈匣雅試燈魚半夜披衣讀晉書堂撲梅花驚啄雀新
醫膸日說浮蛆蓋名取佑淸爲巧篆尾翻頭仍學隸獨跋
不眠多感慨笑看習氣不能除
冬日十首
冷熱有物苦相攻患借參苓與木通冷熱那能驅畫鬼文
章渾可愈頭風閉門謝客宜冬日擁被貪眠是老翁今放
梅花天欲雪枕邊擁柏地爐紅
冰汁煎湯煨香茶笑人倦斛水酣花養月須詳如防怨朝

任真疏足書札拙不合時休自慚老猶多好奇爬攤書
長夜村齋靜絕勝秋雖兩部蛙
從前爲事總荒唐不飲山泉定不狂遇鬼揶揄還老沫與
大夫投贄自言書姓蠟猶孫謀掃地禿顱上佛香自兩
依然翁指大道人如是夜郎王
投廚休道吞聲去不須成慨似東坡名香亦嘗禪心定紅
袖分孫勝客多嬌內以相從說當爲中內色似折腰吏爺
蹤背柴門外一味安閒孫子窩
蠟燭從前絕可憐今來高臥亂安恬藏身新窩如獄老儀
日香眠勝客胡將下梅花成詩讀窗間花葉落書氣公
杜說山中相此事何能一言稱
述候黎明擁爐稱山裏將我費經營剔撥爐間門冬飲罷

餉翻匙芋摟蕪準備風霜作老態鬱葱松竹歲寒盟火爐
烘手遲低縮僕婢屑冰亦那行
背擁頹然戶牖扃中不復到旗亭行難騎馬鞭何用食
怕傷脾胃半停解醉茶香宜雀舌龔青紙面染鴉青寒烟
枯柳斜陽下坐為村童識奔經
烏中之月詩相催可賦作作家家來晚飾於詩篇一格寒
人方于進二孤瘦賦腦似冬青樹與寒頭鶯尾斧雷化符
揚州此時似何郎詩與在官梅
竹死盧寒火亦稀療飢餉大覺何時當倚烘日梅無怨咏
雪為糧鶴豈肥有倒那宜著杖烈於詩不敢續韓并蜀繡
藥竈不齋裏憔悴東陽減帶圍（錄去歲）
樂府新詞酒令邊爐中醞背稱吟肩半生初返山林屋一

載重聽歷下泉官海太廊猶可說文章不進亦徒然窩寨
稿丈黃河曲他日題詩笑浪傳（予久有窩山之約）

蒙齋 田雯

七言律詩

飲酒

西江吸盡一長鯨饞口淋灰是老伧醉後詩篇如水潑
肝腸息作雷鳴何須錢送蘇司業肉作官須阮步兵折得
隨身常荷鍤婦言絮絮莫相輕

齋中即事

布裘重疊負冬暄獨坐山齋一陶斟酒可策勳加九錫詩
能得廷直千緡攤書半晌聽兒讀好夢來朝對客言支太
黃楊小樹子花盆澆水種山礬

徐電發檢討枉過出楓江漁父圖索題

二載江南說作還草堂秋老荻蘆瑟漫勞釣叟大庭子來
訪無人鹿角關舊識偏張黃鶴嘴詞場亦是劍芒山藥君
戴笠搖船去楓葉蘆花鷺立翔

村望

科頭倚杖立當門樵唱牧聽野色昏數點寒鴉投遠樹一
川流水遶孤村靜聞鐃鼓投籬地閒摘匏瓜到後園南郭
子綦曾帖至重陽有約菊花樽

北上二首

自分漁竿老此身衣衫料擻待征塵又為河北江東客不
是情泉白石人攜酒送行辭野叟借驢將帖與南鄰山妻
亦有臨歧語甘棄黔婁作隱淪
從貴護爨漫從杞車聊勞新從此行一貌原知非祭澤門

愁白昔是張衡賦昨夜鶺休相訪別後明朝便發呼遊子
有衣縱寄落　愁嗟含淚不勝情
山都留別允斌湛子賢治廣陵諸子
詩筒酬贈亂紛紛初上征途已夕曛十載重占燕市酒一
帆新掛楚江雲低頭下板悲雖別分袂河梁惜雁羣他日
郎官湖上望沅蘭湘芷倚思君
竹竿小巷比鄰居況復髫年共讀書驂鸞千今成二老
文章當日足三餘不揄江左方歸里消搏荆南又駕車
黃鶴樓中明月夜吟詩醉酒可思予　贈惟豫
昔年白下君送我臨當解纜拔棹榛勞勞亭子惜分袂
津吏伐鼓聲逢逢今年燕市我送君西山積雪連崆峒
夕陽欲落猶未落返景倒射紅油窻人生合非苦不易

君又乘使風束帆川淦迢迢四千里計程涉濟河淮江
翩飛於服且莫孜攬環結綬何所雙瀛蠡當前宜縱飲
滿貯飫火傾千腔坐中背剛闕奇句掉險頻舞都盧橦
營諸宮商迭相奏等笑哈揭紛琤瑽君亦錄別留新詩
偏師一出長城降古來文人志開濟豈必翰墨鑄寶搴
遍者七襄從兵革烑鈕貫稹齊耕稷囧芟米粟待偷艭
管轄稷秩爭奪扛有明清暇集蔡佐亦關湖口泛艨艟
雄風颯然頭未至怒濤直搖蟲根撼武昌魚出十斤尾
宜城酒醞三百缸維舟樹所背所重快意不在乘牙檣
我今謫官一無事思從楚客參陶孔題襟漢上許屬和
䌷帆他日假書杠　朱毅齋
河水渡犬涌前山拔地高犬君工翰墨遊士擁旄旄作

賞金三品輸租粟萬艘公餘吹笛能復憶否身三楚
風流盛之官樂行餘齋移釣處偶倒酬武昌魚繡被當
春醒胡牀待月舒竹聞收竹箭杞杞定何如　阿石璩
新鄭縣別驛僉事徵嵐（時之官武肖徵嵐貴州）
遊環洞前幾日過又從滎曲渡黃河論文驢背頻搔首沽
酒村墟便放歌三楚風烟黃鵠下萬山霜霰夜郎多臨岐
奈何城南路芳藥花開竟若何
佛手柑樹子
香甲霜包顆顆懸江城秋樹弄寒烟一番修去伸新爪三
寸黃來飽老拳駒賞鵓鳴傾斗酒提羅花放疑金仙噴人
流韵倚齋窗栽得見那一指禪
新姬（亦其小妓）

老桑蠶避體輕圓留作書牀硯沼邊毛碧渾如幺鳳色甲
斑淵似五銖錢捎林用爵翻嬾小必尾藏君絕可憐萬事
悠悠君意懶不須鑽笑覓詩詮
衙齋水亭
官閑結搆小亭幽曲徑迴橋碧沼頭分得晴川半篙水移
來黃鶴一層樓閑憑人在垂楊下坐攬風牽畫舫遊李白
猶應曾到此看花流滴迭江秋
嵓移北上留別沈範先龔千谷成仲謙諸同人
半香平坂郢王城此日嬙齋匹馬行西塞山頭留客駕郎
官湖上送人行從前狂發慚中刺向後遊乘吏隱名沅芷
湘蘭皆可對不須折柳倍含情
再示仲謙

武昌魚賤酒堪賒遊徧山阿又水涯新市風游眠竹簟夫人廟口泛桃花功名有日徐陶侃賓客多人誠孟嘉三十六鱗當蚤寄思君落月黃川斜

喜晤集非叔

故人解后手重攜勝地登臨共杖藜雪霽大江看赤壁楊開古寺訪寒溪詞場好事皮陸酒客生涯阮與嵇別後詩篇枝多寂誰君卷帙楚山齊

臨皋亭畔結寒廬傳恙狂奴病拔興紺破跡陳劍落後欸冬花放雪殘餘山青可買同招隱頭白堪爭著清原戀雖貧且高臥笑他杜甫續騎驢

題禹尚基小像

禹爾蒼茫數間屋江郡卜築足逍遙長年小艇漁家具紫蟹清樽楚客招得酒無妨聊作伎逢人何啻但呼猶圖中尚少烟霞侶快事添予一老樵

送徐電發檢討歸吳江旅寄濟次畔

小雨乍晴花信風避河送客太匆匆終幾白水柳新綠三五異形大晚紅桑葉稻苗茅舍外魚汀澱剩釣船中松陵朋舊迎徐孺鶯豆烟波興不同

第一橋頭拂衣去欲針春水掛風帆人於泉石多所癖官是蓬萊最美銜茶馬精丘招禁叟島中京筑摸剩衫江郵嶠岳今無恙煩寄雙魚又一函

京口詩

颶笨鶏尾下江津北向南徐問俗人新鼓數聲渡揚子雲山一帶眺春中佛狸祠下青楓老石馬村邊白雁新憶自論文紀且地十年中屈歎勞新

海陵人家閑亭

名園一曲抱烟津月觀風亭次第陳小徑恰容人佇立奇花疑有主林神海門晴送潮侵戶府苑千連柳遶蔭竹偶來客恨望西風水調一番新

詠史

老子山前水北流白洋東畔劃蠻溝運河地軸馬風助斗夜天吳閘鼓追銜香累九終是險人同築室豈無謀從前枕行陳登陷何用書生抱杞憂

秋風吹送浪花肥使各司谷斥鹵潭碧馬久藏何處用支祁霸笑昔人非發丁勁矜千夫何錢氏長城萬里開東丁廟嶼連大海濱騎不肯擁黃歸

一芊思補荒淦窮辛苦多年鬼物攻鐵俾那容穿一穴柳梢幾處拄千虹秋生白露今夜外淚飛濱蔚餘合中爛額焦頭多上客愁聞中澤有哀鴻

串場一水衛催雨雪霏霏幾度冰魚價久知隨潰賤菱花愁向白駒開汁余注九諸為巧功狗功人憑是才約束從臣書上考何須未洗清相猜

豪采道上志懷

牧塵祭門傷樹陰馬家拔懟日初就小兒詣作是傀儡老婦頻移楚相吟搯艷色如紅株鸐酒香名是滾林禽相看易下廂亭淡笑話關河老病侵

[illegible]

大梁懷古示侯進士明

鳴岐宮闕汴城阿龍鐵中原事跡多千禁千邸此廢武長堤一綫來黃河牛羊夕下鳴謀浮風日逝問麥秀歌行處依舊拾璃草吹蘇門畔野花多

[illegible]

陵上依然古堤旁小宮雞黍斷人腸信陵客想魏無忌博浪徒勞張子房而後落花猶鳴是風來直不轉路侯家人物眞奇絕本是夷門監者鄉

武陵縣

小謝輕埃飛霧竿煙四面水庭寬酒旗半濕桐花日滴唱一聲牛鼻雞溪泒新分淸更碧花風類轉界偏宜仙源莫謂荒唐甚江入秦人洞裏看[illegible]

壺頭山新息侯祠

古屋猶燈選鐵翁花寒村外廟門通斷碑猶是是隨柱壞像仍矜顧盼姿夕照朗浮鴉背黑野塘香送藕花紅土人莫將薏苡新疑未恐與當年說同

秦人洞

桃川不見桃花樹洞水猶流洞口斜那有秦人來問客但於花下靜聞鐘數行怪鳥穿崖竹百丈寒藤上古松不是何須見綠蓑他兩境最高峯

春卜人去無多路草木間處伸仰宜村口客來沸難大洞中人盡古猶稍翻咲眞文述花稱好只恐自訪錄歸烟火神仙非應說雲山咫尺亦相延

附某總戎

八陣排連鐵騎鳴元戎小隊下山城飛來新了吟驄地君領蓉依細柳兵開府衙同新刺史將軍才木傳誓生佛桑花映焦溪水兩岸鈴旗一片明[illegible]

焦溪

羊腸一綫石橫陳高下盤旋似轉輪嶺外村墟惟木老溪邊烟火是焦人虎來日暮愁孤旅水退崖邊少問隣蘆管聲中流湧久三三丈老意相親

飛雲巖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草登臨日下春莫信人間雖五嶽須知天未有三峯奔灰漠蝎草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

黏天拔地海晴霞虎豹可闕瀑布遷鬼斧神工峯口石紅酬自樓寺門花客見遊般何嘗到支遁顧栖便是家跬步從前慰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

同范君山王任菴遊清溪洞二首即大符山[illegible]

遊勝偶從猿鶴搜偶來駐馬搵浮丘林深花逕簪輿轉山老雲埋洞壑幽曳杖偶調松下鶴當風人立水邊樓戎戎南雲淸溪曲來興疑同入剡遊

風暖泥融雪下消經冬木葉未全凋須停鼓角聽山雷莫以車從洞外燃焚侯洞於溪口洛梅花請向客巾飄采風更入前山路落日輕烟過短橋

盤江道中

一氣爲徐日影斜亂峯撕插水奔渾伏溪石似斜賬虎下嶺人如倒挂猿謝客尋來停馬足唐蒙多事斷雲根猿官

羅拜巾車下烏布纏頭犢鼻裩

象鼻嶺

半腰𣲖滑埜風昏橋刺藤梢不可捫石壁空懸二分足雲
流浮動一山根行借手拄桄榔杖飛鳥叫𡍩犵狫村日暮
虎行鬼相語吹螺打鼓亦消魂

選詩竟置酒自勞命小伶度曲率成四章更擬春日

選元明詩故篇未及之

忽從雅頌問源流爵首千篇自較讐高下可容分甲乙抑
揚未敢置燕猜裝成而用鴉青紙把玩手防寒具油莫怪
襞藏常護惜功夫兩月費雕搜

自慚衰病仗參苓强勉編摩腕欠靈匡氏解頤風白嫡毛
精習壘草還胥歸府重可狀半竹傳去名須避馬庭殺務
不將付梨棗只留繕本作茶經

趁事清齋可張鐙聽鈔金仗小胥勤鷄毛作箍三絕直
松液燒燈午漏分半丹半紅拈臘帖一魚一魯辨訛文藏
莙麥併官簍函俑翰今朝策與勲

山甕牢落有心情一部宮商夜沸聲紅袖小鬟新樂府白
髮老子舊詞名樽前好事傳作話世上浮雲任很評待到
梅開雪消日再排三十卷詩成

題小樓然

澹西隙地北岡頭竹杖泥窗架小樓兩兩青峯相對立東
河白水一邊流看來阮籍嫌多事去張融只當舟山郭
夕陽鴉數點憑闌滿眼夜郎秋

九日城南登高同堆隱偷林遜五舍人乾稚將軍

夜郎秋色不堪論蠻雨蠻烟草樹昏兒見火滅明竹王國鳥
巢高下木瓜村竟獨講席餘殘照銅鼓荒祠傷狐原瀟瑟
西風吹客帽登樓一上一銷魂

源磯很小水花柔古寺鐘聲起暮愁青嶂缺銜新月上烏
川大瀉落楓流一番霜信天無雁數點灘痕雨送鷗翁醬
蘿尊今夕興錢鄉月到九分頭

重九憶家園菊花寄李商竹同年

茱萸强插瘴江邊爲憶東籬倍黯然綠蟻已輸陶處士黃
花空負傅延年故人今在龍漈洞清興誰吟秋水篇楓葉
蘆根蠻徼外瀟湘何日泛歸船

射圃晚歸馬上作

寒原不策馬蹄中射圃歸來趁晚風片月初銜孤堞頂愁
流直下小橋東背城山湧三峰黑傍郭燈搖一寸紅郤羨
源磯烟水上柴門深閉鹿皮翁

聞丁胝水至詩以迎之

二十年來不相見忽於此地得吾儕萬山之外直攜手一
月爲期住小齋勍敵知君詩有膽新妍愧我酒如淮拍張
話舊休輕別窗雨蠻花好放快[illegible]

重陽後二日遊清淵人家園亭懷四溟山人

前宵孤負茱萸節今日拄孫扶筇杖 枝紅葉遠深芳舍外昏
雅三元夕陽明花邊可起陶彭澤秋興吟同謝客見寒柳
長河一抹青[illegible]醉忘稱竊鳥絲
深秋谷館貪眠日闊步[illegible]林荒數間亭畔攀風黃葉下門

前送酒門衣來孤鴻寂寞思求仙病別婁消不肯問欲訪
四瀆何處任留連野水板橋閒

何媪雜詩十首 有序

何媪者屯氏河西村人也本農家婦善衞生術二十結褵以後遂謝鉛華入壺鶴髮之年何其變鍊少逢道士口傳胎息之經老蒼谷神心妙參同之契有其肌膚冰雪豈非姑射名妹即此巾幗休倘亦足推川作偶謝自然非所論也華山女無以過之今者以丹藥入道之真詮授內旨傷心之病客鬼祟燕麥桃花憐我劉郎委腹龍頭石鼎鶯慈侯喜思簫史而未遇僕本恨人求勾漏以寄懷誰爲仙吏溪山寂歷早迷秦洞漁船雞犬飛昇莫識誰向樂器青精飯何以長生紫府有人但求不死會背五岳佩坎離水火之數言夜守三尸採熊經鳥伸之大旨願奉教于吳客城下病魏纏于玉局觀前用綴篇章聊抒感慨

老病纏牽一樂身蓬松髩鬢如銀烏頭白朮醫多誤季主君下卜不神驚鬼揶揄過癸酉三尸狡獪闘庚申爲談今日逢何媪勇作荒山學道民

回首平生事事虛門朴門戒何科窮偏疑思赤松子村媪憐同春夢姿如妬閉眼與饑假安排棋斧又瀕死也知遁世非容易且奈行吾病欠何

五十九年衰病翁辣人三被恨匆匆心懷與委書齋與歲月消磨樂竈中清畫客談蕉鹿夢傳言我笑馬牛風一條冰在青州肆傳與人看而欲紅 [illegible]

口恨求仙欠夙因坎離水火語空頻命中誰註三生業之[illegible]
何身貴實效在命 宮予兼之西三 病後多悔一婦人虛稱氏來言二言董
變成好闢前身世間尚有幾年在笑向旁人欲隨巾

巾幗嬰姿喜拍張最嫉老子一倉荒城居不比村治鄰六十何如八十翁自悔風塵來滾滾進教歲月去堂堂道書數卷參同契福薄無緣讀一行 何處媪居一句

鏡中面骨瘦崚嶒苦學打包行脚僧娜守風簷春藥日兒燒寒夜讀書燈山青一片黑雲遮霜白滿窗紅日升絮被貪眠小窗夜不能卯酒娟娟與 [illegible]

三年墜夢莫禁當日夜追陪二豎狂何痛曾扛千斛鼎曾擡難陌大官手夢招故鬼來新鬼 多道人苦故友 客謝元方與李方花甲將過何足料從今齊物混彭殤

可笑龍鍾一倍加災年思慮更紛拏愁多半于從何賦衰甚香山杠白語冬雪初開新酒甕春風重放老梅花千支前後翻新樣大笑竿餘幾歲華

蛇足無端畫幾番傳變尚有幾人存不尸不惠吾常態呼馬呼牛客懶言劉項從前太多事杜韓以後那堪論茂陵乞口求遺草 句青 人只有山齋花滿軒

化去龍從成異物生前傀儡是同儕技封丐鼠心方穩地有奇山骨可埋人有竹裡三[illegible]小松種于兩行排殷勤笑向山妻道身後何城市已消 [illegible]

老秀才述懷

屯氏河濱老秀才將宿說學草堂兩兩池滿貯芙蕖種十畝新收蜀黍材亭是虛公吟杜地家臨茲了讀書臺明年

六十村中住好與牧童吹笛來

黑龍潭上

黑龍潭上一村中烟火茅茨氣味同後巷織簾前牧犢南隣蠶婦北漁翁鴨鵝隊隊波心白柿棗垂垂樹頂紅新搆小亭如笠大松陰四面納清風

壬秋史下第後久無書至作詩訊之

欵冬花放歷寒雲燈火空齋倍憶君狂態何妨阮籍科名誰解慨劉蕡雪殘山老倉猿乞鬼泣鴟鳴蒿鵲墳幾許詩稿新上卷晴窗寄我一書裝

送李瀚如歸里

巾箱詩卷束行縢驛路疲驢力不勝風雅幾人傳鄴下文章片石訪茂陵寒天欲雪頻沽酒野水無橋可渡水春早杏花開已半清齋有約讀書燈

甲戌除夕雜詩

平頭六十歷年華老子陳人歲月賒近步悔從何處說纔才衰向幾人誇嫵媚自傳詩稿少客笑齊兒酒量加一醉遣朝愁辭去寒爐坐賞欵冬花

土木形骸百不宜入山高臥是何期恭年作了愁貧日而逆人指白髮生與王卿同拜懸休翻新曆數干支甘待肥遁容盃酒無復迎神鼓聽辭

鹿鹿終年只策功衰殘趁走慣匆匆役役倪是安心法寶指舐為羅頂翁拼路均年呼儻笑了門半懸技全工食時過樹歸鞭綠飽看蝸頭夕照紅深山車到烟霞窟日照殿無洛下誰為與理學關

西忽聞轉將軍波臣鶴頫旗斷雁万歎傳口語分大雅典型悲宿草新恩賜染北山笏不如歸歲郊寒詩格下濁回頭千佛張企盧羅昇飛騰賢清坐酒力疎草堂貧苟作料理把國憂光匯破除乙亥明年送本命乞歸穩釣商來魚

正月十六日

出郊騎馬太匆匆扎磨寒原眺望中山上安行山下白水西流照水東紅還鄉溪指虛皇路故跡記停碭石宮十五日人歷工而賴高不識在何叢

友人送酒

叁池酹官新升除附然三合醇無價招舞年友高閣蠅頭細字書馬援荳云真堤餘稀厝故爾太麄陳醇來塌塌舊刪甚何日歸山自種梳

三春

枝上鷓鴣飲食貧不知門外已三春河干柳色經寒淺嶺頂楊梢順雨新買得犁奴猶數了移來新刀在西隣忍居莫過官衙前日排閒閒滿面塵

城西書所見

雞序小院忙堤門內花通萝時衣籠脫隨新月雜笛近學芭蕉山光繼綠苗花了菜甲蒙苔綠漸齊孤負遊以過上巳吟翩今日踏青花時自花

初夏郊行

酒旗如帶又風行飛過柳綠間楝花殘樹幾處前夜雨遠山紅米半腰窄路行幾縣路鳥語不停蜂鬧街如此

風光誰領畧便宜落盡野人家

祖園

炎消新夏與飛霧白拶紅酣入野園幽亦風瑤粉外冊遊人午少水中竹半啼半住身纔如在雨今昭花氣温許縱吟成休上口吾今得意已忘言

送侯閣公之官發縣

榴花紅照畫船亭獨道奇天欲上行山縣成村鐵市小珠波野岸竹用青千筒將制官樹兩十色照村殺來成更有披襟嬉賞處吟詩多在錦官城

官衙白里笑檢西打鼓張旗下鯨斧桐樹花開新臥過笠竄聲動午牕唯江十里色盡連錦洞碧雲綠柳由遊阿假宅時來問訊須教遠路竭吞覩

濟瀆廟池上

泉源百尺山中出古廟靈祇自可思門對丹青見道戶殿碑名氏佛圖舒幾年白鶴風前剝一帶紅霞樹上蒸於代祠官修祀事蒙君劍用洩無疆

雙池北面倚巖阿池上飛飛香鳥過松巳百年猶白長水行千里總無波衍縱見是名同好自昔曾聞藥草多使欲停驂一日住高吟題字祇漫歌

司空園夜坐是日司空家書

偶逢園林落米青池眠來目不疼君天邊新月曾相照山下門人何處行蝙蝠撲人飛不定芭蕉停雨靜無聲目浮木取勞烟火草堂家書怨就成

少林寺

五乳峯明入翠微水光山色自清暉寺前絕壁高千尺澗上蒼杉大十圍碣石尚存胡廟記達摩曾賜水山衣吾士中語遺事禪關夜寂花爭發日暮鐘鳴鳥亂飛

少室山

少室爭如太室幽奇峯六六野雲流石定誰訪那和璞古洞竹樓疑道觀紅白花班風半隱高低霞影樹全收行行立馬青松外欲上懸崖采帝休帝休草名見山海經帶道人中間其處見道其知百代下敢有盡皇民

竹岐澗口瞻鄰今尚何人住此山似俗野猿歸洞去不騎官馬向人閒路逆文道應村識之漁郎定不還猶黑天紅入城去道倫愁聽水流溪

題高鎮師小照

記從前爾是冬殘春暮重來對牡丹病客刀圭新白髮休儒知小老黃冠彭於爛醉猶勤讀琴巳無絃不廢彈藥裹鶴林子道侶兩人同上醫圖看

張寄亭流馬招偕諸公看芍藥晚歸同王少峯顧菴

十年不入鬱壘路猿馬今朝又此行山似呼朋尋舊約鳥如春婢弄雙聲白頭只覺閒遊好小雨偏催綺句成多謝芍施解人意四圍香氣午風清

遊祖園四律

漫將芳尾比名姝白摻紅酣十萬株亭上開雲連野色衣披蝶粉與蜂黃較來洛下諸園少洛陽名園記看猶能與四院無合倚照各為調木一番沒骨費工夫

山情不用太喧囂靜坐小亭風棚閒一事相關惟鳥樂千
般得意是豐登燕因窺客多紅對花爲衰年護滿開歡瓮
樽前慚小戶須招北海酒龍來
將耶園外野橋通一帶桑枝麥穗中別墅半移禪榻地孤
村斜卷酒旗風翠微西去無多路暎水寒流有斷虹十里
烏啼城柝響齋籌鞭影夕陽紅

村中即事

自朝及午幾回眠翻覺日長如小年戲老客餘桑頂葉較
啼只傍竹窗邊青黃杏子風中熟甲乙書籤手自編有客
約尋行藥地野花十里夕陽天
村前村後不多路縱有黃埃何處生藪笠自尋瓜圃去騎
驢閒向麥田行千重遠岫雲爲態一水垂楊晉不成倒着

巾來仍獨往酒筒詩侶總關情

河亭獨坐

笠大亭子河之湄上架竹竿下茅茨一聲兩聲鳥不住千
片萬片雲來時少女風前雨細細孤舟橫處烟垂垂春衣
微冷我歸去何處牧笛谷中吹

小園

小園名亦署山莊隙地寬閒十畝強轉泊泉疏邊水破初
栽棗樹已成行轆轤不歇新穿井竹筍何如盡上牆花鴨
一船鐘一簇牛羅饑忘又商量

村中漫興

東皋三月柳絲絲曲徑深床自在眠芳杏幾枝依佛寺鳥
啾一聲聞淡遊吞浮綠螺背長藍入在青山借春年數縷

遊絲雙燕子安排春紙有新稿

五月二十六日與李木怡齋過訪偕雨來子並兩弟觀
荷分韻四律

五月天熱草堂靜堂前盆荷初吐花欲開未開水碧色將
雨不雨天紅霞蜀葵石榴莫輕如畫紙歌扇何紛紛嬰
之宅太寂寞門前已繫白鼻騧
有客翩翩來二妙不然長日閒山扉麥餳香略十月倒紅
態老夫花撲衣風越棒羅白髮香生蛺蝶雙飛飛玄蓮
已落詩人手不賦楊妃賦洛妃
名花今日比名姝昨日宮筵記得無舞嘆白頭仍自笑偏
教歌鳥勸提壺擘蟹下非高于丈鉢底青茄放幾株未免
有情誰遣此顛唐一醉要人扶

厭次宮如厭次城荒彩帳地晚涼生日斜天氣能花氣樹
古風聲作雨聲嘗欲須同狂阮籍論詩休討老錢明律樓
已刚成契鎮我覺詩箱第七成

老來

老來爲甚沒心情一二仍然意不平逆酒豪如逢烈士愛
花痴比愛佳人從今習氣消除盡向後浮雲自在行祇可
困眠饒睡飯閒聽兒子讀書聲

記夢

九旬春夢欠分明上三瑤臺頂上行天闕飛來華表鶴風
冷吹下步虛聲覺剛月老年年發纔花發夜夜行止妙
桃花多少樹今番定開並蒂成

得丁雁水消息

浪跡名場老可憐新詩數卷似龍傳今成有信三千里曼
倚無星十八年一徑村花紅杖底雙飛海燕落樽前路河
風景今堪憶携手官橋野柳邊

答醉齋以詩代柬

寄書問我村中事一水滄浪住上頭河戍平田聞射雉杏
花微雨自孫樓門無嘶馬雲來往坐有提壺鳥勸酬獨是
維摩春日病落殘梦尾幾曾瘳

村中偉坡見訪

有客騎驢欵竹扉小園席地話依依曾于雨後鋤瓜否纔
自庄西割麥歸碧柳乖條轆轤井紅藤拄杖芰荷衣翛然
二老堪圖畫輸爾長鬚道貌肥

重陽後作

重陽已過後九日青蚨行恰東野行東帶拜佛此村寺掎
籬吹蝶天正晴簷上維摩有偈語門前老樹無秋聲不因
衰病自來去試問斷鴻何故鳴

壬午紀　恩四首

自甘沉伏山中老　詔下偏憐蠖蟄伸今勅退朝稱隱客
韓翊名姓問詩人風飄雪葉朝彩重陛學吳綾　御製新
行在吏官勞記注敎非黍脈小陽春
賞祿承常如年大高懸二字似三冬元和禮修新橫天
水覩樞廻鷟縱捨出苍喧希代寶於來義取後彫松一一條
下將水衡在赤象盤祭抱六龍
氣紫何須闕尹識衣黃仰是　聖人來籠罩斜立長河口
豹尾平分鹿角慨但司公卿張毳幕斑揚侍從龍髭才欵

冬花放戍戍雪初白宮門下直回
三叉路口煖村火八里莊西送　駕還野鳥數鳴如繼
王塞驢一路好歸山馬嵩年紀乖乖老袁豹才名漸漸删
桑落滿壺青滿榻菌巢從此斤常關

詠梅

老鈇一枝闔門司橫枝三五尺餘頻入與伽花太冷淡天
教明月來高士林邊原在山中臥何遜曾為水部郎東千
我無吟賞法武彝茶白火新香

村居雜詩

頭白還家第二春小園風景又重新陰晴自晒安鵝指侑
北窓勞記旺滿樹桃花紅匝地數峯石色碧嶂晴香山
居士心猶淡不是莊村一老民

路破東皋入翠微春幽深護綠羅瓜人情舊雨殊今雨節
序生衣損熟余有書云人情舊雨來今雨老境將是我年舊云聞必舊雨還今雨闕首長亭夜
短學衰已不堪無別想凝遲多悔自知非馬卿客若千金賦
郎讓孫弘牧豕肥
東野鄰城三十里千章喬木一長河燕如徐孺年年榻鶯
似秦青樹樹歌渕水旋山容我住能繁蝶鬬閒人多移巖
不涌如來笑其奈衰翁已醉何一村舊本作佛
脈脈春風如潑乳戍戍細雨似淋灰青搖老柳得任涉紅
破小桃無籍開牧笛數聲長短曲酒旗一路淺深盃忽逢
亂令鋤瓜去又見韓康賣藥回
今日恰逢寒食日雙驢下澤一一輕車瀝關舊鬼呼新鬼村
前楊花亂菜花孤隂飉榆紅寺外小橋烟枕綠溪斜春光

較比前年好有殺聲喧刑鼓撾
撩歷花光撲白蝦蟆村四面藥欄前蛇休擬足疑無地鼠
為拖腸怕上天滑磐名香陪佛坐爲絲紅袖費吟牋馬通
僧執來明倡擬我鼠鬚斜聲眠
孔門神力畢柴關家共一車來此間漁市三重雙寺介苑
裝小丈萬松關豆棚瓜舍知多司影陰紅螺坳欠山安衍
于投元漫畟社聽水藥竹籬邊
頭銜改注太叔名精新編處士中宮盤小兒嘲陸羽草
堂逝客笑虛鴻心期苦笋乾休剝詩卷黃楊閏不同笑以
禁須輕捉鼻騷壇節鉞策吟功
回頭大抵歎勞薪自卜幽栖少趣塵燕語午窗鑽火日棲
花風撲面傷人喜聞魚鳥多消息說到文章一欠伸貞付

人山稱帝相幾時管領十分春
杜甫休嗟小逐勅何非項領擬全生藏身決不如蒼鼈處
世難于下逃城日者原來多懸語司公奠是没心情悲潸
封拍蛋斥笑休上蓬萊頂上行
對驢倒豎眼看花白練裙低影制科錢妝雅頭蟠紆虎乞
人眾笑比神物吞中白佛西歸夜渦水何擬寶餅家小劄
輕埃搖蕩帶斜搖洞府暖雲東
辨升蒼茫我何如依然齊頭老死統鐵部載分中上戶籍
神花春酉門村山經水志今重識宋鷄吳牛可雨作坊庇
青泥竹上鐵折排鹽豉抵熊蹯
茶堂黙坐巳斜曛孤雁寒鴉思入雲山下田園陶處士墮
同樓閣今將軍嗜書亦想皆仙字滅世休誇鬼文黑白

奸婦獅蝶闌酒中賢聖藥中君
北斗南箕總聲名花鋪此日又何求貪書役佣撒盤鼠似
醉心情食長鴞小開綺雲新術翎雁楊臨水倚風流門從
渦客踏山去欲采神芝到朋州
杜行一路亦新烟貪何登成由字君絕代詞人庾開府當
鳥獸名登羅年我堀大是鴞居協書含寬于鴨嘴鵝頭雲
故紅休放過春時最好幾作人
竹城十二想仙都眼底真形五岳圖花外鵁鶄紅吐鳳
聊摩行自是清細抄木序安松龍淨滌茶鐺洞水簃它日
香子青煙伴黃庭一卷擬驪珠
寂寞光兔窗兩徑深幽鬼脚擒威古年主偶衡逆來倒一一
難妙理得一歸爲藥香後苓脾雨風衡花時蝶蝶夫吉占

人生行樂耳何傷膠柱少無餘
撕騙前何秋成山鷄庭院借新栽恰分元亮一籬雨移
到延年十柳材前水從今攜袖手香醪白此不停盃黃黃
白門花時節記得花時雁信來
往驗馬樓春遣月牛一何尾燕中紫當楊柳倚微雨消
天勝時今曾風范蘇家隨波上下杜陵詩在漢西東倚杜
合是明霞綺麗觀中錦繡樹紅
禪房菜色樹邊猶牆根六尺黎老佛有人如狀語流
何開各不成帷文公月桃留殘照滿前花瓮仍兒迎紅鴿
錫怖大慶姓前豫決喜是何妨
燕詞後十首
人間到處染精臣十字風俗多幾樓村井酣時依鋸臥香

酷熱後以巾豁旬未絲樹聽鶯身莫負清樽狀白頭晚奏
玉皇周飲戶劉伶例介屑遊伏
餅盆麵麴俱精材一日長星初一回樂府今歌序也詞老
夫骨意不停孟人叔緑水青山與客行閒消事自來容平
决何逍遥苦落從梵尾佛榮開
睨鶴風標似揭於又上森春修楔亭池水移來山對野開
魚從過雨蜻蜓登楼詞賦輪工桑腿瘻脚仙做祭籃不信
先生眺飲非試看蹻脚队谷梳
藜床當午肫惜賸風了翩翩頭不厭花隨舞蝶遍香木風
鋪鹵雀儿猜枝美人香草新茶應佛了禪関對鈍究行客
門鈴來携馬拍張祖修一搏鷹
向來不信老無用及到老將真可咲白髮頻添行樂地紅

穪愁放殺春花人情大抵好皮相力士那能識日東飯粥
一盂行杖策千鍾小樵漫相矜
連朝意同自匆匆要賦册居底事同竹可爲軒綢鶴蹊地
是加五覘斗宮天乖雲侍澀還淡雨點花斑自開
紅細數盆魚招粉蝶先生頭腦不冬烘
小齋高露觧風襟步屧長吟復短吟兩氏有田唯種秋陸
生作賦偶悲寒花如人队旦簷腹害似山流浮樹心長物
花惧添涵雅研名鷓鴣精求俞
井几西頭樂置東頭錢帳斧不管谷味裴木過驪能雕樹
杪偏多少女風曲唱凝居忠泣日人兮慳裸寶裴努去天
一搖柑原閒行石南山雨打泣
脫庭禁旗事嘆鵠封半个日更暗胚人間怪鳥古難識天

上一星何處來黃口小兒成底用白頭老子易生哀看他
炙髁高談者誰是當年稷下才此三首
來東敝笠日思甚尺蝬盤旋亦不妨濯村彭亨安茗鼎傷
花山朵坐藜床風廻上下蜻蜓舞雨長莓苔翡翠墻要出
門朝容足地古歡宜是讀書堂

七夕

戍橋牛渚今安在尚爾年年一度過星若有情星亦老用長
吉巧云可乞巧無多靈核尚上兆嚴卜犢鼻竿頭奈阮何
瑟瑟秋風愁瓠子平分鳥鵲兩塡河

蒙齋　田雯

五言絶句

題畫

野花藏谷口山翠撲風裾拄杖小橋上臨流看打魚

舟中作四首

谿鳴風雨來漁子宵然去岸上是何村搖竿入深樹

霞氣動衣裳水光相映帶西看飛鳥青山在夕陽外

帆腹飽天風舟輕不可泊蘆花無數開林鳥有時落

轉篷數村過溶水一陽圓晴雲如鬟髻片片上人船

爲牧堂上人

無本新詩成去謁張韓老秋水蓼花風吹送淮南道

題織簾居畫卷爲顧麟士先生

不見辟疆人今之畫圖是江雁一行飛拄杖看雲起

七言絶句

寓園四首

門外誰停下澤車西風雁陣一行斜舍人真是閒無事偏數秋葵滿院花

短榻低簾竹舍廬清流撥剌小風除秋來日汲長河水種得盆中二寸魚

薜荔墻根行徑來青樽烏帽足然机秋來絶少餘遊屐五柳先生未棄官

耳熱歌酣夜氣深秋燈涼月正披襟不知雨後藤蘿長半亂瓶垂小閣陰

題畫

開遍黃花近今秋灣環一水到門流山翁曳杖橋邊立欲向西風覓釣舟

薦鹿朋思斷霜

青屋三重曲徑牀庭花細雨一叢竹先生官冷心無熱何用琉璃入尺黃

題畫二首

木葉飄蕭溪深夜風急露冷泛林泉邊蹊子欲何往寂寂不聞采艾吟

春同烟破柳條容村路微絲帽影中向晚行人來渡口船頭稀背夕陽紅

再至祖園二首

池背竹逕舊路微酒旗人影近斜暉柳綿蹴地濃陰裏隊隊黃鸝塌翅飛

稍花顔聚山實宮可上將軍夜夜亭前尺長堤一篙水烟中更有數峯青

同陝學士論詩二首

韓有南山杜北征江河萬古各縱横不開山谷分工拙讀者何曾得定評

劍南高處近先得在坡老卓堂妙入神可笑蚍蜉撼大樹少陵不敢今人

且寄友人代柬

待發水勞撫山對酒當歌太史人別後應知真已白一拈遶書成有無

慶詞寺看牡丹

前尋貴氏山莊去今又慶詞寺裏來一種遊情消不盡偏逢雨後牡丹開

乞歸不得

十載爲郎老且癡官裴胯有㑹從無自擠書苍歸田去不是知章乞鏡湖

丁巳八月同張晴峯移工部郎中啟戌四絕即柬晴峯

退嶺名場歲月虛新官倒掌考工書相看老友悲華髮漸倒同君十載餘

街塵卅載舊朝衫新拜除書又一函似是馬曹原不惡喧闐小吏報頭銜

寒艷花發使人愁何遜清吟苦不休他日見圖標物序官梅東閣在揚州

香奩才思劇清孤斗帳濃花動斷腸詩格憐君似韓偓人呼小字是冬郎

將歸

晚菊寒叢病有花西風吹影航行斜秋深時節辭官去不待頭綱八餅茶

三角店

踐方問道已休兵有事常書夜未停上原柴門三角店愁人七十五長亭

閒居

從此閒居二十年官休身退何高眠枝巢聚合廿衰老也

似東坡比樂人東坡詩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老較前賢吾從溪湖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偶閱飛燕外傳二首

射雀兒郎霄夜迴趙家姊妹有仙胎遠條館接今風殿玉機横陳赤鳳來

披香博士嘆君王百寶車迎妃子翔遊上蓬萊笑劉徹求仙只在白雲鄉

自題滄亭詩書圖

水部滄閒似隱淪亭邊秋水淨無塵一編猶展內篇讀可笑詞場衒鬻人

清遠如君書畫餘郎渭川蒼龐度沙鳥行舊小山晴淵父歌相答郊居賦早傳披圖憶田叔幽思滿林泉　王士禎

茅亭彷彿艤秋帆尚倚篔簹老木支可似陶公讀山海村醪一酌一披圖　書帷安穩竹園深隱几脩然總磨吟成笑斷輪太多事先生却自寫蓬心　林光炎

讀溫飛卿集

一代才名乾腹子八吟叉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飾容讀商隱第二篇

茅山絕句

東風吹我入山行禁草江烟緩漸生總買治薛村店酒春谷忽放兩三聲

竹裏村烟嫌客過花邊小隊少人知行行自覓山腰路獨待雙童杖一枝

謝客石門太多事客從仲馬亂紛紛今朝布襪青鞋與莫

過山靈笑使君
斜插梅花烏帽邊小橋風雪削流延茅山道士不相識錯
比襄陽孟浩然
冢鳥高飛雲不開割然嘯成一聲雷行于小試卿仙術去
剸乖龍左耳來
行到陂陁坐口邊岸中小憩絲巖前斜陽流水桃花下忽
遇神仙謂自然　道見女士
曳尾何如放浪遊華陽洞在大茅頭他年若學陶貞白不
書雙牛畫一牛　畫陶弘景
雙髻前行是鮑姑攜家曾見稚川圖今來汲水宅邊井竹
子一行松二株　葛井
尋仙我欲學長生拜蹋三茅頂上行安得懸崖雞亭子自
吹松火瀹黄精
龍脈道中四首
村落山風作雨餘殷雞放鴨晚桐時人家一帶梅心驛水
自秧青杏了垂
稍雌多似圖畫局流水中間鴨小舠回望桑枝山下路用
官鼓女各分背
前路於菟夜捉人朝來野老話淡津爽烟苦竹司徒廟打
鼓簽鈴祭虎神
忽見鵁鶄一隻飛蒲雅艇舍雨霏微前年過此曾投宿野
店斜陽水四圍
五處橋絶句
淺流壓石潮潮動怪鳥穿松濕濕啼偶被青山留便住木

過花下小亭酌
第九村山路坡遙叟筍筋力未全消判衣數木林裝樹扶
而一轉姿態無　石
開挂紅藤採藥行山中瑤草盡知名昔廳西去無多路九
節菖蒲滿澗生
山上九峯峯上頭吳頭楚尾大江流他年追憶看山事櫻
子蟾蜍細雨秋
露筋祠
蝗頭高唱水程長雙社風來菅內香向夕露筋祠下過上
垣瓦屋一垂楊
喜吳野人至
雙社湖頭邂逅津輕鷗柔艣木蘭舟白髮扶杖斜陽下知
是詩人吳野人
過風舘
過風舘在江東岸瓜步嶼回四月初白板小船趁潮上櫻
桃時節打鰣魚
途中偶占
鮮鮮蓼秀桑枝路曲曲小橋流水開馬上不知行幾里垂
楊合有夕陽山
采菱道中
行斗連棻柏很蒙蕭帆十幅下樹波官船瓢大無絳旋只
似社來張志和
題什牧錄漆園為吳閣次
花零落漆淡遠疏刊勁非亦可憐太守風流今老矣不

堪重書杜樊川
紅桃照水似胭脂人影衣香與昔時只合斜陽殘柳下重
題一首杜秋詩

答友人
酒徒詞社總成虛白首相知按劍餘紅蓼花開秋鴈叫闗
門正苦絕交書

悼虎兒
迢迢水驛江南夢寂寂黃花九日祖小壠山還苦屋裏西
風涼雨哭於菟
樹似髮髭垂兩耳烏如教粗責騎驢秋原野水長堤下新
築童烏一小墳

移居尊木圖祭盧南村先生 并序

杏花碎錦甲第容擬金張與子爲衣風流徒稱王謝春
來秋去短墻喬木非家物換星移滄海桑田與志所以
他人入室每興慨于唐風若大一枝可棲更寓言于雅
史羅兹南村先生尊木圖者門臨晉井圖按荒城稱則
有三應同狩湖之系柳何妨五株似陶潛之栽竹屋紙
窗洞猿所隱青鞋布襪尚思冷冷取扎名亭祀五郎于
變與命符鈔句見于美于飛墻何殊成鄰橋邊住東屯
而收稻不啻羅月村裏半桑下以爻風久矣人琴俱亡
悲哉喬木已摧爲果所有轉毛于余小是啓戶登堂焚
香設座撫詩而入老從揄揚賴米剪紙以招先生吟魂
不遠但媿瀰漫華屋解蘭錯比揚雄稍舊乘官柳東
閑棋留何邇然而人非舊井顯詰卜居設使君作伯通

亦須賃廡昔子山江陵宅舍乃宋玉之故廬右丞輞口
山莊實延清之舊宅此亦兒侪于未許托此數椽而明
月清風常若懸其一榻也況開祭邑投紼晉小江築謝
朓劉半璧于江郎述述傳之其人後日述爲盛事豈特
廬敖化去存市歷之一區田舍歸來賦小山之叢桂巳
哉斑斑自隨祭告祭房齋路門虛字仍名杜甫有半弓
隙地承令其花何少一頃秫田儒其碾涸高架此嬌馴
鵠階前東柯西枝送鶴天際伶白吾友爵賢壽翠堆塵
劉項詞人塚下大風衝口將昔祇寨三間屋頭追問字
之亭用酒消融萬古愁聊效詵擬之慕
二百年來無作者廣川今見一先生若教白監吾翁在風
鬣蔥膠有定評

草屋三間子美亭先生醉臥不曾醒空園竹柏多搖落九
點齊山木了青
前號江南錢受之苦心箋註少陵詩廣山德水稱知已書
扇齋中對酒時 錢會先生云箋註杜詩義序德水之論也
三十年前公使死閒庭風月幾經春南村若有先生在小
于當爲灑掃人

題西齋夜話圖 并序
西齋三間爐一琴一竹几二酒甕四蠟燭二牀一覓入
尺長倍之琴書數百卷三人相向箕踞坐其上一人烏
衫白髮揚鬚微笑一人褐衣棕鞋悲隱秉似山澤老癯
一人面黝頰間年稍少旁有侍姬鬟結雙髻著素熟衣
齋外怪石老藤蒼松若竹寫影窗上階前黃菊四五叢

大放一童灌花一童守茶鐺爲西齋夜話圖
黃菊數莖秋水外老蘇一本竹窗前浣消斗帳凝香裏腸
斷曉風殘月邊
自作新稿付雪兒看他紅袖寫烏絲爽亭祇有雙鬟好何
用花奴與段師
文履輕裾作意新清歌妙舞屬何人老依寂寞西風冷也
向燈前賦洛神
楓葉蘆花秋氣清不殊憔悴在江城今朝似遇白司馬爲
彈琵琶三兩聲
江南江北暗悲傷嘹嚦西風雁一行最是驪歌聽不得受
聲莫唱小秦王
目昏

花壓釵頭綴玉蟲燒燈半夜課書功一般賦得寒儒分何
不服如王睿冲
耳聾
四十八年成老翁一瓶社酒總無功旁人錯怪杜陵叟作
說耳從前月聾
齒落
豁然第一牙辭去軟嚼牛餬脂自傷早韭晚菘叢豆粥從
今不食大官羊
鬚白
黑鬚撚盡白鬚生燒藥抄方藥不成祠怪西齋圖畫好貌
予老態太分明（此件西齋夜話圖）
題惠元龍紅豆齋書卷
東禪東畔小園亭曲殺眠牀傍短屏墻外半篙溪水白屋
邊一畝藥苗青
亂藤竪竹不關門書本茶鐺野興存況是齒來真好手郭
熙山子巨然村
頗閑黔婁此宅東清貧格調略相同休言破壁無餘物數
卷青箋兩石弓
尚絕一株紅豆樹東禪一日一回過須卸樹落許人手倫
文山盤較若何
無題
百頃烟波萬縷楊湖邊細雨壓鴛鴦采蓮船去人逢又
斷蘇州刺史腸
春夜觀元龍子益對奕

小伶低唱柘枝新一串歌喉妙入神酒過十巡夜三鼓不
妨我作爛柯人
手剝黃柑佐巢杯楸枰一局興悠哉龐他紅豆詩千首勝
賭宣城太守來
題長齋繡佛圖五首（遺墨客後作）
刀俎餘生免問天如來接引去逃禪名存一瓣三升酒從
此長齋繡佛前
斷葷戒殺終須記罷酒停歌我不能何幸佛容爲弟子頑
唐磊落一瘋僧
漫空天女散優曇雞唱參横夢且酣午醒斜看鐙火照始
知彌勒夜同龕
嫁得黔婁百不宜何曾舉案與齊眉病中說向山妻道君

似維摩法喜妻
爾癡詩稱亦須潛打疊僧包旋歸行裝畫作山僧伴笠
乾拂起古先生明自大合處州等身也
病足二首束令僧卷
芒鞋布襪總成虛孤負春光一月餘賬底花朝勞遊興爾
能昇出小籃輿
詞場酒社不須開最苦高眠日明關但有心情何用腳十
分升態白香山用第二句自說
濟南樹中述懷元龍不在原韻二首
明宵風月不多覺村釀山詞酒味酸何似翠鬟湖畔好桃
花為樹竹君石
柳黃水綠亂峯青門外樓臺歷下亭拔地飛花寒食近同

君一哭吳倉歎
移家齊南
柳條初綠濟河道合醉新沽黑水邊一輛高州小車子飽
姑在後荷出前
友人昔來詢予卜居所在
卜居未定在明鄉風雨春深底事眼近初一盤催客勝柴
門臨水兩重楊
和惠元龍寄口作寄用紅豆齋韻
依稀月觀與風亭窈窕花欄又紙屏湖上尚留清興好小
看七十二峯青
野日山光掃寺門昔遊高粉竹房存他年再入江南路訪
爾橙黃橘綠村

山齋借舍嵴峯東為訪斷岡行郁同南江尾益覓似海枝
挑被斜曲如弓
背山自耐野情多有日東籬著般避得些逃入今成一笑溪
邊相送又如何
海棠八絕句
花朝過了無花日寒食風多絕可憐開到今宵好佳景不
晴不雨海棠天
今日狂夫分外狂愛花便死亦何妨自從枝後無他好一
乖園心是海棠
斜插一枝鳥鬢斜紛紛數片落書簪多情蒸子越人無解
事香醪如蜜甜
心情今淡久成灰強對花邊醉一回多謝海棠解憐我株

株爭為老夫開
低回塗來淚沾襟曲家眼淋日苦吟忽遇海棠如快友一
番痛飲話知音
只宜高坐弄溪花高矯紅排一抹霞急管繁絃須作弄莫
教唐突海棠花
小臣爐寨玉堂前花燒如人正少年爛熳從今不用謝朱
顏長駐酒杯邊
偷誰爲借護花旛謝損紅芳瀏氏園安得移來長作伴山
齋屋角讀書軒時海氏讀書齋二
送周生南歸
洞庭出水論斤賣細偶傾銷試入樽初夏岸開好風景鶯
啼花落送歸人

竹竿小巷三年住硬餅酸齏喧斷腸不是風流病思話誰
憐顧曲一周郎 贈謝韓

重重水綠山青裏莫莫鶯絲麥穗邊譜入詞詞余作圖李
營丘與柳屯田

野樹櫻桃顆顆紅黃鸝微雨酒旗風旋驢破帽江村路自
掃殘溪粉本中

九日同惠元龍作

新蟹買來十餘隻芳魁掘得兩三升帽巾如褐秋窗下細
讀陶詩醉一場

鷄肥酒熟野人家小巷茅堂雁陣斜可笑老夫多態度白
頭時帽插黃花

翁居炊熟菊花糕入酒酸齏似冷淘紅豆吟成詩六首兩
人闘飲亦分曹

笑夜城樓打二更四隣砧杵寂無聲一年最是重陽好茗
茗從碁坐到明

讀東坡集偶題

一代文章蘇長公泉源萬斛自稠如前身直是昌黎子席
嶽山來守合宮

文高尤恭政和年始有名山眾跡傳道士恰從天上至得
逢余宿下邑前

小坡著作來齊耳孫說才名亦絶倫官者更尚求守道扁
毛副裏說先很

惠州稱寺朝雲死也似香山別柳枝寂寞沙洲人不見雲
鬢小袖又牛眠

詞榮蘇門六君子風流文采一時新坡公賞識原奇絶元
祐年間讓前人

使逃二首

鐵奴散去竟何之冷落休官異往時我愧不如蕭穎士愛
他傭與受鞭笞

長鬚亦腳無妨去醬馬騎驢與不違自笑還勝白太傅春
隨樊子不曾歸

油鐺

三更飛漏不曾眠一椀松肪且自煎翻怪冠公庖圖裏鄧
州花燭費多錢

九日無菊

東籬正直菊花天陶令初歸亦可憐多少白衣來送酒如
何不見傳延年

對鏡

只合空山結草廬雪深一尺夜燈虛蒙頭絳帕袍山繭不
讀兵書讀道書

贈別

酒約歌筵總關情不用何戡唱渭城數朵黃花留客醉一
林紅葉送人行

呂鐵翁惠方舄

經秋病臥掩巖荊門外何曾半步行可怪鐵翁太多事一
雙解脫與田屯 解脫屐名

無題

河邊有樹是相思炎熱東風初嫁時鳳尾香羅紅豆蔻繁

欽合作定情詞

送友還蜀

濁城針日運芳草楼道春風送马蹄登発青山看不厭雙
鸿巳下浣花溪

萬里宅荒緑樹稠茶蘼開謝幾経秋歸家且酌郫筒酒坐
看橋邊錦水流

過臨清

王門詞客衛河濱來为滄灣謝及秦始詞風流比君子當
年賀拒嫁詩人

入雒北郭見人家園中鶯樹

我欲開籠縱爾去忽風為與上高樓世人與白何曾識樹
往從前相傷總

游丘墳

石馬荒京草徑斜飛鴉一二少人家陵園今作山僧寺落
地斑斑雨後花

丁氏園亭在百門泉右岸

茶鐺藥竈清溪上下林巒曲抱幽街計平分三畝宅多
栽竹子種垂楊

孫登祠 二首

亂石參差森古井有人曾説欲相從葛巾野服天彼宙已
到蘇門第一峯

窗外忽聞鸞鳳音一聲長嘯下嵯峨我欲三嘆從遊者翻
煙山同作伏人

召子祠

一峯突兀插青天深淵千尺又拔起直上山大門呼望白
楊老樹夕陽前

見貧道士

村口桃花倒石香欹抛藤杖負斜陽約歸就成何用不
信全與辟穀方

見明寺

從前三株佛殿松靜聽山寂謂將鐘鼎響縣令知遊寺僧
在夕陽山下逢

偶題泉上壁

高山流水路將將倒影翻絲與倍增兩日百門泉上任相
随只有一孤僧

題趙千里游天台圖卷

游淵天谷真快哉神山况有好樓臺世間受用雖徐福秦
使求仙竟不回

題孫汝臣畫

十數嬰兒妙入神求道遊戲作天真斜嬤與爾童心誠延
者何須五六人

題胡佃亦小像

梅花百本重開紅袖雙娥數卷書詩人作仙宅年
紀才過二十餘

送年伯作水曹郎何遜同吟亦不妨今日輪君官閣與獨
吟如許好篇章

臨漳縣

恐雉作用貴人同幌從西陵落日中別有看來總遺見分

香寶履是英雄

恨這關

楚塞原來霄漢間青山一髮人川鎖手規啼盡行人少風

雨瀟瀟恨這關

午日

安石榴花放突開三閭古廟抱荒臺蘆池陽渡口停舟處買

得鎮村角黍來

陸羽祠

烟波淼淼月泠泠雁陣鷗羣散遠汀鬪茗何人還神過問

挑鐙火讀茶經

娘歸廟

高唱滄浪灣口東於菟鄉裏聽秋風相原廟與女媧宅盡

卷一　十七

在白蘋紅蓼中

食筍

饞佛長齋已數秊武昌況少買魚錢洞庭風雪楚湖口添

透今朝玉板禪

采石磯重登太白樓有感題壁

燃犀波動石皆動尺木還存松亦存曲上詩道樓上送遊

天風吹大江作各自有

渡揚子江

宿桃落日大江流鐵甕城邊泉石道塞三山如有約風

帆十里不知愁

自發揚州偶成拂衣初欠人間來折柳先投以詩

楚尾吳頭行路難□□分明月下江一成半作襄陽士衝

悅齋名釋道安

歌舞傳臺一幾新玉鉤斜畔迴鮮麒蛾翠樓上何妨笑看

我醉瀟湘楚逸人

送程梓園歸里

水淺風柔十幅清露洞楊柳客船孤送君思待唐寅手為

作黃山御史圖梓園有黃山御史圖乃先親之作已失之不復得矣

江上乖風路上花計程幾日可還家寄余寶物還須記十

錦研廬二餅茶

卷一　十八

七言絶句

儀眞縣　　　　　　　　　　　　　　德州　田雯

松脾絲罥架江頭叢綠新蘆傍水樓一尺風帆三十里買
魚有仍到眞州

聞欸乃聲

魚樓匆匆乍煙防明江潮半落月痕生把竿漁父知人意故
作烟波便爾聲
引釣枞木小艇行使君腸斷此餘聲昔人招隱詩中語不
及江干漁父情

泗川縣

孤城十里一川斜寥落村落有數家士女不來無芍藥牛
闌豚柵有荻花

秀才掛劍處

打麥場邊上卅輪因老樹立荒臺世多張耳陳餘輩不
信延陵掛劍來

貴人鄉

陰翳深村半夕陽至今猶說貴人鄉菜花滿谷農家女作
意風流嫁當

自河南行

小舫輕帆細雨中行行漸入汝江東一篙㳒鴨跳珠水兩
岸垂楊少女風

樊城

炎塵撲面馬蹄生愁問襄陽路幾程買得小舟能蕩槳柳
州連雨入樊城

襄陽絶句十二首

雨桃風旗渡漢江行勝結束鞾奴扛艙門此去無多路上
岸騎驢訪老龐
曾讀漢南耆舊傳風流別劉說先民眼中不少通州客誰
是一人龍半人
豈有鵝人半叔子鄉橋沉水杜征南峴山破朔豐碑在長
對一雙天碧藍
草草春臨夕陽館題名闢暑負山川自從李白王孫死愁
殺能詩孟浩然
如泥爛醉習家池拍手銅鞮倒接䍦不羨山公儉逸與吾
前妙有葛彊兒
煙蓑雨笠路岍岍水放晴光霞氣來狗怪詩人皮襲美清
吟何必在松陵
漢貴山前半模糊一幅灰堆總滿岡我欲收來爲粉本前
村交付米於菟
道上宜城老大江札康糵畔水淙淙傾甘買得十千尾酒
荆襄米上石竹
香醪白粉何曾見才思清狂宅尚存一代詩人陵成式山
間別業木瓜村
六月炎人我欲愁刺桐花下仕行刀才細米王墳邊路風
雨刀騷便似秋
水南刺史有辟邪豚犬兒郎可哀斧頭呼風歌一曲幾

年不見野船來
山前說是仲宣家留井殘樓落照斜曳杖尋來無別物一
叢鴨蹠雨中花
買二鯿魚
行到蘆花屋棗邊滿錢分作買魚錢自討紅乙真肥美二
尾槎頭縮項鯿
雒婆井在伏波廟右
雒婆行滿如清乳虛白熟來假野雲村婦學仙太多事如
何不飲馬將軍 [illegible]
辰州伏波祠
新息何參拜大伏據鞍事業欺荒丘傷心馬革英雄語此
老終輸一少游

麻陽伏波祠
椒荔何何獨無君從湖壺頭未策勲村廟尚存香火地兀
溪蠻不負將軍
夜郎城
拼得青錢詩百首消來村市酒千觴漫言鬼國無人到李
白何曾不夜郎
沅陵城
雲山寂寂水茫茫看來無覺行離傷詩人謫作龍標尉孤
客愁依作武陽
沅州
江西賈人市上祠擊鼓吹笛迎神夜未休為作楚南風俗記火
雅竹枝是永州

龍湫絕句和消山四首
晴日臨池夜讀經一番風雨正耽聽老龍亦學高僧靠旋
手神通娛滿霞 [illegible]
山中突卑泰幽靜宛轉從頭入徑深物暑童扶到半山紅
藤杖拄下坡心 [illegible]
山吐積嵐水放光 [illegible] 行行人影又衣香一盞苗香橫
波面兩後臨溪立石梁 [illegible]
獨於山水不能廉腹痛若遭泥絮沾等後倚來尋此石須
隨馬耳露雙尖 臥石
黃鶴
來留後猶有心情簡外垂楊故方聲吟罷欲眠支竹枕兩
三聲報詩成

示女
攪髮索餅常憐預 [illegible] 歎息隨翁萬里遊貧
從軍非汝事木蘭曾戰黑山頭
悼亡絕句四首
竹樹蕭蕭終綠陽秋鍾總是斷腸聲可憐波似黔州雨一
月眠無三日晴
彈指傷心不可論幾番剪紙向虛空招魂自論[illegible]用木招
魂樹暉赤表魂 [illegible]
粉黛消沉淚瓶層香山詩病借吟稿揚花[illegible]作手[illegible]
子逐春何處歸
析管鴉啼夢不成小樓風雨夜縱橫山齋寂寞挑燈坐不
向樓前聽燕爭

春鐙詞八首

春聲一沸夜如雷報到兆花帶火開三寸酸黄柑賀賤不
瓜村褒並傳來

薺火祠前試綺羅香香驛下餅婆婆夜部寒路人如蟻大
半番童孌女多

城北城南接老鶚細腰和鼓不停撾鶚鵲剪帆秧村戲棚
晝花鈴明不茶

白納烏裳倩有名水西柳畔是竈坑奚官金勒連錢馬串
作花燈踏踏行

火樹銀橋取次看條条銀燭太平秋小鼓龜鶴調香粒一一
老獅猴掛釣竿

雪後梅絲小雨京邀宵挪擋幽新粧街北不怕沾裳艇筯
麻燒香簽竹刁

米家鐙樣巧工夫記得熙寧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
枝紅淚作珊瑚

江郭風流本可期紫泉春色似當時風將鐙火年年事話
與烏蠻父老知

噀泉

一竇沄沄碧沼邊直從石上作潺湲但愁不欲多饒舌拚
得山腰飲噀泉

盤領坐竹下求借

大竹千竿絕頂岑攬風截雨綠陰濃山僧休縱貪饞口玉
板停蔡斂穉竹

荊山偲乳餅

山店帳餅飽即休甘心枕麴藉糟丘一盤白乳紅牙餅不
比野僧羨具油

元江檳榔

土鐵只作尋常食方物原同蒟醬餐可笑移之誇富貴檳
榔一斛貯金盤

入滇得食物三種

羅池柑子十分黄洱海弓魚二寸長猶有滇緬風土記香
梨並比木瓜香

鷓鴣蕈

實安驛畔夕陽明竹兒祠前夜雨晴最是劍川聽不得山
廚烹煮鷓鴣羹

荊山惠紅茶花二本

九瓣重心一抹霞戎戎冒雪到山衙今宵不倒春風盞孤
負滇南二本花重心色如丹者此花尤難

食路中櫻桃甚酸

西南木果多佳味北地林禽勝爾曹可是山蹊一饒口入
千里外酸櫻桃

楊梅盧橘尋常有紫李黄瓜分外甜信是樓桃三樹飽
嘗酸味不知嫌

薔薇花五絕句

無數山齋削杵碎一一番春雨霰紛紛皆作沉吟立看
遍薔薇滿架花

瑟瑟綠絲絕可憐紅蘚綠刺拆裙分明一段記得江頭錦
作竹窗晴門邊

引得春駒太多事倒飛斜舞一分狂憑誰給向東風裹半
是徐熙半趙昌
漢女新枚別樣栽不家錦幛兩邊開薔薇不受閒評品山
館清吟埜客來
世笑香山老居士花間將兩當夫人我唯一石一回醉消
盡街中麴米春

小樓成自賀詩

南榮花磊三峯石西戶衙衙二本松尖兀小樓無長物滿
堆書卷似高峯

詠香椽

庭前樹子比葱長大者如拳九月黃書案堆排三十顆茶
烟花氣助清香

卷二 七言絶 七

花嶼從他行館移鎮四明 辛未

十三年久住潮陽一夜清山入夜郎鼓角迎來才幾日四
明海上去堂堂
村口牛桃化似雪水邊鴨蹠葉如釵花前伴女來相送十
部諸羅次第排
由禿川烏白納城虎前一萬鬼方兵風流儒將文章伯三
十登壇是後生
胭脂井上佛桑開楓葉城邊打鼓回大食刀橫切似雪梨
閩中承諸詞來 時上
一一奇花信過清明箏柳風前客欲行如此饒存北邊杏本
爪莪尾參中供 小名
雨後鄭花花滿開中談虎帳共看細雨香薔低森兵衛

酒夕傾三百盞
英雄去領浙江軍吟落孤飛天末雲君已封侯須退避醉
鄉鉄券策吾勲
如意胸中七千里亦能脊鱗未可兆飽吸江湖歌舞夜將
無可憶老中丞

客有作余送妝者能也作詩解嘲

孤雁涼雲九月天安心閉戶坐枯禪名聞不少出遊處怕
見秋花老少年 花名老少年

題毛生青鏤硯

毛生詩名三十年數卷耕成甲乙編聞道西周新例出端
州石鑄五銖錢

題王中齋像

卷二 七言絶 八

箴注三升索郎酒席推一卷陶潛詩怪他無事高歌放岫
明王郎斫地時
行路不推朱雀航解官贏得白雲鄉風來裂帛湖光淨嵐
湧翠微山格高

讀蔡廉傳

半世三公蔡爵陽辭官何事太清狂當時得遇徐中木紙
尾通名似不妨

魏家賦殷秦來 有序

魏家見東坡詩都下紛紛詩以分稿作其自歌巨鄉
雙鬼之一獨殷了求絲悄放思今其旁於除日自
卯試兩倒于網常詩十五篇長短絡繹而不復東尾一一
被六雙膝倚戶都無斗頓攻詩稿到絡帷自笑門生非

傀儡何煩飼豕恩公乃于觀其意只以示古斥居
似不及也因題句報之紅椒燒月見鼓裕相于有留連
其詩不置云
小板無聲嫌昧響木奴吟犖帶酸聲何如殷子新詩美偶
成段用十九韻

題徐大臨宮詞後

石城夜巷夕陽昏簫道苔封殿閣荒都怪徐生偏作態野
花黃蝶譜宮詞
玉樹閑從曲裏傳後庭寂寂幾何年可堪衙鼓無愁客商
人猶唱新詠篇
自與貔貅夜降旌大寶蒲團已替無曲頂花邊僧不絕然
流水寫作珊瑚

卷二 七言絶 九

何以君為九十矜傳見錦誌破巢燈火淡寒亦荒唐甚湛
道存心記杜陽

讀賈誼傳

服鳥長鳴遇合難洛陽年少興闌珊半生心事悲流涕何
用區區策治安
梁傅速篇上策難長沙一去叛客難書生可怪多事已
治安云未治安

讀李泌傳二首

衣白山人竹從回雨京怯紫不登材管違范黯何堪比更
有麻姑送酒來
人才今不古心在花應笑食山愁人忠君重致中和節不
發勾芒二月神

讀庾開府集題六絶句爲倪含人得上

江表才華早絶倫咸陽關外更銷魂令我不解文章妙淚
道蘭成是罪人
青絲白馬下臺城將作徒然負重名可笑齊梁悉老東
宮學士夜屯兵
撫尼旅明野火寒風流小庾赴江小郢州刺史無甚不
記當作斷袖歌
文采分鐮指臣能才名北地儘堪稱王郎亦是南朝客不
少詞人溫子昇
萍荒宋玉悲秋宅老憶鄉關更不堪別館都亭空慪淚傷
心故國是江南庾信居宋玉故宅
楊子衙齋木足多翻元數思更如何不遊衍昧殘編但好
殺徐家小寶序

卷二 七言絶 十

清明

蝦蟆未上放風筝白下城南少此行閒方孤斟婆尼酒今
朝六十二清明

清明書

勝六今年大無賴春風化信興蹁躚羊字不用多饒舌向
火還燎興衛寒

題桃源圖二首

官徙逍行不可招一編山海最無聊此公多少傷心處不
獨區區苦折腰
籍口桃花可避秦除官彭澤守無因悍郷兔死惡誰宗公
上尺貧刻海人

讀張浚傳
南宋虞張可並陳魏公才望倍軒輊紫陽評論無虛譽也
為南軒一瓣人

讀盧懷慎傳
丞相趨府上疏迴饑寒妻子亦堪哀辭名縱讓姚宋出不
是尋常伴食才

讀袁紹傳
董公健者遺呵斥鼠子紛紛不足論最是英雄饒氣概橫
刀長揖上東門

閱焚椒錄
十香詞譜管絃中多事伶官入後宮上下當遭千載恨乙
辛直似漢江充

讀張良傳二首
雷霆一擊動長安辛苦先生欲報韓女貌乖工神鬼術不
然十日索何難
圯上歸來多誦興從遊何處脫風塵赤松黃石無名姓勾
引留侯是一人
商山不少林之翁埋伏它年羽翼功一旦從庭來四皓其
人久在赤松中

讀司馬相如傳
賦彈雞寒四壁花風流夫子擅詞場才人自古誰能料好
色翻成諫獵章

題織錦璇璣圖
女兒侍坐一翁旁口授須臾二十章娃有外能遺游處隨

公杜撰兩三行
鶼鰈婀娜詁稱翻九十衰翁記得無留作後人辛苦事聱
牙讀得費工夫
削地談兵負異才不教遺籍沒秦灰共說訓詁傳經學術
數說從何處來

讀劉穆之傳
十人傳說百函舖眼底何須只賭傷白是遭時才調絕五
官兼用太麥張

題樊川集後
破例憐才千古事婚絲綰得幾年春過逢更行天池子也
似揚州薄倖人
若溪水戲恭春日落下筵開選伎時崔李有來真有意分
曹御史最能詩
才名誰似張公子文采風流足一班金祖詩人多習氣不
須妄詆白香山
自是詩翁矜格律底風刊謝俗編存一般俎豆先生處慨
概論共又罪言

跋西溪上
山腳黝碧丁字斜跳珠皮動弄枝花烟中直似汀南景只
少舲驂軋軋搖
森水淡淡鴨頭綠桃花樹樹胭脂紅有許高明鳥隨作少
陣斜飛白勃公 豐山稅名 公本六

上巳日
三刀三日古風寒寒態亦簾拂絮袍水邊抜禊遊人敢作

意新豐酒價高

追憶昔時上巳日吹螺走馬春城南桑榆可怪六十一餘

蝶衣僧二月三日深上切時

偶來

意匠經營煞別裁不須刀尺剪春材深愁花鳥無消息會得庭徐溫李來

東雪塢上人

林杪鐘聲憶去年高槐新綠寺堂前徹門好句今來少可怪范陽無本禪

訪高鍊師

自笑山翁見亦遲鈍根開道是何時那堪生意廿袁自才

訪天與老鍊師

所讀庾信集過後叙所作

自是西崑體最妍詩家誰敢答吟鞭南朝北使風流歇淺恨無人作鄭箋元遺山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題四婆傳奇後

天風綺藻散餘霞前輩臨川著作家自是詞人風味別堂前一樹白茶花

老態

龍鍾老態暗傷神靜坐紛紛不厭貧且日偶從市網過黑龍人笑白龍人

崇效寺東雪塢上人二品軒茶話四首

雨後禪關滿綠苔殿松枝幹接庭槐此身尚戀無歸處故

向空門依佛來

只此老槐對燭照鐘鼓幽辭日暮了空相寺亦非我事不須煩芋太殷勤

鼓子花繁編寺牆空庭試柳抱齋簷詩情少小山居住不是僧看老萬回

僧贊三兩孤牟根皆非陶泥補斷垣不帶非有歸酒財笑留詩句在山門

易水

燕丹孟浪欲圖秦說與田光自刎時此老何曾。發伍楚將軍首送他人

飛閣送客歌聲苦寒破蕭蕭易水濱可笑燕丹謀人事遣招屠狗賣漿人

石鼓

紛紛論古總徒然獵碣機排太學前石老如人深歎息從他聚訟幾千年

四月八日

都忘今日佛生日俱來潛齋不敢停手白芙香偷掃地一枝芙尼可當瓶

數餅清齋佛日何奇事明朝向客浴瓶外雙來新燕子窗間三版晚開花

郊行雜詩六首

勾欄四面護花攤數朵含苞日正晴自笑操持無定力一叢芍藥便銷魂

參差舍北合南樹高下溪前溪後樹根老類冬新芽葉土

溫牛夏兩三首 鄭冬郎又冬

才騎牛背橫吹笛又上魚牀坐釣磯眼底春光滿得意飛揚跋扈郵兒童

發鼓人攜還自響紙鳶低放忽天高世間游戲難忘事只合擲骰聽兩曹

鞭絲帽影野風低斗酒雙柑席地齊翻怪黃鸝非聽事一邊啼不傷人啼

淺白深紅處處栽井欄畦畔接豐臺可憐野蝶痴甚飛上肩僮入市來

贈賣花人

紛紛徐趙邊黃譜日日陰晴風雨懷獨有賣花人不停辛勤愛惜是情差

讀董仲舒傳

公羊一卷至今存千古醇儒道自尊禁露何緣傳異術陰陽水火閉城門

見賣花者隨一犬戲作

都市繁華何劇哉趨炎逐臭徒相猜金張第內錢如許人賣花來犬亦來

讀陸賈傳

坑焚叅覇笑强秦劉氏功憑馬上臣纔述武夫誦行伍中間說篇一一詞人陸生在漢朝爲有文章自負器外有春秋雖不傳而文心雕龍引其說今賈為上書上林之先聲也習人

邏緹何勞少虛口思飯粥口彌伏風雨游不意求書解阮

獮谿情淵瀲中

戲題鍾馗嫁妹圖二首

烏巾紅帕擁花垂官府排衙鬼隸隨誠伴形骸天色曙鍾馗笑是一終葵

旌旗簇擁香車鈞宛官娃王不如看謝鶴花影散一封誰寄大雷書

城西人家園亭六首

園林十畝百花宜芍藥迴廊竹短籬不似吾園惟種菜晚菘早韭野鳧葵

臺榭平仲若遷村夾路千尺點孔花數對遮遮飛夢蝶一池閒閣畔官蛙

遍楡鳩柱自咏鵪鶉歸城市貴相當人生受用村閒住不

但花香土氣香

牧豎村翁曉事難等閒草木作奇觀小樓夕照欄陰下可笑齊呼黑牡丹

殘山剩水足留連自昔曾名小輞川不合一經裴迪久許人零落一千年

麻澤簡亭花事容無端感慨立花叢洛陽重被名園記第一休誇富鄭公

題荷流澱足圖

容狀狀可信棋傳遞釣磯頭用意深商略江濤勸濯足故人好上帝牀眠

讀衛諸傳

挑筒原來才藝絕甲兵然顯白與前平生合是留侯侶只

少功成若赤松[illegible]

題仲化卷五首

側如後寫指洞綠下北微歸柳把江上落花[illegible]樂下

縱鶯飄夕陽中

春風蝶枝蘇鬢湖[illegible]幽徑陳迷黏衣斑淚紅

眠雖客落木人斜花卻總怨山

有去照日負妙手吟來偷眼好音翁前斗限臥江上[illegible]

[illegible]察蝶纔管一行船

別風花迷湖迷花那色入林北望亭虎存拾根十國大[illegible]

江達岸數年詢

肥苑明川京叙矣詞陽村高岩釣瓶衣遥問客騎驢[illegible]

聽先生抱甕吟

卷二 七言絕 十七

新構小樓

樓小勝小於數間院家向使不須刪字腸卷斜陽下飽

看西南一角山

冬夜招擬故石樓醉上泛來文下小飲五首

借來村醪那足憑[illegible]任冬為山遊池留小夜非多飛[illegible]

勝高人入醉鄉

君曹只合老樵[illegible]紙纏消十數[illegible]街鼓二更仍[illegible]飲酒

花不[illegible]病亦[illegible]

可惜今宵百無[illegible]抒懷[illegible]了色成[illegible]須助吟興[illegible]

[illegible]吟前讀次[illegible]

一串珠成夜若何紋冬花放傷[illegible]同小伶拔板無新曲木

[illegible]落[illegible]觀[illegible][illegible]

老來不醉眼難穩月落參橫酒力消料撒胡彩知有[illegible]已

折[illegible]日[illegible]故興

題大如稚奴圖

唐子[illegible]端多[illegible]狩獵生存[illegible]四御奴縱[illegible]騰木何[illegible][illegible]不

是姊[illegible]八駿[illegible][illegible]

題[illegible]國夫人夜遊圖

十隊紅旗喝道來八姨遊宴夜初回入宮見姊[illegible]低語莫

信人間有馬嵬

題赤壁圖

曹公橫槊歌公賦遂[illegible]寒江夕照黃詞客英雄兩奇絕不

[illegible]成敗說周郎

題野[illegible]來圖

三品[illegible]銜[illegible]下材[illegible]名[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哀已知勝大全無用何

處野[illegible]呼又來

題春睡一夫人承召遊雍肅宮圖

楊家姊妹貌相當並馬朝天鬪艷粧如此傾城好顏色紫

[illegible]不悔是三郎

泉坡花明落照紅發騎驕馬御樓[illegible]笑宅赤[illegible]相[illegible]不

與昭陽故事同

題[illegible]鼓圖

[illegible]虐誰復笑三郎[illegible]日醉仁人錦[illegible]傷但惜[illegible]

南宮樂[illegible]不聞鶴[illegible]鼓聲[illegible]

題揚虎圖

[illegible]婦[illegible]如拔[illegible]何[illegible]已[illegible]爪[illegible][illegible]幾有來[illegible]似親奴稚只

卷二 七言絕 十八

是人間鼠輩多

白翎雀歌辭

空齋雪葉撲簾來閒撥檀槽數兩絃一曲府前白翎雀聲前蛾灰已成堆

論詩絕句

元音太古絕支離十五國風天籟吹可笑後人訛著足辛勤東皙補笙詩

李蘇什伍劍河梁三百遺編儘可傷不少詞人拾殘唾誰敢嗣于唱滄浪

別肥僞梁鄒狗陳隋成才調果何祈作詩不用吳均語誰記西京說幾人

阮子詠懷陳感遇杭州一派又蘇州識來五字成真賞何速江河萬古流

氣象諸大排詩卷長慶齋名已盛傳白傅變成新格律老元劉從祇相倚

韓老何當遜孟郊寒蟲偏不厭寒號浩翁別是西江體前輩東坡效爾曹

吞量石計各紛紜跋扈飛揚可張畢何日接眾彈瀉什長留風雅在河汾

世無沈謝曹劉輩衆何煩時得之作者滿前一丘貉徐陵萬古是吾師

蠶兒滿口聚蛟宮唐宋紛將識敘摘出誠齋村究語無人解道說歐楊

說鈴鐸律不寧稱白雪黃茅揶可憐詩上西塗東抹才糲

珠探求有誰能

琢肝鉢腎費尋思擲飯疏書病不支採取前人篇什讀老來白陸最相宜

吾鄉遙李有前民約突泉頭眾路新眼底源流讀尾外詩人盜作亦何人（見九僧遺山有南人自心）

乙亥除夕前四日偕諸子陪漁洋先生宴集墜拨哉郎中寓齋即席漫題四絕句先是殷子珍來以石花瓶見餉故篇首及之

石花瓶帶石花香紅乙曆來一尺長新項樫頭何足比滿吟那憶孟襄陽

披貂黃雀頭顱笑不數蔡肥部素雙珍重南京初下筯十分酬興麵茶紅

樂府成亦竟絕倫消來宵復亦高新番梅觀演近作岑羨話錢嶠嘉落人（多演傳漫司住）

疑在凡亭隸火間拆將新句試雙鬟停歌更覺吾樓好倚看斜陽作後山

自題乙亥詩卷後二首

同是凱歌意若何排成新卷意銷磨一年事事成真斷半格句篇成何多（圓內藏句百日間詩傳數首）

竹密書遊淘煉閒欲築詩輿木許刪俳諧了結教娛讀老木合學自香山

題湯張節傳奇

水志山經入洛餘貴欲一路投中且橋邊先到張堂宅借讀嫏嬛數卷書

良鄉曉發別友人

昏冗陂荒野色殘酒徙送客只孤吟異鄉無數鳴寒水風雨蕭蕭變微行

樓桑村鄉道元故里

螺髻州孤鹿青鄉生宅畔月冷冷殘紅一寸樓桑夜還注桑欲得水經

定興縣中賁烏

寒來高天白日寒雁落深陽蕭張瑳新詩滿袖逢知己縱有容亂足美灑

定興寺老松一株

鐵幹蒼皮雪痕封青青樸拙似高參春風二月花爭發何處巖閱一罪松

題堯母祠壁

丹陵祠古一碑存璞斤頹牆野日昏只爲生邊十四月漢宮鉤弋亦堯門

伏羲臺

馬築看來才技絕權輿一畫畫開胎興伏羲脊頭皆多事後世何由更結繩

蘇味道宅在欒城西

武子檢西下里餘嶷微山下古村墟卯若白雙欒城好柳而道應味道枯

真定書所見

野店留驂日已晡粉絳酥倡客吟孤標花半落天微綻笑有人家賽紫姑

大佛寺逢日者

老來休咎只由天日日高歌又醉眠木命已過餘一歲不須更算小行年

內丘書所見

一路春風養柳條內丘千里杏花飄官事不使脊村裡勞動當壚酒旆招

邢臺道上人風覺曰

枝破春寒從馬從照磨池上好禊祠傳聞此地皆歌舞不遵風沙撲面來

過臨洺關中申息思先生

曾到江南鵓鴣聲山剩木林嘆呼聽山許客今何在不風遂如老風無

邯鄲道上作

碧瓊依然驛路邊行人馬上總觀銷不知野火陳餘壘何似春洪探説增

叢臺遇雨

風流小謝東軒埃宮柳尺堤眼倦開路入邯鄲客悵望寒花病蝶滿叢臺

答豐原書作詩以詩

老夫詩書自練緩新于悉上咏從飯排成詩句無多卷寄與山東道廣文

杜入山

前月繼離殿凝御今朝已過杜入山溪明沙似如張路走馬紅桃綠柳間

望蘇門山

安石榴紅五月天孫登嘯上臣流連自頭狐嘯傷心客不到蘇門十五年（余嘗遊百泉今十五年矣）

新鄉道上

天桃濃李亞枝斜布穀聲催村徑賒馬上吟來閑帶遶鬢一帽折枝花

河內縣

釣臺殘綠菜花稠溪上人家架小樓一路春風消化鐘酒帘藥圃是懷州

張衡傳宅

病變青林病不休容教自到十分頭晚眠不予愁多少不但四愁千萬愁

盧仝別墅

赤腳長鬚蔽碧烟山臨王屋汲清泉仝家不救相如渴應訪盧仝到玉川

盤谷二首

泉甘林茂小山隅竹杖芒鞵大行無怕有人驚官府過停遊學蔣自徜徉

老來常自歎風塵無分名山北此身何日移家盤谷住前溪今應是鄰人

聶政墓

軹城南畔家聶鄉中有韓庭刺客碑小鳥亂啼流水過數聲聽似訴悲

渡黃河

誇師狐尾不聞歌旗捲風斜十里過東鼓聲寒響不絕一帆落日渡黃河

偃師縣作

洛河一棧野舟橫夾岸青黃麥穗生直過緱山花下去夕陽滿地偃師城

登封縣憶古友熊非叔

昔由收入簡書中六十峯頭有此翁太息詩人今落故隱門一樹野棠紅

浮丘峯

洞府周天入渺冥一峯仙對萬峯青御風已自昇仙去遺落人間相鶴經（浮丘公著相鶴經）

許由墓二首

昨自昆陽城下去廟中遺像祀功臣如何生值陶唐世不少箕山穎水人

曲抱林巒飲潁河小熊山下漾清波可堪洗耳人聲絕更有一牛浮犢過（[illegible]）

石淙

翠華昔日巡遊地陳跡仍存石表雙一自燕公留詠草春山寂寂水瀧瀧

首山

緱城五里棟花開石徑參差土一堆莫笑荒翁閑散牧地杯懷仲上此山來（[illegible]）

昆陽城

三十六泉泉木長磨城前後老槐偃土人耕出幾刀戟自

是當年舊戰場

漢張釋之墓

栢陽尉里仕多時惆悵春風各門知來耶城內可棲墓前
途重到漢縣尉 [illegible]

唐縣

野草連天楚領明遠看泌水不深橫一行使吏如飛鳥目
衙衛風到謝城 [illegible]

何大梁偈上坂有佛寺

一上奔發雨仁騎吹合四野花明雁暝兩地飛楊下不
新館驛 又聲聲

蒙齋　田雯

七言絕句

題太眞出浴圖

女官簾下銜巾媚妃子燈前出水嬌莫怪三郎稱異國只
今精靈已魂銷

題范蠡歸湖圖二首

貢新江湖作怨民沼吳霸越歷艱辛當時作事疑忍甚絕
代佳光送與人

千載休論勾踐功數年便見霸圖空黃金用盡今無味不
鑄西施鑄范公

客中對鏡

不識此翁何處來龍鍾老態近行來少陵多事頻看鏡滿
面靑黃上木災

溫子昇碑

幼婦新辭各擅場黎軍開府兩相當北人不識南來客鄴
下辭陵片石碑

聽鄴城裴生花坡彈琵琶時秋八月

淮北几碑滿城傳洛下聲名怨可憐何似樊生才伎絕風
流枚調四條絃

五拔頃刻意不平逐場遊戲譜新聲琵琶直作漁陽鼓知
爾前身是禰衡

秋風送隊擁相椿樂府流傳舊價高那覓教坊誰第一大
家齊讓輪袍

老來懶慢詩篇少病後心情酒量差一事腐儒真得意隔
簾奏萬聽琵琶

題龍石樓和蘇詩卷後四首

驂休排成第三卷飛揚跋扈闘雄才泉源觱觱今誰能仍
喚滴仙蘇二來

神仙傳者昔時名落紙樓頭何定評一自罷吟温室樹詩
人誰是宋延清

閒於格律費思量自分衰頹少拍張今日流君詩一寸不
教逢閏九黄楊（第三卷可證有閏三月）

學壞與納老病加頭風連日眼生花石樓詩句羅家乳兩
過麻姑癢處爬

讀李衎公傳

遺事流傳說費皇海南可戶動悲傷平生珠玉堪炊爨口
腹偏教滿萬羊

挽石樓二首 有序

石樓云先生既批點予詩忠題卷尾四絕句後數日相
見東閣門下先生云予二和蘇矣而詩亦三變初集雖
有見解只為此公門戶太大瞻前忽後尚未能捐傳遊
行也二集則識已定膽愈壯驟驟乎越藩籬而入其室
中若今之三集與酬集落縱横變化不可端倪如今臨
作一入湖方寧縱躍旋所拘束纔發兆詩家之妙境而
吾之所畏實心也然乎先生風度疑然眼光洞照從不
輕為許可而獨于是集稱賞不置如此先生又云詩要
作出是我向來所未見者才是好詩嘗記施愚山云他

人詩似都是人說過十數遍者惟石樓不然將來必傳
此語與先生絕相類予乃和一絕云文字汗牛詩滿几
細看強半是餘才山翁人似愚山語須是未經人道來
丁丑夏五端陽前二日改巷燮記此石樓絕筆也是秋
亡矣

搏蘇寫唱詩才絕那許風騷思等倫早和篇章石樓死一
千年後少詞人

位置修文選俊才白榆天上見相猜孟郊李賀題詩處咄
咄石樓何又來

送王令貽之官銅仁

大江渡打小江流白首銅崖憶舊遊曾有記程詩句好五
十二驛是貴州（黔前人）

題顧先生遺像二首

梲竹風流畫手傳烏巾道貌尚依然河汾門下無多士白
首重看五十年

蒼凉宅畔舊喬木歷下亭欽補短墻剩水殘山西郭外楠
圃無主夕陽黄

禾隆寺題壁二首（以下二十首自補作）

脆苑花飄落已迷殘僧一二講堂柄聲鳥起蒼飛鴿落
在茶鑪上啼

然寒荒寒落日開老作重到傳衣閣老憐佛子（二唐鼎豕）
腹竟頭翡翠斑（三人皆舊衲）

為東方綱九首

古廟寒烟紙衣灰實雅飛黑暗垂到無闲門幽樹桃花放芽

屋三間二細君
小院依樹九尺身搦閒布穀田聲滿村鷄來我雞豚社不
是涼君射獵人
敬叔先祠白板扉陽坳風送楝花飛道看一叟騎驢至疑
是先生胙肉歸
春鳥食肺便是歌風前撒地酒顏酡野花消落公袍裏似
較二千秦殿多
神頭小店白楊風十里從河一水通昨過直生下惟是今
朝長拆稻稚
慈氏寺僧房
名藍精舍野樹中千檜依然立晚風門外長河流水去鐘
聲逝暗夕陽紅

做佛子
野草閒花補壞垣秋風不閉破山門我來欲覓殘碑讀樹
臥鎚趺壓樹根
瓜圃園雜詩九首
一雙春鳥語綿蠻樹杪風聲似雨聲猜道從來非解事今
悲鳩婦道陰晴
新賢何品何能讀秋水篇長已久停攜傳今山腿背後蘇
負郭無田作粥
木落水涸殺山後負瓜紫李春分前　北都出園丁手況
有齊民要術編
瓜圃寬尺　以餘東陵昨也較何如絕奇遠利西洋種皮
色斑斕斗對留

軋軋鴉聲水車聞提籬奴子健歸來此番不為秋風起網
得鱸魚少二腮
小婦三度佃鹽眠準備祈絲浴灸人自是吾村好光景打
門無吏摧催錢
書齋近在廟門東小學新頒例不同社婦爲巾搭村扇上
空長拍數村童
結束放閑試一行南村人鬪北村贏看來未是拔河俗宋
語韓廣戲兒場
偶欲跨驢入城去楝花風下立多時邇尚村中二叉路林
鳥啼魚總不知
題公凱學士小照二首
兗州野店初逢汝歲月堂堂四十春嵩上不收須已改仍

前白面紫鬚人
論罷道書千餘卷不妝風過落松花第二聽外門方閉傳
賜頭綱入餅茶
讀任彥升傳
淀衣食麥苦當時才亞江淹亞瑰辭提入中書腸內熱可
憐俛首謝雛兒
論書
夜闌長短五噫聲坐倚枯燈氣未平可憐衰年六十五住
人應下作書生
讀馬蔺傳
陰謀變情原不薄廉丹范玉亦絕倫馬生窮達誰能料一
事傷心是婦人

觀梁並題一絕句

老瞞天下三分耳阿練功成但一身稱帝稱王猶細事絕奇父子費詞人

讀東阿傳

生子如斯井易得才名早過建安儒阿翁可笑荒唐甚尚美江東一仲謀

蛙

四月十七夜寓高良澗蛙百數頭入室伏臥具下二鼓覺之命奴子毆去并遂以詩

但綠睛紅側注冠大群閣閣鬭剛剛如何假館郵亭夜放輩原來盡是官

怒蛙

一部池塘野水邊爬沙入戶有誰招休輕世少崩今子落奏天庭不汝饒

怨蛙

一番寂寞子雲居使汝喧闐鼓吹餘况是山窗多好事敢從爾雅注蟲魚

枇杷

楊梅木鼈何堪兩杏子初嘗未可嘗最是枇杷解人意櫻桃紅後十分黃

櫻桃

入市買來紅百顆[illegible]籽佐飲綠千層櫻桃不是尋常物貞有多情石季龍

湖隄十絕句

二月淮南春事無鳩蹤不惜踢定[illegible]可嚼杏白錫香日風雨瀟瀟叫鵓鴣

渙水春風楊柳枝大堤一曲寫烏絲今年忽然無佳句合付孫郎仗下兒

處家風物那堪論黃漠湖光斷客魂淮陸一行霜烟雨不知何處覓愁村

垂柳食眠傷木丈小紅橋外路二丈渺[illegible]村畔多湖汝日[illegible]踐頭齊菜花

堆延夕陽芳草歸鞭絲帽影雨[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過到處桃花戲子飛

稜稜堤作雙眉綠瑟瑟波如[illegible]眼兒兒亭上掛花藍胡胡何[illegible]春馮

洛日無城一抹青竹西水調九分勢蕪川不作揚州夢孤負唐昌玉蕊花

更到淮南少泊張張家船岸上亦無妨分明半笏淮南客只少天花作道場

張旗打鼓放江船負[illegible]人來憶化年莫怪一番花寂寞春深楊柳不吹綿

客愁還寄遊遊軍都從夢破除何遜詩吟狂態在梅前就雨尚書

湖堤後十絕句

一間草屋若鷓鴣鷓鴣相叫來依依移家已上桃花岸更有鷓鴣無數飛

大堤[illegible]柳小堤平投[illegible]行風故故生謝[illegible]沈錢填馬路蜂

蠭蝶粉櫳人行
朝朝蓉蓉浪花中閒立沙頭木物公不分篙篙蓬葉上麥
雲艷雨落衣紅
烟中雁子柳邊樓消得愁人幾許愁睢行一條家浦上酒
家翁影落春流
衣香昔錢將入夏釵分燕尾已過谷雨花一段烟絲纖纖
作燕衫付酒人
四月八日佛生日野色湖光如錦綠失明來留代清磬一
枝麥穗當僧齋
湖上今朝二月二猶白杏紅開山寺閒作門作人相逢貯竹
竹水神來
神廟門前家家拜于裁長條盡作馬鞭材荷綠白足拂塵徒勾

卷三 七言絕 八

引便料引酒來
枇杷顆顆黄猶鹽桑椹頻頻紛紛味從可笑多情白頭翁猶滿
身湖雨戀江干
頗淋江潭落照紅千山多病未還家愁聽小樹松攻雨半
沙浦擁抱風花
湖見又十絕句
食法瓜瓞絕太虛細大致隨行夌蕤才長稿羅旐花前酌買
引箭牙鈴喇來
氣合宅廢情興輟王粲樓荒硯贖銷木下梁鴻何處住猿
枕保巷足縣檢
一局丁東入夜闌三條蝋燭下殘碰此行不比羊元保願
作宣城太守官

老夫多病倩誰扶叱吸爪留痕病轉加閒敲敗竹過成夜神
仙不到蔡經家
絕少錢買酒錢孤村小井麥風清夜人爲解相如渴歌
戀茶山洞庭泉
相見龍鬚似瘦竹如髯那復森閒張杜陵野老作還訴苦
試問舟春草長
便欲結茅湖上住港汀鴨嘴小漁船慣擲思話戲腰鼓不
背君平卜卦錢
許思刀騷叟卞琴知吟鄭出又短吟十二複蔡錦則少不
向人間更鑄金
渺渺鳴陂白練鋪芋魁豆飯野風平宅前兩部歌聲歇似
得浮山一格無

卷三 七言絕 九

沿溪楊柳數兒童倒接䍦來指老翁休唱白鷗今解憶須
教拍手笑山公
李公凱同年惠二犬戲答
老不如人苦盜大蹤肩斗酒氣難降來朝獵兔秋原去馬
後韓盧宋鵲雙
人小兒戲詎能射四十餘年老對催宅門倘成千里別好
教黄耳送書來
晚行口號
上里黄竹細雨中小橋不復辨西東行人愁唱踏梭曲遠
浦漁燈一寸紅
江湖
底事名銜耳不同孔行井籍竹犹中縱然爲問江湖上也

是江湖一長翁

論詩

漁洋一派唐三昧扶出詩人第一班錦瑟玉溪真絕調太
見合是付香山

詩壇老將公許在不許偏師索戰高作有少陵矜律細參
山泉細逗秋毫

秋夜飲桂樹下

酒價秋來太無賴借同涼州古俞句似欺寒水澀花細不
分檢尺遊艇高

愁看深夜涼夜強發燈前欲醉五一物淮南猶不惡小
田樹子送香來

讀史偶詠

卷三 七言絕 十

入關真如犬吠何才人情思半消磨原來小院孤眠處梁
上雙棲餅餌多 府希

心熱從車逐後塵攘依相印太遊巡風流年少上等刺郊
街依然欲笑人 王誠

大手文章作賦已歸時邪子從流同看來亦是學常技軾
無痛飲豹鬼中 饒收

本章年夜奏蒼天約諸傷心佛亦憐一寸那從何處悔
光闇外曉風前 李約

小生昔劍懸從旁情相逆意氣纔勇退無聞愧怍作文
章不在南陔也 日非

重陽

菊花不見莫思歸且向天邊數雁行亂料今年今路消剩

魚篘酒過重陽

題吟謝齋卷

曾在夜郎觀石壁三十寫照萬峯前原來吟叟仙蹤妙也
向人間作畫師

淮上詠古八首

滿地斜陽瑟瑟波人傳此地是甘羅土墳留得空城在十
里寒煙宿雁多 甘羅

野日荒祠迹已陳宗社淮口水粼粼哀鳴亦麗王孫淚淋
辭何曾遇婦人 漂母

淮泗大逝衰草秋射陂雲上楚山頭欲尋叔叔家何處鴉
黑楓紅水怒流 枚乘

有酒如淮莫醉醉拚傾三百盞深盃昨朝為擬青蓮浦 村名

卷三 七言絕 十一

今上伯倫墳上來 劉伶

篘酒勝 平丁麴米春買來湖蟹大如輪荷菜但飽擬牙米
此地還逢說餅人 宋贊

湖會波滿晚菊發蕭郎憔悴不勝寒人家茅屋沉秋水打
鼓臨恐驚棲難 曹思照

客思紛紛落葉多玉臺寂寞勝吟哦秋深節詠添如許試
問徐家小寶庵 徐陵

提舉狂吟湖上遊經香花已深愁從思長留秋風老支
付詩人趙倚樓 趙嘏

舟中有感

黙坐篷窗落照時風帆疾駛不須知世間萬事舟行水聽
雨說頃與舵師

耳聾

打鼓吹螺事事停床前蟻鬭那非聽思量兩耳聾偏好不
倒春風壯酒瓶

鍾聖輿以芍藥數枝見貽同道晴先生各賦一詩用
禽來意

山薛逝日沒心情開暇樹桃麴蘖停杯擬今宵紅蕊作數
枝萎尾插窑瓶

魏武父子

幽燕老將真無敵弁少三河又不同對酒當歌育節古阿
瞞到底是詞雄

閏七月口占

老來多待三十日病骨爭高一寸強萬事輸人何論屈從
前不聞亦黃楊

偶感

河渠讀去文多闕溝洫傳來語半偽一例殘編無用處龍
門多事誤班生

三月一日

三月一日村中住洗盡慈仁寺下塵曳杖白鷗波面照白
頭短褐淨烏巾

襍感二首

讀書巧鈍本由天老覺今年遜去年世上癡兒渾不記曹
劉沈謝亦徒然

辯李當年事莫論入山曾許掩柴門豈知陶令歸來後也
避街頭酹尉尊

秦郵晚泊

衰柳寒蘆野水邊湖干風景故依然秋城漁火秦郵夜白
首重來十四年（自丁卯至庚辰十四年矣）

題桃花扇傳奇絕句

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
向胭脂井畔流

白馬青絲動地哀教坊初賜柳圍迴春燕子桃花笑臉
秦淮詞狎客來

江湖無賴弄游從一枝春風化扎鵝却怪齊梁癡帝子莫
愁湖上任年年

南臣公子多情甚木調詞頭弔六朝眼底忽成千古恨滿
釣歌扇恐無聊

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楊顛顛鎖烟愁香娥不比圓圓妓門
閉秦淮古渡頭

錦瑟銷沉怨夕陽低回傳院斷人腸冤家姊妹知何處更
惜風流鄭妥娘

新秋雨夕下司寇齋中觀劇（尤展成弔琵琶傳奇）

四條絃動第三龐一闋霓裳酒未停偶爾清歌天便妬秋
鐙寒雁雨淋鈴

詠古

誰教玉體兩橫陳粉黛香消馬上塵劉項看來稱敵手虞
大人後威夫人

雪鴻上人餉茄瓜作此報之四首

村舍名蔬老衲栽四輪人眾竟何如那知佛鉢香羹滿重

讀齊民一卷書（齊民要術種蔬事具載）
東坡偏嗜元修菜成式曾誇楊侯筍老圃從今猶傲事外
九殺乳又相當（老圃亦段成式事）
崑崙茄大如豨首春谷瓜甘勝腕松忘孫李殷尊與起杼
花岸邊江秋風（茄一名崑崙瓜蔡係卽東瓜也）
由來此腹負將軍脫粟黃齏欲助軍山谷老人詩似倘自
驚存草熊留囊

題王近端九龍山送別圖

自是近端山水妙麥光大幅淸麗黔公可笑無聊甚索
向故人乎仲微

歸途六絕句

滿船佛尖大郎當老眼貯花疏數行詔下鏡湖三百頃便
放乞與賀知章
九橋關下路長堤朝雨南來不點脫落今遍無用處去
鎮街與茶林前（酉名）
耶溪長知怨天生批杭巧健下江東到得故園好時節梅
花放盡放桃花
古木燈瀧客夢殘羅摩多病又賤皆昏家可笑游絲老掛
掛谷背二十年
草草鄉情夜二更幾回衣裄尺絲橫邊宋休問胡麻飯又
下空堂睡不成
彭澤休官何落落此公仕意太情從好宜飲酒無處日
多少一編山海經

河村雜詠五首

長河春口漲春水兩岸紅桃無數花厭欠城迹二十里東
方是倚是鄰家
漫向東家乞鼠姑名花瑶草費功夫存分流水柴門外滿
種垂楊十萬株
十五年中人不見受風桑下自拔襟劉伶較論太多事派
作雪車冰柱吟
葛衫席帽自飛居其踏利頭亦不妨無那關門謝來客老
人猶着舊衣裳（用元人句）
腹皆松木真果笑滿袋逆瑶似不宜獨有東陵種瓜者風
流儒雅是吾師

寄留齋同年

為喻呵殷報衙鼓一路堂堂避入騶紅日滿窗吾自笑老
大食雕籠貴翊

讀元人詩各賦絕句

千年風雅道山體半格堂堂妙入神商略論詩三十首如
公直作濟南人（元好問）
文安而皆龍門集一史才華自不同落落當作楊鐵崖李
崑孤山瀧沢夕陽中（揭傒斯）
一般不信先生處方外還有緣數章楊范揭名皆敵手漢
廷老吏太矜紅（虞集）
句曲真君稱外史馬勝高閣鶴風流分明拉隊陶弘景不
向山間出兩半（張雨）
姚子泉來淮決滸中州有一故人存行他總是元和腳欽
手留不不可論（姚燧……中州……）

江口岣帆秋雨夜雁門短燭北風前巧題輒自矜餘技袁
趙虞楊吠泊月 劉會稽
元和道士虛中子篋外幾編九百字何須唐劉壁上幾
行此書石楫皮 馬臻
東野低頭愧下風金壺萬里有詞雄那知郭隗多奇骨那
算詩壇第一功 嚴…
詩名當是尋常得跋涉悲傷未易才西蜀伯生高月旦須
教百拙鈍兒來 楊載
如父先生知己外相臨翛然稱休從長庭說元白竟
下詩人是德機 范梈
太朝二萬六千頃洛月長淮何處尋吟壁翠寒無寶遞一
剗蘇行勸豪吟 本見

卷 十六

驚人砚語解吟大老了[illegible]萬斛客未必韓蘇能勝此先
生何處有詩癡
山當年有丁承嶠介別看山立馬圖寒夜讀公松雪卷解
冰膠硯數丁夫 趙孟頫
蕭閒清閟高人宅倚木松聲水一灣自是倪迂凌鮑謝詛
教容易作荊關 倪瓚
古眼名琴自可人問風孤鶴總前身老迂雅潔休成癖淨
洗詩脾與畫脾 倪瓚
附見孫松亭自竹溪公村川流[illegible]健論多時潮不
抵文瀾 史弼
道則
五斗欝腰趨白吟田園心事太紛紛靖公歸去來辭草轉

覺頭風一倍加
底事先生苦認眞合曾出世[illegible]果爲餘燼用篩
下黃花解笑人
雜詠六首
大都為事撥棱了米計新錢要細評從此兩番休混語劉
家自隨古先生
太息人非物亦非遐家心快靜行逆田用成郊迹芳草長
隔一卷丁令威
往稍看來都是假假師作戲戲曲偽其自作稼庵二冬夢都
盡今朝說立春
果然不是尋常味一口新領三百盃莫問由盤太寂寞莉
間撲朔蹢蹬來

卷三 七言 十七

巷南巷北鬧春鼓一老閉門倚夕曛忽聞山扉多好事李
當戶欲兩將爭
燈火闌珊伏不成梅花老尾白多情休嫌除夕風光淡鄰
舍喧闐爆竹聲
盆梅四首
獨行襄陽孟浩然獨巾驢背聳吟肩梅花今落山隕手老
瘦迂髯太可憐
老死紙中書一堆篆香茗火典堂來世間冰雪梅知否遍
白髮婆娑滿樹開
科頭負氣無中移向前來剖不出果爾只明年乃現熟腑
脫烘日賞梅花
一日一花詩一首休言楊花與月前千錢萬斛吟花盡小

蛀人間五百年

偶成

論詩難比作詩難正變源流仔細看是怪然嘲記字小
兒學語笑村翁

有感

竹火冷存奈腕何為誰辛苦為誰忙處處皆犧賢蠅
澤栖黃值幾多

七夕五絕句

雲影天光照畫斜原來今夕見牛郎庭院陳瓜果婦
子答成一段緣

承雲鳥鵲已成行不是攜驪送海河須晚東休
誇七十二鴛鴦

脉脉來津又去津七香車過晚妬花石留住語試
問長生殿裏人

原來天上最多情粉蝶青陵恨未平一度啼痕三十日為
雲為雨不曾晴

星落橫空河漢秋金風飛露滿作滴滴雨不
用覆星別淚流

序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險塞財賦之豐嗇與
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制作
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非里擬麟魚草木之華多富
與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撫物之蕭條感傷之悲涼
亦復凄涼悲慨慨微合而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
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
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為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
海之內為荒服其稱滸翰者未之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
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矣其人自生也衛所官戶
民自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衛其故鄉無不自稱為寓
客其與黔連者則皆苗猺狆狫之類種劫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
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
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
如此夫國家亦何必於黔哉有圖之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
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棄落之無可
供夫府之藏猶且日仰滇於他省歲靡金錢而不惜者夜以之
衛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
者先生以瑰偉之才深沈之識身處其地知之深慮之周矣故
其為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之者至致意焉而其之險易必詳之
所以識倣何從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
以慎封守防固圉也夫治獷徼者術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為必

無以啟之而撫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纖悉其微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衛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蒸閭孳畜勿茂於擾索上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激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獨廉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樂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謹書之以為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御可永為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為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擅典博者又貫穿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髻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跳月吹笙皆可作

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浙火闞寨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鵝鹽之產雄於蠶北以及丹砂冉萁砵硍雄𨂟之屬皆艷稱而思數之從人之祇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蔡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下一閩為曹鄶之無譏乎季札曰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遠乎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庶幾與爾雅方言與夫嵇含之狀酈元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能場之嗣起為者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樂獎激勸之婆心矣況從來黔之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將進之於

美者與瑜於此矣因樂為之序以明不朽云康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從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為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為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為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綸將以教思為治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為變革者也使徒事於綸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效也然治蒙之術以教

有為本不得已而時濟求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蓋蒙之甚者也逆惽闇塞而弗率厥旭者有之桀驁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為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然蒙者任才而包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樂而指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者也耶若夫以養正為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

於此殆又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嘗質之於先生洲以

嘉炎又題

上卷目錄

創建
設科 建學政附
苗蠻種類部落
黔風
方言
平亂
[illegible]伊
救火
牂牁江
關索嶺
鐵鎖橋
白雲山
白水巖
東家
飛雲巖
碧雲洞
甲秀樓

下卷目錄

人物名宦 孫文恭郭青螺紀附
辟火
收隸
定黔
苗俗
上官
治苗
積穀 米價附
禳火
山水
紫池
葛鏡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漏杓泉 賦附
標院
西碧潭
環月
東山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壯繆辨附
詹廣文
陽明書院
張三
南霽雲康保裔
夏國公祠
水西馬烏蒙馬
朱砂 水銀附
雄黃
筇竹
蚺蛇
奢香
許長史
淮陰侯後
月溪
黑神廟
碑
革器
硃硯
蒟醬
石花
蜜筩柑

藥質
蕨草
羊桃藤
刺梨
紅梅丹桂
魚
鹿
紙
砂牀
牡丹
樹薪
蘆笙
凱里鉛
雞㙡
速
五九菊
武侯鋪
虎
石
斷腸草斷腸烏
紫薇
癭瘤

學
竹米
蠅螟
黔士制義 附記
土飯
之妖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剏建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思播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平夷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為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撫貴州成化二年始以程信為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弘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為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曆二十年以安順州為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 朝順治十八年平滇乃從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隣川楚西接蜀粵南衍滇僰亦西南之奧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叢谿險巇猶曰外要一綫羊腸鳥道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椎髻之倫亘羅而棊布剡襍矣嚮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鬭故雖以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蹻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斷絕自或營幣沐上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迨明漸入版章側居內地分符竹建帥開衙然稱藩為然其間穀叛不一先忽麻皆亦自職而後有之有之誠非易矣崇之何明臣何文淵葉盛山乃欲效公孫弘賈捐之之議也夫無黔則身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色公為政日闢國百里錢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荒落之墟無采羽翠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 聖天子牧寧之道如是耳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曋氏樊氏柏氏鄭氏凡姓皆出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

生不宜將去汝躋神受而興之嶽有玉觴有上啟廊有脊棲者既而射之中躋神躋神欲報神與俱飛者皆去與君復乘上航下及尺城尺城有岸曲泉水亦曲盤之如穴狀廣有數門飛舒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仰爲崩廣三尺餘階附射水廣者從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廣若休其上投鏡創鋒竹者有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衍天下以爲黔中都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徼同隸於楚既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荊益二州唐隸黔中荊南二道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道三年分隸荊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鎮思中省烏羅新化二府入黎平銅仁府萬曆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仍行鎮遠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衛地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於襄息烽四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衛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安州偏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杜茲未可膠也黔之幅員亦甚褊矣在昔截楚移播而後成有如水田之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知方進衛也稽戶口考租庸不足從衛官之後而又錯之蠻猺之鄉加之兵燹害災之餘民不餘什一賦不敵東南小郡爲說者謂宜制楚之民沅蜀之遊割粵之四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爲縣恤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

四家之言制誠至當矣

附黔書卷上

設科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滇與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與貴入中卷我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進洪武之季而合試始鄉邇士人之請而鄉闈以分因額數之定

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上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省之薦亦相接焉而自王文成謫黔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識的而嚮據境以告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闈門之典隆昔加盛矣大輪囷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股肱腊尚供滋腠之需既列賢書登甄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爲聖德普洽蠻風敬請循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阻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掠成習我皇上道隆德盛興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苗蠻之子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叨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爲先務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稽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節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尚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詳懇之士勵志芸牕奚進無自臣飭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設學官生送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雖擬照大學額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收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當設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題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漸盛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亦未立學近因裁衛歸併

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爲數較隘乞 敕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遲名新陳迄無止息 臣思五衛構學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輒言汰併自應照舊仍以貴定等五學教官當中之此確有而減處慨來之延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諸學於既裁議新學於初創 臣非敢過資寬聽以黔省僻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仰顧 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蠻獮有苗當無俟七旬而成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屬係黔屬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途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既艱而跋涉洞庭險浪終歲士心悄多畏阻 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上能赴試爲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衛制以示作養綿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 臣謹具題丁燦日興起文教爲撫綏遐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疏批遵 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滋蔓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而嫉之乃改爲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側之獻忠戮蜀人幾盡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偵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可望

率衆寇黔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嵏洞
平威能新之關于思端終無維大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
月戕　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
寧秦議武偏文率衆拒守城破殺屠並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
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鑛復貴陽城四月苗城盤二劍衆及
陷府灃黃平復關平越總兵張才戰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
王祥與皮熊搆釁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
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爲祥所敗己丑正月偽總
兵張克誠由楚屯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
爲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清浪白納齋傲
等籌洞破之旋撤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

月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
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詣永曆請封爲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
縣衛所官造背官職田徵田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
走死收其部數萬衆還合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曆於桂林置之
安籠所凡永曆及隨行文武支糧供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
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妥綱降甲午六月
取辰陵及沅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爲孫
穆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龍奉永曆還滇丁酉八
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
敗遁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種狂潮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

不犯歲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㝡撲黔陽之地飽其僥倖矣然
孫思效而虐猶尚存臟山內而思明復熾鬼鋒虐焰所向無前
民塵子遺尚可問乎窺其意雖欲了私李卿假漢宗而北庭乞
備儲餘燼踏恭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率之腹心內潰敵國駭
在舟中猶彌耳爭虎兕逸於柙外數州之地其何能久哉幸也
天威之討將歸知幾之哲尚未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
罪逆不滿魁由於　聖世之庥遺貽黔民之毒利也追從將
丑之冬又一驟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川鄰以上皆苗也蒔葍衛
蠻荊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間皆苗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

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
盧鹿莫悍於仲家莫惡於生苗所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
眾而地廣故力亦強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扭九縱
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仲家五代
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
青仲貴陽定番廣順竹青仲而安順鎮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
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藺與臻洞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
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
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
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
土著之齊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

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知州苗永寧縣役之白倮平伐平遠之犵狫都勻黔西之水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有所黎平之犵獚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僰人皆可以羈縻使者也其部落有隸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卿平定番則有程番上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韋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從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頓寧則有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慕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此上游之上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

屬平越縣則有楊義甕安則有草塘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六洞獨山則有獨山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邛水偏橋等司至於銅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辦事官巳沿河朗溪土百戶縣丞主簿巡檢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婺川之土百戶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素施溪等司亦屬於

府者此者世其土自世其民歸聯而選衍爭奪而戰攻尚蠻之

思事隸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蠻同服敎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邑傳百濮考其詳

虛苗歧之思隸於土司無撫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俗披山海之經羅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槪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頗有父老之流傳舉用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施則閣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射虎之倫制儔縛膺本是新雕之習有遺從而為[illegible]肩披羊皮椒杖鐵銀以稱[illegible]頭冠竹笠食無兼味盤[illegible]皆用漆皮病不延醫離陰但從祈禱

行筵則乖然相應[illegible]尼斷頭[illegible]作字則蝌蚪書交稱先則古[illegible]了人跳鐵馬踶蹻可以招魂[illegible]北成餘交關刻木據爲約信取鹼衛售曰六虎豹在山[illegible]車騎滿拳爲錢如此狡可知腰閒纏帽作不假鍼工[illegible]饒倚牛祇思從獅[illegible]巳依[illegible]動之物成嘗[illegible]絲蠅使[illegible]之年其飽[illegible]閧蟣臥樊夕少忽脆大不向食桃搜求[illegible]席地宴款賓年酒傳來亦[illegible]鑄[illegible]新鬼大而衛鬼小祈任奚婁[illegible]東降峽而自降[illegible]上[illegible]邀辦[illegible]持弊林開翻拾機職小坂上且高眠醉鼓諸蹤之劍醜命襄[illegible]冷吹娲皇之笙遞秋游歌[illegible]擬至[illegible]難挽六幅[illegible]湘帘窺位齊腰

豈識五銖霧縠然而縧絲繪蠟亦自可人（以蠟繪花於布而染）抹粉塗
朱嘗多憐（以自腕水）銀環雙婀娜隨似旋約（且人艮而）鬟鬟一裝宜今
贅馬尾（以馬尾為髮飾之數）雖來歲婚為為古史之所不刪而險尚湯
開亦國人之所共賤事方獨瞡時現如鵠之形履易雙精徙罪
吹爐之伎欲竊兒方之變相難貴絡縧以搜求聊為襍紀之詞
用發擬錄之綮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折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領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斂馬鬃尾襍人髮為髻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裳以錦故曰花苗其人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支屬為期無文字刻木為信雖結依離陟岡巒躡荊棘捷如猿猱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搆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為爐爇柴而反側以炙雖隆冬穉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菽蔬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識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為月場及期男女皆更服飾妝男編竹為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為節並肩舞蹈迴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貲以女之妍媸為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為歲首椎牛醲醱以祀天有疾則宰牛召戚屬遠近而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甚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為吉病不服藥惟符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來延以歆之或宰牲傑雞或殺牛歸極貧亦必稱貸而為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卵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髻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襞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床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懼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履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青苗之性強悍好爭鬭同於羅羅然不敢為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性戇而厲轉徙不恒多為人庸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藺苗

谷藺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鬭則出入必持鏢弩黨皆畏

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綰髻但殺犬炙則豕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悍處深穴披頂結挽短髻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爲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很詐術饕誑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祀者以爲不祥皆殺犬祛

紅裙苗

紅裙苗在思州都彰以花布一幅橫掩及骭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爲上服衣短裳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於外處之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 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時能石麻田瓦如衣破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爲務料繡不字多拾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飾興鼓歌舞名曰鬧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桃同類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當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則中分之遇殺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簪髮織錦服短彩襟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浙水沃髮復滌之淵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爲生苗衣短衣佩刀鋑小闌靴操戈

猓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

有濟火者從孫相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戴其子姓名安鼓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蓖直不名不拜錫纏銀鍋杖僕擬師保凡有人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默色以至黑作所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帕爲髻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扣蓖就跽見其上必吝有擔牟皮一方伴而前閒習攻擊尚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黠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字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匕一枝抄飯卿許搏之若丸以七擲入口食已必滌臆刷齒以爲潔作酒器而插以蘆管咂飲之

男子雖疑婦人束髮纓以青帶系額羽通艱不恐也疾不延
醫惟用巫號曰大兔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
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故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者戟以銷
縱還喪披衣者尸哉於柩招魂而葬之張幡於上喪畢長首
以祭不得則不能以祭期會交質無管契用木刻重信約尚盟
誓凡有反側刳牛以諭領尾肉即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
標槍勁弩置毒矢末觸血即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出
汲作苦業咿繼擔稍捨稍做之刳木作臼曰椎塘每臨炊始
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為市燕會擊長腰鼓為樂以

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募役司及永西皆有之一曰白羅與黑羅羅
同而為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齰血無論鼠雀蚳
蛛蝡動之物攫而燔之攫食若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
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皆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取
茶為業

打牙犵狫

犵狫其種有五婚而論財輕命嗜殺之則厥洲衛屍向屋
酒飲相與之男女皆以帽布圍腰衍無襞積刷之桶衍花
布者為花犵狫紅布者為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殯以
棺而不葬擇巖穴閒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撳藉樹
木上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為打牙犵狫則懷尤甚
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為
棺葬之路傍

翦頭犵狫

翦頭犵狫在新添男女翦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
犵狫身面經年不靧與犬豕同牢得餕即咋食如狼在瀆平
者頗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
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淬製刀初娶分廳既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

色旂迴飾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
之

仲家

仲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髮髻好
樓居有姓字衣尚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裳騎若
帽架之狀長裙褶稜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
仍以青布襲之婚値及腰蹁躚於孟春跳月用綵巾編為
小圈毬如瓜蔔之花毬視歡者擲之作合歡而不嫁乃絕
之以姿色定聘貲多至牛三五十頭以牛鉤視友以大
甕貯酒繫牛角過飲必傾溺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
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冢以十一

月爲歲首以牛馬雞牲用米糝和之以作醢至陂貝爲佳
以多者爲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蠶
蠱毒以殺人如不殺人即反噬其主又飲有物之毒以染箭
鏃中人血濡縷立死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弩帶利刀睚
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爲盜藪或聚衆出劫或擄人於途
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鵰勦法術
稍寧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仲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共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龍家衣尚白好依深
林爲葬之開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
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

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
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衣以竹笄曰和歡洪畀之幽巖秘而
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尚白喪
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綰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辮束之一曰
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騣尾雜髮而盤之若帽以尖笄簪之

宋家

宋家係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爲楚子所滅俘其人民而放
之南徼遂流爲夷即宋後魁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
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
戚毆擊之謂之奪親既歸三日進酒於姑舅夕則婿婦請浴
三日而能衣葬飯疏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彤焉

蔡家

蔡家即宋人亦爲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氈帽而衣婦人
以氈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綰之短衣長裙
以刺繡爲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擊鼓跳舞命曰作鬼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
服飾皆同男子冊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
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魈逐邨屯以爲儺男子粧飾如社夥擊
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息

播流蘇

犵獞

犵獞一曰楊黃其種亦勝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潤
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
面而不塗門戶不高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
身而織暇則挾刀標筍以漁獵爲業祀忌以七月朔父母死
則焚其衣服將其牛馬以祭之婚姻以犬相遺

獠人

獠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北戍爲場上月朔日爲
節祭鬼爲號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獠人同

儸保

楊保播州之裔性好殺其婚姻祭祀悉同漢人亦有挽
思哀悼之禮龍泉為多

㺜人

㺜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冠尾髻不沐浴與漢之
猓猓同

峒人

峒人性多忌諱從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所顯譁
冬以蘆花為絮禦寒在石阡司則溪洞者類漢人多以曾
為姓在永從諸洞者皆負固自匿然少為盜在洪州者地肥
多稼而悍廣汫作悍嘗剽劫常持刀挾弩伏叢嘯聚
溝中不可知又將致四方亡命為亂殘賊愈甚故黔平之

錦洪州為最
丁寧曰一絲一縷合絲紙以成文殊俗殊方閨綿纖如指掌
荊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志怪之書遜茲瑰異恭惟
施先資質為職方纂要字當不錯讀者詳廻

黔風

盛德在木是月令之首頌迎春於郊驗條風之南至漢家祀張
八伯舞門皇肅常制有官一曾賜來綵勝東京春華錄仗擊土
牛荊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綵旛生菜佐餅盛盤翻翻風蝶隨花
戲鬆君火池金吉之於成後人行觀安福之燃路歌聲滿衢相
插柳樂正月之民皆蛹餓火蛾微關心之遊雅人澤竹上本蒿
為吹笛少年漁陽撾中輸衡乃獻鼓打更霹靂鶴燦火霞虹道
山之橋夜飲齊民命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作所不廢風俗通
月昔已然耶土俗同黔風可紀朱樓高航高伯帥馬風橋王貌
繡衣千百番競蠻女蘆笙六孔吹齣宮徵之音羽鼓一迎人作
易鵑之鑼騎頭鳳臙脂白茜村鶴媚蘩山樂米木老火樹銀橋
之下九陽燈關不瓜金筑之間百戲畢東於焉下歲貫維豐年
猶此觀風後非從七貫春帖子熙熙睹排衢巡以梅枝須尼尼
唱飄消嫩扶竹箭而進酒止值太常之崇合踏歌以立階尚兒
鄉里之仙關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
化行俗美因黃莢拂乎人情遊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
紀一時之盛聊備太史之陳

迎春詩

上元進巳捕黃勾內黔驚旋命長干大昇聚錢務此春帖
賦當化張岸布攜交第心立部之使何嘗嘗襟與一隊
之毘態荷錦嚴鑽東作繡方旗人畫戲年字蒙頭舞籠腰鶴
裝山舊秋歡語幾辨耳雕口眼雙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
倘陳馬脚飛揚蛙竄年紀十四五朱鈴滌面鋪繡筋攻斑縈
旋舞綵館毬披甲胄揮戟槍戲鬥兒猿猴子四成劇味具波
斯施北斯藏鸚鵡與牧羊者嬌治施嬪嬌旋風人人魔鋪
當筵不是成都倡尾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猝虎
翹足立竿背公孫劍器爭蛇腕跳丸走索所動游龍蜒蛇
來何方擲竿媚客又隊猿猴化化作啼猿村翁作雕女狎
鬼指鈴跳月心顛狂金鐃響鳴鼓喇叭假面獅子吟西涼樂白

上大句物即西用宮自衣雜描錦旭乎扣綱緯被擲揄揶笑隨白猿傀儡戲
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歧六詔一髮斷且西
南疆山寺敢嗾療瘍將當消且宮梅花香雜施之戲迎春曲
放街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麻姑獎數将河鄉記春句卻
春餅午沸夜如雷報道煙花將火關一十酸黃柑似賤一柑
蔚醬效傳來消火祠前試絹羅香香驛下餅裝炎夜郎家
路人如蛇人半番窟馳文多 城北城南接老猴細腰社鼓
不停擡蹋歌為紙燈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 白納烏蠻樹
有名水西柳畔是苗阮突宮金勒連錢馬串作花絲蹀躞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珠圍銀勝太平歡小鬟蹋踘調香粒 一
老獼猴打釣竿 雪後梅綠小雨凉連宵擲揣關新糾佳泥

不怕沾裙賤蜀廟燒香賽竹王 米家烟樣巧功夫記得熙
筌好鳥圖十二牌風燒寶炬幾枝紅 滅作珊瑚 江郭風流
未可期紫泉在治似當時廟將餘火作作紀興烏蠻木老
知

土官

明既歷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勅
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
亨本為人搆所仇殺安信致信母疏智兒安智懷恨報復其
交惡爾計總出仇口雖遮撫院偏信智故國亨疑懼不服拘提
而遂疾以叛逆大叛逆胡城犯制延今鑽旋自相仇殺於勦延
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勦兵拖殺數人皆其

專鋤戕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職之迹也而
必以叛逆上之甚矣人臣務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
作事倖功者又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則張皇之以為要功張
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為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
宜處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其讐殺與夫違拘之
罪則彼必出身聽明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
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
人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為君其
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
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繩母
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

見安智居省中益疑阮恐用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
上疏辨寃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
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亨
聞科官保命來勘喜曰吾保聽勘人耳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
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一三近未至
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使如新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奇新
鄭獨抒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俊挾安位以叛攻附
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老謀撫之迹及前水西謎以諭故老咸曰信
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存內地而重有感矣嗚猶能曰
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

敢思叛理必不然皆嘗事者或朘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尚可原況未必反乎如安國寧一事君非新鄭力爲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誰無認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爲後事師哉

方言

按父也一曰罷宗母也一曰明的伐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躰忽往飲酒也一曰阿交努擬食肉也阿巴飲米也阿應食烟也賽米也反火也沱亦火也総水也大造吞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商訛底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巴赶集也大弄曰仡也仡狭人也雅倅倅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

雅道不得也兩日躰鬼

父爲包母爲麓祖爲大食食爲桐脈飲酒爲閻悖食肉爲固窩啜茶爲閃高雞爲峦鴨爲阿馬爲虜犬爲磨一爲序二爲瘦三爲大四爲布五爲日六爲迸七爲求八爲遮九爲枚十爲完繼布爲陶打傭工爲陶貢趕集爲拜其丧祭爲白號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齊謂之艮捱再餅謂之艮林夕飧謂之艮務飲酒謂之艮撈食煙謂之艮完坐謂之拢行謂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歷森傭工謂之衆吃貿易謂之與介直趕集謂之拜鬧雨謂之汶到衙謂之汶艮官謂之貫

丁壙曰欲地里送客曰勾紫管兵頭曰鬥抹色曹辦曰紫逝仵

僣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剌

丁妹曰休僣之音譯以爾雅知接引異類當不讓治城公耳

治苗

阿溪者消平衞苗雄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勿儔力破甲三樂躍地起三丈兩人謀勇俱在横行黔苗之間者歲分苗在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謝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近咸惲號曰總師率行歲賂恣肆無忌時紅官角以收鸐蚌利明弘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助事通歷歷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

溪爲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炎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慨慷陳列始末公曰爲阿溪通賂者官者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封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参公曰欲得一起官者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名衆既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持關辨而不服吾且必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剽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行乃可公令自擇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屢頫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宜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

而出苗俗喜鬭牛瑞乃覓善牛牽指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
蔽薄閒乃入察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
都堂何如曰慵懦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
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乖
貨溪遂酌瑞縱談鬭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妖然巨象也未縱
此公家牛若何溪曰寧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
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何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鬭儻
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言夢大網捉
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
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鬭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
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使其至吾當聞之瑞曰巡官行

禦公當往迎見故人也溪刺將鞍騎往瑞曰請公佩刀恐新官
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倅倅屬縣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揖
解舍其供帳而岸至此何爲溪刺猶詞戲語漫拒之倅大怒
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倅大呼伏兵起叢擊開禽溪
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詰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溪盜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代之剬
救彌縫於外冀挾統心腸斯堤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其
持非其賊而據公門挾賊以自重其所向賊以爲利其用之
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衆議剿行延訪用王通之旨借倅瑞
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
取賊固得要領而其慮已從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

後之欲禦盜者絕其萌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寧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以水西之變曰[illegible]其人同其事合
其心一而要之川兵分殊敗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
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既授命則移鎮於重慶
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
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總
督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綎
總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監
撫冉御龍等兵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
徐世威等兵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

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兵參議史[illegible]而中
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illegible]
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illegible]安[illegible]
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官[illegible]張存
獻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illegible]統宜
欽彰簽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璘監之受[illegible]等
出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illegible]江
內爲七副五司遊擊孔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綱嚴與散
於部將已定大參文武於重慶嘅皆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
關爲期諭之曰不關外且賊且拂勿不勝誅也關內疾賊勿受降
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驍有威名爲綎於制委以

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臥內悄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願九綵功為儿致令擬大慟願背仇報父以水西為應龍嫉媚也恐陰倚賊則先微以詔之以故龍潛修其術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既一非同綵合之謀賊兵既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識其契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圖合應龍勢蹙投降之善立焚其巢之敗不借而食皇自盡安子弁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務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兵將行為合之衆非久練也半道一戰而敗即倚猶而不前視事圍之兩不啻忝人之於越也待借撫存僥大捷成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悄怯也乘兩賊之儆一戰而潰遂以賊為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

兵驕必敗也秉師輕進未幾而遂再抵大方又欲反斃舉動擬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逃潰師俱不論主客不敵形勢非習也其所任則怯懦之魯欽馬燭所信則首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而節逾年中斷渭水之河糧援已絕儲糗亦廢之峪輸輓多艱失所據也群撫而撫其心脅未齊前敗朝而後竟尾進退維谷事機分也師老而財匱拙而勢屈一見寇陳其慮所貴為有不敗者哉予黔地山川險阻與常殊了然心不知漢大求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為緩糧計深全集之入而不為孤注虞者兵法云圮地勿戰鬪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邀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于播播猶八面開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虞追之拔水西則有

彰能之功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敗四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為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俊日視死如歸英烈猶有千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撫于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二公成敗異故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進退往來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充國談兵動中窾會

積穀

余於戊戌之八月入黔視篆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協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命人擇人掌之蓋將以卜天時之不齊而濟地利

人倫之不及也則大司[illegible]其賞故危請而道人學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以[illegible]之饑以治[illegible]之下鄰此積穀所自來也賑出立[illegible]為行附食升刻并不善於而殺黔之制機之役何人[illegible]之撫盛可償山當獨知青州物民出聚流以官賑做而行之又涉於發平先利黔之民論而久食也今惟以倖錢之所人為聚米之所出不何解不勞民何不可者去懼有平糶法以出則給之仁耿許其糴穀於近鄉以嗇濟卒之與法同皆而意亦良然信於白括易權言稱羅之塹蘇散進疏背曲之禍此又窮民之其者今惟以市價之亂備消長隨而賈之賈易有無不假乎吏不整市廛又求見其不可也況乎黔參石少田山南背術人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

狎獵犯化梯險攀吾之徑而行旅之嘶穴於關闢者制而之暘之邀爲夕而之瘞之侮然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十指之樂也非有航行之備而脫放之謀也脫一旦而脇怒啁作席舍坎聚凡衛瑣相率仰爲之求轉移于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撫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與相是則決破下戊開安邦彥之亂賊圍洪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驗歟方今邊陲積苗嚮向化仰賴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其幾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安水游旱則未雨須計其必無也積貯之事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亟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所貴于奇矣先生於黔頗捐俸倡糴本規深遠之計俟規目前者可及乎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池吾波斯鹽資于閩粵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猶則黔不知味矣鹽之產不一處必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壁塗坍之井有焚所轉故者供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有苦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貲不歸直歸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何苦矣哉上月之忌獨蘇見賜哉嘗其價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滋夫舌上非正味也仰遏其機亦止沾唇而已豈知水之交不在瑜矣也尚安問其爲害爲亦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印桃也哉無他困於鈕刀故也鹽之由取於錢穀日賤而鹽不尚乎十錙不能易一鹽安得而不苦其之夫鹽不枝可外除地可小空山國獨不生毋亦乎爲之術未將鑄商之政未滿耶不然仰輸鹿淮而足之矣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聚居奇之蠹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日食淡黔鹽者纔征聚蠹而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鹽斟下正味夫豈獨斯於黔無亦川溪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洽治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祇瑞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滅火

黔之俗編竹爲牆室勾連鱗次竈爐隱并無異位其民苦冬月寒冷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嘗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故黔門志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爲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聲傳門中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以以鎮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新戒十一日角之老子於鐵所其存孫噫祝南明河之水皆視繼之神并禱於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竟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左氏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裨竈請用瓘斝玉瓚鄭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邪且知火備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也融風木也木火相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裨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尚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術人術之旨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逕庭邪雖然黔陽倚曰自古黔州之土皆爲其民擇其利則布黔於今日有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者何恤人言見方也倚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宜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與人較僻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戒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老子弟而渴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定之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可也況黔本尚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禱誠所格息水止災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因俗是法則安石新法何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遂訾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宋鄭之災有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以護火之明日而訊乃民火之說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爲之從祀告廟鄭之大爲祈禳於四鄘下逐老弱不愛丁壯也曰鋪梯水器以二十人爲伍分衛用五百人選命者躬給之言無備倘於濟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儲物爲之濟給叫聚輕傚從之衆皆公屋是也曰斷橋伐屋爲之表之火道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是也曰命府因獄鄭之府庫愼守宮人爲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慨鄭之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嚴恤賞室鄭之書焚宗而寬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戒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鄭之救火一耳而忙於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略於宋而獨詳於鄭者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丸爲鄰亦足爲患一旦乘會變作寇起倉卒不有武備以爲意外之防其如鄭之個守祈禳添衍之士女何也而東興大夫之用心又甚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鳴初集欃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備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宄雜每以救火爲名惟先事預防則其謀誠奚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說寓兵與爲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陴授兵之說者其亦火烈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距步皆山然崔卑也近於水舟楫不能通又并險之觀耳水細危而山亦不雄絡犖爲列嶺而爲蹄轍之坊皆無足術然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寶爽所進壤負險相望而非湖於北甯水匯其南杜若洲迤扃酌泉上偶一登臨爲之猶追賞自威西而上山崁火於雞背關箐旭灑水鼇迅於渦野蘇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所爲勝境洋山之孕萬者也楊老驛城麻哈重安水之狸深者也上遊之

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黔而麻哈平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廣下水而過巫峽彝山萬壑雖云霧赴荊門未嘗不迴旋紆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物產靜雲恩處之洞幾等香爐之縷緣以分脈於背人而百然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嬖碑於淵底也其餘一壯一壑㮚若森滿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執鈷鉧之潭遊之客見誰闢石門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祀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名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遇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士高流騷人當無停屐矣以遊往龍眠不獲爲遇方幅山靈亦甚有不幸焉是篇書提佳勝爲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溫撥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矣

牂牁江

漢武踰西南二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龍泂流入破蠻至泗城州過番禺入南海而舊志又引漢書郁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附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貝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即今之烏江自遵過湄潭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遺址漢牂牁守陳立擒思州部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既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潭接壤而湄潭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烏江而大衛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衛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即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辨白題而識忠存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唐爲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誤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合右江泥色西合爲一入橫州曰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人江漢武使馳義侯遺夜郎兵下牂牁江即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

紫泉雖出粤西而實源於鬱江闕黔爲紫池其亦可也但亦志粤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誤引黔水歟今黔獨稱牂牁閒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但隔烏江一綫而不播之後劍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洞蘢飲馬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粤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何太牙錯也弟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符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所傳諸誌不欲以疑來者予黔也鬱江匯水牂牁總爲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粤論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樓記並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冠爲漢侍中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備志之可考者初無所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爲有之說耶縱或有之不過一偏裨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師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贊從師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師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師爲率後遂訛率爲索莫之改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其說以警蠢愚事既荒唐時無稽醜安得不炎以成妄耶

丁煒曰壯繆父子興爲傳中既爲武侯所愛征討未嘗不從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今且有駿代姝然何廟祀所在不絕即演黔諸稱靈興龍借關師以神其說也通師爲率訛率爲索贊莊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於遊之說爲中號井尤其鄙陋

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二說者亦皆未之信云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嶄崗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不波人佃居於石礎間援手猱欲霧蹊山皆窮見星日少食多鬼怪昔人蹩行舵舫縋以波九騎所絕漢之張鄉日奕皆不至也今有橋蓋址人葛鏡締長虹倨蹲駕而思卒業焉既建旋圯再建復傾於是齋戒下目作誓峨之神從寇羅之倉卒焚乎刑牲瀝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當悲其皆服如也符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哀慟穿史形容枯槁般倕爲之感動流涕如是者乎三十年而橋成而爲鏡以名與鏡也嘗治橋之難也綜緣皆皆者衆矣而矢夾靡移焉其家爲之所毀一國非之不顧雖耶無足衡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固儕無間及不存尚矣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者也

論曰羊腸之路嶢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者役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即不爲此橋而自顯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鏡之所藏能果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有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況鏡之毀家立名百折不渝者哉事雖渺小然觀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費者抑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

仄也如鬼嘯猨阿猿鳴巫峽其叙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寫蠍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繩二十四進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八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衝馬鞍節七星關而江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蹻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覆溺明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造橋而不可以石乃仿瀾滄之制冶鐵為絙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

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絙長則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絙概因之升降身亦為之撼搖胮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跴岸後者始發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迺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比之臥於兩崖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強餘層累而加參差以出銳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二十尺有四則又選圖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貫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繪之以版屋塗之以丹雘梵字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為西黔勝概聯以觀十二之進鎖直繩索亦況於沉江之陋而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出鎮寧州循西行渡花河歷普安黃崖關入鈴（爲音僰作名地）亦資（自資）孔（驛）水旋而諸水止源經

便乃何以斷其路明合其途而就鄉也明初傅湯諸人伐山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為烏蠻郎岱地不欲其奇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為譬使往來之衝以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豈跕跕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寄一馬危崖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誰敢臨攀蹄捫棧出深洞虎翳白晝行空林況渾之西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煙霧黃兩氣蒸江濤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軍守臣祇知屬貨利將士欲祈圖功勳奏雄謀策自何術寡婦孤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

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釃酒白酬樂傳箭遣弓尚驚啼戰馬俱為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踞遼下將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荒荊離離白骨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寃塵且今異域來歸王蕃墩短堠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夫春牛畊戰場祇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絙鐵懸渡耳迄今給水衡錢構造制如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莊矣大士篇之後繼以丘逵皮井之餘備以翻破天下雖有而工盤獨一橋故先生明眼匠心歷叙仁賢之工如其般倕灑掞而含鎮寧扯道而務涉盤江今人過勝貨行深意蓋必欲而識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

中一鑿道破欸與明祖不殺李香而令通九驛同意瑰詞一
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抵尾坡翹暘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俯仰若垂烟接方沉淵心突凌峰頂行者此以手捫坡以口呼送響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以謝客卒徒千夫魚貫之知孤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市樓之有坡延眺林木蓊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復氣之表中坡則蒸氣浮霧浩汗人瀚布平熾然河洪然洋尾坡而下之門門矣樹蘋處稍熟麵人家徒婦子挽裳以種小稷在菊秆猺遊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侏離盱睢相對語揄大笑痠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川河可聽也 上山半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簪紅于竹下能爲當路个隋筆搖風 下楷楳腰布裝頭從嶠鶴時四山秋下來千尺崩能也衛附參什尖阿交兩飲好自由 柰此翻頭日汗何趕場大卉午日不停機女雞也後嶺學前嶺雅務母類不行何小坡愁大坡 爵下處鳴月下跳店鈴一隊女妖嬈阿蒙 阿字文門前京果 綠役行人來路不遙曲底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已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有相類耳

丁煒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賊不易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險敍聯接衙名地爲附

黔書

三十九

黔山險之所過客恆覆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雖黠弭耳畏途今坦途矣考以已巳且過此擬有中詠以文紀行而變紆延眺覽不能成一論今讀茲篇起伏開巖之致恍在目前文之曲折如意無類坡公木附鍼歌亦不廢吟涯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衛七十里建文蹤跡之所上有雜木庵庵前有井名跪非汲者必跪乃可御俗傳以爲淡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帝手植枝葉皆南向背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巖一睹之者嘗矣中月之言明祖蓋知其不終則何不棄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爲行遯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旦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既親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白甘流落每至以滅洗而從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惡此山耶且是時楊應能吟程濟尚在何遂飲食於鱗蟲神鬼耶盤旋麾之甚者復帝詩爲僞爲僧爲鋪去自稱建文浩岑瑛言狀瑛聞之輦向內騎僧從攻帝號章以閒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戍從行十二人戍邊帝行衢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善得見之歸妹又何以云大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未可知矣

黔書

四十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從亡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庵入荊楚之鄉二十年史彬之第去來蹤跡四十餘年何繫黔也況乎胡濙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與詞乎然而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闔宮炎祚稷可云義之正矣如必執行遜之說以為可信殊不知況鄭土崩矣吳楚作君行地猶苞出水閒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人雖其從亡而死法之者楚之評耶東西南北惡意逃避為岑瑛者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內朝而後發露乎況之歸妹既曰內矣東歸而稱老佛遜國而祭內山不又與程濟之占大相逆庭哉內詩終斯亦已已而吳亮之逃而自經抑何故也觀紅殘之陳跡質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前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遂尹與國日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褒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題耳面於作者所南民猶如何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上燦曰建文行遜之跡黔之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牂洱西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能隱屁故常久駐錫旗也在黔羅木之詩或出於好事傳錄者訛而汲泉流而獻米此與釋氏虎跑木魚之說何異且或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可疑者明祖之不為庶爾而不為之不為啟業百太高嫡以長開創之君必不然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僅求數斷久已無意北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御把文皇與爭之強哉惟歸稱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抵牾先生從此蜺出疑竇因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而諱成祖篡除之非論奇而理實眺於正嗚呼安得起從亡十數君子與之論當日情事哉

百盼泉 附

貴陽城西南隅有石徑縈紆泉山之間有泉一泓澍然清澄廣不數尺觚瓴徐來波瀾微動盡一晝夜其名曰百以百為度中眾一百以數之泉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盼名之以理泉而通志謂之為百盼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旋闢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有鄉約宗泉清此噴吐為飛濤忽為懸下奔騰然奔水漩流來自玉屑有木者如是而此則早竭也江海河濟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凉獅象陵無文石之增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慰遊人之眺思為鑿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東坡息於道流間訓料於合也哉

附賦

貫水之西去城五里峰迴巡轉隱軫蹄闕在彼中間有泉出焉名曰百盼字之聖泉歷歲澗湖瀠洄洄虎鐘方聚魚門顯瀨兼靜不知歲年從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沉固越因懸徵叢蹄蹄纔緩旋迴黎解改常厥態擬占經晷

徒測度灰從然蜒迴周脈之所僅而絡之天學朴脩整而
未精郭許斯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由陰而寒後潮
倏綱何必然觀泉之盈隔鐵物之逆而度之於離逐較為虛
於承威皆此其所以為言盈縮方其進也行及其退也又
止始焉不雖終焉不已如日之縮將其之縮莫測其源究竟
其委孰鍵其關孰幹其衰大旱漏澤而不貨且滋稽天而不
地曰潮曰汐曰施曰閉見兮隱游隱於城壁神龍之髻屈背
伸於人之可由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尺度必
執不可得而物其可得而執即此其所以為異也歟予因水
之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端
老驗然以養生動則為陽靜亦疑陰華池灌漱湧泉引伸齊

從尼附此滴金為百若一波叱噉納新散華斂樸符虛剛清
按之墨泓沒之因潮節往輛和樞紐潮真驗此而推循不可
勝潮有春秋之信水有開落之反角水之而大來委候之而
黃鳴抑開聖水之衡不一其日流滿之溢起州之龍為竜之
池武陽一物兼山之蜂並此為大窒之滿皆亦云倚為湧其
情狀此於斯穴惟厚德之難見斯仕名之應其無惟予聞至
錦鞍時停華慶衣為對之而流逝風入臨之而躑躅
丁煒曰安寧之刊騁一日一疏進州之附從例十揭要
若稿跗之百數乃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君子懷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
夜而不改常度信之德至也非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

有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與明倚亭諸以君子命名而表扁
勒曰信泉簡斯記者當與度叔廉泉並付慨歎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匯洪瀨怒滿洶波騰奔雲湧纓
栖帶草不知幾何里而後雖志歛愧安步舒光以至於屏嶺之
嶺與石相隔疊為三而後下流高作混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
漢倒傾飛瀑艾縱壓天孫織錦帶路衝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
飛珠跳沫騁騁洗人衣襦風滿飾聲於青林之下濤從流聲於
白雲之上行李所經驗停馬立常君目不周觀情不給賞下有
深屏泒游出沒路身凌晶國太真之所未嘗古冶之所勿挾者
舒展嘯嗽吐霧霧上騰榮光塞河過峯拖映遁者素練跡條有

無如水納之謐五肌烟般之能皎魄光為賦絕不知何人鐫二
大字於瀑下之石錐奔斷竹光巧矣聞傳有傑閣對峙遊
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荒閣湧蓮傀功流連肯屋敝閉依
然光落安得十日坐臥與林徒栖施寄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飛流直
下若大白練橫鋪烟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轟雷之
響實古雲之珠寄濟播空瀉巨吼地則惟白水獨矣為中劍
意華寫此蕭惘心臟目之觀雄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道
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院

黔志所載發竜院也在舊龍司去貴陽百里褒接於烏江崖以

馬而得名其所見於明國宋濂天馬贊曰西南有貴州出良馬而
産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海龍池
在兩山中泓停窈深闊數頃而蛟龍宿焉其下嘗有門始稱
物情晦冥土人立栅於畔擇牝馬之良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
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牝馬接雲霧迷失色陰霧澌
馬傷之沙有龍跡者則其龍迴識其物覆而歸寶之雖産必擁
龍駒焉昔者洪武四年八月丁酉貴州因長明外以金獨陳獻其
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龍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
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一尺有肉隱起至下約厚五分度二寸
餘耳削絡腹至尾闊而止精形明見掘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
鶴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聞天既生此異物必有神以

司之親撰祝辭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敕典牧使臣
尚敬鑾沙四百匹騎之人騰馬上使其遊行苑中從之性漸柔而
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幸月觀於清涼山遵上於是乘之而出
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
監首長臣馬肯繪其貌形藏爲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
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升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斑相傳於土
人要當爲不誣也朕惟上以大德而有大寶月之所出日之所
人無不懷山航海獻贄奉琛遷者獨有之朕來自九真食火之
郊貢於二帥牂之境其他詭形譎狀稱紛紛且不一而足而
況此水産之龍馬乎兩當不饑遠物則遠人格所貢惟對則
遐人安上宵衣旰食日儆保於小民巖穴之下此縱將圖

沾汝如所感時其遐琬殊禽珍獸奇産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問充洽八表而龍媒之來自致於天
閑十二之中擬之於龍前惠後望豈同一雖慨也共睹盛師之
遐驪武綿兵以寧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學爲職業曷
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昭諸後世贊曰天駟
熒蛟龍升雲泓淵神馬生祥飈瑞霧書錦太乙翕聚通精靈
能闢盈虧臙脂竹批耳鏡燭瑩花露捲毛光映夜汗滿有血霞
沫顧駿嘶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電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
蕭風雨靜山川千八極寧奔龍媒歙能延出入天門御龍聯太
儀五彩滿飛京洛莽莽甚與內戰敢不來庭隨後濟將軍空闊威
師城乃如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

對旌所明朝朱曰尚衡貝馬於河龍麟也尾參毛凝目肉鬣
若商閑二十年後西來至成陽馬入渭水化爲龍蓋亦類是矣
然而雖憾欸宿陳跡猶有煙霧不興嬌驕叙叙過其地者實官
然斜陽行照疾流進而不已耳爰作柳院行以代招天馬之吟
非敢云子淵諸也

刖肖劂麼楊柳作

二賦颯嘯紫飛鋪白曉兩山夾峙生莾煙
梁斷鳴構何翩翩拖藍溶湍日運下有高丈蛟龍淵牝驪
下嫁深綠俄頃興物來蜿蜒蟠其上物紛勾連神駒牛長
爲江進明背寶月洪武年載月稱首龍王慶其已如雲麟如
聲商商九尺花連錢颯沙八駢節趨笑簽首不用珊瑚鞭天
閑十二人喧騰爭誇此馬眞無前天子下詔賞斯珍賜名飛

趙峰以傳沙施雲鏑那政有王一巳仲爾將徙然弒師將絕
可躋西域笑指中郎籌鎦鬼嶺下新紅泉但餘衰水流賊滅
次同宿駛穿盤旋老鴉啣上斜陽獵區濂之笔甓如楳蕭蕭

其有肯綮篇

丁煒曰阮撫養龍則龍種當復不絕何今岡㟼㟼也甜千田馬猶有而伯樂不常有然抑誰㠯故從一點印得肖馬腰不以開斂通篇全引朱文宸序側止於末段一筒概然但覺全嶋任動昔王荊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於茲篇亦云　柳阮行筒掩抑低徊意態橫出老杜辨舲盡馬行有此神致

吳宋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蔺州者崇明糾合罷盜局據梁兵把涵莊抵馬龍鋒銳莫可當人皆膽歸志黔省戒嚴調附上川兵合剿行　象深伏小腰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咆吼躍起毆之崗鼻中泥水作雲霧崩推賊鋒人馬皆辟易從卷一捍賊部人雖地賊蹄如檗賊咸披靡有神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戰收兵象尚勃勃鼻餘鼻中血矢一次日創劇過憊出鐵條二升進飽瀕黔之人德之為封崇立碣於馬龍南山之陽余為之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日諸大易曰細形雕鼻長齒巨肉粧象獸膽隨四季生於臟舍存在坊肆勛若雲從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絞繡被嬌性柔馴悌如節義待伐耕亦弃尾燧援彼金面樂是度刺教以拜舞曜目不踢何讓或異無嗤異類仰此一戰安危攸繫眾皆束手爾獨攘臂奮然奮興三軍吐氣裁我蒿北豐燹古鴉血化為燐骨埋成石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莽雲黃慘慘觚觚

丁煒曰象能之從無象則幾無疵矣以一象而陞全滇受鋒三升猶有關忠此與雨中六矢不動者何異皆明相有書某不如象以婉元臣者斯探存遊恨將帥可以媿矣吳事傳以佳銘合烈象與濂猶有生氣勝為曹蜍李志作諫裏語也

滴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為滴碧潭頓雲演漾風日迴環欸暘既汝明畔兩令人悠然作深淵間想上為旌碓石溢匯之下

所深以降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樓樹指池人士飲樂也今武鄉侯祠斯祁歸然把宿寶也右維廊陽微而俯瞰山俯往來也嵐光花影下上參差楚響雜吟遠邇互答每秋波搖綠秋林紅葉背岸柳午飛片芳正繁覽瀕細之涘此洗玉鱗以際流淮湖黔中無住山水啟拔離可倒岸間習池姓字如佛何須淡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康荊川評柳子厚諸記以為山亭亭為第一謂其發機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為寶爾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目禁脈於幽巖絕壁之間千躋足駢雖風瞬紀石者覽不困頓將跳聽觚鵲而生懼

謂非勝之多事也東坡之謂目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目開豁又有裴回聯眺遲延徙倚而不肯徑去哉謂黔山無奇足以娛人也哉山下有溪不深其左可作津逮水碧深然[illegible][illegible]風吹[illegible][illegible]用緩過橋廊級升之即殿空際插天絕境妙[illegible][illegible]昔我[illegible]之托寺上忽而影能[illegible]接壁[illegible]湧翔離離如蜿蜒形故曰飛雲也既此則門旁倚石搖拽以人大於數百間如峽蛇獅象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連下伏[illegible][illegible]皆動面前二峰拱立高跂概奇偉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座佛相抱向人欲語閒巖性好潔特有信宿於此而身所[illegible]者既去則湛水突至淵澄山椒而[illegible]之再始復[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之辭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數本梗柯參天橋刺藤樹栽道逶迤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明一記雕刻落拓可辨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路一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遊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追索筆迴一詩於壁

詩

飛雲巖[illegible]寺下[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臨日下春競信人間[illegible]五嶽
須知天末有三峰參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仙宅[illegible]開花[illegible]古佛[illegible]如此
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一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閒
關瀑布遮鬼斧神工峰口石紅雕[illegible][illegible]寺門花落見遊[illegible]俯
曾到支遁栖便是紀[illegible]步從前處[illegible]笑與同升於[illegible]到
將行又偏閣巖[illegible]之詩有前人[illegible]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
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易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窮中住洞[illegible]孰能出
其右[illegible][illegible]若群積挑抉勞[illegible][illegible]刻[illegible]削[illegible]字成[illegible]嫩不受安
得鬼斧劃一爲洗[illegible]垢余[illegible]識久之自顧忽[illegible]就[illegible]突[illegible]巖

必不免水淫之[illegible]瀰矣

丁煒曰天地清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石飛雲天巧極而人工拙矣予嘗縱眺巖端遍捫碑碣竊嘆作者雕[illegible]能括靈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未一二屈也鴻篇不作聱牙硬語而潛遠[illegible]疎自爲茲巖添毫頰上

雙井

普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推求哉常閱異物志云廣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鹹潛通江波冬夏長溢此味之一定者也獨普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乖違之左右斯爲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蘇子瞻所以歎酈道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歟又普安有胭脂井炊稻飯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取蓋與貴陽[illegible]畔同名而異實也

丁煒曰井以欄分味以汲別此豈與涪漢之水殊其利鈍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劃茲白水也造化鑄物無不可以常理測者然竟論亦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盤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illegible]綠[illegible]堰環繞所清見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曲徑迴達巖陰有洞窈然稍衍忽裂岈出烟皆霧不知鴻濛何年
鑿也一屏當門邃青林縱遊者摩挲撫拭疑爲古玉幽流分洩
泓泓作響筑聲上有凡石如湖滴之浮雕又如泳鹿之神怔甲
之詩迄以杖始入循其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覺人踝趾必
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地湖日下射鉤深毛髮可數其足下垂
如斗髑髏大者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幾趺坐或臥石蹦趺攷佛
居仰觀穹窿如生絶壁千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競倚使龍公見
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崩雷奪人氣魄意之欲止左方
一徑甚微側足窅然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蟻附螺旋而後達丹
竈藥爐無一不具安期耶羨門耶何以舍前城而穴處於此也
巍然一峰拔地粘天鬼斧難工邈能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隘不
敢往亦不敢往乃緣綫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
復知有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予嘗已信而有
徵矣

丁煒曰麗寫洞中詭秘之狀如戲宗珍王介州遊張公洞記
可以方駕夫天降黃感河水先清地類人文丁淡成蓋山川
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既望而舞出東郭二里許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
前壁峭峻懸岩可攀躋由北麓傾曲而上梯斜棧接緣嵁嵌
陟於巔佛樓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遂扃而入人上洞穿竹
塢而北步危附梯躡高躡山城周遊各山下下峰巖崖嶺

雲迴一綫煙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擬此閣覽黔盛也而黔
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兵亂以迄今日創哀鴻
甫集瘡痍相望貧則從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後人爲邦
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移將安全之也方五
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聖天子止戈斷刑
仁義涵煦之深也倘後撫人能皆善言黔遺字余聯之不禁
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
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益江公而
後無復有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嘗曰知後之不有
關於黔而身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
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
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
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絶響將百餘年
間無復有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能從事則天下
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皆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
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皆出於此而不
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敗夫爭之始也有欲
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皆大約者既往成者未來欲有欲以
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

大知經學興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盛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術於秦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附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繼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昔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寧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斲丸鑿堤釘於辰興功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踏予長鬣亟記之閣可以爲黔人之美觀彩雕峯倚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蔚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上之文章卜之不爲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俟夫後之有從事者

一樓因斯衛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儒有守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學理學隱然以斯道之術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是樓即以興學江公而後別有先生起此之欲以斯術大造黔士也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人物名宦

龍門史二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撫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符其離下故凡爲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爲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仰則拜新越亦祗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同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爲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今孤德染所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濫則失之誣耳劉昆卿詩云獨樂先賢傳誰刊行道御益言嚴實之難也黔之人物自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蔡英戴紱奚顯將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頤許奇中楊賢梁佐不寶潘潤民王祚遠聯勳許伯大雅俟作楫開特達者也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非蹈唐叢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熊朝卿王重光充寔濟以秦李燾蔡徽成份劉符劉大霖王兵象說兒兩倫馮著卿陳上奇張二萬李枝史汞安劉錫紘郭成明徐儀許今日所已視之者也而寢躞之冠百辟思之矣王君子嬪嵋任路遠人遷陳有親爾且任鉅而責重於非仁因地制宜之用所有不爾病而避疑者以縣大中風善地擇繳擬傳閥飾太平之所爲相去不倍徙乎余是以採擴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於鄉宗者并志以不朽也罔乎襲陽書

觴尚有典刑乞伯甘棠忍令翦伐五君之咏每致嘆於延年八哀之篇皆興諷於杜甫余益欲行仰止而不自已云君夫其人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孫文恭祠祀

人情所極感於身後者在易世之猶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公子孫陳乞即高賢大紀押物抑勢使然乎以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韡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謚豈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云秩卑亦其嗣斬也人且生監太常之數然為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故郵其私誰為然已溺之灰而反倪先之履故人情所極感

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介其世絕而祀存特為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慶以來此論稍明矣日而月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謚如故得四人為少保于公謚忠肅少師夏公言謚文愍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尚書孫公應鰲謚文恭文恭之謚實從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謚諸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什公祠於淸平而時以供歲祀平令劉成周等以公祠記東林于諸公督學恭中為之祭士師督學北海為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嘗有并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備恭士也溫公曰弟子即所無若公者公且以與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稱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皋縣人占籍淸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為大理卿遷戶部右侍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詩仕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蔭木拱矣萬曆庚子當路為請謚於朝王賓部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淸平城中予按謚法恭有九義詔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淸平孫公吾孫謹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相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

淮海李同野勵心苦行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來撫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為公請謚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以易世之後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感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違近聖明昭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其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中間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紀止紀公謚及建祠顛末祠自公書舍故址焉君子丈長君廣文曰為堂祀公堂外為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郭子時

附郭崇祀碑

紀黔筑介在要服內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濟火

從之以從征功表汪嗣何則今公氏遂加也安氏立武侯廟
於大方前爲朔侯廟巍然兩峙水西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
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王師親征不克宸衷了赫然震
怒拊髀思安攘臣廷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關寄屬
二十七年春二月奉勅開府貴州兼轄湖川諸軍務是四
月四日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然江
一阻令貴陽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充兵實計蘇兵守偏橋等
十二處奏告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恭勉規避以嚴紀律
身先隊賊以作勇敢總督長担李公移駐重慶謝七方創與
公協心勠力而軍政肅然於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
扼賊鋒直搗安疆臣斬關先發狥定臣佐之大水田一戰
過七路興師丕從湖龍地幾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抵屍衡
首級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解闕下是役也貴州斬獲
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擒首從一[illegible]城局男女
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illegible]城伏不
可勝記天子賓軍興四萬金公[illegible]萬餉
用十之一餘悉還節槉恆然本則[illegible]播地
經理郡縣新設道府不越二府資[illegible]粹緩
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illegible]化貴定二縣播地
方平皮林復爐輒公餘戚廷勦斬俘獲與播峽相當未幾
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介蹤因入包昕代播
輪將於黔西沙溪勿暫又水地議鎖州公命竟臣擊褒學遊

黔代兄爲宣慰而鎖州遐懶人自公處遺謀深功高事皆然
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衙騰伸子生員孔廷入監讀
書及敘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蔭長子孝廉孔建
男武樂承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
至九疏上不得已準發親以俟起用遂得解班衣於翱下朝
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竣榮膺帥與四十年五月
敘播山二酋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
服給三代誥命孫吳晉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
寺於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慈太后頒賜藏經勅賜寺名
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
公思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宣慰安堯臣獨建祠大
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濮溪亭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
昔有之若處有齊相齊人爲其行有石相祠榮有守燕燕人
服其嚴有樂公社王衍勉朱邑之遺愛黃楨悉養之與政載
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偏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
門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安疆臣何人合武侯濮侯郭公而
并祠之與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著秋俎豆之其懷也從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
爾無廷織危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撫閩嶠頌仁義
道德之懷其懷也深且遠之祠氏獨獨然祠庶幾子庶幾子
不稱然曰足齋縣撫牆而仰進觀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容施
於天地而天地內恫子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其

深也雖匈人無良忝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心是名曰官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擊也祠以杜史南游焉公弈相左方伯通政使與國道公從祀孝蕭左右郭公施德於黔省例得祔饗郭也附

丁煒曰尚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慮來遊病陳竊以衆米不遂而不爲毀敗立傳欲釋憾於武侯而誣將略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仰以黔論將道父之嚴殺精明撫黔實有異績而志曰不爲立傳至包氏黜事而後讞入王靖遠之討賊速功三鼎兵而不役從古王爲首發前截後殯使以身免而演志傳大其功略無匹倒夫非漏與誣之明驗乎

竹王

予過楊老驛見有竹一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魈木客魑魅之倫及閱郡志而後知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忽有巨竹三節流過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收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郎侯迎降賜以王印後殺之諸蠻思之求當祠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祭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盤瓠類蘇霧杜佑則以之說然以與品是行其邪乎柳宛唐悠謬之談多以傳疑而與之究也然不明皎哉賊在雅頌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獵斯之爲竟倒也顧謬之祠爲巢也據妃之爲山精靈志之爲鬼子也類因未嘗推傳亦未廢祀焉可以恆情測夏水蠲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衰鬼方尚鬼大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龍云桂竹之楚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疏何日一出維紈金翠竹譜又作筸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竿而從貫以竹王故也雖然行百於黔神降於華爲奔譜以志性作非別之筍言昏儒讀古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煒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隆相類甚辭詭尚鬼又民皆然而怨生惟生其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以存而不論所以示君儲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

火濟見史書數濟火義從土語云

漢牂牁帥濟火者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爲囊飾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陣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候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要飪竹屬繼巳乃攻皆與諸稱拓其疆地賜之鐵嶋杖劍是而降唐命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大成二年皆錄率其九部入貢與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大元年授阿齎爲武略將軍蔡定間賜名帖木兒卜化衣順元年加授普大雲南行省左丞後以靳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何俟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總附加安貴榮參政隴

世襲宣慰司之職盡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旅隣土師耳當武侯渡瀘之日號爲之計大義明
王室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隅爲黔王長其亦賢豈皆
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褒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衍土世胙以識
機遂變負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職故得以長存而潛受恩例
酋非徒以爲既脫而始悔之也大府壬戌之歲班師貫凱旋
即捐軀矣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眾衍所依
民林之夜拔一絜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
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者何朱燮元之方略任臣曰無人歟何以
南人復反不爲誼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若將制之所祖也
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附朱燮元條陳便宜九事

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
相安便一地區畫關飛落目順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
耕地漸使耿使二黔地俾佃給於外令自食其土者聽輪之
勞便三閉用方隘出太府令勞諸將不足以所酬之備輸
不苛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
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
便六訓農制兵糧戎河上使職曰備我便七從軍民便願耕
者給之凡耕田戍備所自貲撫約領之界便八郎耕抵餉民
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仇使各樂其
業便九 又台將吏議以爲渠逆止可使其勢少力分則易
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
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定播以州
九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百年來開有反者非他司
好逆而定者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
策也今日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
其俗皆仍苗舊 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
西南遂底定焉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漢與吳遠者也黔
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侯非將順逆助大
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籓封所謂忠乃祖攸行者歟崇
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於安氏何利焉至 本朝而黔
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

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者當書
紳之矣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如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宋武時南征
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
帝業自離草廬已來二十餘年風雨以侍樂自期可以無餘憾
矣消乎未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太所謂大者若
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附之爲已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
并魏吞吳身將殘而志不忘爲欲仍之大展其才職中原之變
與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乎
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猶思先主之顧命勢必奠率三軍首出

祁山為北伐之舉其出奇其削決策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蠻無動而人心未歸也況蠻夷之國財用非充也脫一旦興師動眾騷擾遠圖彼雍闓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爲吾知侯之識慮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以輸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謀略亦遠識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道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西師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深檄以供軍不百日獲闓悉平闓而獲為蠻王長孥作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漾濞川而北歷黎州應卻而西以歸乎綿關不旋都

魯昔坎之間七縱七禽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為上由於馬謖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沾益地方數千里貢不收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以北伐中原此固侯體先昭烈之志無負乎永安之託而侯之將略遠識傳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在丈秋風悲維揮淚止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若夫指蹤進擊之妙木牛流馬之所行也因於渭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為書所戒於侯乎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

苦於山川險阻且久□□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即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使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術也且其征之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困以兵也蠻恃險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尚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為疑孤亡窟之計侯故為擒之無術遁縱之必使出也至於鎧甲銅鼓陳設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謀嚴密之所以服蠻人之心也彤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散謁之而上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丁煬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先生之學粹然故尚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柢譬如萬斛源泉不必擇地而皆達瀾然獨是篇之綜核蜀事哉

神武祠碑

黔東圃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一崇褒祀封武安王明萬曆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堂中歐殿兩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尚可辨而剝蝕立石則二之一石書祠之由作撰形於夢中洪武紀於射圃心曰可將尼父爵號不用曾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品起之倫觀老瞞之劍是也下載余所用錯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渴德與之亮節麗日月之諭涙心天人供日階也一石辨壯繆之龍名與實爽不容假如髯論而有不僧雜只繆為理令乎有德就義之百彰公忠獻忠魂也且也烈行有歌余來有頌吉蹟之所以祠

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改之祠之建也不朽以後奇功當夫青螺受命討伐則離西邑之日夢王示咸平期逾年會楚師不五月懇如夢言豈非王之阿護黔黎而勉之以剿平播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精誠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勳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則鄉巫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日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諡則失之輕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號稱者則曹氏之削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得之實諡者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人受已也嗟呼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辭追崇之夫文章者上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illegible]不歸然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瞻揚贊歎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況乎撫黔十年多惠政沾洽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抑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illegible]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諡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見諡陳祗特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諡於是追諡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飛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爲榮矣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諡也諡法名與實爽曰繆[illegible]加焉名考之字義繆屈數切戾也紕繆也即名與實爽之謂也續作去聲繆莫六切諡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繆通作繆諡法布德執義曰穆[illegible]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儀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王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尚書注亦皆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繆公鄭氏族大全穆姓或簡作繆則繆與穆故通用也公雖効忠烈執義其丹心皎如日中衝露大行既立宜受大名而壯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諡穆可諡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皆所以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後主十年追諡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繆公之易名不待先主之拜而待於後主失其實矣予謂公於黔之東關題曰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諡兩得之矣

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志與家儒與旗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諡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諡曰壯穆今日進改繆爲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尚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曰非美諡或者追諡之時後主即位十有餘年黃皓專政

顛倒錯亂甚甚懸懸而何公論存乎古作俑者而爲此議以相
加也即云通用何獨秦繆公稱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議斷
不可以用繆今日即顯爲之辭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孰
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謚武謚壯而謚壯又非也壯者勇之
節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
從繆來亦可通壯爲壯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謚時作俑者
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何敢於是矣得爲之正其謚伸其說
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豈已疎也

丁煒曰溯將淄林非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
平播之役以啟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刑曹封而正
易名之失千秋如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豈屬公之遇於

感要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謚也世廟敕崇朱會之銜此爲宜耳以關公
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鎖倒是非也然一字失實而令
傳疑千古采議機者可不慎乎辨論透關是補青螺所未逮
此正遺嫌所闡深一層法也若補青之掃髒辨則讀者共知
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皆繆穆二謚往往通用故青螺據此以爲
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書許敬宗疏以壯繆爲下謚讀
史論世援據詳核其有自是不刊鉅帝廟中裴主旨臣關即
文士如讓同辭何俊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
云將略非其所長豈將略悠悠之口皆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偷

亞於青螺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奢香

靄翠妻也靄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宋欽歸
附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之靄翠死奢香代立欽死妻劉氏亦
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
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
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
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
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
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
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

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
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
氏即靄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
必爲患夫人而知之即馬燁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
而剪滅之度自壞其長城備合並驛以爲報者計之非不審也
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羈縻
以通之且閉之道之而險失矣因之而志馴矣然後爲我所制
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燁以爲牛耳戒而又以安遠
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遂倖一間召而
即至先機之智感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

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宋矣然驛置而郡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蘭之釁造播烏之黨雖漸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並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者是故此馬曄之所以誅也

附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宮承恩一諾九驛通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牂柯迤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齒齒鳴咽猶哀奢香吹中州男兒忍巾幗何物老嫗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鍵為萬古迷無津帳中坐叱山川走誰謂奢香一婦人

丁煒曰奢香劉氏錄方二女子耳一則乘開遠驛一則開化郎至其智勇不遠過大丈夫哉明祖為除馬曄而寬合諸驛而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擒遠人心也若夫誅求暴虐激而走險末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料矣噫乎梁毗抱金以泣而西寧酋臣為之解散徐申不苛當貨而南國琛賚絡繹咸歸官獻土者使咸得是人雖萬世無弊可也

詹廣文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衡不再讀過目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為諸生時見黜於巡方使者每名見必欵語移時聽其言歎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勦調麓川遠鄙不足戡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尚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將貴兒起東南兵十五萬窮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驥再往征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機發上發復據孟養為患復命驥督宮聚張軏田禮軍十三萬征之踰孟養至孟那貴州都指揮路宜九溪衛指揮程享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二事又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一二百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密撒都司官以邀厚利又輒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為名實爲私用及至行師全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但從一日起程賊踐傷殘略不惜其運糧又不設法但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又借馱糧為名派馬一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進攻國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都將漁戶解作生擒送衛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訴詞以敗為功背府南詔叛付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逮聚等官沿途搜校各官行李以謝夷人之怨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事任驥等征勦前寇恃寵之詒公往除其罪公請與辭公卿爭議其所有欲腐為欺謀者滿者遷河西教諭疏騰可撫民者侍郡張國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稱修郡公光表其墓曰正

統已已之先變未戢也而四方亦既蠢動矣乃疏遠小臣猶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鑒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塞於上聞也故雖遭變大之變而卒亦殄之能災者故無自識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衛以盡言無隱不以出位向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體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我朝入直省自從治術濟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庵集孫恩既成化已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於議王振庇之也麓川之役振倡之而驥倫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南騷驛苗夜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踰年不解驥復無事以邀功師還猶增祿賜多未幾而土木之變作非非麓川之役啟之哉使當時因為公之言悟前後從容之害哉亦不至為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為曲突徙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為足重已乎

丁煒曰麗文以疏遠小臣輒敢訟言攻權璫之私人而略無避忌棗棗之節洵足多焉厥大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尚在楊士奇楊溥未敢遽變武臣將稱不旋踵矣篇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變甚於麓川洵為篤論蓋毋於戰勝則侈心生此時之上卿所由欲稱藩僕以為外惕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為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為人兼愛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𩐤翁而縱橫跌宕可喜允則成一家者也迄今奕葉泉西有韻者模在屬癸亥春余過其地遊詩樓上日暇尋瞻不斷湖水含泓歷一叢臣書尚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泠泠今閱黔志一方知殿卿曾謫官於永寧遂搜撫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不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聞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一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懸門帖春風動夜郎一新添驛詩曰茫鐺孤燈半滅明江端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瀟瀟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曰西南萬徼萬山限猶日維牧洪衛開生鳥猶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鵰惻和平得風人之旨嘗其斯之黔也過順德值下鱗為那太西衛斯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邢州十月到冗楊城咽出雲屯太行把酒相看日欲曛五馬跏躅官道旁問君何為尚其去小臣揖合投鄉琉我陶西南羅施國風氣鬱蒸殊時陽長宮桂誇見朝史海緣脈鼓村中哭易見貴千金千金何地不可為贊賁壯遊須含兩鄉盡探為壑得行沅湘水得向瀟無痛朔明年兩露生還鄉康熙已巳偏月下瀧小雨初晴鼠姑微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回既得殿卿詩因並錄存以此總

丁煒曰從來詩人文士不能無藉以傳數邵孟郊得昌黎而

名愈積藉毀鄉詩才漸新故自可傳况有子鱗爲之推轂乎
既官於黔則嘗目之詩必不僅此嗟呼毀絶無亦黯沈模糊
采輯無人益以世遠年湮迭概付兵燹斷簡缺先生繡才者
再亢者必錄殷鄉鄉之前哲風雅與味尤有曠世相感者爛
得深情有與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致詩人之不合於時而還謫其官者或投界於荒鄉或竄
流於海外胡陽儒耳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非
人所居尤瘴癘先儆之孫者若夫黔接壤於柳播之版圖則中
錄於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
忠介兩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匀衛後上意漸移
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匀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立
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逆瑾謫官貴陽驛丞
得罪之由南皋略同而黔之士相與如忠介之無已蓋其學術乎
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若無出其右者其氣節
文章一才一藝之上所可企及也方先生之至龍場也當嶽升
衣鳩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猶未已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
辱頗能通脫獨於生死一念未能乃爲石槨自誓居易俟命從者
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
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呼
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
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旨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嗚

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
之域也邪嘗曰水晰與此論贊不概黔之開風來學者并在焉
吾之徒班班濟濟周旋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教開答語錄俾
尼山之鐸旋及鄉旋魁閩越閩流傳以能令日黔之士肄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於而日甲甚欲齊湖如越吉歲時
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造升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
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寓居改築之間以何陋名軒賓賓爲
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爲遺跡巋然遺風宛在雖樵人樵士過其
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依戀其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而況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水西安宣慰三書當是時
宋氏之叛亂未平安姓之奸謀欲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
潛消弭除禍伸迪納貴州無以亂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
何與地方事而乃能深心以弭亂講求備以正人心質人有
造於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嘗嬗而知愧矣
追乎茶巖靖番蠻利頓人繫獄嗣業心鄙湖一戰我淪捷首
既勒銘於銅鼓大名垂於宇宙皆自龍場之行始道如斧之
何謂其學勝於佛老而特取之然而先鋒窩之其揭日月而行先
生之道則自若也人知行合一致知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
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出凡生之生平功業所赫赫如是當時學
者能從開之後乃日爲鄉則不惟爲先生所踊躍日爲南皋
所不受可知也余以撫黔之明年而所陽明之祠既傾頹擬
者此其勤者有以舒于黔士黔之來學者皆大祠之學則竹木成閎華

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不逍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困頓不期而悟訓謝困頓艱苦非玉汝於成乎後來倚豪傑偽平洪濬淵博而撤揭非業以從此出如此方是有恨有用須正道學說執陋陋成見以與良知辨者猶然聽何訓詁之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淮陰侯後

客春淮陰侯傳後曰廣州有韋士訶自言淮陰侯後嘗鐫寶辨作淮陰侯客某貽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往見之微來佚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淺浮涇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趨南粵也佗作背逍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封之

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家於海瑞有部侯所遊之書劍佗所錫之諸物之號隨謂其說得諸述張燧今近府尚存冊同其先亦出於廣南陽人爲門韋土指喙遺其八閩宋邑錢柳州其討所江淡河下此間作日佟婚其土遊八番食而其一也其人歸誤版同令灶帶榆乎部然多陰賊剖門臥食而爲息木見有能家者不問其受姓之自與韓侯所遊之書尉佗所錫之諱姓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劉無賊而淮陰之無後姑爲此影響疑似之說而故爲之人從亦攻總之而安逃之賊然世之韋姓多爽朗云然坂胡不化之假卑之流而顛打取鑽蓋之類也抑其從來者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爲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知然韓淮陰以蓋世之功遭蟲呂讒之懷千古痛之而無可奈何乃欲於爝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影響疑似之說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煒曰客之匿淮陰兒也事與程嬰相類然晉不再世而立趙孤漢世不聞故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與嚴而少恩哉宜以客爲嬰後似近于繼彼趙侯之書尉佗之請客何言之魁然也

張三丰

閩人明洪武開以軍籍戍平越衛遂頭草履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爲邋遢仙自於高真觀後闢地結茅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縱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弈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張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侯信自敘云幼年墓

道長識張元誠至人之與真情義理之深淺所貴大類參同契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世所云浮丘洪崖安期生王方平輩同不可知矣亦論一迆以有遍泉出地中溼汲不涸旁有杉一株學蹈手植三百年故物水樂間付道信微妙蹤與知所之說者湖金川之後蓋假謫三丰之名以假遊同者之逃跡也郎孫文蔣騰仙臺詩亦云謫仙遲過花籬學蹤真仙落故隱求樂嘗年書詣在誰知不爲見三丰然傳信傳姓者不可考隱可與者平越城內山日倒馬坡坡上見隔山有僊如所然此下似上有三丰遺影背戴華陽壯側敘杖巖內行儼然端圖極可觀旁刊神霄宇宙四字余過而翳之作歌紀其事

附　宥

神仙之說果有無歟見貝嵎然方諸風幽脫骨幻術耳逃名欺世者消都劉安雖大事頗借籛鏗年紀言多誕謾武不識東方朔祀竈郗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萬學仙修佛皆儉夫羅施白肯號鬼國岩羅金馬西南關津瘴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煙霞徒能經忍仲訣自秘寸田尺宅泄盜天地產丹砂大于斗彭宁鼎火鉛汞腴兒說三半低徊仿學照道士還相呼洪武初載朱黔地嘯戕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濟且有廟砌老桂發不枯郡列劈嵐立于似忽於嶺頂傳形艤勾展顧以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樂陽笑了雨蒼偏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澂庶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龍守街四大字筆法倒逸非煙湖湘人精搆巖岫壁巧匠斷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寔不去坐月瞻長生慇假六箇戲前村微雨喚鵓鴣

丁煒曰達磨面壁影存少室三丰鍼形神留黔域亦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游永投於陳百戶樓馬廐中從軏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府削髮印山見林幽泉潔負氣爭尚台霞歛異幽窗差互中有騰刀溪大石横亘水流其旁聲若琳街衝變幻懸北立瀑掛崖簾二叠而注於溪遂結庵曰示洪居二載帝名天下名僧十二人詣闕月溪與焉將別諸弟子曰此中稍衆母險門十險則不利抵京將化人上衛令中使醫佛繼於地覆以錦袖抬納竹箱而入月溪獨進也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慨紹經爲辭非上所以命臣意上嘉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衛濾閉故對曰臣都火焚四十八戶川礦之上水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所久之遣還至黔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獨流傳四十人過五人則一人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告異能喻其數黔中稱異僧首月溪焉

論曰凡釋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教進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於幻矣爲儒者所不肯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老佛之骨而友大顛固所不甚廢也

丁煒曰黎巳與火業合飛鳧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月必盡出於誣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麈可也

南霽雲宋康保裔

南霽雲之得祀於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爲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於安順以其子繼宗之爲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有其可祀者唐南霽雲與張巡同傳雎陽射賊臨淮借兵賀令頡之深樂利生氣如生保裔爲高陽關都部署以殿其人溫厚好禮賓客嘗操矢十引滿以射角鏑相連而下貸公誌十萬勞軍沒後新史爲紀功以償之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餘日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人患則祀之貴陽王成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從陴而哭城忽見旌麾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當時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二尺介胄端而舁大踞路流汗衢而闐亘歲以大有是則康公之禦災也況其翊門諸流[illegible]

耽不一郭甫螺張獻忠諸寇了當猶追之奕故民皆賜新安之
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化
節義之士生膺其地沒則爲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於交趾
張桓侯神於閬中柳儀曹神於柳州州或之無足怪者若夫
二公者一家神於睢陽一分神於人外於黔無與也使不有今
子爲之後官於黔以顯其父之烈則將當所戕也之靈從往哲
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受取砂不相屬之二公而爲之立廟
子則謂一公之祀以其子也又何必愛其人尚不伐其樹況理
其子矣而有不俎豆其父者乎承嗣歷三州多惠政繼次人祀
與其宗歟其世爲忠貞二子亦人傑云

丁煒曰南康二公之祀於黔爲當論其有功於民與否不必

詳所從來也然原夫羣祀之初必因二子宦黔爲賊考立廟
禱而有應遂崇享勿絕耳

黑神廟

禳火之役首傳祝融之神祝融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從
黔俗也次又請黑神之廟而故附爲神姓南名霽雲廟在黔城
之內凡水旱災祲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能有功德於民而
民之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幾百年土人以其長冠鐵鎖而貌
之黧也故曰黑神或南公睢陽人行八爲將射賊將尹
子奇眼其今曰立功睢陽生申木當入黔也黔何以有公之廟
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爲涪江都尉官歷麼施
治三州多善政後人請封其子承宗有戰功歿亦入之所祀者乃

其子而非其父歟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爲父立廟遂相沿數
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歟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圍睢陽城
中食盡張巡令公乞師於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
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
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患之義豈忠臣義士
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
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偉矣哉宜乎其爲神之聰明正直能
大有功德於黔民也夫有功德於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
役禱而祭之而遂無不應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益黑神之靈
爽故並著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死一段勇烈之

氣千載猶生宜其爲神而有功於民也前篇既與康公合敘
此復冠爲引伸者黔害火患尤劇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
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貴州別紀云陵子淵正堂漫筆有鎮遠侯顧王卒贈夏國公夏
上少畫當作虞音讀通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
明別有據耶然明國大典豈有舍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
乃兩不足信也予撫貴州入南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
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夏顧成平貴州贈夏國公非顧王也成
初封鎮遠侯子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
貴定衛久除

碑

黔永寧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軒二碑
又有羅文恭詩題陽明祠一帖

水西馬烏蒙馬

馬之良者唯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渥洼
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
亦半之其鬻于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緣人愛之不肯鬻亦不
類騎惟作氣也知名隘陣遇用之鐵死則以水西之馬狀甚矣
前蹄雞鳴後蹋人蹄腸潤腑以腺皆則秣之以苦夜喂之之
以蔬鬃爲過鄉躪又飲之以芻豆鑽鼻而力勁質小而德全
登山踰嶺逐電欻雲歸蹤鄰而美蝦蜓也竟毳兕腮肉角齒筋

志倜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
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蒭飽之假欲
甘泉之水首如雞蹄如蠡齒皆黃腿丑則桃記以平涂試之尸
然弗俯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蔣
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爲邪無正九方皋者恭
亦難矣難之則不以日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晉月然盜多陳
以攫高價者就謂烏鬻燭能諸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
蓄其母時饑渴而潔以虛驥又與俱所以助其腿而使遊牌其
子之氣而無閉也生三月其質之任者而縱之繫其母於屬縱
之巖巔驅於下驅之移逐驅故驗乳不可得馀縱之則攀躑
躑躅迅騰躑而前上不知其爲峻矣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

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奔衝逆
而徑下亦不知其爲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
其才猛矣其氣壯矣其神全矣既成駒復絆其蹄而曳之以齊
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蹬封之上羈澗之間
舍轡一下欲斷不成則陟人行若堵墉履羊腸若坦塗而軼倫
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況
馬乎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哉
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所以
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誘之於賭鬭所以全
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踢目超光元章天馬之賦無此神骨

革器

鞍盂具盤之屬凡數種矣鐙爲善抑酒乳米汁之提之等於滑
稽騎具也若鞲屬則遜楸杯之逕鑾焉官削鞍駒鞲之
韈之等于障泥玫瑰也若鈿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
北者皆牡者臣爲淵者貴秩者賤爲賤者上號者次爲以水浸
之皮毛剔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總文繼理取其乾且厚
也以木規之以獄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桐糅爲膏之其功
十也以沙磋之以十晉之以石礪之成百加而後繪以丈采爲繪
之其色四也四色皆稱漆成之首則黃漆色之正者故首也蘇
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賤是也黃以西黃絳以灌口
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碌靛而三之鎔車鐵

筆花鳥賦形斲輪承蜩之技也彫鎪細片運斤成風惟肖惟妙
鬼斧之手也又水西有乳漆髹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名別不詞
方人有此淫巧耳
丁煒曰黔陽如考工記

朱砂

有馬踊關至用砂坑十里而近有用坑至洋水熟水五十里而
遠皆砂坂也洋熟之砂爲箭鏃爲箭子用坑之砂爲斧劈爲鏡
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蜘蛛者見若竹節者見之
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牌直而高者曰天平斜而斜者曰
牛吸水皆必支木爲厰以爲廂而後可障土存鋪鏟斷斧鑿之
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亾子探金顚而逐鼠鹿從

以爲日炊什竈厰之所不給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造而
後止有後倪爲象王爲於鑿長離爲則大幸矣否則栖機褫僕
鑿爲鬈耳爲駁亦聽之靡而重者爲砂質伏土中喃喃作伏雌
盤開者勿得驚驚則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
鼎焚爲上椰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洵
之汰之搖以淋漓以貧既淨蘇而漉之不即乾曰以吹之其水
或循之池或引之岸越崗蹋嶺瀨瀨天上落也獲之多寡脈厚
命地之啟閉賦厚時砂之精且賦厚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
仁萬山發川椒厰皆有之

附賦

攷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啟於貝會合淵行從邐之珠
番洋有鬝瀕之明精鏐美璗林邑鸞飛黃鵠背雅鍚蘭流瀆

西域之舊衞貢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爲奇行以爲
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祇磬而並稱入繇漆以成用
鐘乳質近而形分紫英性殊而貌並急而燥之絳雪變窗銜
而服之十州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青秘枕函杖黎照誦
稚川勾漏是求香山廬峯見許衡公以之稱羨昌黎因而兆
箸石可點分鉛汞可化分采送訪何陽之橘嶺遺井尚存過
洞庭之株鑄鼎猶頑耶在丘宜受官爵于稽所產不一其
鄉□南之藐閒出湯池之下深藏雖寶附而未睹今乃見於
黔蠻門江盤水麥邑銅崖威可提而可採然忽開而忽開未
有若開陽之勝者也於是商賈之徒廢瘞之士指爐嵐以爭
趨驅舟車而來毛相與裊保儲工藿匽列肆追一經之蚓蛇

探重泉之幽闃荷支以忘天脂親炙以覓地悵曉夕之莫
知留死生於非意乍此微鑯纔大□□上石以同扁寢北磯
脉而釀球如矢鏃球如□鏡或黯如漆味黔比
光火舟較色燦焚霞披欲然樹滴是其離情其鍾火德細若
輕塵□簪拱璞鵝碗陰離尺蠶寸針日之砂寶碎邪魑魅豪
客名家進城而易歸入齊出梯升縋隰附蠟引猾擠肩負背
缺檢數披且閣山汰皆厥楷且別尤放類此什麋而韞藏彼
質還而岡者別荷於邨悉老楼潤氏以掎斗引竿漉木拾笄
足遊洨而餔趾目注粒而損晴波淸爲之盡亦襟袂爲之頓
顆荷鋪鉢之可取離纖忽其攻觸所也作寵支鑪冟幰施杵
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團璣之走盤任點易

而滴露更呼為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數則[illegible]也一物也既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於官賦遂視為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與產山谷何為苦此一方民

丁煒曰物之寶者取之必艱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既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二語幾下捕蛇之淚

硃硍

鑪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為十層次入之用以移枇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圓凸覆以釜蓋殺之揉鹽泥而塗其唇密之乃煅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混

滃耀爍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瓶砂石相錯之嚴子既實之掩以筠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剛遺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甕亦鹽泥固之而後煅灶辦可成汞逕於甕流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抱而注諸汞脬裂而納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欹之以板聚集如散旋釜燄肯必合釐或斷汁乃可通不則觸其氣而齒墜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為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糈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在御祖鏡肯可成金

雌黃

丹穴礦之道與砒於丹採之法易於以塊者為上末次之皎者為上黯次之匠繪仙佛皆可雕塊不恒得則聚瑣屑而熔之熔之之用為芋膠芋膠者藥物之劑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縣漆可以合離而萃渙蓋有雌有雄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之具抹以雌黃人之譌張為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舂申者以之塗堂故曰黃堂浦陽樂物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磁磐見之則秄雁黃之精為至寶其光可奪曰佩之宜男貫是用嘗進誠不足較也

丁煒曰倘勁如古雋疏瑩雕之光黃精長色

蒟醬 俱雨切音舉

蜀都賦曰蒟蒻茱萸吳都賦曰東風扶留所謂布緣葉之蔞

結朱實之離離經隆冬而不凋常由以術術是也蒟花如流蔞葉如桑椹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矣時蓋陰穴府內皮烏其味辛香延於桄榔之麵矣嶺南人取其葉含之呼為蒟醬亦蔞也又為九真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大黔之人食檳榔者嚼於蔞斷破之長寸許與石灰咀之中赤如血又澀其油臘為醬故曰蒟醬楊升庵丹鉛錄所收非謬矣二物微不同然貪之以調燥濕疏積滯消痞病功而一也

丁煒曰蒟醬與檳榔合食調燥濕而消瘴癘功誠有取然不如漢武帝因得蒟醬於是而為特開西南夷人主好奇之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慨嘆或曰蒟醬何難縱醬也梁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蔬羹獨獻蒟醬鹹覺美同與相何與

勅復禁之姑附之以備參攷

邛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大山曲水沿風岸月觀之間見此石之風棚雨篷滑滑猗猗艤爲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邛竹以其名攷之自蔗於蜀之臨邛戉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爲羅漢竹蜩腹蜷跗蠕膝龍腫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殆俟湛錢東方生之開濟明裕包含弘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振乎其奉遊方之外者也予嘗取以況太白余於邛竹亦云斷以爲杖藏之皆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爲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丁熾曰邛竹磥砢之節一經寫照便覺傳神試於月落庭空時披誦數過磔韵瀟瀟奚啻琅玕之贈

石花

晉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崗似峨立一水怒流篩人所脈谷黯天如綫赴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峯石如明嶽洪疏時昔澤國乎水漸行而爲陂廣爲烏江縈紆遶折入黔合岷水而爲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鑿堆灘瀨以上不開行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抑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若崗倚峻河亦倚岐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洄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爲叢繼二三日漸長並數爲一片大者榆小者錢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歸烏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斧側巨浪衝齧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稍奇絕爾湍好事者無羽翰飛引孰得而時其榴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朦朧不施青蘚不生巑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者竟山川之氣蒸鬱所成乎而瀨水迴環灰淡瀾淡之間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息烽兩崖峭削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矣

附詩

溅溅三岔河巖巖萬仞岩劃然地勢開爲川合一派兩厓古所劈峭立山不墜清和四月半湍流怒湧[illegible]石上花初發卷如蟲篆之塗朱紅晴霞落天外奇葩一[illegible]尺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城霄青鸞或圍如羽[illegible]颺旆漸旬色微黃淡寂餘殘瀨尺女采之去瓣蕊不可止水凝罨蛟龍觸舟多水怪泊大人落時花容已難再石奇鐵難光離離無根帶獨於遠眺望巨嶽何從猗晉安山水佳紅淡抱絲峯無如石花奇疑是[illegible]張安得凌詩夏洄溯一相尋罕姻緣漁艇泛泛斜陽沉漁[illegible]鼓高柳鳴幽禽繫花衣帶間紅霞滿清襟波水胭脂井晚炊選孤掛月上沿崖行往[illegible]三湖音脫此

長尺許圓如錢背黑處白堦鱗斑斑可觀也生船地伏崖深閒
出入往來恒有處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入其中急持之方
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蛇之使乾已風去濕視其身之上中
下以治人之項腹脛足罔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於蟲蠱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也蛇雖
而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密筩柑

或曰即南海之紫羅橘視佛指而少學指形悉具屈而不伸剖
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實也黄發元青其臭如蘭咀嚼之聲流齒
頰矣其子離離可拔盤州以上咸有之爲之樹以浹旋繞之桦
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丁煒曰數行可當橘頌煒向嘗有詠柑二絕云應評準爲賢
從呼橘作孫移贈箭柑有當弋獲

藥弩

黄帝作弩其臣鑠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
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矢則有鏃矢鏃
矢增矢弗矢庳矢之不同矢指也言有所指向也其體曰鏃其
旁曰羽其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又總名之曰箭前進也盛矢器曰医
以皮曰箙織竹曰笭水中曰步叉以箭叉其中也其曰枯廣機鞬
往者栝於度則釋弩與箭之謂也淼昭王作白的之弩以射虎
譬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以射與罪戎綱爲損益進弩作元戎弩
一發十矢以拒魏兵李陵千弩俱發昔之用弩者多矣然未聞

有藥矢也耿恭守金鋪城以毒藥傅矢語曰漢家神弩其中創
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於是大驚此藥矢
之所自也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能之
神家謂之補能藥采雜毒物倖而煎之以爲膏雖丈婦女及白
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弩者合之塗諸矢插出
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抜
矢者皆立死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向項全距寸寸割之使血
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仙藥傅之給何小駒藥瘡舅西類勺合
皮不得䏶則藥不燃鬻駒者多男西將爲須禁除之

丁煒曰從此中來讀北生禁挾弓弩文傷凜若秋霜建威
銷萌厥有娛用毒駒之說聊亦以遏其流耳

蘆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簧是爲
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
雌雄十二以象鳳皇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illegible][illegible]雅曰大笙
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庶
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illegible]之調風簧柔
鶉笙簧必炙而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緱山之
晉者矣不意得之鍾蹤錐藏踏春苗之男女相悅跳月男吹笙
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
笙低昂爲管者六通其所而備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
三尺參差如指羽翼其初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而又低竹

徑尺衡縮於六管之術而吹之一呼一吸聲有舒縮之殊浹殊至君揚飫國歡情欲決則遞其聲以媚之長從之上且以婉短管之中貫以簧簧用銅鍋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詢人許云管洽羅袖捌響合來督吹人情應節轉遞悠逸聲後背俗同不婣音律而共應節之轉逐變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脈之其狀如此

丁煒曰天地中籟自在人心地籟遠尺截竹子明亦自成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興時乘自握蕭義之歟試以蘆笙吹而進之當編人麻觀之科何此緣事也

蕁草

蕁草即蕁麻黔屬有之生於籬落溪壓間葉類麻毛刺螫人

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止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消於蜂蠆蝎蝮猶不爲過鉏而去之諸木中勿使滋蔓所以遠害也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以章子厚而台諫以韓侂胄而何苦非蕁無濟顧用之者何如耳宋祁益部方物志於蕁亦云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不悴可以祛風古人謂是草其隃倍哉

丁煒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求細製煉皆能殺人譬如使貪使詐馭之失術必至衝決蕩潰以沃而奏功旨人者能獲人矣

凱里鉛

鉛青金禹貢鉛松怪石是也產於蜀而黔中鎭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揚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孫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益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扑始皇又見于史記若夫龍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余所不詳也惟近日以療蠱毒爲功甚大取之者滑平聞且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燎其鹽勘其脈推其嚮而後影見焉或耶以升或傴以繼佩僂焉肖與勝並也逃除爲足與尻張也又廣上之朌也木庋猶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壽之運機之碓淘之麥冲之河炙之栗林之炭鎔之洪冶之爐庶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諸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

蘗術藥等余故爲黔人傳之

丁煒曰蠱方毒之害最甚者凱里鉛所以存方也采鉛之法與求砂類文獨易出機杼更極古峭如米老袖中怪石以拔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黔諸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皷磑子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萇楚今之羊桃引蔓似藤今人以爲汲灌爾雅云萇楚銚芅羊桃也鄭箋云萇楚藤生子亦一名鼠矢又云銚芅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妨蔓延似又與陸說殊臨何云萇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

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莖實皆連理故詩以則浮爲此但言其花葉子實根莖耳而未及其蚗之用也歐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不及於刷石也夫石堅確而畸零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室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既以名棗又以名桃而果蓏之細又曰奶棋桃之別爲牛桃荄之名牛蘄若之名牛藻蘩之名牛蕀蓄之名牛蘈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怪矣故筌之

丁煒曰獼一羊桃藤而本草箋疏方言雅說無不備考其樹貞白所云一串不知引爲己恥也

雞樅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蟻蓉所生之下多白蟻氣所蒸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晷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㙡種有二惟菜者可茹白能傷人葢竊其似以亂真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蹲而求之求歲可再得土則香然亦視其雨暘之愆若爲羨耗以之泥庖甘鮮殊可悅饞而藏之膏而漬之滇以水片糞門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與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集韻㙡土菌也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其必有偽如鉤吻之類黃精蟛蜞之類螃蠏誤食必至傷人黔滇雞㙡之美久爲中州膾炙稱中特等亦日之辨爲食經爾雅翼者何可讀爾雅不熟也

刺梨

並生叢能秋實餘如樸樕多刺他如柰櫳實如安石榴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漬其汁煎之以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亦有貴賤辨之異者士人以之插籬而代槙胎之重者名爲送春歸春深此盛大於荼蘼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蓋亦非獼之雉過淮之橘形又有定爲撒黎不下建陽宣城亦有梨奇佳者不下河間

蓮

黔中蓮少異千葉可賞者署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蒂一枝予頻往觀之踰三月萼枯寂矣

紅梅丹桂

黔有紅梅枝似亂能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葉而香烈與貴桂花異

五九菊

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黔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鯽句亦有鯿味不佳蝦蟹俱珍不堪食鎮遠有水獺日捕魚數十以能捕獲者爲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爛有文采俗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侯教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犵狫村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勠肉肥犵狫以火烙鹿之舁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虎

關索嶺下鐵村中一婦人化爲虎虎文炳如奔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月必來顧其子少頃垂頭欶欶而去

黔紙

石阡紙極光厚可臨帖

石

黔多洞盤洞中多垂乳石土人斷之舁入城爲石筍太湖英石

不讓也皆定石似玉者之可研硃思州石有銀理琢之可研墨黔工不精故硯形不佳

砂牀

銅仁箭鏃砂色比蘇觸大如瑟瑟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紬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爲絕牀爲

丁煒曰石數條記注該備可補稽古陸璣之闕

斷腸草 斷腸鳥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葉有節背心抽花蕊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葚黔地多有之野圃中宜叢也紅鬚肉艷頗可外標葉櫻之映帶茶丹瑞之則叡堤當不過是初名未識其名有輿兒自爲而斑始呼之爲能斷腸可駭

也余未見而過怒來小鳥止於瓛柵羅之絲衣烏則似倒挂么鳳斬輕才五銖極可玩飽之三日輿兒曰此斷腸鳥也嘗啄斷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鉤吻一名埜葛一名胡蔓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弘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入腹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於斯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辨無使學者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繆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野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之間花扁如梔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皆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埜葛

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傅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櫸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狀指此草爲蔓生之物要失其義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櫸柳迥殊乎然亦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弘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腑備特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不足於三百篇故陸璣但羅鳳璋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蔬草疾惡若讐豈乎有世俗之責者逃逃過此毒草不知鋤而法之而反按劍於楚蘭之懶戶何哉

丁煒曰蕪之不無猶也櫻樹松梓不輒杙棘也趍趍般般不無衛所樹杌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衛者區別主持之耳

草名斷腸其痛已甚然之唯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不憚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未嘗及於黔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和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若夫黔則華陽黑水爲方輿之書所不屑載一黔稱石尭鱗並草木而斟之況花乎而況□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天地之和氣宜徧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噫文忠之爲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必牡丹之獨新於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兼而有之也今人之言黔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偶見於吾署之東齋不幾幾爲妖且惟歟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栽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栽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湮沒零落寂寂於蓁微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板白一曰醒紅一曰爾雅紫其開之盛也花繁而色倭

五日云

丁煒曰黔濱地僻西南從天封位屬坤宮旺更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斬於牡丹哉推之士雖樸皆服詩書民雖爛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聖俞詩所謂薄膚癢不勝輕爪嫩節生空近於臘是也以指搔之枝葉皆動可用爲爪矣亦名光風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皺蠟跗茸萼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上又有微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秘書舍人中翰鴛盟先生嘗又直何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簷表雕奇輪囷偃蹇婀娜枝數百年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於此每遇風日晴好爛熳鋪張幾於明霞散闕高燭臨粧眺赤城而跂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黔時見此輒賑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薔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飛日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送夏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況別也應紅日上東牖乃大笑曰官況如此似亦不惡顧念花之居僻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儕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藉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簷表足爲臺署奇實

故輿致不減微之遞嘲之餘遂有消篇

蠱毒

從蟲從皿蟲之藏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敝故欲鉢之其爲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黔有開廣則有之苗仲欲致富者以蛇蝌蚣蜈諸毒物於端午中漬其涎沫於酒食以飼人中之者絞腸吐逆十指俱黑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瘥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有生魚食雞則腹有生雞又有金蠶蠱夜則飛出飲水光如星綴金彩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與人有隙或代人報怨故以餉之遠則十季乃發近則俄頃一爲所中覺其有異即服白蘘荷汁可以無患蘘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茨肥者初生根可爲菹曰蓴苴性好陰木下生

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蘘荷依陰謂此也白者爲貴神農經云蘘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嗣之嘉草攻之即此物也

丁煒曰蠱毒之害多中於人不及知知而療之獨有據也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著周禮則知聖人防民之患雖或弗至固不獨爲三苗百濮致備也宜覽是方將亟錄而珍諸肘後

瘴癘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即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晚丹碧斕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林則瘴起也遭之者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塊幾可免否則一病如瘧瘧久則黃瘦服腹或逾季或二三季爽之瘥矣必得試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麥花開則辦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日暮而遂狀乎背而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達矣鎮寧所稱之火紅薄煞素背瘴近用火器驚之即解散遂嘗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丁煒曰昔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爲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之方可以轉敗爲勝者也居是邑者之術備矣

旱

黔中枝棲渦則旱大渦水泛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煙米黃栝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皆生三日青葱如故氣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黔嶺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土飯

明萬曆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過[illegible]之指隙地曰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白色微有穀氣饑者啖之下咽隨適因共爭啖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成窟廣數畝深可二丈聞遠麥將熟羽士伏地若有所拾皆忽滿再掘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爲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開江北大旱鳳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聞黔志數年前歲大饑黔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不過旱往往食之亦足以見黔民之貧也余聞而憐之乃覓觀焉白膩若米

樸嘗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沉滯入腹則飽悶多食稍餒旋而至飲者大都饑寒之下不暇揀擇冀可充腹即同甘美要爲旦夕計而已矣其不飲者或別有他物以雜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憊憊甚矣術家者流尚能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稌庾而視民饑欲者名可勝術哉

竹米

竹花爲䕺華實爲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秊便枯竹六十秊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米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節幹將衰貲去之根是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雖米果之以飼鳳故鳳非竹實不棲非琅玕不食則琅玕又筍以供鳳食者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蝟生花結米若糲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秊唐天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大五行志過乾封之歲鍾石流金草木皆焦不稼盡槁而竹乃結纍如散粒出糶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爲之計而想其濟啟誘其貴於筍脩之穀乎

同朱江爾長詩竹米行

竹竹花亢宗摘楚塘一一竹實山澤臞風流秀骨與田姝楚俗食息皆爾須漸之節之且進餘养箸箱籠纖纖竅滿尾厥粗羨其雛隨綵斯獲擷諸途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麥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士大夫者花結實千林倒寄砌玉粒綴旋珠株株編取離銷鉢鋼頂巨瓶無間株磋磨蒸炊勝雕胡斷與乞者水火如坐令饑嫗興歌呼邀史好事能分香滑而冽甘而腴此者行能不一書此甚及物旋就枯摩頂放踵忘其軀所學無乃墨者徒老子荷蓧丈之儔袖手無策蘇婦孤投七三歎吾慚渠

芝妖

芝名芮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皆生於土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於居柱者漢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唐肅宗三秊七月延英殿柱上生玉芝一莖三花製玉靈芝詩三章天寶初臨江郡人李嘉應所居柱上生芝草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未聞以爲妖也而柱陽編則云榆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爲喜白赤諸色爲不祥蜓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爲喜亦不盡然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署柱忽生芝色正黃大如拳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叉某鎭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將摘漿汁取而飲之此於甘露醴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斯桑雊雉之妖惟德可以勝之足何以也

丁煒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爲彼割據將帥類皆赳武人僭芝雖異德何有焉其以咎徵宜哉

螞蟥

元馮之發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日已暮

驛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岍麻色須臾傳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亦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敢濡於是下馬視之曰某竊聞求此荷天命含盡噉其噉之否則衆戒行視果附搖入溪中腥風毒霧倘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此蟒也前驛吏馮日是何麻色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蟒蟥精也馮後官禮部尚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刺赤驛之牧馬者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木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氣之雜揉乖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蟒蟥爲類是與黔鬼方也日熯山焦盲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樹亦稀詳鱗羽之倫保倚狎獼之態斯何必山魈木客揶揄現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

兩兩之士海濱獲長臂之衣而後謂之怪也耶噫檮杌爲黃能彭生即大豕九尾之狐術能善幻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世之貝錦作讒人含沙如鬼蜮者穢採乖戾之氣政不獨黔之蟒蟥然矣然既曰蟒蟥復稱蟒蚌又生於溪中則其爲蚌之大者可知指陽風土記云洞庭爐波中有蚌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交昌雜錄云孫莘老郵居高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蟒蟥者不過圓徑大族耳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噬人與柳子厚所謂黔之驢者何以異惟其如是可駭也土人誤以爲妖馮君不察過之輒懼之而復視之無乃懦甚乎倘有鵰之大者兩相持而取其肉其不入於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蟒

蟥亦幸免矣哉雖然干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撰博物之志怪之書君子不廢溫嶠燃犀於牛渚鬼魅所懼退之投鱷於潮州其文可誦余述蟒蟥一事亦欲學陶淵明之飲酒讀山海經且以代郭璞之註僞蘇之論而已矣

丁煒曰說者謂物歷千歲或數百歲則爲骨花木之屬皆是以爲祟大約以歲時既久普毒已深故一發遂爲而觸之者遂罹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怪有水土之怪至觀齊諧之書亦理之所有者也然而剛正者往往能勝之詩禁之驅鱷衛輔之擊蛇禦滅正氣浩然貫徹彼邪不勝正妖不勝德處隱者何足爲哉黔之山窮巖絕壑人跡罕至則所謂馮蟥也者亦其所宜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磽瘠之氣降之脩

人傑士而頑以奇發之資縱之異族遊物疑不處指是欲故產此類以待如昌黎道輔者出震驚人耳目以[illegible]天下之爲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下馬一視[illegible]孔之赫赫而彼即旋避意其人亦非倮倮者流歟

人道馬論馬道人語

俞賢者小卒也頭而背同人伍十餘年矣一日點兵賢牽馬堂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禿皮皺骨瘦而首下垂老矣尚可戰乎賢曰馬齒六十歲七也其壯如故雖三歲之駒八尺之駿莫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歲月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存日秣五廩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例之弗顧矣以之登山而入險難之途也高下疾遲東西南北

語之而輒應無不如意羈絡所不加搗鐵策所勿用焉不但此也一夕馬病且嘶且顧云其四蹄之剝裂也於是延馬醫而療之陳焉於地馬徐徐坦腹臥其上欠伸者再鳴鳴作痛楚狀蹄則予之右蹄則予右前後亦如之如是者三日病既已而後起立於櫪側又曰昔者天霸之戰也嚴屬雀逐虎狼擒搏而劣猶絕衆馬固矣馬之老者益壯如故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者而可用也此驥騄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逆說因之於金城自謂無蹄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於馬受少而遲老宜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魯頌駉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才與德皆可比儗於賢士君子之林而況於通人語乎王充論衡記虞俊楊翁

仲翁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證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禮貉隸掌與獸言曰吾行貉馬欲諳皆一卷蘇長公詩云長疑癸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今欲取以贈賢云

丁寧曰嘻畜之狎於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達耳命賢此與老馬皆能識其地通其語護其弱孫樂飼以示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固以賢爲伯樂故昔宋忠定爲四鎮節度不汰老卒而曰吾於老馬尚不忍棄衛中與忠定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秦必及臣之壯乎

黔士制義

黔三苗鬼方習格鬬嗜兵戕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蹻唐蒙拓疆通衢以來治黔不乏名賢修沭闡有與之稱詩書崇儒術者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山連川交牂牁犍爲邛崍巴渝諸郡聯迤邐烏江一衣帶水耳蜀都賦言錦江生駿之所也劍門灩澦之險也橦華邛杖翡翠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萇弘之血鳥化杜宇之魄也可謂壯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揚雄之倫擒藻秀發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歟若夫黔數千百年以迄今日奕流達士寂寂無聞徒使西蜀公子笑人貝可歎也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行餞十澣饑竟尺求其地不盛即偶有奇塊倜儻之才生乎其間而耆嗇不遠益州載籍詭罰四虛況兵燹之餘家貧短知志懷咏疏鮮不拘嫌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爲黔不嘗

若是也遂於勸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明之見其人多落落通脫其文亦細楷深沉如玉似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銜無以濯磨而勝跡之求其旂雖騷越追風逸存也難矣雖然黔士亦何開之乎通今服古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吐蕊雕蟲之技八股制義須根柢於先民道德功名宏無愧於食影余昔嘗以斯言皆取與之士矣今日宣揚　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之苗干羽之格者正余之責也自此人才日盛文章一新又余之建也願黔士無以曹鄶鄒莒小邦自阻彼魚鳧蠶叢之山川不復聯驄夜郎牂牁足可於

附記黃山谷跋蔡氏法帖內云黔安斗絕入蠻巴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臣餘作而文士終不競黔人蔡子明魁眉

嘉攷役其自簡不肯出道阻險下不可闢黔中無命士也予明嘗以與中兒不能尚爲糾其將兵於長沙也買行舉刻長沙借觀月有法帖十卷謀分載入黔中豐之黔江之縮嘆將以黔物里予銷耳且他日有以書類者盡自我發之予觀予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其小小者耳他日嘗買同予識其健子弟之學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爲根淵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云云余於斧未秋離黔將兩街數百卷予黔之學宮經史詞賦理學類書之屬無不該備後五年過黔人詢及諸書云提學集以維人書盡散失學官無復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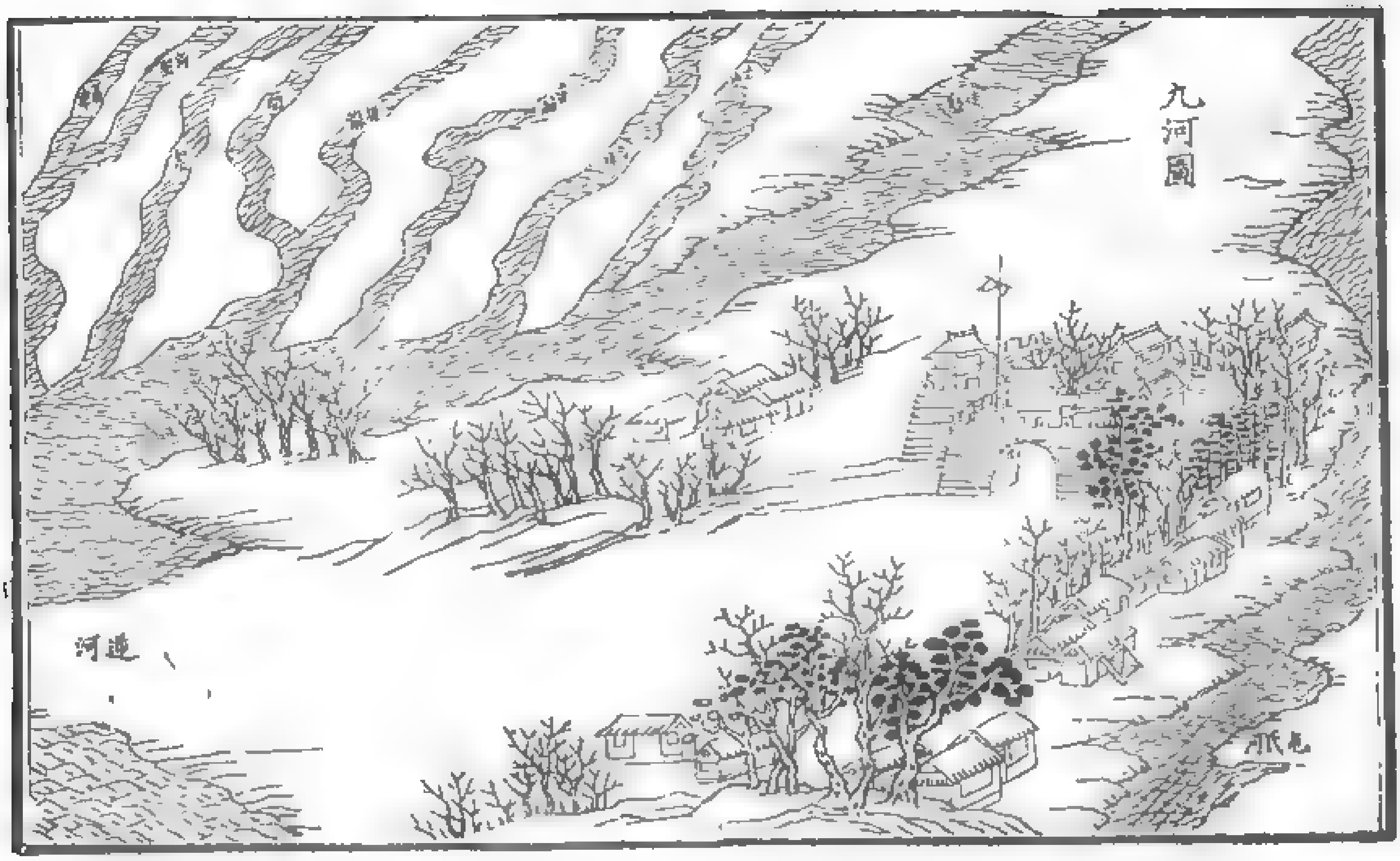
丁嶽曰材不擇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興無人斯廢墜注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爲師張叔盛覽尸其無人乎

長河志籍攷題辭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言之矣余情結牢落景入崦嵫惓言鄉國俔卬興懷披閱殘志但成悵恨錯舉則紛還無倫雜述亦蹐駮鮮要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因之周流輿籍詳觀圖諜逋髮搦管鳩集斯文語有背馳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叠肆筆其一以削其餘擴英略穢彙聚類分飭以藻采學彼駢儷敢云嗢飫膏液咀嚼英華摯虞小生之識庶有豸乎然而離寒歷暑銷燭研露何嘗措翰使復聚精纖或鼎新乎已意亦豈遠說于囊聞爲茲編也柴

桑有情秋鱸堪憶藉以釋我胷春代樹萱蘇豈謂藏山之名播於士林哉冥卿之耆德英彦補綴周備尤其幸焉楊衒之伽藍之記孟元老夢華之錄大槩如斯矣

康熙戊寅七月蒙齋田雯題



州行志舊稿丁矣新志引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又清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又應劭之言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故城又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又曰不詳其處謬矣曰戰國屬齊亦屬趙爾齊據杜氏通典又據姓譜言齊宣王之弟封於平原附鄉屬趙則本於趙勝之封平原君司馬遷云平原君封於東武城乃貝州清河郡地漫無所考。曰德州禹貢兗冀二州之域衛河在州城西門外河以東屬兗河以西屬冀膠柱之見也山川風土之寥廓天文分野之躔次豈若煙戶之聚北合南鄰脈絡聯屬之以尺寸限哉曰衛河即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其源自河南輝縣合洹淇二水東流至館陶縣與漳河合至清淵與會通河合。北來自武城縣入州境又北至桑園出境運東光滄州天津丁直沽入海是矣乃引于東阿筆塵云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其說相左何略不置辨也曰董仲舒廣川人廣川今之景州從舊志故列之似非得已何以強列於人物之首也又曰土人掘地及泉得石刻曰董子讀書臺石如土版字若堀星既非董子故里而何以得此石哉古之疆域固犬牙錯也廣川之境亦大矣況德州即廣川而掘泉得石之處相去不過一里安知非合今之春秋時下雒處也即援耕以爲州乘重本爲不可何況於今而聞於古耶曰攷之漢晉二志平原郡治平原縣而附郡以下所謂德州者乃今之陵縣蕭望之伏湛諸人猶今之濟南知府而已因舊志闕載故仍之夫仍者沿襲之謂也既自知其沿外襲訛而又於舊志之外援据多人以炫學問之宏取

材之富吾所與而但殷忠見於史記管仲鄒弟子亦廣川人不書可也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何以不書志之昧陋大事類此作志與作史有別紀實不紀罔今之宜志可以不書矣而書災異瑞其名曰紀事多采迂誕之詞也書大運美其文曰節婦亦異端或世之術也君子於此皆欲删正之無足採焉是以上按新聞勿據遺遊別爲一編附以思昧有所論辨茅才愧者述多有脫漏世之君子許其闕而當爲由要識

封域論云州在唐爲將陵本漢之安悳縣地今宋移治長河鎮而其名未著

後州之爲長河也其名著矣在漢爲信都國之廣川縣地廣川即是長河水經云淇水過脩陶清淵廣宗東武城又北過

廣川縣東酈注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顏師古曰仁壽初避諱改長河隋唐二書志俱云長河縣屬德州舊通志五代時廢爲長河鎮宋史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於長河鎮元置陵州明置德州是德州之地漢皆號曰廣川隋唐名曰長河始則爲縣後廢爲鎮移將陵於長河改陵縣爲德州參之何其末著耶夫不知長河則不知廣川矣又烏能識漢相之枌榆別酌儒之桑梓乎按董彊之縣亦有廣川之高之鄉陵連嵡治爲水爲衛漳之水即是武邑所分棘津有棘津之穴亦言呂望所隱董生下帷當在彼地而越人見蜀疑是怪所不可怪也夫東方尚晚異方而民猶獲長臂不怪所不可怪則石室等貨賊之尸玉杯無垠乎之詐矣

州志云大元人立州省而名陵可也降而爲縣則復古將陵之名豈不明白易曉而曰陵縣是當日儒臣之陋矣州西徙則曰陵州縣東立則復安悳又豈不明白易曉而彼此互名是當日儒臣之尤陋矣

按古縣有將陵焉有樂陵焉有安陵焉亦有專名陵者水經濟水又東北至樂城陵縣注云漢桓帝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又水經云屯氏別河又東北逕陵鄉南凡言陵者或事異文或如複姓若古悳今陵則近樂陵之地古陵今悳又是將陵之餘如陵必將陵悳必安悳則水經必無陵縣而年表應無悳侯悳者本以悳水爲名史記封禪書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悳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悳水悳州古九河之地黃河所經漢縣名爲安悳者以其悳水安瀾耳是悳先安悳今陵縣尚有悳水俗呼十里河且郡縣之名古今

不一如陵谷之變遷比春秋之遞代或適俗文或循古雅隨時改易閱者有感若夫史之闕文何陋之有

州志沿革漢爲平原郡之安悳縣地後漢因之爲侯國晉爲安悳縣屬平原國南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勃海郡後改屬安悳郡

按二縣安悳地是已此與今陵縣同爲州之東境地其州之西境本古長河縣則漢之廣川當云漢爲平原郡之安悳信都國之廣川二縣地後漢爲安悳侯國廣川屬清河國晉安悳屬平原國廣川侯相屬勃海郡南宋安悳屬平原郡又於廣川縣置郡後魏安悳屬樂安郡廣川因之

州志沿革隋開皇十六年分安悳置將陵縣屬平原唐爲悳州郡望縣

按將陵古縣名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將陵哀侯史稱有曾恩封隋書別有將陵縣在州北此時縣名長河不名將陵矣宋景德元年移將陵於長河始名將陵也新唐書志縣稱上中下望緊安悳稱緊將陵稱望長河稱上若志安悳可云舊為悳州平原郡緊縣道長河可云悳州平原郡上縣也覽者不悟或疑望為縣名殊失記載之體當云附為平原郡之安悳長河二縣地廣川改名長河隋志雖無安悳而舊唐書志云至隋不改唐因之又移長河縣於小壺城即今州是五代時廢長河為鎮宋元明如志今依其世代編之以備地理之記載

長河志籍考卷一

紫齋　田雯　編

悳州古平原郡隋之長河縣也長河縣始在河西後移置河東所謂永濟河隋書名即今之衛河今州城在其東即長河縣河東之小壺城也原本廢為長河鎮宋移將陵縣治于此元曰陵州明改悳州按古今州治有三東漢西漢為東漢平原郡之安悳縣地後漢安悳縣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樂安郡又於般縣置安悳郡隋罷悳州又為平原郡唐復置悳州治安悳縣天寶元年改為平原郡乾元元年復為悳州原宋金元至於明初皆為悳州此古悳州治也今為陵縣惟割二鄉為今州東地故今州得析安悳[illegible]今悳州為故陵縣之誤也明州西為漢之信都國廣川縣地後漢屬清河國晉屬勃海郡又屬廣川郡後魏屬長樂郡隋避煬帝諱改曰長河縣屬平原郡唐屬悳州漢書地理志信都國廣川縣顏師古曰闞駰云其縣中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也舊唐書地理志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以改長河為永熒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西河東小壺城悳州領安悳平原長河將陵平昌五[illegible]通典志悳州元年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鎮元史地理志悳州本將陵縣隷濟南路今州學碑文稱陵州學也明洪武十年改為陵縣永樂七年以陵縣為悳州而以悳州舊治為今陵縣屬濟南府領悳平平原二縣此今悳州治也按古小壺城在永濟河東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也後廢為鎮故

宋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鎮今城西臨衛河即隋之永濟河也
而近代志書多未及長河故縣之名致從政者漸不覩故府
耶
論曰昔惠水沉鎮於秦代木號黄河安陵氏也下漢家開諸赤
縣平津以封於故相爲海尚著於今圖然而爲茲說者有數
難焉漢之平原治于平原唐之平原治于安德自州郡遞遷
陵惡可易稱之則均有今縣之名舍之則又失古都之號此
一難也昔楚與鄭境實有譙田宋鄭之閒猶存陵地爲平原
矣不辨信都之國則安德矣未達長河之治私乘所遂延陵
縣之東言篠縣又謂与高州在東則東方遺像矣同愚叟之
移山西則董生下帷又類晉人之徙宅微人識鬼古是今非
城郭非遺郊圻自延迢遞者莫知其地談論者舍識其名此

一難也移將陵於將陵既非陵從德州於故陵惡又非惡
然則今之州治竟同何有之鄉神仙留扫麥之村山有耕丘
食之祇哉爲之說者則姚木衛鹿角麻解此一難也若人平
原之縣即傷朕矣之津水濟爲渠無非也氏之水俾方刎劉
肉于里社仲舒鏡圖于竹林孔桐相碑于脩縣太公宜食于
棘津煬帝修名于其故癸是稱莊于北州此陰濱水于故道
公孫借客于仡壇于九河由與爵南行觀爭一都後就孫臏
按圖謂之長河舊縣不亦可乎
州城魏泰和間築（水經注隋大業間）即古之小當城也元史佚傲傳言
于正間陵州無城郭明洪武三十年始有之正德六年外增
甎城即今遶城堤也門五
南頭一門曰朝陽南出通恩縣路東南通平原路東頭一門

曰長樂長樂郡名晉改廣川爲長樂水經注云長樂故信都
也東挾方山其地本漢厭次之境東方大中之所居也東北
通惠平路東出通陵縣路北頭一門曰拱極內北通景州路
正北出桑園路西頭近北有小西門曰廣川廣川者次縣也
有浮梁舊名廣川橋渡衛河通景州路景州東南有廣川臺
又有董子祠凡董子故蹟在景州東南則在德州西北廣川
之地二州有之廣川之門爲古北西一門曰定邊（門見嘉靖通志）
定邊者古名也五代時石晉以燕雲路遼凡十六州地（幽今順天 薊今薊州 瀛今河閒 莫今任邱縣 涿今涿州 檀今密雲 順今順義縣）
謂之山前七州宋人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爲界統其要害在
近邊未得建戍境外據其諸州悉是邊地故有定邊之名矣
元明建都於燕檀順諸州悉是畿內之地今（改取）聚秀先定

邊之名廢矣門臨衛河通衛水路先賢孔顥塋碣具也門南
通故城路
論曰昔閶陽飛柱或記瑯琊南門盤鼓遥聞會稽河內透犀門
之山東都捍逢氏之祇門邪相經衛衢潤達五門所以名也
是以朝丘舊縣南望朝水之陽廣川直流東達長河之塚長
樂之都不遠小壺之城在茲及宋家承石晉之餘明帝紹有
元之後玉斧畫地自溝河以北定邊無帝可居吁光紀於以
拱極系所以表列門名務通八境也
南至東昌府恩縣國趙平原君封邑地漢清河郡後漢曹宋
後魏因之隋分武城及鄃縣置歷亭縣唐歷亭縣屬貝州宋
改清河郡爲恩縣屬高唐州按恩縣西四十里即舊恩縣道
北清河平原二郡連竟三國魏時爭界孫禮之所按圖者也

東南至平原縣。春秋時屬齊，後爲趙平原君食邑。二漢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後齊省鄃縣入。隋屬平原郡，開皇十六年復析置鄃縣，唐太和二年省入齊州，二年改屬德州平原郡。五代宋金元明並仍舊，今因之。按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西南有鄃城，後漢以武彊爲鄃侯即此。西北二十里有漢繹幕城，是平原之篤馬河，今陵縣界州並有之。及漢之鄃、繹幕縣，皆今德州之地境也。

東至陵縣。陵縣故德州也。春秋時爲齊重丘地。二漢爲安德縣，晉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隋唐置德州，歷宋金元明初，皆爲德州。永樂間始於此地置陵縣，名爲陵。按西晉北魏皆置東安陵縣，省安陵入東光。唐將陵屬德州，後周復併安陵入將陵。宋移將陵於長河鎮，屬永靜軍。金屬景州，元升爲陵州，屬濟南路，改屬河間路。明以河東亦有陵州，改爲陵縣，尋以陵縣置德州，而以故德州爲陵縣，屬濟南府。[illegible]是年升陵州隸濟南路，至元二年復爲縣，三年復爲州[illegible]河間路，而金史云景州將陵縣[illegible]之州[illegible]

之名豈不明白易曉，而曰陵縣[illegible]則後曰陵州縣東[illegible]則後曰安德[illegible]今因之。按陵縣有德水，俗呼十里河，故州以此名。又有古平原城在陵縣遠城之外，即古郡城。

東北至德平縣。漢平昌縣，屬平原郡。後漢晉爲西平昌，宋復爲平昌。後魏天平初屬安德郡，後齊省重平縣入。隋唐屬德州，貞觀十四年省般縣入。後唐改名德平。宋熙寧六年省入安德縣。金復名德平，屬德州。元明仍舊，今因之。按德平縣西南有鉤盤河，今尚謂之盤河。在德平西南，則德州之東北境也。縣東北有般城，即漢般縣，字亦作盤。昔縣人禰正平恃才倜儻，孔文舉謂其奇麗，爲非常之寶，鄉黨長云昔孔猶于無妄之世，孟德猜忌，以腐節與客，猶愛才忍辱，雖保身不足，黃祖向死分矣。東南有高城，漢置，屬國三里，址尚存。又有舊鬲城，北有朱祐墓，光武功臣封鬲侯，鬲城以鬲津得名者也。德平西南二十五里有鬲縣，堤傳係所築，斷續十里，凡在德平西南，皆與德州共之者也。

北至河間府吳橋縣，本隋將陵縣地，屬平原郡。唐置德州，金始於縣之吳川置吳橋縣，屬景州，元明仍舊，今因之。按舊唐書地理志，將陵漢縣，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此縣。金史云，吳陵與將陵俱有鉤盤河。又按古黃河在吳橋縣城南西南，接德州東北，入寧津界，歲久枯涸，河跡見存焉。

西北至景州。漢高縣地，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後魏屬安德郡，隋置弓高縣，唐置觀州，又於弓高縣置景州，後廢，復置東光縣，後周改定遠軍，宋改永靜軍，金元復爲景州，徙治蓨縣，明

以脩縣省入今因之按脩字亦作蓨音條蓨縣有董仲舒祠廣川臺今景州西南有董家里一名董學村又有廣川鎮即仲舒下帷處舊有祠董里適在二州之境故今德州學內有董子讀書臺廣川之地二州皆有之也西有九城有邸閣城內有脩條今脩國孔彬清惠碑又漢書地理志有脩縣渤海郡有脩市侯國周亞夫封條侯爾雅釋草云條蓨郭璞純亦不詳也然二縣並名非無故矣又按德州正西爲棗強縣亦故廣川縣地司馬懿口棗強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延即在此又城東十八里村中土人掘地得北魏高植墓石拓跋巨姓多家於此脩之高猶清河之崔也

西至真定府衡水縣本漢信都國桃縣地隋置衡水縣屬信都郡唐宋金皆屬冀州元割屬深州明仍舊今因之按衡水者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孔安國云漳水橫流入河鄭康成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謬矣縣西北有孔賢莊孔穎達墓在其故里云衡水縣界東距德州治三十里其水橫流入德州也

西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漢清河郡東陽縣地漢晉後魏及隋俱屬清河郡唐屬貝州宋屬恩縣金爲上故城鎮元初爲故城縣屬河間路明仍舊今因之按故城衛河所經又與東昌恩縣同皆古平原清河之境也今由德州城西渡衛河西南行二十里入故城界有禾相屯七人云是甘茂故里三千年之遺留此名矣

論曰州之互異豈惟陵與德哉實由名號屢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更有離合星羅棋布豆割瓜分

參伍之所未窮圖籍之所不載故其爭平原清河之界者王翁鵲鳴犢之河間既過馮丹之候於平原有鄃縣之迹殊於陵縣有陵亭之互改廣川三變州居其一條蓨之茸分縣治而甚雜棗棘之祠別城津而現林寬橋之川總皆陵地不爲之縣並有德名與大恩縣爲歷守之都故城亦東陽之舊此二縣者不爲一處地理參差其詳難舉今欲考趙勝之食邑尺孫禮之按圖驗張甲於安城起甘屯於恩縣家之里或見江都孔賢之莊無非由阜則四照之樹悉開千花五衛之梁俱成辨路雖廣參所及豈同使官縱橫者之不爲越俎者矣

長河志籍考卷二　　蒙齋　田雯　編

九河故道在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隄猶存即九河逕流之故道也黃河入海歷經遷徙禹時注碣石漢世移東郡乃注勃海後漸南徙今從雲梯關入海其爲古黃河者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碣石也又云九河既道孔傳云平原以北是案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也今欲考濫觴於二原觀洛日於九道消異說之爭鳴原舊物之有在則黃河之故道可得詳矣若夫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王玉堂更別酒泉之境蒲昌蔥嶺誰討其淵于闐天墟莫名其處前史有烏視之論後世資繙繹之言又非所論已

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郭璞注云今逕口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者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潔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潔潔者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其餘同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閼閼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塞之塞其東流八枝並使歸于徒駭也夫欲明九河必先知其上游曰二渠曰洚水曰大陸又知其下尾曰逆河曰碣石曰勃海

二渠者史記河渠書溝洫志並云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塞瓠子北行二渠復禹之舊迹孟康曰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遂空惟用漯耳索隱曰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一王莽遂空也故俗謂之王莽河隋煬帝引衛之淇水入河爲永濟渠

洚水有二說其一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其一鄭康成以降讀作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則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爲共尚書正義以爲此鄭臆說不可從也水經注云鄭氏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或作絳字非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在故鬲般列於東北徒駭瀆連漳絳同逆之狀相分陂障之會猶在桑經考瀆自安故目矣

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今鉅鹿縣廣阿澤及降平縣廣阿城故大陸也

逆河者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孔傳曰爲一大河名逆河漢書地理志莽曰迎河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又勃海郡南皮縣有莽迎河師古曰言相迎受也

碣石勒海者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史記夾　渤按
夏書謂其逆上故云河水紀因其順流故稱海山海經因碣
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
可導非禹瀆也按碣石所在鄭氏引戰國策在常山九門郭
璞注山海經在遼西臨渝太康地志以爲樂浪遂城長城所
起漢書地理志稱其北平驪成縣帝所存諸數說不同未定
厥所其在驪成者謂之大碣石山亦謂之小碣引矣
九河之地在于春秋之世水經注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
河故自鄡以北館陶廣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
成以東川瀆多亡城地並存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
者欲求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矣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是
時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
災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
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鄃今在平原縣後漢時
屬武傳建武十年更封鄃侯注云鄃縣名屬平原郡今恩州
平原西南有鄃城舊唐書志隋分鄃縣置歷亭又夏津縣本
漢鄃縣皆蚡奉邑所在大使禹續不復賠害梁楚雖二渠復
流而九河終塞武安侯可謂私爾忘公者也至漢之言婦於
是矣又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決於館陶後二年河復決
於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延始時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
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
令入故篤馬河水道淺利許商以爲古有九河之名自鬲今
徒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
在篤馬河失水之勢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

公卿皆從蚡言議者常欲求索故迹而穿之然究不可得矣
按數九峰云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先儒不知遂分簡潔爲
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
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
而假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
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
與古河相涉樂史爲類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
又以爲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大曲防齊之所禁河水可塞
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
地已淪于海引碣石爲證以爲滄州之地北與平地接境相
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
存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
岸九河水道既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頗皆在不應什從
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
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入海處向北斜
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于海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
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鄭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
而不知求碣石引河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益非
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又曾氏曰先
儒分簡潔爲二非也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瀰塞禹乃疏之
故言九河既道但疏通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宋儒之
論如此今知不然者按禹貢九河既道爲逆河未聞八河
之外。爲枝流九河之中。徒駭最大。班固稱北亡八枝其八

悉是枝流而有太史等名僞潔二河光儒爲是譬如人之命
名或專單文或取重複簡易潔約於理何害且此之九河既
淪巨海一爲枝流于何而考或作八河又非其故山川鬼神
雖其遷徙而告其不然者一也填塞八流同尚書中候之言
北亡八枝又班志溝洫之言五霸假之何嫌曲防之禁乎其
不然者二也且後儒舉不信漢人乎東北風起海水浸溢此
固漢人之言也而乃操我戈矛殘其罪守其不然者三也漢
世近古上得其三既得之矣又復何失若然者成平非海若
之墟高縣並天吳之府考迎河則南皮有亭簡胡蘇在東光
之界心擬在彼而欲問諸水濱其不然者四也取酈生之言
則營州之城垂淪者半碣石雖在海中所淪苞者僅營州半
城耳九河之地川瀆鄉亭城地並存而不盡皆淪沒其不然

者五也冀兗之域中國要區黃濁安流百川經濟而勃勃皆
沃若之鄉府於海肖之地悉茲風伯以精海神其不然者
六也且九河之名前此未有故漢書稱二渠曰釃禹貢道九
河口播釃則狀同釃酒播則散如播穀而云播之非禹更是
何人其不然者七也新河舊名一地兩說偶一爲之適相符
契則漢世何難于六名唐人從襲其一說是斯巨派幾于編
水之同流屬阿大潛化作滄州之平地其不然者八也且取
法莫若經傳信莫若史經則爾雅夏書史則河渠溝洫是之
不務而又爲從事取鄭昭而非鄭昭言鄭氏而非鄭氏雅奏
未然片言破道其不然者九也奈漢相傳沿何先取同異求
辭爭舊習人視諸故府微信稍可若又疑之求其合也不亦
難乎其不然者十也孜宋神宗時河決曹村北流斷絕而黃

與泝合白溝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通于淮泗合淮入海既
東徙而南奔蹈元光之故轍今之所謂金城孔港雲梯口關
則又碣隄之碣不制怕之勃海也[illegible]於是黃河故道久不復治九河
之地悉成枯瀆按九河始播之地自徒駭至於鬲津相去二
百餘里至下尾漸近是以合爲一河名爲逆河徒駭在成平

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書其餘六者太史
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
縣之北今德州之境經啓九道茫茫禹跡盡在于是循求其
故不失夏物考王橫風雨之徵參辭收四五之議庶夏后故
蹟靡刊於河渠伯益內經有閒於山海達觀博物之客其辨
之哉

鬲津古河今稱鬲海夏將鬲國漢世鬲縣皆以此名左氏傳曰
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預
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史記韓信自平原攻破歷下軍還
定濟北取鬲城水經云大河故瀆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注云
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
曰鬲偃姓咎繇後也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義將軍朱祐爲

侯國也今悳平縣故鬲城北有朱晞冢寰宇通志云安悳縣城本夏鬲國後漢書吳漢傳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章懷太子注云鬲縣名屬平原郡今悳州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又案漢世稱爲阻中郎郭氏既狹可爲爲津渡之義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聚衆數千人在河阻中晉書云武帝咸寧六月兒見於平原鬲縣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惡者爲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督郵言在鬲上輿地志云鬲鼎足空也河勢躡鬲狀陷背形鬲故名或曰以其據九州之上游若肝鬲居心脾之間也按鬲津河縣南國自西南以達于東北其地大矣是以平原安悳之間所在有之又海豐縣有大枯河即其下流

古鬲河即古漯河又作漯沃爲漯沃津漢書作溼陽沃水經謂之鬲河前加水曰漷河從其音近又以字或互異也禹貢浮於濟漯達於河水經云漯水又東北過陽埴縣東鬲河出焉注云陽埴平原之隸縣也鬲河亦曰小漳河鬲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其水經又云鬲河逕安悳縣故城南又東北漯沃津注云漯沃縣王莽之延亭也水經所稱逕平原歷安悳此地是其所經按漢書許商所欲開者乃是九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地其流逕平原安悳之間即是九河故道自九河不能復與後人乃于故處名爲鬲河故桑欽漯沃之洪鄭元小漳之號爲得之矣若夫許商名河未聞前史也

篤馬河漢世所開河也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又溝洫志鴻嘉四年清河行都尉河水盆溢孫禁議決平原金堤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許商非之觀水經云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樂史以篤馬河爲馬頰河自古河渡塞名稱相亂又復同爲馬字後人乃以篤馬爲馬頰河樂氏不尋其源漫指爲一循其故道非也今州城東依尚稱馬頰河高唐州亦有馬頰河見於水經至有化今則家者馬頰本道在徒駭太史南其散居九河之一在滄州廢清池縣東南爲是自河水旁流後人穿渠引派因循舊名河之馬頰若今之河名徒駭河矣

古防黃河堤在悳州故城州舊有護河隄大約鯀禹之跡多在於是今大名府縣廣平清河縣順悳廣宗縣皆有鯀堤悳平縣西南亦有鯀堤世傳伯鯀所築南自魏郡北過平昌伯鯀之湮洪水大禹之修鯀功遺蹟所在有之尚書帝咨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乃可已九載績用弗成孔傳曰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展禽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悳修鯀之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按四岳薦鯀又佐禹奏禹之大功固亦因鯀又其罪不至死故孔傳云放退之耳放退之後死于羽山故國語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上下文舜勤民事而野死稷勤百穀而山死山死亦非死罪因殛至死猶山野而死耳惟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

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爲異聞也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熊左傳國語子產曰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王子年拾遺記堯命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爲元魚時植鬐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同源上古之人于羽山下立鯀廟四時致祭常見黑魚與蛟龍瀺灂而出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爲梁踰峻山則神龍爲負若畏鯀之惑也述異記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熊即黃能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漢書溝洫志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言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

堤防之作起于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又王橫言禹之行水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患按此禹之治水法也蓋大禹決河深川其築堤束水亦無隄壞自鯀興矣

論曰古黃河之蹟其興者有夏后之功其廢者有共鯀之敗共工有從孫鯀伯與賢嗣亦餘父之蠱實亦修鯀之功夫南城忍嗜尚斷羊棗之餘曾東海鹽豉特舍熊白之味治水見功殆不所忍然而詳其祀典以祭昊天之郊祀其巡行不踐羽山之地元魚出水于堯年黃熊入寢于晉世若鯀生不患神於何寄乎原其隄高堙庳終成息壤之悲決河深川實念明惠之遠戰國之世齊地卑下而西泛趙魏瀕山以東低若夫四海之衆難評九河之地不求千載以下亦知神禹之績哉

衛河在城西門外即淇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亦名御河其源出蘇門山魏書地形志所謂蘇門山蘇門水所出南流名太清水是也晉阮籍常于蘇門山遇孫登至半嶺聞鸞鳳聲者大人先生傳神仙傳孫登授嵇康一絃之琴魏氏春秋云康採藥于汲郡共北山見隱者孫登矣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衞風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是也[illegible]又合洹淇三水滏水源出磁州神麕山東入于漳洹水者水經注出上黨泫氏縣[illegible]山過鄴城南春秋左氏傳曰聲伯夢涉洹水歌曰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杜預曰水出汲郡林慮縣是也屢伏屢見東入衛河淇水者源出彰德府林縣大號山流逕淇縣合清水入衛河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疑大號即沮洳一山異名矣漢書地理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名濁漳一出樂平縣南少山名清漳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合衆山之水其流頗大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逕鄴縣西門豹祠又東與滏水合入衛河

屯氏河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水經云大河故瀆東逕平原縣北逕繹幕縣繹幕城在今平原縣西北西流

逕平原鬲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逕甫
平縣別河南瀆逕平原縣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此
屯氏故道及南北二瀆之跡也今按大名府元城縣有屯
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名毛河又今館陶縣西南有毛
州城遺址尚存顏師古漢書注屯氏河將分析州縣誤以
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永濟渠者隋書大業四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
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七年帝自江都行幸涿州渡
河入永濟渠又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魏橋
通江淮之貨逕恩州境又滄州有永濟隄今史乃陵縣有永
濟渠即今州西衛河是又按永濟渠本決衛水而隋書云沁
水者沁水源出沁州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元郭守
敬稱言沁河東流至武陟北合入御河故永濟渠總有御河
之目殆亦故事自衛城北至涿鹿皆可備錦纜之所經矣
會通河者元史河渠志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安山之西南由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與衛河合會通河引汶絕
濟直屬漳御洪武中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詔開
會通河繫通元人故道自徐州抵臨清七百里大為漕運之
利[illegible]又按二河之出
州境也北逕桑園至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直沽者在
武清縣東南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又東南四十里名

海口通典謂之三會海口元於此置海津鎮有三沽丁字沽
西沽直沽丁字沽者以河形三岔如丁字也或云此即古者
九河入海之處地勢卑下過滄景直與海平諸水類以直沽
為歸也
總論曰昔禹湮洪水十三年九州攸同絲蹟焉其間為陂湖為藪
澤河之爲害中國也尤甚禹導河自積石過龍門至于大
伾此時猶數為敗由此北載高地二渠播灑九河分播此功
一成諸夏又安河之從來高矣河之乘流急矣所時有川經
此多不勝數自天庭太帝之宮河伯馮夷之都崑崙之墟去
嵩高者五萬里以北達陽紆者千桃木河流荷楂分布
其為色也一川皆黃其為泥也六斗石斛其一躍而緊髖抵
始渡而銜尾吞諸瀆但獨唯黃河用渠從出千尺其近北方
恒衛瀛易之水環恒山以奔流瀛路汾水之川越嶺口而滿
遊衆川之流有以渦之故黃河兼濁河之名矣懷則忠而念
為功九河其首則故降及後世幾踰千年頻遇始自齊相隄
防起于戰國秦滑大梁決東郡于既通前而入作道北絕而
東注河之南從也漸矣自九淵既壅八支并塞則在北諸水
臂諸投吳水可歸為無路途則通津委則扎則微滴絕流若
今之土河為徒駭者此類是矣然當此之時諸水乃各自稱
焉何則昔在漢世九河之南自為一河名曰篤馬孫禁之所
欲開許商以為不可鉤以角津相傷趙高同指鹿之識賴河
未遠莊生寓言馬之言歟於是乎有以篤馬為馬頰之說一
渠之中深房其一九流同注河其總稱不出武陽之臺亦還
高唐之地平原有深隆之藏河北有漯沃之城漯沃既流斯

滹河遂改商漳相近則小漳字後張公之城東原曾發洛里之坑潤而不流說者妄謂許商所鑿因名為商於是乎古者有潔沃之津今者有商河之縣絳水出自屯留一源於上黨與夫稱淇水為洪水。曰共城為胙城從釆則淆絳雙流從共則淇衛並出此一水者皆能為害。此二說者均非無門於是乎有以濁水為絳水洪水為共水之說者而絳同矣淇衛合矣而屯留與純粹之純同存屯氏與屯田之屯相鑿張長史引括地有毛留之言顏師古笑附氏並乙州之誤字形則同音義迥絕當於改沛嚴許沐揚斧既知河有九游寧復云泉道自道乎。自九河既成而難明。則兩川分流而新絕出館陶決鳴犢於是乎有屯氏之水。有張甲河皆受屯氏之經若衛河者卽屯氏之水也。今者已獨出其所而入海矣自衛渠永濟。元經會通那滿備荒土之游宰為利涉之川貫通假句吳之衛岡化為通涉之津江河淮洞詠龍皆以門案除屯御府名無貫而成矣。由直沽而至海。跨濟水以輸載陳瑄之著績於江淮宋禮之收功於齊濟徐有貞之策張秋而李馴之聚東口既若建瓴之比幾下朝宗之勢於是挖渠都尉而堤使者翳赤者引紅渠十淮前鐵軸斗樞泛歸舟于秦晉齊臣不測對此悅悠漢后當平方絲窩劣濟復鞭石餘威固多恭皇之力而鑿山故道猶是人禹之道哉。

長河志籍考卷三

蒙齋 田雯 編

州鎮七曰新安曰邊里曰王滿曰王解口土橋曰桑園曰曲陸是也。

新安鎮在城東九十里古安悳縣地本屬舊悳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漢書地理志有安縣謂之安侯國屬平原郡王莽初始元年正月封孺子嬰為安定公以平原安悳漯陰鬲重丘凡戶為地方百里為安定公國蓋古有安悳又有安縣王莽國號曰新謂之新安卽此地舊唐書志附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道新縣此地名新名安古有之矣其為鎮也似晉帝改始新之縣楊僕移函谷之關歟。

邊里鎮在城東六十里古安悳縣地本屬舊悳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邊里之名不知所出顏真卿之守平原在故悳州及爭納之戍亦在故悳州南踰河而城謂之三汊王武俊令其子士淸將兵先濟滿河李師古毀三汊城其見唐書。又鄭權之討李師道也。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師道師古弟也。新唐書志元和十三年析悳州之安悳置歸化縣隸悳州。太和四年省入臨邑北有鹿角關今悳州又有鹿角關古悳州嘗為爭戰之所故有邊里之名若今州城西門名定邊矣。

王滿店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州之屯氏河舊稱王莽河莽與滿音近後人遷王莽之名從其訛耳。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渠以引河。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瀆為王莽河也。舊唐書朱滔傳與元

元年滔次南河攻開貝州三月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過魏州營於王莽河今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屯河凡屯氏所經俗皆謂之王莽河故訛曰王滿也

論曰昔漢明惠避何羅之姓見惡馬宗王皇后過武學之麗序為莽氏考孫禮之傳當時目號王翁凡屯氏之河後世悉謂王莽始亦紫色蛙聲之稱訛為別風淮雨之偏歟

王莽河在州城東六十里解之字門蟹如地理志河東解縣及春秋時解揚以地氏姓並音為蟹王解之名不知所出字學有通俗廣雅求其通廣雅俗二端而已此地今俗稱蚼蝴河蓋古之徒駭也漢世九河故迹北亡八枝惟徒駭獨存後亦莽塞河乃東徙此必徒駭勞流土人名為勞駭或稱橫讀音同王駭耳聲音相近轉寫之訛字成虛虎矣黃河故道在平原安德之間即今州境徒駭河俗稱徒河又訛土河舊黃河西南自濟河接於梁山北過臨邑曰大土河又西北至德州界曰土河此地雖非徒駭本道自填過八河徒駭橫流故地以此名下解其遺意也

論曰昔桃閱本祿餘之聚亢佗傺音武反佗音之字若七解者此類是矣是以漢氏記滹沱之字徒可為沱今俗稱蚼蝴之河駭復為解若聞一知二億則屢中矣

土橋在城東四十里通陵縣土橋西南有張家莊古張甲河亦名張公渡有張公城史記秦始皇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此益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即典范所記沙丘之篇也陵縣志云今在縣西十五里按陵縣西則惡州城東矣又云韓信渡平原津襲齊歷下軍即此水經云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濟按此知大河故瀆又有張甲之稱矣東方朔別傳云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按此知東方朔亦姓張矣漢書東方朔上書云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文亦類之而論衡云姓金氏變易姓名游宦漢朝新唐書志德州長河縣東南有張公故關

桑園鎮在州城北四十里以桑淵得名水經注竇氏青山東逕董仲舒廟南傳滿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脩音作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子午淵源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此淵逕脩音作修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溢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也又脩縣西北有桑社一作杜枝津逕弓高城北謂之桑社溝漢書竇皇后家在觀津廣國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知此地古悉稱桑為俗蠶之地故名桑園桑社新唐書猶稱德州土貢絹綾矣今桑園鎮北二十里為安陵鎮跨衛河東西兩岸安陵故縣水經注本修之安陵鄉也舊唐書志景州安陵縣永徽二年移治白社橋又惡州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俗置縣是長河近安陵之地此桑園鎮古安陵縣也

曲陸店在州城南五十里以載籍考之二字悉有其義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鉤盤河郭璞以為水曲如鉤流盤桓也夫水號鉤盤則地稱曲陸矣爾雅高平曰陸此最古名史記陸賈傳索隱注曰齊宜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

曰陸侯賈其孫也唐書世系表陸氏出自嬀姓田完裔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是平原般縣有陸鄉般即古鉤盤矣晉書陸機爲平原內史集中有謝平原內史表又陸雲爲淸河內史平原淸河適當吾撫祖考頌序云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裔藂蘙根之遐芳在周之衰有嬀育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覯國之繇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矣

長河志籍考卷四

棠齋　田　雯　編

悳水古有其名矣史記封禪書云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悳水

重丘春秋齊地在故陵縣今之悳州諸對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於重丘杜預注云重丘齊地史記樂毅傳齊將丁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屬平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重丘縣水經云篤馬河逕重丘縣故城西應劭曰安悳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按臨齊城亦在此地水經又東北逕臨齊城南一說酈氏注文非桑欽語也酈善長注云始東齊未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桑欽魏人不辨有東齊西魏之事若春秋戚國古之齊地則酈生不宜誤註明其後魏所築矣按魏國城在州治東南三十里徒駭河之上流有龍泉寺其故地也

醇儒書院在城西門外舊與載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爲廣川伯從祀孔子此書院之所以設矣董子治公羊春秋有弟子數人皆宜陪祀漢書儒林傳董生弟子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孟但殷仲史記作殷忠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議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坐言災異誅仲舒言災異宗本上上文似敘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按此似非高弟然驗諸眭孟之誅師而不言小子何述使其

仙升老壽終亦其力也宜升祀之又傳稱仲舒家徙茂陵子
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按董子墓在長安城南傳說門人至此
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蓋徙家茂陵葬於彼土此
其故里也

論曰公孫弘布被脫粟演以緐稱巳父假倒行逆施昔從禍奏
使王佐之才感上不遇於之聖門性與天道是所學論僞則
厥中謂之不幸觀夫夏侯因執李尋放流董生且不免況其
餘耶其不至爲財孟京房也幷稍涉舒之大悲乎董子自是
欲詠明悟通達天人余以爲宜並祠諸弟子爲醇儒之倚焉

[illegible]

[illegible]

讀書臺者昔人於學宮東廡下掘地得石曰董子讀書臺按董
子廣川人惠州者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漢信都國之
廣川縣也夫漢縣之所謂廣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郊坰焉
百甲之內且偏其地或即董子下帷處按關考碣適相符
矣

論曰讀書臺者董子下帷之所也原其東望長樂西臨廣川信
縣鎮爲子安陵長河同源大悲水況碑符于職籍摩碣等于
按關繁鐫當滋且有州內之威王林自在寧謂非予之許哉

方山在城東十里積土爲山高二三四丈冬則宛然雪山又有平
原嶺上有鹿角關遠壑稱公雅平原嶺古名也其地有鹿
角津故以名關近厭次故縣又有厭次津東方朔舊里也方
山者疑以東方朔名平原非崇其名嶺者積土爲山有似於
嶺本古隄岸猶之方山類山矣今白城南至東土阜皆是也

[illegible]

厭次城東方大中所居也今廢爲神頭店土人每於夕月初明
宵霧微昏之際見雉堞有形於旗相望故曰神矣水經云河
水自平原安惠鹿角津東北逕厭次河酈氏注云漢安帝永
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史
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並爲賊擒求代雄毫縱雄

於此漂水經注又云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闞駰曰
厭次本富平矣按漢右將軍張安世封富平侯國在陳留別
邑歲入租千餘萬子延壽上書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
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減半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

[illegible]

陳公堤在城東南五里宋史天禧三年河決滑州陳堯佐知滑
州築長堤以障水北迤長河人呼爲陳公堤自北流斷絕黃
河故道時有淤澇之患明永樂間司空宋禮猶欲開河泄水
人傳黃河至海豐大枯河入海是以昨年殺水於唐年陳公
築堤於宋世也

行宮在城西衛河東岸明永樂[illegible]開府駕往來兩京皆駐此
至今名爲皇殿按惠王之始封也吾學編同姓諸王傳曰初

封惠州。詔改濟南王諡見濂爲□□第一子。封惠王。成化三年之國。開府濟南府。正德十一年薨。諡曰莊。子祐樒。正德十六年嗣封莊王。庶長子祐棰。封泰安王。莊王庶子祐樗。封濟寧王。當時雖有惠王之目。開府濟南。在府城內。而封建之號以州名國。若濮懷侯虞矣。

論曰。昔宛委開闢。惟東四嶽。釜山紀石。或御八龍。是用天平地成。何必上棟下宇。況復屯氏接大河之派。平原分若木之枝。彼則斷國以名。此亦帷官設衙。而丹墀玉陛。與河間之碑。紫的綠房。殊非恭王之賦矣。

十二連城在城北十里。明建文元年春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惠州。秋九月。大將軍李景隆來傳至惠州。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冬十一月庚子。李景隆兵潰於白溝河。南奔趨惠州。

二年夏四月。李景隆與燕兵戰於白溝河。敗績。奔惠州。燕兵攻惠州。五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將陳亨、張信入惠州。秋七月。平安率[illegible]二十萬進攻[illegible]州。八月。盛庸兵至惠州。燕將陳旭遁歸北地。三年春正月。盛庸合兵三十萬駐惠州。三月。盛庸與燕兵戰於夾河。敗績。奔惠州。

論曰。昔韓觀練兵。景隆退走。此春秋之夾谷而東。若昔楚之背鄢而食。白溝擬官渡之兵。衛水適昆陽之戰。然田單之守即墨。徒有其人。趙括之拒長平。實違其器。鄭鐵鉉興設伏之兵。于將有歐血之恨。終無及矣。至今鬼火平林。燐飛新巾樹。觀鏃矢之餘。枯骨長眠。殤之地。望之生。令人弔古之思焉。[illegible]

[illegible]

廣川樓在城南驛中。以江都相得名也。惠州之地稱廣川者。不惟其時信都樂安之名。安平長樂之號。古治與蓨縣聯屬。皆未立。東強之都。凡言廣川者。宜在城西。樓居城南。後人所名。然登斯樓者。地非廣馬之識。人有懷蛟之夢。倩明风飾。居然祭露之餘。其與南來總是長河之號。君子以爲猶古也。

[illegible]

東壁樓在東郭之東。程通別墅也。泰程紹叅官建昌通判。廢。山錢謙益過此有詩。所云六憶東樓下。盧家送酒來。文燕燕愁相話。啼花笑不勝。是也。

[illegible]

敬亭在城東二十里土橋之西。李孝廉誠明別墅。

村亭在西城內牆下，處御史尹洲丹水園中亭也。[illegible]

程氏南園出南郭一里，枕河流，吳□有會心亭，榜於松石觀[illegible]

敞日。余少時遊之，距此時蓋數十年矣。追思依稀在目，所謂有花酣而白晝眩，高樹動而林冷，水鄰而跳魚，鳴禽落而舉峰出。四時不同，景物亦各不同□也。

程氏北園即在北郊，舊有爲山峰，[illegible]倚爲勝。樓櫳空列，木映花承，皆曲有心思。程公致政歸，湖淀容樂，以此園圃之勝，從日營心匠，得之今作牧豕場矣。

此園在西城內，邑人芝房別墅也。園地數畝，僅千餘，落成不數年，吏虎而冠，噬其園。□□九傑喀然消散也乎。斗筲之人，且爲花木之[illegible]之厄佰也。

瓜隱園在城東[illegible]也，郎平泰東陵侯後種瓜於長安，今甘之[illegible]延沛人種瓜自給，姚俊常種瓜灌園，人[illegible]同年相善，但

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爲業，劉義慶幽明記載珍種瓜營葬，孫鍾富春人，種瓜爲活，以上數人昔人謂之瓜隱，故以名園矣。絕句云：一雙春鳥屋簷鳴，樹杪風聲似雨聲，昔昔從來非解事，全愁鳩婦道陰晴。　離騷何澀何能讀，秋水篇長亦久停，擇得今朝晨書卷，養魚經與相牛經。　木蜜來食穀雨後，黃瓜紫李春分前，一班都出園官手，況有齊民要術篇。　趁雨鋤瓜二畝餘，東陵野老愜何如，縱令覓得西洋種，皮色斑青蝌蚪書。　軋軋鶉聲水泉閒，長鬚奴子偶船來，此番不爲秋風起，網得鱸魚少二腮。　小婦二度報蠶眠，準備新絲浴夏天，自是今年好光景，打門無吏橫催錢。　書齋近在廟門東，小學新頒例不同，芒屩爲巾揺羽扇，上堂長指數村童。　結束成團試一行，南村人鬧北村鬨，行來本是恨碍俗，宋

鵲□□僻兔場，偶欲騎驢入城去，楝花風下□□多時，遍詢□□三叉路，林鳥潭魚總不知。　徒駭河□□馬蹟堆，新松初種東如釵，殷勤報與山妻道，昔韓任城事已諧。

蒙齋 田雯 編

儒學在州治北城下元之陵州學也永樂間改秀宇脩明嘉角嵗壁州人給事中蔡洪樹栢二百本※棲拂尸鐵幹參天洪謀性通明才地卓犮以直諫被放隱居河干讀書自娛故刻此木矣

先師廟舊有孔子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作側嘉靖九年始正祀典始易木主從張孚敬之請也以泥像瘞於儒學之東俗曰聖人墳清明節上酹酒其下有封若堂等於淋木無樹生棘翼於其平矣兩廡從祀者歷代諸賢之外漢董仲舒則鄉人也

鄉賢祠在儒學東綿以像守七歲必行其禮芳隣十步置論度草龍門之桐抱曲日南之蚌生珠因地而紀其鄉賢哉况以青海之谷當九淵之結挾山川景儀而中原之多材乎昔膠西以儒言劫對論遊廢書大中以恢諧滑稽賦辭正諫此二子者並生漢代可謂雨動雲舒蛇蟠蛟藏獨者矣逮於南齊劉前稱至於唐朝兩高職流俗開濟於毘陵張雅與城於西川元祀流沙其在元有明至今祀宋公忭已下凡二十八人其先賢者有子游元亢十七折割相而獄歸田程公棠上與一一論之以[illegible]史補氣呻朋宗[illegible]吟詩伊[illegible]其他俱列州志或祭祀[illegible]石醴書馳於屯氏之濱知自敘於渤海之瀕而安穩舊度不

之其人矣若夫人物自後漢酈震已下州志亦稱先賢合與祀者凡五十二人其劉峻辨命稱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齊才而位不達豈日者卜祝之流與仲舒王佐盛才不遇同日談也其餘英烈颯發俶儻微論之祀典有與有不與豈純脩者人知咏歎者出規哉抑仁而無報始有命存者乎當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東科第起家性獨以明經顯世方舉[illegible]自試此又[illegible]人[illegible]門[illegible]身長九尺上謂此人身長一丈擢此部行[illegible]道尚書[illegible]賜[illegible]歸命[illegible]詩[illegible]放家無餘貲惟賜金[illegible]其[illegible]賜地復官身没之日贈[illegible]學宮特存廟祀矣迨歷年既多牆被高艾階羅荊棘宮牆傾圮祠廟丘墟惟宋公之寢歸然獨存於是載酒而來咸歸宋廟充棟臥樹鄉賢之主流出於尸此年以來僉以余大父爲所公篤行孝友賢宗祀其經術行誼圖郡所書新城王公記之稱謂鄉祠諸賢先露宋女鳩諸稱子陳說鄉校或丹軒紫紱世列簪紱或犢鼻牛衣家傳清德雖復輪益非榮蓬頭何恥而與替不常榮枯莫恃嗚呼顏紫蘊藻誰其尸之者乎於是繕之嘗之上棟下宇東方先生至此方以祀聞學徒鱗萃排徊路寢瞻想見諸公之遺範也其前代末所祀者多不與入州志先賢錄中祗先高王父戶部公先大夫麗水公崇祀亦有待焉夫曼倩之賢前古且不廢祀董生之蹟修儒又復致疑欲使厭久復究廣川[illegible]不亦悲哉

[illegible]

[illegible]

飭學東有

名宦祠。凡二十四人。不列於祀宦蹟可紀者。魏孫禮已下，人。余嘗論之。古者地方千里，分為四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稱上大夫縣，下大夫郡。秦置郡以監縣，如安邑之隸平原，漢田州從刺郡，如平原之隸青州。周隋改府，唐時惠州置總管府。迨從永靜名軍，河間名路，州郡遞變，官爵隨之。是以府監州，州監縣，所由來也。今惠州領一縣，隸濟南府矣。以平原則古郡，以惠則古今同州。其稱號之盛，漢晉已來，或稱太守，

或稱內史，或稱刺史，或稱都督，其行則縣令，分封則國相，廣川既已為長河，抑又長治所之移，或同陸合，郡遂之別，更易滄景，淪之古所繫，紛遠矣，其政蹟何獨不然。若謂咫尺之地，可舉其數，武之餘，使無令尹，彼為滄為淳，虎究竟此村落，是殺蛇所遣，皆致遠恐泥之見，況復藥公古社寧云郎耐膠庠。朱邑祀桐，[illegible]與所存，隨時追述，較其大略而已。故在州者，州今[illegible]之部也。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其為中原太守，與夫忠州刺守，甫太傅通達政事，伏尚書教授不輟，南陽有道，[illegible]如以魏悼安陽則郡績築城授命以非賊顏魯公舉措，常欲觀其非容，斬懷德固守城壁，詔復聚其殘破，此數君者，皆已祀之矣。夫客城孫德折曹爽之謀，清河[illegible]達[illegible]之[illegible]茲兩達有嶷二魏

而祀興不與夫巨翁之祠何是也氏別稱馬河之撥許以鳴
犢爲界當將平原清河由郡相争今高唐新城正是平原界
上古閒是存者曾祖任機爲平原內史其孫安爲清河內史
一郡之間這裁從今此上機亦祀焉其間以平原相稱者
漢相國臣衡明經少傳而後進皆欲從衡平原之名儒與
元帝師傅傳思今其說行師道揚與賢令內史高親減喻政
爲其經學絕倫當時擬階朝廷臨歷遍方在平原者甚久其
後居相位稱儒宗傳經義改郊兆語其醒豬與韋氏並稱言
於東時也精微之除則達解頤之妙旨平原學士始爲然
歸仁者乎其餘諸祠史弼爲相能却鉤黨之誅陳紀爲相事
問移鼎之迹漢昭烈御寇豐沛曾陀坤爲政簡惠惟幸穆文
于康平而有學行雖不預祀亦以相繼跡矣若舍惠爲惡州
司爲在階則賜養故傚遺之元惡州通判在宋則將錢遍
給都監叔皎怒罵不屈忠烈也與連唐介留贈不下衛正也
其他志其州志至如州東安忠肅亦不之鳴琴州司其河跡
令當無所由祠祀闕如官吏亦請原其祥省之日進首之
初始非種同祇雜傳爲春祠秋嘗之日乎推不到人何皆唐
陽翁爲將陵尉又枝元述由威火之治後州梨州死于相
東少年陽亦是紀馬陵州海當其之氏其河在宋京
縣紀縣尉於唐時則亦陳從今將鐫而代偽張指導設作存
觀練神先氏亦春秋不朽之義皆此夫敗村偈釗皆使人學
製生懸死智者多概碑文哉
城內外凡十有八坊其詳前志進士丁永成了坊作西關今縣
坊下有隱士朱之顯宅朱善隱二曰扶杖立坊下余九歲入
藝時過而折之俄病入乎投金丹藥朱診曰子之病莫吾醫
也吾技窮仲景理辨寒疾子病非寒吾何以醫却其金使去
異哉朱判長桑術其立心制行有大過人者余嘗忠之漢儒
專治一經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矣學不旁雜於他經經不
剽益於他氏自立一說神明變化故經術有根柢多所措施
天人三策爲濟世之言玉杯竹林無非有用之學後人自
擅弘材博通六經而經學亡矣皆宋之罪人也陸游讀華陀
傳題云六籍雖經聖道醇中更秦火不成灰華陀老點花簃
偕吾曾無由可活人宋儒而後莫可語此矣南門內進士楊
順一坊嘉靖中分宜勢張州守某改稱人婿人坊以辱之州
人程瑤諄改爲陞科進士坊按明史云嘉靖三十六年冬十
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稱保安郎子身
至甲居宅間知鍊狀忧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
大節乃爭爲鍊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
爲常嘗東芻爲偶人三曰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諸聞嵩父
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
民掩敗鍊怒譏之且爲樂府以譏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
金紹爲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劍習射
將以間而取名父子世蕃日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
鳳毛鳳毛謀爲謝日有之竊除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
我除吾癢楷至則與順合發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
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
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

有所不足乎蔡之楷復取錄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襲順楷敗乃得脫其遺事余猶從之州人謝申輝效順之生平嘉靖三十六年冬順巳能言家族何在有幾諫一事恐流傳附會之說初非實錄聞諸道路使小穿鑿其爲信史難矣

昔冠蓋之里記自宣城鄒魯之門稱於陳氏彼才多士傑禾驛蹤青紐朱旗述城比郡公侯必復孫子相承一門踵豹變之榮四代附蟬聯之恥者緜世不乏人矣但其爲甲乙之科者乃搭標其姓名稱鄉里之彥者沛若將其紀以名入問秩十仕於桐文思隱下速於子孫一者誰有加焉惜志所以益已詳矣。

孝子節婦坊今多見矣昔王昭之徧廣齊河梁之節世授宋將梁元帝之徒而有孝子傳歷論明史成者舊有或云孝感或節烈孝友亦載稱孝友沈　徧而百善至自邪人孝之化人深矣若夫念昔協孝於抽簪懷戀忍寒於挾纊皆足令彥度減惜於弱齡有識掛檄于光前知以瑣滌滫清行伯以至此四劉者皆偏平原而州志孝子始自有明凡十六人今茲新并之世運昭平說經入洙泗叢涑河明比平陵夜公之僅而海曲呂母之風與大男士輕身以犯刑世凡劉氏所人亦申戚見

史　中幗英雄斯爲烈矣若乃綜其遺事尊存　攘拒婦降家人之道良多光明自之僅而今以劉州志所載凡四十有七人可援稽而衣也

總論曰惠州在魏興皆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後世因以爲犢名河自漢元之朝河決館陶魏武之世地屬平原是以紀念帝之時謂之鳴犢口今爲河之陘

許爲鳴犢河界紀聖德之二勳發是乃之可懷歎夙遼良防辭何促所以嘅鄉之思或稱槃陘西梁之墟別在徐州惜哉車轍馬跡有所不至若汴水延浮濟水非遙尼丘載靈汶川近脩淪中妙鍵稷下高風鴻臚驅馳有家勝躍燕南趙北魯析邾間平原文學傳經義則匡鼎爲宗江都相國命下位則董生爲最孔仲遠挾辭藻起發跡孔賢之莊門開十大雅不替光價七輔之聲門甲之內英賢間出與邊下疋希先聖之令儀東序西膠騰登賢之門閥方之濟北復號顏淵譬彼華陽亦偏句子鄰邶令德選其武騎之堂齊濟時英不數文翁之室子人非子驥學姬九成人自而後之下風猶及見之大抵衡品行先司忠孝論文章必翼貞實文鄉人不齒凌長挾詐若子非之人知榮辱家敦禮節足以會稽有光賢之傳載陽記耆舊之稱東國人倫南陽文學足以垂諸鄉校術模爲鈎黨

蒙𨻶　田雯　編

官廨橋梁存渟半矣廣厦之構淺建秋雨匠衞之館悵望春蕪恢民力之少紓崇通人之改作今之從政者獨無意乎

論曰古者建國必有九牧九牧區分而署以立魏晉以降則署行臺唐制由行臺而至採訪使州諸官署其遺制也下至水陸傳遽倉庾鋪舍或繕修康廡或平治道塗條晰縷分巨細畢舉至于近代爲尤盛矣大要藩臬之設以規其內濟涵之限以廣其外其制衙軍于州部署已下又無論已亂則創立巨址廣以新規高其閈閎厚其墉垣肥梲巨楹間架楹桷翼非上被朱紫木衣綈繡而膠葛周通飛簷峻宇亦足以明其規制矣于是西聆衞水鱗淮徐之艘舟北倚神京通商賈之寶貨護廠場之事接舟車之滯存生民之疾痛系軍旅之實用八者官舍寔領相矣河大邦之樣體鎖輔之咽喉者建蔵月滋久官署改制三廳把衞成寨一衞判爲兩寨名號猶存官物徒廢惟有千年之對壞其館垣都無權孫之賢葺其精舍夏施之仰號念之哉

編戶三十四里其戶口田賦之數凡以地出庸者以地山牧者以戶出貲者以丁出徭者增減不齊各所有差詳載州志舊通志云山東濱海繫遠有屯坎之役河入濟背決潰患有隄防之役南河資於百泉有浚泉修閘浚治之役東南則車轎驛遠於京師有傳命津送之役總之當齊魯燕趙之衝而濟南河間兩戒之首戶口蕃庶征求有藉僻　國家休養之仁尤在輔世長民之吏也一日用户錄爲保障之守封千秋以育民之侯則規模一新矣

州爲屯牧之地不罹兵燹五十餘年歷考前代如漢韓信破歷下軍取高城上蒼時平原女子遲昭平聚衆千人爲亂光武中吳漢擊清河平原獻帝時公孫瓚討黃巾後魏孝昌二年平原劉樹劉蒼生叛陷中原李德逸叛千年張金稱寇平原唐元宗時安祿山反太守顏真卿起兵討之德宗征朱滔滔奔入德州文宗討李同捷戰於平原後梁貞明元年晉王以五百兵夜襲德州後晉祭進以鄉社兵取德州元至正十七年毛貴據陵州明洪武元年徐達率兵取山東建文元年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秋九月李景隆合兵五十萬進河間二年白溝河敗績奔德州三年與燕兵戰於夾河大潰復奔德州天啓二年武邑白蓮教于弘志作亂其殷者者唐之天寶爲清河見節之將明之建文乃景隆潰帥之日附余攸尚癘淵渠而人役興明代封患燕行宮而民力竭至於水旱飢饉之災地震蝗飛之變聲不勝書其詳州志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師遣僞將軍郭暨入山東州人盧世漼等吉樹一呼誅僞官衞懷宗發喪起義兵討賊以上孫朱帥鈇爲盟主傳檄而出郡境皆應會我　朝大兵入關破走自成旋即既寧　大發有歸秋七月將軍有起桂撫論民賴以安

論曰當有明之將亡也上由興歸鎮之誅張角符布道之術黨剿之議皆與東京相等指國俗於大庭已假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糾纏棘矜者因利乘便在秋州兵之舉師出有名脩樹義旗之典貳之無力者厥遺事故大略記紀也

冢齋　田雯　編

畢俗相沿由來舊矣攷之歲華紀麗荊楚歲時乾淳歲時輦下歲時秦中歲時諸記四民月令千金月令諸書通都別邑皆然故不錄錄其小異者

正月裝紫姑加衣綵於柳箕之上呼阿姑焚香禮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元宵憤亡故世人作其形見之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出於廁邊或豚柵間迎之其重其神來也放翁有迎紫姑詩

二月二日紛紛為餅膠芽作餳以熏蟲凡告人云柳綫門巷之晴煙杏花園林之香氣比年以來朴俗各異與此語異矣節之俗者蘇子瞻謂一年惟寒食重陽不可虛度是也

張衡有洛禊賦已詩鄭風云溱與洧方渙渙兮維士與女方秉蕑兮州無此俗

四月八日八字之佛浴來五香之水乃浴

端陽節為沐蘭之日艾葉榴花風物略同北地非水鄉但少觀競渡耳角黍以餉屈原弔汨羅事也不識鄉人何以嗜之

見月攢篸篸一斟敵它穀一鍾故諺語一篸三秋也[illegible]

[illegible]

聯衣節曰在東北律中林鍾富者錦繡充陳貧者忱之犢鼻褌矣

首秋伍久設酒脯瓜果於庭祀河鼓織女穿針乞巧塡鵲成橋其說不經婦人女子傳信之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河鼓黃姑皆牽牛也皆語之轉

中秋以瓜餅酬月比戶然矣

重陽節蓋始於齊諧所云汝南桓景學費長房之說也登高落帽綠酒黃花正東坡所謂不可虛度也

十月朔日黍臛俗謂之秦歲首是日上冢以五色箋剪衣續火之

冬至仲冬時稱亞歲賀客擁擠如元正儀弟子拜其先生

臘八日以菽栗和粥食之東京賦云長至大儺驅逐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今俗不聞矣

臘月廿三日祖竈神朝上帝又於臘日藏冰豳詩曰鑿周禮見須處蠶蛾之時不可闕也及秋聽之曰於以藏之藏冰不見於它邑也

除夕修祀事迎新年如夢華錄所云也燒木實爆亦儺禮之遺矣讀東坡饋歲別歲守歲三詩庶幾似之

五穀六畜榆柳桑柘果蓏菘蔬之屬所在相若非特產矣故不書獨書魚傳誌似患鯉之名滑城屯氏河南北二十里東風解凍時取之桃花水漲魚去紅鬣白乙味甘多脂丙穴槎頭莫此矣屈業不一器有跳魚船以粉塗板置之船側半浮水面黑夜鼓枻而行寂無人聲所至魚躍于板上城東徒駭河亦多巨魚味遜於屯氏與鯿同少二腮耳非季鷹所思者[illegible]

酉陽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采於河間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
犬肉餌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氊密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今惠州蟹者與他處絕異皆所聞也
酒之美曰羅酒色白味潔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又有罌露酒色
如黛漆味比醍醐水經注云採挹河流醞成芳酎別調氛氳
不與他同自成鄉邊致作酌久而釀之稱作于河東劉白墮
也
新唐書平原郡土貢絹綾而今無之地不樹桑故無蠶事有之
獨徒駭河上一村耳婦可成得絹三匹馬頸之絲無間綵
市之聲問作較之東吳假圖淮南土之蠶經辨于兖野其補
泰少游之蠶書哉
論曰余得之耘在魚稿見里閈之間崇尚豐贍則信奢飾物風流

人情和美賓客元好上商奔競上之習詩者有羅容郁雅斷
辭有儀以及威儀有禮樂之更飢秋稍稍猶族子弟之倫華表
名馬追迴諸背悅印與讓乃何論乎一往不改變而全非不
淪桑而已變也間有一二古意猶存僻者祀迎葬者路祭較
微勝於難日與復盛於它地余綴斯言撫其大槩不然禮詳
月令詩詠豳風甚無謂矣

家齋　田雯編

永慶寺舊在衛河西元季兵燬僧古峰興復於城內佛閣銅鼎
三唐天寶元年鑄左右廡廊周流重簷估客往來僦舍其內
西有金藏法輪列羅漢獅子像妝飾丹碧煥爛霞表遊人士
女競相轉輪殿壁上有彼岸二字大一丈八尺似徐季海書
余於壬申重遊之今昔殊矣因題僧舍云鹿苑現臺禪已遠
後僧一二講堂稍聲鐘起羣飛鴿落花茶商屋上曬罌麥
苑葵落日間老年重到舊禪關空憐佛了二唐鼎冢腹童頭
翡翠斑儒學東有
董子祠余曾題繁露一絕云公羊一卷至今存千古醇儒道自
尊繁露何緣傳異術陰陽木火閉城門[illegible]

[illegible]
高真觀元時道院也故城[illegible]在城內西北隅有[illegible]
論曰記一州之道院而遊追黃老勞稱[illegible]其詞[illegible]矣以地而
論其漢之東方朔平原稱川仙之流稱老子[illegible]中金閣[illegible]
華九霞廣壽廣成之族亦粉緣阻務成尹壽負行錫成文邑
守滅賜是之倫見於羣書不出正經人有天地則有道術道

術之士何必一老子也風俗通曰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應劭案漢書所云以其恢迂多端不名一行優游直諫滑稽之雄逢占射覆依違牧肽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仙歷世樹功業哉然則周之柱史漢之大中老子守於周藏下是儒家者流乃朔仕於武帝又在聚書之日責黃假求仙林跡十洲於方外超儒墨之文竊老子而後若鄉之變僞而可哉說有有

江東神廟神赫靈知身熙血碑關州志亦不載刻曰江東廣之致矣俗傳神贊凡禱者牽衣雷語其禱輒應然何以神也當亦如伏波之神於靈頭桓侯之神於閬中後西之神於柳州也非淫祀矣祭將署後有

卷八

東嶽廟泰山廟祀有二一爲東嶽泰山之神本古命祀一爲元君起於宋世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東方爲物始交代處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元君者居東嶽岱宗山見神仙傳故泰山上有玉女池下有王母池池泉興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溢須王欽若請浚沼之惠州古奉高之邑自余但其爲山川之神祭不越境一祀岱宗爲古

論曰昔封禪一書首稱泰嶽郊祀之典亦志岱宗玉簡金繩封之者七十二代雲亭日觀上之有五十餘蹤凡稱陵嶷醉契泰松漢柏五嶽四瀆之山其祠皆矣若大太乙受元君之道宋臣浚天女之池捕神休明對號方之華嶽明星持玉女之漿臂以胥高少室表夏娥之跡則潤務集北女斯羅靈妃分解珮之國軒益得猶命之所曰西王少女仙司命而還生東岳遊魂乞天孫而求活與宮后改觀金不通運而嶽宗之神雖其忽哉祭將署東北有

武安王廟稱爲古關帝廟又任祭開鎮者亦嘗稱有蜀志關羽傳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今志載先主爲平原相亦宜載二公之爲平原別部司馬也

論曰前將軍關公在於蜀漢人臣也及其沒也稱王稱帝祠祀遍天下矣然其在平原者則與河東涿郡蜀國江陵同爲何則河東是其生鄉涿郡同其亡命建勳於蜀國授命於江陵而平原之別部司馬也涿水威神濕艤於惠水祭國巨鎮擬跡於樓桑當是時也先主之不爲劉平所刺者雖衆多歸之賴公在縣

安公廟在小西門南昭惠廟即二郎廟在學宮西元至順云神昔守嘉州老蛟爲患河水汎濫漂沒乃拔劍持刃入水府斬蛟首以出歷唐乞宋載在祀典未詳於陵州何與也北門城闕有

卷八

北極廟明會典載京師北極佑聖宮即真武廟開國靖難神多效靈故祀之按建文二年燕王進攻惠州李景隆自惠州奔濟南燕兵遂入惠州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參軍高巍酹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燕兵列陣圍之三月不下堰城外諸溪水灌城城中大懼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闞工且入則下板扳橋計定使守陴卒哭夜哭曰濟南魚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誰非高皇帝子燕王大喜乘駿馬徐行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門中人呼千歲鐵板頹

下傷燕王首王驚易馬而馳急挽橋橋堅不可挽燕王竟從
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埤罵燕王大怒以礮擊城並
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濟南之戰也時
鐵鉉見眞武神比之神幪面而去
論曰眞武者北極耀魄寶之靈黑帝協光紀之神也或云出自
星宿元枵顓頊之虛或云起於有隋淨樂國王之子元綱虬
龍之異表三垣七曜之與匹仗劍披髮衷中徒跣從周公吐
哺之勤未及握髮黃石傳書之下寧服進履與孟氏稱往救
之義如是其急大元壇之設帝道爲尊北陸之祀威神及遠
若其救靈燕國則在衛水之南濟河之北鐵公鼎鑊鑄滿刀
鋸橫分旣背仇而反匪旨比神以幪面而何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然飛燕之啄漸及皇孫外蛇之鬬實資鄭厲天實爲之以

授雄于將欲洩金陵之王氣開析津之帝圖至於刷旗親征
望見北斗在南非北辰助之耶南關有
天妃廟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歷加
封號勅曰古以神女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
西宮之女南少嶽之夫人以至丁婦聖姑莫不廟食夫生不
出閨門而死祀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者元至元中以護海
運有奇應加封天妃洪武初復有護海運舟之功曰永樂後
海運旣罷衛河已通州人祀之共有關於永濟綜與南關外
臘月八日祭
八蜡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
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鄭云先嗇一司嗇
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禮傳夏曰

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獵也田獵取獸祭先
祖也唐宋以臘月蜡百神古制也東關有
鐵佛寺大鐵佛彌勒各一尊像高三丈八尺端肅殊特傳自地
中湧出體製甚古雖可揚推非歐冶子所爲也余壬申遊之
題云野草寒花補壞垣秋風不閉破山門我來欲覓殘碑讀
橫臥龜趺壓樹根州東南三十里有
臺頭寺在黃河岸上有村曰解家牌有刹曰臺頭寺昔之口誦
室講堂洞開廻複梵樂法音聒動遠近寺有白松二株衙衙
作虬龍形今斤盡矣昔王元美爲家難北來不敢詣闕僑寓
於寺取寺中藏經閱之凡三月幾遍命胥史鈔數篋而去後
李致南藏兩大櫃從吳船來以補寺藏之缺今亦不存城東
有

東方朔祠余謁祠題壁云古廟寒烟厭次雲鴉飛黑陣背斜暉
周圍滿樹桃花放茅屋三間二細君小院依栖九尺身榻開
而殺雨鞋頻村民來賽雞豚社不是尋君射覆人寂寂荒祠
白板扉滿牆風送楝花飛遠客一叟騎驢至疑是先生割肉
歸春鳥貪啼便是歌風前撲地酒顏酡野花沾落公袍袖似
較三千今牘多神頭小廟白楊風十里徒河一水通昨過青
生下惟處今朝長揖消於解竹臭俟湛東方朔蓋特禪其騖門人人字朔字曼倩平字馭夫
人也鼠社安中分風久以爲業陵都故文爲都人也事況武
帝漢古其殿其事九生廣興專達思周變通達心體虞體智
玄材閎續門物爾刻多能合變以朋芥幽貫以知來日□旨
五典八字九丘陰陽開籍之學言家衆流之論廟給被也之
新支離羅逆之數經脈參石之蘩射御盡討之衞方班精而
究其理不曾而盡其功經目而幽於以過月而閤於也大其
朔齋闕節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嘲蒙對龍鄂際前節精讀
勢指不休斷體不愛感慨萬東若辭友觀倚列如草蔭塵節
遵倫尙氣蕃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遊肖又以先
母號設小和吐敎納新婦腹龍變東偕暨仙神變之化靈爲

夏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又顏真卿東方畫贊碑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若笑非爲樂陵太守內來觀於侍作斯文贊曼倩平原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厭次稽屬安去祠廟二百里爲樂郡東東樂二十里廟西南二十里甲先牛郡德縣北郡東思州其殿閣九形爲今之二十一里屬郡中侍御史刻莆於於去處此兆先公書籍中人里宮復刻史公技卿覺在於其中人書卿卿周東寬亭公史州右今書書人侍卿徒子判官遊卿家至貢鄭復爲爲公王系數公棠卿衛兄壽所司擅卿遊道蔣泉易亭伯衛攸君在號兵書晉用簿章夏有司翰工字卑執求相館主嘘術道於中帝冊韓之刻行初宅封引拜退十年開巳不可議實鄭纖麟蒜惡生金三久不復謀其丁拙故發石盃取其方人可太史公書威俗通式帝先生事蹟側最丘太史公中止不後其与傳十淵祀刻付婦仙高丨

顏魯公祠崇禎初州人程紹改逆璫魏忠賢生祠建於此祠後衛河岸有

有碑顏斗寶舊書傳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

著顏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

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
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
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
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傳文多不盡載錄其在平原者
著於篇

論曰魯公之守平原也陽會文士泛舟外池爲飲酒賦詩之舉
陰料丁壯深溝高壘爲斬將搴旗之舉又其守道效身堅貞
一志史臣謂段成公無以易矣乎推任之爲將豈有朱泚之禍
顏清臣無盧杞惡直任之爲相豈有希烈之叛顧公兼將相
之材光文武之道祗公爻之血以愧叛臣守爲兄之節而叱
罪士嗚呼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公之謂哉又按魯公五代祖之推亦嘗爲平原

太守北齊書傳周兵將晉陽之帶進兵陳之策難不貸犯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觀我生賦云夕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又云忽成言而中悔搆敖受指于叛臣是其事也

西關河上

有

河神廟在衛河之滸當爲衛河之神衛河源出蘇門山或祠
其源或祠其委如河祠漢中湫祠朝那楚祠江漢非耶衛河

西有

慈氏寺俗呼銀瓦寺蓋陶家物瓦色光白故曰銀瓦復殿重房
交疏對霤香楣似蕊解幃若林名僧德衆衍錫爲羣信徒法
侶打花成數伽藍之勝最得稱首佛閣去地白似面臨長河
帆檣舳艫經過其下里人程紹有碑紹風情雅潤文辭駢麗
如北魏之邢子才也余少時嘗遊之壬申重遊寺弗完矣吟
云名藍精舍野烟中半壁依然立晚風門外長河流水去鎗

聲漁唱夕陽紅昔王元美投宿於此嘗有詩曰落山門閉未
曾此務前排入中香騎鳴欲盡寶燈諸元是人間行腳僧又
入門金像欣然笑我本染老此生歲承天中觀白在不知
賢劫也求名法華經彌勒佛稱求名若蘭按明七子濟南分
州川樓門濱蔽鬱蘭汀方成並生嘉隆之世濟淵源下皆去
此地不遠弇州當于役東向之餘周南留滯亦嘗過此臺頭
寺閣以釋藏安懸驛戲其官柳白七子零落而風雅道衰矣
譬如求名當與七佛作世與山詩選阿修羅耳夫洪鐘建擊
又何爲乎寺後入景州路路旁多官吏清惠碑洛陽伽藍記
述趙逸云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
直所謂實爲盜跖名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失實皆是類矣
又城東南有

龍泉寺碑云寺在崇惠鄉北連莊水橋東鑑魏園城西枕徒駭岸是也。

論曰長河舊地鹿角巖關風景依然物華未盛不必興黍離之感作麥秀之吟也特今幾殊觀益良胸歎耳。夫石氏有齊相之祠燕人立樂公之祖門邑然矣若彼老子之宮梵王之宅儒者不屑道然飛甍生風迴樓起霧羽客談玄精舍名藍緇徒倚錫。春風動樹則紫燕翩翩秋霜降草則黃花菊吐。選徒命侶作賦流觴亦一邦之盛事亦之美觀也。乃何以未罹兵火漸就丘墟將被蔓草野鼠銜神鬼之疑怪雨冷燐燧之鬼遊覽所及感慨係之矣。故城內城外表裏環列略著於篇。

長河志籍考卷九

蒙齋　田雯　編

劍塚在城西南古名將埋劍處也。昔揚州開府寺魚腸湛盧正首尚洗。張華豐城龍泉重光。延稱吳鴻鉤飛。六歟乃何以近桃偽北之后沉作日後之鄣也。北前伍相慨賜屬鏤。沒後要離之劍亦與於將夫差之古塚馬鬣乎耽歐冶之墟地也。

漢大中大夫東方朔塚在縣天啣頭鎮漢中原之原次縣也。其原上有東方先生祠……

[illegible]

清河郡公墓在城西舊通志云張祐雷懷人僑寓中原仕元中書右丞知政事後追封清河郡公

蘇祿國王墓在城北二里明永樂中來朝道卒葬焉碑云蘇祿國地在東南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其所產有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巴都葛叭蘇里峒王叭都葛巴喇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衣金銀錢鈔錦幣器皿及妃子女綵服等賜物各有差三王東王爲尊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含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蘇祿見續文獻通考）有石崎山圍以其山爲保障

論曰昔豚水三王吮從耶於破竹泰韓諸國記一姓之偏頭推列三封俱稱鼎足若蘇祿者前古無聞觀其食沙糊（[illegible]）織竹布叙其冠帶皂布纏頭稱其寶貨青珠徑寸自北門東折沐逆江陵西京馬斯來居滕室貢海爲鹽圖若虎形之象醸蔗為酒家開懷祿之樣伴決浮王獻資浸羽貢玲雕題紋齒之寶窮飲頭飛之族里從北極路指南向顧以淵草與殘碑猶在北浮泥石岡之傍（[illegible]）自後因崎山之障矣

曹都督墓在城東北十五里曹村曹惠山西懷仁人永樂十三年鎮德州卒其部曲就居墓所因名曹村德州志

城內西關坊西居人掘地得塚骨長七尺塚三尺餘有石枕上鏤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疑古之名倡也豈錢唐江上葬蘇小之香魂虎丘花間留貞孃之故物歟

宋市東居人掘地得塚二門並非靑然首以梳首代之爲髻云數作美婦人狀觀者惑焉或譏訾之曰孫武子習兵法於宮中二姬以死平原君迎賓客於樓下笑者不生必其人也彰不辨磁首何謂耳

北魏高植墓德州東十八里有村六屯本朝地割屬恩州河岸崩圻得一石上人取之置野寺中字殘闕什不存一矣石形高廣二尺厚五寸四面徧書上云高植字子建（[illegible]）史永江神龜元年盖北魏高植之墓石也按魏書外戚高肇之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illegible]於至[illegible]歷青相朔恆四州刺史清能著稱

[illegible]

蒙齋 田雯 編

高眞觀。余少時嘗至其地。一日土人掘地得石。曰安平縣界。疑之。今攷之。知惠州爲安平縣矣。雖然。岑牟之鼓。蜀木可撾。平鄉之炊。勞薪必辨。鏡名乾德。嚼知其年。碑曰苗茨。空疑其說。自非博物洽聞。爽以知人論世矣。

儒學之西。有兵器庫。二百餘年矣。甲申流寇陷東省。僞官來州。入銷庫兵於室隅塵土中。得一物。如老翁狀。其體面微。可二尺許。趺坐。右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手履地。左肘拊膝。右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何物也。嘗者范生。可爲樂標。入夜雷雨。亡去。南唐書。潙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跂。衣被皆備。謂之須菩提。以仁壽飾羅而置宮中。李爲感應。議者按謎氏五行書。知有大喪。不三月驗。

論曰。昔兩山出手。曾號侯囊。泚陽小人。或稱慶忌。超空金棨之族。無傷聚聚之倫。其形則木魅山精。其象則魚飛龍見。異哉化軀武庫。托跡墻隅。大食國小。刀成鬼伯。豐城獄底。劍作龍精。豈漢陰丈人。匿生前之佩。著水使者。縮黑夜之形歟。何以拄頤伏地。疾首攢眉。或亦當封豕長蛇。黍離麥秀之時。覩銅駝荊棘而興悲。閱白馬青絲而流涕也。

城北爲水滙處。戊申春謝生於叢塚之側。秋雨崖圻。得一甕。大容粟二鍾。黝色有光。中一硯頑石也。畀置之家。忽見黝光中有人影。仙佛美人。甲士種種。諸相變滅。須臾觀者堵牆。不下載。謝生寂矣。謝生之塊。亦猶始皇之於東海。溫嶠之於犀浦也。

甲申春。慈氏寺僧於河崖得一鏡。大如荷錢。玉瑩石精。火齊金

齒隔岸闇悶數重。無不徹照。或亦軒轅十二之一也。禍子何人。豈司空圖之封容成。元微之之登黃鶴樓歟。

頻年蝗災。官民捕之。蝗長三寸。將謂之蝗妖。唐書姚崇傳。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不可。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不救。上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請捕之。倪若水韓思復皆謂蝗乃天災。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蝗爲患益大。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豈彼無德致然。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民不大饑。宋歐陽修有答朱宋捕蝗詩。

凡婦人詬辞其婢者。輒曰王花子。王花大抵狐媚。取容長舌厲階之意也。按金史崔立傳。立陵州人。乘時僭竊。淫虐暴橫。自稱太師軍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稱其妻王花兒爲王妃。後立爲李伯淵所殺。以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其夫婦皆人中之妖也。故里俗相傳爲口實矣。舊通志人物外傳記崔仔慶封諸人。金有崔立。今志獨不載。嘏夫威鳳祥麐。世所快覩。窮奇檮杌。史不絕書矣。

論曰。昔陳國宣淫而云徵舒似汝。魯人譯殺乃曰吳王我乎。長信被誅。世人罵淫曰嫪毐。南朝已後。江東習婦爲長舌。不然邯鄲故才人嫁爲厮養婦。寧不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耶。若夫懷否之事。而王花矣。北齊書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小字黃花。本斛律貴后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入宮。幸於後主宮中。

擬爲舍利大醫女倚中後立爲后龍讖曰
黄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黄下言同也

封元則唐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弓闕王
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誣訴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
乃竊令屠家烹貨收值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
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
愕出法苑珠林

州志所載王道人大空和尚火蓮夫人葉女輩指數僕矣李州人

明作葉女傳略云葉女家奉佛居常屏息趺坐於萬曆丙午
歲午月午日午時沐更衣禮父母若相別趺以問何時年
對以午午無何入室見其儼然趺手結三昧印以爲生也覺
有異香忽爾心動卻之語其息已化矣乃大痛其師鄉里觀
顏色明潤若含微笑瞻之七日異香猶初溼衆時是其幻化者
手抑開道者乎夫幻則不可以爲實也如巫之蠱持幟悲身孤
爾寄行鬼屬又有胎思心忽忽喪嗚此幻之不可爲世有
者藏女質容邪離去正了然始下目旋請聖賢倉况復衛心
未嘗塵隸未爺僞問蝶之言必正色蛟把以爲今有
頤事交伴剣以家爲是可謂幻乎蓄必闘道者矣

王媼者屯氏河上婺婦也善事鬼能爲鬼言有一鬼帕手跣足
青裒朱裳盱盱睢睢狀如侏儒至其室有年矣鬼媼而猶黠復
不自言毆媼代之言以故村媼販夫以事來者者掃其門復
升其堂爇香再拜俛伏於地以俟媼尚坐若聽事然喉當頗
汗閉目逆涎沓沓翕翕忞口以對甲吉乙凶甲疾不瘳乙則
已言輒驗俄焉既醒不自知其吟囈也媼之室日以饒市井
無賴兒亦多陰伺欲中之者癸酉六月河水漲人患之請於
媼媼復向壁作鬼言曰陽侯波起瀉襄四陸震蕩漂流爰止
鳥屋三日歸槽河伯牒復鑠彼巫支方山之麓媼鳴鳴不勝
鬼言果三日漲止人皆德之謂鬼之靈如是媼亦驕蹇自以
爲能乃病其媳之無能也以它事訴諸於庭媳恚憤夜出沉
河中媼不知鬼亦不媼告也以其媳之死也無賴兒遂藉以

破其家而媼之室空矣如秜昏孶而魚鱉爭飼也悲夫宋元
王之龜能見夢而謝於自謀殆王媼之謂歟余竊怪鬼至其
室既久而不爲之防患於未然所謂靈者安在抑不忠不義
之甚者矣非方痒斥之徒其不可與處也哉然則媼假鬼言
以愚俗罔利適以自愚已耳非真有鬼也又有
何媼者年八十餘矣身不滿三尺髮長二寸眉半之顏如渥赭
人莫知其異也壬申冬爲余執爨下役解后與之語詰曰不
祭而衣寒乎曰寒也腸且鳴鳴矣亟以餅啖之輒謂餅硬烘
之可啖媼口炙烘爲須臾啖數餅啜寒水一盂語竟氣象如
盡斗酒一生癡肩矣又詰曰將無病耶曰何病也俄辭去躡
之媼入僻室中閉牡跏坐以脊尻貼席首足如張兩翼身如
箕又動如轉輪然少頃復來汗流浹體腸鳴鳴猶故也余洒

然異之媼盍然而笑曰公知衛生之術乎三牛三車不但不
妝行蟻旋磨爲丹鼓橐前後上下投舍中央九虎天關熊熊
其光徑寸之珠夜吐寒芒欲學長生入室升堂左青雙成右
背長房儕了鈍根如無相肖余聞之愧歎累日恥不媼若也
援筆賦詩十篇其序略曰何媼者屯氏河西村人也本農家
婦善衛生術二十結褵以後遂謝鉛華八秦鶴髮之年何其
嬰鑠少逢道士口傳胎息之經老養谷神心妙參同之契者
其肌膚冰雪豈非姑射名姝卽此巾幗侏儒亦是稚川佳偶
謝白然非所論也華山女無以過之今者以丹臺入道之真
詮授白首傷心之病客兕葵燕麥桃花憐我劉郎豕腹龍頭
石鼎驚玆侯喜思爲史而未遂僕本恨人求勾漏而寄懷誰
爲仙吏溪山叙曆早逃秦洞漁郞雞犬飛昇莫識淮南藥器

青精無飦何以長生業府有人皆求不死食習五戲佩坎離水火之數言。夜守三尸探熊經鳥伸之大旨。願來效於芙蓉城下。竊執鞭於玉局觀前。

長河人有盲者。善李王之術。初居河肆。人莫或知者。余心異其人。知其術之工有年矣。一日來京師。公卿朝士皆樂與之遊交相延譽。盲意氣自豪。耻為卑汙之行。不肯廬高人蔽位以說人志。客有難之者。曰。子之言否也。什不失一二焉。言泰也什不中一二焉。盲捧腹大笑曰。若烏足以語此。夫平適之謂泰。困躓之為否也。易之言吉凶也。人之情貪而願平適。劾忽而困躓難忘也。馮敬通之顯志賦。愚矣。劉孝標之辨命論謬矣。柳子厚之天說。惑矣。言泰而有不審。若自不審。我之言誠審矣。客喝喝者也。盲姓王氏。名道行。凡與人語畢。唱鷓鴣天詞一闋。尾作曼聲。似孟達之上堵吟矣。故一時號王鷓鴣云

論曰。司馬子長云。士無過人之行。而矯語仁義。長貧賤。亦足以羞也。其能工一術以驚世炫俗者。正少矣。鄉之前。民有管輅盲豈其儔歟。